近代史資料专刊

山东义和团案卷（下）

SHANDONG YIHETUAN ANJUAN

本书是《义和团资料丛编》之[illegible]了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illegible]所辑文件包括『拳匪朱红灯滋事案[illegible]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illegible]拳匪卷』和济南、东昌等七府二州[illegible]匪案卷』（缺登、莱、青等三府一[illegible]。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illegible]9年9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专刊

山东义和团案卷（下）

SHANDONG YIHETUAN ANJUAN

本书是《义和团资料丛编》之一，记载了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具体情况。所辑文件包括『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卷』、『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各防营剿办拳匪卷』和济南、东昌等七府二州『剿办拳匪案卷』（缺登、莱、青等三府一州案卷）。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义和团资料丛编》之一，记载了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具体情况。所辑文件包括“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卷”、“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各防营剿办拳匪卷”和济南、东昌等七府二州“剿办拳匪案卷”（缺登、莱、青等三府一州案卷）。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义和团案卷：近代史资料专刊：全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义和团资料丛编）

ISBN 978-7-5130-1560-8

Ⅰ.①山… Ⅱ.①中… Ⅲ.①义和团运动—史料—山东省 Ⅳ.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3349号

近代史資料专刊

山东义和团案卷（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bjb@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转8101/8102	传　　真：	010-82000860转8240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转8325	责编邮箱：	lantao@cnipr.com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9.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737千字	定　　价：	150.00元（上、下）

ISBN 978-7-5130-1560-8/K·143(4407)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1] 此卷原题为《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内附长清、平原二县禀件”。案：长清、平原二县属济南府。

1. 泰安府禀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1900年2月9日）

敬禀者：窃奉宪台札饬，准分统直隶淮练各军梅提督禀称：转奉直督宪批发，酌拟查缉章程三条，饬即转饬所属一体仿办。如有因地制宜，应行损益变通之处，并饬妥议详复等因。仰见宪台虚怀若谷，博采众论。思因地以制宜，必悉臻乎妥善。卑府身膺一府重任，苟有见闻，敢不妥议具复。窃以水必清源，流乃不浊；木必固本，枝乃不摇。查各省情形不同，在直省卑府本未深悉，东省则素所深知。去岁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又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平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各情形。宪台明镜高悬，乡民读此示谕，莫不感沦脊【浃】髓。卑府窃以为祸根不去，即使将拳民去尽，而后来之祸恐更甚于拳民。

近数年来何省不兴教案？而抑之愈深激之愈甚。若不釜底抽薪，而徒恃搜拿以镇压，窃恐柔懦者尽趋于洋教，强悍者愈增其不平。诚如上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所谓：为渊驱鱼，添薪止沸也。卑府当将直省所颁条法转以宪台通饬办法，以期损益得中。谨拟三条，为我宪台陈之：

一、严禁将来，以遏乱萌也。现奉宪谕剀切详明各军分路弹压，各属拳民均多解散。果能地方官从此处置得宜，谅已散者必不至复聚。然拳会绵延数省，不可不严为防范。且恐抢夺匪徒混迹其间，尤难分辨，别滋乱源。宜令地方官严饬首事地方各庄，不准设有拳厂；外来拳民，客店住家不准容留。习拳者多系民家子弟，宜令各家父兄管束子弟，不准入拳会，亦不准三五成群结盟聚众。地方官时往乡间查察，如有犯者速即严惩。小不能聚，即无大患，外不能煽，即无内

忧。并多方晓谕，使知邪教之非，并不足抵御枪炮，徒自取灭亡。此消乱未萌之要道也。

一、不追已往，以安众心也。窃谓今日拳民之起，只为教民欺人太甚，思为报复之谋，与嘉庆年间教匪其迹相似，其心迥异。律贵论心，似未便援彼成案办理。况所习者多农家子弟，且有读书小康之家，并非尽无赖匪徒。其已经解散者，即宜许以自新，不必追究已往。从前发逆遍天下，而朝廷下明诏，不咎既往，天下翕然从新。况此区区仇教之民，其心本非叛上，其意又近急公。特愚民无知为之过甚，何可办之过严，快教民之欲，寒中国之心。前日平原之祸，即起于县官出票拿人，有钞者倾家，无钞者被押，以致激成此变。著名匪首朱红灯、杨和尚、于清水等业已正法，此外大都忽聚忽散，多系乌合之众。闻说该拳教以当日请神念咒时，邪神所附者为首，群听号令以为向往，易日则另更，可见并无一定头目。今若已散，复再事搜求，在上者不过严拿首恶，在下【者】便借事生风。诚恐教民寻仇控告，差役妄拿无辜，教士复听教民指名请究，牵连无已，必致已散者不敢回家，未散者麇聚不散，于大局大有关碍。不如早示明谕，严惩复犯，宽其胁从，则人心解散，后患自弭。至焚毁洋式教堂，原有条约保护，自不能不为赔款。若寻常租卖民家数间草屋即作教堂，各州县不知若干，若照一律赔款，恐赔不胜赔，只可作教民房屋办理。至所抢烧教民房屋物件，皆由教民平日凶横所致，其祸半由自取。有此警戒，亦可稍知自敛。只能择其极贫之户酌量抚恤，不能听其任意苛求。渠既吃外国之教，仍是中国之民，照民教相仇酌量办理可也。

一、持平民教，以绝祸源也。窃以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之所关，即国家安危之所系。凡近来各省教案之起，皆由地方官偏袒教民，众心不平激成事变，尤宜为釜底抽薪之法。当严饬地方官，凡遇民教相争之案，但当一秉至公，只论是非，不分民教，照理判断，民气自平，教民亦无所依恃。如教民抗债不还，亦当一律勒追，不得任其捏情反噬。凡断案必究起衅根由，不得听其妄指谤教为名，借辞捏控。如有差传不到，上堂不跪，抗断不遵，即从严惩办。该教士亦当恪守条约，不得干预包揽。该地方官亦不准凭其片纸传人，藉滋拖累。如教民有极不安分，恃教妄为，地方官尽可知会教士，勒令出

教，免致事端。至一切地方公事，除迎神演戏等事，彼教民不愿，听其自便，不得相强外；其余如兵差、城工及修理河渠，一切有益地方公项，凡平民所摊派者，教民亦当一律摊派。如果不遵，地方官照例惩究，不得使富民避差，贫民受累。民教视同一律，民心既平，祸端自息。诚如宪谕：各牧令遇有教民与平民涉讼，务须按照律例持平办理。又不准差役有丝毫讹索，倘再复蹈前辙，一经查出，立即严参。并将讹索差役尽法惩治，决不宽贷。但使民教悦服，各得其平，自可消弭无数隐患。此固办理教案之第一要著也。以上三条就鄙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禀请鉴核批示。以便通饬所属，认真办理，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所议查办拳教三条均尚妥恰。仰即督饬所属分别查办胁从。已经解散固可量予宽典，其著名首要匪犯，迭酿巨案，久滋民害者，仍须勒限严缉，务获惩办，以申法纪而清祸源。此缴。

2.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到（1900年9月3日）

敬禀者：窃据毛令单报七月二十二三等日，有匪一股窜至泰境之安驾庄渡汶，称欲前赴济宁等情。蒙饬查明剿办。奉经卑府一再发探，一面照会陈统带万清由肥城回郡，分路探明，遇匪即剿。旋据探报，该股匪甫入宁阳境之白马庙庄，居住客店。当经兖州田镇派队围拿，歼毙匪徒三十余名，生擒十余名，所余无几，四散逃逸，已无踪迹。嗣陈统带万清于初五日率队回郡，所探情形相同。现在泰郡各属确称安靖。惟此次剿办系属兵威所慑，若无重兵弹压，诚恐匪徒复来窜扰。

顷据陈统带面称，奉谕晋省数日回泰，即将拔队赴沂。卑府伏查刻下沂防营勇数已不少，加以该府自募两哨，声势已壮。而泰郡关系运道，日前曹令倜返自江南，据称南省大宪亦重视此一线咽喉，有裨南北通气，是目下泰安一郡所关极为紧要。卑府自招之马步百名，早经委员选募，大约旬日内外即可招齐。昨已具禀藩司指拨饷项，期于节前一律募齐。拟乞宪恩陈统带步队一营，可否暂请留泰，俟卑府自募防勇点验成军后，再饬南赴沂防之处，伏乞大帅察核施行，实为

公便。

批：据禀拟留陈统带驻泰，暂缓赴沂，缘由已悉。查沂州为海防重地，南北中榷，前经批饬陈统带万清督队驰往择要屯扎，原为捍卫海疆起见。该府距省甚近，即有股匪窜扰，仍可随时电禀派兵接应。本省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轻重缓急之序，固不能不与该守等详筹之也。仰即知照。缴。

3.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到（1900年9月11日）

敬禀者：窃卑府前奉宪札，以泰安、平阴一带匪徒，虽经各防营州县分股击散，而根株迄未尽绝，仍须拨队妥为巡缉弹压。兹查李管带福云所部马队本有一哨驻扎平阴，仍应调回原防，听候陈令调遣。其驻扎泰安各哨，仍按原段巡缉。并准由该守随时商调，以资防剿匪徒之用。除分行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守即便遵照，随时会商李管带妥速查办，认真巡防，以安良善而靖地方，毋违此札等因。奉此，卑府前因泰郡兵单，拟请陈统带万清所带右营步队暂留泰郡，缓赴沂防。禀蒙宪台批示：查沂州为南北中榷，前经批饬陈统带万清督队驰往择要屯扎。该府距省甚近，即有股匪窜扰，仍可随时电禀等因。仰见荩虑周详，至深仰佩。

惟李营各哨填扎何处，卑府向无稽考。当经照会该营，除前扎平阴一哨回驻原防外，郡城尚有几哨可以随时商调去后。兹准李统带福云咨称，前哨驻郯城，分扎兰郯一带。后哨已于本月初八日开赴平阴。左哨驻新泰，分扎新泰、蒙阴、沂水一带。右哨驻沂州护城。中哨现奉帅饬保护运道，分段巡缉，遇有饷械分投护送等因，咨复前来。卑府复查李营各哨或分赴沂防，或护送饷械，详阅来咨，并无遵允商调之语。虽泰郡密迩省垣，或有股匪窜扰，即可电请派兵。惟山路崎岖，军情瞬息百变。设遇援兵梗阻，有缓不济急之虞。卑府自募百名，甫经成队，终恐兵力太单，不足以资镇慑。理合再乞宪恩，俯念泰郡为南北咽喉，关系紧要，准将马铭钟马队一哨调回郡城，并归卑府调遣，庶几遇有窜匪，得与卑府自募之勇随时防御，合力兜捕。

至平阴现有河防营马队一哨，李福云回驻原防一哨，益以该县陈

令自招马步一百二十五名，为数已倍于郡城，即将马铭钟调郡，亦属彼多此少。况平阴县卑府属邑，设有缓急，仍当相机因应，万不能作壁上观。不过一转移间，兵力相称。卑府为绥靖地方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冉肃禀请，伏乞大帅查核，训示施行，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右翼防军右营马队已改委魏游击得清管带，并饬仍照前檄拨防矣。查潘守前任斯缺，并无兵队。该守才具尚可办事，现已招募兵队两哨，似亦足资捍卫，何仍呶呶增兵，岂自问尚不如潘守耶？仰即督饬所属，认真整顿捕务，慎勿专恃兵力。切切。此缴。

4.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到（1900年9月29日）

敬禀者：窃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奉宪台札开：顷准驻烟法领事电称：本领事顷闻在东平州有教民七名被人抢掠，该处李州官并不查究。本领事祈贵部院将该员立即撤任。又接青岛马主教来电，东平州官莫问，被抢七处，教民甚险，请速保护各等情到本部院。准此。查大局败坏至此，现方议款，万不可多生枝节。即应责成该地方官严办匪徒，保护教民，以期共济时艰。饬府查明具复等因。奉此，卑府查此次京津开衅，皆由各地方官平时于教民控案未能持平迅速办结，以致酿成巨祸，遗害非浅。现在正开和议，该州复出教民被抢之案多起，实非意料所及。当经檄委候补知县周庆熊严密访查去后。旋据该州查明镜内教民案件，禀蒙宪台批示：仰泰安府石守迅速查明，据实禀复，以凭查考等因。兹于本月初四日，据候补知县周令庆熊会同东平州知州李牧维诚禀称，窃卑职庆熊奉委后，遵即束装起程，驰抵东平州会晤卑职维诚。遵查昨奉抚宪排单札饬，已将查明情形据实禀复在案。兹奉前因，卑职等随复会同检查收呈号簿，调齐卷宗，详细考查，并无有教民呈报被抢七处，亦未有七名被人抢掠案件不为查究情事。惟日前有教民侯元渭、王景虞等呈报，被窃之案三起，均系鼠窃狗偷。当已饬差严缉。此外，尚有李绍玉与刘福存等呈控乡民安宗泰及吴绍平等五案，或言将其衣物、牲畜牵拿，或言将伊家具器物搬运，或言将其地内禾稼抢割，或因帐目纠葛，彼此口角争斗，皆系指名控究，应归词讼办理。已均为分别轻重拘传讯断。到案者，经为讯

断责押；未到者，仍为勒传集讯，并无不为查究之处。即如控失物者，推原其故，实缘皆因前者各处拳匪仇教，传播势甚凶恶，各该教民风闻，心怀忧虑或先隐避他处，或有搬移亲家，以至家具乘物等件不无少有遗失。现闻各处平靖，境内仍安无事，回归查寻失物。教民狡黠居多，日久生奸，小题大作，随赴该领事、教士处捏词任意饰诉，恐亦不为无因。但案卷俱在，无不为其管理。况卑职维诚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屡奉大宪严札，迭发剀切示谕，并恭奉上谕严拿匪徒，保护教民，先后遵照办理。力图报称，犹恐不逮，何敢稍遗余力，致取咎戾。方今时局至此，尤当激发天良，共济时艰。

值此正开和议，抚绥民教更为目前当务之急，断不敢因循自误，致贻伊戚。卑职庆熊随复赴乡，博访周谘，亦委无前项情事。除由卑职维诚仍当恪遵宪札，严拿匪徒，保护教民，再行剀切示谕，务期民教相安，地方静谧，并将未结数案赶紧勒传集讯，持平究断，以免藉口而维和局外，理合将查明实在情形，据实会禀等情到府，并据开明控案清单呈送前来。据此，卑府别访舆论，亦与该印委所禀大略相同，理合据实禀复查核，并将送到清单附呈宪鉴。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已据禀函复法领事查照矣。仰即速饬迅将未结各案，分别勒传集讯，持平究断具报，慎毋稍涉偏倚，致滋口实，仍一面责成该牧令等妥为保护弹压。另单禀称宁阳县人赵二在汶、巨等处潜谋聚众滋事，候即分饬查办。缴。清单存。

5.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到（1900年11月2日）

敬禀者：近日迭奉钧札粘抄鄂帅奏折，特奉谕旨饬拿富有票匪等因。卑府已遵照颁到示稿，放大字样发刻，俟刊成刷印多张，分行属邑代标张贴。一面选派弁勇赴乡查缉，实力奉行，仍不准藉端滋扰。另由洋务局转奉宪檄，以直境有洋兵勒赔教民被抢财物，恐入东境，兵连祸结，牵动大局，通饬妥为安抚，切勿吝小失大。并将拳匪房产查封入官变价，以资挹注等语。

伏查泰属教案只东平州被扰指控，尚有未结数起，卑府已函札飞

催。不啻披肝沥胆，言之尽致，不任松懈，捕匪则推平阴陈令为不遗余力，必无轻纵之患。顾卑府愚见拳匪贻祸大局，自应尽法惩办。而查产入官一层，恐多流弊。盖勇役邀功，仇家扳指。设令头目漏网，胁从被扰，一家受屈，人尽寒心，又恐迫之走险矣。虽叛产例应入官，而此辈起自仇教，尚无夷族之罪，似只可毁其拳厂，捕其甘心为匪之人。其余房产使其家属仍可安度，足以畏罪自新，所成全者非细。否则穷搜极治，徒饱私囊，欲求有益公家稍资挹注，恐百无一二。匹夫之言，圣人择焉。蠡测管窥，不识有当万一否？卑府此论未敢昌言，愿宪台熟察焉！肃此密陈。

敬再禀者：现因学宪催考，毛令入场扃试，泰郡虽无大事，亦时有谣言传播。初七晚间，考童忽然走散二三百人，连夜回乡，次日乃有迁徙之家。卑府赶派妥弁分投晓谕，南北各行十余里，遍告村庄安然度日。一面简明出示，以定人心，并手书小条，将密查富有票匪原委说明，不过预防此辈潜入本境，其害人身家性命比拳会更毒等语告知各乡庄长，如有入境，擒送到官，立赏现银，但须不动声色，随时留意。兹仍选派弁勇于城关内外，密查谣言何自而来，若获匪徒即当拿案讯究。惟计毛令试毕尚须旬日上下，又当接办府考。

卑府自招之勇名安字营，自裁去领官，现只派一哨长约束操防。查魏领官因公在省，可否饬令早回营次，俾收指臂之助。地方事宜卑府应办者办，亦不敢动即具禀，致嫌烦渎。

批：据禀遵饬刊刷缉拿票匪告示，并另单请免查办匪产各缘由均悉。查标封拳厂房地及查抄拳匪财产等项，变价充公，即以此款作为抚恤之用，本部院原为一惩一恤，事属两得。且惩此等误国病民之匪，立法不得不严。火烈则畏，水懦则狎，盖亦辟以止辟之意耳！察核来禀情词，殊未达立法本意。至于勇役邀功，仇家扳指，只是法外之弊。是在奉法者，随时认真厘剔，未可因防弊而遂废法也。仰即督饬所属遇有拳匪财产，仍遵前檄严行查办。不得使志在抢掠者，破人之家，肥己之产，因而终享其成，以挽颓风而正民纪。再，此项匪产，系专指匪首。曾有案犯者及出示后仍敢习邪拳者而言。其从前误入胁从，并无案犯及现已改悔者，不在其内。此缴。

6.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据马主教天恩函称：东平州境内有刀匪作乱，已蒙派委查办，而委竟以无有禀复。嗣后于七月二十五日，突有匪首乔振邦率众刀匪，将教堂、教民房屋拆毁十余庄，掳去教民二名，以银二百五十两赎回，刀伤一名。函内附单以备查核究办，饬令按照单开各节，另行详查禀复等因。奉此，遵即札委试用从九汪晋蕃复查去后。旋据该员会同东平州李牧维诚禀称，窃卑职晋蕃遵先束装驰抵东平州，改装易服，不动声色，只身亲赴各庄，按照单开各节，挨次严密细查，多系土草民房，并非洋式。每处亦不过三间两间，至多四间，作为诵经处所。亦有借教民房屋居住。查得大洼教堂被拆。田家村、刘家村、小店子、李家所、都家新庄教堂半系自先拆去。山西屯教堂暂供关帝神像，与簸箕峪教堂同未改拆。毛家庄、营子庄、五里庄教堂并未损拆。然已拆处所，皆墙壁完固，檩梁犹在。推原其故，实缘本年六、七月间，直东拳匪猖獗，平肥邻封各处游手之徒，冒充拳会仇教。实知并非拳匪，乃至教民心怀忧虑，纷纷逃避，情愿反教；央令庄长首事人等，自将房顶拆卸，以免被匪焚毁，殃及四邻。原期平靖，易于修理。独阎村即燕村等庄，先因教民逃避他乡，无人经管，以致被毁。余皆易于修葺。至于教民二名被掳，一名被伤。询诸乡老，佥谓夏间虽有匪徒乔振邦等曾在边境游弋，忽来忽往，未久闻拿逃散。而教民出外避乱居多，或者逃出境外被人讹诈强勒，因而争斗受伤者有之。此卑职晋蕃遵札密查之实在情形也。随即亲诣州署会晤，卑职维诚亦奉札同前因互相考核，所查各节亦皆大略相同。检查前蒙本府札委候补知县周令庆熊，以教民有被抢七处，令即查明禀复。当经查明控案八起，业将讯结缘由先后禀报在案。或言群贼肆扰，或言恃恶逞凶，或言失没物件，未敢讳饰，尚非以无有禀复。缘皆指名控告，故均归于词讼办理，以期持平妥速。至拆卸房屋，因该教民等未经呈报到州，是以前禀无从声叙。

卑职等窃思时局至此，调和民教为第一要务。屡奉大宪札饬，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下僚敢不共体时艰，力图报称。且教民亦中国赤

子，犹当一视同仁。卑职维诚不但世代受禄，兼有地方专责，是以日夜孜孜，总以教案为念。凡有呈报案件，靡不迅速持平办理。即如所查拆毁教堂等事，虽前皆未据呈报，嗣于下乡查拿拳匪逃勇，并调验民团之时，业经顺便查明被拆处所，询诸庄长人等何不随时呈报。咸云教民未归，当初教民与伊等说明，与其被匪毁坏，莫如自先拆去房顶，冀免扰害，平靖仍自修理，既可容易保护，而亦所费无几，故均未报等语。卑职维诚当以所言无论虚实，若不早为修理，难免将来纠葛。惟卑州连年被水，民情困苦异常，既无匪产可追，亦无款项可措。正拟设法捐廉修理，适奉委查前因，自应据情禀复。

至言教民被掳、被伤一节，检查档案，除王思俭前因被人讹诈争殴，王思俭受有伤痕，业经传讯医痊，将钱归还结案之外，别无呈报被掳、被伤案据。或者尚未呈报到案，殊难悬揣。除将拆卸教堂等处尽归卑职维诚设法捐廉，赶紧将房顶一律修整。如嗣后遇有续控案件，仍当妥速持平办理，并恪遵宪札，随时抚恤教民，以维时局。仍一面悬立重赏，再派干差严拿匪徒乔振邦等，务获究报，尽法惩办外，所有查明拆毁教堂实在情形及捐廉修理缘由，理合开具清折据实会禀等情到府。据此，卑府查现在正开和议，自应以调和民教为第一要务。当此时届严寒，该教民等家徒壁立，户鲜盖藏，流离失所，情本可矜。复经饬委候补知县周庆熊亲诣该州，会同李牧再行逐细验明，将拆毁房屋眼同修葺完固。其贫苦教民酌加抚恤，务令民教相安，以固邦交而安闾阎。除俟周令禀复到日，再行禀报外，理合先将委员查复情形附同送到清折，驰禀鉴核。

批：禀悉。已另札申饬矣。仰即遵照。缴。

7. 泰安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八日到（1900年9月1日）

敬禀者：窃卑府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奉宪台札饬，以据前任平阴县梁令等会禀拿获匪犯王亭居等三名，并轰毙多人，饬令查明具复等因。奉此，卑府遵即派弁往查。兹据查明禀复，该县等所获三人，系在平阴北门里先获一名，复在南关盘获二名，并非在罗山套当场擒获。营官李福云驻扎平阴，始终并未出城，实未与土匪对仗一

次。罗山套圩内百姓守御甚严，系与土匪互斗，毙匪三人，亦无十余人之多等语。卑府查马队初到，平时匪徒不过百余名，该营官坐视不拿，以致匪势日盛，扰害良民，实属因循贻误。惟现获之王亭居等三名，确系该队哨官马铭钟帮同盘获，不无微劳。可否将功抵过，出自宪恩。

再，查匪首郝虎臣即赫虎臣，原系会匪头目，聚众诈财，四出滋扰，犯案不计其数。第风闻该匪曾入东昌府洪守所招队伍，明充官军队长，暗乃结党横行，如虎添翼，远近畏之。想洪守当时未知其为匪首，误听人言，偶被诱惑，亦未知究竟确否。目下东昌府军籍曾否除名，抑虽除名而手下徒党仍在该府当勇，外人不敢确指。应否派人密查捕治，以期斩草除根，卑府未便擅拟，理合禀请核夺施行，实为公便。敬再密禀者：卑府一无所长，但凡事据实直陈，不说谎耳。东昌初招赫虎臣，亦为保全地方起见，洪守亦非歹意。迨奉六月二十一日保护洋教之旨，适与该头目初意相反，事出两难。旋知赫虎臣又不安本分，即欲遣退，而其手下徒党已有一二百人收入新招队伍，不能尽遣，有尾大不掉之势，不得已将错就错，暂为羁縻。此皆得诸传闻，究不知是否的确。如与邻境无扰，原可不必深问。近乃窜入平阴、肥城之股匪获贼，所供大抵赫虎臣名下。且恫喝之词动称党众二千三千，兵来则散，兵去复扰。该党籍贯大抵聊城、博平，是则病根仍在东昌。非将赫虎臣设法就擒，其根终不能净。其实赫虎臣于卑俯无毫末之怨。惟念此辈犬羊之性，远而李闯、献忠，近而粤逆杨、洪及苗沛霖。安知星火终不燎原。不过卑俯不守多言之戒，倘大人据以行文，卑府开罪同官，将不可久居此矣。故请派员密往捕治，或仍密饬洪守诱而擒之。想洪守识远见大，必能不负委任。此计拿赫虎臣，解散其党之说也。

至营官李福云始恐众寡不敌，不敢与刀会结仇，亦无他意。哨官马铭钟颇能出力，只要有人策励，即可收效，否则坐听因循，一哨马队有如虚设，甚可惜耳！

批：据禀已悉。匪首赫虎臣已由本部院访闻，密饬东昌洪守严密查拿，务获究办矣。仰即知照。缴。

8. 泰安县禀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到（1900年6月20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蒙宪台排递札饬，以上年拳匪滋事，靡烂数十州县，四民失业，生灵涂炭，多方筹办始就安谧。现在访闻复有外来匪徒潜传拳技，左道惑人。令即勤加查禁，毋任再有煽惑等因。仰见大人防患未萌，保卫民生之至意，下怀不胜钦佩。遵查此案昨奉宪札饬令，示谕查拿获犯者，准赏银两功牌。业将遵办情形申报在案。兹奉前因，复查卑县境内现在尚无外来匪徒传习拳技邪术，煽惑愚民情事。惟闻直隶涿州一带，现聚拳匪多人，希图滋事，不可不预防流传。当又出示晓谕，责成各庄长地保，平时明白开导，遇事迅速呈报，以便会营协缉，免致滋蔓。一面卑职仍当亲赴各乡，随时查察告诫，以期上慰慈廑，下安民业。设遇有事，并即飞请宪示，合先禀复大人鉴核。

批：据禀查缉外来匪徒缘由已悉。现当直匪猖獗之际，该县地居冲要，仰即亲赴各乡巡缉稽查，以消内讧而遏乱萌。缴。

9. 泰安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到（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卑县境内向无学习拳教之家，又迭奉宪谕严禁传习，取具各地保甘结，不准一人潜习，故地方幸无拳匪滋扰。不意本月十五日早，忽有百余人，各持刀械，马二匹，旗二杆，上书“兴清灭洋”字样，由肥城山僻小径越至县境西界地方，住马庄庙内。随即往跑马庄架去教民男二名、女六口，烧毁教堂瓦屋七间、草屋一间。该教民均系极贫，索赎每名二百金。又遣人持义和团名帖至侯村地方东庄教民家借银。不借，即将焚架。经该庄地保范继林禀报到县，当即遴派弁勇持谕先往禁止。随据被架家属王锡尧等呈报，提讯相同。查此项匪徒决非真正拳会义民，的系假冒。本由北路窜至平阴，又由平阴窜至肥城，入卑县境，现已放火抢架，与土匪无殊。卑职谨随同本府石守妥筹禀办，并一面亲往弹压解散外，理合将拳匪入境滋事情形，先行禀呈大人鉴核示遵。

批：据禀已悉。查东省拳民均已赴直境助战，凡窜扰本省各州、县假托义民寻仇劫杀者，即是土匪乱民。亟应钦遵六月初五、二十一、七月初八三次谕旨，严行查拿，相机剿办。不得稍存姑息，致酿衅端。现已饬派陈统带万清督率所部驰往剿办，仰即会同该统带妥速认真查办，务将此案匪徒获案，照土匪例重惩，以资儆戒。一面迅将被架王姓等设法找回，并将勘讯缘由，照例详报。迭奉谕旨照约保护教堂，该令应即遵旨遴派勇役，妥为保护，倘再有疏虞情事，定惟该令是问。切切。此缴。

10. 泰安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8月20日）

敬禀者：窃卑县跑马庄地方，于本月十五日，突有拳匪入境，向教民滋事，当将大概情形先行禀报在案。卑职因查真正拳民早赴京、津助战，此项匪徒无分真伪，均应遵谕照土匪定章办理。随即会同营汛督带勇役，于十六日驰往弹压，相机剿办。行抵该庄，勘得被烧民宅改作教堂一座，被抢教民十家、不习教良民一家，抢去粮食、衣物、马匹等件属实。被架男女八口，均经放回，未受凌虐。匪已复由【跑】马庄退往泰、肥接壤之过村游弋。卑职因所带人数不多，不敢轻敌。一面禀陈本府商拨电准截留之陈参戎万清、蔡游戎元海二军，分路进剿；一面添调各乡团丁二千余人，四面兜围协剿，以期一鼓歼除，免致蔓延滋患。

次日，正在分布间，据报该匪于午后尽数北窜，称往平阴白云峪。亟发探跟追。十八日探回，遇匪于肥城之西北界，在黄瓜店早饭，由毛家铺、冷饭店子而北。旋据续探回称，十九日清晨，匪众由栾湾至万狗山，尽渡黄河。卑县与肥城境内均已无匪。惟平阴县白云峪一带，匪股较巨。是否概已渡河；抑或逗留未去，探尚未回。卑职验明境内除跑马一庄外，余均未被骚扰。当即回城预备车辆供应，陈参戎并续到马队张千总国泰二营，即于是夜拔队由肥赴平，跟踪追剿。除遴派勇役严密保护各处教堂，并将勘讯缘由照例通详外，所有拳匪窜逸出境，会营追剿情形，理合驰禀大人鉴核。

再，县境东向地方电线，惟被击碎磁瓶十余枚，线杆均未损坏。

已知会电局修整，并派勇役协同团众及庄长地保人等，严加守护。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勘讯缘由，照例详报。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俾免匪徒回窜滋衅。缴。

11. 泰安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1900年8月23日）

为单报事：案蒙宪札饬，将本境内有无匪踪，按日单报等因，业经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案。二十三日卑职访闻卑县西乡距城百里之安驾庄地方，有冒充义和团匪徒入境情事。正在查办间，旋据安驾庄地保梁继汉禀报前来。随即提讯。供称二十二三日，突有冒充义和团匪徒两起，各百余人，先后由平阴越肥城境，依山傍岭由小径入卑县界，至安驾庄分住两店，称系齐河、茌平、博平、恩县、临清、平阴等县人。为首系齐河人，持名片拜该庄团长，上书“义和团刘中甲、孙士宏、孙金兰、孙士荣同拜”字样，口称借路。有马六匹、旗二杆，一黄色上书保清灭洋字样，一红色无字。各执短刀、红缨短枪，并无火器。经团长梁继、圣泉等暗集乡团，四围防范。该匪欲毁庄内教堂，当告以早经封锁入官，始止。又至北距四里之北江庄，有教民两家，六月已携眷外出，只存空草屋八间。该匪欲行烧毁，先将饭棚点燃。经邻右情告恐致延烧，始允扑灭。旋即往庄西南十八里之下汇河口，渡汶河南去。汶南即宁阳县境。该匪口称将往济宁等语。

查此次匪徒过境，幸无烧杀抢劫架赎等情。惟该匪南窜之日，正诸军北剿之时。卑职与肥、平两县马、步各营，迭次分道穷探，皆不闻肥、平之间尚有余匪，何以忽从天外飞来，难保无通匪村庄暗相隐匿。一处如此，他处可知，殊堪忧虑。又匪党多籍黄河以北，南去终必北归。除飞速移会汶河以南各邻封严密防剿，并禀陈本府商调勇队扼要堵剿外，合行据实禀报大人鉴核。

批：据禀匪徒窜入安驾庄暨渡汶河出境各缘由均悉。此项匪徒纠党执械，寻仇焚劫，即是土匪乱民，亟应遵旨严行拿办。仰即禀承石守商调勇队迎头截缉，跟踪追捕；并候檄行宁阳、济宁等州县，一体扼要堵剿，俾免彼拿此窜，致滋后患。至如遇有通匪村庄，暗相徇

庇，并由该令等随时确查严办，以杜煽惑而净根株。切切。此缴。

12. 泰安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到（1901年1月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奉宪台排递札饬，以现闻和议将开，所有本省应办善后事宜，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令即查明户口，限文到十日内，妥筹禀办等因。仰见大人擘画周详，曷胜钦佩。

遵查卑县虽处冲途，民心素厚。夏间拳匪事起，卑职深恐传染，诰诫乡民严禁，不准传习，境内安静如常。不意七月十五日，突有平阴股匪自肥城窜入县境，冒充拳会，掳掠跑马庄教民，焚烧教堂。卑职星夜驰往弹压，一面请兵剿办。该匪当即退去，幸未延扰他庄。计被烧民宅改作教堂一座，计瓦屋七间、草屋一间。被抢教民王锡尧、冯传朗、冯传山、冯文全、冯文正、冯文方、冯传旺、冯文柱、齐兴友、冯文芝暨不入教平民赵四等共十一家。又于七月二十二三日，境内西乡安驾庄复有拳匪滋事，查明又从外境窜入。幸各庄团练防范严密，未被烧抢，匪即渡汶河南去。均经勘报在案，此外并无被匪扰害村庄。兹复亲诣验察。查跑马庄教堂并未全烧，仅止上罩焚毁，瓦落三分之一，墙壁完好过半，修补尚易，估值甚微。前已禀明无庸抚恤在案。惟现在各处皆经酌发，该教民等似微有觖望。查该堂虽系教民公所，并非教士产业，亦无教士器物在内。但修补究属需钱，似亦不宜全拂其意。容俟卑职酌量垫发饬领，再行禀报。其王锡尧等家被抢粮食、衣物、器具、牲畜，该匪沿途遗弃，事后经事主寻获追回不少。间有收买之家，亦令赔偿完结。现在体察各教民照常安业，不致颠沛流离，似仍可毋庸抚恤。且卑县境内向无学习拳教之家，并无匪产查封可作恤款。卑职仰荷生成，职司民牧，敢不上体宪意以民间疾苦为心。现在拳匪虽戢，交涉日难。除仍加意抚循，免致别生事端外，理合将被扰教民户口另开清折，依限禀复大人鉴核，俯赐训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因复行勘查追赔，并值考试，是以出禀稍羁。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境内被扰教民既有觖望，应由该令自行筹款，量

予抚恤。跑马庄等处教堂房屋，亦应概行修补，以征辑睦。凡事能善于因应，庶可免许多枝节。顾大局者，固不能惜小费也。仰即遵照前檄妥速筹办，并将遵办情形汇缮清折，具报查考。切切。此缴。折存。

13. 泰安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到（1901年1月24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据卑县禀，境内被抢教民均已追赔完结，似可毋庸抚恤缘由。奉批：据禀已悉。境内被扰教民既有觖望，应由该令自行筹款，量予抚恤。跑马庄等处教堂、房屋亦应概行修补，以征辑睦。凡事能善于因应，庶可免许多枝节。顾大局者，固不能惜小费也。仰即遵照前檄妥速筹办，并将遵办情形汇缮清折，具报查考。切切。此缴。折存。等因。蒙此，遵查卑县本年七月十五日跑马庄一案，计被烧法国华式民宅改作教堂一座。当时据天主教民王锡尧等呈报，被抢者共十家、平民赵四一家。现复查出同时被扰，未据呈报者尚有天主教民冯传清等二家。七月二十三日安驾庄一案，未据教民呈报被匪焚抢。嗣查有美国耶稣教民刘继祥、刘传冬等二家房屋，拳匪欲行烧毁，业将饭棚点燃，虽经邻右情告扑灭，究已损坏，自应一体抚恤。其王湖一案，赔偿已过原数。跑马庄平民赵四一家，实系冯传朗之佃户，在彼寄居，并无资财，应即扣除。兹经卑职悉心查核，酌量情形轻重，已得赔款多寡，分别等次。由卑职捐出京钱三百八十千，以二百千作为跑马庄教堂修补之资；一百八十千于十一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传集被扰各教民当堂散放给领，取具领状附卷。

查该教民等得此恤款，可以乐业安居，莫不鼓舞欢欣，民教可期相安，不致再有后言。所有卑县遵饬抚恤被扰教民缘由，理合汇开清折禀呈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查照现行章程，随时妥为保护弹压。缴。折存。

14. 候补县吕 昱 肥城县周郑表 会禀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到（1900年2月22日）

敬禀者：窃卑职昱蒙赈抚局札委，转奉宪台札饬，以本年各属久

旱，秋成歉收。自八月后，西北各州县复有匪徒肆出抢掠，小民卫生无计，家鲜盖藏，值此隆冬，困苦情形概可想见。亟宜妥筹绥辑，加惠穷黎。令即前往肥城县会同地方官，亲诣被扰村庄，不分民教，详细查明户口，缮折飞禀，以凭拨款散放等因。遵即束装起程，驰抵肥城县会同卑职郑表亲诣孝山社、石头沟等庄，凡有被扰之家，不分民教，逐一详加察查。统计二十三户八十二口，内大口六十七口，小口十五口折实大口七口半，二共大口七十四口半。每口给京钱四千文，共用京钱二百九十八千文。按照现在卑县银价，每库平银一两易京钱二千四百六十文，共合库平银一百二十一两一钱三分八厘。所有查明民教被扰村庄户口数目，理合缮具清折，禀呈大帅鉴核。俯赐饬局拨款下县，易钱散放，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窃查卑县石头沟庄民陈继孟有当与英国传教民房九间，去年十一月间已为大刀会烧毁，并延烧安长林房屋六间。陈继长房屋四间只剩四壁，梁、檩、门窗等件均已烧尽。此次办理抚恤，诚如宪札所云，上体圣朝爱民之德，下泯〔愍〕生灵失所之嗟。房屋一层，札内虽未声叙，第经卑职等查明，若待该教士索赔，再行具禀。深恐有费唇舌，可否禀请宪台酌赏修费若干，发交原业主，自行修葺。讯据原当价系京钱一百五十千文。其余延烧之各民房，应否一律赏给修费之处，卑职等未敢擅议，理合禀请批示祗遵。

批：禀悉。赈款已行局照数拨发矣。仰即会同委员吕令，亲自散放，毋得假手胥吏，致滋弊端。仍将放竣日期报查。另单禀称，酌给民教房屋修费一节，应由该令体察情形，酌量筹给，不可过多，亦不必由委员会发，俾免他处藉口援引。并由该令移会吕令知照。缴。折存。

15.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到（1900年2月22日）

敬禀者：案查县属石头沟庄于光绪二十五年被刀匪焚烧学教人房屋一案，业经卑前县金令会勘禀报差缉。卑职到任，复经批差勒缉在案。兹因卑职会同赈抚局委员候补知县吕令昱，亲赴该处详查被扰户口，营汛邱千总扶盛亦同往帮查。复勘得当时尚有延烧教民安长林土

房五间、小厂棚一间。陈继长土房三间、小厂棚一间，屋顶已被烧毁，四围土墙未塌。安长林等先因无甚器物，自愿不究。并讯明刀匪赴石头沟庄时，将地保李明海捉获，逼令向各教民索银二百两。匪首年约三十余岁，面红色，自言系王登云，东高唐州城东北官屯庄人。李明海答称，教民均早躲避，无从索银。该匪生气，将李明海殴打，遂将陈继孟典与学教人之空房九间烧毁，并烧及教民安长林、陈继长房屋。刀匪声言再不给银，定将各家教民之屋全行烧尽。教民徐士俊之妻，安长林之母，在外庄躲避，闻知畏惧走回，央陈殿甲等转托乡长阎武峰向匪首恳求。始犹不允，阎武峰再三代恳，匪首始允减为京钱一百五十千。阎武峰令陈殿甲等转询徐士俊等之妻母，俱愿拿钱，嘱为转借。陈殿甲与徐士俊之侄徐奉顺等，向恒庆源钱铺赊得盐锞二锭，合价京钱五十千一百文，交与匪首收讫，允许暂走，下欠之钱，数日后再来取用。随后教民共凑京钱六十千文，交与阎武峰归还恒庆源钱铺。唤到该钱铺掌柜人鹿振冬质明帐已清楚，惟尚多京钱九千九百文。诘据阎武峰供，因恐刀匪复来索取，是以存未交回。将其严斥，当场勒令如数缴出，给教民陈兆兴领回，取具缴领附卷。

伏查教民安长林等延烧之屋，金令前禀系大略情形，是以未经声叙。其陈继孟典于学教人房屋系属九间，前禀六间，亦系缮写错误。惟现值详查被扰户口抚恤之际，以上各节若不究明，恐滋口实。除仍勒差严缉，并于详内据实更正外，合先禀请大帅鉴核。

敬再禀者：本年正月初五日，蒙宪委何道昭然来县，督同卑职传集各乡绅董谕以宪台恩威，其拳刀会匪首要必须严缉惩办，以除民害。但尚有无知愚民被诱附合，不忍不教而诛，是以简派大员督同地方官剀切晓谕，务各传谕乡民，共守本分。即有被人欺凌，惟当控官伸诉，听候公断，勿得受匪煽惑，妄恩滋事，以致贻累身家。并发给剀切谕单，刊颁简明告示，令各回乡张贴，遍加开导。该绅董等均知宪台除暴安民之意，深为乐从。何道事竣后，即于初九日，赴长清县一带相机办理。现在卑境均属安静，匪徒敛迹，堪以上纾慈廑。除仍随时认真防范外，合再禀请大人鉴核。

批：据禀复勘石头沟庄教民安长林等被匪滋扰，暨随同何道查办各缘由均悉。仰即悬赏购线，勒缉匪首王登云务获究报。并由该令移

会高唐州，密查该匪是否潜回原籍，协缉归案严惩，毋稍纵延。此缴。

16.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到（1900年8月17日）

敬禀者：窃案蒙臬司札饬，以奉宪台札饬，据英副领事函称：闻李明海、徐奉顺、赵连文三名，经前任肥城县获案，乃被同党差役趁新旧交接之际，私行放走。行令查明该三人系于何日开释，曾否讯明，据实查明禀候转请核办等因。

遵查卑前县金令任内，曾经传到徐奉顺、李明海。讯明徐奉顺系教民徐士俊之侄。李明海系石头沟庄地保。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刀匪赴该庄滋扰时，将李明海捉获，逼令向各教民索银二百两。李明海答以教民均早躲避，无从索银。该匪生气，将李明海殴打。遂将庄民陈继孟典与学教人之空屋九间烧毁，并烧及教民安长林、陈继长房屋。刀匪声言再不给银，定将各家教民之屋全行烧尽，并行搜杀。其时教民徐士俊之妻、安长林之母，在外庄躲避，闻知畏惧走回，央陈殿甲等转托乡长阎武峰，向匪首恳求，始犹不允。阎武峰再三代恳，匪首始允减为京钱一百五十千。阎武峰使陈殿甲等转询徐士俊等之妻母，俱愿拿钱，嘱为转借。陈殿甲与徐士俊之侄徐奉顺等，向该庄恒庆源钱铺赊得盐锞银二锭，合价京钱五十千一百文，由阎武峰转交匪首收讫，允许暂走，下欠之钱，数日后再来取用。随后教民共凑京钱六十千文，交与阎武峰归还恒庆钱铺属实。金令查李明海并未引匪讹扰。徐奉顺系代教民了事，尚无不合。旋据庄众呈保批准，即于十二月十七及二十一等日，先后将徐奉顺、李明海保释。至赵连文一名，并未获案。卑职到任比传赵连文，逃逸无获。赴该庄复加勘讯无异。并讯据教民安长林、徐士俊各供，实系由伊等之母妻，辗转托恳庄邻代为借钱给匪免祸，并非庄邻等借端讹诈。伊等眷口衣物早先搬移，所烧房屋内无甚器物，当时自愿不究。伊等各教民共凑京钱六十千文。伊徐士俊之侄徐奉顺自保释后，外出谋食，并未回家等语。查恒庆源钱铺近在该庄，唤到该钱铺掌柜人鹿振冬质明帐已清楚，惟核与各教民共凑京钱六十千之数，计尚余京钱九千九百文。诘据阎武峰

供，因恐刀匪复来索取滋事，是以存未交回。将其严斥，当场勒令如数交出，给教民陈兆兴领回，取具缴领附卷。奉饬前因，正在具禀，复蒙宪台札饬，据英副领事函称，卜教士被戕案内人犯尚有孙来明一名，闻已就获，为差役私匿。饬即查明藏匿处所，传案解质，并蒙臬司札行前由。又奉另札，据英副领事函称闻肥城县已获卜教士被戕案内一名，姓吕姓陆，未悉其详，行令解省归案质讯各等因。

遵查孙来明等，迭经卑职提差重比勒传未获。现复严讯该差等，坚供孙来明委系远飏，侦缉无踪，实无私匿情事。又予重比严传，一俟拿获即行解审。至吕金魁一名，前已传解，并无另有拿获姓吕、姓陆之人。所有查明并比缉缘由，理合禀请大帅鉴核。

批：据禀查明李明海、徐奉顺业经保释，赵连文、孙来明并未获案各缘由均悉。已据情函复英领事查照矣。仰仍勒缉赵连文、孙来明务获质讯。缴。

17.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到（1900年5月2日）

敬禀者：案查卑县孝里铺被匪焚毁学教人房屋一事，拟俟英教士马焕瑞来县，再与会商情形，业已禀陈宪鉴。旋据马教士来函，意多需索。即查照陈继孟前供典价及事前人物业已搬移等词，先为函复。马教士即于三月二十四日来县会晤，言及此屋原典及添盖房屋共用京钱三百四十余千，并开具失物多件，以为各省成案均是官为修赔。答以各国民人如遭欺凌扰害及匪徒放火焚烧房屋，抢掳财货，应由地方查拿该犯，照例严办，并将所抢财物尽力追交，承缉官不能赔偿，条约均已载明。况此系民房，并非洋式，是典非买，价本有限。且上年刀匪未来之先，人物均已移徙，岂有转留贵重物件之理。即有所遗，亦只可俟获犯追交，官不能违约代赔。该教士又言，给陈继孟京钱四十千，尚不足修一屋之用，何不将其余修费一概交伊代修？至于给教民安长林等钱文所短尤巨。答以此屋及安长林等前被匪扰，业经禀报缉匪。并蒙宪台檄饬委员查明，无分民教按口发钱，乃系格外体恤。随后复酌给陈继孟及安长林等钱文者，亦不过怜其屋被匪焚，量予周济。若欲视为赔偿，得步进步，不惟官不能作此违约之事，即教士亦

不能出此违约之言。该教士又言，陈继孟向伊告知不愿取赎，亦无力取赎，今若欲令取赎，其钱何人代出？答以赎否由业户自主，官不与闻。前讯陈继孟供称愿赎。因查此屋本系价典，教士视为教堂，官自视同民宅，听其取赎。典价既可珠还，且可使人知所烧非教中公产，犹能自全体面。何必以不能由官赔修之屋执为焚毁教堂，徒受虚名，难沾实利。至有力无力，听诸业主，官与教士均不必为其代筹。若谓陈继孟语出两歧，亦可唤来当面问明，官更不为勉强。此二十四日问答之情形也。

卑职随于该教士回店后，饬差于二十五日将陈继孟并该乡长等传案。讯据陈继孟供称，伊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间将屋典与教士，至今年九月典限五年届满，情愿自向亲友告借措齐典价回赎。并据乡长等供，上年刀匪将来时，教士已先将人物搬移，刀匪将其房屋并所遗洋琴等物焚毁。刀匪去后，伊等将未烧桌橙各物查出，全行送还教士等语。谕以烧毁各物与居民无涉，如尚有未交物件，必须查出送还，毋得隐匿。并令陈继孟自向马教士商酌去后。旋据该教士来署，唤同陈继孟至客厅面质，谕以教士不能会审，毋庸屈膝。陈继孟所言与前相同。该教士声言，风琴值钱七八十千，陈继孟果愿赎房，须即日交钱二百千，迟则非三百余千不可。答以风琴无论值钱多寡，照约既不能赔，只可统俟获犯追偿。赎房亦须钱约两交。既云典约现在京都，亦应俟取回查明约注原价，一手交约，一手交钱，方可两免辁辖。且期满只隔数月，教士即欲垫钱自修。而屋系匪烧，不能由业主摊还修费，期满亦不能阻其回赎。岂非徒劳无益。该教士虽未应允，而辞气不觉活动，许以随后再商，即于二十六日回平阴教堂而去。

伏思此屋若能赎回，方能免教士藉口勒索。陈继孟无力取赎，亦属实情。前经卑职迭次向陈继孟查讯，已微示以赎房时酌量资助。并谕以总须作为自行设法，不得扬言官令取赎。该教士初来会商，意气颇盛，迨经引证条约反复辩论，兼以讽谕，两日以来，气焰似有稍平。但恐迎则愈距，不能急为斗笋。即所谓典约存在京都，明系故作诿谢，且未必非潜与领事等另生别议，以图要挟。惟有执定不能赔偿之条约，随机相应，谅亦无从逞其狡谋。卑职于该教士去后，复向陈继孟微示前意，以坚其心，免致受唆更变。待其商有定议，再酌给陈

继孟赎房之资。当官钱约两交，以断葛藤，仍作为贷自亲友，以防其为教民要求之计。卑职自维愚昧，事关交涉，深恐操纵失宜，致生波折，谨将先后问答及拟办情形缕析禀请大帅鉴核。可否如此办理，伏候训诲指示，以便祗遵。不胜屏营祷切之至。

再，该教士又言，欲在卜克斯被害之处立碑，并盖造碑亭。答以前蒙宪台颁发告示，有捐给立碑费五百两之语。但在何处建立，应俟奉到行知遵办。窃思若在卜教士被害之处立碑建亭，必须买地，倘地主不愿出卖，恐费周章。且地在旷野，设有过往无知之人，偶不经意，又将资为口实。因思蒙准给地五亩建造教堂，为地非狭，可否即在此堂内外准其立碑，可免另行拨地，亦可就近保护，其碑文是否即照告示刊刻，俾免别生异议之处，并乞酌核示遵，实为公便。该教士出入境汛，均派勇役保护接递。合并声明。

批：据禀筹办石头沟学教房屋一案情形，尚属因应得宜。然总以潜助陈继孟备价取赎，从速办结为是。至于立碑建亭，能与该教士婉商，即附于平阴所建教堂中固善，否则，仍须查照原议，在卜教士被害地方购给，购价报明具领，碑文即录告示刊刻，可以照办。此缴。

18.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到（1900年8月2日）

敬禀者：窃卑职迭蒙宪台檄饬，示谕拳民已赴京津助战，其逗遛近地聚众滋扰者，即系土匪。令即严拿惩办，以靖地方。遵即张贴示谕，认真防范，并饬各乡整顿团练，以资保卫。嗣蒙札饬归并渡口，亦经遵办。复蒙本府转准济南府函谕，奉宪台饬令教民反教，以杜藉口。

遵查有美国在县属南关赁屋为堂，其传教之王诚培系泰安县人，现已晋京。随即亲诣，向王诚培之妻子开导。据供伊所带衣物，均系己物，并无洋人物件，情愿即回原籍。当将预支房租饬令该房东归还。一面雇车派差护令王诚培之妻子带同衣物回籍。所留粗重家具，亦令书立合同，点交房东，以便日后照数取回。并向县境教民遍加谕导，各教民多有悔悟。来县具结翻教者即给示，亦共相安。境内乡民，亦俱遵依，并无滋事。惟尚有执迷之教民，不肯翻教者。正在谕

饬间，乃于七月初四日，访闻县属中泉庄孝里铺等处，有外来土匪二百余人分窜入境，自称义和团，任意滋扰。时值卑职奉文扃门考试文童，立即会同城汛带领勇役驰往查拿。该匪等业已窜逸。勘得中泉庄距城四十五里。讯据教民王丕厚供，该匪多人，声言伊家道殷实，何得随教，非给钱不能免祸。伊畏惧，托邻佑人等恳求，给予京钱五百千。附近荣庄教民赵姓等亦畏惧，送给匪徒钱数十千始去等语。查勘尚无抢掠别物，质之保邻人等供亦相符。复驰至孝里铺，讯据该庄长等供称，该匪来时，伊等告以此处教堂早经业主赎回，教民均已翻教。给看示谕，该匪言俟查明再议。未经滋扰，即已出庄等语。卑职督带勇役跟踪查拿，该匪均已窜逸出境。

伏查该匪任意窜扰，亟该痛加拿办。现虽出境，而人数众多，行踪飘忽，难保不分起再来扰害。且该匪意在得财，始虽托名仇教，继必害及平民，其情实系土匪。卑县勇役无多，实有防不胜防之势。风闻该匪系由茌平、平阴一带窜扰波及。除督饬乡团严加防范，一面实力查拿，并将地方情形随时禀报外，理合驰禀大帅查核，可否酌拨队伍在平、肥交界扼要驻扎，会合兜拿，以资震慑而寒匪胆，伏候训示祗遵。

批：据禀匪徒窜扰中泉庄等处情形已悉。仰即会督营团严密查拿，认真截缉，以安良善而靖地方。缴。

19.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到（1900年8月5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因外来拳、刀会匪阑入扰害，当将办理情形驰禀宪鉴，并请酌派队伍在平、肥一带弹压兜拿在案。

卑职在乡整顿团练，并派拨勇役梭巡防范。因匪众业已出境，暂行回城，将考试文童迅速料理；一面布置防守事宜。乃于七月初八日夜三更后，据县属石头沟庄地保李明泰禀称，本月初八日，刀匪百余人又突至石头沟庄，搜寻前为洋人教书之陈汉廷，未得，将其弟陈汉选砍伤身死，劫去衣物等情，并据尸子陈良辰呈同前由各到县。卑职立即移会营汛，连夜带领勇役刑仵驰往查拿。刀匪业已窜逸。勘得石头沟庄距城七十里，不近大道，并无墩防。陈汉选被刀匪杀死，劫去

衣物，且有烧毁该庄教民安长林等房屋属实。勘毕，验明陈汉选项颈刃砍伤二处，右肩甲刃砍伤一处，委系被杀身死。失赃据供尚未查清。讯据地邻尸亲乡长人等，佥供刀匪集队张旗吹号入庄，杀人抢物。伊等再三央求不允，畏其势大，无可如何。其时有留乡巡缉勇役赶至弹压，匪等将其捆缚，欲行杀害。伊等又向恳求，始行开放。

卑职查该匪横行如此，拟即会同平阴县梁令合力剿捕。惟该匪各处溷迹盘踞，势甚凶恶，志在拒敌。诚恐寡不敌众，转致地方益受其害。除仍知会营汛督饬典史设法防守，一面将勘验缘由录供通详，并随时禀报外，理合驰禀大帅鉴核，迅速派拨营哨下县，会同相机剿捕，以靖地方而彰法纪。不胜悚惶急切之至。

批：据禀已悉。现在到处吃紧，筹拨兵队甚难，仰候设法筹拨驰往协捕。一面责成该令悬赏购线，务获此案凶犯，讯供从重惩办。一面探明匪踪确屯何处，迅即禀报，以凭酌核。仍将勘验缘由，照例通详。缴。

20. 陈毓崧会禀肥城县 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到（1900年8月10日）

敬禀者：窃卑职毓崧接奉宪札，以肥城县有匪徒聚众滋事，饬即前往会同认真办理等因。遵即束装于七月十四日驰抵肥城县，会晤卑职郑表查该匪于昨日骤来一百余人，今日又来二百余人，扬言大队在后续至，均在城外南关一带盘踞，假装邪神要挟恫喝。卑职郑表会同城汛悉力抵御，并传谕以守土之官，惟知恪遵律例，保护黎庶，尔等若必背法扰害，官惟有舍身力战，不能变易所守。察看该匪虚势凶恶，并无实在伎俩。奈募勇无多，役不足恃。愚民亦信其托名仇教，仍受蛊惑，势难强为剿捕，致形决裂。一蒙劲旅奋击，若不闻风窜逸，无难即行荡平。合急会禀大帅鉴核，迅速拨派队伍下县，会合兜剿，以靖地方而肃法纪。不胜急切之至。

再，卑职毓崧现带有两棚步队，人数太单；且今日傍晚方到，只可会同守护，未能遽剿。明日再与卑职郑表相机办理。合并声明。

批：据禀匪徒窜聚情形已悉。现派李管带天保、张管带国泰，率领所部马步队伍驰往剿捕，并派署理泰安府石守前往督同办理。仰即

认真会剿，设法弹压；并一面出示解散胁从，毋任聚众滋衅。切切。此缴。

21.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到（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本月十三四等日，有刀匪三百余人，先后来至卑境南城外关厢地方，妄思要挟。时值江苏藩司委员管解京饷银鞘两批共银十万余两，过境寄库。卑职正与营典竭力防护抵御，适宪委陈令毓崧带勇两棚驰至，当即会同商办一切情形，业于十四日夜间具禀驰陈宪鉴在案。

次日侵晨，该匪又续到百余人。经卑职等传谕以大队将到，若不即时解散，定加剿洗。该匪闻之夺气。风闻有股匪为首之高姓，私携所讹银两，于十四日夜间先已逃逸，其余匪众均于十五日午间，仍分三股向西南一路而去。卑职等派人随踪侦探。刻据回禀该匪现均回窜平阴边界漫散，卑境刻下尚无匪扰。惟匪股不一，来去无常，不予先剿后抚，万难绝其扰害之心。卑职仍当会商陈令悉心防堵，一俟宪派马步营哨到来，即行商同跟踪剿办。所有卑县城外关厢地方匪徒业已解散情形，谨肃禀上呈钧电。

批：据禀解散匪徒缘由已悉。先剿后抚自是一定办法。仰仍随时会同邻近各防营州县妥速缉办，认真弹压，俾免此拿彼窜，滋蔓难图。陈统带、李管带天保、张管带国泰等率队到境后，应即传谕速赴平阴前后夹击，但能将平阴股匪击散，该县境内亦可帖然矣。此缴。

22.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到（1900年2月4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肥任事后，查接管卷内有本月二十一日奉到宪台札饬，据英教士管理泰安教务伯夏理、马焕瑞禀：卜教士被拳匪杀伤身死一案。令即查明所禀情形是否相符，并确查单开各犯是否实系案内正凶，分别查缉等因，并蒙洋务局札行前由。

伏查此案卑前县金令访闻卜教士被害，立即驰诣查验严缉，禀蒙

檄委候补知府曾守带队下县督缉，并由本府亲诣复验禀报。旋经曾守、吴守备、金令等缉获凶犯数名解省审办，实非推辞不理。至该教士等单开逸犯，虽犯卷先已解省，卑职无从核对。但在省时蒙臬司面谕饬拿供出要犯李潼关、孟光文、孙来明，并经金令告知尚有谢银灯、朱红灯、高姓数人。兹阅该教士所开单内仅在逃之李潼关、孙来明，解审之徐石头名姓相符，其余则现犯多未供及。至孟光文等，该教士等又漏未开列。查逸犯应以现犯所供为凭，今该教士等所开参差遗漏如此，恐系得自传闻，尚未深悉。更难保非挟嫌之人向该教士等妄指牵入，藉端报复。若仅照单缉拿，不独要犯漏网，无以雪卜教士之冤；窃虑众乡民目击无辜被累，疑为该教士等有意罗织，积不能平，别思生事。揆诸妥为保护之道，转多未协。细绎宪札分别查缉之谕，已早洞鉴及此。

卑职在途及到此后，随处查访。李潼关等虽均逃逸，而系供出逃凶，决难任其幸脱。现已选差妥役，许以重赏，设法探明李潼关、孙来明、谢银灯、朱红灯、高姓踪迹，严缉务获究报。其孟光文一犯，闻已就获，惟尚未解到，是否确凿，难以臆度，亦饬一并访缉。并严谕该役不得索扰滋事，致干重咎。其余单开各人，查无确据或有并不知其人者，时届岁阑，拟请缓拿省累。仍再密查，果系正犯，立予侦缉。命案逃凶，卑职本有接缉之责，况事关交涉，更当竭力办理，以期仰副宪台整饬法纪，绥靖远人之至意。所有遵照分别查缉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请鉴核。

批：据禀英教士伯夏理等禀控卜教士被戕案内各犯，分别查缉缘由已悉。此系交涉巨案，凡该教士控为卜教士被戕案内各人，均应缉送来省归案质讯。若知系诬攀，不妨酌给川资，妥为照料，但能到省一讯无事，即可开释。如不为传人到案，伊将执以有词。至此案以外各人即不必照此办法，仰即遵照。缴。

23.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到（1900年3月13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卑职访闻县属庞家道口庄民庞继芳，有拾获刀匪遗落之刀，现有教民宋姓前往查问情事。正在饬

查间，即据该地保袁廷富将庞继芳送案提讯。庞继芳供称：庞家道口庄人，年六十五岁，伊向撑船糊口，庄东靠路有住屋一间半，并无近邻，亦无别丁。上年十一月底不记日期更余时分，伊因寒冷在屋烤火，忽有不识一人推门进屋，随又进来数人，轮流烤火。查看均不认识，亦未看清人数。向问姓名，亦不肯说。伊闻近有刀匪滋事，谅非好人，遂出庄稍待一会进屋向告，闻有官兵大队赶来，各人畏惧，一哄逃散。伊随后走出，见门外遗落带鞘刀一把，忆及赊欠同庄开小烟酒铺张少柱烟酒钱六百文，拾刀送交张少柱抵账。告知拾获，并未提及有人烤火情由。委系一时无知，并无与刀匪通气，亦无拾有旗子背驾。据地保袁廷富供，刀匪如何走至庞继芳家烤火，庞继芳如何拾刀给张少柱抵欠，伊与乡牌各长均住处较远实不知情。是现在宋继震寻伊与乡长等同向庞继芳查问，伊始得知，将庞继芳送案各等语。

随饬传该乡长冯文显、牌长庞继盛、张少柱，并在张少柱铺内查起带牛皮鞘马刀一把到案。讯据张少柱供：伊在庞家道口庄开小烟酒铺生理，同庄庞继芳赊欠伊烟酒钱六百文未还。上年十一月底不记日期二更来时，庞继芳赴铺向说拾刀一把交伊抵欠。伊一时疏忽，未经询明拾获来历，将刀收存，余事实不知情。提讯乡长冯文显、牌长庞继盛，各供均与地保袁廷富所供吻合。并据长清县文童宋继震来案禀称：伊奉英副领事及马教士面嘱，向庞继芳查起所拾卜教士被害凶刀。现经查明拾刀之庞继芳、存刀之张少柱，均系安分愚民，闻已将刀起获交案，可否释庞继芳等安业等情。提讯宋继震，供与禀同。复提庞继芳等质证，供均同前。并据冯文显等佥称：伊等均知庞继芳、张少柱委系乡愚，实无与刀匪通气情事。

卑职伏查庞继芳拾获刀匪遗刀，并不投知乡保送案；张少柱亦不查问来历，收刀抵欠，均有不合。惟经迭次研讯，佥称实无与刀匪通气，其为乡愚无知，似尚可信。除将查起遗刀批差解赴臬司查验，并将庞继芳、张少柱暂饬看管候示外，理合禀请鉴核。可否从宽将庞继芳等保释，以免拖累，伏候批示祗遵。

批：据禀查讯庞继芳拾刀抵欠各缘由已悉。庞继芳等既经讯明委系乡愚，实无与刀匪通气情事，应即准予保释，以免拖累。此缴。抄禀存。

24.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到（1900年9月20日）

敬禀者：窃查卑境前因土匪阑入扰害要挟，当将竭力防御情形禀陈宪鉴，并蒙檄委现属平阴县陈令暨营哨队伍来县会剿。匪众闻风窜逸，旋经拿获匪首王城英，由陈令讯明正法。第思境内若无勾匪窝匪之人，则匪徒无从托足，必须查获严办，以儆其余。而且匪股不一，飘忽靡常，更虑其乘间复来为患滋甚，非予严防痛惩，不足以靖反侧而安闾阎。业经卑职督带勇役迭次亲赴四乡弹压搜捕，严谕各乡长地保查明勾匪窝匪之人，密报拿办。如敢徇隐，一律连坐。并添募马步勇队认真操防巡缉，谆饬城乡社长人等整顿团练，保卫身家。愚民始虽惑于托名仇教，妄谓义民，迨目睹匪众滋扰讹诈情形，晓事绅董亦颇有识为匪徒者，多愿实力遵办。惟非得一晓畅戎机之人董理其事，各团终难联络，且恐恃众滋事，不可不防其流弊。兹查有卑县人东河候补守备李明远，卑职因公接见，察其精明果敢，办事耐劳，商令襄办团练事宜，询诸各绅董等，亦佥称其人公正，均甚乐从。并该守备知事关保卫桑梓，义难推诿。惟系候补营弁，前奉胶济铁路总局派在文岭分局当差，现虽销差暂回，仍恐在籍久留有误差遣，不敢自专，理合禀请鉴核。俯念卑县防务紧要，暂准该守备在籍办理团练，俾卑职得收指臂之助，实于防缉有裨，一俟地方安谧，再行回营听差。是否有当，伏候批示祗遵。

批：据禀拟请李守备明远在籍办理团练，应即照准。仰候咨明河东总督部堂饬营查照。缴。

25.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到（1900年10月30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蒙宪台排递札饬，现闻各国兵队已抵保定、定州、河间一带剿办拳匪，恐该匪等潜窜东境，勾结滋患，亟应勤加访查，认真巡缉，获匪严办，标封拳厂，以尽根株，并奉发功过章程，饬即实力遵办禀报等因。遵查，此案前经卑职迭次遵照宪檄认真查禁，随时亲赴四乡谆谆诰诫，严行搜拿，境内实

无私设拳厂之处，当将办理情形先后禀报。

卑境所辖黄河，从前有渡口十余处，亦遵经查明，饬令归并在庞家道口、刘官庄、姚家河门三处作为总渡。谕令社乡各长地保逐日严查，派拨勇役前往常川梭巡，并取具各船户不准渡送持有枪械形迹可疑之人切结。嗣因刘官庄一渡地势不便，改移近镇庄，将刘官庄及从前零星各渡口均行裁去，不准再留一只渡船，仍不时亲诣稽查，以防松懈。奉饬前因。遵复亲赴各乡严查，委无私设拳厂。乡民现亦多知拳匪可恨，尚无阳奉阴违情事。并谆谕社乡各长地保人等，以宪台所定功罪，务各实力遵办。惟直隶拳匪现已一体剿办，诚恐其窜入东境再行勾结。仍当严查渡口，以防偷越。一面操练勇队，整顿民团，访有逸匪踪迹，即行不分畛域，会合邻封严拿重办，以靖地方，万不敢稍涉疏懈，致干咎戾。除将地方情形随时禀报外，所有奉文遵办缘由，合先禀请大帅大人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遵照前檄随时认真办理，并于各渡口妥为防范稽查。缴。

26.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到（1900年11月14日）

敬禀者：案查本年七月间，拳匪窜入卑境滋扰，当经禀蒙宪台派拨营哨队伍暨现署平阴县陈令毓崧来县会同剿办，业将办理情形先后禀报在案。其时境内教民多已出外躲避，卑职查明曾经被匪扰害之家亲诣勘明，并谕乡长地保传知各教民，以业已平靖回家安业。

嗣据该教民等回归，各以庄邻等勾匪焚屋掠物等情具控到县。卑职逐案先后传集讯明该庄邻等，有念系邻谊代为买留者，亦有图得小利乘间买留者，均饬令查出追还。惟尚有意在多索，并称屋系教堂者，查明实系自己房屋，不过以此藉口。而民教素多不睦，稍不持平讯断，更恐别滋事端。复经剀切劝导，以彼此俱系邻里，总期日久相安，不可过向逼索，致启嫌衅。一面向该被告等晓谕，无论当时系敦谊图利，而既有存留物件，即足贻人口实，无从推诿。仍令该乡长等妥为查处，毋稍迟误，致日后并受牵累。

现在各案或为追还原物，或为酌给价值，业已陆续了结。惟尚有

王丕厚一起，所控牵其表叔于化朋等及庄乡多人，业将所买各物追还，而该原告所欲过奢，尚未输服。除仍再三分别劝谕，设法了结外，理合将各案讯取各结抄具清折，禀呈大帅大人鉴核。

敬再禀者：本年九月十四日，蒙宪台札饬，以赈抚总局议复滨州方牧，禀请抚恤被匪滋扰村庄户口一案。饬即查明筹款办理等因。遵查，此案前蒙檄饬，卑职亦深知必须赶为筹办，以免日后另起波折。随于集讯教民控告庄邻时，向问家中丁口，该教民所供不免浮冒，并称现仍多在外寄居，未尽回家，势难查其确数。其时民教各案控讯未结，未敢遽露此意，致教民有所要挟，愚民又不知此中为难情形，转或疑为袒护。是以拟将各案讯结，再行查办。现将控案逐起查讯，大半了结，仅余未结王丕厚一起，日内亦可设法竣事。

查卑境七月间被匪扰害，惟以在孝里铺杀死平民陈汉选为重，当时业已发给埋葬钱文。其余情形不一，尚不甚重，或为追还原物，或为帮给钱项，教民亦尚允服，平民亦尚相安。亟宜乘此抚恤，以作后日地步。卑职拟即不分平民、教民，凡有当时被匪扰及者，每户发给京钱十千文。其中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既不论其丁口，即以一名作一户，俾免争执。尚有未被匪扰孝里铺教民十户及被匪索去粮食平民一户，念其匪曾到此，逃避惊慌，亦每户发给京钱四千文，俾免向隅。统由卑职亲赴各乡当面散放，以防侵渔克扣之弊。

至于卑县境内前经迭次认真查禁，实无拳厂，别无闲款可筹。伏思当时拳匪阑入，势甚凶恶。仰蒙宪恩派队剿办，不独地方转危为安，卑职亦得幸免重咎，扪心自问感愧交深，此款应由卑职自行筹备捐发，决不敢迟延贻误。除俟放竣另行禀报外，所有拟办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开具应抚各户清折，禀请大帅大人鉴核。

批：据禀讯结民教互控案件暨抚恤被匪扰害户口各缘由，筹办甚为妥洽。仰即讯将王丕厚一案，督饬乡长人等剴切开导，妥速了结，以弭后患而竟前功。缴。两折均存。

27.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到（1901 年 1 月 24 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据美国美以美会耶稣教传

教士泰安县人刘继祥禀称：窃因本城南关设立教堂一处，六月间有拳匪过境扰害教堂，幸蒙恩施格外保护，将教堂门封锁，又将王梁氏护送归籍。现今天津公会来函，士奉派查验教堂所存器具物件，又因王诚培牧师在京病故。现有王诚培之弟王湖与士一同办理。士来肥不敢私进教堂，亦不知是何人私将教堂门开放作为酒肆茶馆，并内里所存器具不知所在。为此禀请启封踵开教会而恤教民等情到县。

卷查本年六月间，卑职因各处拳匪四出滋扰，托名仇教。美国前有在卑境南关赁得县民陈安礼民房一所，系从教之泰安县人王诚培携眷居住传教。维时王诚培晋京未回，深虑猝不及防，致被匪众阑入扰害，随即传同该社长地保邻右房东亲至其家，向王诚培之妻王梁氏善言劝导。据王梁氏供，伊夫王诚培系泰安县安驾庄人，伊夫向随美国耶稣教，伊有四子，长次二子均在外跟主。伊夫携伊并幼小二子，来肥赁居县民陈安礼房屋传教。伊夫今春因事进京未回。现伊闻北方有义和拳匪，恐滋事端，适伊姨甥武西元由籍来此，伊欲携幼子一同回籍。所有寓内一切物件，均系伊自己之物，并无洋人之物，已面同房东社长地保邻右点明各物，开具合同清单各执。伊今先将单内所开大书箱三个、小书箱三个、衣箱皮四个，自行带回。其余单开家具各件，暂交房东寄存，随后凭单来取。房租扣至本年六月十五日，房东尚多支京钱十二千五百文等语。当饬该房东陈安礼将多支房租如数缴出给领，取具供结缴领附卷。清单内未经带回各物，眼同王梁氏等点存一屋，将门关闭，由王梁氏自行锁固，自带钥匙。卑职亲笔标粘封条，外加垒砌，代雇车辆，发给车价，派差妥为护送回籍，并令武西元随同照料。一面移会泰安县知照在案。据禀前情，卑职随饬邀刘继祥进署会晤，据言与所禀略同。惟称合同清单尚有漏载物件，且有教会公物。答以七月间拳匪阑入，事前事后保护情形，尔既深知，无庸再述。惟王梁氏前已自行供明寓内均系己物，并无洋人物件。当时除带回各物外，原恐寄存或有遗失，是以眼同详细点明登注合同清单，以免后日来取争执。今若谓尚有漏载，设该房东等亦谓当时匆遽，将本无之物误行注单，势必两相狡赖，万无此理。至王梁氏回籍时，业将房租于六月十五日截止，并将多支房租缴领清楚。是房已退回，屋归业主，借屋存物乃系通融办法。其将别屋另赁开铺，亦在情理之

中，岂得谓之私开。况七月间，匪众突来盘踞南关，官为执法防御，未敢进城，并禀蒙宪台立派委员营哨来县剿办，始行溃窜。旋即会同防营暨平阴县拿获匪首王诚英等讯明重办。若非此屋当时另开铺面，匪众视为教堂，势必扰害，屋内存物岂能保全。此中先后设法保护深心，设身处地岂尚不知。至尔此番来县传教，既未奉各宪接准领事各官照会行知。查点存物，王梁氏又未同来，若按例章条约，本难深信。但尔与王梁氏均系邻县同庄之民，教中素讲信义，谅无虚谬，只可择日亲诣与尔一同查点，单注存物不得短少，单内未载不得增添，仍俟交收清楚从长酌议。刘继祥应允而去。

卑职随饬唤该房东陈安礼及社长地保来案，谕以按照原单点明各物后，必须索取刘继祥收物清单，当场同原单呈案，以免尔等后累。一面带领亲诣该处，眼同刘继祥拆去门前垒砌，验明封条，原锁完固。刘继祥取出钥匙开锁不入，竟成凿枘，查验并非原钥。诘据回称此钥系王梁氏所给，想系错拿，请就近另觅合式之钥。合同亦称王梁氏交给，并未取出。卑职睹此情形，深虑刘继祥所言未必可靠，更恐其与王梁氏预为串通，若轻为启封，设事后别生枝节，转无把握。当场将前日晤言复向申明，并谕以王梁氏与尔同庄同教，既经商明，为何不给原钥？且王诚培之弟王湖此间均不认识，即使确凿无讹，恐难取信于众，官固知必无差谬。但王梁氏前供本系自行来取，设或换钥启锁，不惟官办公事不能如此含混，将来王梁氏向尔争执，恐尔自惹纠缠。今为尔计，不如寄信与王梁氏，令其带钥自来对众启封，照单点物，面交接管，庶于公事核实，而尔亦免日后辁辋。和言理谕，刘继祥亦复应允。随于屋门另加封条，饬该地保等妥为看守。当即禀请本府核示，并专差函会泰安县毛令，传知王梁氏自带原钥及原立合同来此三面查点去后。旋据王梁氏来县，即唤房东陈安礼，在乡未到，使其孙持单前来。卑职复带同该社长地保并陈安礼之孙前往，眼同王梁氏、刘继祥验明两次，封条粘固。王梁氏取钥开锁，仍是刘继祥所携之钥，即声言必是被人砸锁窃物，私行换锁所致。诘以锁即可换，门上两次封条均是本官亲笔标封，何以并未损动？始难置辩。换钥开锁，启封入内，取出两边合同对众点明，各物与单内所注相符，并无短少。而王梁氏坚称单外未载各物俱已失去，请向在外房开茶馆之袁

汝岭严究追还。诘以当时存物点明注单，今日封条验明无损，系众目共睹，现既单注各物不少，则单外之物从何而来。且封条无损，屋内之物何从失去？若必欲含有凭之单，增无据之物，则房东为受寄之人，有典守之责，不能不向房东查追。而王梁氏、刘继祥又力言与房东无干，一味狡执，势难遽结。谕以确查，秉公讯断，暂行回署。即据刘继祥仍以不知何人私自拆墙换锁，单内之物并无短少，外有余物，多不在单，恳为究办，以保教会而安良民等词续禀，并呈失单，内载高丽参、边桂、地亩文契及衣物等件，任意开列。

随差传该房东陈安礼到案，谕以匿失受寄财物，律应向受寄之人究追。即袁汝岭之开茶馆，亦系向尔借赁，若不速为查理，不得自谓无干。并密谕该社长等，以袁汝岭自惹葛藤，亦不得置身事外。刚柔互用，驳辩多日，始于十一月十九日，据该社长孙廷勋等禀称，处令袁汝岭念与王诚培旧好，情愿拿钱一百七十千以全交谊，并王梁氏失物全包在内。由王梁氏夫弟王湖承领转交王梁氏手存，永断葛藤等情。即经卑职提集讯供无异，取具各结缴领保状附卷。所有办竣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将处息原禀结保缴领各状，抄具清折禀呈大帅大人鉴核训示。

敬再禀者：窃查刘继祥等来卑境南关所租民房之教堂点收存物，业将办竣情形，具禀宪鉴。伏思王梁氏前回泰安县原籍时，虑及将来争执贻累房东，是以对众详细点明存物立单取结。及现在刘继祥、王梁氏先后来此，其意固出一辙。而房东陈安礼点物不来，几同事外。访知王梁氏即在该房东家居住，其情亦可概见。是以卑职执定匿失受寄财物之律，谕以必向受寄之房东追还。兼以合同清单众目昭著，无可匿换。仅能于单外之物强词矫辩。

卑职于境内被扰民教均系始为追物助钱，继则统予抚恤。此事若顺理而来，原不欲省此小费，但其藉端讹索，众所共知。设遂其计，窃恐纷纷效尤，无所底止。只得迁就了结，未能持平，实深愧悚。刘继祥亦自知行勒索之实，而不肯居勒索之名，处妥后其息禀甘结驳改数次，舌敝唇焦始行酌定。提讯时察知刘继祥未必能遵堂规，是以令其在宅门外立听，不令上堂。而仍将缮就息禀甘结擅行涂改数字，察其无甚关系。且已结明永断葛藤，未便与较，致再宕延。至袁汝岭前

向该房东借此外房开设茶馆，其时拳匪未净，藉此改换铺面易于保护，是以听其自便。而其不知畏事，殊有不合。此番小惩大戒，亦可儆其将来。数日间察访，舆论颇有谓刘继祥等无理讹人，代抱不平者。当即谕以袁汝岭本属自取，官办民教案件，设法了结，具有苦心深意。尔等惟当循分自守，彼此相安，不得妄议生事，致干重咎。

窃思此屋系租赁民房传教，原非实在教堂。刘继祥系邻境泰安县人，虽奉西国之教，仍是中国之民，亦与洋人教士不同。察其近日情形，颇不安分，且另有鼓动教民多事讹人之意。倘再得步进步，窃恐积怨生衅，渐致民教不安。骤加遏抑，又虑其向领事等捏词挑衅，别开事端。卑职思前虑后，拟欲随机因应。如再干预词讼，即按照传教士原系劝人为善，谨守中国法度，民教案件应听官为持平秉公讯断，教士不能干预袒护之条约，平心驳辩，以遏其势。仍随时劝谕境内民教务各相安，以期稍纾宪廑。

卑职自维愚昧，值此时局艰危，深恐操纵失宜，致滋贻误。合再密禀大帅大人鉴核。是否有当，伏候训示祗遵。不胜祷切之至。

批：据禀王梁氏等藉词图讹情形，实属无理取闹。刘继祥倘再煽惑教民生事，应由该县查讯明确，果系不安本分，尽可按律究办。另单所称民教案件，教士不能干预之条，此系专指洋人而言。刘继祥系属华民，不得引以为例，仰即遵照。此缴。折存。

28.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到（1901年1月27日）

敬禀者：窃查卑职前禀讯结民教控案暨拟办抚恤被匪扰害户口各情形。发禀后，随即措带钱文，亲赴各乡，传集折开查明各户，按照拟给钱数，当面分别散放。因查于兆选尚有一子于洪言，又陈汉廷系被匪害陈汉选之兄，教民阎丹峰当时逃避惊慌，每人加发京钱十千，共发京钱五百一十四千，取具各领存案。旋蒙宪台批示周详，捧读回环，益深惭感。遵复向王丕厚等切实开导，并谆饬乡长人等速为妥处。初仍志愿甚奢，牢不可破。细察其故，王丕仲虽已从教，人尚朴诚，惟听其兄之意诣。王丕厚虽未奉教，心多机变，又恃其弟为护符。且亦知所控之朱书寅等家本不丰，难盈其欲，意在牵令朱姓族亲

与自己本家中殷实者波及滋累。随又以张文龙等欺辱架讹，并列朱光基等作证续控。正在设法办理间，适有教民尹式元以另案讯押之史元勾匪抢掠控究于兴业，以据实补报呈控外匪牵及说事之尹式超等，并与同教之冉光瑞等十人来案。卑职谕以史元案已讯结，原未通匪，因访其不安本分，仍予押究。前经亲勘被扰各户，目睹尔等各家并无扰及情形。外匪迭蒙宪台督饬严拿，一俟获案即当重办，何用牵控，谕后传集究讯。旋据尹式元呈请免究于兴业，亦处妥具结，察其词意并不在此，只因欲求抚恤，相邀同来。并称王丕厚倚教讹人，有玷教会。即谕以教中本系劝人为善，王丕厚等缠讼图累，难免结怨。且恐累及尔教声名。尔等虽未被扰，逃避惊慌，固所不免，果能处妥息事，自可一律抚恤，以示奖励。并密令署内可信之人，告以如王丕厚不服调处，即先向王丕仲劝导了结，亦可全同教之谊，仍饬乡保等协同妥办。旋据尹式元等以朱书寅等共凑给王丕仲京钱二百五十千处允。王丕厚自知失恃，转而恳处，亦以京钱一百千息结。遂当堂发给尹式元等十四人，暨饬乡长刘镇乾等转发在乡钱兴其等二人各京钱十千。并据尹式元等结称，其余本境内实无被匪扰害之家。

续又据平阴县教民张鸿源、卑境教民袁长清等控案数起，亦经分别讯谕，或为追钱给恤，或为查处和睦。现亦概行结案，先后取具各结领状附卷。除仍随时劝谕民教相安，并俟将来再有控讼设法持平了结外，理合将续讯各案所取甘结，暨续行捐发抚恤各户另取之结，抄缮清折，禀呈大帅大人鉴核训示。

敬再禀者：案查前经讯结卑县隆庄教民于兆选等所控一案。现闻于兆选等在外扬言，当时拳匪拆卖伊家房屋，内有教堂平屋三间，瓦屋三间，俟教士来时尚应赔修。卑职当以教士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姓名，卖为本处教堂公产。立契之后，照中国律例，税契方符定章。此案勘明于兆选等家内被匪拆卖民房，因其供称教堂本无确据，业经该庄邻等助给京钱五百六十千文，以作修造之资，固已有赢无绌。所称堂中器物亦据如数交还收清，取有切实供结在卷。且于姓一家两次发给抚恤，已及京钱百千之数，岂尚不足等语。传谕尚无异议，只可随时查度情形，相机酌办。

至卑境孝里铺距城六七十里，民教杂处，最易生事。卑职前经酌

派勇队在彼驻防巡护，并于赴乡查巡时，于一月之内亲诣两三次察看劝谕，平民尚相和睦，教民亦称感激，第未能知其心如何？其余境内教民如张、于二姓者，往往于案结后复行翻控，当经劝谕，以业已讯明，还物给钱，重敦和睦，毋再牵累，致启猜嫌。仍谕乡长人等遇事查处。而庄众等亦复以前事不了，后事复发，合庄难安等词呈诉。复谕以贪图小利，咎由自取。如有未了细故，务当设法妥处息事，毋稍偏袒致干并咎。互加劝禁，亦尚相安。

至十月间，袁长清呈控陈四猪勾抢钱物一案。据该原告声称，前在南关传教之王诚培寓内跪腿，并不奉教。伊妻在乡，于七月间被陈四猪勾匪抢掠衣物。当查乡间被扰各家均已勘明，袁长清既不就近报勘，时逾数月始行具控，本不足信。查其素甚贫穷，所望有限。随饬乡保查明处妥，酌予抚恤，旋据处给京钱十千，彼此应允。正在取结间，而泰安县人刘继祥来县传教，顿行翻复，非多行勒索不可。随谕以民教词讼应听官秉公讯办，条约载明教士不得干预。若必欲过方勒索，惟有集案彻讯，实究虚坐，不能偏袒。始据允处以京钱二十二千完结，仍给予抚恤钱文以归一律。

伏查数月以来，教民所控案件，现已分别查讯调处了结。但恐所欲未餍将来洋教士到境，难保不别生枝节。惟始为追物助钱，继为统加抚恤，均已取有甘结领状，或可婉与辩论。仍当随时认真保护，遇有民教续控之案，秉公持平，妥慎办结，务使民教相安，以期仰副宪台绥靖地方保全大局之至意。所有现在办理情形是否有当，合再禀请大帅大人鉴核训示祗遵。

批：据禀抚恤被扰各户，并讯结控案各情形，办理尚属妥洽。嗣后遇有呈控案件，仰仍迅速持平断结具报，以杜口实，而息争端。缴。折存。

29. 肥城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1901年2月1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美国领事官法照会，本年六月间各州县张贴告示，饬令教民反教，原系暂时保全之计。而现在教民欲依然习教，恐被责罚阻挠，则当日美意因之而掩。又七、八月间札发各属

保教各示，惜不知美意者，张贴不多。请饬地方官迅速示谕，教民所具保状甘结，一切应许概作废纸，并禁止诬毁教民不忠谤言等情。饬即示晓教民从教仍听自便，不准扰累阻挠，私自构衅，查禁谤言，以安民教。并将前次奉发保教各示，如有未经张贴之处，刷印遍谕，查照约章妥为保护弹压，与此次遵办情形具报查考等因。并蒙本府转行暨行知英国领事官谭照会前由，粘开各教士传道住址清单到县。蒙此，遵查本年六月间，各处拳匪四出滋扰，托名仇教，防不胜防。是以卑职面谕该乡长地保传谕教民暂时出教，冀可保全。愿者具结安度，不愿者概不勉强。并未出示，亦未差传。七月间匪众阑入扰害，当经赴乡竭力弹压保护。禀蒙宪台立即委员派营来县会剿，匪众溃窜。会同平阴县暨防营获匪惩办。事平后，卑职复传谕教民，以当时令其出教原非得已，现在匪踪已靖，从教仍听其便，前具甘结作为废纸。所奉颁发保教各示，均经遵速张贴，分别照式刊刷多张，挨庄遍贴晓谕，并随时亲赴各乡察看劝导，以期民教相安各在案。奉饬前因，遵复剴切出示，遍贴城乡各社及有教民各村庄，谕以教民从教载在条约，仍听自便，前具反教甘结及一切应许概行作废。差保邻里不准藉词扰累阻挠，亦不准私相寻衅。如有因事争执，非经官断不能了结者，只须据实控案，传集两造讯明，但分曲直，不分民教，秉公持平判断，绝无偏袒。并严禁无知之徒造言谤毁，一经查实，定行重惩。一面将前次遵刊各示复行刷印遍谕。查看民情均各遵依，彼此相安，尚无阻扰、谤毁、寻衅各情事。除仍由卑职随时认真弹压保护外，所有遵办缘由，理合禀请大帅大人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查照现行章程，随时妥为保护弹压，不得以告示张贴完竣，循例禀复了事。缴。

30. 东阿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到（1901年1月17日）

敬禀者：本年十二月初九日，蒙宪台排递札开，以据洋务局详据马主教天恩函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卑县东庄东庆盛之母东高氏，因习教被刀会抢劫，并要放火烧屋。幸经庄长东庆常等恳请，只出京钱一百二十千免烧。东庆盛之妹赵东氏见匪势凶横，携子赵长江惊逃，

查无下落，饬即确切查勘，据实禀复等因，并蒙本道转奉宪台札同前由各到县。蒙此，遵查东庄在卑境西北乡边界，距城四十五里，与聊城壤地紧接，中隔黄河。检查东庆盛家被匪滋扰一案，未据该民人来县呈报。卑职立即轻骑驰往该庄，详细确查。缘东庆盛之母东高氏年逾八旬，家景萧条，仅系母子务农度日，别无亲属。东高氏随从洋教未及三年。上月十八日，由聊城窜来拳匪四十余人，闯入东庆盛家，逼令东高氏反教，否则不与干休。东庆盛恐母年老受惊，当央庄长东庆常等向该匪情说，允许立刻出教，并给予匪首任姓京钱十五千，以作盘费。该匪得钱仍回聊境，现其踪迹飘忽靡定。东庆盛家委无被其抢劫并称欲放火烧屋情事，所有衣物粮食一无损失。卑职亲诣勘验无异，集讯东庆盛及庄长地保人等，各供均与卑职所查相同。惟与马主教函称各节及被事日期，间有不符。被勒钱文亦无一百二十千之多。想系传告错误。至东庆盛之妹赵东氏，幼嫁聊城小店子庄赵文元为妻，久未归宁，更无因见匪势凶横，携子惊逃之事。此亦东庆盛亲口所供，似非虚饰。各供备录附卷。

伏查卑境幅员辽阔，中亘黄河，县域偏在东陲。河北各边隘与聊、茌、寿、阳唇齿相依，有鞭长莫及之势。其东北又接平阴境界。现在卑县合境虽无匪踪，而邻匪到处游弋，难保不窜入滋扰，在在堪虞，亟宜严密巡防。前蒙派拨武卫右军马队，现奉饬调回禹，地方殊觉空虚。卑职今已就近商准马统领金叙，酌派济康副中营步队两哨下县，不日可到。卑职即当会同巡缉，令其择要驻扎，藉资镇慑，并速出谕示，严饬沿河各渡口禁止私渡匪人，以杜蔓延。除将巡防情形仍随时飞速禀报外，所有查明民妇东高氏家并未被匪抢掠缘由，理合借粘词讼日报排单，据实驰禀鉴核，训示遵行。

敬再禀者：昨经卑职访闻县境胥家寺、八里堂等庄民人，亦有被匪勒索，均未报案情事。当即亲往分别确查。胥家寺系上月十三日之事，庄民胥盛才、齐培传、齐学纯、刘瑞云、王长兴等五人，因数年前曾随洋教，旋即反改，今被聊城县境拳匪藉端勒去京钱共计五十千文。八里堂系上月二十五日之事，因庄民杨金城平日喜供神念经，致被聊城境内拳匪疑为洋教中人，勒去京钱一百千文。两起匪徒俱向聊境窜回。各该民家均无被其焚掠抢闹重情。复经逐一察询无异。卑职

既已访悉查明，不敢稍存隐讳，理合一并据实禀请大人鉴核。

批：禀单均悉。讹索胥家寺、八里堂两庄民人胥盛才等钱文案内匪首，仰即勒限严缉，务获究报。该令仍不时亲往各乡周历巡防，以期消患无形。所有查明东庄教妇东高氏被匪讹索钱文一案，已札饬洋务局转复马主教天恩知照矣。此缴。

31. 东阿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到（1900年7月18日）

敬禀者：窃查近因京津一带义和团民焚杀洋教，其中不免良莠互杂。而直东交界各处，遂亦有不法匪徒冒充义和团来往游弋，向教民寻衅焚掠妄事杀戮，甚至波及平民，肆无忌惮，地方为之不靖，殊堪痛恨。昨奉宪台札饬严密拿办，如其胆敢抗拒，照例格杀勿论等因。卑职遵即查照办理。一面遍行出示晓谕，并令教民迅速反教自新，以免若辈藉口，即可自保身家在案。

卑职随又连日赴乡整顿团练，抽查保甲，防范巡缉。讵于本年六月十四日未刻，忽有匪徒三四十人，由茌平窜入卑县边境八里堂庄寻找庄长，吓称伊等系属义和拳会，闻庄内住有教民，应即借给盘费钱文，否则放火焚烧房屋。该庄长先用好言排解，嗣因众势汹汹，难以理谕，当即齐集团丁抵御，彼此相持。维时卑职适在附近之西程铺操验团练，闻信后立即带领勇役驰往弹压，并饬该团随后接应。乃该匪先已开放洋炮，并用刀矛逞凶拒敌，砍毙团丁一名。因见勇队踵至，始行退出庄外。卑职督率团勇奋力追捕。该匪尤敢抗拒，当被团丁格伤二名倒地，余众纷纷向西北逃散。亦有负伤而遁者。因时已昏黑，未便穷追，随收队伍折回八里堂。

查明该庄距城三十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询悉已死团丁曰杨成功，前系教民，已于去秋反教。格伤之两匪，一曰郭崇兴即郭以得，又名郭二，系属首犯，喝令拒捕；一曰丁三。俱系茌平县人，均因受伤较重，余供不能讯取。即刻调到刑仵饬验，杨成功咽喉刃伤一处，余无别故，委系因伤身死，亲验无异。又验得郭崇兴项颈、左臀、左脚面各有刃伤一处，左手食指砍落，丁三偏左，左眉、左腮颊、右手心、左腿各有刃伤一处，分别开单附卷饬医。起获腰刀一

把、长枪一杆，并由郭崇兴身边起出包袱一个，内包淮军正勇红羽毛号坎一件，帐簿一本，郭崇兴具名传单四纸。集讯庄长地保尸亲人等供各相同。查勘房屋财物，未被焚毁失少。杨成功之亲属及出力之团丁勇队，已由卑职捐廉，分别从优恤赏。旋据看役禀报，该犯郭崇兴、丁三延至十六日，均因伤身死。复经卑职诣验属实。各尸均令棺殓，深埋标记。起获刀械、号衣等物存库。除仍督饬各乡团认真巡缉，严加防范，查拿逸匪，务获究办，并将验讯缘由，分别填格录供通详外。所有匪徒冒充义和拳会，窜入县境讹借滋事，当经调集团勇格毙首要，击散余众大概情形，理合驰禀大人鉴核，俯赐通饬各属一体截拿此案逸匪，务获解究以靖地方，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同团勇当场格伤匪首郭崇兴等两名，余匪旋即逃散，缉办尚属妥速。该令应记大功一次，行司注册。出力团勇加赏银五十两，由该令赴善后局具领转发。并查明团长、团勇之尤为出力者，呈候赏给功牌，以示鼓励。

本月二十一日恭奉谕旨：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事体，著即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等因。钦此。应即钦遵查照办理。嗣后如再遇有此项土匪乱民聚众滋事，仰即会督营团实力剿捕，以戢匪势而靖乱源。缴。

32. 东平州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到（1900年1月1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排单札饬，以据长清县知县张瑞芬具禀，拳匪滋事，请派勇队弹压拿办等情。已派济东道驰往各属查办，行令随同遵照认真办理，以安良善，而靖地方等因。蒙此，伏查拳匪聚众滋扰，以仇教为名，随处勾结抢掠，亟应遵照严拿首要，解散胁从。近因卑州邻封平阴、肥城一带，亦有拳匪滋扰情事，迭经卑职谕令卑州边境各团长，随时严密防范查拿，不得致令窜扰为患，并即令同营汛分带兵勇驰赴各乡边境严密侦缉，刻下卑州境内尚无拳匪滋扰情事。卑职断不敢因目前安堵，稍涉疏懈。所有遵饬一体认真查拿首要拳匪，并卑州地方安靖缘由，理合驰禀大人查考。

批：禀悉。仰仍随时认真查拿首要匪犯，务获究报。缴。

33. 东平州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到（1900年3月13日）

敬禀者：窃于二月初四日，奉宪台札开：以据洋务局转据马主教函称，据梅教士禀，东平州属莱店庄恶棍刘锡龄聚匪会议灭教。田庄教民十家，于正月十四日尽被抢掠。又州城西南王甫集等处，亦有匪徒聚散，请严饬防护等情。除详批示并行府督饬查办外，仰即驰赴王甫集等处确查有无匪踪，设法解散，并勒限严缉田庄案内匪犯。一面将勘讯缘由暨查办各情形，据实禀复，毋稍饰延，致干参究等因。蒙此，复查该教士自上年十二月间，即迭指卑州属之三官庙、莱〔莱〕店庄、田家庄三处有拳匪滋扰。迭经杨统带派弁来州详查，魏营官亦率队来州城乡巡查，又何道在卑州度岁，亦屡派人四处访查，皆无拳匪踪迹。卑职于十二月十九等日，先后曾将境内安静缘由，并声明三官庙等三处教民亦相安无事，具禀在案。先是该教民与刘锡龄之子因语言起衅，甚属细微，初不谓教民设计报复至于如此其甚也。今者各州县拳匪业已拿获首要，解散胁从，地方安堵如故矣。乃该教士犹复轻听教民煽惑，不察虚实，遽以无稽空言，上烦宪廑。请将教士屡指平民刘锡龄为拳匪，并田家庄教民实无被匪抢掠之原委始末，为我宪台详陈之。

盖刘锡龄者莱〔莱〕店庄人，身充该庄团长，平日安分务农。只因其子刘献璞少不更事，当拳匪正在平阴、肥城滋事之时，刘献璞偶与乡人闲谈。以大刀会现在各处抢掠，恐三官庙教民亦不得免等语。矧教民正在疑惧之际，一闻此言竟成不解之仇矣。自是前后迭起波澜职是之由。嗣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据三官庙教民刘朝珍等三人，来州呈控刘锡龄纵子闹教。刘锡龄亦遂来州喊控教民刘朝珍等无故欺凌。卑职当研讯情由，知为刘献璞一言而起，初非实有拳匪也。乃再三劝谕该教民回家安度，并告以日前教民李学申与平民李学典争讼到案，止论是非曲直，不在习教与不习教也，尔教民当知此意。并申饬刘锡龄嗣后从严管束伊子，不准妄言多事，自贻伊戚。该教民以刘锡龄未受刑责，颇不满意，至是闻其常赴梅教士处尽力播弄。此刘锡龄迭次被人指为拳匪之根由也。

本年正月十五日，据田家庄教民李兴法呈控吴瑞芝等五人欲向该庄教民讹借钱文，未允。比经提讯，复据供称，伊系昨日进城，顷间伊父送信，该庄教民十八家均被拳匪吴瑞芝抢掠一空，并有男妇多人受伤等语。卑职听其供词，以为实有其事，当知会城汛把总暨派仵作媒婆随同前往勘验。甫经下堂，该教民又称请不必带仵作媒婆，实无受伤之人。卑职查其形景知其谬妄，然不往勘验更无以折服其心。迨驰抵田家庄，该庄约有三十余户，教民居其半。查勘该教民十八家，俱属极贫之户，什物器具安设如常，毫无被匪抢掠痕迹。及至讯问平民，佥供该庄实无被匪情事。又讯教民究竟抢去何物？默无一言。固讯之，男丁皆避匿，只妇孺数人，或云失少粮粒二升，或云棉被一件，或云京钱五百文。问何以一家仅抢一件？仍默然无对。问见有拳匪若干人？则称并未看见入庄。先是卑职同营汛未至该庄，遍询邻庄居民，据称未闻田家庄有被抢之事。详查情形互相印证，实系毫无影响之词。迨票传吴瑞芝等五人，吴瑞芝逃荒外出八年矣。其余四名查无其人。此田家庄教民报抢勘验委无其事之实在情形也。又王甫集为汶上县境与卑州西南乡接壤。卑职接奉宪札后，遴派妥人密往王甫集查访，亦无匪徒聚散情事。

卑职查上年拳匪滋事，始终未入卑境，此阖州绅民所共知，邻封各县亦所共闻者也。迨年底解散后，各州县皆无匪徒踪迹，地方照常安靖。果如梅教士所言上年十二月间，州属三官庙等三庄，即有拳匪窜扰，何以窜扰月余并不滋事，直待本年正月十四日，始抢田家庄极贫极苦之教民耶？此皆理之所必无者！卑职愚以为际此时艰，教民固应加意保护，闾阎亦应曲为体恤。仅就此事而论，如刘锡龄者身充团长，平日既无劣迹，自未便因其子一言之失，而遽加以苛责，致失人心。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所有上年及本年卑州境内安静如常，仍无拳匪踪迹，田家庄教民十八家并无被抢情事暨汶上县王甫集亦无匪徒聚散缘由，理合据实禀复大人查考。

批：据禀已悉。缴。

34. 东平州禀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到（1900年9月2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卯刻，蒙宪台六百里排单札饬，以准驻烟法领事电称，顷闻在东平州教民有七名被人抢掠，州官并不查究。又接青岛马主教来电，被抢七处，恶民甚险，请速保护。饬即查明具复，一面认真禁缉等因。蒙此，遵查前因，直东拳匪猖獗，以致中外开衅，东省幸蒙大帅布置得法，消患未萌。迭奉严札禁拿，并屡次剴切示谕，三令五申，均经卑职先后遵照办理，未敢稍遗余力。幸赖福庇，境内教民无多，尚无被匪滋扰情事。而乡间民教杂居，虽屡劝谕相安，仍或不免龃龉；或挟睚眦微嫌，教民小题大作，任意饰控，在所不免。其实一经传讯，所为更属平常。方今时局至此，卑职世代受禄，尤当激发天良，共济时艰，决不敢稍事因循，致取咎戾。奉饬前因，遵查境内近来尚属安谧。惟日前教民李绍玉及刘福存等，呈控乡民安宗泰与吴绍平等，或言将其衣物、牲畜拿去，或言将伊家具器物等件搬运。皆系指名控究，均为分别轻重，拘传讯断。实缘前者拳匪各处仇教，传播势甚凶恶，该教民等风闻心惧胆怯，或先搬移亲家，或者寻处隐避，以致家具、衣物等件，不无少有遗失。现闻各处已稍平靖，境内仍安无事，回归查寻失物，日久生奸，以及误闻传言，随即来案控告，旋多纷纷呈诉。卑职因其所控居多不实，未便任其铺张，已均归作词讼办理。除由卑职仍当恪遵宪札，并钦遵谕旨严拿匪徒，保护教民，再行剴切出示晓谕，务期民教相安，地方静谧，以维大局而安民生外所有遵饬查明缘由，理合据实禀复大人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泰安府石守迅速查明，据实禀复，以凭查考。并行该县知照。缴。

35. 东平州禀　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到（1900年11月4日）

敬禀者：案查卑州教民所控告案，卑职前已遵批将李绍玉等二起讯明断结缘由，开折禀报。并声明未结王思俭等四起，只因人证未齐，

尚在勒传复讯，不日亦均可了结，另行禀报在案。兹经卑职已将各案先后勒传集证讯明断结。除仍恪遵宪札将境内教民随时妥为保护，遇事迅速持平办理，务期民教相安，不敢稍事因循致取咎戾外，所有未结王思俭等四案，现均讯明断结缘由，合再开具清折禀报大人查考。

批：据禀已悉。嗣后遇有民教互控案件，仰即迅传人证到案，持平断结，毋稍袒延。缴。折存。

36. 东平州禀 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到（1900年11月4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案蒙宪台札以现闻各国兵队已抵保定、定州、河间一带剿办拳匪，诚恐该匪等潜窜东境，互相勾结滋患，饬令勤加访查，不时驰赴四乡认真巡缉，仍先将奉文遵办日期报查等因，并蒙粘刻功过章程到州。蒙此，捧读之余，战慄深佩，仰见大帅为国为民惩劝周备，百官鼓舞，万姓感德。卑职身任地方，益当勤奋勇为。况前经迭蒙札饬严拿拳匪，保护教堂教民；并蒙刊发四言简明告示，暂行严禁章程。均经先后遵照办理在案。兹奉前因，卑职因查事关大局甚为紧要，且卑州南北通衢湖路大道，遵办不宜稍迟。奉文后，随即剀切出示晓谕。一面邀集四乡各处首事庄长团长与阅宪札，详为指示，面谕境内如有设立拳厂及学邪拳等术，均须随时密禀，以凭剿拿拆毁，尽法惩办，不准稍有徇隐，致干照章监禁坐罪。倘有大股拳匪窜境滋扰，立即飞速禀案。一面调齐民团，官民联络一气，会同协力围拿，毋稍观望因循，自贻伊戚。赏罚既照章严明，勤奋亦遵谕照办。该庄长首事等均尚深明大义，具有天良，且知事关大局，安危系之，保卫身家，更属切己之事，无不谨遵唯唯，咸称认真实力办理。

卑职访查境内现在颇为静谧，并无设厂习拳情事。除由卑职仍恪遵宪札，不时亲赴四乡认真巡缉，并密订邻封时常会哨，务期有犯必获，有获必惩，以遏乱萌而维时局，随时禀报外，所有奉文日期，以及遵办情形，理合禀报大帅大人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调和民教，查缉匪徒，以维大局而固东隅。缴。

37. 东平州禀 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到（1900年12月3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据滨州方牧名洋禀请抚恤被扰教民，批局核议，令各州县就地筹款办理。正在查办间，又蒙宪台通饬，以现闻和议将开，自应从速筹办善后，限文到十日内，迅将境内勿论民教，实被拳匪扰害者共有若干户口，亲自赴乡验察，开折补报，毋稍饰延等因。蒙此，仰见大帅锄强扶弱，一秉大公，犹且为国为民绸缪未雨，仁至义尽，钦佩实深。

随遵查卑州境内教民原本无多，平日尚称相安。讵自今夏六、七月间，北方开战之后，信息传闻不一，拳匪猖獗滋事，以致中外开衅，既而改称拳民，既而改称义民，谣传纷纷，人心慌慌。始则直东交界窜扰，继则到处蔓延波及。因而教民忧虑，随多甘愿反教，纷纷躲藏逃避。诚如宪谕所云，阖省一百零五州县，被扰教民无处无之。卑州虽无滋事大端。然自夏间，平阴白云峪等处闹事以后，东北边境一带竟被匪首乔振邦等率党游弋，飘忽靡定，未久闻拿逃散。而境内教民已有被扰之家，或因而先行逃避，回家失少物件；或恐被匪扰，自将房顶拆卸，冀图将来易修；或间被匪扰，将屋拆毁，经乡邻将木料留存。其中情形不一。当初缘安危信息无准，教民多未回归，亦无呈报。匪徒乔振邦等窜扰未久，旋经卑职访闻，督率勇役剿拿逃散。查未滋出大端，而又正值兵差过境，事务纷繁，是以未敢张皇遽尔上闻。兹奉前因，自应遵照办理。况教民亦系朝廷赤子，量予抚绥，诚为目前第一要义，以杜将来之横生枝节，别滋口实。且卑职身任地方，亦属分内应办之事。奉札后，随即亲赴各庄，周密验查，考诸舆论，所有被扰各处悉与前言情形相同。惟卑州连年被水，地方困苦异常，既无闲款可凑，又无匪产可追。好在大都土草平房，墙壁完固，木料犹存，不过收拾房顶，间数无多。卑职未敢以缺瘠为辞，拟即设法捐廉抚恤。若照滨州所议，每间一千之数，未免过廉。现拟每间房屋津贴京蚨两串，以资抚恤。除仍恪遵宪札随时调和民教相安，遇事迅速持平办理，决不敢稍事因循致取咎戾，并一面仍严拿匪徒乔振邦务获究报外，所有遵饬抚恤教民办理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将查明村

庄拆毁房屋间数，开具清折禀呈大人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严缉逸匪乔振邦务获究报。缴。折存。

38. 东平州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到（1901年1月20日）

敬禀者：窃查本年夏秋，拳匪滋事到处蔓延，以致卑境与平阴、肥城交界等处，亦有匪首乔振邦等结伙滋扰。虽未久闻拿逃散，并无滋事大端，而教民教堂已有被扰之处。屡蒙宪台委查，业将查明缘由，以及筹办抚恤修补教堂均经捐廉办理先后禀报在案。

嗣蒙宪台专札申饬将府州委员一并记过，并勒限一月严拿匪首乔振邦等，务获究办等因。捧读之余，惶悚莫名，惭愧无地。随即不惜重资，悬立重赏，选差勒缉去后。兹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据卑职派出缉役苏玉科等回州密禀，伊等雇觅眼线各处踩探，现闻匪首乔振邦在寿阳边境一带游弋。即经卑职督率勇役带同眼线，星夜驰抵该处，随将该匪首乔振邦拿获，并由该匪身边搜出名片四纸，名戳一个。押解回州，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该匪犯乔振邦供认，阳谷县人，年三十一岁，父母都故，别无亲属。家中亦无产业，一向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伊听言各处拳匪仇教，教民纷纷逃避，皆得银钱财物。伊因贫苦难度，亦随起意抢教。即假托练习神拳剿灭洋教为名，纠允在逃素识之郓城县人赵如考、熊四贵及肥城县人尹玉琢，阳谷县人曹应利，东昌府人查衍让，彼此互相勾结煽惑。经赵如考等各有纠邀数人，伊均不识姓名，共计三十余人，即于是月不记日期，先在州境交界与花蓝店地方一带用言吓诈；继至辛庄、毛庄先后抢架教民，勒赎放回。又至阎村、大洼等处滋扰，教民多已闻信逃避，当将阎村教堂房顶烧毁，未得有钱财物件。因闻拿紧急，随各逃散，不料现被拿获。此外并无为匪不法别案，亦不知赵如考等现逃何处等供。据此，一再究诘，矢口不移，检查案卷，亦均相符。

查该犯乔振邦竟敢纠伙煽惑，假托仇教为名，意图吓诈，并敢抢架教民，勒赎得赃及扰教堂不讳。实属愍不畏法，行同强盗，无异土匪，自应从重惩办，以昭炯戒。可否遵照新章便宜行事，即行就地正法；抑或提府审办，以昭慎重之处，情罪重大，卑职不敢擅专，理合

驰禀大帅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前因拳匪滋事扰及教民，屡蒙委查。嗣奉宪札严斥，将府州委员一并记过，并勒限严缉匪首乔振邦，务获究办等因。蒙此，奉饬之下，惭悚实深。伏思卑职身任地方，治理短才，实属咎有应得，理不容辞。而累及本府以及委员同一受过，未免问心有愧。在大帅功令森严，一秉大公，而卑职究属牵累于人，日夜兢兢，殊抱不安。是以力图报称，悬立三百金重赏，各处广购眼线，今始将匪首乔振邦拿获，讯认纠伙闹教不讳。至于被毁教堂数处，虽经委查明确，多系自行拆卸，已由卑职面晤教铎名季凤林者，彼此商明。渠因现值天时寒冻，难于修理，业均从丰估工，先行捐给钱文，俟春融一律修整。所有教民均经捐廉抚恤，其控失物件各案，亦均次第断结，匪首亦依限拿获。现已民教相安，可否仰求宪恩将石守祖芬、委员周令庆熊各记大过二次行司注销之处，出自鸿慈逾格，不胜佥祷之至。

批：禀单均悉。该犯乔振邦既据供认迭次焚抢掳赎各情物不讳，自应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惟其余首要各匪尚多漏网，所请石守、周令前记大过一并注销之处，一时碍难照准，应先同该牧各销去大过一次，仍俟续获要犯，再行酌量核办。除分行外，仰即遵照，并严缉逸犯赵如考等务获究报。缴。

39. 任统带永清会禀平阴县

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到（1900年1月5日）

敬禀者：窃卑营永清蒙宪台谕饬，以平阴县拳匪滋事，令即带队前往巡缉弹压等因。遵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由泰安开队，是日据驻肥城，十二月初一日申刻，行抵平阴县会晤卑职石甫。查得该拳匪等曾于二十八九两日迭至城北之阮二〔儿〕庄，将在洋教各家全行搜掠，并烧毁教堂一座，房屋二间。初一日，又焚烧东南乡之桥口庄教民房屋。匪等人数多寡不一，迭经卑职石甫驰往各处弹压扑救。现在匪等忽远忽近，似尚畏惧官兵。除再随时查报外，所有卑营到境现查情形，理合会禀大人查考。

批：据禀已悉。前据马主教天恩函称，该县袁〔阮〕儿庄之教民被匪抢掠一空，焚毁教堂一所，并烧毙教妇丁赵氏一命，且伤一平

民，桥口庄教民之房屋亦被焚毁。核与来禀，大概相同。惟烧毙丁赵氏一命及误伤平民两层，禀内并未声叙，是否实有其事，仰即确查勘验，详晰具报，不得稍涉含糊。又昨据马主教函称，袁〔阮〕儿庄、桥口庄距城均只三四里之远。又距城三里之山头庄，亦有匪首贾士位等，在该处聚众滋事等情。各庄既密迩县城，该令何以事前漫无觉察，以致阖境皆有匪踪，殊属不成事体。现在任统带等既已督队来县，兵力较厚，防范宜严。该令务当振刷精神，赶紧会同肥城金令等，凛遵迭次批饬，悬赏购线，严缉戕毙卜教士案内凶犯，勒限务获。一面会商任统带等，将境内所聚各匪设法解散，分别查拿，以弭后患而靖地方。该令须知缉匪是州县官专责，不得因有防营，遂可置身事外也。并由该令移会任统带知照。此缴。

40. 平阴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到（1900年1月11日）

敬禀者：窃以卑县拳匪滋事，当经屡禀宪鉴，并任统带马队到防，亦即会衔禀报各情形在案。日来本府与曾守并杨统带、吴守备均已陆续到平，现正会商布置。乃月之初二、初三日夜，匪等又至孔村之王家庄并罗山套等处，抢掠教民数家粮粒、钱财、衣物等件，柴草教堂房屋多被焚烧。匪等或三五十人，或百余人，迨至官兵驰往，匪等又四散逃匿，狡猾之甚。

顷奉宪札，令将各队伍择要分驻，以资镇慑等因。遵即随同本府亲往各处相度机宜，分扎何处另行禀报。奉到饬发晓谕告示，当即照抄遍行张贴。除仍随时禀报外，所有各队伍俱已到境暨日来该匪情形，理合续禀大人鉴核。再，吴守备现已于初五日，曾守亦于初六日，先后回肥。合并陈明。

批：禀悉。孔村王家庄、罗山套等处教民被匪抢掠，究竟共抢若干家？粮粒、钱财、衣物共失若干件？柴草教堂房屋共烧若干间？仰即驰赴该处确切勘明，据实禀复。嗣后遇有拳匪聚众滋扰情形，总须于事前严密防范，即使防范无及，一经喊报，亦须赶紧会同营队驰往掩捕。一面勘明抢掠实在情形，详晰具报。务将首要拿获到案，从严惩办，以肃法纪而弭衅端，毋稍饰延。此缴。

41. 殷志超会禀平阴县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1月26日）

敬禀者：窃卑职志超蒙赈抚局委赴平阴县查放抚恤钱文，业将到境日期禀报在案。随即商同卑职石甫仿照赈务办法，由县印刷抚恤票据，亲诣被扰各处详细勘验。查得卑县滨临黄河，民情素称困苦，其被匪扰害者，不免更形拮据。卑职等逐一确查，凡遇被扰之家，不分民教，一经验明即分别大小口数，填给抚票，以备验放，而杜冒混。一切躬自经理，不敢假手胥役家丁，致滋弊窦。现已一律查竣，统计五村庄共十五户。内教民十一户，大一百零七口，小七十二口。平民四户，大十二口，小七口。共计大口一百十九口，小口七十九口。遵照定章每大口抚恤京钱四千文，小口减半，共需京钱六百三十四千文。以卑县现时银价，每库平银一两易九八京钱二千五百文，计之共合银二百五十三两六钱。理合缮具村庄户口钱数清折，禀请大人鉴核。俯赐饬局迅速拨款，以便散放，而惠穷黎，实为德便。

批：禀悉。赈款已行局如数拨发矣。仰即会同委员殷令亲自散放，不得假手胥吏，致滋弊端。仍将放竣日期报查，并由该令移会殷令知照。缴。清折存。

42. 萨承钰会禀平阴县 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到（1900年6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承钰蒙洋务局檄委，以奉宪台札饬，查明平阴等县境内上年被匪焚毁各教堂地址是否教会公产，有无确切文凭，据实禀复等因。遵即束装于五月初三日起程，与法领事所派教士梅泽民同行，于初四日驰抵平阴县会晤。卑职石甫已先奉檄饬前因。随会同先赴阮尔庄查勘。该处有华式瓦屋五间，并无洋楼，屋顶已被焚毁，四围墙垣尚未损坏。据该教士梅泽民指称，此处教堂系伊价买孙姓地基建造，地有红契存证。调查其契据与红簿核对，年分号数均属相符。惟其契内书卖于天衢堂为业，无买作教堂公产字样。当买地建堂时，该教士与地主俱未来县呈明，是以卑县无案据可稽。次赴桥口、毛家铺两处查勘。据梅泽民指称，桥口系前教士魏保禄买民房土平屋三间

作教堂，文契不知存在何处。毛家铺系借教民张姓地基，建造土平屋四间为教堂。勘明各堂内均无烧毁形迹，卑职承钰仍同梅教士赴聊城等处详细查勘，总期无漏无遗，无负宪帅委任之至意。所有查明平阴境各教堂曾否被焚，有无契据各缘由，理合绘具图说，据实禀复大人查核办理。俯赐销差。

批：据禀已悉。仰洋务局汇案详复，并转饬该印委等知照。缴。图说存。

43. 马铭钟会禀平阴县 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到（1900年7月3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据探勇报称，县境毛家铺来有大刀会百余人，声称欲与教民为难等情。查卑县各教堂洋人已于五月间俱逃走赴省，当经申报在案。嗣蒙本府函谕，以蒙济南府转奉宪台面谕，通饬各属劝令各教民一律反教，以免被拳匪扰害等因。卑职石甫遵即亲往各教民处所晓以利害，剀切劝谕。其中随英国耶稣教者均遵照反教。惟习法国天主教者，均不肯反教，约尚有男女两千余人，居白云峪、胡家庄两处最多。卑职仍饬该地保庄长人等，随时劝导反教在案。兹据前情，卑职等会同营汛轻骑减从，亲往毛家铺查勘属实。即见其头目数人查询，据称俱系附近各州县人，自认大刀会，前来收拾教民不讳。卑职等答以此处教民均已反教。据云如已反教，确有证据者，伊等毫不骚扰等语。卑职等复向竭力劝解，随即回署，勒差赶传未反教各处地保教首人等到案，从中畏扰各教民俱来案，供称情愿反教。卑职即分别发给告示谕单，收执为凭。尚有执迷不悟各教民未肯来案者，仍比差勒传，事本将可了结。讵料至七月初四日，复来会匪二三百人至城北阮尔庄逗留。卑职等闻信，即会同亲往。查知该匪等已烧毁教民草屋四间，并杀害教民丁姓一人。初见该头目数人，据称尚有四五百人随后即来，言语尚论情理。即向其切实开导劝解，嗣斥其不应冒昧，杀人烧屋。该匪等无言可答，恼羞变怒，装作形容，捏称神来，各执双刀乱舞。营汛吕千总阻止，几被其伤。卑职等观此情形，不得不即行回城。该匪等复敢追赶，幸未被其追及。

卑职等欲行剿捕，因思县署仅有差役数十人，标下铭钟亦只有马

队五十名，该匪共有八九百人，实属寡不敌众，徒被伤害无济于事。除仍设法赶紧劝解外，理合驰禀大人查核，俯赐速派队伍下县，以资防御剿捕，而救燃眉之急，实为恩公两便。

批：禀悉。已行李管带福云督率所部驰往查办矣。仰俟营队到后，迅即会同马守备铭钟等相机捕治，扼要堵缉，以杜窜扰而遏乱萌。至教民反教与否，原应听其自便，不得差传勒比，更不得发给告示谕单。现奉谕旨照约认真保护教士、教堂，该令自当钦遵查照妥慎办理，并移会马守备铭钟知照。缴。

44.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到（1900年8月10日）

敬禀者：窃卑县境内来匪千余人冒充大刀会，扰害各处教民情形，已先后禀请鉴核在案。讵料本日又来匪徒二千有余，乡间教民被其扰害，笔难尽述。前曾恐其来城滋扰，四城门关闭业已多日。今日该匪等竟敢来城边骚扰，大声喊叫开城，强向卑职借粮，声称如不开城借粮，即来大队人马攻城等语。其目无法纪情形，直同叛逆。

查卑县城垣年久失修，坍塌不堪。城内又无军械火药，断难守御。且今日早间据徐游击正诚来署面称，现值河工紧要，已将带来步队百人全行调回修堤抢险，旋即带队起程回工。至李总兵福云仅带来马步队共一百数十名，连马守备所带马队五十名，共兵勇不及二百人。该匪现已有三千余人，众寡悬殊，断难抵御。除仍会营设法劝解剿抚外，理合驰禀大人查核。俯赐迅速多派队伍来县，以资防御剿办，而拯生民于涂炭，实为恩公两便。不胜急切待命之至。

批：据禀外匪窜聚三千余人，肆行滋扰，殊堪痛恨。现已派大枝勇队驰往剿办。仰即会同陈统带等妥速相机办理，但能一处得手，痛加惩创，则余匪可望风而靡矣。此缴。

徐正诚
45. 李福云会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到（1900年8月11日）
平阴县

敬禀者：窃总兵福云蒙宪帅檄饬，游击正诚蒙督办中游河工候补

道吴札开，均以平阴县境匪徒聚众滋扰，令即带队前往会同查办等因。游击正诚遵即带步队一哨，由河防营起程，于本月十二日行抵平阴县城。总兵福云遵带马、步队各一哨，由泰安起程，至十三日到平阴会晤卑职石甫，筹商妥协，将队伍分别驻扎城内南关，以期会商近便。

查卑境自前月二十八日起，匪徒陆续而来，至本月初七、八日，约共有一千余人。赴有教民各庄，烧抢讹索，掳人勒赎，无恶不作。虽经卑职会营带领兵役赴各处弹压防御，无如匪数太众，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本月十三日黎明时分，来匪三百余人，到城南英国教堂，砸坏封锁，进内掠去零星木器等物，砸坏木器玻璃门窗。幸内无贵重物件。卑职等闻信即会同往捕，该匪等始行逃散。现各防营队伍俱到，该匪等均闻风逃赴远乡。除赶紧设法分别剿抚，严缉首要，解散胁从外，所有到防日期及匪徒滋扰大概情形各缘由，理合驰禀大人查核。

批：据禀已悉。现又添派陈统带万清驰往会剿，仰即会同妥速剿办。一面拨队保护白云峪教堂，并出示剀切晓谕，解散胁从，毋任久聚滋衅。切切。此缴。

46. 李福云会禀平阴县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到（1900年8月15日）

敬禀者：窃卑职石甫前将境内匪徒陆续聚众至三千余人，乡间教民被其扰害不堪，及来城外讹索借粮，并劫去城南英国教堂木器等物各情形，已先后禀报宪鉴在案。

卑县缺分虽清苦异常，赔累难支，亦不能不竭力从公。兹经卑职捐廉募雇壮勇一百，勤加训练，以资防剿。

该匪等于本月十六日聚集一千余人，赴距城四十里之罗山套庄，围攻石圩。幸此圩全在山顶，圩外山路崎岖，该教民人等站圩垣上居高守险，以光赤妇女数人破其邪术，枪炮石块轰砸格斗，致毙匪徒十余人。卑职等闻信即会同营汛督带兵勇驰往该处，并力剿捕。用枪轰毙匪徒二十余人。马守备铭钟首先率领各兵勇捕获三名，夺获腰刀一把，余匪俱各逃散远飏。所获匪犯王亭居、谢梅魁、谢金魁三名，经

卑职石甫押带回署，提验均无拷刺痕迹。惟饬验王亭居右腋肢有枪子伤一处，串透右臂，余犯均无伤痕。讯据王亭居供，聊城县人，年二十三岁。从前听从大刀会总头目博平县人郝虎臣、散头目杨得心，伙抢过聊城境内五家教民，现又入散头目邢兆陆、邢兆复伙内，同伙共有四五百人。本月十六日，随同邢兆复等到罗山套攻打石圩未破，不料被官兵用枪轰伤拿获，并无另犯抢劫别案。据谢梅魁供，博平县人，年二十三岁，听从郝虎臣等来此讹扰教民，本月十三日伙同邢兆复等三百余人，来城南英国教堂门口砸坏封锁，进内劫去木器零星洋物等件，闻拿逃走，将赃变价分用。十六日仍听从邢兆复等同伙一千余人，来攻打罗山套石圩，未破，反被打败，死伤数十人。不料伊就被拿获了。郝虎臣现当未在此，供闻带领一千数百人，不日即可来到。邢兆复等不知现逃何处。据谢金魁供，博平县人，年二十五岁，向作估衣生意，并未学过大刀会，与郝虎臣邻庄素识。本月初十间，郝虎臣强逼伊来入伙管账，勉强允从。来此为其管理帐目数日，委无伙同抢劫扰害教民情事各等语。查谢金魁所供，隔别质讯王亭居等相符，尚属可信。至王亭居与谢梅魁来比日久，乡间教民被扰害者甚多，恐不止仅此供认一二案，难保非狡供避就，容俟复讯研究明确录供，禀请核示。

兹查卑境尚有另股匪徒千余人。除仍会同设法分别剿抚外，所有剿捕匪徒，获犯讯供大概情形，理合驰禀大人查核，俯赐通饬，截拿匪首郝虎臣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再，城南前被扰之英国教堂系典高姓房屋，并非洋人建造。合并声明。

批：据禀会同拿获匪犯王亭居等三名，并轰毙多人。该令等果能如此出力，尚属勤奋有为，候饬石守查明具复，再行分别记功给赏。至匪首郝虎臣等，已行司通饬截拿矣。仰即提集匪犯王亭居、谢梅魁、谢金魁等，研讯确情，录供禀办。仍严缉逸犯郝虎臣等务获究报。缴。

47. 平阴县会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到（1900年8月18日）

敬禀者：窃沐恩天保、万清、国泰等蒙大帅檄，令带队赴肥城县剿捕土匪，遵即分带所部拔队起程。沐恩天保于七月十九日由长清县，沐恩万清、国泰于二十日由泰安县，先后驰抵肥城县会晤卑职毓崧、郑表。连日查得匪众闻大兵将到，分股窜回平阴一带。先后函会平阴县梁令，确探匪踪聚众集何处，散布何处，随时彼此知会，不分畛域，会合兜剿。一面出示解散胁从，并示谕各乡民遇兵队剿匪之时，务各闭户安居，不得出外观看，致被枪炮误伤在案。

现经卑职等与沐恩等会商机宜，由沐恩万清督队在城关附近等处巡查。卑职毓崧、郑表与沐恩天保、国泰分带马。步队伍暨护勇捕役，赴县境西乡大封庄、张家店一带，挨庄查缉，已无匪踪。惟该匪聚则为匪，散则为民，诚恐尚有潜匿。严谕各乡社保长，以此系宪台除匪安良，为尔等保卫身家，有则赶紧指出拿办，隐则查获同罪。佥供实已窜飏。查明刻间并无设厂习拳之人。拟于二十二日马、步全队开赴平阴。惟查县西南边境之张家店距庄里许，即是著名陶山，山有深洞十数穴，最易藏匪。且该庄又为平、肥东西要路，北通长清，南达东平。商由沐恩天保暂留崔哨官步队一哨，在此驻防。是日随同卑职等搜查陶山洞，并迤北各村庄。卑职毓崧拟于次日即率护勇赴平阴会同筹办。一切正缮禀间，奉到宪批，指示周详。并谕以县境匪众已散，令沐恩等带队赴平剿匪，并委卑职毓崧署理平阴县篆。即当谨遵办理。

伏查张家店为咽喉要道，匪性诡诈，兵来则散，兵去复聚，是其惯技。股数不一，来去靡常，此番闻风窜逸，尚未痛受惩创，难保不再乘间阑入。卑职等再四会商，拟请仍留崔哨官所带步兵一哨驻此，以便联络截拿。沐恩等立即是夜分带队伍赴平，会同剿捕。

伏以此次匪众扰害要挟，目无法纪。虽立志无论如何不为所动，而势几难支，幸荷宪威远播，转危为安，不独卑职郑表惭感交蒙，实系生民之福。卑职毓崧仰沐宪恩俯赐委任，又蒙委署篆务，扪心自问，感激实深。窃念卑职等才均庸愚，惟于匪徒深为痛恨，誓予翦

除。现在更可彼此联络，相机会剿，务使首要伏法，匪散民安，以期仰副宪台绥靖地方之至意。所有遵办并查缉缘由，理合会禀大帅大人鉴核。

批：据禀队伍开赴平阴，暨酌留一哨暂驻张家店，以便截拿各缘由均悉。仰即照所请，并遵选次批札，会商办理。该令等既知匪祸之烈贻误军国，毒痛生灵，深为痛恨，誓予剪除，自不待本部院谆谆诰诫也。并由该令分移知照。缴。

48. 平阴县陈毓崧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到（1900年8月18日）

敬禀者：昨将肥城关厢外来拳匪聚众，业已一律解散出境，并拟剿抚平阴滋事大股拳匪情形。禀蒙批开：据禀解散肥城匪徒及筹议剿抚情形，办理尚属妥洽，现委该令署理平阴县篆，仰即驰赴该县接印视事，赶紧会同陈统带等妥慎筹办，相机剿抚，但能一处得手，自可消患无形。仍一面商同防营设法保护白云峪教堂，勿稍疏虞等因。捧读之下感激莫名。遵即商令陈统带、张管带、李领官等于本月二十一日子刻，星夜拔队驰赴平阴。惟查肥境经卑职连日会同印官防营分投查缉，刻间虽无匪踪。其南乡与平境接壤之张家店，此处距肥城三十里，平阴四十里，庄外即是著名陶山，山有深洞十余穴，最易藏匪。且该庄为平、肥适中要路，北通长清，南达东平，极应设防。遂商由李领官暂留中哨步队一哨，在此驻扎，联络声势，以壮其威。且周令办事勤能，不时带领勇役下乡会同巡缉，使匪徒望而生畏，闻风远飏。设一旦肥境有警，该哨即可跟踪游击。平营仍即派队填防，如平境吃紧，该哨亦可赴援，彼此互相策应。二十二日，卑职会同周令商带该哨弁兵搜查陶山洞穴，并俟查该处迤北各村庄，亦无匪踪。次日，卑职即率护勇赴平，会同各防营相机剿捕。

兹谨择二十五日卯时接印视事。凡有阅城循例诸事，暂为变通，赶紧设法剿抚土匪，期速肃清，以副委任。惟匪性多诈，兵来则散，兵去则聚，是其惯技。非先出示，申明利害。一面购线侦探，得有确情，商令步队改装分起，先后潜集埋伏，以炮为号，马队飞速赶至，四面兜捕，痛加惩创。然后认真清查，解散胁从，以靖地方而安闾

阎。所有肥境刻已安谧，拟暂留步队一哨驻防，并赶赴任。会同设法剿抚缘由，驰禀大帅察核。是否有当，仰祈训示祗遵。

批：据禀驰赴平阴，会同防营设法剿捕缘由已悉。仰即将境内匪巢确切查明，认真搜捕，并将悍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以纾后患。现在用兵紧要，万难久驻，务即会同各营队妥速商办，但能一处痛加剿捕，其余自瓦解矣。仰即知照。缴。

49. 平阴县会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8月20日）

敬禀者：窃标下天保、万清、国泰均蒙宪帅檄饬，以平阴等县境内匪徒聚众滋扰，令即各率所部队伍前来剿捕等因。遵即拔队起程，于七月二十二日同抵平阴县会晤卑职石甫，商妥将队伍分驻城内关厢。随各带勇队分赴四乡巡缉，查得前经卑职石甫会营带领兵勇赴各处竭力剿捕，该匪等俱已陆续逃散远飏，现在境内并无匪踪。惟该匪等聚散无常，出没靡定，将来难保不集众复来。李总兵福云并饬马守备铭钟同带所部队伍已回泰安。除由卑职等仍会同随时认真防范巡缉外，所有到防日期及查明境内现无匪踪缘由，理合会禀大人查核。

再，城南教堂被匪劫去洋物木器一案，昨经获犯谢梅魁等三名已讯供禀报在案。兹究出存赃处所，起获原赃三十三件，查认明确，一并储库，移交后任陈令办理。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即遵照前檄办理，并移会陈参将等知照。此缴。

50.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8月20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据戈什孙发祥面禀，奉谕赴长清等县公干，路过卑境白云峪，被该庄教民获住，派二人看守，至半夜该戈什越墙逃走等情，令即查明禀复等因。遵即传该地保等查讯，据供，不知此事。随饬据查明禀复。复传张德福、王泗海、杨第四、张光业四名到案。讯据签供，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时分，有一不识姓名人路过张德福、王泗海瓜地，向要瓜食，并借住宿。张德福摘给瓜两

个。食毕，王泗海领赴白云峪寨门间，与更夫杨第四转交庄头张光业、张凤艾，觅闲屋借与居宿，遣二人与其作伴，不料至半夜逃跑，不知去向等语。再三究诘，坚供余无别故。但查核张光业词涉游移，恐其中尚有别情，狡展避就。且张凤艾传不到案，尤恐畏审避匿。当将张光业等饬押移交后，任陈令勒传张凤艾到案，提集质讯明确有无别情，再行分别办理，以昭复实。

兹又奉宪檄，以据陈令毓崧禀称，闻谣传匪徒欲攻白云峪庄教民情事，饬即驰往查明，设法保护该庄等因，遵即亲往白云峪。查该庄石圩新修坚固，人情强悍，去岁洋人在此制造军械、火药齐备。该教民等著名巨富。众匪虽久已垂涎，然迄今终不敢往扰一次。盖该匪攻罗山套小庄尚被击败，何敢攻此富强人众之大村乎。现匪已剿散，白云峪更无患矣。奉饬前因，除仍随时保护外，理合将查讯缘由，一并禀复大人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新任陈令勒传张凤艾到案，提同张光业等质讯明确，禀候核办。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缴。

51.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1900年8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在肥城差次，以平、肥两县土匪滋扰情形，禀蒙饬派陈统带万清、张管带国泰、李领官天保，各率所部马步队伍先后到防。当将到防日期会禀宪鉴在案。

伏查陈统带等甫经到防肥境，股匪虽已解散出境，而维时平境实已糜烂不堪，拳匪遍地皆是，该大股窜匪一闻各营前进，立即远飏。到境后，随会商各派哨弁带领干勇，改妆购线，分投搜捕。连日拿获匪首王成英、孙吉安、程立会等十数名，当即会讯明确，已将王成英、孙吉安二犯，遵照通行章程就地正法。其余各犯俟审定后，分别办理，另行公牍详禀。

伏查卑境不数日匪氛渐息，闾阎稍安，皆由各营将弁和衷共济，办事认真，不遗余力。张管带、李领官已于二十八日拔队起行，由肥属之孝里铺一带绕道长清，沿途查缉进省。陈统带亦拟出月初一、二等日率队回防。合并声明。除仍派护勇购线协同防〔?〕查缉外，所

有防营出境日期，理合飞禀大帅查核。

批：据禀会同各营队搜捕匪徒缘由已悉。王成英、孙吉安经该令讯明实系著名首要，即照土匪章程先行就地正法，办理尚属妥速。仰仍提集余犯程立会等，讯取确供，分别禀办。并会同防营严缉逸犯，查封会厂，以杜勾结而净根株。缴。

52.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到（1900年8月27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二十四日率带护勇驰抵平阴县城，二十五日接印任事。当将到任日期循例禀报在案。旋即会营剿捕，各股窜匪始行逃散。现在虽无大股匪徒，而分散潜匿者仍复不少。随出示晓谕被诱胁从各匪准其自首，将匪械缴县存库，改过自新免予追究。仍一面会同各营督率勇役改装购线，分投查拿首要各匪，以期惩办示儆。

兹于本月二十五日会同陈统带万清拿获匪首王成英一名，会同李管带天保、张管带国泰拿获匪犯孙季庵一名，押解回县。提验该二犯均无拷刺痕迹。讯据王成英供认，听从总匪首朱二学习邪拳。伙同杨得胜、谢学岭、张得胜各领三十人，纠集一百余人，朱二等各执刀枪，伊持铜锤，赴高唐州常王庄劫不知姓名三家教民衣物，讹索得京钱二百八十千文。又劫掠茌平县黄家屯三家教民衣物，变卖得京钱五百五十千。劫县属毛家铺一家教民衣物，卖得京钱九十千。劫肥城县衡鱼庄一带教民衣物，卖得京钱二十五千。劫去孝里铺教民朱光诗等六家衣物，卖得京钱二百余千，并杀害平民一人。七月十六日纠集数百人，攻打县属罗山套庄石圩，教民抵御未破。嗣经县营带领勇队剿捕，被轰死多人，拿获三人，伊即逃散回家，不期即被拿获到案。铜锤、妖符一并起获。不知朱二等现逃何处。据孙季庵供认，听从匪首孙汤河纠合七八十人，各执枪刀，劫掠县属阮二庄丁姓教民二家衣物，变卖得京钱二十余千，并杀害教民一人。又赴茌平勾来匪首张宗魁，带领七八十人劫掠伊同庄陈姓教民一家衣物，并架去一人。经人处说，用京钱四十千赎回。七月十六日，偕孙汤河纠集数百人，攻打县属罗山套庄石圩，教民抵御未破。嗣经县营带领勇队剿捕，被轰死多人，拿获三人，伊即逃逸回家。今被拿获到案。砍刀、妖符等件，

已蒙一并起获。不知孙汤河、张宗魁等逃在何处，各等供不讳。

查该犯王成英强劫教民十四家之多，并杀害平民一人。该犯孙季庵亦强劫教民三家，杀害教民一人。俱属不法已极，按律均罪干斩枭。前奉宪台札饬，嗣后拿获匪徒，讯明如系凶暴彰著，供情确凿，罪干斩枭立决者，即准权宜行事，尽法严办，勿稍轻纵等因。兹该匪犯王成英、孙季庵业经卑职研讯明确，实系凶暴彰著，自应遵照通饬，尽法严办。当将王成英、孙季庵二犯绑赴市曹，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起获各匪械铜锤、砍刀、腰刀、花枪、妖符等件存库。除仍会同防营督饬勇役严缉匪首朱二等务获惩办外，所有会同防营拿获土匪讯明，遵饬即行就地正法缘由，理合录具供折禀报大帅查核。俯赐通饬各属一体协拿在逃匪首朱二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再，会营原拿获匪徒八名，当即讯明除王成英、孙季庵二犯外，其余皆系乡愚无知被惑胁从，并无强劫不法情事，自愿改过，即予保释。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匪犯王成英、孙季庵二名，前经该令禀报，于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当经批饬录供详报，并提余犯讯供禀办在案。兹据讯明各犯皆系被胁未久，准即保释。仍严缉逸犯朱二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53.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到（1900年9月9日）

敬禀者：案查前经卑前县梁令会同防营率领勇队拿获匪徒谢梅魁、王亭居、谢金魁三名，并起获匪械腰刀等件。当经讯供，禀奉宪台批饬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卑职抵任会营督带勇队拿获匪首王成英等，业已讯明禀办，嗣又饬勇役捕获拳匪柳士庵，并会营拿获程立会二名，亦经禀报在案。

兹复提各犯隔别研讯。据谢金魁供，博平县人，向贩卖估衣为业。本年七月初间，被大刀会匪首邢兆陆等多人掳来入伙，管理火食帐目，并未入会学过邪拳，亦无伙同讹扰抢劫教民各情事。据柳士庵供，平阴县人。自去年学过邪拳，后闻禁止，就不敢再学。本年五月

间，经素识之李遵学邀允，复行习练，能避枪刀，可以当堂试验。并无伙同讹劫教民情事。当经饬勇用刀试砍其肚腹，邪术无灵，受伤甚重，即饬医治。据程立会供，自年六月间从素识之凌兆辰学习邪拳。至本年七月间，听从匪首邢兆陆纠入匪伙。邢兆陆等往劫各处教民，伊因骇怕未敢同去。事后稍分给赃物。至十六日随同往攻县境罗山套庄教民，亦未敢动手，不过在旁观看。嗣经县营带勇往剿，伊即逃避回家，就被拿获。据王亭居供，自本年四月间从匪首杨得心学过邪拳。六、七月间先后两次听从杨得心，伙同赵文城等四十余人讹借得聊城县境教民任姓、康姓钱文。七月十六日，听从匪首邢兆陆纠邀，来县境攻打罗山套庄教民。嗣因害怕未敢动手，被枪轰伤，旋蒙拿获。据谢梅魁供，自去年六月间从匪首邢兆陆学练邪拳。由本年三月至六月间，听从邢兆陆伙同三百余人，各执枪刀，先后共劫得博平、清平、平阴等县境教民张姓、杨姓等十一家衣物、粮食、牛马，分别存留变卖，得钱分用。并杀害教民张姓、杨姓二人，并架去教民胡姓、邢姓、尤姓三人。七月十三日到县境伙劫城南英教堂衣物木器，变卖数件，其余均蒙起回。十六日伙攻罗山套庄教民未破，不期即被拿获各等语。再三究诘，俱各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谢金魁既被匪强掳入伙管帐，并无学拳讹扰情事，情有可原。业经备文递解回籍，交地方官讯明，如无为匪不法别情，传属保领管束，毋任复出滋事。柳士庵虽学邪拳两次，尚无讹劫情事；且因当堂试验是否能避枪刀，已受重伤，生死难卜。旋据该首事任立功等联名呈保，恳释养伤前来，随提集讯明，准予省释各在案。程立会虽学邪拳，复入匪伙，并无伙同抢劫重情，不过事后分受微赃，至随匪同往罗山套，亦未敢动手攻击，情尚可原。惟既入过匪伙，虽只事后分受微赃，一经释放，恐未必即能改过自新。应请将该犯监禁二年，以示惩儆。王亭居学练邪拳，同匪往攻罗山套教民，虽未动手，惟其伙同讹索聊城县境教民伍姓等得赃两次，本有应得之罪。姑念其身受枪子重伤，迄今溃烂不能行走，将来即或能愈，亦成残废。拟请从宽将该犯监禁三年，与程立会均俟限满，察看情形，能否改过，再行禀办。谢梅魁学习邪拳，听从匪首邢兆陆等伙同持械扰害，抢劫博平等县教民张姓等家，共十三处之多，得赃甚巨。并杀害教民张姓等二人，又

强架胡姓等三人，殊属凶暴彰著，不法已极，按律罪干斩决枭示，自当遵照通饬尽法严办。应请将谢梅魁一犯就地正法枭示，以昭炯戒，而靖地方。所有复提各匪犯研讯确情，分别拟办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录具供抄，禀呈大帅鉴核，批示祗遵。除仍会同防营严缉，并移会犯籍邻封一体协拿首要逸匪邢兆陆等务获究报外。〔下缺〕

批：据禀已悉。妖民土匪何分首从？更有何情可原？该令似此宽纵，殊属大负委任。仰即先将匪犯谢梅魁就地正法枭示。一面提集王亭居、程立会两犯，复讯确供，另行拟办。嗣后遇有真正匪徒，供证确凿者，不得舍法原情，巧为开脱。仍严缉逸匪邢兆陆等务获究办。缴。折存。

54.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十日到（1900年10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奉委查办肥、平拳匪事宜。甫入肥境，派勇赴平阴侦探，即查有著名匪首邢兆陆、邢兆复、赫虎臣等。及至接印视事，又准前任梁令将众滋扰各匪首邢兆陆、邢兆复、赫虚臣等姓名开单密嘱拿办。旋选次缉获已经正法之匪犯谢梅魁、王亭居、翟小二等到案，供出邢兆陆、邢兆夏、赫虎臣为总匪首。先后禀奉批饬，严缉在逃匪首邢兆陆等务获究办各等因。卑职自到任后悬示赏格，即派弁勇改妆易服，分赴边境及接壤各邻封严密访查。该匪首等耳目灵通，行踪诡秘，总未弋获。

兹于八月三十日，据派出弁勇购来眼线，经卑职面许重赏百金，该线始指出匪首邢兆陆、邢兆复实在住处。当即分别函约长期卑职亲率步勇八十名，马队二十骑，驰赴该处。适张令、豫令亦各率所部先后踵至，密商缉捕机宜，并告以匪首邢兆陆等现住距会哨处所二十五里与茌平交界之小尤庆云。又恐该匪首闻风远飏，遂假与张令等作别，卑职收队折回十里，住县属之旦镇，时已傍晚。是夜三更衔枚解铃，悄悄出队径扑小尤庄。一面知会张、豫二令率队前往。黎明时分，卑职跃马先至，当派步队哨官陈友林，马队哨长郝书宗，率领马步各队将该庄四围。卑职督饬步队队长李洪发、毛贵春并眼线，挑选步勇二十名进庄直捣匪巢，堵门越墙进院钞拿。讵邢兆陆、邢兆复一

闻队至，即拔剑持刀飞跃上房，见我军势未敢拒捕，情急逃跑。连越数院，始将邢兆禄即邢兆陆、邢兆福即邢兆复兄弟擒获。时张、豫二令亦已赶到，会同钞出宝剑一把，单刀二把，小洋枪一杆，小刀一把，长枪五杆，铁棍一根，掌鞭一挂，木刀一把，木拐一对，木锏一根，妖符邪谶多张，黄绫朱书总神位一轴，黄纸神位三张，香表烧纸无算，邢兆禄、赫虎臣大小名戳四方，文契三十一纸。计原价京钱一千四百余千。男女单夹棉衣裤、被帐共五十五件。当即会同隔别审讯。据邢兆陆供，二十四五两年，陆续在博平、茌平、平阴、长清、东阿各处设厂安炉，传习邪拳，约共有数百人，伊当总头目，人皆称呼大师兄，与赫虎臣、谢梅魁、王亭居、翟小二们皆是同伙。自本年三月至六月间，同伙三百余人，各持枪刀，先后共劫得博平、茌平、平阴等县境教民张姓、杨姓等十一家衣物、粮食、牛马。并危害教民张姓、杨姓二人。架去胡姓、邢姓、尤姓三人，勒钱赎回。连所劫衣物、粮食、牛马，分别存留变卖，得钱分用。伊胞兄邢兆复亦练邪拳，充领队头目。于七月十三日偕伊率领匪队抢县城南关英教堂一处。又率众常来关厢滋扰，并屡次骑马进城，向前任梁令借索得京钱三百千。七月十六日，又纠领各起匪众数百人，攻打罗山套庄石圩，教民抵御未破，被枪轰击死伤伊伙数十人。后因防营县队搜捕紧急，逃跑回家，每日只在本厂烧香练拳，并未复出设厂滋事。不期今被拿获。据邢兆复供二十四五年，伊胞弟邢兆陆陆续在博平、平阴、长清、东阿各处设厂安炉，传习邪拳，约共有数百人，充总头目，人皆称呼大师兄，与赫虎臣，谢梅魁、王亭居、翟小二他们均是同伙。伊亦练【拳】，充当领队头目。偕邢兆陆于本年七月十三日，伊率领匪队抢县城南关英教堂一处。又率众常来关厢滋扰，并屡次骑马进城，向前任梁令索借得京钱三百千。七月十六日又纠领各起匪众数百人，攻打罗山套庄石圩，教民抵御未破，被枪轰击死伤伊伙数十人。后因防营县队搜捕紧急，逃跑回家，每日在本厂烧香练拳，并未复出滋扰。今被拿获到案各等供不讳。当将炉厂二处暨田房一并查封入官。匪父邢遵孔暨契据赃衣，并交长清张令分别讯押存库。匪犯并匪械刀剑、花枪、妖符、邪谶、神位、香表、名戳等件，卑职押解回县，分别收监存库。

查该总匪首邢兆陆暨匪首邢兆复兄弟，同恶相济，设厂安炉，传习五县邪拳，聚众数百人公然执械树旗，共劫得三县教堂教民至十三处之多，杀害教民张姓等二人，又强架胡姓等三人，并敢挟制官长，已属凶暴彰著。并查阅所撰邪谶语多悖逆，尤为不法已极。除再研讯有无另犯不法别案及另有同伙之人，遵照通饬即行就地正法，录供会禀外，所有卑职购线会哨拿获著名总匪首邢兆陆暨匪首邢兆复兄弟二犯，讯供缘由，合先飞禀察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拿获匪首邢兆复等缘由已悉。该令会商豫令、张令督率所部勇队，在小尤庄拿获匪首邢兆陆、邢兆复二名，并起获枪械、邪符多件，具见缉捕认真。该令著记大功三次。豫令、张令各记大功二次。陈哨官友林、李哨长洪发等，各记大功一次，并存候汇案核奖。出力弁勇赏银一百两，即由该令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分赏。并随批饬发空白功牌四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有主赃物传案给领，余与炉厂暨该匪田房财产，一并查封入官充公，估计变价或作为募勇口粮，或存候饬拨，迅即会同长清张令查明详报，以凭核办。匪首赫虎臣既据邢兆陆等供指确凿，应候札饬东昌府洪守缉获归案讯办。一面由该令迅提邢兆陆等讯明后，速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毋庸监候质讯。此缴。

55. 平阴县会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七日到（1900年10月10日）

敬禀者：窃卑职毓崧前奉委查办肥、平拳匪事宜。甫入肥境，派勇赴平阴侦探，即查有著名匪首邢兆陆、邢兆复、赫虎臣等。及至接印视事，又准前任梁令将聚众滋扰各匪首邢兆陆等姓名开单密嘱拿办。旋迭次缉获已经正法之匪犯谢梅魁、王亭居、翟小二等到案，供出邢兆陆等为总匪首。先后禀奉批饬，严缉在逃匪首邢兆陆等，务获究办各等因。卑职毓崧到任后悬示赏格，即派弁勇改妆易服，分赴边境及接壤各邻封严密访查。该匪首等耳目灵通，行踪诡秘，总未弋获。

兹于八月十三日据派出弁勇购来眼线，经卑职毓崧面许重赏百金，该线始指出匪首邢兆陆、邢兆复实在住处。当即分别函约卑职瑞

芬、咸，订期本月初三日在长属之黄家楼会哨。届期卑职等各率所部马、步队伍先后驰抵该处，会商缉捕机宜。卑职毓崧密告以匪首邢兆陆等现住长属距会哨处所二十五里，与茌接壤之小尤庄。又恐该匪首闻风远飏，遂假与卑职瑞芬、咸作别，收队折回十里，住平属之旦镇，时已傍晚。是夜三更衔枚解铃，悄悄出队径扑小尤庄。一面知会卑职瑞芬、咸率队前往。黎明时分卑职毓崧跃马先至该庄，当派步队哨官陈友林领队六十名，马队哨长郝书宗领队二十骑，将该庄四围。卑职毓崧亲督步队领队长李洪发、毛贵春，挑选什长、大旗二十名，并带眼线进庄，直捣匪巢，堵门越墙进院钞拿。讵邢兆陆、邢兆复一闻队至，即拔剑持刀飞跃上房，见我军势未敢拒捕，情急逃跑。连越数院，始将邢兆禄即兆陆、邢兆福即邢兆复兄弟先后擒获。维时卑职瑞芬、咸亦已赶到，各派所部重围该庄，会同抄出宝剑一把，单刀二把，小洋枪一杆，小刀一把，长枪五杆，铁棍一根，掌鞭一挂，木刀一把，木拐一对，木锏一把，妖符邪谶多张，黄绫朱书总神位一轴，黄纸神位三张，香表烧纸无算，邢兆陆、赫虎臣大小名戳四方，文契三十一纸，计原价京钱一千四百余千，男女单夹棉衣裤、被帐共五十五件。当会同隔别审讯。据邢兆陆供长清县人，现年二十九岁，二十四五六等年，陆续在博平、茌平、平阴、长清、东阿各处设厂安炉，传习邪拳，约共有数百人，伊当总头目，人皆称呼大师兄，凡与在逃之谢保吉等及已经正法之谢梅魁、王亭居、翟小二等皆是同伙。自本年三月至六月间，同伙三四百人各持枪刀，先后共劫博平、茌平、平阴等县境教民张姓、杨姓等十一家衣物、粮食、牛马。并杀害教民张姓、杨姓二人，架去胡姓、邢姓、尤姓三人，勒钱赎回，连所劫衣物、粮食、牛马分别存留变卖得钱分用。伊胞兄邢兆复亦练邪拳，充领队头目。七月十三偕伊率领匪队抢平阴县城南关英教堂一处。又常来关厢滋扰，并屡次骑马进城，向前任平阴梁令索借京钱三百千。七月十六日又纠领各起匪众数百人，攻打平属罗山套庄石圩，教民抵御未破，被枪轰击死伤伊伙数十人。后因防营县队搜捕紧急，逃跑回家，每日只在本厂烧香，并未复出设厂滋事。不期今被拿获。据邢兆复供，长清县人，现年三十三岁。二十四五六等年，伊胞弟邢兆陆陆续在博平、茌平、平阴、长清、东阿各处设厂安炉、传习邪拳，约共

有数百人，充当总头目，人皆称呼大师兄，与在逃之谢保吉等及已经正法之谢梅魁、王亭居、翟小二等均是同伙。伊亦练拳，充当领队头目。偕弟邢兆陆于本年七月十三日，率领匪队抢平阴县城之南关英教堂一处。又常来关厢滋扰，并屡次骑马进城，向前任平阴梁令索借得京钱三百千。七月十六日又纠领各起匪众数百人，攻打平属罗山套庄石圩，教民抵御未破，被枪轰击死伤伊伙数十人。后因防营县队搜捕紧急，逃跑回家，每日只在本厂烧香，并未复出滋扰，今被拿获到案各等供不讳。当将炉厂二处暨田房一并查封入官。匪父邢遵孔暨契据赃衣，卑职瑞芬解回分别讯押存库。匪犯并匪械刀剑、花枪、妖符、邪谶、神位、香表、名戳等件，卑职毓崧押解回县分别收监存库。卑职毓崧复提该犯等研鞫至再，供词一辙，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该总匪首邢兆陆暨匪首邢兆复兄弟，同恶相济，设厂安炉，传习五县邪拳，聚众数百人，公然执械树旗，共劫得三县教堂教民至十三处之多，杀害教民张姓等二人，又强架勒赎胡姓等三人，并敢挟制官长，已属凶暴彰著。且查阅所撰邪谶语多悖逆，尤为不法已极，按律罪名均干斩枭。遵照迭次通饬查明不停刑日期，会同营汛监提该犯邢兆陆即【邢】兆禄、邢兆复即邢兆福，当堂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即行就地正法，并将首级分别传解各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除录供会衔通详，仍购线协缉在逃匪目谢保吉等务获究办外，所有会哨拿获总匪首邢兆陆、匪首邢兆复，会讯确供，遵照通饬就地正法缘由，理合开具供抄，禀请察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此案办理甚属妥善，已于该令单衔禀内批示，并分别记功、给功、给赏矣。即遵照前批会同张令迅将查封之炉厂、田房财产，一并估计变价，详晰具报以凭核办。一面严缉逸匪谢保吉等务获究报。并移豫令、张令知照。缴。折存。

56.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到（1900年10月11日）

敬禀者：窃本年闰八月初一日，据派出巡缉步队长毛贵春禀称，八月三十日夜二更时分，巡缉经过傅寨庄，适闻庄内有人喊捕，赶进该庄见傅秉清等追贼拒捕。当即督饬巡勇奋力上前，擒获贼匪李同泰

一名，并夺获赃衣一包，匪贼掌鞭绳鞭七节鞭各一挂。余贼乘间逃逸。时夜黑暗，跟追迷迹。赃衣当交事主领回。匪械并犯押解前来，恳请讯办等情。并据后团团长千总陈冠三等暨事主傅秉彝呈同前由各到县。

随提验该犯李同泰，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肥城县人，现年三十二岁。家有父母兄弟，别没亲属。先未为匪犯案。本年三月间，伊与刘玉堂为首，在县属黄起元庄设厂练拳。旋纠领八九十人，分持刀枪，抢博平县境张庄教民一家钱文、粮食、牛只，变卖共得京钱一百二十千。又抢茌平洋楼张庄教民两家，经人说合，共得京钱一百五十千。六月初间，伊等领匪众北上，行至恩县与德州匪首刘洪祥匪队会合，遂与官兵接仗，当被击败。刘洪祥匪伙伤亡数十人，伊伙亦伤亡数人。逃回复聚。又抢县属毛家铺教民一家粮食。七月十四日拆卖阮尔庄教民房屋木料数十间，得京钱六十千。十六日率领原伙与各起匪队共数百又攻打罗山套庄石圩，教民抵御未破，匪伙约共伤亡数十人。后因捕拿紧急，逃跑各散。伊在各处躲藏。八月三十日又与刘玉堂、刘怀庆在途撞遇。伊起意商同行窃。事主惊起追赶，喊同团丁傅秉清等拦截。伊即拒捕，不期即被队勇团丁擒获。此外并无抢窃别案，亦无另有同伙为首之人。不知刘玉堂等现逃何处等供不讳。饬仵验明团丁傅秉清额颅、左、右眼胞泡相连右腮颊各有伤痕一处，均不甚重，给药医治。匪犯收监，匪械等件存库。连日复提该犯再三研讯，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该犯李同泰为首设厂练拳，纠众械抢博平、茌平、平阴等县教民五处，均已得赃及拆毁房屋。并敢公然树旗，持仗抗拒官兵，形同叛逆，实属不法已极，按律罪应斩枭。遵照迭次通饬，查明不停刑日期，会同营汛监提匪首李同泰当堂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即行就地正法，并将首级传解各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除另录供通详，仍严缉匪首刘玉堂等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务获究报外，所有卑县步队协同团练拿获匪首研讯确供，并照通饬就地正法缘由，理合驰禀察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饬派弁勇督同团丁拿获匪犯李同泰一名，讯明照章就地正法，捕务尚属认真。队长毛贵春、团长千总陈冠三，各

赏给五品功牌一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转给收执，以昭激劝，仍严缉逸匪刘玉堂等务获究报。缴。

57.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卑职到任后，查接管卷内本年正月奉宪台檄饬，严缉大刀会匪王振江、王蝎子信等讯办等因。随访查该二犯实系父子，同恶相济，无所不为。即悬赏勒缉，总未弋获。本月十三日，据卑县步队哨官陈友林购觅眼线带领勇役二十余人巡查边境，至东阿交界之西天宫庄外，见破屋内有一人枕刀躺卧，经眼线认明委系匪犯王蝎子信，遂令勇役四面包围。该哨官督同什长刘建法、尹广顺三人，奋力上前，先夺其刀，即将该犯擒获。又经捕役指认系惯贼王惋旺，绰号王蝎子性即王蝎子信，当押同该犯究出其父王振江，一并拿获前来。并据孔村里黄家坡庄绅董刘化雕等暨庄长首事郑海盈等二十余人，联名呈控王振江、王蝎子性二犯素系为匪，无恶不作，叩恳除暴安良等情各到县。随提验该二犯均无拷刺痕迹。惟王惋旺即王蝎子性，右臂刺有窃盗二字。讯据王惋旺供，绰号蝎子性，县属黄家坡庄人，年二十八岁。祖父王福亨，父王振江，母刘氏，叔父王振友、王振成，别没亲属。向来不务正业。光绪十九年，在京连窃四次，犯案刺字，拳偕在逃之熊方岱及已获伊父王振江等，纠邀二十余人，合各起匪伙一百余人，攻打县属白云峪教民石圩未破，被枪轰击伤亡匪伙多人。嗣原伙二十余人，抢王家庄教民王姓，罗山套教民张姓钱文家具。本年七月间，伊与熊方岱为首及伊父王振江等同伙三十余人，抢王家庄教民王国长，大峪庄教民邱光文、孔庆法、黄振香，东平州属店子庄教民周姓，商庄教民不知姓名，辛庄教民王姓等粮食、衣物、家具木料。并强架教民王姓、邱姓二人勒赎。又七月十六日熊方岱为总头目，伊与尹式和为副头目，纠邀九十余人，合各起匪众共数百人，攻打县属罗山套教民石圩未破，并被枪轰击伤亡匪伙数十人。先后所抢各案，除两次攻打白云峪、罗山套石圩未破外，其余均已得赃，随时分用。不期今被拿获。所用之刀已蒙起案。不知熊方岱等现逃何处等供不讳。质诘王振江，供亦相同。匪械腰刀存库。再三隔别研讯，供

词一辙，反复推鞫，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王悰旺即王蝎子性、王振江二犯，父子狼狈为奸，同恶相济，聚众抢县属及东平州境教民至十一处之多，九处均已得赃，并架人勒赎，公然执械树旗，形同叛逆，实属不法已极，按律均罪应斩枭。已遵照选次通饬，查明不停刑日期，监提该犯匪首王悰旺即王蝎子性、王振江二犯，会同营汛当堂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即行就地正法，并将首级传解各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除录供通详，仍严缉在逃匪首熊方岱等务获究办，并捐廉分赏出力弁勇眼线外，所有卑县步队哨官陈友林等，缉获匪首王悰旺即王蝎子性、王振江二犯研讯确供，遵照通饬就地正法缘由，理合开具供折驰禀查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连获巨犯，具见缉捕认真，著记大功一次。出力弁勇赏给功牌二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一面严缉匪首熊方岱等务获究报，仍由该令将讯供情形移会东平州知照。缴。折存。

58.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本月十六日，据派出步队长毛贵春，带领步队眼线，改妆易服，持批赴各邻境踩缉在逃逸匪。经肥属西乡张家店庄迤西，遇有二人在路旁坐歇，见我勇过即将席笠遮面。遂饬勇上前盘诘，言语支离，形容改变。即在身傍布搭内搜出小洋枪二杆，均装子药和铜帽。适肥城县周令亦派出哨官熊国海下乡巡缉，先后踵至，协同将形迹可疑之人贾得溪、孔献功二名拿获，押解到县。提验该犯均无拷刺痕迹。讯据贾得溪供，县属贾家庄科人，现年二十五岁，家有父母兄弟。孔献功供，县属亓家集人，现年三十三岁，家有父母兄弟妻子，均别没亲属。又据同供本年七月内至八月初间不记日期，听从在逃匪首刘玉堂等纠邀聚众学拳，并派伊贾得溪充当棚头。先后械抢东平州属小店子庄、李家所里、辛庄、商庄、周家庄及县属大峪庄教民六处衣物、粮食、牛驴、家具，并强架小店子庄教民一人勒赎。除周家庄外，均已得赃分用。后因缉捕紧急，各散逃在各处躲藏，并无一定住址。本月十五日，伊等撞遇，起意共谋路劫，尚未上盗即被拿获。所

带洋枪、子药均已起案。至枪装子药系预备行劫拒捕之用，各等供不讳。再三隔别研讯，反复推求，供词一辙，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该匪目贾得溪、匪犯孔献功，于严禁拳案之际，犹敢听纠聚众，械抢东平、平阴等县教民六处之多，五处均已得赃，并架人勒赎，散而复聚，并带洋枪共谋路劫，虽然未行，实属目无法纪，怙恶不悛，罪无可宥，按律均干斩枭。已遵照迭次通饬，查明不停刑日会讯监提该二犯贾得溪、孔献功，当堂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即行就地正法，并将首级传解各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除录供通详，仍严缉匪首刘玉堂等务获究办外，所有卑县队长毛贵春协同肥城县队哨官熊国海缉获匪目贾得溪、匪犯孔献功，研讯确供，遵照通饬就地正法缘由，理合开具供折驰禀查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饬弁勇缉获匪目贾得溪、孔献功二犯，提讯明确，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捕务认真，殊堪嘉尚。仰仍严缉逸匪刘玉堂等务获究报。一面将获犯讯供情形移会东平州肥城县知照。缴。折存。

59.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1900年12月20日）

敬禀者：奉宪台通饬，以据赈抚局详复筹议抚恤章程，饬即遵照秉公核实办理。并蒙本府转奉宪台札同前由，暨专札饬照陵县办法复报各等因。奉此，仰见宪台补救大局翦除乱萌，凡属下僚莫不钦佩。

查卑县今岁夏秋之间，被拳匪蹂躏，不但受害教民间有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身无栖止，亟宜设法抚恤，即平民被其波及者，亦均堪悯恻。卑职忝膺民社，逢此时艰，敢不竭力经营，以期上纾宪怀，下慰民望。第被扰情形轻重不同，斯抚绥机宜缓急有别。诚恐稍有不慎，流弊丛生。故于未奉章程之先，遴派妥人分赴四乡挨次密查。卑职又恐所查不实，复轻骑减从亲诣被扰处所逐一勘明，合境被扰二十三村庄，八十七户，教堂九处，被杀一人，被伤一人，拆焚华式法教堂六处，英教堂二处，教民房屋三十七户，平民房屋二户，其余讹索钱文，抢掠衣物，遗失器具者，亦不一而足。所幸洋式教堂均皆保护无恙。

其被扰之区，现拟分等赈济。以人亡而屋宇家业荡然者为极重；人存而宅舍损坏，虽讹去重资而财产犹有存者为较重；其但讹去些须钱文，失少器具，而院落依然，栖身有所者为次重。应赈之多寡以此为准绳。而入官匪产亦分等差。所有迭次获办拳匪必究明确。系一家共犯及一户所犯，只伊一人别无家属而又情罪重大者，全行追缴；其一犯罪而父兄子弟并未共犯者，但追本人应得产业一份，余产给还；如犯罪之人并无父母兄弟，而本身尚有妻子，不胁为匪者，亦法外施仁，酌留少许房地，以资栖赡。现计追出之房地估值京钱一千七八百吊之谱，拟以此项匪产抚恤灾黎，所差无几。即有不足，卑职亦当勉力捐凑，万不敢请库款徒事张皇。惟匪产变价颇费周折，刻虽设法赶办，一时万难齐全。窃虑待哺嗷鸿，赈赡未及，身家老弱先填沟壑。况以后天寒地冻，筑室为难，遂挪借他款，将拆焚房屋各户先行酌抚，俾修复有资，藉庇风雨。其余应抚各户，容即分别妥为筹办，以期实惠均沾。一俟办理竣事，另行开折禀报。

再，被扰各处所失衣物器具，卑职查勘之时，教民但能指认确切，无不就近了结。仍一面刊刷告示，遍贴晓谕，并谕令各庄长首事认真查询，勒限交还，庶教民可以原璧归赵，平民亦免爰田受菑，两有裨益。所有遵饬变通筹办抚恤大概情形，合先缕肃，并抄录示谕禀呈察核。是否有当，仰候批示祗遵。

批：据禀遵饬查封匪产，抚恤教民各缘由均悉。该令所拟办法尚属认真，示谕亦尚妥洽。仰即迅将被扰各户先行垫款散放，一面变产归垫，分别开具清折报查。缴。示谕均存。

60.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到（1900年12月29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蒙宪台札饬，令将境内各国教堂座数与近来被拆、被焚间数，是否洋式华式，堂内物件有无毁坏，其未拆未焚堂屋是否有人看管，逐一查明详细禀复等因。卑职随即亲自下乡，逐一验勘。查明境内共有华式英教堂五处，共屋九十二间，被匪焚拆二处，损坏屋十六间；洋式法教堂十处，共屋二百二十七间，先后被匪焚拆八处，损坏屋四十六间；连前共六十二间。卑职于查验以后，本拟禀

获宪台，应如何筹款修盖之处，仰候批示遵办。继思时事多艰，库储支绌，本年教堂被扰焚拆不知凡几，倘竟置之不问，转瞬教士东旋，难免不复滋口舌。若均请款修理，司库筹拨维艰。地方官职司牧民，上分宵旰仔肩，下纾闾阎隐患，皆属分内应为之事。正在设法筹办间，适奉宪札，令将境内被扰教民查封匪产变价抚恤等因。连日下乡查勘，近甫办理就绪，已将大概情形禀复宪鉴在案。统计匪产变价除抚恤动用外，约计尚有长余钱文。因思教堂被毁与民教被扰，其祸皆肇于拳匪，以匪产赔修教堂，即与以匪产抚恤灾民同一至公无私之理。而教民既已得所，教堂亦应照旧修复。在我第尽应施之恩威，而彼等自泯报复之嫌隙，未始非一举两得之道。卑职前于查勘时，并将工程勘估明确，随派勤慎家丁带领工匠，协同庄长地保眼同教民即日兴工，勒限一月一律照旧修盖整齐，不得稍涉草率偷减。倘原款不敷应用，即由卑职捐凑给发，不敢另请库帑，藉以仰慰宪廑。

至堂内零星物件间有遗失，实以事隔多时，无从查问下落，应请免其究追。教堂房屋与现存物件均交原人收管，并开清单附卷。所有遵查卑境各国教堂已未被扰，并将被扰各处现已筹款修复缘由，理合开具清折，禀呈查考。

批：据禀筹款修复教堂缘由，办理尚属妥善。仰仍随时认真保护弹压。缴。折存。

61.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1901年1月17日）

敬禀者：窃卑境滨临黄河，袤延三十余里，私渡最多，漫无稽查。前将各渡船分别查禁，归并滑口、康家口两处，各派步队一棚设卡稽查，以防北来溃勇土匪。当将并渡设卡情形禀报本府在案。

本年十月初三日，据卑县康家渡口巡卡什长尹光顺禀报，盘获形迹可疑之人孙气一名，押解到县。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武城县东辛庄人，现年十九岁。父亲孙玉枚，年六十五岁，母故，哥子孙同，女人刘氏，别没亲属。向系务农度日，先没为匪犯案。本年正月间，被恩县石官屯人王奉田哄诱学习邪拳。自六月初间起至二十前后不记日期，听从匪首王奉田聚众三百余人，分持刀械，

先后勒讹武城、夏津、恩县西莪寨、朗寨、魏家等村庄不知姓名教民十一处，均经人说合，共讹得京钱一千九百五十串。并焚毁房屋五处，共计十一间。又攻打刘王庄、十里庄两处，教民抵御未破，并轰死同伙张姓等多人。后回原伙，起意往北攻打洋人，行至天津迤南不知庄名地方，因见另起拳伙纷纷南投，闻听洋人难打，旋即折回。七月初一日经过德州，被官兵拦阻。是日傍晚时分，伙众硬行闯过德州南关。官兵开枪追击。情急拒捕，约计伤死官兵百余人，伊砍倒官兵一人不知生死。同伙亦被官兵轰死三人，各自逃散。伊潜回家后，闻查拿紧急，往江南投营，来至县境康家渡口，不期即被卡勇盘获。并没另犯为匪不法，亦不知王奉田们现逃何处等供不讳。

查该犯落膝初供，并未稍加吓即吐真情。又经卑职反复推鞫，供词一辙，似无疑义。惟有供无证，案关重大，不厌详求，遂派亲信可靠之人，两次赴武城、德州查访明确，情形与供无异。正拟议禀办间，适肥城周令订约于肥属之孝里铺会哨。卑职就近因公晋省，将该犯供词缮折呈电，当蒙宪台谕令将该犯递解德州孙翼长行营，彻讯根究等因。卑职于本月初十日公回，即备文批监提要匪孙气，当堂点验全行镣铐，签差妥役，并派马队哨长郝书宗带领勇役押解德州孙翼长行营，听候根究惩办。除捐京钱四十千酌赏卡勇以示鼓励，并悬赏购线严缉逸犯王奉田等务获究办外；所有卑县卡勇盘获要匪日期暨讯供情形，遵谕递解德州防营究办缘由，理合开具供折驰禀查考。

再，因迭次派人赴武城、德州访查，往返耽延，是以出禀稍迟。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同卡勇在康家渡口盘获德州拒捕案内匪犯孙气一名，捕务甚属认真，著记大功一次。什长尹光顺并赏六品功牌一张，以示奖励。该犯孙气仰候移行孙镇何牧归案讯办。仍协缉逸犯王奉田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62.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1901年1月16日）

敬禀者：窃查前奉宪檄，令将卑县被扰民教设法筹款抚恤等因。当经卑职查明平民、教民被扰户口数目，拟分为极重、较重、次重三

等，优给抚恤。其查封入官匪产亦分别情节重轻，以定追缴多寡等次，并因被扰极重各户房屋毁坏，身无栖止，尤为可悯，先行筹款垫给工料钱文，俾先修葺房屋，免受露宿之苦。已将筹办大略情形，先行禀报在案。

卑职于发禀后，赶将所封匪产设法变价，共得京钱二千零八千。又县民【董】衍同因误买拳匪衣物，被教民张书训等控告。董衍同自行呈明，情愿认罚京钱二百千缴案充公。计连前共得京钱二千二百零八千。即照原查户口核算，极重一等共应给恤京钱九百零二千文；较重一等共应给恤京钱四百五十六千七百五十文；次重一等共应给恤京钱四百六十四千一百五十文。其中凡系被拆、被烧房屋，原拟一律每间给恤京钱三千，继思被烧之屋寸椽不存，较诸被拆之屋尚有木料可追者，轻重大有区别，随即改为被烧之屋每间给恤京钱五千，令速酌量修盖，不致以款绌中止。其被讹钱财各户亦轻，拟定每百千按照一成五给恤。先后示期，当堂点验，按户散放。被杀教民丁增贤，伊妻丁孟氏来县领恤之时，卑职面谕劝勉，并加恤京钱一百千。被割右耳之周龙汉，加恤养伤京钱十六千，以示格外体恤，并取领结附卷。

各该灾民骤得巨款，欢声雷动，均颂颂宪台生死肉骨，不啻出水火而衽席之。统计抚恤之款共用京钱一千八百二十二千九百文。下余三百八十五千一百文，原经禀明移作修理教堂之用。总计本年被扰英、法教堂九处，拆烧房屋四十九间，内大留庄、毛家铺，大官庄三处，查系本庄民人曾在匪手贪贱价买拆卸教堂木料，该处各教民以其幸灾乐祸，未免啧有烦言。卑职现已责成贪贱拆料各户，将该三处教堂照式赔修，免追既往之咎。其罗山套、西桥口等庄六处教堂，确系被匪烧毁，已由卑职给资，饬令各庄长、首事一律照旧修复。计用过工料京钱四百八十八千，连前抚恤之款统共用过京钱二千三百十千零九百文。除将匪产变价全数动用外，计尚不敷一百余千，已由卑职捐廉发讫。

惟上年被扰之王家庄教堂三间，系民房土顶。阮尔庄教堂十间，内石壁瓦顶五间，洋人自行修造，宽阔高大，坚固异常，既全行焚毁，必应照式修还。饬匠核实勘估，共须京钱五百余千，别无闲款可筹，一时颇费周折。因思时事艰难，库储支绌，只此功亏一篑，地方官勉力捐办亦属分所应为。卑职现已竭力筹措京钱五百千，先行发交

该庄首事，协同教民照式修造，即日兴工，限年内全工告竣。不敷尾数，工完找发。工程务须巩固，不得稍涉偷减。除俟通工完竣，即由卑职亲诣勘验，以昭核实，并将所封匪产出价承贾各户，刊刻执照发交收执管业。其匪产房地数目，匪徒姓名住址，另行详细造册禀报外，所有卑县抚恤灾民，并修复两次被扰教堂筹办完竣情形，理合缮具清折呈请鉴核。将来应否委员验收之处，听候钧裁。

批：据禀已悉。该令查封匪产抚恤教民，并自行捐廉修复教堂，办理甚属妥善，毋庸委员验收。仍造具详晰清册，具报查考。切切。此缴。折存。

63.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到（1901年1月23日）

敬禀者：窃奉宪札以准陶副主教万里函称："敬启者：又平阴县主抚恤每拆房一间，给京钱三千；烧房一间，京钱五千；修理房屋限教民五日竣工，否则重惩。勿论钱不敷用，且木料等件亦难立即买到，此等办法实是强人所难。应请行知该县勿庸急于塞责，听教民量力速修可也。"等因到本部院。准此，除函复并分行外，合亟札饬，札到，该令即便查照酌展限期，听其量力速备，以顺舆情。仍将酌办情形报查等因。伏查卑境本年夏秋之间，被拳匪骚扰，凡教民、平民被拆房屋木料均已追还，每间给恤京钱三千，被烧房屋木料所存无几，每间给恤京钱五千，稍示区别。此次抚恤钱文已于十月内当堂散放。原因严冬在迩，故谆谆劝导全速兴修，以资栖止。或修一半，或先酌修数间，均各听其自便，并未勒定限期。迄今已久，亦未催修。惟被拆烧英、法各教堂，关系尤重，故责成各庄首事领资承修。并恐该首事等视为寻常，任意迟延耽误要工，是以给予限期，迅速蒇事。除阮尔庄、王家庄两处教堂工程较大，亦经捐修尚未告竣，其余罗山套、毛家铺、大官庄等九处教堂，均已一律修齐。惟内有屋顶原用砂子捶灰者，刻因天寒地冻，捶砂难期结实，先用灰土泥盖，以蔽霜雪。已将砂子、石灰备贮齐全，一俟明春解冻以后，即行加捶完固，以期经久。兹奉前因。除各教民应修房屋间有已经酌修外，其余尚未动工各屋，令待春融，听其量力自修，以顺舆情。所有酌办情形，理

合禀复查考。

批：据禀教民房屋并未由县勒限催修缘由已悉，仰俟酌复陶副主教查照。其罗山套等处教堂，并俟春融再行一律修补完竣报查。缴。

64. 平阴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到（1901年1月25日）

敬禀者：案奉宪台批据卑县禀报，匪犯王亭居、翟小二讯明正法一案。饬将程立会、曹振清复讯禀办，并饬严缉逸匪邢兆陆等务获究报等因。奉此，卑职遵即购线督队，会同长清、茌平等县，将匪首邢兆陆、邢兆复设法拿获。当经研讯确情，照章就地惩办，已录供禀报在案。一面提该犯程立会等复讯，供词翻异，节次研讯。据程立会供称，平阴县人，年二十八岁。向系庄农度日，先未为匪犯案。本年六月间，从素识凌兆辰学拳数日，图保身家。本年七月初间，匪首邢兆陆等纠领多人来县境约会各起匪众，攻打罗山套教民。凡平日学过拳之人，均令随同前往，如有不愿去者，即欲罚钱。伊遂被逼勉从，徒手跟随。走至庄外，见势凶猛，心中畏惧，即乘便逃跑回家，旋被拿获，并未另犯抢劫别案。至于前供邢兆陆事后分给伊绸大褂一件，小帽一顶，京钱四百文，实系初次到案，心慌混供。据曹振清供，茌平县人，年二十八岁。向系读书，因家寒贩卖笔墨、字帖营生，并未为匪犯案。本年正月间，伊背字帖赴夏、武、邱等县售卖。五月间不记日期，因卖买无主，伊在夏津县境不知姓名学房卖笔未成，顺便窃取水烟袋一支走出，当在集上变卖花用。七月十五日路过县境，撞遇素识之王得胜，邀伊学拳并管帐务，伊即允从。十八日匪首李虎辰等出外抢掠教民，令伊看守拳厂。伊见事非正道，日后恐受连累，随即乘间逃出，意欲绕道回家。后行至东阿高家集，就被县队盘获。实止在厂管帐三日，并无随同为匪及另犯窃劫别案，亦不知李虎辰、王得胜等现逃何处各等供。再三研究，均各矢口不移，略加刑吓，极口呼冤。卑职诘其程立会落膝之初，何以供认事后分赃？据称委系畏刑妄供。嗣将匪首邢兆陆兄弟拿获到案，提同质讯，供亦相符。并据绅董孙怡芝等联名具保前来。卑职仍恐该犯狡供避就暨该绅等徇情滥保，复密派亲信妥人明查暗防，情形亦与犯供、保呈无异。

查拳匪肆扰，贻害地方，极堪痛恨。如果甘心从逆，自应明正典刑，以昭炯戒。然被胁勉从，以及甫经入伙，不曾为匪者，亦应变通办理，以示区别而昭平允。该犯程立会，前讯邢兆陆等，并未供及与该犯同伙抢劫及事后分给赃物，是其被逼勉从，畏惧折回，尚属可信。较诸被胁勉从同行助势者，情节尤轻，酌量科罪不过满杖。但此等案犯一经释放，难保不再行滋事，自各照前拟监禁二年，重法治标，以资惩创。俟限满察看情形，禀请核释。曹振清一犯，讯系寒士，其听从为匪管帐，仅止数日，即乘间逃出，并未随同抢劫分赃。即曾窃取烟袋，亦与犯窃有间，业经从重责惩，已足以示儆戒，应即递籍保释，予以自新之路。除仍严缉逸匪李虎辰等务获究报外，所有复讯拟议缘由，是否允协，理合禀请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此案因犯供翻异，节次研讯，并迭派密查，是以出禀稍迟。合并声明。

批：据禀办理。仰仍严缉逸匪李虎辰等务获究报。缴。

济南府属

65.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到（1900年2月1日）

敬禀者：窃查卑职前因具禀县属教民陈大礼等家被拳匪抢扰各案，蒙宪台批饬限二十日将各案匪首缉获禀办，逾限严参等因。蒙此，遵查各案匪首，先经卑职购觅眼线，许以重赏，并给予川资，饬令分投侦缉在案。兹蒙前因，遵复勒令眼线勇役赶紧缉访去后，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据派出眼线以探得匪首关东岭即官东岭父子，现已由外潜回在河西李家庄拳匪李会先家藏匿，李会先亦已回归等情，飞禀前来。据经卑职会同黄营官宏泰并济字前营华副将国章，带领勇役督率队伍星夜驰往，于二十七日黎明行抵该庄。商同黄营官、华副将先领勇队将庄围住，卑职随与黄营〔官〕、华副将进庄，带同眼线勇役并该庄首事，前往李会先家掩捕。讵该匪等闻拿即行窜出，越墙逃逸。当经卑职激励勇役跟追，越三四墙，始将关东岭、李会先并关

东岭之子关兴功先后拿获，一并押带回县。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关东岭供称，本年春间，伊因听说茌平、平原等县教民欺压平民，庄众多有学习神拳，希图抵制洋教，亦与朱启明拜平阴县人王有亮为师学习，因此与已获正法之朱红灯等，并在逃之徐等第互识。九月初间，听从朱红灯闹教泄忿。十四日与朱红灯因在森罗店见官兵前往弹压，列阵抗拒，开枪轰死队勇二人，被勇役格毙同伙孙治太等二十余人，分路逃回。彼此商议抢扰。遂于九、十、十一等月，伙纠朱红灯等多人，索得县属小袁庄等教民赵蓝田等钱文，并抢得张李家庄等教民李公堂等家银钱、衣物、车辆牲畜，并掳捉李公堂之父李风来等勒赎，暨放火烧毁李公堂等家房屋属实。讯据李会先供称，本年冬间，伊因听说茌平、平原等县教民欺压平民，庄众多有学习神拳，希图抵制洋教，亦拜朱启明为师。十月二十二日，伊因马官屯教民卢继纯等六家被李连江等滋扰，托伊处说。经伊处给李连江等京钱一百二十千。又于十一月十八九等日，朱启明与关东岭领同多人赴燕家窑平民孔兆凤等两家，柴家洼平民关禄兴家，抢得钱文衣物，并将关禄兴之弟关禄平捆缚，逼得银两。伊一同前往，为朱启明管理帐目。又于十一月二十二三等日，伊与朱启明领同多人赴翟家等庄，勒得李庆吉等银钱属实。诘讯关兴功，坚不承认伙同抢扰，复加究诘，供各无异。

卑职查关东岭胆敢纠众，各处抢掳，实属情同强盗。李会先虽称仅为朱启明管帐，并与朱启明率众勒得李庆吉等银钱，亦属不法。自应即将关东岭等解府审办，以儆其余。除将关东岭等解府审办外，并将关兴功押俟讯明另禀暨仍严拿李继浩等务获究报外，所有拿获匪首关东岭等讯供情形，理合开具供折，驰禀查考。俯赐饬府审办，实为公便。

批：禀悉。该犯已饬府审办矣。俟审明后，再由该令会同黄领官宏泰、华营官国章等，确查在事出力员弁勇役，禀候给赏。一面会商各营严密侦缉匪首李继浩等迅获究办，毋任远飏滋患，是为至要。此缴。

66.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到（1901年2月8日）

敬禀者：窃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宪台札饬，将境内事主被匪

抢掠已经报案尚未通禀者，并事主被抢尚未呈报者，各若干起，限文到五日内逐一查明禀报等因。蒙此，遵查卑县境内前被拳匪抢扰勒索各案，已据事主来案呈报者，亦经卑职分饬各里差约地查明，转饬被抢被勒各家迅速来县报勘在案。

兹于十二月十八、二十三等日来县，据前刘官庄教妇陶李氏等暨平民马庆荣等呈报被抢被勒。据经卑职先后会同营汛亲诣各庄，勘得陶李氏等家被抢被勒属实，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呈词相同。除随时会营督率团长勇役并悬赏购线严拿各案匪首务获究报外，所有续据教妇陶李氏等及平民马庆荣等，呈报前被拳匪抢扰勒索家数，并勘讯缘由，理合禀呈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如限严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缴。

67.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到（1900年2月5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武卫右军右翼第二营帮统马龙标禀报，洪帮带拿获匪首李同观并骑马一匹，押送卑县管押。饬即将该匪李同观及其马一匹，妥交武卫右军马队哨官张国泰解省候讯等因。蒙此，遵查该匪李同观即李同官暨各案匪首，前蒙宪台札饬查拿。当因该匪等多在河西与县城中，隔黄河一道，诚恐眼线访有踪迹，来城禀报往返稽延，且恐走漏消息，与黄营官商酌派拨洪帮带自城带队一哨，前往河西赵官镇驻扎，就近查拿。卑职亦令眼线勇役赴彼巡缉，探有匪踪，赴洪帮带处禀候拿办。兹于本月初四日，准洪帮带已于本月初三日访明李同官由外潜回。当于是夜禀商马帮统、黄管带带同队伍前往，将该匪并其父李玉丰拿获，并其〔起〕获李同观骑马一匹，宝剑、单刀各二把。适济字前营华副将国章并卑县眼线缉役踵至，协同获住等情移送到县。当经卑职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李同观即李同官，又名李潼关、李兆喜供称，伊系肥城县苑家庄人，现在县属吕官屯寄居，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五年春间，伊因听闻各处平民被教民欺压，多有学习神拳抵制洋教，亦拜在逃之汪小九即汪玉范为师，学习拳棒。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赴肥城县王庄赶会买马，住宿下井仔庄。二十八日早，有肥城不知姓名拳会八人与茌平拳会孟光文、小

五高姓并假朱红灯，在张家店获住卜教士，因带赴平境毛家铺交与拳会未遇，带至下井仔庄，与伊撞遇。伊因瞥见卜教士头上、胳膊有伤。与孟光文等共十三人将卜教士带至下井仔庄西南箭许，伊用单刀砍得卜教士项颈一刀，不知姓名人等亦各用刀砍扎一刀。孟光文用刀将卜教士头颅砍下，并将驴头被物拿去，各散。伊逃往各处躲避。不意现甫潜回，即被拿获。此外并无为匪不法别案，凶刀已蒙起获。不知孟光文等现逃何处属实等语。诘之李玉凤即李玉丰，坚不承认学习神拳，亦无抢扰情事属实。复加究诘，亦无异词。

卑职查李同官胆敢听从将卜教士杀死，实属愍不畏法，亟应解省归案审办，以昭核实。除将李玉凤押俟讯明另禀，并将李同官暨马匹刀剑，选拨勇役协同张哨官国泰一并解省审办，并仍严拿李继浩等，务获究报外，所有拿获匪首李同官讯供大概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批：禀悉。匪犯李同观已札发济南府归案审办矣。仰即会同各营队严缉匪首李继浩等，务获究报。缴。

68.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到（1900年2月6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据卑县派出眼线勇役，协同黄营官勇队并营典兵役禀获单开之拳匪明延生到案，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明延生供称，本年十月间伊因听说各处教民欺压平民，庄众多有学习神拳，希图抵制洋教，亦拜已获之关东岭为师，入会学习。十月间，不记日期，伊听从关东岭伙同多人，赴禹城等县李家营等庄李二牙等家，抢勒得银钱花马。又于十一月初六日，伊因齐河县人华连城即花象成与艾连昌赴县属辛店屯东小庄教民李秉贵等三家抢扰，与之处说，令李秉贵等纳给华连城等京钱一百二十千。又于是月十八九等日，听从关东岭等伙同多人，赴燕家窑平民孔兆凤等两家，柴家洼平民关禄兴家，抢得钱文衣物，并砸毁器具，暨将关禄兴之弟关禄平捆缚，逼得银两。又于是月二十二日，抢得三官庙平民魏贞银家钱文衣物，并牵得骡驴暨砸毁器具。又于是月二十八日，抢得薛庄平民房庆台家银钱衣物。属实。一再究诘，矢口不移。

卑职查明延生胆敢听从关东岭等，各处抢扰勒逼银钱，实属愍不

畏法，亟应解府归案审办，以昭复实。除将明延生解府审办，并仍严拿李继浩等务获究报外，所有续获拳匪明延生讯供情形，理合开具供识驰禀查考。俯赐饬府审办，实为公便。

批：禀悉。所获匪犯明延生已饬府审办矣。仰仍会同各防营严缉匪首李继浩等，务获究报。缴。供折存。

69. 长清县会禀　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到（1900年2月15日）

敬禀者：窃卑职鼎颐蒙赈抚总局札饬，准藩司咨奉宪台札，据美教士韩维廉禀，被扰教民困苦，请筹抚恤等情，饬即详查筹办。委令前往长清县会同地方官亲诣各庄被扰之家，不分民教，查明户口，照每大口抚恤京钱四千文，小口减半，按现在时价合成银两，开具细数清折通禀，以凭拨款散放等因。遵即束装驰抵长清县会晤卑职瑞芬，查得卑县前被拳匪滋扰各家均经先后禀报在案。

卑职等即同诣各庄，将被扰之户，不分民教，逐一清查，分别大小口，确切验明登记。查至徐家等庄，又据教民沈世茂等面禀，伊等前亦被扰，未经报案，亦未赴教堂具报，现闻抚恤，并请查办等情。即经一并查验，共计报明之马官屯等庄王京坤等共六十六户，大口三百七十一口，小口一百四十七口。现报之徐家楼等庄沈世茂等十一户，大口五十四口，小口二十二口。每大口抚恤京钱四千文，共需京钱二千零三十八千文，按照现时银价库平每两京钱二千四百文，共合银八百四十九两一钱六分六厘。惟查沈士茂等十一户，当时并未报明教堂，亦未报县，嗣饬各里差通行传谕，仍未据来案呈报，直至现在清查户口，始据面禀。应否一并抚恤，伏乞钧裁。理合缮具村庄户口应需抚恤钱银各数清折，禀呈查核，训示遵办。

批：禀悉。续报各户既实系被匪扰累，应准一并赈恤，所需赈款，已行局如数拨发矣。仰即会同委员匡令鼎颐亲自散放，不得假手胥吏，致滋弊混。仍将钱款细数暨散放日期，详晰报查，并由该令移会匡令知照。缴。清折存。

70.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到（1900年3月3日）

敬禀者：窃蒙洋务局札饬，以据美教士等函请查拿平原等县拳匪张玉琢等归案管束。令即查照函开各节，确查禀夺等因。蒙此，遵查单开之李继浩、李延生二人，先闻各处抢扰多系此二人纠率。后获关东岭等查讯，始知仅辛店屯教民王鸿庆等被勒之案系李继浩等纠众所为，此外不过附和。至艾连昌、汪忠之、王成章、王登云非系随同附和即属被胁勉从，均非著名匪首。前因奉札饬拿，业经购线悬赏饬令严拿，无获在案。兹奉前因，除俟拿获讯明办理外，所有查明李继浩等均非著名匪首，现仍严拿缘由，理合据实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分别查缉，毋稍枉纵。缴。

71.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到（1900年3月11日）

敬禀者：本月初七日，据河西传教人刘凤仪面称，胡家楼、段家庄一带现有解散拳匪往来，形踪无定，诚恐别滋事端，恳请派队弹压等语。据此，卑职随即会同武卫军何营官宗莲，带领勇队一哨，亲诣梁官屯弹压。传询该店户等，佥称庄内时有面生可疑一二人或三五人背负包裹往来，委无拳匪滋扰，亦无设有拳厂演习邪术情事。复诣段家庄传询该首事。据称前闻段德义曾经附和拳匪，常有面生可疑之人来往。嗣闻派队查拿，段德义逃逸，并未回归等语。当经卑职谕令该首事并其族长，查俟段德义潜回，即行送案。如果庄内再有设立拳厂，拳匪往来之家，责令首报惩办，决不稍事株累。遇有形迹可疑携带枪刀之人，立即盘诘拿送讯究。

卑职与何营官会同弹压后，复赴胡家楼、潘家店一带严加巡查，顺道回署。各庄均尚安谧，堪以仰慰宪廑。除仍由卑职随时照约认真保护并督饬团练勇役严密巡防外，所有会营弹压查询缘由，理合禀请查考。

批：据禀会营弹压查询缘由已悉。该县境正西潘家店，东南野鹊窝等处，又有会匪余党聚众图扰。访实匪首系徐福、薛四秃子并刘凤

有等，由潘家店、胡家楼窜至茌、博一带，旋又窜往夏津、武城。迭据各防营州县先后呈报，殊与来禀情形不甚相符。匪众现虽窜逃，该令仍应查照前檄，会同邻近营县，勒限严缉匪首徐福等，务获究办。段德义既据查明附和会匪，亦应一并勒缉，毋得再涉饰延。此缴。

72.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到（1900年7月2日）

敬禀者：窃查京津一带拳匪猖獗，蔓延愈广，几至山东交界，迭蒙宪台札饬严拿首要，并出示悬赏。卑职不敢以境内已臻安谧，稍涉大意。每阅数日即亲赴河西一带巡缉，严饬各庄团甲等长随时防范，并选派县队协同捕役常川梭巡在案。

兹于本月初四日晚，据派出勇役仓皇回署面称，初三日早，在潘家店风闻胡家楼、朱家庄一带又有拳匪仇教，自北率众阑入情事。当即前往巡查，行至朱家庄地方，撞遇拳匪四五十人，声称教民仗恃洋人寻仇不解，伊等现奉端王密令，杀尽洋教方肯干休。该勇役等当向善言劝散。讵该匪等不但不服，胆敢将勇役捆缚，直至初四日晌午时分，经人劝解，始行逃回，并闻尚有教民被烧杀害等语。据此，查该匪由北纠伙造言惑众，肆无忌惮，实属愍不畏法，自非严加惩办，不足以遏乱萌。惟卑县所募勇队无多，现有洋人自泰安晋省，护送遣去八名，福建正副主考过境，又遣去八名，仅余十数名，以之捕拿拳匪，实恐力有未逮。倘或该匪公然抗拒，力不足以制之，转恐不堪设想。合无仰恳宪恩俯念地方紧要，迅派马队一二哨来县会同兜拿。如遇匪众抗拒，准予格杀勿论。卑职先拟不动声色驰往确查实在情形，如有被胁愚民妥为解散，一俟兵到再行设法严拿首要，务获另禀外，合先驰禀查考。

批：据禀胡家楼等处又有土匪滋扰形已悉。津沽洋兵麇集，拳民均赴前敌助战，何至窜扰内地，显系土匪冒充拳会扰害地方，昨已札饬该令会同营队认真缉办矣。仰即查照前檄，妥速办理。缴。

73.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到（1900年7月7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据县属约地李金凤禀报，本月初二日有不知何处拳匪多人，突入袁家庄教民赵蓝田、赵希功两家，声称因其曾习洋教，分将赵蓝田等拒杀身死，合报验拘等情。并据尸妻赵孟氏、赵张氏呈同前由各到县。据此，卑职随即会营带领刑仵勇役驰往查拿。适武卫左军吴领官凤岭带马队到县，亦即会同前往。并勘得该处距城七十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赵蓝田、赵希功并被拒伤属实。饬验赵蓝田致命偏右相连脑后刃砍伤一处，斜长六寸，阔裂二寸，深至骨，骨损；致命咽喉刃伤一处，横长五寸，阔裂四分，深透内食气嗓俱断，均皮卷血污，余无别故，委系因伤身死。又饬验赵希功致命额门相连偏左偏右腮颊刃砍伤一处，横围长一尺二寸，阔裂一寸，深透内骨损，均皮卷血污，余无别故，系因伤身死。查拘拳匪先已逃散。讯据赵孟氏供称，伊系本庄人，向来习教。本月初二日早突有拳匪多人，声称伊夫赵蓝田与赵希功曾习洋教，分赴伊与赵张氏家，将伊夫赵蓝田并赵张氏之夫赵希功拒杀身死等语。质之赵张氏与地邻人等，供亦相同。当经谕令各团长首事，遇有拳匪再去滋扰，立即集团严拿首要送案究治。一面会同营汛勇役严拿滋事拳匪务获究报外，所有验讯大概情形，合先驰禀查考。

再，卑职访闻尚有焚杀各案未据报勘，容俟确查再行另禀。合并声明。

批：据禀赵蓝田、赵希功被匪拒伤身死缘由已悉。仰将验讯情形照例详报，一面勒缉此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缴。

74.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到（1900年7月7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风闻该县潘庄一带有义和团聚会多名，自称各怀义愤，能避枪炮。现值天津大沽等处洋兵集麇，应即前往助战，倘畏前是为乱民。今即由该营官会同地方文武，查拿渠魁，严加惩办等因。蒙此，遵查卑县昨因派出勇役探报，胡家楼一带又有

拳匪仇教情事。即经据实禀请派队来县，会同剿捕，并驰往查勘在案。兹奉前因，遵于六月初六日早会同吴领官凤岭，由县城带队起身，午刻至潘家店，匪已无踪。随至袁家庄查验教民赵蓝田等死伤。探询拳匪窜入禹城境内。时值天已傍晚，未得该匪踪迹，随与吴领官折回潘家店，饬勇确探去后。是晚据派出勇役回称，有拳会八九十人屯聚长清、禹城、茌平交界之和睦寨寺。卑职与吴领官计议不分畛域，实力兜拿。次早前往追捕。初七日早至和睦寨寺，匪已闻捕远飏。查询该寺僧人，初六日匪闻兵至潘家店，全伙窜入禹城境内姜家庄李姓教民家勒索钱文。因距彼不远，越境往拿。查询该处教民，供称初六日有拳匪四五十人欲向扰害，经人处说，花费京钱一百二十吊，定于初七日过午送至丁家寺。吴领官带队至丁家寺，探询该匪已至茌平县境之张庄。随即前往，正遇该匪三四百人围攻张庄甚急。将队扎驻，遣令本地土人传谕该头目令其前来，以冀晓以利害，即可解围。讵意该匪见队勇无多，意图抗拒，执旗分队蜂拥前来，先行开炮遥击。吴领官见其势甚猖獗，遂指挥兵勇开枪抵格，伤毙该匪三名，受伤十余名，生擒八名。余匪四散无踪。

查询生擒八名多系茌平境被胁愚民，交与该庄长等分别保释。另获陈孝卷一名，系教民指控之犯，由卑职押带回县提讯，供词狡展，容再研讯确情录供禀办。查该匪等辄敢放火杀人，抗拒官兵，显系冒充义和团结党滋事。虽经围捕，散逸无踪，第恐兵回复聚思逞，为日愈久，匪胆愈张。合无仰恳宪恩檄饬吴领官暂住潘家店，严加搜捕，庶足以资镇摄而靖内患。除移会营汛督同团练勇役，并悬赏购线严拿匪首务获究报外，所有会同查办缘由理合驰禀查考。

批：据禀查办潘庄一带土匪缘由已悉。仰仍会同吴领官凤岭、李令保祥等，严密搜捕冒充拳民藉端滋事之土匪，务获从重惩办，以戢凶暴而靖地方。缴。

75. 长清县会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到（1900年7月17日）

敬禀者：窃卑职保祥蒙宪台札委，以访闻茌、长、禹等县交界地方现有匪徒冒充义和拳民聚众滋事，令即驰赴长清等县，会同巡缉弹

压等因。遵即束装会同马队吴领官凤岭、步队张领官，驰抵长清县会晤卑职瑞芬。查得卑境前因派出勇役探报，胡家楼一带又有拳匪仇教情事，驰往查勘出示晓谕，饬令各庄团练认真防范，并会同吴领官查办缘由，先后禀报在案。

卑职保祥到境后，复又会同卑职瑞芬与吴领官、张领官驰赴西乡周历巡查。该匪等已因闻派队来境，散逸无踪。随将各该庄首事等唤来，佥称庄内教民现已奉示悉数反教，近日亦无匪徒冒充义和拳民滋扰情事。随复谕令，遇有匪徒藉口仇教再去滋扰，即行集团严拿首要送案，解散胁从，并将奉发告示，分给各庄首事。又遵式缮写多张代印代标，于城关四乡遍行张贴晓谕。第该匪等出没靡常，聚散无定，此拿彼窜，在所难免。除仍由卑职瑞芬随时会营督同团练勇役严拿解散外，所有会同巡查缘由，理合会衔禀复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随时会督营团认真巡缉，毋稍疏懈，并由该令移会李令保祥知照。缴。

76.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1900年7月25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据县属潘西等里团总王鸿洛等禀称，本月十四日夜，伊等因闻里内后小庄平民刘金声家，被土匪多人冒充拳民前往抗开大门进院，声称不应习教，分赴各屋将其幼子刘升仔并牛、骡、衣物、钱文一并掳掠逃逸，暨遗火烧毁房屋。立即鸣锣齐集团丁跟踪追捕。适路捕与营典并防营派出马队兵役先后巡缉踵至，协同跟追，将匪犯陈洪山、刘京莪、王敬柱、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李元升、李廷夏、张绰文、王敬禄、徐丙礼、徐丙来拿获，并沿途拾获原赃匪械，暨将刘升仔寻回，余匪逃逸无踪。现原赃与刘升仔已经刘金声领回。为此，协同勇役将陈洪山等，并拾获匪械枪刀一并送案。禀恳勘讯究办等情。并据约地明延奎，平民刘金声报同前由各到县。据此，卑职随即会营带领刑捕亲诣，勘得该处距城四十五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平民刘金声家被匪强劫，遗火烧毁房屋，刘升仔并被掳去追回属实。传纪估赃共值银一百七十两零，开单附卷。集讯地邻人等，各供均与禀词相同。提

验陈洪山等，均无拷刺痕迹。讯据陈洪山、刘京莪、王敬柱、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供称，均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春间，伊陈洪山与茌平县人素习神拳之武洪生会遇，说起家贫难度。武洪生劝伊入伙，每日给与饭食，并称扰害洋教可以得财，伊贪利应允。六月十四日，在逃之武洪生起意扰害教民，邀集不识姓名十余人，嘱伊陈洪山邀人。伊陈洪山又转邀伊刘京莪、王敬柱、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入伙。即于是夜同伙二十余人，分携枪刀，行至中途，伊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均因畏惧，行走落后。伊陈洪山等偕抵后小庄平民刘金声家，抗开大门进院，声称不应习教。刘金声惊起喊捕。伊刘京莪、王敬柱闻声先逃。武洪生即与伊陈洪山并不识姓名多人分赴各屋，将刘金声之子刘升仔并牛、骡、衣物、钱文一并掳掠逃逸，遗火烧毁房屋。后因团众跟踪追捕，将赃物器械撩弃，并将刘升仔放回，不意即被团丁勇役围住拿获，此外并无为匪不法等语。诘讯李元升、李廷夏、张绰文、王敬禄、徐丙礼、徐丙来佥称，因在乘凉，闻声往看，致被拿获，并无学习神拳，亦无随同扰害情事属实。再三究诘，矢口不移。

查陈洪山胆敢听从武洪生聚众扰教，强劫平民刘金声家牛、骡、衣物、钱文，并将刘金声之子刘升仔掳去，遗火烧毁房屋，实属形同土匪，愍不畏法，按照通行罪应斩枭。自应照章解府审办，以昭慎重。刘京莪、王敬柱因贫听从扰教，亦均不法，惟陈洪山等张〔抢〕劫时，该犯等闻声均先逃逸，尚知畏法，拟请监禁三年。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光喜、王振兴均系庄农，因贫听从扰教，旋因畏惧，各自行走落后，其情不无可原。拟请分别责惩，押俟有人具保再行核释。李元升、李廷夏、张绰文、王敬禄、徐丙礼、徐丙来均因在庄乘凉，闻声往看被获，并无学习神拳，亦无听纠扰害情事。拟请从宽即予省释。除将陈洪山解府审办，并将刘京莪等分别监禁押候保释，暨仍严缉逸匪武洪生等务获究报，并查取该首事等姓名履历另禀请奖外，所有拿获匪犯陈洪山等讯拟缘由，理合开具供折驰禀查考，俯赐饬府审办，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匪犯陈洪山既经该令提讯，供认焚抢掳掠各重情

不讳，应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毋庸解审。余犯刘京莪等即照所拟分别办理。仍严缉逸匪武洪生等务获究报。缴。供折存。

77. 长清县会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到（1900年7月25日）

敬禀者：窃查卑职保祥与标下凤岭前蒙宪台委，赴茌、长、禹城等县巡缉土匪，业将带队到长会同巡缉缘由禀报在案。

兹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卑职等正在长清县河西之潘家店驻扎，忽有徐家洼平民金云龙喊报，本日早，有土匪三十余人，冒充拳民，赴其弟金云凤家抢扰，恳速救护等语。卑职等闻报立即带队驰抵徐家洼，该匪等均在店内饮食。随将队伍扎住，亲至店门首嘱令头目出见，意欲晓以利害，令其将赃牛交出，解散无事。不意该匪首自信能避枪炮，未待晓谕，即率六七人各持刀械，向东南叩头请神跳舞，前来抗拒。适路捕随同营典巡缉踵至，当经卑职等挥令勇役与该匪等互斗，用洋枪将该匪格毙，追获匪犯袁得普、孟五、孙乾、王三、田照鲁、李九、田照亮、朱驼、王四、商和尚、郭见祥、田照凤、朱黑小，并夺获原赃牛只、匪械枪刀暨黄旗神像，一并送县。准经卑职瑞芬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袁得普、孟五、孙乾、王三、田照鲁、李九、田照亮供称，均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间不记日期，伊等与素习神拳在逃之朱启明会遇，说起家贫难度。朱启明劝令伊等入伙扰害洋教，得财分用，伊等贪利允从。朱启明即派袁得普为孩儿队棚头，派伊孟五为前队棚头，派伊孙乾背负神像。六月二十日早，朱启明起意扰教，邀集不识姓名二十余人，领同伊等，即于是日同伙三十余人，分携枪刀。行至中途，伊田照鲁、李九、田照亮均因畏惧，行走落后。伊袁得普等与朱启明等，偕抵徐家洼平民金云凤家扰害。金云龙瞥见喊捕，伊孙乾、王三闻声先逃。伊袁得普等即与朱启明等，强牵金云凤耕牛二只逃逸。金云龙喊同防营勇役跟踪追捕，讵被连赃拿获，此外并无为匪不法等语。诘讯朱驼、王四、商和尚、郭见祥、田照凤、朱黑小，佥称因闻吵闹往看，致被一并拿送，并无学习神拳，亦无随同扰害情事属实。再三究诘，矢口不移。查该平民金云龙报案亦均相符。

卑职瑞芬查袁得普、孟五胆敢听纠扰教，强牵平民金云凤家牛只，实属形同土匪，愍不畏法，按照通行罪应斩枭。自应照章解府审办，以昭慎重。孙乾、王三听纠扰教，亦均不法。惟当袁得普等强牵牛只时，均已闻声先逃，尚知畏法。拟请监禁三年。田照鲁、李九、田照亮均系庄农，甫经入伙五日，即被纠邀同行，旋因畏惧，各自行走落后，其情不无可原。拟请分别责惩，押俟有人具保再行核释。朱驼、王四、商和尚、郭见祥、田照凤、朱黑小均因闻闹往看被获，并无学习神拳，亦无听纠扰害情事。拟请从宽即予省释。起获原赃牛只匪械，分别饬主认领存库。除将袁得普、孟五解府审办，并将孙乾等分别监禁，押候保释，暨仍严缉逸匪朱启明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匪讯拟缘由，理合开具供折，会同驰禀查考。俯赐饬府审办，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会同拿获匪犯袁得普等多名，办理尚属妥速。该令暨李令保祥、吴领官凤岭著各记大功二次。出力弁勇人等著赏银一百两，功牌四张，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即发，填给后仍造具该弁勇等履历清册，呈候汇咨。赏银先由该令垫发，随即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匪犯袁得普、孟五既经提讯供认抢劫重情不讳，应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毋庸解勘。余犯孙乾等即照所拟分别办理。仍严缉逸犯朱启明等务获究报，并由该令移会李令保祥、吴领官凤岭知照。缴。供折存。

78.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三到（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马步队领官吴凤岭等禀称，风闻长境现有假冒义和拳滋事之匪，已被首事等获送究治，令即查明获匪滋事实据，并查取该首事等姓名、履历，报候赏给功牌等因。仰见宪台有劳必录，下怀钦感莫可名言。

伏查此案团总王鸿洛等，因闻平民刘金声家被土匪多人冒充拳民，前往将其幼子刘升仔并牛、骡、衣物一并掳掠逃逸，遗火烧毁房屋，立即鸣锣齐集团丁，跟踪追捕，协同勇役拿获匪犯陈洪山等十五名，并拾获原赃匪械暨将刘升仔寻回，送经卑职讯供禀办，诚属著有

微劳，亟应分别奖叙，以示鼓励。兹奉前因，除将出力稍次者概从删减，由卑职赏给京钱百千示奖外，所有在事尤为出力之首事，理合开具清折禀呈鉴核，俯赐赏给功牌以昭激劝。

批：据禀已悉。所请功牌十张，准随禀批发，仰即分别给赏，以示鼓励。缴。折存。

79.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到（1900年8月20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访闻卑县苾庄等及河西一带村庄拳风甚炽。本月初十日午后，土机庄民曹姓有被匪焚烧劫掠，并架人勒赎情事，令即驰往该处确查禀复，一面妥速缉办等因。蒙此，遵查本年七月十二日，卑职访闻县属土屋机庄平民曹文贵家，有被冒充拳会之土匪多人强劫焚烧，并掳捉勒赎情事，立即会营带领勇役驰往查拿。讵该匪等先已闻风逃散无踪。随赴曹文贵家查勘，即据曹文贵面报：伊家于七月初十日夕时分，被外来拳匪多人前往，声称伊习洋教，将伊家衣物、钱文劫去，烧毁房屋，并将伊掳捉勒令用钱赎回。只因匪等吓禁赴县呈报，是以并未报勘等情。据经卑职会同营汛勘验属实，集讯地邻人等，各供均与曹文贵报词大略相同。正在禀报间，奉饬前因，卑职遵复驰往苾村铺即芯庄、程官庄即程管庄、前刘官庄即刘玉庄、翟家庄及河西各村庄，将各该首事约地唤来查询。佥称，庄内并无设有拳厂学习拳棒，近日亦无匪徒滋扰情事。当经取具该首事等切结附卷。谕令嗣后庄内如有学拳之人，即行从严禁止，遇有冒充拳会之土匪再去滋扰，立即集团严拿首要送案究治，若敢恃众拒捕，准其格杀勿论。一面仍严禁习拳，以杜祸源。除会营督同团练勇役悬赏购线严拿曹文贵家被劫案内土匪，务获究报外，所有勘讯大概并查办情形，理合据实禀复查核。

批：禀悉。仰按察司速饬将勘讯缘由，录供通详。一面勒缉赃匪，务获究报。缴。

80.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到（1900年10月12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大股之匪已经各州、县会同防营剿捕殆尽，所余零星小股暨漏网未获各匪，亟应责成各州、县悬赏缉拿。令即督同勇役务将境内匪徒一概拿办，并将筹办情形禀复等因。仰见大人维恃大局消弭隐患，下怀钦佩莫可言宣。

伏查本年夏间，卑县境内拳匪滋扰，幸赖宪威并派防营会同擒获首要，击散余党，分别惩办，地方得以乂安。所有在逃之首要朱启明等并获犯供出各同伙，自应悬赏购线实力查拿，以绝根株。前经卑职购觅眼线许以重赏并给予川资，饬令分投侦缉。兹奉前因，遵复勒令眼线勇役赶紧缉访去后，旋于八月二十八日晚，据派出眼线以探得匪首邢兆陆、邢兆复现已由外潜回在小尤庄藏匿，余匪朱启明等均已远飏无踪等情，飞禀前来。卑职遂与平阴陈令毓崧、茌平豫令咸，订期闰八月初三日在黄家楼地方会哨。即于是夜三更时分至小尤庄，将邢兆陆、邢兆复拿获。当因该匪等供在平阴犯有重案，即由平阴陈令押回讯办，会禀各在案。

卑职复带领勇役驰赴各乡严密访查，并传集各该首事等查询。佥称朱启明等仍无回归，现在庄内亦无拳厂。因朱启明等均系该处土著，潜回庄内断难瞒该首事等耳目。且自该匪抢扰平民以后，各乡团皆悉其奸，即经密许重赏，密令各该首事随时查拿，务将朱启明等拿获送候惩办。其有前系被匪胁从，现在真心改悔，未犯焚抢掳杀重案者，来案出具保状，准予自新。若遇外来匪犯窜入境内滋扰，仍即随时集团围拿，送候从重惩办，以靖地方。各团长、首事等尚知踊跃用命。除出示晓谕，并仍随时会营督饬团练勇役查拿各案首要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拿办缘由，理合禀复查考。

批：据禀已悉。此案已于平阴县禀内批示分别记功给赏，并札饬该县查照矣。仰即遵照前檄，会同陈令迅将查封之炉厂、旧房财产，一并估计变价，详晰具报，以凭核办。一面严缉逸匪朱启明等务获究报。缴。

81. 长清县禀 二十六年九月初三到（1900年10月25日）

敬禀者：窃查前蒙宪台札饬，以大股之匪已经各州县会同防营剿捕殆尽，所余零星小股暨漏网未获各匪，令即督同勇役，务将境内匪徒一概拿办等因。当将筹办情形禀报宪鉴，一面仍饬团练勇役并所购眼线分投查拿去后。兹于闰八月二十六日，据派眼线以协同团长孙相候等，探得匪首朱启明现已由外潜回，在朱家楼庄藏匿等情，飞禀前来。据经卑职带领勇役星夜驰往，于二十七日黎明时分行抵该庄。饬令将庄围住，卑职遂即进庄，带同眼线、团长等前往掩捕。讵该匪闻拿即行窜出，越墙逃逸。复经卑职激励勇役跟踪追捕，始将朱启明拿获，押带回县。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朱启明供称：光绪二十五年春间，伊学习神拳，希图扰害洋教，即拜平阴县人王立言为师，学习拳棒。与已获之朱红灯等，已被格杀之孙治太等，已获拟办之关东岭等，在逃之徐登弟等互识。九月初间，听从朱红灯闹教泄忿。十四日，与朱红灯因在平原县森罗店见官兵前往弹压，列阵抗拒，开枪轰死队勇二人。被勇役格毙同伙孙治太等二十余人，分路逃回。又于十一月十八九等日，伊与关东岭、李会先、明延生伙同多人，赴燕家窑平民孙兆凤等两家，柴家洼平民关禄兴家抢得钱文衣物，并将关禄兴之弟关禄平捆缚逼得银两。李会先一同前往管理帐目。又于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六等日，伊与李会先领同多人赴翟家等庄，勒得李庆吉等银钱属实。一再究诘，矢口不移。

卑职查朱启明胆敢纠众各处抢掳，逼索银钱，抗拒官兵，实属凶暴众著，情罪重大，未便稍事迁延，致稽显戮。除将犯监并仍严缉逸匪徐登弟等务获究报外，所有续获匪首讯供缘由，理合开具供折驰禀查核。俯赐照章批饬就地正法，以期迅速而昭炯戒；抑或提府审办，伏乞训示祗遵。

再，团长孙相候等能将著名匪首捕获，均尚勤奋，可否择尤查取该团长等履历，详请赏给功牌，以示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带勇役在朱家楼庄拿获匪首朱启明一名，缉捕尚属认真，著记大功一次。出力团长勇役人等，并准查明择尤禀

请发给功牌，以示奖励。将犯朱启明久稽显戮，殊堪痛恨，既经提案讯明，仰即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一面将讯供缘由，照例详报，仍严缉逸匪徐登弟等，务获究办。缴。折存。

82.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1901年2月18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访闻卑县宋庄教民宋天让等，苇子营教民李文举，老唐庄教民唐堦献等家，均被拳匪抢掠。同时又抢掠大王庄平民张兴家。查系同族人张万忠勾引刘家屯拳匪侯月占等，并已获之王凤春、侯立志一同上盗，地保喊救受伤。令即明白禀复等因。捧读之下，悚惶莫名。

遵查张兴一案衅起，张兴因族人张万忠借贷不遂，彼此口角争殴，张兴与其族孙地保张殿林均被张万忠殴伤。维时拳民侯月占、侯殿文等在场目睹，张兴一并控。经卑职差传张万忠等，先期畏累躲避。卑职因系民间词讼，并无抢掠重情，拟俟传到张万忠等到案，再行讯结具报，实未敢存心讳匿。其王凤春、侯立志两名，因张兴并未指控，提讯王凤春等坚不承认，是以据实录供，肃禀请示，亦未敢遽请保释。至宋庄、苇子营、老唐庄各教民如何被抢，未据报案，刻即亲诣确查，迅速补报。

总之，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惟有矢勤矢慎，以期分我宪台万一之忧，断不敢稍事因循，自取咎戾。除依限严缉首要匪犯务获究办外，理合先行据禀复鉴核。

批：据禀遵饬查复各情形均悉。张万忠等以纠党抢掠之犯，而任其逃匿；王凤春、侯立志以访拿获之犯，而率请省释；前后案牍具在，犹复以支离之词掩饰搪塞。宋庄、苇子营、老唐庄各处，教民被抢案件为时已久，亦未据禀报勘讯情形，具见疲玩异常。仰即亲诣各庄补勘汇报。一面勒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毋得再涉颟顸，致干查究。此缴。

83.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1900年1月30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洋务局转据韩维廉函称，据平原东北乡、禹城北乡友人来说，本月十二日，有陈家楼匪首陈茫仔，纠勾马家坞拳匪马训、王智等到路家庄卢秀山家逼勒钱文，声称不日要抢后卢家庄教民等语。行令确切查明，认真缉拿各处著名匪首究办等因。遵即饬差查拿去后，旋据原役禀称，查得王智系陵县庞河街人，隔境未便往拿。将马训一犯随同陆营官拿获送案等情，并准陆县丞函同前由。卑职提讯。据马训供称，年二十岁。父故母存。从前杠子李庄李法仁、张保善、李维及不识姓名二人，到伊庄内设立义合拳厂，伊跟随学拳，拖欠饭账，经伊承担。后闻出示禁止，李法仁等均各散去。卢秀山被勒钱文，伊不知情，亦无向后卢家庄抢掠教民情事等语。

查核供词一味推卸，显系恃无质证，狡供避就。除将该犯押候复审，一面勒缉逸犯务获质明办理外，所有获犯讯供大概情形，理合据实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仰即勒缉逸犯李法仁等获案，提同马训质讯明确，录供禀办。缴。

84.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六到（1900年2月5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宋庄教民宋天让等，苇子营教民李文举，老唐庄教民唐堦献等家，前蒙宪札以该教民等于十一月初间，均被拳匪抢掠。同时又抢掠大王庄平民张兴家，令即查明禀复。当将张兴一案据实禀请宪鉴，并声明卑职即亲诣宋庄一带确查速报在案。发禀后，卑职即轻骑减从驰抵宋庄，接见该庄长宋玉琪、宋天盛细询。据称：宋天让、宋天贵均系伊庄教民，向来安分。庄内并无拳民，亦无被抢之事。复诘其纵无其事必有所因，则称，本年九月间，县境杠子李庄拳匪滋事，宋天让等听说该匪专抢教民，时时防范，实在至今并未被抢。复至苇子营即苇子园，接见该里里长李文明、庄长王文训并文生李文骏、李宗玉细询。据称李文举系伊庄教民，从未被抢，庄内亦无习拳之人。又至老唐庄，接见唐兆珂、庄民唐介禄，设法询诘，所供

与苇子园李文明等相同。卑职因各庄均称教民未曾被抢，难保非因畏惧拳匪凶横，不敢声张。复告以此刻上宪奉旨严办拳匪，有即重惩，断不将其无端保释，致令寻衅报复，尔等如有被抢者，无论平民教民，不妨实言，决不贻以后患。再三诱问，均无异词。卑职仍恐不实不尽，复于无意之中问诸童叟，语言亦均相符，取有确供附卷。此卑职查讯实在情形也。

伏查东省民教积怨已深，推原其故，诚如宪札所云，地方官非畏教如虎，即视教如仇。以致教民恃入教为护符，每因细故，张大其词，甚至将无作有，煽惑教士即听一面之词，不察虚实，动遽函致有司，立刻拿办。以致平民受累，饮恨弥深。即如上年十一月初间，卑县接教士博恒理等来函，谓县境花园庄拳匪聚众，定于十三日起事，抢掠教民，焚烧教堂，嘱即拿办。迨卑职驰往弹压，均各安堵如常，并无前项情事。平心而论，虽系该教士言语失实，亦系各教民恐惧恒情。当此中外交涉，大局攸关，但使卑职耳目所及，思虑所到者，敢不竭尽血诚持平办理，以期抽薪于釜底，消患于未然，庶毋负宪台抚绥民教，除暴安良之至意。所有遵饬办理缘由，理合据实禀请查核。

敬再禀者：窃查卑县地方情形，近日尚称安谧。惟闻拳匪到处蔓延，此拿彼窜。卑职忠心耿耿，深虑再行波及。刻已随时下乡认真稽查。惟所雇勇丁择要分布，力甚单薄，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然遽禀请防营来县驻扎，又虑以有用之兵，布于目下无事之地。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宪恩俯赐札饬卑境左近防营，准由卑职遇事先行就近请队来县弹压，一面飞速禀报，俾临时不致扼腕，于地方亦大有裨益。卑职为思患预防起见，是否有当，伏候宪谕遵行。

批：禀单均悉。扼要分驻防营，原系兼顾各州县，地方并未画分畛域，该县境如遇有匪徒聚众滋扰，仅可就近移商防营拨队弹压；一面飞速禀报，以凭酌核办理。现已行附近防营知照矣。此缴。

85.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八到（1900年2月7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董路口地方界连恩县，卑职闻该处民人祖五升有在恩县境内开厂习拳情事。当即驰往查拿，该犯先已闻风远飏，差缉无获。

查卑县拳民查自上年九月间剿办以后，屡经卑职周履四乡，明白劝导，宽严兼施，至今尚称安谧。乃该犯祖五升竟敢在恩县一带开厂习拳，实属愍不畏法。除选差勒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逃犯祖五升，务获究报外，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批示饬属一体截拿解究，实为公便。

批：禀悉。已札饬恩县勒缉祖五升务获究办矣。仰即会商协缉，毋任远飏滋患。缴。

86. 平原县会禀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到（1900年2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荣绥蒙赈抚局札委，以准藩司转奉宪台札饬，本年各属久旱，秋成歉收，自八月后西北各州县复有匪徒肆出抢掠，小民卫生无计。行令驰赴平原县，会同亲诣被扰村庄，不分民教，凡被匪徒扰害各家，查明户口，大口抚恤京钱四千，小口减半，核明需钱若干，按照该县现在银价合成银两，缮折飞速通禀等因。遵即束装驰抵平原县会晤，卑职泗已奉札同前由。伏查此项抚恤，原为小民被扰困苦起见，只论其被扰与否，不问其是民是教。所有呈报有案者，固宜挨户确查，其有实在被扰畏避未报者，亦应查明一体抚恤，以期实惠均沾而免向隅之嗟。

卑职等先将去岁八月后呈报被扰案件逐起细核；一面会同轻骑减从亲诣被扰各庄，不分民教次第彻查。有实系被扰呈报者，有虽已呈报而实非被扰者，有因被扰畏避尚未呈报者。统计实在被扰之家四十八户，共大口二百二十口，小口九十九口。照章核发，应需京钱一千零七十八千。现在平原市价每库平银一两兑换京钱二千三百八十文，共合库平银四百五十二两九钱四分。均系逐一核实，并无丝毫浮冒。除备具印领签派丁役赴局请领外，理合开具请拟禀请鉴核。俯赐饬局照数核发，以便分别给领。卑职荣绥拟俟查放竣事，榜示晓谕后，再行回省销差。合并声明。

批：禀悉。赈款已行局照数拨发矣。仰即会同委员查令亲自散放，不得假手胥吏，致滋弊混。仍将放竣日期报查。并由该令移会查令知照。缴。请折存。

87.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到（1900年2月28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蒙宪台札饬，以访闻平原、齐河、禹城一带有著名匪犯曹玉琢、甄元仔屡次纠众生事。今限二十日按名拿获，讯明禀办等因。

遵查曹玉琢系平原县锅培口人，当即选派千役驰往查拿。适该犯外出不家，将其弟曹玉山拿获，解经卑职提讯。据曹玉山供称，去年八、九月间，伊与伊兄曹玉琢学习拳棒属实。嗣蒙严禁，随即改过，并无抢掠情事。诘以曹玉琢现在何处？据称在外贸易。词极含混，显系狡供避就。除悬立重赏，依限严缉曹玉琢等务获，提同曹玉山严审究办外，合先驰禀查考。

批：禀悉。曹玉琢已由武卫右军马队弁勇在恩县境内缉获，随即解省审办矣。仰将其弟曹玉山解省候质。此缴。

88.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到（1900年3月2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访闻董路口民祖五升，在恩县境内开厂习拳，查拿未获，禀请通饬截拿在案。兹准武卫右军马队第一营右队左哨哨长吕长顺将该犯拿获，解送来县，卑职提讯。据该犯祖五升供称：年二十四岁，父故母存，素无恒业。去岁七、八月间，伊曾学过拳棒，非止一日，嗣闻示禁，随即中止，并无扰害民教情事等语。一再严诘，供词支离，其为恃无质证，任意狡展，显而易见。除再严讯确情录供禀办外，所有获犯讯供大概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批：禀悉。仰即签派妥役，押解该犯祖五升来省，听候发审。此缴。

89.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到（1900年8月4日）

敬禀者：窃查前蒙宪檄，将拳匪曹玉琢、甄元仔二名拿获禀办等因。当经卑职查拿，曹玉琢外出不家，将其弟曹玉山拿获，讯供禀请宪鉴在案。发禀后，卑职访闻该犯曹玉琢在恩县境内游弋，当即派差

往拿。适武卫右军左哨哨长吕长顺先期带队将犯拿获来县，卑职会晤吕哨长。据称，该犯在恩县金鸣店庄内吃茶，致被就擒。因该犯与匪通气，留营作线，毋庸由县讯办等语。查该犯曹玉琢系奉宪台饬拿之犯，本宜由县严讯禀办。惟该哨长所称留营作线之处，系属因公起见，且系营中拿获，似应听其办理。除严缉甄元仔务获究办外，所有拿获拳匪曹玉琢留营作线缘由，理合禀请查核。

批：曹玉琢已解省审办矣。仰即将该犯在该境内所犯事案逐一查明，迅即禀报，以整〔凭〕汇办。缴。

90.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到（1900年8月15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批，据卑职禀武卫右军将拳匪曹玉琢拿获缘由。蒙批：曹玉琢已解省审办矣。仰即将该犯在该境内所犯事案逐一查明，迅即禀报，以凭汇办。缴。等因。

遵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六暨二十等日，据教民王付有、王国治并平民李维兴先后具呈，谓曹玉琢学习拳棒，纠众抢掠等情。当经前署县蒋楷分别差查，未经传讯，现在曹玉琢被获解省。以后复据李维兴并王恒钧等来县具控，均经卑职批饬赴省投质在案，此外别无犯事案据。惟其被控各节，均未质证明确，虚实未敢悬揣。兹奉前因，理合禀复鉴核。

批：禀悉。已饬济南府归案质讯矣。此缴。

91.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到（1900年8月15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蒙宪台札饬，以据洋务局转据明教士恩溥函称，平原董路口祖五生被拿后，本县拳匪声言，散贴招聚多人，杀绝教民，一概不留。事虽未至而大势可畏，其中缘由，总以出名头目张玉琢、史砚田、李长水等未从严拿究办故也。行令确查该教士所开各拳匪，是否实系著名首要，有无叠犯抢劫重案实据？抑系教民挟嫌诬指，分别缉办等因。

遵查该教士所开之李长水一名，确系拳匪，屡经卑职悬赏勒缉，尚未就获。其张玉琢、史砚田二名，前据美教士博恒理来函，谓系拳

首。卑职查明张玉琢等并非著名首要，亦无为匪实据。访其来由，始知张玉琢与教民张甲乙系属同族，张甲乙为张姓义子，家道殷实，其入学时不拜圣庙，久为合邑所不齿。张玉琢涎其家产，欲向分用。张甲乙不允，因之入教，恃为护符，致与张玉琢势成不解之仇。现闻张甲乙在该教士寓所常川出入，难保不假词怂恿，冀报私仇。所有史砚田一名，前蒙本道饬令招致劝撤拳厂。旋经卑职查明在高唐境内，随同该处董事等劝撤拳厂属实，并未闻有扰害闾阎情事。业经禀明本道暨洋务局备查在案。

至拳匪祖五生被拿以后，地方现均安谧，并无拳匪散帖聚人杀绝教民之语。除会同防营实力稽查，一面严拿李长水务获究办外，所有遵饬确查缘由，理合据实禀复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勒限严缉李长水，务获究办。缴。

92.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到（1900年4月10日）

敬禀者：窃蒙宪札，以据各州、县会营先后获匪犯田怀德、张洛仓、石来法、明延生、于福堂等五名，发委复审。该匪犯等恃无质证，供词概属避重就轻。饬即确查该匪犯等当时聚众滋扰暨事后人呈控各案，有无另犯抢掳焚杀重情，据实详晰禀复等因。

遵查上年秋间，外匪朱红灯阑入县境，勾结拳民李长水等滋扰民教。维时外匪甚多，难识姓名，其中有无田怀德等在内，现在旁无质证，殊难悬指。检查卷宗，亦无被人指控有案。除出示招告，访查该犯等为匪确据，另行禀办外，合先禀复查考。

批：据禀已悉。缴。

93.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三到（1900年7月28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接德州宋牧函知，该处义和团日来渐有蠢动，现已禀请剿办。当即派人前往侦探。顷据回称，德境义和团昨晚有聚众情事等语。伏查德州与卑县壤地紧接，该处拳匪如果麇集滋事，恐该匪潜伏党羽甚多，难免不勾结为患。亟应预为防范，以免阑入肆扰。惟卑境前驻防营，业经开拔北上，现在甚属空虚，设有疏虞，仓卒之

间，尤觉难于措手。筹思至再，惟有仰乞宪恩迅赐多派队伍，星驰下县，以便会同相机布置，俾资捍卫而靖地方。理合肃禀驰陈鉴核。

批：据禀已派李领官进方前往该县驻扎矣。缴。

94. 平原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到（1900年8月18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各处土匪纷纷窃发，诚恐阑入为患，即经严饬各乡里庄各长，遇有匪徒前来肆扰，随时鸣锣聚集庄众，实力兜拿，送案究办。是以月余以来，境内尚称安谧。兹于本月十三日，据民人蔺怀亭呈称：十一日晌午，忽有扛子李庄拳匪杨传文率领二十余人，持械蜂至伊家，声言伊子前曾习拳，勒令随同出外打仗。伊与置辩。杨传文即向勒索京钱二百千，否则定行烧抢。伊见情势汹汹，随以好言诓留。比及夜半，邀集庄众捕捉，互相格斗，致将杨传文格伤捉获，并获伙匪卢希文、刘金荣、张振禄三人，暨夺获刀枪多件。讵杨传文伤重，旋即身死。呈请诣验讯办等因【各】情。并据地保李东阳同报到县。正在诣验间，复据蔺怀亭禀，据家属信，知杨传文尸身已被匪党乘间抬去。当查该处离城五十里，随即督带勇役亲诣蔺怀亭家，勘明情形，饬拿余匪，均已潜逃。当将获匪三名带回，逐加研讯。卢希文、刘金荣供称，向与杨传文同伙习拳。杨传文因知蔺怀亭之子曾经习拳，欲令跟随出外，如或不允，即向勒诈钱文应用。纠约伊等二十余人，前【往】。蔺怀亭当以好言挽留，款待酒饭。讵至夜间，约同庄众将杨传文与伊等捉获，杨传文旋即因伤身死。伊卢希文亦受多伤。伊等实系听纠图讹，并无抢掠情事。此外亦未随同抢过别家等语。诘讯张振禄，据供在家织布为生。因被伊【父】训责逃出，撞遇杨传文，将其诱胁同行，不期被获。至伊等如何向蔺怀亭讹索钱文，委不知情，亦无随同习拳之事。察其情形，确系幼稚无知，所称被胁同行，尚属可信。质诸事主蔺怀亭及地保邻右人等，据供情形大致相同。随经饬派勇役前往扛子李庄，缉拿匪党并杨传文家属。讵已先期逃逸无踪。跟寻杨传文尸身，亦无下落。访询该处附近居民，佥谓卢希文、刘金荣平日均与杨传文同伙，实非安分之徒。

窃以近因各处土匪假托义和拳之名，乘机劫掠，迭奉宪谕严行禁止，否啻三令五申。乃杨传文胆敢纠众持械，肆行讹扰，实属愍不畏

法，业于拿获时被格殒命，自应照罪人拒捕律格杀勿论。卢希文、刘金荣听纠讹索，核其情罪虽与随同抢掠者有间，第当此匪徒蜂起之时，似未便稍涉轻纵贷其一死。拟请遵照宪饬酌量从严惩办，俾各触目惊心，咸知警惧，不敢相率效尤。至张振禄讯系童稚被胁，尚无习拳暨不法情事，应请从宽交伊父领回严加管束，无任再行外出流而为匪。其余伙党随时严密查拿，另行禀办。是否有当，合将据报获讯拟办缘由，肃禀陈请鉴核，批示祗遵。

敬再禀者：此案杨传文等恃众讹索，众目昭彰，供证确凿，本应于讯明后，将伙犯卢希文、刘金荣，遵照宪饬立予严办，并将办理情形详晰禀报。第查该事主蔺怀亭之子既曾习拳，难免平日不与匪人往来。此次构衅，保非别有隐情，亟宜确切查明，以昭慎重。故未敢操切从事。连日饬派亲信之人，前往该处附近严密访查。该事主先曾习教，后又习拳，传闻平时虽与拳、教均有往来，尚无滋事实迹。而此次杨传文等前往伊家肆行讹扰，确系共见共闻。据案揆情，自应将卢希文等照章惩办，以儆其余。惟此中既有委曲隐情，不得不据实直陈，请示遵办，以免将来犯属有所藉口。至事主蔺怀亭，当由卑职随时严切稽查，如有为匪情事，定当另行禀办，以冀仰副宪台绥靖地方戢暴安良之至意。

再，此案因往返访查，是以禀报稍稽。合并声明。

批：禀单均悉。匪徒卢希文、刘金荣既经该县讯明，实系听纠讹索，当场拒捕之犯，自应按照土匪章程，不分首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张振禄讯无为匪不法情事，准交伊父领回严加管束，仍照例录供详报。民人蔺怀亭邀集庄众当场格毙匪犯一名，生擒三名，并夺获枪刀等件，甚属奋勇。著赏银一百两，以示鼓励。先由该县筹垫给领，一面赴善后局具领归垫。仍严缉逸匪务获究报。缴。当另行禀办，以冀仰副宪台绥靖地方戢暴安良之至意。

再，此案因往返访查，是以禀报稍稽。合并声明。

批：禀单均悉。匪徒卢希文、刘金荣既经该县讯明，实系听纠讹索，当场拒捕之犯，自应按照土匪章程，不分首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张振禄讯无为匪不法情事，准交伊父领回严加管束，仍照例录供详报。民人蔺怀亭邀集庄众当场格毙匪犯一名，生擒三名，并夺获枪刀等件，甚属奋勇。著赏银一百两，以示鼓励。先由该县筹垫给领，一面赴善后局具领归垫。仍严缉逸匪务获究报。缴。

武定府卷[1]

[1] 原卷题为《武定府属办拳匪卷》。“内附德州禀九件。”案：德州属济南府。

1. 武定府禀　廿六年五月廿七日（1900年6月23日）

敬禀者：窃卑府于本月十五六等日，风闻直隶地方现有义和拳匪勾结滋事，保定一带业已蹂躏不堪，而庆云、盐山等处亦有匪徒前往煽惑；并闻该匪徒等刻已潜入卑郡与直省交界各处，引诱无知孩童掐诀诵咒、传习邪术。若不赶紧查禁，必致养痈成患，滋蔓难图。当经札饬该州县等查明，如有其事，即行严拿惩办，否则亦应随时稽察，防患未萌，并一面遴委妥员分赴各属会同查办在案。

兹据海丰县知县管令得泉禀称，以探明直隶境内拳匪猖獗不堪，该县与庆云、盐山等处壤地相连，且为东省赴津大路，而距该县百余里之大沽河口，又有洋人兵舰多艘，以为拒敌拳匪之备。现闻直省调兵剿捕，倘该匪等闻拿逃窜阑入东省，必致贻害无穷。自应先事预防以免临时失措，恳请转禀宪台酌拨防营前往驻扎，以期有备无患等情。卑府查该县所禀各节，系属实在情形，理合转禀鉴核。俯赐迅派马步队一、二营前赴与直隶交界之海丰、乐陵等县，扼要驻扎，以固边圉，而遏乱萌，实为恩公两便。

再，卑府现因学宪按临科试充当提调，一俟考竣，即行亲诣各属查看情形，相机筹办。合并声明。

批：据禀酌拨营队驻防海丰、乐陵各缘由均悉。已札饬先锋后路左营张管带勋酌拨分驻矣。仰俟考竣，即行亲诣各属，会督营县，妥为巡缉弹压。缴。

2. 武定府禀　廿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敬禀者：窃卑府前闻直省拳匪有潜入郡境煽惑情事，当经严饬各属赶紧缉拿，一面遴委妥员分投查办去后。兹据该委员等查明禀复前来，复经卑府逐一接见，详加面询。该委员等佥称，饬查各属除商河、利津而外，其余滨州、乐陵、海丰、阳信、蒲台、青城、沾化等处不无学习拳技之徒，惟人数之多寡不等，情形之轻重不同，为时之久暂不一。业经该州县等恪遵宪檄，剀切出示晓谕；一面亲赴四乡督

饬庄长、首事人等，严行查禁。现已瓦解冰消，地方渐臻安谧。以目前情形而论，如无外境匪徒潜来窜扰，断不致于酿成巨患，为害闾阎。惟海丰一县逼近津沽，时有匪徒窥伺，地方较为危急等语。

卑府查海丰、乐陵两属与直隶庆云、盐山等处壤地相连，实为省北门户。现在乐陵境内已有张参将一营在彼驻扎，尚可设法维持；而海丰僻处边疆，迄无重兵防守，实属在在可虞。加以近日风闻庆、盐一带另有一种匪徒在直东交界处所冒充拳匪，肆行抢劫，烧毁当铺，拆毁民房，察其作乱情形，较之真正拳匪尤为凶悍。闻该匪徒等意欲勾结拳党窜入东省，藉灭洋教掳掠平民，若不先事预防，择要扼守，倘或乘虚而入，该县勇役无多，势必滋蔓难图，不可救药。即使立时扑灭，亦属玉石俱焚，而地方之蹂躏不堪设想矣。且卑郡西北一带既接乱邦又滨大海，现在地面甚为空虚。计自前月十五以后，各国兵舰驶至距海丰百余里之大沽口者多至百数十艘，适有警信，必致坐失机宜，贻误实匪浅鲜。卑府忝守斯郡，责有攸归，实不得不未雨绸缪，以免临时失措，理合会禀请大帅钧鉴，俯念卑郡地处边陲，情形较为吃紧，迅赐派拨马步队三营以二营开赴海丰，专为防守边疆之用；以一营驻扎郡城，作为策应各属之师，俾壮声威而资保卫，实为恩公两便。

再，卑郡城外现闻有幼女练习红灯罩者，亦为有教民撒放小纸人者，以致人心惶惑，风鹤是惊。业经卑府督同惠民柳令严行查禁，以靖地方而遏乱萌。合并声明。

批：据禀查缉境内匪徒，并请拨营队各缘由均悉。现在津沽洋兵麇集，拳民均赴前敌奋勇助战，何至窜扰内地，显系土匪冒充拳会，希图扰害地方。仰即督饬各州县会同防营实力捕治，如敢拒捕，格杀勿论。获案之犯讯系首要，即照土匪例从严惩办。其有纵令幼童、幼女私习邪行者，查明罪坐家长，以弭隐患，而遏乱萌。

至请拨营队一节，现今东北两路防务吃紧，一时实无营队可拨。前饬先锋后路左营张管带勋酌拨两哨驰往海丰分驻，而乐陵与盐山接壤，亦时有匪徒出没其间，兵力愈分愈单，深恐顾此失彼，应由该守转饬各属赶紧筹办团练，以辅兵力之不足。仍随时侦探沿边情形迅速禀报，但有警信，即当拨队接应也。此缴。

3. 武定府会禀　廿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年7月13日）

敬禀者：窃卑府启埙蒙宪台委赴武定府属会办保甲团练等因，并蒙檄饬善后局刊发木质关防一个，及应用军械银款等项。卑府启埙遵于六月初七日赴局具领，初八日束装起程，沿途经过地方均称安谧。至济阳以北一带，雨水透足，禾稼繁茂异常，秋收可望丰稔，足以上慰宪廑。

卑府榕于本月初九日，风闻直省匪徒有窜入海丰县骚扰情事，当发探马侦探去后。旋据该探马回署禀称，本月初八日午后，实有匪徒数百人在彼滋扰，嗣经该县会同防营协力剿捕【缉】拿，轰毙多人，始行溃散等语。卑府榕因该县僻处边疆，现无重兵扼守，该匪徒等受此惩创，难保不纠合党羽去而复来，以图报复。正拟亲往弹压间，适卑府启埙于初十日下午驰抵武郡会晤。卑府榕亦蒙宪台札同前由。当将保甲团练事宜悉心商酌，出示晓谕；一面由卑府榕邀同陈令毓崧于十一日寅刻，前赴海丰县相机筹办，以期化险为夷。是日午后行抵该县，察看居民安堵如常，尚无被扰形迹。询诸乡民，始知该匪徒等忽往忽来，并无定踪。连日接见该处官绅人等，并详加访问。该匪徒等于本月初八日午后，纠约七八百人，头戴黄巾，腰系红兜，手执利刃，自东南一带接踵而来，意在进城索取军械粮食等物。即经该县访闻，赶紧出城与张参将勋多方劝阻，该匪徒等置之不闻，辄行开枪抗拒，轰伤护勇。张参将等因见情势迫急，无法解散，随即传队兜拿。争战多时，共毙匪徒廿一人，余众始行纷纷逃窜。并据该县管令面称，已将该匪徒等潜来滋扰及会营捕拿缘由，详细飞禀宪鉴在案。

卑府榕查阅该县所禀各节，均系实在情形，无异当年发贼。现在沧州、庆云、盐山一带已被该匪徒等蹂躏不堪，竟有一家十五口而靡有孑遗者，亦有一庄数十户而尽成灰烬者，似此任意妄为，尚复成何事体！直隶如此，东省可知；往事如此，来者可知。卑府等才识谫陋，固不敢妄参末议，信口雌黄。而卑府榕责有攸归，实不能任其所为，坐观成败。即经谕令该县，嗣后该匪徒等如赴前敌助战，自应钦遵谕旨，即以义民目之；若在内地焚掠，惟仍有照定例即以土匪惩

之。惟现在大兵未至，必须慎密防守，固不可孟浪从事，以致祸患频仍；亦不可过事优容，以致生灵涂炭；并谕令该绅耆等，赶紧遵照宪檄筹办团防，以资保卫。卑府榕因该县境内现尚安靖，遂于十三日回郡。甫经抵署，即据惠民县柳令面禀，郡城东北隅地方。现有匪徒多人设立公所，悬灯结彩，煽惑愚民。卑府榕即传妥人前往查问。据称伊等均系奉旨学习神拳，除灭洋教，一俟练成，即赴前敌助战，不得过问等语。卑府榕既无缚鸡之力，又无一旅之师。惟有督同柳令密加防范，暗地布置，以尽心力而已。卑府等因思此等学习拳邪教之徒，既已麇集一方，岂能日久相安，始终无事。一旦变生仓猝，毫无抵御。俄顷之间，即可酿成不了之局。近日卑郡情形，外似安静之地，内实危乱之邦。再四筹思，别无良策。惟有仰恳宪恩俯念卑郡地方实在紧要，于无可设法之中，先行急其所急。除前次所拨之张参将勋、张游击奉先两营不计外，请再添拨马步队三营：以一营开赴海丰，以两营驻扎郡城。俾壮声威，而资弹压之处，出自愈格鸿施。

再，距郡城四十里之阳信县地方，现在匪徒充斥，已有安危莫卜之势。恳乞先将驻扎郡城之两营星夜开拔来武，以便随时察看情形，移会该营酌量分驻该县，以资防守，实为恩公两便。除将保甲团练事宜赶紧会督各牧令等认真筹办禀报外，所有卑府启埙到郡日期，并卑府榕查明海丰县匪徒滋事情形，及郡城地方吃紧，请拨防营扼守各缘由，理合由驿五百里驰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该匪徒等挟制官长，劫掠平民，一切凶悍情形，无异当年发贼。此该守等据绅耆之言而为之转禀者也。官与绅既胥知匪之为害若是其甚，而因循宽纵，不为驱禁，殊不可解。况诘奸止暴，除莠安良，皆是该守分内之事，必须遇事督饬所属各州县认真筹办，方可消患未萌，决非纸上空谈所能搪塞，岂于请兵之外，别无一策可筹耶！现在抽调六营驰援天津，而本省东北两路设防亦极吃紧，各州县如概须派队驻扎，微论无此兵力，即有亦愈分愈单。乐陵现有马步两营，海丰、滨州现有步队一营，均尚得力。各属闻有警报，该守等尽可随时商调合队痛剿，有何畛域可分。曾守系经本部院特派之员，既令会办武定团防，又饬兼顾北路巡缉，责任綦重，亟应会同曹守，将应办各事赶紧妥筹商办，俾免内外勾结，滋蔓难图。阳信匪徒

充斥，究系如何情形，并未据该县禀报，应即会查详复；一面密商张管带勋即率所部驰往查办。即郡城重地，任听匪徒设立公所，悬灯结彩，煽惑愚民，更属不成事体。既云赴津助战，迅即押令出境，刻不容缓。倘再藉词观望，即以军法从事，毋得稍涉宽纵。

总之，当此内外交讧之时，全在该守等不避艰险，不辞劳怨，亲赴各州县地方，迅将练团、缉匪两事，分别认真筹办。不亟用重典，不能纾巨祸；不联络正绅，不能缉众心。该守等但能拿力为之，固胜与添兵增戎也。此缴。

4. 武定府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日（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案据利津县知县黄玉成禀称，本月廿三日傍晚时分，据卑县城内团长、首事人等来署面称，伊等闻知各处教民聚有数百人，自蒲境三义而来。并闻山洼地方有外来教民聚有千余人，定于廿五日起事，均来利邑抢掠，亦有云与拳民复仇者，其说不一等语，并据派出侦探禀报相同。

查三义在卑县西南，距城三十余里。山洼在卑县西北，系沿海苇地，距城远处一百余里，近则七八十里。现在团练尚未办齐，即使团成，枪炮、器械均不应手，乡勇胆气亦未必雄壮；城内甚属空虚，倘若该匪前来，实难堵御，设有疏虞，关系匪轻。筹思至再，惟有仰恳商派所部防营勇丁五哨，饬委得力营官管带，星夜下县会同卑职分路防御。如遇匪来相机剿办，庶几有备无患，不致临时棘手。除饬差先将南岸各渡口船只一律驶过北岸，并探有紧信续行禀报外，理合禀请鉴核照准，实为公便。

再，卑县尚有勒令反教教民孙在田等四名于今日被拳民捉去杀害，容令详禀，合并声明等情到府。据此，除飞移张参将勋、张帮统奉先，酌带所部星夜前赴该处，会同该县妥为弹压解散，毋任酿成巨衅，并勿先行杀戮外，理合由驿五百里驰禀查考。俯赐檄饬张参将等克期前往弹压，实为恩公两便。

批：据禀已悉。仰候飞驰曾守驰往查看情形，据实禀复。勿论是拳是教，但有行凶抗官拒捕者，即照土匪例从严惩办。仰即知照。缴。

5. 武定府会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日（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案蒙批饬，以阳信匪徒充斥，究系如何情形，未据该县禀报，令即会查详复等因。遵查本月初五日，有冒充义和拳民之土匪百余人，在阳信县东北乡一带寻找教民，以致人心惶惑。曾据该县禀请派兵连夜下乡弹压，并迳禀宪鉴在案。嗣经该县会同营汛督率勇役前往查拿，该匪徒等始行逃窜。现在地方业已平稳。惟该县距海丰城仅止十八里，距乐陵界亦止三十余里，虽非紧接直壤，实系东省边界。乐陵、海丰有警，阳信境内亦因之而吃重。

计自本月初八以后，海丰、乐陵两县屡被匪徒窜扰。卑府等因该匪徒等麇聚直东交界处所，忽东忽西，去向无定。阳信教民最多，恐其潜入仇杀，致酿巨衅。是以禀请派兵防守，并一面督饬该县邀集绅耆举办团练，以资保卫。奉饬前因，除将团练缉匪事宜由卑府等实力筹办外，所有查明阳信县地方现尚安靖缘由，理合驰禀。

批：禀悉。阳信既已平稳，应饬右路左营张帮统奉先仍驻乐陵。后路左营张管带勋仍驻海丰。随时防范协缉，可期兼顾，毋庸拨赴阳信分扎。仰即移会曾守启埙知照。缴。

6. 武定府禀　廿六年六月廿七日（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本月廿五日子刻，据候补知县陈令毓崧会同海丰县知县管令得泉禀称，本月廿三日戌刻，据城北六十里之北营庄回民报称，本日午间，忽有直隶盐庆一带假拳土匪三四千人蜂拥而来，将该庄围攻。卑职等再三询诘，来人并称该庄妇女老弱均已先行逃躲，仅留庄丁约七八十人守庄，愿死不逃，誓决雌雄等语。卑职等闻报之下，除一面飞探外，本应立即会营出队飞往解围。因该庄回民被害之后，受惊心虚，近日不时来城谎报窜匪围庄情事。及至派人往探，并无影响，未便遽行动兵。廿四日辰刻，遽派出探马回报情形与该庄原报大略相同；并探明先到之匪首系二师兄耿姓率领三四千人，后到之匪首系大师兄杨姓率领四五千人，先后约计万人，誓欲将庄殄灭净尽后，

再扑城。并有骑马者一二百人在该庄周围十余里之村庄巡查，不许百姓送信与官兵，并严令百姓设有官兵大队及打探者至附近各庄，如不速报，定行血洗云云。

查窜匪素与该庄回民结有不可解之深仇，前次业经杀害不少，今复围攻，意在剿灭殆尽，随后再直扑县城，殊属猖獗已极，应即督队前往剿捕，以昭国法而振军威。适张管带昨已奉调率领前、后两哨赴乐陵矣。现在兵力太单，彼匪虽属乌合之众，不足以抵御我师，然众寡相去太悬，万难轻动，且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是以顾守城池最为要义，然亦不可张惶〔皇〕失措，摇动民心。卑职等不动声色，从容布置，已派勇役护兵等在四门严密稽查，以杜奸宄混入；一面将库存大抬炮数十杆擦磨洁净，安置城垣，以资守御。卑职等仍会同营典常川梭巡，加意防范，俾免疏忽之虞。除飞函张管带赶速回防暨陆续侦探外，理合先将窜匪复扰并防堵情形，飞禀查考等情到府。据此，卑府查直省边境一带，近来匪徒愈聚愈多，非有重兵扼守，不足以资镇慑。理合据情转禀查考，俯赐添拨防营，星夜前赴直东交界处所，严行扼守，以免阑入为害，实为恩公两便。

批：据禀外匪窥扰北营庄暨请拨防营各缘由均悉。前据海丰管令迳禀，已饬张管带勋督率所部驰回海丰，相机剿办矣。仰即知照。缴。

7. 武定府禀　廿六年十月初七日（1900年11月2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准大英国领事官电开，兹有武定府刻印出示，劝令和众敌挡洋兵等语。令即查明如有此项告示，立即撤销，并将示稿送查等因。遵查卑府并未出有敌挡洋兵告示。惟本年五月廿六日，恭奉谕旨，奖励拳民。厥后该拳民等无所顾忌，愈习愈多，几有不可阻遏之势。遂于六月中旬，经办理团练委员候补知府曾守启埙与卑府会商，恐其藉口与洋教为仇，滋生事端。曾经会衔刊刻告示，谕令该拳民等速赴前敌助战，不得逗留本处，藉端滋扰，以遏乱萌。嗣于六月廿一日以后，迭次恭奉谕旨，饬令保护洋商教士。复将前项告示逐渐销毁，以杜外人之口。奉饬前因，除再行查明前次所

出告示，如尚有未尽销毁之处，一律销灭净尽外，理合抄呈示稿禀请鉴核。

计禀呈示稿一纸

武郡界连直壤，紧接庆云盐沧。津沽战舰毕集，洋兵麇聚一方。现已调兵剿捕，断难任其逞强。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效力疆场。现既叠邀重赏，尤应激发天良。速赴前敌助战，毋得羁留故乡。谕尔绅耆庄长，赶紧筹办团防。既可抵御外侮，又可保守村庄。务须认真操练，切无徒事铺张。遇有土匪地棍，毋任飘忽远飏。亟应严拿惩办，以期绥靖边疆。倘敢逞凶拒捕，格杀免其抵偿。务各遵照办理，慎勿故违定章。

批：据禀已悉。前与曾守会衔刊发告示，措词甚不妥协。仰即从速查明，尽行销毁，俾免别滋口实。嗣后凡有筹办各项文告，务宜格外详慎，以维大局而弭衅端。缴。示稿存。

8. 武定府禀 廿六年十一月十九日（1901年1月9日）

敬禀者：窃查卑郡地处海滨，界连直省，民情强悍，习与风成。本年五六月间，直隶拳匪倡乱，窜扰东邦。其始以仇教为名，故乡愚无知，被其煽惑；其继聚众既伙，志在得财，遂至民教不分，专事抢掠，到处勾结，荼毒生灵。郡属九县一州，几无完土。叠蒙宪台选派防营，并严饬各州县竭力搜捕，地方渐就敉平。然满目疮痍，颠连无告，此善后事宜所以不容稍忽者也。况值和议初开，诚如宪谕以抚恤教民为第一要义。查核各属禀报抚恤虽已办有端倪，然尚未能联络教士之心，解释民教之忿，以致教民纷纷上控，积不能平，大负宪台保卫群黎，消弭外衅之至意。窃思拳匪流毒，人人得而诛之。教民身受其殃，岂不欲地方官代为伸雪！各该州县果能多方开导，实力查拿，于抚恤一层，纤悉靡遗，该教民具有天良，何肯妄自呈渎！现经卑府札饬各州县，令其亲赴各庄明查暗防，凡拳匪所到之处，无论有无被扰，取具庄长及教民切实甘结。如前次漏未禀报抚恤，亦即赶紧照前办理开折补报；并乘便查明各庄有无窝留拳匪随时禀办；一面向各教民剀切劝导，务令心悦诚服，方能于事有济。卑府亦拟将署中公务料

理清楚，于望后亲临各属，安抚教民，一俟回署后，再将地方情形详细禀报。

至沾化县获解指拿各匪张二奎等一案。因该犯等坚不承认为匪，前府未及讯明卸事。卑府到任提讯，供仍如前。质之原告李宝峰，亦未能确切指证。自非详加访察，不足以成信谳。拟由卑府下属之便，亲自访查明确，再行禀办。陶副主【教】函称，张营官煦听信拳匪、及拳匪蔺成太等有希图灭教各情事一案。现已札委大挑知县李令荣往查。知关宪廑，合将办理情形，先行禀请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亲赴各属督同印委，查明被匪扰累教民，优予抚恤。一面将未结教案，妥速持平办结，并严缉各案逸匪，务获究报。缴。

9. 武定府禀 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1901年2月1日）

敬禀者：窃卑府到任后，查核各属禀报民教被拳匪劫杀者，几于无地无之。虽据各该州县遵照宪札，查办抚恤，特恐办理稍有未周，即于交涉诸多窒碍，当经札饬详细复查，并撰就劝谕民教告示，刊刷颁发，到处张贴。卑府亦即轻骑减从，亲赴各州县周历访察，民教尚属相安。各属查办抚恤，如商河、乐陵、滨州、利津、海丰以及惠民等六州县，业已分别筹款散放，办理均属迅速。并据海丰、滨州续报补行抚恤，足见详细复查，办事尤极认真。其阳信、蒲台、青城等处查办抚恤亦尚周妥；惟沾化一县始终未据禀报。经卑府严札催办，终未办有头绪〔绪〕。先经派委卑府经历董世荣前往帮同查办，迨卑府抵沾，已经办有端倪，定于十二月初一日散放。计卑属九县一州抚恤均已办竣，而逃避教民或有未归者，仍令各该州县随时访查照案抚恤。但善后事宜，抚恤而外，要以清查保甲，严拿逸匪为正本清源之计。

现在各属漏网余孽，如惠民之徐成南即徐铁头、海丰之从凤照、沾化之蔺占鳌等均皆避匿，自非设法购线缉拿，不能得手。卑府于接见各牧令时，面谕不分畛域，尽力购捕；一面察照地方情形，妥议章程，清查保甲，分别良莠，编发门牌。严十家连坐之例，予庄长稽察

之权，务使若辈为乡里所不容。则地方敉平，民教自能辑睦。至各属所有教堂，各牧令深知大体，无不实力保护，堪以仰慰宪廑。

卑府表率一方，责无旁贷，凡于地方有益之事，无不竭尽心力，督饬各属认真办理，断不敢以暂时摄篆，稍涉因循，以负我宪台保卫疆域，抚绥民教之至意。除将访查沾化县解府审办之张二奎等一案，另行禀办外，所有亲临各属督饬查办善后事宜，理合禀请鉴核。

敬再禀者：窃查本年六七月间，拳匪窜扰，民教未能相安。全在各牧令措施得宜，以资补救。沾化县知县丁令熙于查办一切善后事宜，未能操纵自如，以致教民指控之案，不克随时判断，多所羁押。办理抚恤又未能得心应手，究不免有所贻误。卑府察访该令平日官声尚好，惟当此多事之秋，自非明干有为者不能胜任。理合禀请鉴核。应否将沾化县知县丁熙调省另委干员接署之处，出自宪裁。

批：禀单均悉。据称所属各州县查办抚恤，均尚认真。沾化一县始终未据禀报，迨经札催，究未办有头绪。该县疲玩庸懦，已可概见。所请将该令调省另委干员接署之处，现已行司核办。仍一面督同所属各州县，迅将未结教案妥速查明办结，并勒缉逸匪徐成南、从凤照等务获究报。缴。

10. 武定府禀　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1901年2月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陶副主教万里函称，张营官煦听信拳匪呈词，将带县队之张天祥拿办，惩以图贿诬拿好民；并流钟口大师兄蔺成祥等于六月间纠匪千余人，抢冯王等庄教民，杀死冯王庄教民一名、程家井四名，现复希图再行灭教，令即查明禀复等因。奉此，当经札委大挑知县李令荣密查去后。兹据该员以查得带县队之张天祥与门丁刘四，均系张副将勋奉宪台密拿解省审办，并非张营官煦拿解。张天祥在县带队持票查传之张二奎等，均系沾化县丁令熙奉宪台指拿之犯，尚无图受教民贿赂，平空诬拿情事。惟传到之张二奎等廿名并非真正拳匪，现已解府审办。

至蔺成祥等实系著名匪首，六月间曾经纠合匪党各处抢掠，于六月廿二日杀死冯王庄教民刘凤春一名，六月十八、十九等日杀死程家

井教民孙柱、程曾二名，均经各尸亲在县呈报有案。此外被杀者尚有沙洼李家庄平民李宝云一名，访闻系教民李宝峰勾人所杀。陶副主教原函所称程家井教民被杀四名，想系传闻之讹。蔺成祥等屡经该县捕拿，早已远飏，并未潜回境内，亦无希图再行灭教情事等情。禀复到府，核与卑府访查大略相同。惟张天祥有藉案讹索别案，已蒙臬司札委候补知县郭令肄三查明禀报。除饬沾化县严缉逸匪蔺成祥等务获究办外，理合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督同接署沾化陈令勒缉逸匪蔺成祥等，务获究报。其传到张二奎等既经解审，应即提案，隔别研讯，务得确情录供拟办，毋稍枉纵。此缴。

11. 武定府禀 廿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901年2月4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据沾化县禀，奉饬查拿之张二奎等讯供狡展，请提府审办缘由，饬即行提至郡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前府曹守榕遵即行提人、卷至府。旋据该县武生李宝峰以首匪窝匿等情控，蒙宪台批府提同现犯质讯，李宝峰亦即来府投案。曹守未及讯办卸事。卑府到任查张二奎、杜兆吉、张家梅、张梦梅、张老小、张玉兰、张鸿喜、张三、姜二兴、姜文升、姜振和、姜鹤、姜兰、宋四、姜宅、捕役刘建平、地保张林甲、张林有等十八名，系奉宪台访闻，或习拳为匪，或与拳匪专通营署消息。饬县指名严拿之犯姜四磨牙，该县因指宋〔姜〕四磨牙未到。姜四磨牙与姜二兴等同庄居住，随亦获解。郭兆南系双兴成铺伙，因札内有将所得财物公然开设双兴成铺面一节，故亦将其拿获，一并解府。

卑府细核案情，要以是否设厂习拳为匪抢劫，以定罪名之轻重。随即提案隔别研讯，据供均系安分良民，并未习拳为匪。惟伊张二奎曾在流钟口集上向不识姓名人买得瓮一个，张梦梅买得酒糠一口袋，张玉兰买得板橙一条，张鸿喜买得石灰一车，姜二兴买得酒四百斤、瓮两个，姜文升买得木叉六杆，均在李宝峰家被抢以后，当时不知是李宝峰家原赃。伊杜兆吉等并未买得物件，实无抢夺李宝峰情事。刘建平、张林甲、张林有亦无为拳匪专通消息各等供。郭兆南则供伊在

蔺占鳌之父蔺成泰德兴杂货铺充当伙计七八年。本年七月间，蔺成泰因蔺占鳌习拳为匪，恐受拖累，将铺关闭，逃避出外。嗣地方平靖，伊邀集股分用京钱四百千向蔺成泰之妻买取德兴底货，改换双兴成字号开设，与蔺成泰家无涉等语。并讯明姜宅本名姜元照，并非姜宅。提同李宝峰质对，只称张二奎、姜二兴等均系蔺占鳌等一党，张二奎等所买各物，系属正赃，即是抢夺伊家正犯。卑府诘以是否眼见，有无干证？则亦无从指实。叠讯数次，均无异词，加以刑吓，无不极口呼冤；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并称如果实在习拳为匪，万不敢安居本庄，自罹法网，求细访察等语。

惟时李宝峰被李时氏指控勾匪将其夫李宝云杀死。卑府随堂诘讯，李宝峰恃系奉教，刁狡异常。正拟亲临各属访查间，适候补知县郭令肄三来府传述宪谕，令将李宝峰解省。遵即饬发惠民县递解。卑府于下属之便，在沾化县流钟口一带访查。本年六月间。拳匪刘玉卿、蔺怀礼等在蔺成泰家设坛，蔺成泰之子蔺占鳌并蔺成祥等均习邪拳。李宝峰本系教民，当时因恐被扰，赴直隶庆云县接来大师兄赵五即赵玉庆等在家设坛，因李保云扬言教民习拳，随勾匪将李保云杀害。李保云之妻李时氏哭告流钟口拳匪，激动拳匪众怒，将李宝峰家抢掠。既是流钟口拳匪即是蔺占鳌等党羽，现在均已逃避，并无潜匿境内。查访张二奎等平日均属安分，并无习拳为匪实据。并据廪生薛继文等数十名切实具保。嗣见丁令熙，询以当时张二奎等如何拿获？据称奉札票传，即日获案。是张二奎等安居本庄，并未逃匿。参以访查情形，张二奎等并非真正拳匪，似尚可信。卑府回署后，复又提集研讯，供仍如前。

查张二奎、张梦梅、张玉兰、张鸿喜、姜二兴、姜文升于李宝峰家被抢以后，在流钟口集上向不识姓名人买得各物，既据李宝峰认明系属原赃，张二奎等当时贪贱购买，自应罚令将原物追出，归还李宝峰家具领。郭兆南于拳匪蔺占鳌之父蔺成泰所开铺面，辄即用钱购置，改换字号开设，难保无影射别情。惟其人平日并无为匪不法，且据供称当时立有合同，应饬将集股之人传案，追出合同查验。如果实系有中有保，出钱购买，再行核办。其余杜兆吉、张家梅、张老小、张三、姜振河、姜鹤、姜兰、宋四、姜元照、姜四磨牙既未习拳抢

掠，又未贪贱购买拳匪赃物，均系无辜。张林甲即张盛林，系流钟口地保。张林有即张连有，系张林甲之弟，讯供并无与拳匪通过消息，访查平日亦尚奉公守法。既无过犯，未便株连，应请将张二奎等十九名一并发回该县，将杜兆吉、张家梅、张老小、张三、姜振河、姜鹤、姜兰、宋四、姜元照、姜四磨牙、张林甲、张林有等十二名取具的保释放。张二奎、张梦梅、张玉兰、张鸿喜、姜二兴并武举姜文升等六名，俟原买各物交出。郭兆南一名查明双兴成实系与蔺成泰无涉，再行分别保释，以省拖累。惟刘建平系属革役，查其平日不甚安分，此次亦无人敢为具保，未便因其不认通匪，致滋轻纵，应请将刘建平饬发该县监禁，俟缉获蔺占鳌等讯明有无通匪实情，分别拟办。除饬沾化县购线严缉蔺占鳌等，务获究报外，理合禀请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禀悉。已行司汇案核办檄饬遵照矣。仰即转饬严缉逸匪蔺占鳌等，务获究报。缴。

12. 惠民县禀　廿六年五月廿五日（1900年6月21日）

敬禀者：窃奉宪台排单札开，以上年拳匪聚众滋事，业蒙督饬各属筹办就安。现闻复有外来匪徒潜传拳技，吞符诵咒，左道惑人。令即勤加访查，责成庄地，遇有传习之人，立报查拿惩办等因。奉此，遵查前蒙颁发严禁拳会五言示歌，当即照缮多张，挨庄张贴，晓谕乡民，咸遵禁令，并无有习拳技之人。

讵于五月初七日，卑职因公进省回旋，道经卑县东关，见有三五幼童如颠如狂，跳舞为戏，似中邪术；随停肩舆集讯，年皆十一二岁不等。问所从学，谓见他小孩玩弄，遂即学习，委无经人传授，亦并不知犯禁等语。卑职恐有未确，复即传其父兄严加究诘，佥称不知始于何日，从何人所学。诱令比试，咒固不经，亦未能应验。即将其父兄分别申斥，谕各领回管教，不准再聚为戏。回署密加访察，则知直隶宁津县民宋茂堂因索河工料价在县涉讼。其年十五之子前来省视，同住东关约有旬日，彼在原籍曾习邪拳，到此亦常玩弄，幼童习染，由来于此。旋即差查已随其父领得料价归籍多日矣。卑职深恐他处尚

有戏弄，日久染及无知少壮，转被外来奸民潜传技术，煽惑生事，亟宜严加防范以杜其萌。当申前禁，并传集城关四乡首事地保，责各挨街实力巡查，如有设立拳厂以及窝留拳匪传习之人，立即密报，指名查拿；幼童有犯，罪坐父师家长；庄地徇隐，察出从重处治。

现查四境均尚安静，惟直省拳匪盛行，叠滋事端。卑县虽非联界，相距非遥，且地当附廓首邑，熙来攘往，良莠难齐，更虑匪徒窜入传诱，勾结为患。除谆谕各庄团练，遇有形迹可疑，认真盘查送究；一面仍由卑职随时勤密确访，饬差严拿，有犯务获，有获即惩，以期匪徒如〔见〕做畏法，消患未形，仰副宪台恫瘝在抱之至意。断不敢稍涉疏懈，致误事机，有干严谴。所有卑县查禁拳匪情形，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查照前檄办理。缴。

13. 惠民县禀　廿六年六月初三日（1900年6月29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排单札开，以现因直隶拳匪肇乱，人心浮动，东西北处处与直境相接，恐匪被剿窜逸，令即认真防拿等因。奉此，遵查卑县虽与直隶并不联界，惟西北各乡与乐陵、海丰相距均十里之遥，前闻被〔直〕省拳匪聚众滋事，且散党羽出为传诱。卑县乡民虽尚不为煽惑，惟〔已〕亲见幼童跳舞戏弄，深虑日久染及无知少壮，被匪潜传勾结为患。当将查禁情形禀报宪鉴在案。一面邀集四乡团长，谕各齐团约丁时加防范，遇有形迹可疑，公同盘获送究。倘有拳匪伙众入境，即集各团合力兜拿，报县，立会营汛驰往擒【拿】。如其庄内设有耶稣、天主教堂，亦各责令团长谆劝乡民，仰体朝廷怀柔之意，视同井里，共为保护，弗任无知之辈，造言生事，致酿大衅。窃思卑职平日遇有交涉词讼，不分教民，准情度理，持平速了，结怨无由，似无寻仇报复之举。然彼族因他处闹教，遂忆其年居，依势逞刁，鱼肉乡里，惴惴焉，惟恐民之相与为难，风鹤是惊，在所不免。并即剀切晓谕，令仍安居，毋生疑惧。布置就绪，即由东北各乡周历查禁习拳，兼验团练是否齐整。因奉学宪按临科考，于五月廿三日赶回妥备供给。仍念地方紧要，派友加谨，伺应禀明学宪。复于廿四日

亲诣西南乡，并设有教堂之平和王家、奕家桥、陈大律家、崔家、孟家等庄次第察看，民教均极相安。惟至姜家庄则有教民姜希尧等告称，有李家庄招集拳匪，图烧孟家与伊姜家两处教堂，恳请防护。访之邻近居民，则谓姜家教堂藏有军火器不知所为，并有派人在公共井中下药迷人之事。立即质诘，词皆出于传闻，并无实证实据。但不彻底究明，疑团两难解释。当令教民供明为首拳匪为谁，何人眼见，何人学习，固难一一指举。即诘之李家庄等庄庄团各长，佥称县境乡民本无习练邪拳之人。嗣见幼孩间有戏弄，示禁森严，各庄互相诫勉，父师屡加管教，现在实未有敢潜习之家。至在井中下药，是否真系教民，亦并无人眼见等语。即以所指，同属怀疑，各加开导，彼此涣然冰释。复率庄长一二人同进教堂查验，并无私藏违禁之物，遂使乡民、教民两好无猜，旋见张、聂两姓教士亦深为喜悦。据称经卑职有此巡查弹压，民教均可保其无事。卑职婉向加勉，并将经过庄村查取庄地现尚无匪混迹甘结，逐一向告，俾释其疑。而教士等亦以教民如有赴井投药，查获由其教堂是问。随督团长沿路就地点验各团合境练集，均尚整肃，声势亦颇联络，当于廿七日回县。察查民情一律安堵，拟俟试竣加整城关团防，以期乡联为一气，遇匪窜逸，协力擒捕。除仍不时赴乡严密查拿潜入拳匪照章禀办，并将教堂妥为保护，以弭衅端而靖地方外，所有卑县整集团练防匪窜逸，并周历四乡巡缉，现尚安谧情形，理合驰禀查核。

批：据禀筹办防务情形甚为妥洽。仰即督同团练认真巡缉，以固边圉而遏乱萌。缴。

14. 惠民县禀　廿六年六月初七日（1900年7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直隶拳匪肇乱，县境相距较近，深恐匪徒被剿逸入，禀报加整团练，城乡联络缉捕在案。复虑人心浮动，不敢稍涉安逸，随赴边境巡察，道经接壤乐陵、海丰一带，庄村乡民，议论纷纷，佥为直隶匪势猖獗，曼延为患，闻有窜赴乐、海转入县境寻仇洋教，业见过兵驰往击捕之事。人心惶恐，互相惊疑。且有一二无知愚民，潜入边界传练邪拳，图保乡里。卑职即晓以乐陵、海丰队伍，

系缉本地传习邪拳滋事首犯，以安众心；一面严密侦查，尚无公然设厂纠众传习之人。随即酌传庄地量责示惩，谕各挨户查明，有犯速令停止，毋得自陷乐、海覆辙。各乡咸畏禁令，或望不敢以身轻试。

第查县境教堂林立，教民繁众。且姜家、孟家两庄，复属洋式教房。卑职虽谆嘱附近团长，督同乡民妥为保护。本境民、教相安，断不敢滋生事端。但闻直隶拳匪专与洋教为难，连日焚烧教堂，几无遗留。县境系附廓首邑，复与直隶逼近，倘窜入为害，郡城既无一旅之师可恃，告急复虑莫及；若责团练，用以自保身家则可，督令迎击大股匪徒，尤恐骇而散去，转误事机。卑职现察地方情形，小民惧匪窜入，在在吃紧。若不亟图防范，万一外匪肆逞滋出事端，卑职纵干严谴，大局已属无补。惟有仰恳查核，俯赐迅派队伍克日下县，择要驻扎，以资镇摄而备防守，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现在东、北两路防务吃紧，实无营队可以分拨。惟乐陵、海丰拨两营，该县相距较近，如有土匪窜入境内滋扰，仰即就近移商派拨队伍弹压；一面飞速禀报来辕，以便酌派营队驰往接应。仍赶紧筹办团练，以补兵力而壮声援。缴。

15. 惠民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二日（1900年7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直隶拳民聚众闹教，焚烧仇杀，蔓延为患。县境教堂林立，逼近直省，深恐窜入扰害，无兵防守，致误事机。由马递四百里驰请迅派队伍驻扎，藉资镇慑，迄今未奉宪示，殷盼如望云霓。

惟查近日情形，较昔大有不同。先则乡民练拳，因干禁令，地方官尚能钤知本境之民，不敢公然即与洋教为仇；今乃遍地播传，谓已明奉朝廷谕旨，奖为义民，藉此纠众练习，图赴津沽前敌助战。但各处民教于承平之世，即已积不相能。现既中外开衅。令民执戈御敌，是以积之胸遂其挞伐之志。偶遇教民目为汉奸，几有人人欲得甘心之势。县境教民本属无多，且近因直省仇杀，更有畏避远去，所余寥寥，亦令潜自迁徙。惟直省教民因被仇杀，结党成群奔入东境。闻赴他处不留，咸自情急，刻已辗转纠至数百人，潜伏四处，有直赴郡城强求保护；如遇拳民阻难，即决雌雄，以作困兽之斗。虽经卑职集团

防查，筹备解散，第恐民教各不相容，团难解忿，而郡城无一旅之师，深觉弹压非易，情形十分吃紧，无队断难镇慑。合再由马递四百里驰恳鉴核，迅派队伍星驰下县，以备防护，并恳赏加卑职营务处衔，俾资联络，不胜翘盼待命之至。

批：据禀已悉。东、北两路防务极为吃紧，现又抽调夏镇所部各营驰援津沽，一时实无勇队可以分拨。惟该县为武定附廓首邑，又有直省教民纷纷入城，力求保护，亦不能不并筹兼顾，以期消患未萌。仰严分饬先锋右路左营张帮统奉先、后路左营张参将勋就近酌量办理。该令迅即遵批经行函商可也。此缴。

16. 惠民县会禀　廿六年六月十六日（1900年7月12日）

敬禀者：窃卑职毓崧前在乐陵差次奉宪台由驿四百里排递禀批，乐陵既已安静，仰即迅赴惠民、海丰、青城一带，会同各该地方官巡缉稽查，以安边境而遏乱萌等因。即由防营派拨马队十五骑并带护勇由乐起行，已将起行日期禀报宪鉴在案。

旋于六月初六日午初驰抵惠民县会晤卑职堂筹商至再，总以不动声色，消患未萌，方昭妥协。随传集城关及附廓一二十里各村庄绅董首事，申明大义，谆谆开导，并取甘结。当以我宪台胞与为怀，恐匪乘间扰害，令各认真保卫之意，明白宣谕。绅民咸知切己，无不感而思忿。复连日会同遍历四乡巡察，现在地方尚称安谧。境内所有洋楼教堂，悉皆封锁，伪充入官，免其仇教焚毁。至于各处教民纷纷畏惧，互相逃避，虽经加意保护，无如为日方长，久恐变生不测。惟有遵奉守府转奉宪谕，予以自新之路，劝令悔教，以免拳与之为难。是以釜底抽薪，力加保护，仰体宪台一视同人之至谊也。所有卑职毓崧到境会同巡缉、稽查、办理大概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再，卑职毓崧已于十一日起行，驰复海丰。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即由该令移会陈令毓崧知照。缴。

17. 惠民县会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日（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窃卑职星源仰蒙宪台札台〔开〕，以访闻齐东、济阳及武定府属之惠民、滨州一带，因直省土匪猖獗，流言四布，意图勾结蔓延。小民无知，恐为煽惑。令即前往妥为劝谕等因。奉此，遵即束装起程，由济阳驰抵惠民县会晤。卑职堂亦奉札同前由。查自义和拳民吞符拜神聚众，以仇教为名，而直东连界乡民如颠如狂，纷纷传习。始缘有干禁令，晓谕撤厂，尚知畏法；嗣以明奉谕旨奖励，令随官军助战，遂公然不避，甚有在城东南隅，夜间设坛暗地练习。卑职深虑滋事，当即禀明本府督同封禁，驱逐四散。无如学者迷惑，虽父兄劝戒，亦难禁止。惟细查若辈实无为匪情形，然恐积时渐久，假冒者众，致蹈直隶沧州之辙。

卑县地居附郭，又与直省之盐山、庆云相近，前因察有北来洋教多人，抑赴郡城强求保护，恐遇拳民械斗，当以情形吃紧，禀恳宪台派队防护。复因四乡人心惶惶，讹言叠起，不得不先其所急，即由卑职堂暂行筹款练勇四十名，捐廉制备旗帜、号衣、器械，带同连日赴乡巡查弹压，民情渐就安贴。卑职星源沿途查访情形相同。随即宣谕宪台轸念民生，绥靖闾阎之意，乡民感戴宪仁，莫不欢忻。当将所带告示挨庄发给，令其各安生业，勿听浮言，为匪煽惑。如有假冒拳民匪徒，务即报官指拿，不得随同附和，自蹈法网。所有经过村庄，查尚无匪徒溷迹。惟拳民既难遽行禁革，总宜预备勇队随时防闲。

昨奉宪批，饬令移商现在分驻乐陵、海丰之武卫右军先锋队后路左、右两营张管带，抽拨勇队来惠分防去后，尚未接准移复。所有现在会同办理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敬再禀者：县境初有三五小儿习义和拳，卑职携带宪台颁发告示，下乡劝谕，动以利害，其父兄无不感激涕零，翻然改悔，或延塾师令小儿入学；或闭置函室，不令出门。无如邪术一人，不习则不思饮食，百病俱生；然已习者究属无多，未习者不至再染。至朝廷有义民之奖，而彼此传闻渐染之速甚于置邮，以故十数日内，南北往来，络绎不绝。始谓南旋者便系匪徒，细为访查，缘小儿初习，并无师

程，皆赴庆云县之黑牛王家及大宗家等庄见大师兄验看。其不可者驱回，不令再往；其可【者】挂名号簿，予以符咒，谓之领香。此初次也。回家演习十数日，再去验看，谓之试刀。此二次也。再演习十数日，再去验看，谓之试枪。此三次也。有此三次则技艺成矣。大师兄命之东不敢西，命之西不敢东，即欲归家而不能自主。往往北去后，其父母倚闾眼泪几枯，而竟不能预防。邪术惑人，真不可解。

六月廿日晚，门者报南关有义和拳百余人，小儿十居八九。询悉卑县与济阳毗连之民居多，旗帜、刀剑亦颇整齐，上书“保清灭洋，北上助战”字样，鱼贯而行，丝毫不乱。内有一二老者牵驴负褡，装载干粮。卑职将其唤署，乃庄农，卑职之所素识者。问以何往？据称现奉宪台告示北往助战。卑职告以沧州事，老者不免泪下。然明知投死，竟无如何。苟助战而死，犹不失为义民。倘误入匪徒，小儿之死岂不可惜。乃解之不能，止之不可，不得已派差押送北去。初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成如此世界，将来不知伊于胡底。卑职只有随时留心，细加盘诘，真义和拳则放之去；假则决不宽容。惟城无防兵，深为可虑耳。此卑县近日情形，理合据实禀呈查考。

批：禀单均悉。乐陵、海丰防务现均吃紧，后路左、右路左两营分驻该两县，一时恐不能移防。该令既募有练勇四十名，曹守又派募步队两哨、马队一哨，暂时可资巡缉。倘有大股外匪窜扰，再行商调该两营驰往策应。至平时查办匪案，全在该印委不避艰险，亲赴各乡督同绅耆庄长挨庄稽查，剀切谕禁。查实即治以应得之罪，不稍姑息，庶可惩一儆百，相率不敢再犯。否则愈姑息愈恣肆，迨至用兵剿办，则所伤者更多，纵之适所以陷之，贤有司当不忍出此。并由该令移会张牧星源知照。缴。

18. 惠民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七日（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卑县义和拳实在情形，已于六月廿一日禀明在案。突于六月廿三日定更时候，由北来义和拳民数百人，尔时城门已闭，若辈意欲进城。以黑夜不辨真假，理谕止之，即住北关。次早，派差查访，多本境人，均极安静。卑职恐城门昼闭，摇动人心，谕令开门，

伊等亦均未动，据称候接大师兄、二师兄来。午后果有轿车二辆自北而来，义和拳民派队迎接，穿城而过，一言不交，至南关入店。稍停，二师兄刘介臣即来拜会，身着黄道袍、黄扎巾，以红带束之，足穿方头靴。卑职既无一旅之师，只好含垢忍辱，待以客礼，以口舌争。询悉与大师兄王胜元均盐山县人。探其来意，据称欲在郡扎粮台，南剿教民。卑职答以此处既无洋兵，又无洋教，无处可剿；即本处拳民尚促令北上助战，南来除失义民本意。伊渐语塞，答以歇一日再为计议，即辞去。次早卑职往拜，伊辞未见。是日过午，已起身仍回盐山矣。时因郡城集期，查看买卖照常，足见人心安定。

卑职明查暗访，情缘前次城东南隅之拳房，经本府督同卑职驱逐，内有匪徒一二人心怀不平，潜赴盐山捏告伊等郡城为洋教所困，诓之南来，而一时北往挂号者归途，与之同路而行，各不相谋，遂至聚有三四百人之多。本境者经卑职谕以利害，深自愧悔，皆愿归入民团，免得北上送死。复经本府督同卑职严加申斥，令各归家，其外境者亦皆四散。窃思此一二匪徒图泄私愤，竟敢勾来拳首；卑职稍示以弱，岂不有误大局，所关殊为非浅。卑职拟俟拿获滋事匪徒，讯明即为正法，以惩将来。

盖日前习义和拳之小儿，决无匪人，而为之首领者往往以敛钱，正人实少。此二匪即作首，敛钱者也。若不处以重典，将来不知伊于胡底。卑职缘曾守回省时，此处尚无眉目，恐讹言传至，有烦宪廑。谨先将拳民归家大概情形，驰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匪势猖獗至此，直不成事【体】。该令既拟拿办滋事匪徒，讯明正法，应即设法捕拿，以期惩一儆百，否则愈姑息愈猖獗，迁延日久，滋蔓难图。风闻近日来往该县城厢，如匪徒装束者先后共有二三千人。而来禀云只三四百人，仍多不实不尽。往庆云黑牛王家庄挂号者，闻亦实繁有徒。应即邀集城乡绅耆并庄长、首事人等，剀切劝谕；一面督同勇役严密侦查，实力禁缉。并派妥人跟踪密探，究竟黑牛王家庄距该县城若干里，主持其事者是否即系刘介臣、王胜元两人，该庄究聚匪徒若干？一并确切探明，即日详细禀复，以便核办，毋稍诿延。切切！此缴。

19. 惠民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三日（1900年7月28日）

敬禀者：卑县北来大股拳民，卑职已于六月廿五日将解散情形，并声明拿获匪徒另禀惩办在案。当以仓猝之间，未知王、刘二拳首何以北去之速。兹查系因曾守启埙起身后，卑职告绅士等赴省请兵，已为二拳首所闻，而本境拳民又经卑职归入民团，促令归家，顷刻数百人已为散去。而二拳首闻之胆寒，故仅带北来之百数十人潜迹而去。尔时卑职欲往追捕，缘张牧星源已于前二日将队伍带赴滨州，海、乐二营又未能抽队前来，仅有卑县新练之小队四十名，诚恐寡不敌众，激出事变；禀商本府曹守榕，见亦相同。只好听好〔任〕若辈速去，以靖地方。惟内有城东南隅滋事之张黑小经驱逐后，此来竟敢充作拳首先锋，包头扎腰，洋洋得意，声言千人，以示挟制。似此胆大妄为，若不严加惩治，恐贻害地方不浅。卑职密令与之相识者诓回西关，不动声色，派队将该犯捕获。连日研讯，该犯供称，本城三义庙街人，向从伊姊丈王美居在直隶为匪，并未犯案。近缘伊姊丈王美居被直隶捕获正法，伊逃归，即在城东南隅冒充神会，设坛敛钱。闻票传紧急，即逃之盐山，勾来大股拳匪，希图聚众洩忿，不料即被拿获等供不讳。当经禀明本府，已遵宪札按照土匪惩治，以昭炯戒。窃闻王、刘二拳首此来为卑县拳民所诓，恨入骨髓。卑职乘此机会晓谕拳民，如再北去挂号，王、刘二拳首必将报复；海丰、乐陵官兵亦必截杀。拳民闻此无不慄慄危惧，愿归民团，或者是一转机。

现张牧星源已于六月廿九日由滨带队回郡，郡城有所倚恃。会同禀商本府，卑职即可分身带本队赴乡巡缉劝解，并宣明谕旨，庶几卑县拳民可期一律解散，归入民团。至北去勾来王、刘二拳首内尚有段兆奎者，言语狂悖，罪大恶极。俟捕获后，另禀惩办。

再，卑职向逢伏汛常川在河，兹以防捕紧要，兼之河水安澜，未暇赴工。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缉获匪犯张黑小，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办理甚为妥善。著记大功一次，以示奖励。当此土匪充斥之际，非用重典无以资惩创也。劝谕拳民撤坛归团，即是解散胁从辨〔变〕通办

法，亟应驰赴四乡迅速劝办。然亦须约束得法，董率有人，方无流弊。此等事宜与公正绅耆图之。段昭〔兆〕奎既属罪恶昭章〔彰〕，仰即悬赏购线，严密查拿，务获惩办。多擒治数名首要，随即解散无数胁从，其势固相因也。此缴。

20. 惠民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十七日（1900年8月11日）

敬禀者：窃卑职堂于七月初八日，业将赴乡劝惩解散拳厂情形，并商同卑职星源队暂驻郡弹压，定于三二日内再赴西南和平约与济阳毗连之区巡缉，禀请宪台鉴核各在案。卑职堂即于十一日出城沿路查访，所有拳民经解散后，均乘雨力田，恪遵约束。晚至聂索镇。亥末接卑职星源函称，奉宪札委，赴商河一带剿办拳匪，嘱卑职堂务于十二日回郡等因。卑职堂本拟赴和平约挨庄劝谕，继以为时甚迫，乃驰该两约适中之大碾陈家庄，将该首事等传至，问以义和拳厂曾否全撤？据称该约滨临大河，逐未人多在天津贸易者，几于无村无之。当义和拳之胜，该约知之最早，故传染较多；及义和拳之败，该约亦见之独真，故转拟甚捷。近日自天津归者传言义和拳幼童被戮之惨，无不悔恨。并蒙宪台恩威剀切示谕，所有拳厂已全行解散各等语。卑职堂明查暗访，该首事等所言尚系实情。即令出具，均具切实甘结备查。赶紧折回，无如时已过午，该庄距城八九十里，兼以路多泥水，行至吉城三十里之寥家屋，天已昏黑，人马疲困，势不能前。即派专差函知卑职星源，十三日先令裴帮带带队前赴商河。卑职堂即于是日午刻回署晤卑职星源，会商一切。

惟查卑县境内拳厂虽已全撤，不至再生事端，而盐、庆匪巢聚集尚多，仅隔百里。又闻滨州小范家北匪复来，阳信亦有匪徒阑入城内情形，均属密迩县境，窜扰在在可虑。现在队伍既去，郡城空虚，只有随时查探严加防范，以仰副宪台绥靖地方之至意。所有卑职堂赴西南乡巡缉，拳厂一律解散情形，理合会禀查考。

再，卑职星源商禀后，即日前赴商河。合并声明。

敬再禀者：窃卑职星源于十三日早，已商令裴帮带先行拔队赴商，卑职稍候卑职堂回郡晤面，亦即起行间。忽接滨州萧牧腾骧来函

云，初八日晚，有本地拳党在博兴等县勾结拳匪百余人，由北镇渡河赴滨州之范庄，同时又有盐山拳匪郝姓乘骑带数十人驰入范庄，合为一起。拟约卑职带队前往弹压，并已禀请宪台鉴核，速调重兵等语。伏查卑职昨奉钧札饬赴商河，队伍业经前往滨州，现又来匪，势难分队兼顾。及午刻卑职堂回，面同曹守商酌情形，不惟滨州紧急，即郡城密迩该处，亦不得不有队防剿。再四踌躇，无可设法。卑职星源查前初八日晚曾奉宪批，现已【调】王副将世清督率所部驰往滨州、海丰一带，不分畛域，相机剿办等因。奉此，如王副将营队能早日到武，实于大局良有裨益。所有武属情形，并卑职势难兼顾缘由，理合缕禀，伏候钧裁示遵，实为公便。

批：禀单均悉。现在各路吃紧，北调援兵，王副将一时尚难前往，仰仍勤加侦探，严密防范。并移该员知照。缴。

21. 惠民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一日（1900年8月25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奉宪檄，令查济、惠分属之石人王家村拳厂，业将查办情形禀报帅座。卑职因地属两县管辖，深恐愚民阳奉阴违，复滋隐患。随于七月廿四日，督带自募队伍复赴该村左近明查暗访，拳厂确已一律撤散归团，委无再习邪技之人。乃闻河水陡涨，虑有险工，正在赴河查勘途中，接奉河工督办何守国禔函谕，以王副将世清现奉帅委，带队驶赴滨、蒲一带剿办土匪，闻皆溃窜，有逸入卑境曹、贾二庄避匿情事，令即往拿办等因。立即驰抵清河镇禀商何守，以事由传闻，虚实虽属难凭，匪势猖獗不得不预为筹备。卑职亦因曹、贾二庄地临黄河，毗连滨、青，彼处既有匪聚被队剿治，窜入避匿诚恐不免。即督队伍前赴该庄一带严密侦察，乡民各勤农业，安堵如常，遍加查访，委无匪徒窜入之事。复集庄地首事切实诘询，据称前数日在伊等庄下游青、滨交界河口，闻有拳民渡河而南等语。质诸舆论，证以现查，是传有匪徒窜入，或即因此之讹。惟滨、蒲匪甫被剿，窜扰在在可虞。除督同团练勇队认真防捕外，理合禀报查考。可否仰恳鸿慈，俯赐就近酌拨队伍一二哨，分札卑境接壤滨、青一带地方，俾资镇慑而免窜害之处，卑职未敢擅便，伏候训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仰候札饬王副将世清查看情形会商酌拨，以资镇慑。缴。

22. 惠民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二日（1900年9月5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在巡缉途次，接奉下游河工督办何守国禔函谕，以滨、蒲一带拳匪现被官兵剿治，有逸入县境曹、贾二庄情事。卑职即督勇队驰至该庄一带严密侦察，委无其事。惟卑境与之毗连，窜扰诚属可虑。当经禀请酌拨队伍分扎卑境接壤滨、青一带地方，以资镇慑在案。回城数日，四境尚属安静。乃于八月初二日晚，有自县境王平口来者据称，沿河各村居民恐遭兵劫，纷纷迁避。卑职闻信之下不胜诧异，随于初三日昧爽带队出城，由胡家集、成官庄一带沿途切实劝禁，妥为安抚。

初四日冒雨至滨、惠分辖之老君堂，接据黄河北岸滨、青、惠三州县毗连之三十村庄首事、绅董、候补千总吴应箕等联名禀称，以职等滨、青各庄，非与县境一庄分隶，即属犬牙相错，向在一方，办事不分畛域。前因各庄有许多幼童为义民二字所误，仰蒙迭次亲历各村详加开导，职等深悔儿辈陷入匪徒，立即解散，撤坛归农。并蒙转禀抚帅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如有教民报复，以土匪治罪，出示晓谕。职等各庄老幼男妇无不感戴抚帅仁慈，如同再造。兼以武郡十属皆遭兵劫，独县境安然无事，职等滨、青各庄因与县境接壤，亦得叨庇安堵。小民虽愚亦知利害，谁肯再入匪徒致遭杀戮。乃近闻黄河两岸官兵剿逐拳匪至滨境皂李家庄，不惟将匪徒剿灭，即该庄良民亦屠戮无遗。是否属实，亦不敢知。惟传言剿南岸后，即过北岸。职等各庄诚恐东乡拳匪被逐西窜，万一力不能御，蹈南岸皂李家庄之祸，岂不辜负抚帅前次再造之恩。现在职等各庄老幼妇女均逃避远村，男子亦一夜数惊，不遑安居。值此农忙，东奔西驰，何以为生？伏乞转禀抚帅设法禁止，以安人心，而全善类。如查职等各庄有窝藏拳匪之处，职等愿干重咎。为此敬求转禀已恩再恩，使职数十村始终保全，则感戴抚帅鸿恩永无既极等情。据此。卑职伏查官军剿逐匪徒，乡民猝遇难避，偶被误伤事或不免，断无遇匪窜入不分良莠同加剿诛之理，所禀

各情自系传闻失实。即经剀切慰谕，令毋轻听谣言。惟事关数十庄村人心惊惶，卑职不敢壅于上闻，除仍不时赴乡巡缉安抚外，理合驰禀查核。可否俯赐檄饬邻近防营，嗣后如查卑县交界村庄确有匪聚，迅速密约卑职会剿，以靖地方而保善良之处。卑职未敢擅便，专候钧裁示遵。

批：据禀已悉。除暴原以安良，如果系良民何必惊恐；倘涉惊恐，当系平日与匪暱比情虚畏罪，必非真正良民。仰即认真禁查，切实告诫该庄民等，知有匪踪，即行禀官拿办；或即由庄长、团长查明捆送。由官讯办，何致波累！如有知情容隐及勾结附和情事，即与匪徒无异，不得任其以游词耸听，稍涉宽纵。该令尤不得任意蒙混支吾，敷衍搪塞，致干严参。至于各州县防营剿捕匪徒，毋许株连良民，并不准纵容胥役，藉端扰累。迭经本部院谆谆示禁，远近共见共闻，若辈当不敢以身试法也。切切！此缴。

23. 惠民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七日（1900年9月10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自拳厂一律解散后，卑职督队巡缉，几无虚扫，四境尚称安静。乃于八月初九日，访闻复有盐山骑马拳匪五人投赴南乡张家集，煽勾拳民北往之事，立即派差密往擒拿。查明该【匪】由该集张宗信家停留一宿，昧爽即自各散，不知去向。遂飞致乐陵、海丰防军请各扼要巡防，截其南北窜路。而石人王家庄首事王玉田等、张家集庄长王英堂等投县密禀，以由北来骑马拳民，手执令箭，身带伪造钦命巽字门义和神团黄帖，突至张家集，投入先曾设厂奉禁已撤之张宗信家，勾召在黑牛旺庄挂过名号拳民，令赴盐山聚齐。如不前往，即以洋教剿办。狂词恫吓，散帖窜逸，以致先习拳技之民，既因闭厂久停不愿北往，而虑彼剿治复自惊惧。请迅作主，以安众心情前来。当即剀切谕禁，并不动声色带队星夜驰往掩捕，将张宗信并投住之拳民李马等捉获。讯[1]多年未及岁，久停学习。因先在黑牛旺挂号有名，被召畏惧，投至探听有无前往之人，实在均不愿赴

[1] 此处疑有脱漏。

北送死。言之多有泣者。

卑职查该拳民前停演习，请归拳民团，本恐直北拳民来调，心自惴惴，当为大张晓谕，许以作主。今果被召，不难赴县请示，乃私聚彷徨，实属蚩蚩堪悯。即就近传其父兄庄长，分别严加训斥，令各领回安业。

查讯张宗信虽确系久已撤厂，拳童李马等亦并非其纠约前往。惟盐山拳匪骑马投到，该民人辄敢违禁容留，听其住宿，若非石人王家庄首事同其庄长首告查拿，几至死灰复燃，散拳又聚；似此胆大妄为，不加严惩，无以示儆。应请将张宗信酌量监禁数年，以为容留外匪者戒。惟竭流必须塞源，抽薪乃能止沸。武属拳匪迭被防军剿创，足示寒胆，似或不敢聚而走险。但闻盐、庆匪徒近日聚至数万，倘其分股南窜，东省边防地段绵长，仅恃分扎乐、海武卫先锋右、后两营兵力，颇形单薄，万一稍疏抵御，卑县逼处其间，窜害在在可虑。究宜如何妥筹之处，伏候钧裁。一面仍由卑职督同各乡绅耆庄长挨村稽查，严切谕禁，不准容留北来游民，以杜溃拳散勇溷迹滋事外，以有盐山匪徒来县勾拳，即经防获容留，请予监禁示惩，释散被吓拳民缘由，理合同起获黄帖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直隶庆、盐一带匪徒胆敢伪造黄帖，越境煽惑，殊堪痛恨，仰仍随时侦探明确禀候筹办。一面由该令等认真巡缉弹压，遇有越境勾结匪徒，务即查拿严办。张宗信知情容隐，应酌监禁年限以资惩戒。缴。

24. 惠民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一日（1900年9月24日）

敬禀者：窃卑职访闻县境之东南乡城官庄，有直隶被剿匪徒窜过。即于八月廿八日，督带自募马步队伍并本府武防练军马勇，迎头驰至城官庄确探匪踪。因知该庄闭寨集团，即赴阳信管辖之小桑落树附近西官庄游弋。卑职于廿九日由彼追往，中途密侦该匪因闻阳信谭令亦督勇役查捕，折回卑县陈家集，纷纷逃散，余剩无几。当即跟踪驰至，时已初更。侦确该匪投住庄外孤庙，遂令掌号堵门捕拿，匪各齐械跳墙逃赴高粱地内藏躲，勇队开枪尾追，登时轰毙一匪，即由其

身上及庙内搜获钦命奉旨义和神拳乾门“保清灭洋”黄布大旗一面，“身硬如铁”护心宝镜、红布两块，大刀四柄，齐眉枪四杆，木拐一对。因值昏夜，地多禾稼，未便穷搜。当令将尸掩埋，督队回住麻店。经过地方，均尚安静。惟现在匪徒出没靡常，应仍留队在彼查缉，卑职即于次日回署。所有连日在乡缉匪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再禀者：正在缮禀间，接据惠、济分辖之石人王家庄首事王秉仁密禀，以直隶被剿匪徒窜至济阳之仁丰镇，勾结该处土匪。因石人王家庄前次奉调赴北不往，意图聚赴该庄报复。并谋烧卑县姜家庄洋楼，恳请防堵前来。如果属实，殊属憨不畏死。除密会济阳沈令设法剿捕，并由卑职督带马队步伍在于石人王家庄迎头防堵外，理合禀报查核，俯赐就近驰往剿治。

批：禀单均悉。济阳玉皇庙一带匪势甚属披猖，现据该县沈令禀报，已添拨马步勇队，并另委倪令嗣冲驰往会同剿办矣。仰即迅率勇队在两县交界地段扼要堵缉，合力兜拿，毋任窜扰滋患。切切。此缴。

25. 惠民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二日（1900年10月5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晤总管北路巡防营务处张参将勋，以接奉排单，闻济阳县玉皇庙匪徒窜入商河、惠民一带，令即带队往剿等因。遵查卑县现尚安静，委无匪徒。窜匿之处，盖必有内匪始容外匪阑入。如卑县之张家集，非将张宗信拿获禀办，事机不堪设想。其石人王家庄王秉仁、成官庄成言训非深知利害，预为禀明，亦难保不为匪巢穴。此三庄既久经革面洗心，归入民团，力与拳匪为敌。其余村庄昔日误入匪徒本属无多，似不致有他虞。

惟访闻此次玉皇庙匪徒与他处有异，他处小儿总居其半；此则尽系壮年，缘多著名匪徒，为各州县捕拿未获者，被拿紧急，逸入庆、盐大股匪内借为护符。一经大队往剿，其狡猾与漏网者，变其装束，昼伏夜行，三五成群，方虑无依，而适值玉皇庙附近有勾引容留之人，是以如水就下，五六日间遂成巨患。现经剿治，虽无匪迹，而兵来则散，兵去则聚，根株未绝，庆、盐一带终恐复萌。

况闻庆云、海丰接壤之左二庄，现聚匪徒数百，皆北营著名巨盗，以从峰照为首领，名为报复义和拳，实则抢劫良民，无所不至。有兵则略为敛迹，无兵必致为地方害。此皆不可不预为筹备者也。除卑职赴乡带队巡缉，并整顿民团合力兜拿，不使外匪窜入外，伏祈钧裁。仍于海丰等处北路巡防各军内，酌留一二营扼要驻扎，无尽开往直隶，则外匪不敢生心，内地庶可安业矣。卑职为边防起见，刍荛之言是否有当，理合具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直、东交界之左二庄，现有匪徒聚众滋事缘由，此案昨据海丰管令暨张副将勋先后禀报，已分饬勒缉矣。所请酌留一二营于海丰等处扼要驻扎，讵是常事？惟在得好守令认真捕务，毋迁就，毋瞻徇，庶可弭患无形耳。此缴。

26. 惠民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二日（1900年10月5日）

敬禀者：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初十日，接据王判镇地保李振坤禀报，本日黎明由西来马步队四百余人驰赴该镇，围住街口，将该庄李玉梅牧放牲口之工人，并该街李会带走，复由该镇至沙窝赵家庄，将王梅清掳去。现在队伍赴毗连之石人王家庄四面围绕等情禀报前来。查石人王家庄为济、惠分辖之庄，前因北匪勾结不往，已成仇敌，势不两立，故联庄练团互相保卫，业经禀报有案。且济阳玉皇庙聚匪，亦系该庄长王秉仁来县密禀，得以督队前往。是其革面洗心，不敢再入匪徒，似尚可信。刻下既被队围，是否有匪窜入，抑或尚有阳奉阴违之处，除即督带队伍星夜前往查办外，理合飞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该令自信太过，信人亦太过，仰俟该营委查明后，再行饬知。缴。

27. 惠民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四日（1900年10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官兵将济、惠分辖之石人王家庄围绕，业将星夜驰往查办情形，禀报有案。卑职于闰八月十一日早至该庄。官兵

已赴商河所属之常王庄，并将石人王家庄卑县庄长王秉仁及庄民王兴典，并济阳民户王传参一并带去；又闻有马队数十人赴李家庄一带搜捕。卑职以人心惶恐，即跟踪驰往该庄，队复他去。卑职次日回署，迅将石人王家庄撤坛归团禀明大帅，许宽既往情形，切实函致雷营官、倪令，迄未准复。

现在该庄毗连之王判镇绅民李思田等以联名赴营往保。据称须将该庄学习义和拳者捆送，方能放此三人等语。卑职窃思石人王家庄既已革面洗心，联庄团练与拳匪为敌；且玉皇庙之役，亦因该首事王秉仁预为禀明，卑职得以督队前往，溃匪未被窜入。是该庄长不致再入匪徒，似尚可信。惟与拳匪积怨已深，仇报图害，势所不免。而王兴典虽系昔日设坛房主，然撤散已经两月之久，似可宽其既往，不予深究。至王传参既系济阳之户，被匪架往后，曾否在玉皇庙随同滋事，未敢臆度。既被官兵带往，一经提讯，良莠自不难立判。除一面仍由卑职查搜匪徒务获究报外，所有队在石人王家庄带去该庄长王秉仁等情形，理合禀报。

批：禀悉。庄长王秉仁等，已分饬倪令、雷管带提案确讯，录供禀报矣。仰即知照。缴。

28. 惠民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八日（1900年10月11日）

敬禀者：窃查卑职前因访明素不安分之王惟仔即王为仔，又名王语字，逸入庆、盐匪党，差拿未获。适奉宪檄勒县严拿，业将悬赏购线密缉情形，驰禀帅座。兹于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十六日，经差购雇眼线，当将该犯王惟仔擒获送县。立即提案严刑审讯，狡猾异常，矢口不认为匪。遂复密令原差由其家内搜获“扶大清灭洋人”黑边红布大旗、协天大帝离字红包头、“身硬如铁”宝带、红扎腰各一件，火药两包、小刀两柄、七节铁鞭一支，质令查看，亦不承认。显系恃无质证，狡饰避就。惟该犯平日既不安分，且由其家搜获义和拳违禁之物多件，则系著名匪徒，似无疑议。应否即由卑职按照土匪惩治，抑或押解赴省听候发委归案审办之处，卑职未敢擅便。

至玉皇庙戕官滋事之案，卑县近在邻封，深恐往者不仅该犯王惟

仔一人。除仍由卑职严密确访，购线严拿，务获禀办，以除根株，断不敢讳饰袒纵，自干严谴外，所有擒获饬拿著名匪首王惟仔讯供缘由，理合驰禀查核，俯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王惟仔是戕官拒捕案内要犯，必须详审严究，仰即签派勇役迅将该犯解交倪前令、雷管带归案质讯，以凭核办。仍遵限严缉匪首孙玉龙，务获解究，毋稍纵延。此缴。

29. 惠民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廿五日（1900年10月18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奉札饬，赴乡缉拿匪首王惟仔时，密为查访，即知卑县匪徒赴玉皇庙滋事者，不一而足。旋于十八日带队赴济、惠交界一带地方，确访玉皇庙戕官匪徒有卑县沙窝赵家庄赵希贤即赵长命仔、王家集王雨仔，均与前获之王惟仔系属渠魁首恶。当用重资购觅眼线，先后将该犯等擒获。正在研讯间，适于途次接奉排单密札，以据随办营务处前陵县知县倪令嗣冲禀获济阳玉皇庙聚众戕官匪犯王传森等，供出首要各犯孙玉龙等，令即照单遵限悉数务获究报等因。窃思石人王家庄分隶济、惠两县，卑职以不分畛域，深为所愚，及奉批以“自信太过，信人亦太过”，不啻当头棒喝，悚【惶】感深。卑职既误于前，万不敢再误于后，当即按单逐名查核，内除赵希贤、王升才即王惟仔，业已先经拿获。其冯家庄宫姓乃宫立脚并未中枪子，脚中枪子者乃未经供出之匪犯于两仔，想即此人之误。又有未经供出之周陈仔俱经拿获，俟讯明后，应否解营，另请批示祗遵。至王福田，查田家集亦无其人，恐居住村庄或有错讹，俟查明核办。李山猫仔年仅十二，现方读书，究其庄长、师傅坚谓李山猫仔素多疾病，委无被匪勾赴玉皇庙之事，但其家道小康，被仇扳陷，恐所难免，当即交其父师庄长妥为看守，应否免其拿究，恳请宪示遵行。至萧姓遍查石人王家庄并无此姓。杜姓虽有数户，传集严究，坚供委无习拳之人。他如王玉田、张栓仔、郭背惠仔，虽均居住石人王家庄，其实系在济阳管辖地段。惟既不分畛域于先，不敢因已滋事稍涉推诿，自当移会济阳一体兜拿，俾免窜匿。适闻张令星源亦带勇役赴乡巡缉，卑职遂即前往会晤，妥商协缉事宜，并同至济阳管辖之仁丰镇。复晤雷

管带震春、倪令嗣冲，知单开之赵产仔已由该营拿获。其赵希贤、王惟仔即王升才、于两仔均属戕官拒捕要犯，既由卑县拿获，嘱速解往。

卑职即于廿二日回县，已奉宪批令将王惟仔解交倪令等归案审办等因。即经派队备文将该犯王惟仔，并续获之赵希贤、王雨仔三名一同解赴仁丰镇，点交倪令等查收审办。一面仍由卑职悬赏购线，务将济阳匪首陈云岭、卑县匪首孙玉龙、匪徒王正南等逐名遵限严拿，务获究报，以赎前愆外，所有卑职拿获玉皇庙戕官拒捕匪徒王惟仔即王升才等三名，解交随办营务处倪令审办缘由，理合驰禀查核。

敬再禀者：窃卑职为义和拳数月之间奔驰四乡，几无虚日，总欲化莠为良，不烦兵力，不伤生灵而后已。即如石人王家庄以惠、济分辖之庄，不惮十数次至其地，为该庄事禀亦不啻十数上。至七月间，周历境内坛口尽撤，而石人王家庄距教民姜家庄洋楼仅二里许，始终力为保护，未尝动其一草一木。卑职已信该庄不致匪为。北匪持伪帖来调，于八月初十日聚集卑县之张家集，该庄王秉仁、王玉田又预为禀明，卑职得以初九日拿获张宗信，将其充〔冲〕散。卑职益感其勤，益信该庄之为良民矣。故此次玉皇庙王秉仁来禀，决不疑其有他，此卑职之所以为其所愚也。然求其所以反复之故而不可得，乃于赴乡缉匪之便，细为查访，并搜获石人王家庄八月廿三日齐集玉皇庙残帖，始知祸仍基于卑县张家集之举。

盖当北匪来调，八月初八日王秉仁等来县求为保护之时，大师兄王传森在家已擅发传帖，凡在该庄领香者均嘱于八月初十日午前至张家集。及王秉仁等初九日回归，急发传帖止之；而远者已至半途，遂无不致该庄办事不实多耗盘费者。而王传森自觉无以对人，乃复传帖改为八月廿三日齐聚玉皇庙，帖内并自述前次调兵不周之罪。闻曾向人大言曰，惠民地不教聚帮济阳地，余济阳民，惠民官无如何。而祸遂成矣。总之，该庄以王传森为祸首，罪该万诛。王玉田以济阳地方伙同勾匪，罪亦难赦。王秉仁虽预为禀明，而不将此实情告知，实属有意朦混，罪亦在所不免。凡此实情卑职既不能先事预知，事发又不能即晤，虽大帅以愚见原，不加重谴，而自问失察，究属咎有难辞，应请宪台酌示惩处，以儆愚昧。临禀不胜悚惶愧恧之至。肃此。恭请

勋安。

批：禀单均悉。该令于奉批后即能按单拿获案内要犯多名，并不自怙前非，尚属深知愧忿。至李山猫仔既无被匪勾结滋事，应准从宽免究。王惟仔等三名既经解营。所有续获之于两仔两名，著一并解营归案质讯。仰候分行倪令、雷管带查明办理。一面由该令悬赏购线严缉逸匪孙玉龙、陈云岭等，务获究报。缴。

30. 惠民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廿六日（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查济阳玉皇庙聚众戕官，拒捕渠魁首恶王惟仔即王升才、赵希贤即赵长命仔、王雨仔、李芳同即李同芳等四名已经先后拿获，分起解交倪令等行营归案审办，均经分别禀报有案。

卑职覆查此案凶徒罪不容诛者，总以六县匪首孙玉龙即孙云永为最，若不严拿，务获尽法惩办，不特无以雪查委员为国捐躯之惨，抑亦难除数县之巨患。乃该匪狡诘异常，投入直隶庆、盐匪股，闻悬重金购索，辄复惊窜至庆、惠交界地方，假充营勇在彼游弋。六品军功马勇朱玉美奉派充线，改易装服，跟踪暗随。因系要犯，期以生擒，随密雇乡民禀经卑职于闰八月廿四日，星夜督队驰往合力围捕。朱玉美率同马步队同伙奋勇直上。该犯初尚悍势汹汹意图拒捕，嗣知勇役众多，料难免脱，俯首就擒，登时捆获，并起获白马一匹。适武定营张游击振乾闻信飞至，协同押犯回县。提讯为首纠匪，抗拒官兵，戕害委员不讳。惟查卑职前赴仁丰会晤雷管带等，询知查令遇害下手者有阔嘴高汉，素在直地保镳为生，不能指其姓名，亦不知籍隶何县。卑职由营回归，沿途察访，有卑县南乡徐家庄徐延桂者，行业汉仗，颇有彷佛。且察舆论亦非实在安分，是否即系帮凶，固不敢必。而既有可疑，不得不彻底根究，随亦将其拿获。拟由卑职亲带赴营，提同追杀查令之赵希贤等切实质究。如系凶匪，即当明正其罪，倘有不实，仍带回归保释，期无枉纵。

总查此案匪徒内，除卑职访确查拿之于两仔、徐延桂、王雨仔不计外，而奉檄单开勒缉首要各犯，但隶卑境确有姓名、庄村毫无讹错者，均经先后拿获禀报。仅有王正南一名，现尚在逃，仍勒勇役令同

籍隶济阳匪首陈云岭、匪徒王玉田等，逐名购线分拿。并再访有前往滋事之徒，总期务尽根株，以赎前愆，断不敢稍涉轻纵，重干严谴。至于派缉马步勇役以及会同协拿团绅，旬日之间，获犯多名，且均首要，不无微劳足录。虽经卑职按名发赏已几千金，但若辈勇往向前，仍冀大帅优异之奖。可否仰恳宪恩，发给五品奖札及五品、六品、七品功牌各二三张，即由卑职择其尤为出力者，分别填给顶戴，造册呈报，以示优异而收后效之处，卑职未敢擅便，伏候训示祗遵。除即将犯孙玉龙、徐延桂，并前获被格受伤之于两仔，分别严加锁肘，立由卑职亲身督队解赴雷管带等行营，点交归案审办外，所有续擒六县匪首孙玉龙等讯供缘由，理合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率勇役，拿获匪首孙玉龙等，并起获马匹，具见缉捕勤能，殊堪嘉尚。著将以前所记大过一并销去。出力勇役赏银二百两，由县先行垫支，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所请奖札、功牌等项共八张，并准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匪首孙玉龙等候行倪令等归案严行讯办。缴。

31. 惠民县禀　廿六年九月卅日（1900年11月21日）

敬禀者：窃查济阳玉皇庙匪徒聚众戕官一案，业经卑职亲督勇役次第擒获首恶孙玉龙即孙允〔云〕永，李芳同即李同方〔芳〕，王惟仔即王升才，赵希贤即赵长命仔，王雨仔、于两仔，并情有可疑徐延桂七名，均经禀准解营归案审办。同时并获周陈仔，质因情节较轻，请候讯明核办各在案。其奉檄饬拿未报缉获者，尚有王正南即王仲仔一人。又访王老五即王之才确系戕官匪徒，若不设法弋获，任其漏网，殊不足以儆丑类而伸国法。即复悬赏购线分头密缉，由利津县盐窝地方擒获王老五即王之才，押带回县。适济阳张令会同雷管带震春，亦将质明未赴玉皇庙打仗之王兴阁、王秉仁，并讯无为匪实迹之徐延桂、赵兴元备文递回。正在确究间，复据派出缉役郝东周以带同田家集首事人等，于九月十一日跟踪密访至直隶天津西关，撞遇王正南在彼游弋，立即将其拿获锁带回旋。十二日行至天津南关西营门外，陡遇洋兵强令开锁，逼同为之搬运大米赴船。讵王正南畏罪乘间

投入河内，洋兵不容捞救。以致身俟船开行，雇同渔户打获尸身。因系要犯，备车载运回归等情，恳请验讯前来。立经卑职亲诣提同王正南之弟王贵仔，并其地邻人等，确认的属王正南尸身。验明该尸手握眼合，肚腹膨胀拍有水声，委系自行投河被淹身死，并无别故。惟该犯系据匪伙李芳同等供明，前赴玉皇庙戕官要犯，情节重大，罪干斩决。现虽畏罪自尽，仍难曲予宽宥，随即戮尸枭示，俾愚民触目心惊，用资震慑。一面提集王老五即王之才等讯明。王老五听从匪首孙玉龙等纠邀，同赴玉皇庙拒捕戕官属实。应否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抑或解省听候发委审办之处，卑职未敢擅便。

周陈仔年甫十三，诘被官兵格毙匪首刘凤昌威胁同往，行至县境王判镇，藉取衣服逃回，并未再往等语。卑职深恐未确，因经其庄，访以所供，佥谓闰八月初一日早辰，均见周陈仔在地拾豆。彼庄相距玉皇庙尚远，谓无同往滋事，似尚确凿。应请念其童幼无知，交其父兄族长领回严加管束，以示矜恤。

赵兴元讯因仁丰镇勇役将其提往充作眼线，业同指获赵铲仔、赵连升仔讯明惩办，请免置议。王兴阁籍隶莱芜，家贫如洗，仅屋三间，被该庄匪首王传申欺其异乡，胁借设立拳厂。虽因示禁早经撤散，而此次玉皇庙滋事，究由该厂肇衅，咎有难辞。应请将房产查抄变价充恤，该民人递解回籍，由地方官严加管束。

徐延桂虽经雷管带等讯无为匪实迹。惟查该犯经勇役雇邀作线，带同往捕王惟仔、王雨仔，因先逃避，将其所得无烟洋枪两杆查获隐留。器关军火，辄敢私藏，且访之舆论，平日邻里侧目，委非实在安分。现当地方多事，惩暴即属安良，应请监禁三年，俟有公正绅董联名切保，再行禀请释放。

王秉仁，卑职前以为所蒙混，深觉罪无可恕。及至仁丰镇与济阳张令并雷管带等，提同匪首王传申细加环质，乃知此次传单皆由王传申与陈云岭、孙玉龙主谋缮发。虽注在石人王家庄会齐，实则无一投至其庄。即如八月廿五六王传申平空外出，其分居之叔，恐滋事端，致受连累，令人唤回严加看管。而王传申竟于廿八日暗约陈云岭，复率匪党将其劫去，并吓庄众有焚杀尽绝之词。其时王秉仁背患痈疽，不能动移，闻信惊惶，即遣抱来禀，实在未知王传申之巧为装点。质

之王传申，亦供认前情不讳。该首事年逾六旬，可否怜其为王传申所愚，仰乞逾格施恩，予以宽免之处，伏候宪示祗遵。总之，卑职前既为人所误，此次多得一匪即多减一过，万不敢再存姑息，致留后患。然亦不敢立意见好，不核讹实，概加诛戮。所有获犯讯供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饬勇役，迭获要犯多名，暨由天津缉获王正南戮尸示众，办理甚属妥善。所有访获之王老五，既经讯明实系玉皇庙案内正犯，应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王秉仁姑念年迈被愚，从宽免究。余悉如所拟办理。仰仍一面饬差严缉逸匪归案究办，务期搜获净尽，毋留根株，致滋后患。切切。此缴。

32. 惠民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窃于光绪廿六年十月十五日，接据探报以德国洋兵约四五百人，于十四日至盐山城内查拿拳匪，恐有窜入东境之说。卑县相距较近。正在筹防间，适淮军章统领高元所部队伍由盐山退至乐陵，派令哨官李玉田管解军火到郡。询悉盐山衙署被烧，官民惊窜情形。卑职深恐四乡居民闻信惊惧，妥为安抚，并立界牌及发价派人购买牛、羊、鸡、鸭等物，拟俟洋兵如果入境，即由卑职带同绅董亲往交界优礼相迓，仍告以大帅节次严剿拳匪，并保护教士、教民情形，使其不深入境。百姓闻此布置，咸各一律安堵。除仍确探随时禀报外，理合飞禀查考。

批：禀悉。溃兵传述，迹涉张皇，东省拳匪剿办严勤，洋兵无缘借词相犯。仰处以镇静，劝谕绅董，切勿惊慌，儆备奸民借端煽扰。切切。此缴。

33. 惠民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十日（1900年12月31日）

敬禀者：窃奉宪台札饬，以据陶副主教万里函称，卑县崔家庄崔彦隆、姜家庄姜中立子被杀等情果否属实，令即切实查明，优予抚恤，缉凶务获究办等因。奉此，遵查本年夏间，拳匪藉仇教为由，恃

众焚杀，目无法纪。五月下旬卑职赴乡缉禁，访闻素本为匪在逃，乘机潜回纠众滋事，先后被获正法之张黑小、孙玉龙等，有仇杀教民之事，当即督带队伍查拿。孙玉龙尚值逃避，遂将张黑小擒获。严审茹刑不吐。因系漏网匪徒，禀明按照土匪惩治。一面派差确查，并无被杀教民尸身踪迹。时当教民纷纷逃避，亦未据有尸亲来案呈报。嗣于六月廿三日，奉到保护教堂上谕，卑职亲临各教堂，教民多有经见，亦未有以被杀告者。恐涉悬虚，未便禀报。厥后抚恤被匪扰害教民，该崔家、姜家两庄仍未有人呈明，以致抚恤已周，彼独向隅。兹奉前因。除即差传崔彦隆等家属来案切实查讯，如确被匪杀害，自当立予优加抚恤，并即严缉下手凶匪，务获从严惩办，俾伸冤抑；不敢稍涉讳饰，自干严谴。所有奉檄查办情形，合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驰赴崔家庄、姜家庄详晰勘查，并查传崔彦隆等家属，就近讯明，优予抚恤。仍严缉此案正凶务获究办。民命至重，该州县等身为民牧，自应随时切实访查，不得以尸亲并未来案呈明等词，希图掩饰，致滋口实。切切。此缴。

34. 惠民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初四日（1901年1月23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崔家庄教民崔彦隆、姜家庄教民姜中立子被杀一案，业将遵奉檄饬查办情形，禀明帅座。案关二命重情，不敢因无尸亲呈报，藉图掩饰，致滋口实。遂驰赴南乡崔家庄并相连之姜家庄详细查访。崔彦隆、姜中立子委于本年六月惧拳进城逃避，中途遇匪孙玉龙等同被杀害属实。即就近传集崔彦隆之子崔连元、姜中立子之叔姜希尧等讯据，同供今夏直北拳匪聚众肇乱，哄传欲赴县境搜仇教民，虽蒙带同队伍督率乡团力为保护，而匪势汹汹，各生恐惧，纷纷奔逃。致六月初七日，伊崔连元之父崔彦隆、伊姜希尧之侄姜中立仔并名水仔者三人，约同进城躲避。走至中途，适被匪首孙玉龙拳厂伙匪张黑小等认见，拥架崔彦隆、姜中立子远去；水仔行走在后，乘间逃回，向伊姜希尧等告述前情。当值各顾逃命，未敢寻追。旋闻平静回归，细加访查，知崔彦隆等当时同被杀死。弃尸何地，尚有何人帮同下手行凶？伊等均未目击，无从悬指等语。查追水仔，复称其事后

逃赴新城县，亦被拳匪在彼杀害。

卑职复查该教民崔彦隆、姜中立子，因惧拳匪寻仇，逃避进城，中途遇匪被杀。尸亲既难确指正凶，自以同行见证姜水仔所告之言为准。即经卑职迭次密查，该教民等亦实死于匪首孙玉龙、拳厂伙匪张黑小等之手。现查张黑小先虽漏网，嗣以乘机潜回纠众滋事被获，禀明已照土匪惩治。而孙玉龙亦因纠匪赴玉皇庙戕官为首获解济阳县归案审办。第帮同下手凶匪尚未弋获，立悬重赏，选勒差役，购线严密查缉，期以逐名务获，研鞫确情，尽法惩办，以伸冤抑。一面并将各该家属优加抚恤，仍令协同差地确查尸身呈请验明，另优给费，俾资营葬外，理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各该家属从优抚恤，一面严缉案内正凶，务获究报。缴。

35. 青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二日（1900年8月16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七月十七日卑县集期。辰刻，据探役禀报，滨境台子李拳匪前回河北，复纠伙数百人，于十六日晚夤夜渡河，本日卯初焚烧王家庄教民房屋，将欲进城滋扰等情。卑职闻信正在设法防护，而该匪头起数十人已至署前求见。卑职以其人数众多，未便捕拿，即坐大堂问其来意。据称伊大师兄徐姓系河北人，现驻距城八里之魏家庄，遣其先来送信，有单呈阅。接阅其单，语多非礼，暂置案间。该匪又言，其师兄请官往见。答以官民有体，其师兄有事应亲至城外相见，官不能往。该匪旋以众退。讵料头起既去，次起复来。次起甫去，而后起全来。查看匪党约五六百人，均红巾红带，黄旗高举。前行数十人，持械突至堂下，两边刀枪排列，声称其师兄已至城内客店，请即速往，并索前获齐邹拳民所带腰刀五口。卑职谕以其师兄既至城内，即自来堂前相见。齐邹拳民腰刀亦应由原保之首事、庄长来案具领，两事均不能允。该匪露刀相胁。卑职端坐大堂，坦然不惊，夷然不惧，惟执礼反复晓示。该匪等伎俩亦穷。正在相持之际，忽有惠境赶集数人出阻，云青城县是清官，官言有礼，不可干犯，汝辈宜速回。遂纷纷散去。

卑职派人查探，城内均未被扰。该匪等出城之后，在东关一带憩息。深恐复扰他处，密派人侦探消息，该匪于十八日早全行出境。惟卑县城垣四面皆坍塌，实属防不胜防。卑职前已请拨营，而路远未到。值此拳匪猖獗，惟有排单四百里飞禀鉴核。俯赐酌拨防营移缓就急，以资剿捕而靖地方，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查前据该县具禀，当经分饬王副将世清、雷管带等就近会商妥办在案。该匪恃众要挟，尚复成何事体。仰俟该副将等到日迅即会同妥速筹办，遇有大股匪徒务须合力兜拿，免致窜扰滋患。至渡河地段究系何营管辖？并即查明禀复。缴。

36. 青城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五日到（1900年8月29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将七月廿六日剿捕邹高所辖地方田镇街土匪，经马步队弁勇阵毙徐姓匪首一名、匪众百余名，生擒十一名，余匪逃回滨境皂李家庄。七月廿九日剿办皂李家庄大股土匪，该匪整队出拒，经雷管带督率马步队弁勇奋力合剿，鏖战两时之久，阵毙匪首徐姓、韩姓两名，匪众三四百名，生擒九名。该匪逃回庄中。雷管带用大炮轰毙数百名，余匪逃走，潜由滨境翟家寺渡河。经王副将世清撞见，用炮击沉渡船两只，约毙匪百余名。前后共毙匪一千三四百名，只剩匪二百余名，由迤北暗处渡河。所有剿办情形，业已会同雷管带禀明在案。

八月初一日，复据卑县探役禀报，河北权子吴家庄、秋子庄，二庄相连，聚匪二千余人；台子王家庄聚匪五六百人。两股均在河北，祈帅宪札饬王副将、张参将会同剿捕。该匪仍将南窜，并饬雷管带督率马步队在南岸堵截，南北两处协力剿办，可期迅速成功，然后搜捕各小坛口余匪，河南、河北可以指日肃清。如雷管带拔队前赴邹、长，由邹、长旋省，则河南空虚，该匪等得信率众迳渡河南，大肆扰害，以报前仇，河南一带将不堪设想。是死灰得以复燃，余匪得以复炽，其将何日捕尽耶！昔唐太宗追刘武周、宋金刚不使稍得歇气，谓一歇气，散贼即可哨聚，难以复制。故粮尽与士卒共食一羊，极力赶追，至刘武周走死而后已。迨前明剿办流寇，罕有用此法者。是以流

寇溃败，散而复聚，以致不可收拾。今土匪形同流寇，往来无定。卑县虽小，实介四战之中，北接惠、阳，西通商、济，东连滨、蒲，南蔽齐、邹、长、新，东南可以捍卫高、博。青城驻有马步队伍，足以截剿北来之匪，足以分剿东、西、南之匪。青城安，而东、西、南数邑皆高枕无忧矣！固不仅护卫区区一青城已也。若队伍仅打两胜仗，遂即去青，卑职必先受其害。虽捐躯报国，分所宜然，死不足惜，而该匪将由滋甚，深恐于大局有碍。仰恳帅宪逾格矜全，准暂留马队五十名，步队一百名，以资剿捕而靖地方，俟土匪肃清再行撤防，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河北匪徒尚未解散，请酌留马步勇队藉资防剿缘由已悉。仰候分行王副将世清、徐丞际鸿等查明情形，会商筹办，一面责成该令妥为防范弹压。缴。

37. 青城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五日到（1900年8月29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将马步队到境日期，业已禀报在案。本月廿五日，雷管带震春到县后，随即确查匪踪，会同筹办。是日晚间，据卑县捕役郝希武面禀，田镇街地方现有大坛口三处，聚集匪徒甚众等情。当与雷管带商明，卑职留县守城，雷管带督队前往到彼察看情形，相机剿捕，并派路熟差役为向导。该管带即于是夜四鼓拔队启行，黎明驰抵田镇街。先于庄外布置周密，然后亲自率队入田镇街查询居人，据称各匪昨晚均回滨境皂李庄。时带领马队谢允卿已查抄坛口其东一处，在高邑管辖地面；其西二处，在邹邑管辖地面，内有在逃武举孙龙宅舍。于各坛内抄出枪械、抬炮、旗巾、邪符、衣物、粮食不可计数。当饬该地方将衣物、粮食等件交该镇绅董封存，俟有绅董具保，方准给还原主。其军械携带回营。并谆谕合镇居民，嗣后不可再听匪人煽惑，致干严办。

该管带正拟拔队赴皂李庄巡查，忽报匪党千余人，各执枪械，呐喊摇旗，直扑田镇街而来。随即分饬三面迎敌，奋力进攻，登时击毙拳匪一百五六十名，内有骑马头扎黄巾手执黄旗者二人，余匪四散逃逸。各队追捕，又生擒二十余人。当即提讯。除因赶集误被拿获均取

保释放外，下余尚有十一人。内马文义等五人均供认为匪，前在王家庄焚掠不讳。诘以匪首何人？据称本日击毙头扎黄巾、腰系黄带、周身勒甲绦、骑马执黄旗者，即其头领徐大师兄等语。随将马文义等五名军前正法。王景孔等六名均供情愿改邪归正，永为良民。缴由卑职暂行管押，俟取有妥保，再行核释。所有此次接仗之管带、哨官力破悍匪，歼除匪首，俾田镇街四界居民共臻安堵，洵属奋勉图功，不无微劳足录，应如何量予奖励出自宪裁。

惟查滨、惠两处拳匪数目增多，率皆声息潜通，联络一气。此次虽已受创，而漏网甚众，诚恐该匪等纠结党类，又思乘间报复。卑县无城可守，无兵可战，而差疲团弱，且暗与匪通，一旦若无防营，必致大遭扰害。卑职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固不足惜，深恐于大局有碍。筹思至再，惟有据实禀恳鉴核。

批：据禀已悉。已于雷管带震春禀内批示，并分别记功核奖矣。其请酌留队伍一节，昨据该县另禀，札饬王副将世清、徐丞际鸿等查明情形，会商筹办。仰即遵照前次批饬办理。缴。

38. 青城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一日到（1900年9月4日）

敬禀者：窃于七月廿六日，雷管带震春查抄田镇街拳厂，拳匪纠众拒敌，业将剿办情形，具禀宪鉴在案。旋于七月廿八日，又据探报滨境之皂李家庄设有总团厂十余处，其党散布武属各州县往来无定，均以该庄为归宿。该管带访查既确，即于廿九日五鼓拔队起程，天明行抵该庄。该匪一见兵到，遽集匪党一千数百人，摇旗呐喊，齐出迎敌。我军连发开花炮击之，立毙骑马执黄旗匪首数名，并总管拳厂徐大师兄一名。匪稍却，遂令步队分段进攻，炮队辅之，马队包其两翼，枪炮齐发，络绎不绝。该匪伤亡将半，力不能支，纷纷皆退回庄。我军攻入庄内，分路搜捕，计共击毙拳匪千余名，生擒四十余名。我军受伤马步军各一名，平毁拳厂十余处。余匪渡河逃窜。适遇王统领世清开炮将船击沉，拳匪二百余名尽没水中。王统领、沈领官、夏先锋亦于是日渡河，将台子李庄匪徒剿灭，滨境南岸一律肃清。

该管带随即回城，提讯生擒匪犯。据身服匪装之李德容等二十一人供称，已毙大师兄徐立疆即前次赴青城滋事者，总管滨、蒲等五州县拳厂，众约三万。又据被掠童子翟喜印供称，该匪传牌各处，定于晦日攻打青城等语。该管带以李德容等甘心为匪，罪无可逭，照土匪例就地正法。其余学未久，概予取保开释。所有此次皂李庄接仗，该管【带】以马步三百余人，剿灭千余悍匪，并击毙匪首，破其攻城逆谋，洵属调度得宜，士卒用命不无微劳足录。其出力该营之帮带王汝贤及马步哨弁，业经该管带具禀请奖，可否将该管带一并从优奖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慈。该管带现以滨、青南岸业已肃清，拟将所部队伍开赴邹平、长山一带剿匪。以卑县目前情形而论，自田镇街匪徒被剿之后，滨境皂李、台李两庄相继剿【捕】灭纵，已漏网之徒，皆已心惊胆落，必无敢再行滋事者。

惟卑县界连八县，道路纷歧。计由县治东至蒲台交界五里，西至齐东交界十二里，南至邹平交界十五里，北至惠民交界十八里，东南至高苑交界廿五里，西南至章邱交界廿里，东北至滨州交界廿里，西北至商河交界十八里，遇有外匪入境，皆顷刻可抵。城内现在滨、蒲两处，均已派有防营剿办。境内匪徒曾否全行解散，尚无确耗。至惠民、邹平等县，则皆设有拳厂多处，自数百人以至千余人不等。查探该匪设厂处所，均距青境甚近，倘各处匪徒复有如匪首徐立疆者侦知卑县防营已撤，乘隙纠众报复，卑县既无城垣可守，请援邻封又复缓不济急，衙署、居民必致大遭蹂躏。迨至事后请兵，而该匪早已不知所往矣。辗转筹思，实觉无术以善其后，惟有沥陈下情，禀恳鉴核。俯念地方紧要，另行酌拨队伍赴卑县驻扎，庶无事藉以镇慑，有警足备攻剿。俟邻境一律安静，再将队伍撤回原防，则合县绅民均感宪恩于无既矣。

批：据禀已悉。此案前据雷管带等禀报，已分别记功核赏矣。雷管带现由邹、长一带巡缉回省，该县禀请酌留队伍，前已檄饬王副将世清、徐丞际鸿等就近查看情形，会商筹办。仰即遵照前禀批示办理，毋庸多渎。此缴。

39. 阳信县禀 廿六年四月廿五日（1900年5月23日）

敬禀者：本月十八日，蒙宪台排单四百里札饬，以据马主教天恩函称，卑境商家店等处学大刀会者甚多，城东西南北各处皆有，系由直隶庆云县传来。该会所传甚快，到处散帖，声言与教民为难等情。饬即亲赴各乡严密查禁，认真弹压，仍将查禁情形克日报查等因。蒙此，伏查上年秋冬之间，济东等府拳匪滋事，到处焚掠，几成燎原之势。幸蒙宪台派兵会同地方官严密搜捕，擒获要匪多名，讯明惩办，匪徒渐知敛迹。复虑愚民无知，被匪煽惑，致罹法网，情甚可悯。迭次颁发告示，编作歌词，遍行张贴。并饬各州县选派讲生，逢集讲解，俾知警悟。仰见宪台慈恻为怀，吏民无不感戴。彼时武定各属，幸叨福庇，未被波及。然卑职窃恐该匪乘间阑入，煽惑滋事，每次因公下乡，谆饬该庄长、团长、地保等，随时认真查禁，倘能盘获拳匪送县惩办，定必从重给予奖赏。卑职亦不时亲往抽查，四境尚无开设拳厂情事。

惟本年交四月以后，忽闻城乡儿童有掏〔掐〕诀念咒、学习神拳之事，互相口授，其行甚速，相传系由直隶庆云等县传来，并有年逾廿即不灵验之说。但系何人传授，无从根究，殊堪诧异。揆度情由，自必有奸民潜匿境内暗行传授。现经卑职亲诣各乡，严谕各庄长、地保等挨户传谕，不准纵令子弟学习神拳，如敢故违，查出定将该童父兄立时拘案，一并严办。一面出示晓谕，令各庄遵照保甲章程，随时互相稽查。倘有容留外来拳匪潜住，几家徇隐不举，一并连坐。卑职正在分赴各乡查办间，奉饬前因。除仍由卑职随时严加查禁弹压，不敢稍涉疏懈致干严谴外，所有现办地方情形，理合由排单四百里禀复查考。

再，马主教函称卑境商家店、水落坡、刘化甫等庄，卑职已严谕庄长、地保等认真查禁，并取结存案。合并声明。

批：已据禀行局知照矣。仰仍随时认真查禁，毋任日久生玩。缴。

40. 阳信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三日到（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窃奉宪谕，以后地方无论有事无事，每日禀报一次等因。蒙此，兹于本月十一日早，忽由城西海丰县管辖之王家集，窜来拳匪五六百人，阑入卑境，意图滋扰。除由卑职飞移张副将带兵过县相机剿捕外，理合遵章飞禀查考。

批：该县毫无防范，但请营兵协剿，殊属疏懈。仰即协同营队认真办理，如再因循，定行严参不贷。缴。

41. 阳信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十三日（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窃标下勋昨将驿站延误要公，卑营拟办拳匪，并声明阳信城内有匪往扰各情形，飞禀在案。标下勋随即探明阳信城内突于昨晨天明，有拳匪二千余人，由庆云县界往该县，盘踞东门里书院内。因即率前、右、后三哨，并挑左哨精壮一棚驰往剿办。正拟拔队起行间，而卑职士绶偕沙外委全顺，亦先后送信至海请兵弹压。

标下勋随于是日十点半钟拔队起行，沿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易跋涉，虽仅十八里，队行甚苦，直至一点钟始抵该城。因恐该匪漏网，特令汤帮带率后哨由西门，前哨由东门，右哨由南门，标下勋亲率护勇并挑奋勇四棚由北门，分头前进，四门兜拿，俾获聚歼。该匪四门本各派有数人分守，标下勋即分饬各哨掩旗息鼓，严密驰往，并于入城时，先派小枝队伍疾驰斩关而入。因即亲督各棚由北门往攻，将守门各匪枪毙四名、生擒三名，并将队伍放入，由城墙上扑奔该书院。时右哨正关闭东门外，并由标下勋率队将守城各匪赶散，开门放入。汤帮带亦奋勇当先，督率后哨弁兵驰至西门，与守门匪争门。由门缝内击毙数匪，即率队逾越入内，击散匪众，将队放入。前哨亦击散守门匪入城，齐扑东门书院围剿。标下勋率奋勇各棚并右哨弁兵由城上开枪轰击，该匪等咸据书院仰攻。书院紧靠城根，抵御甚猛，致使右哨五棚正兵姜富贵喉嗓中枪，登时阵亡。标下勋即率队下城，将书院门攻开，首先跃入，大队继至。内匪正发枪向标下勋瞄击，经标

下闪开，致伤右哨八棚头目徐凤林左足，甚重。汤帮带亦即由西面攻入，前哨亦随即赶到。卑职士绶并率队役会同营汛沙外委先后驰至。而各匪击毙大半，积尸阻道难行矣。旋即四面会剿，共计当场击毙五百余人。经卑职等会同勘验，均头带黄巾，手持刀械，确系匪党，并未误伤百姓。其受伤潜解黄巾、红兜偷匿民家者三百余人，越城逃逸者约千余人，亦经卑职等会同追击。因高粱、芦苇均已长高，到处皆可藏匿，不必穷追。其偷匿民家者本拟搜剿，因恐搔扰不安，未便往查。生擒五十余名，除将身无黄巾、红兜、刀械者卅余名查无为匪确据，饬令改过自新，登时释放。余匪廿二名，或形迹可疑，或身作匪装。卑职等当即会讯，内王连义等八人，均供认为匪，并至北营庄等处焚掠不讳，应即监押，另由卑职士绶录供禀候帅示严惩。其余王忙等十四名，虽形迹可疑，然细加研鞫，似系胁从，已饬觅保出具永不为匪切结，概予释放。计共夺获洋枪五杆、大关刀三柄、腰刀一百余柄、花枪五十余杆，伪旗、黄包头、腰带、红兜等件无数。

我军计阵亡前经声明之正兵姜富贵一名、受伤头目徐凤林一名外，后二正兵勾福堂左膀被枪子穿过，伤痕亦重；又标下护勇张凯顺左腿受花枪扎伤一处；前三正兵范义和右肩受花枪扎伤一处；前五正兵杨得胜右腿受刀伤一处；后五正兵杜得安因随汤帮带扒城；右腿跌伤一处；右三正兵刘全德左手受刀伤一处。共阵亡一名、受重伤二名、受次伤五名。

伏查该匪等聚众入城，占据书院，胆敢拒伤官兵，形同叛逆。现经此次痛剿，虽未根株净尽，然据获匪王连义等供称，大师兄王三即王虎已被击毙，当即饬将尸身指认无讹。是渠魁授首，余党何难解散。除将黄巾等物移存县库，讯明收监获匪八人名姓，另开清单附呈帅鉴，并将阵亡正兵后事妥为恤办，受伤各勇分别调养外，所有卑营驰剿卑境外来窜匪大获全胜各缘由，理合会衔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参将督率勇队三哨驰抵阳信，斩关直入，奋勇争先，将城内窜匪千数百人当场击毙五百余，匪首王三即在其中。又生擒五十余名，夺获枪械一百余件，余匪散逃，地方一律安谧。实属攻剿得法，谋勇兼优。至其以少胜多，尤属难能可贵。着先派充后路帮统，每月加津贴银一百两，由先锋粮饷局给发，并将击匪获胜情

形，通行海防内地各营，一体知照，以资观感。在事出力各员弁，仰即查明呈报，分别赏给功牌，并存记汇保。汤帮带仍先记大功三次。出力兵丁共赏银二百两，先由该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阵亡正兵姜富贵著赏葬恤银五十两。受中〔重〕伤头目徐凤林著赏养伤银卅两。受伤兵勾福堂、张凯顺、范义和、杨得胜、杜得安五名，各赏养伤银廿两，仍均赏给功牌。功牌随批印发。恤赏银两亦由该令垫发，并赴先锋粮饷局请领，以昭激劝。

所获匪犯五十余名，讯系被胁未久者，应准具结保释。其已经供认为匪之王连义、王奎、王忠辉、刘作良、王得林、史进忠、于黑、王清海等八名，立即会同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该令暨城汛外委沙全顺姑息养奸，不知布置城防，致使匪徒窜据城内书院，尚复成何事体！著均摘去顶戴，藉示惩儆；倘再使匪徒扑犯城市，不能预为防范，定即从严撤参。该参将料理就绪，仍回海丰驻防，俾免顾此失彼。所有阳信应行筹办善后事宜，即责成该令妥为经理，并移会该参将等知照。缴。

42. 阳信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八日（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照本月十一日，卑职会同张参将勋剿捕城内窜匪获胜缘由，业经会衔驰禀宪鉴在案。张参将于十一日下晚回海丰防次，因恐尚有余匪滋扰，酌留前哨哨官彭游击殿元、副哨官陈把总永平带勇一哨驻扎县城，以资镇慑。该哨官等稳练精详，不辞劳瘁，督率勇队，日夜巡防，极为认真。本日早，探闻城西南赵家集地方，有逸匪七八十人潜匿该处，仍图勾结起事。当即会同彭哨官、陈哨官及城汛外委沙全顺，不动声色，带队驰往掩捕。讵该匪心虚胆怯，未敢久停，已先期窜赴盐山、庆云一带而去。卑职传讯该庄地保、庄长等，佥称该匪在该庄仅停歇片刻，即行起身，庄内均未被扰等语。刻下卑县城乡民情均极安谧，堪以禀慰宪廑。除仍会同彭哨官等随时留心巡防外，理合遵章禀报查考。

批：禀悉。匪徒踞城，毫无防范，本应严参该令、汛，姑已从宽。嗣后再不严防，定不稍贷。仰即遵照。缴。

43. 阳信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初二日到（1900年8月26日）

敬禀者：窃查本年五月以后，各处土匪冒充拳民，聚众焚掠，几于无处不有。而其间真伪混淆，殊难辨别，办理颇形棘手。幸蒙宪台派队分别剿捕，歼其渠魁，解散胁从，地方始获宁谧。惟现闻直隶庆云、盐山一带，土匪日聚日多，焚掠讹索，肆无忌惮，颇有不堪其扰之势。将来请兵剿捕，必至余匪四窜，邻近地方一经阑入，必被蹂躏。卑乐陵、海丰、阳信三县均与接壤，举步即入东境，不得不预为防范，以期有备无患。卑职亚健、得泉前虽请派防营驻扎城关，而地面绵长，万难分布。卑职士绶阳信境内则并无兵勇驻防，尤为空虚，万分可虑。县署仅有捐募勇丁，然人数无多，又无应手火器，倘遇大股窜匪临境，殊难抵御。一切情形，谅蒙洞鉴。

查前奉宪台札谕，以嗣后土匪势众，如果州力难擒制，即知会防营协捕等因，并蒙檄委王协戎世清带队驻防武郡。仰见宪台于除暴安良之中，仍寓体恤下僚之意，下怀钦感莫名。因思直东交界一带，为东省门户，果能于该处驻兵防守，使匪徒不致窜入，不特卑职等三县地方免被蹂躏，即腹内州县，亦受益匪浅。卑职等往返函商，意见相同。可否仰求宪台檄饬王协戎酌拨队伍，前赴直东交界地方，相机驻扎，以壮声威而固边圉；抑或即求本府酌拨新募之勇数哨，前往驻防之处。理合联衔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不胜盼切屏营之至。

再，此禀系卑职士绶主稿会衔，不及会印。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查直隶庆云一带匪徒，现仍麇聚未散，该县等禀请酌拨队伍，于交界地方扼要屯扎，相机缉办，自是固圉要图。惟本省东、北两路处处设防，兵力终嫌单薄，仰候札饬王副将世清、张参将勋会同查看情形，妥筹酌办。仍一面责成各该县认真防范弹压，以资巡缉而靖边陲，并分移乐陵、海丰等县知照。缴。

44. 阳信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七日到（1900年12月8日）

敬飞禀者：本日傍晚，据派出侦探勇丁回署面禀，十三日突有洋

兵数人，至盐山县城关粘贴告示，声言大队随后即至。十四日洋兵大队驻扎盐城，大肆杀戮。今日已抵庆云，仍不分良莠，一概诛戮。闻均系教民勾来报复等语。查卑县与庆云仅隔数十里，洋兵已抵该县，民情甚为惊惶。除妥为安抚，并已于直东交界之处树立界旗，暨仍派勇前往确探另禀外，理合飞禀查考。

批：据禀探报洋兵现赴庆云情形已悉。昨据各路探报，当即飞饬各该州县赶紧设立界牌，并将筹定办法另函知照。仰即查照前函，妥慎筹办，并认真弹压地方，毋任溃勇乱民勾结匪徒滋衅生事。仍随时勤探勤报，以便酌核。飞饬遵照。缴。

45. 海丰县禀 廿六年五月廿七日到（1900年6月23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廿二日，蒙宪台排单札饬，以据法领事函称，接马主教来函，据武定府张教士等会禀，现今武定府各州县所属村庄，均习神拳，预备灭洋教，请派兵前往巡查弹压等因。准此，饬即会督营团，亲赴各村庄严密侦查，遇有设厂习拳匪徒，务即获案，从严惩办，并将所设拳厂，禁绝封停。仍将缉办缘由，飞速报查等因。遵查上年济东各属拳匪滋事之后，迭蒙宪台颁发示谕，经卑职分别张贴，剀切劝导，并随时亲往各乡，明查暗访，设法严禁，迄今卑县境内托庇安谧，尚无开厂习拳之事。

惟近日访闻直隶天津、保定等处，现被拳匪滋扰，几成燎原之势；而盐山、庆云一带，匪徒成群结党，煽惑人心，希图滋事。卑县东北、西北各乡距城一百数十里，极为穹远，全与盐、庆两邑接壤；又系由津至武大道，最为紧要，曾经遴选妥役前往坐探。昨据该役回县禀报，盐山县城内教堂两处，已于廿日过午时分，被拳匪焚烧，杀伤教民四五人，随时置诸火内。刻仍纠合羽党在彼滋扰，并有另股拳匪前往庆云各乡搜捕洋教等语。似此猖獗，难免不蔓延为患。卑职惟有会督营团县队人等，驰赴各庄，往复侦查，设有匪徒开厂习拳，或有直境分窜前来，立即遵札办理，断不敢稍涉事姑容养痈贻患。第卑县勇队差役以及营兵人等，统计不过数十人，遇有缓急，殊不足恃；万一拳匪乘虚窜入，以之抵御，势必贻误地方，关系非浅。且县境东

百余里即系大沽海口。光绪廿一年，曾经前升宪李调拨果胜等十五营赴卑境埕口驻防，是卑县为海疆门户，于此可见，亦应格外戒严，设法防备。卑职筹思及此，实不敢因循缄默，壅于上闻。理合不揣冒昧，驰禀鉴察。

批：据禀已悉。已札饬先锋后路左营张管带勋酌拨队伍，分驻该县巡缉矣。仰即会同营队妥为防范弹压。缴。

46. 海丰县禀 廿六年五月廿九日到（1900年6月25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廿四日，蒙宪台排单札饬，以直省拳匪闹教为名，引敌深入，有坏大局，亟应剿办，以遏乱萌。即饬各防营及沿边各州县，倘有拳匪拦〔阑〕入为患，或开厂传教情事，立即严拿毋纵，仍将遵办情形报查等因。遵查卑县界连直省，此拿彼窜势有必然，自不能不预为之防。前已将地方吃紧情形，据实禀明宪鉴，恳求调拨防营下县驻扎，俾资镇慑在案。

伏思拳匪之势日益横，则拳匪之祸自愈烈。剿之不力，固肆行无忌；剿之过严，又激变端。惟有既往不咎，以尽剿抚兼施之至意。卑职近日常川在乡严密查缉，并谕令庄长、首事协力防范。如有外来匪徒演习拳技，或成群结党搔扰地方，散帖传徒，希图滋事，立即赴县禀报，以便实力捕拿。一面仍复告以大义，予以自新，俾胁从者得有解散之意，绝不敢养痈为患，扰害地方。第现时防营未至，四境空虚。卑县近与盐、庆各庄犬牙相错，该匪若闻拿逃窜，防不胜防。为此沥陈下情，驰禀鉴核。

批：已札饬先锋后路左营张管带勋，酌拨队伍驰往该县巡防矣。仰即知照。缴。

47.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六月十二日到（1900年7月8日）

敬禀者：窃标下勋前在乐陵防次，奉帅札饬海丰亦有拳匪蠢动，俟乐陵稍为安静，即于卑营酌分两哨，防范海丰等因。正在妥筹兼顾间，叠准卑职得泉暨武定府曹守先后移催，以海丰、惠民二处境内，

均有拳匪窜入，情形吃紧，亟须分拨队伍驰往设防。且乐陵防务亦未可稍松，并须多留队伍防守。当即会商印委、分防文武各员，妥拟办法，并将详晰情形驰禀在案。

标下勋随将乐防办理就绪，分带卑营左右两哨、调带马队十匹，于本月初七日启程，驰赴海丰。沿途经过庆云县各村庄，留心察看，均有拳匪往来，千百成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一经队伍前来，俱已闻风避匿。当即督队前进，于是日九点半钟抵海丰县城内，会晤卑职得泉。查卑县近日常有拳匪窜入城关等处任意行止，彼时防营未到，县境空虚，办理稍不得宜，必致立刻激成变端。卑职得泉思虑及此，碍难操之过急，随亲身赶往弹压。讵该匪等人多势众，举止若狂，始则不服钤〔钳〕制，直有难以理谕之势。卑职得泉诚恐聚久【不】散，骚扰地方。复经开诚布公，再四面谕，晓以利害，告以大义，并导以自新之路，该匪方知儆戒，陆续散去。兹闻标下勋督队到防，均已先期藏匿。以目前论，虽无扰害地方情事，但该匪等行踪诡密，聚散无常，刻下伏而不动，未尝非暂避兵威。若不将队伍暂留驻扎，严密防范，难保不乘虚再来。是现今该匪等之避匿，正可虑将来之披猖。标下等逆料及此，亟须慎加防备。且卑境北营地方素为盗贼渊薮，平日不时思逞，尚不安静，值此拳匪猖乱之际，尤难免乘隙窥伺，假冒效尤。现经卑职得泉严密访查，风闻该盗贼等常在盐、庆一带游弋，冒称拳民，希图滋事。此预防土匪起事一节，更为目前紧要关键。

现经卑职等会同妥筹，拟由标下勋将马步队伍在县城北关暂留驻扎，俟地方安静，再行禀请撤防。庶盐、庆一带各股匪徒不致窜入为患，而地方可资镇摄。如此常加防范，可期有备无患。除随时随事禀报外，所有标下勋到防日期并近日卑县地方紧要情形，理合会禀鉴察。

批：据禀已悉。仰即会同认真巡缉弹压，并严拿冒充拳民藉端滋事之匪徒获案，照土匪例从重惩办，毋得稍涉轻纵，以别良莠而靖地方。仍由该令移会张参将勋知照。缴。

48.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二月十七日到（1900年3月17日）

敬禀者：窃标下勋等访闻境内有假冒义和拳民匪首牛三标、王其昌二人均系著名首要。本月初八日开仗之际，探得二匪均来，当经报明宪鉴，严密缉拿在案。嗣经标下等逐日分派密探，广觅眼线，侦悉县境东乡牛家庄有匪首牛三标已潜回家，夜出晓归。因恐步队行缓误事，特派马队谢哨长允卿先行驰往掩捕，标下并指受机宜；一面派队随后接应。当经谢哨长率马兵十五名飞往该处将庄围住。谢哨长单骑入庄，询知该匪住屋，随即扑往，大门业已严闭。谢哨长赶将该门踢开入内搜拿。该匪意欲拒捕，因见我队勇猛，不敢抵御，随向房后窜逸。旋勒据该匪胞兄牛俊山指告该匪逃踪，即经谢哨长于距庄半里许高粱窝内，将该匪牛三即牛三标拿获。初不承认，嗣经牛俊山证明，该匪始直认不讳。当令牛俊山出具牛三即牛三标，实系伊胞弟，并冒充拳民切结。并在该匪家搜获花枪四杆、大刀一柄、腰刀两柄、黄包巾并黄红二色腰带，以及画有符样红兜等多件，均经谢哨长亲将人赃押送，并由卑营派队护解来营。

随即会同卑职毓崧并卑职得泉亲提该犯牛三即牛三标会审。据供，伊系海丰县城东牛家庄人。前于本月初八日，有本境匪首杨子明邀伊来县索取军装、马匹、粮食。杨子明并邀同庆云匪首杨树林、杨〔阳〕信匪首张太小、齐庄总匪首贾树田等共七八百人来此滋扰。当开仗拒捕之际，见杨子明被枪击毙，并击毙伙党多人，余党大败溃散。伊随乘隙逃赴阳信境内避匿。十三日潜回本庄，夜行昼伏，本日早晨甫经到家，即被拿获等语。除将该匪严行锁押外，究应如何拟办之处，理合会衔禀请鉴察，批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卑职等现在拿获匪首牛三即牛三标一名，业经另禀呈请宪鉴示遵在案。但以该匪胆大藐法，纠合党羽，假冒拳民，其存心滋事已可想见。且初八日被击之后，尚不知远飏改过，力赎前愆，仍敢潜行回家，尤属怙恶不悛。就此情形即论以重辟，亦不足以蔽辜。惟现据各庄长、首事人等联名分禀前来。公同保其改邪归正。察其情词恳切，似应稍顺舆情，予以自新。卑职等会晤熟商，均以案关

重大，决不敢藉词欺饰，遽为若辈乞恩，以致宽纵而取罪戾。第详细究其为匪之由，无非被人煽惑误入迷途，既经前次惩创，地方渐安，足以示儆。且直隶盐山、庆云与卑县连界，彼县匪徒【披】猖时有窜扰之患，若操之过蹙，更恐激成事端。可否恳求宪恩，网开一面，准该匪暂稽显戮，仍由卑职得泉严行锁押，俟邻境匪势稍松，再由卑职等随时酌量情形拟议妥办，仰恳恩施。如此权宜办理，或可化莠为良。是否有当，相应附禀鉴察，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禀单均悉。张管带勋派哨长谢允卿拿获匪首牛三标一名，经该令提讯，供认纠党滋事，抗官拒捕，各重情不讳，并起获刀械多件，其为真正土匪无疑。况经其父兄到案指告证明，旁人何能具保。仰即按照土匪章程于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仍照例录供详报，并勒限严缉逸匪王其昌等，务获究办。哨长谢允卿捕获要犯应记大功一次，并赏银一百两，以示奖励。此项赏银，即由该令先行垫支，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并移会陈令毓崧、张管带勋知照。缴。

49.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六月廿三日到（1900年7月19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前于县境牛家庄缉获匪首牛三，业经会衔禀请核办在案。迩来附近各村庄，叠经卑职等驰往传集绅董，申明大义，详细开导劝谕，尚未滋生事端。惟县北边境之北营庄地方尽系回民，计共二百余家，距城六十里，素称盗贼逋逃渊薮。历经各前县与卑县觅线严拿，及本省嵩武军、直省乐字营屡次严【缉】围捕，迄未根株净尽，叠由卑职得泉禀明在案。

查该处本多马贼，平日不时四出潜往邻境做案，近见直省糜烂，遂更分往盐山、庆云一带肆意劫掠。日前曾在盐、庆村庄与假拳民撞遇，彼此械斗互伤。卑职毓崧等先后到海，均经卑职得泉告知，当即公同商拟驰往剿办。因卑营前与土匪接仗，时有报复之谣，不得不防，故未便舍重就轻，冒昧躁进。仍一面购线探明各匪首回庄，再行飞往兜捕，以期全数拿获。讵六月十七日上午时分，突有盐山、庆云假拳民聚集三千余人，由直境西北一带蜂拥而来，将北营庄围攻，意

欲剿灭该庄，以报素昔被伊劫夺之仇。当由各回民并邀同庄邻竭力抵御，彼此互伤。终以众寡不敌，围至夜半，竟遭焚戮。

卑职等闻信立即商同驰往弹压。标下勋率领前、后两哨弁兵，卑职得泉随带县队人等，卑职毓崧正患痧症，闻此警报，亦力疾率领护兵，同于十七日下午八点钟飞赴该处。是夜风雨交作，约一时许，队伍人等甫出城数里，即冒雨前进。复行五十余里，始抵该庄，时已四更后矣。该拳民远闻号声，知大兵将到，即相率窜回庆云。经卑职等率队尾追，击毙十余人，余均逃匿。卑职等以穷寇已离汛地，未便再追。且火焰方炽亟宜扑救，因即赶回将火救灭。并细加查勘，共焚毁该庄房屋十分之八；其与该庄毗连之张家庄、侯家庄，亦间有被烧之家；统共伤毙大小男女三百余人，内有三尺幼孩亦被诛戮，并抢去牛、驴、粮食、衣物无算。当由卑职等饬令将尸身认明赶速掩埋。

查该庄虽系良莠不齐，然究系良多莠少，现竟误被株连，戮及孩提，玉石俱焚，且露宿忍饥，可惨已极，若不妥为抚恤，必至流离失所。除由卑职等先行筹借京钱八百千分别散放；一面另行禀恳恩施抚恤外，理合备由具禀，恭候鉴核批示施行。

批：据禀已悉。外来土匪攻掠北营，惨杀甚众，经该令等督队驰往掩捕，击毙悍匪多名，余党逃散；并筹款分别散放急赈，办理尚为迅速。北营本是瘠区，现又被外匪焚掠一空，困苦情形当可想见，自应酌量抚恤。仰即查明户口，克日禀报，以便迅饬赈抚局拨款散放，藉示体恤。仍一面会同防营严缉此案匪徒，务获归案究办，并由该令移会陈令、张管带知照。缴。

50.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六月廿四日到（1900年7月20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顷晤驻扎卑县防营张管带勋，谈及该营禀奉宪台批饬，令俟张牧到卑县填防后，即由该管带统率所部驰往滨州一带认真查缉等因。仰见大人绥靖地方，先事预防之至意，下怀曷胜钦佩。

惟查卑县近日情形较他处甚为吃紧，而张管带驻此防堵诸凡得力，尤未便遽行远离。其中情由请为我宪台缕晰陈之。查直境盐山、

庆云两县，拳民麇聚日久，人数众多，势甚披猖，土匪因而冒充，焚杀劫掠，无所不为。拳民藉口捕拿，四出追杀，无处不至。卑县僻处边疆，近与该县接壤，防范稍松，即不免窜入扰害。即如防营未到之先，卑县勇役无多，巡查未能周密，该匪即时常窜入县境，始在村庄游弋，继竟往来城关，均经卑职得泉随时具禀有案。迨至防营初到，队伍未曾来齐，该匪因见兵单，仍敢聚众滋扰，至有初八日之战。彼时幸赖张管带调度有方，队伍勇猛，卒能以少胜多，斩毙丑类，使匪徒为之胆怯，大败溃散。脱或无此强将利兵，当时县境必致被匪蹂躏，不堪设想。是卑县人民现得安度，未遭涂炭，非宪台福庇，莫克臻此；非张管带威望，亦莫能有以致之也。现在该营在县声威在振，若遽调往滨州，则县境又空虚矣，该匪无所畏矣！维派张牧来此填防，而事属另易生手，恐此间地方情形未能深悉，一时不能布置就绪。设庆、盐一带匪徒以乌合之众，乘隙而来，实恐兵单力薄，难以抵御。况卑县为东北门户，万一被匪滋扰，则武属各县必皆震动。即使张管带在滨驻扎，可以遏南窜之路，而滨州迤北，卑县迤南，惠民、阳信等县亦恐鞭长莫及，糜烂堪虞。盖刻下该营在卑县南关驻扎，相距北营地方六十余里。昨日盐、庆匪徒尚敢纠众前往恣意焚杀，已经卑职等会营另禀在案。匪势猖獗如此，该营现若远离，于大局实有关系。适今日曾守启埙下县，目睹紧要情形，亦以从缓撤防为然；并谕令俟回郡后另行具禀。卑职等熟商审计，亦难安于缄然。理合缕陈情形，禀恳鉴察，俯念卑县地方紧要，张管带在此防堵实多裨益，仍准该管带统率全部驻扎卑县，从缓调往滨州，以重边陲而资保卫。如蒙俯允，非特卑县地方渐望安谧，即合邑生灵，咸感再造之德矣。

批：禀悉。滨州如尚安静，后路左营即可暂驻海丰，已饬张管带酌量办理矣。仰即知照。缴。正禀漏用印信，特饬。

51. 海丰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五日到（1900年7月21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昨以县界境连直隶盐、庆，与该处匪巢唇齿相依，近来防务日形吃紧，拟仍留张管带所部全队常川驻扎，以资守御缘

由，业经禀恳宪电在案。卑职等今日正拟会同出队巡查北乡边境间，适张管带奉到宪檄，饬令酌带队伍驰赴乐陵，协同原驻马步各队预防窜匪等因。张管带遵即酌带前、后两哨弁兵，已于廿三日子刻飞赴乐陵矣。

伏查海丰、乐陵本为武郡北门锁钥，兵力单薄，防范难周。设一旦门户洞开，大股邻匪窜入，勾结武属本地土匪，漫延难趋，日逾日众，恐将来有遏难可遏，诛不胜诛之势。且县境自本月初六日土匪要挟滋事；旋又于初八日关厢开仗；十七日北乡北营庄回民又被大股邻匪窜界围攻该庄，焚烧杀害之后，虽经卑职等连日妥为安抚，阖境民心犹是惶惶。现城乡居民稍为殷实之家，搬徙者已经不少。又逐日遴派干勇潜赴盐、庆一带巢穴侦探，先后报称，佥云彼处土匪已聚七八千人，誓欲报复，围攻卑职县城池后，即图南窜等语。虽是得自匪党传言，然既众口一词，必非事出无因，亟应加意防堵，以期消患未萌。无如幅员辽阔，步队一营，已属不敷分布，今又抽调两哨，兵力益形单薄，万一有警，诚恐贻误事机，即临时求援于乐防，往返已需时日，势必缓不济急。卑职等一身获咎不足惜，其如地方何？是以沥陈下情，恳请我帅飞饬张管带即率所部星夜驰回，以御窜匪，而卫边陲。倘另调拨他营来县驻扎，固于地方情形骤难熟悉，而究不若张管带之先声夺人，足令匪党闻之胆怯。惟该管带所部尽系步兵，如距城较远之区遇有警报，一时难以骤至，并请酌派马队数十骑驻扎卑境，庶侦探军情，灵通快捷。卑职等审度机宜，因保卫地方起见，是否有当，仰祈训示祗遵。

再，卑职毓崧前带乐陵拨带马队十五骑由惠来海，该马队已于十四日调回乐防矣。合并声明。

批：禀悉。现据张管带禀报已率所部由乐陵开回海丰矣。仰即会同认真巡缉弹压。缴。

52.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初一日到（1900年7月26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前因县境北营庄回民素多为匪，被盐、庆假拳民挟仇围攻，焚烧杀掠，业将被扰情形并垫款抚恤缘由，禀明宪鉴在案。

标下勋于廿三日子刻，遵奉檄饬酌带前后两哨，驰赴乐陵会同剿匪。讵是日定更时分，卑职等访闻北营庄一带又有盐、庆假拳民率领四五千人，于是日午刻蜂拥而来，将该庄兜围，意在殄灭净尽，以图泄忿。幸该庄妇女老幼均先期逃避，仅留壮丁数十人，彼时亦见众匪远来，俱已望风避匿。卑职等闻信之后，立即会同防营汤帮带建勋，将城关防守事宜妥为安置，即行酌带队伍星夜驰往该庄，相机剿捕。一面飞函知会张管带勋督队回防，以资接应。二十四日早辰，卑职等已抵该庄，查知众匪窜回之后，将庄内所存房屋烧毁；并毗连北营之崔家庄、武家庄在教回民良莠不齐者，房屋亦被连累焚烧。至四更以后，该匪得知队伍将来，遂各回盐、庆，逃窜无踪。

卑职等查勘此次被烧计三十余家，并伤毙男丁五人，均由逃跑不及以致遭害。该匪等如此猖獗，一扰再扰，显系倚仗距城窵远，来往需时，一经营县闻信督队驰往，固已无及。标下勋于次日闻此警报，由乐拨队星驰回海查悉情形，商同卑职毓崧等设法防剿。仍一面将被扰之户切实查明，分别散放钱文，与前次一同妥为抚恤。所有直隶窜来假拳民，复扰北营庄焚害情形，理合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盐、庆一带土匪屡次扰犯北营，势甚猖獗，亟应严密防范，扼要堵缉，以遏匪势而靖边陲。张参将勋所部后路左营已饬暂行驻扎该县，仰即会同该参将暨陈令毓崧妥筹商办。并即分移知照缴。

53. 海丰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九日到（1900年9月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排饬，以各州县境内有无匪踪，务须按日报查等因。蒙此，遵查卑县北乡探役于上午时分回县禀称，本日黎明时分，有盐山境内拳匪窜入卑县交界之芦家马村，焚烧杀掠等情。卑职立刻会同防营张帮统勋督队飞往剿办。惟该庄距城七十余里，极为窵远，一经闻警驰往剿捕，往来需时。该匪胆敢窜扰，肆行无忌，亦因此也。除俟跟踪追捕务期必获，并亲诣该庄勘验后再行禀报外，理合先将本日拳匪窜扰大概情形，驰禀查考。

批：据禀匪徒窜入卢家马村，焚烧杀掠缘由已悉。仰即会同张帮

统勋督队跟踪追剿，毋任远飏滋患。仍一面将勘验缘由，照例详报。缴。

54. 海丰县会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到（1900年9月8日）

敬禀者：窃卑县于八月初三日傍晚时分，据北乡探役回县禀称，县属边境之芦家马村地方，有盐山境内拳匪窜入扰害情事，业经禀明宪鉴在案。卑职立即会同防营张参将分督勇队驰往该庄一带查缉。甫至中途，适遇该庄首事毕发、方兴等在途喊禀。据称伊庄日前曾有朱二、朱均等数人，俱因年轻无知，被直境拳民煽惑，与席家庄席金岭、席贵等一同学习拳技，并无嫌隙。嗣因同往盐山拳厂领香，见众匪日出抢掠，朱二等始知学拳并非好事，遂各回家安度。而席金岭等纠合羽党自回本庄安设拳厂，复邀伊等相从，伊等未允。席金岭遂硬向伊庄索要粮食，伊等未给。庄众知各匪不能甘心，遂严加防范。讵席金岭等勾同直隶拳匪约共四五百人，于初三日天明时分，分持枪械蜂拥而来。庄众固守土围，因见众寡不敌，正欲逃跑。该匪一齐进庄杀掠焚烧，将房屋焚毁，并杀毙多人。邻庄闻警前来护救，各匪始窜回盐境，逃逸无踪，恳请缉究等情。并据地方郭秀堂禀同前由各到县。据【此】，卑职随即会营分路星驰与直交界之各村，设法查拿。佥称该匪等逃窜之时，忽闻谣传官兵将至，遂各张皇失措，分路四散。复行折回芦家马村。会勘得该庄距城七十五里，挑有土围，庄中有东西街道一条，统共被烧八十余家。或则房屋焚烧俱已无存；或因护救扑灭尚未全毁。并杀毙庄民徐永成等三十三名，内有前学拳技者二人。饬仵验明，委因受枪刀各伤身死属实，尸身饬埋。讯据首事地方人等供称，朱二等从前学拳，伊不知情，是此次席金岭等邀他们入伙未允，欲与为难，伊等方知道。因此各家恐其被害，遂赶速将家具、粮食搬运一空，老幼妇女寄居他庄，仅留壮丁在家守围。不料拳匪众多，抵御不住，以致被扰。席金岭等与伊庄别无仇隙等语。

查朱二等从前习拳，既知改过自新，即属良民。庄众因此致受株连，戮及无辜情形，最为可悯。卑职自行捐廉购备馒饼散放各被害之家，以济急需，俾免失所。至席金岭等胆敢开厂习拳，勾同邻匪挟仇

扰害，实属真正土匪。除由卑职会营赶速在乡设法购线缉拿外，所有土匪纠党未遂，肆行焚杀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再，此禀因连日在边境巡缉，未及缮发，是以稍稽时日。合并陈明。

批：据禀已悉。该县芦家马村地方，被席金岭等勾结直匪越境焚烧房屋八十余家，杀毙良民三十余名，殊属猖獗已极，断难稍事姑容。仰即会商张参将须用马步炮队若干迅速禀复，以便添派队伍前往越境剿捕，务将该匪席金岭等悉数歼除，以申法纪而靖边陲。缴。

55. 海丰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五日到（1900年9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会营拿获红灯照幼女匪四名，因系无知被胁，情节可矜，业将讯取确供，并庄长等力保各情具禀宪鉴。第封禀之际，复据城乡各绅廿四人联名公禀，以幼女匪席当姐等俱系年幼，致被逼胁误入歧途，或因母性愚懦，致受陷害；或因零丁孤苦，管教无人，若有严父兄平时约束，此等幼弱之女，何至为此。伊等皆系亲族，闻之无不慨息。而其亲属尤为愧悚无地，自怨家教不严，贻修〔羞〕门地，悔之无及，情甘坐罪，嘱其代为乞恳等情公保前来。卑职伏思席当姐等被匪诱惑，虽未学成，亦复有干法纪。卑职身任地方，为民父母，此等邪教，既不能禁绝于先，固已咎无可辞；复为乞免于后，尤为不知进退。但该幼女匪可悯之处，已至于极，而较之年幼被胁之拳匪同往滋事，实属大有区别。况经此番惩警，凡为人之父兄者，当无不严加教训，断不至再有犯，且亦足以尽恩威并用之至意。现既据城乡各绅等再四哀求，似未便有拂舆情，合再据实禀明，恳求鉴原。可否法外施仁，准予所请；抑或暂行散禁，俟婚娶有期，再行核释之处，统候宪裁，实为恩公两便。

批：据禀拿获幼女席当姐等，现经城乡各绅请释缘由已悉。幼女学习妖术，其为管束不严可知，该乡民等尚有颜求保耶！姑限半月，责令该家属勒缉王云姑交案，藉以自赎，即将四女释放；逾限不交，当发省役。仰即查照办理。缴。

56.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廿三日到（1900年9月16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将芦家马村被土匪席金岭等勾结直匪前往焚戮情形，据实禀报。八月廿日蒙批："据禀已悉。该县芦家马村地方被席金岭等勾结直匪越境焚烧房屋八十余家，杀毙良民三十余名，除〔殊〕属猖獗已极，断难稍事姑容。仰即会商张参将须用马步炮队若干迅速禀复，以便添派队伍前往越境剿捕，务将该匪席金岭等悉数歼除，以申法纪而靖边陲。缴。"等因。蒙此，卑职当即会同标下商酌，以邻匪屡肆猖獗，亟须痛加歼除，方足警凶顽而安良善。惟是越境剿匪，不得不格外慎重，自应遵奉帅谕，会合马、步、炮队前进，以后〔厚〕兵力。伏查标下所部步队一营，屡挫匪锋，颇寒匪胆，用以剿捕匪徒，仅此已足，似无庸再添。至于马、炮两队，以马队用处较多而炮次之。盖炮队之用，不过防守要隘，若用以击匪，须在一坦平阳之荒野，四无人烟之孤庙，方免误伤百姓。纵攻坚摧垒，非此不克，然终有玉石俱焚之惨，不易轻试。是炮队无多用处，一哨六炮足矣。马队则往来侦探，东西援应异常迅速，可以佐步、炮队之不足。第无炮队，则城堵围闭不能破。无步队，则林深河阔必多阻。故马、步、炮三队相辅而行，不可偏废。况此次越境办贼须仿步步为营之法，以保后路通运道。马队用处尤伙，多则一队，少则两哨，始敷分布。

标下等再四参议，公同商定，拟以步队一哨、分炮四尊，防守直、东交界往来必由要道，以保我军归路；再以步队三哨、马队两哨、炮两尊，前往直境驰剿；仍以所余马队一哨，分设卡拨，保守运道传递消息。然号令不一，仍恐偾事，尤宜选派知兵之将，统归节制，督率进兵，【统】一事权，庶几可进可退，计出万全。此卑职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将会商越境剿匪需用马、步、炮队数目各缘由，赶即会同禀覆恭候核夺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此次越境剿匪，已札派该副将充北路防剿营务处，督同派去各营队妥速筹办，以专责成矣。如嫌所派太多，即可酌令屯后接应。惟盐、庆一带聚匪甚多，既仿步步为营之法，似乎多有两营队伍可以分投剿办，并可兼顾后路，较为得力。仰该副将就近察

看情形，督饬各营相机剿办。并移海丰县知照。缴。

57.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廿四日到（1900年9月17日）

敬禀者：窃照卑职士绶等前因直境土匪势众，恐被窜扰，禀恳派拔队伍迅赴直东交界一带，扼要驻防，以固门户。旋奉宪台批准，候行知张参将勋、王副将世清商酌妥办等因。奉批后，卑职士绶遂即录批移会张、王两营赶紧筹商布置，末准移复在案。

本月廿一日，卑职堂接奉宪台札饬，以直隶盐山、庆云聚有大股匪徒，屡犯东境，亟宜不分畛域，会同直军认真剿办，现派张参将勋统率四营驰赴直境，确探匪巢，次第歼除等因。卑职等尚未接奉札文，由卑职堂专函飞布。查张参将勋现既带队赴直剿匪，势难兼顾边防，卑职堂遂即商请王副将世清作速派拨往驻。而王副将所部队伍现亦驰往，归来尚须时日。刻值直匪猖獗，一经两省会剿，必至纷纷四窜。直东交界地方紧要，非有重兵防堵不能截其南窜。倘被阑入，不特海、乐、阳三县被其蹂躏，即腹内州县亦恐波及。边防吃紧，门户空虚，再四思维，殊深焦灼。理合联衔由五百里飞禀鉴核，俯赐就近派拨队伍，星夜下县驻扎，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派队越境剿匪，仍为绥缉边陲起见，即是以剿为防，该匪何敢来扰东境？该令等可就近与张副将勋等妥商办理，或兵出无太远，仍可兼顾。况乐陵驻有张都司奉先所部先锋右路左营，滨、蒲一带驻有王副将世清所部先锋前路前营，均距各该县不远，此两营即系专顾后路，遇有边警亦可随时函商应援。如谋处处设防，微论无此兵力，即有之兵力，愈分愈单，亦非守边善策。仰即分移各该县知照。缴。

58. 海丰县禀 廿六年八月廿六日到（1900年9月19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地处海滨，界连直省，幅员辽阔，防范难周。县属北营村庄素多回匪盐枭，盗贼出没靡常，历经直东两省设法痛剿，根株总未尽绝。现值拳匪蔓延之际，各处匪徒自必乘机蠢【动】。

业经卑职多派勇役，分饬各团严密防维，尚未滋出事端。

近日访闻盐山左儿庄回匪勾结沧州堤东、卑境北营、阳信南营、庆云阳家庄各路回匪以及津沽各处逃勇，骑马持械，结党成群，或一股二三百人，或一股四五百人，日往盐、庆、沧州各村焚烧杀掠，肆行无忌。始则专与拳匪为仇，久之无论各庄动辄焚掠矣。直境居民遭此涂炭，苦于拳匪扰害者固多；苦于回匪抢掠者亦不少；其合庄均被焚戮者已不可枚举。现今盐、庆等处拳匪日见解散，而各股回匪较前尤为猖獗，所有羽党尽属亡命之徒，以视拳匪毫无技俩，固已大相悬殊。而巢穴既多，行踪无定，或聚或散，此拿彼窜，形同流寇，办理尤难以得手。若不及早湔除，将来必为大患。现蒙宪台檄饬张参将督率各营越境剿匪，此等匪徒自应一体设法剿拿，不遗余孽。第县境西北、东北各乡，甚为空虚，距城百数十里，紧与盐、庆接壤。一经大兵剿捕之后，败匪自必四窜为患，非先行扼要驻扎马队，严密防堵，该处距城最远，则北乡一带势必被其蹂躏。惟于泊头、车镇两处，分扎马队各两哨，来往梭巡，居民方有安堵之日。可否飞饬张参将，将各股回匪一并歼除，并于泊头、车镇先扎队伍，以杜其东窜之路。仍一面咨请直督宪转饬就近各防营、州县协力剿拿，以除凶暴，而安良善。卑职为地方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驰禀鉴察，俯赐准予所请，分别咨饬防剿，地方幸甚。肃此。恭请勋安。

批：据禀已悉。仰候札饬张副将勋，就近查看情形，酌拨队伍，扼要驻扎，以顾后路。仍责成该令认真巡缉弹压。缴。

59.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五日到（1900年10月8日）

敬禀者：窃标下勋前将分缉阳信各村庄回、拳两匪情形禀报，并声明拿获奸细王得成，收押卑县监内各在案。标下勋当饬各营驻防队伍，严密巡缉。旋于本月十二日，据陈管带泰交申称，该营奉派驻扎车镇之前、后两哨，向归卢帮带永祥督率，近因奉饬严密巡缉，即率队至海丰、盐山交界地方。探知距海丰境四里盐山县属之崔家城州庄有团首崔哲甫，前充拳匪首，现作回匪窝家，素日扰害乡里，人人切齿。并据盐山崔家口文生刘鸿恩、大屯堆民人刘青云先后控称，该团

首崔哲甫前于五月杪率同伊弟崔四即崔成第，伊侄崔虎，族人崔田、崔堂等，并勾窜秦地、旧城等处匪党五百余人，抢掠伊财物、马匹，烧毁伊房屋，杀死伊生母，恳请拘究等情。因派后哨官许兰洲访查确切，即由该哨官带领该哨全队，于十一日夜五更驰抵该庄。时天尚未明，该庄寨门紧闭。当经后哨哨官许兰洲选拔奋勇十余名，督率爬墙而入，遂将寨门潜开，率领前哨将该犯房屋四面围住，派令九棚头目徐得功、护勇姚福田进院。突有匪首崔哲甫持刀照砍，将该勇包头砍透，受有微伤。徐得功躲在门傍，出其不意开枪将该匪轰毙。又由侧房拿获匪党从九常、崔成第二名，夺下单刀两把、来复枪一杆。

【□□□】系匪首崔虎之父，询悉崔虎当我军未进时，已持枪由后墙逃出。余党数十人踞在街南马棚，见我军壮勇，知势不敌，悉皆遁去。并抄马二匹、毛瑟枪子三百粒、九龙带三个、粉条卅四根、铜子壳一包，并饬弁将获犯枪械解送前来各等情。据此。当即会同卑职得泉将该犯从九常、崔成第提讯。据各供认为匪，抢掠重案不讳。

伏查该匪等怙恶不悛，平日既焚戮良民，抢掠财物，官兵往拿，复敢拒捕，实属罪大恶极，因即公同酌拟与前获奸细王得成，一并押赴市曹，照土匪例就地正法，分别枭示，以昭炯戒。除将枪械等件存库，并严缉余党务获究办外，所有卑部防营巡缉边境，拿获匪党，并前获奸细并案讯办各缘由，理合分录供折会衔飞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副将督同陈管带泰交饬派许哨官兰洲率领勇丁在边境崔家城州庄格毙匪首崔哲甫一名、缉获匪犯从九常、崔成第二名，起获马二匹并枪械子药多件，当将该犯解经该副将等会讯明确，即与前获奸细王得成一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办理尚属妥速。许哨官着记大功三次。勇丁徐得功、姚福田二名，随批饬发六品功牌各一张，仰即查收转给收执，藉示奖励，所获马匹由营变价充赏。仍督饬严缉余匪，务获解究。并分别移行知照。缴。

60. 海丰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九日到（1900年10月12日）

敬禀者：本月初九日，接奉宪台排开，以济阳沈令于境内拳匪讳匿不报，致滋贻误。因饬各县查明，如有外来匪徒，应即据实禀陈究

竟每股有匪若干，匪首是何姓名，现由何处窜来，有无焚掠重案？先将大概情形排递禀报等因。蒙此，查卑县境内拳匪及直境各处炉厂，业经马、步、炮各营历次驰往痛剿；该匪早知势不能敌，均于防营未到之前，闻风窜散。能否从此敛迹，尚难凭信。所尤虑者，直境盐、庆、青、沧以及卑县等处，向多回匪，平时既为盐枭、马贼扰害闾阎；值此内忧外患并起之时，自必乘机蠢动。有盐山佐〔左〕儿庄匪首从凤照者，屡奉檄饬严拿未获。前又纠合各股匪首冯七、刘九、萧四、从秋鳖子、杨万德等联络一气，千百成群，其始藉报复拳匪为名，故凡教民、逃勇以及游手好闲之徒，无不入于其中。而又从津沽一带，将快利各枪，不惜重资尽数收买，所需马匹更不难由各村抢掠而来，以致滋行无忌，形同叛逆。每因勒索各庄银钱，稍不如愿，有全家被害者，有合庄被害者，惨毒情形，难以言状。幸卑县驻扎防营，张营务处常时会同督队赴乡巡缉，该匪等颇知畏惧，卑境居民尚未遭此涂炭。前经卑职访查明确，将各股回匪猖獗情形，先后禀恳檄饬张营务处，不分畛域，越境剿拿。仍咨请直督宪转饬就近各营，协力兜捕各在案。

乃近日访闻匪首从凤照等探知各营到防，不仅剿捕拳匪，已将回匪羽党拿获数名正法，遂由盐境左儿庄、牙儿庄等处老巢逃窜各处啸聚。或一股四五十人，或一股二三十人，头目分歧，行止无定。每至一村，勒令供其饮食，任其栖息。良民迫于无可如何，固与甘心窝匪迥别。盖该匪等平日窝巢，伊恐官兵易于访拿，因此绝无定所。所有左儿庄等庄，近日居民均虑株连，俱已迁往他处。盐境东乡地属海滨，该匪仍有船只停泊，以备逃窜海隅。此等狡黠匪徒，一经大兵远来，相隔百数十里，必至分头四散。现拟会同张营务处设法剿拿，能否得手毫无把握。非同目前之聚集一处，可望一鼓成擒也。但此匪一日不能湔除，则地方一日不能安静。虽此时暂行窜散，若兵力稍单，势必复聚。况有此军装马匹，一入于众匪之手，将来必酿成大患。非求咨请直督宪饬营县，就近兜拿。一面由张营务处于边境之小山辛集、埕口、崔家口各要隘处，多拨步队分扎卡拨，联络声气。仍以孟领官马队一军，分路跟踪追捕，以辅步队之不足。恐该匪此拿彼窜，终为漏网之鱼。

查孟领【官】前扎乐陵，威望素著，于捕务最为认真，如与张营务处在卑县常川驻扎帮捕，此股流寇必可期其得手，即各股已解散之拳匪，如此严密之防范，亦不致有复聚之虞矣。所有查明匪势情形，与防剿事宜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驰禀鉴核，迅赐准如所请，分别咨饬各营分扎要隘，购线捕拿，不遗余孽，以警凶暴而靖地方，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仰候札饬张副将勋，迅督营队扼要堵缉，相机剿办。仍责成该令随时防范弹压，毋任窜扰滋患。切切。此缴。

61.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初二日到（1900年10月24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筹防拿办悍匪，广购眼线及地方情形，业经禀报在案。本月廿三日夜十点钟时，据卑营卢帮带永祥，自车镇专弁来营函称，顷由眼线密侦回报，梅统领在盐、庆一带，剿办左二〔儿〕庄各匪，该匪从五等已窜入海丰边境之杆草庄，即分队前来剿办。卑职得泉亦据派出探役回报，该庄有匪由直境前来窜扰各等情。因即彼此会商，并邀郜先锋官得胜、张先锋官凤岭，挑选卑营左右两哨精壮兵勇各四棚，先后驰往，其余饬令副哨官督率留守。

标下当于十二点钟，会同两先锋官率领左右两哨哨官，驰赴车镇晤卢帮带，备悉该匪盘踞情形。令前后两哨各出八成队伍，衔枚疾驰，行距该庄十里许，遥闻炮声隐隐。标下知其有备，遂请郜先锋官率领后哨，卢帮带率领前哨，由东绕捕。标下同张先锋官率领左右两哨，由南进发。行抵该庄三里扑，该匪马队四五十匹之谱，从三面环镶。步队约二百余人，直前冲突轰击我军。标下坚嘱各兵弁合围开枪。约一点钟时，闻东面炮声不绝，标下知郜先锋官与卢帮带队伍已到。又接战半点时，不能得手。因挑奋勇廿名随标下合力前冲，击毙匪党数名。该匪马队渐往西北而退。步匪被我军直逼庄前，登屋逃窜者有廿余人。护勇梁保玉、景罗云鼓勇直前，梁保玉被匪刀伤左手，景罗云被砖伤左腿。标下率奋勇连击带刺，毙四五名。而郜先锋官与后哨许哨官兰洲，亦率奋勇而至，又轰毙匪党而〔两〕名。该匪皆随马队由西北窜走。卢帮带与郜先锋官率队由庄后截击；标下与张先锋官督率奋勇从后剿追。而该匪且战且走，行二里许，道旁适有砖窑，

匪得所凭恃，又复回首迎拒。标下复选挑奋勇十名，饬令前哨冯哨官虎臣督率，各持短刀、手枪冲锋，突入击杀匪党十余名，帮带差夫王金声轰毙马匪一名，又经奋勇生擒三名，我军受伤者四五人，匪势稍却。此时卑职得泉亦随带队役人等，星夜驰抵该处，即由卑职等督率左哨安哨官玉昌，右哨张哨官学文及县队人等，乘胜掩杀，又击毙马匪一名、步匪一名。该匪马队往西北迅即奔逸，我军追赶不及。所有步匪亦皆分途逃命，未便穷追。卑职等即收队回庄，公同点验，计由毙匪身边搜出巽字号黄、红兜肚九件，子袋三条、红腰带五条、毛瑟枪子火药包多件，并夺获大枪六杆、来复枪三杆、手枪一根、带鞍战马二匹、短刀五柄、竿子十五根，计庄内毙匪十名，窑旁毙匪十三名，共毙匪廿三名。生擒三名押解回城，半途因伤身死二名。计我军护勇梁保玉左手受刀砍，三等伤一处；焦文祥右手受花枪扎，三等伤一处；景罗云左腿受砖石，三等伤一处；帮带差夫王金声左腿受枪子，二等伤一处；后哨正兵黄振声左膀受枪子，头等伤一处；左哨正兵胡占标左肩受刀伤，三等伤一处；右哨护勇孙保祥，头面受砖石伤，二等伤一处。共计受头等伤一名、二等伤二名、三等伤四名。卑职等伏查该匪等系由盐、庆梅统领剿办过急，窜逸该庄暂行避匿，并非开设炉厂，据为巢穴。所居房屋俱系强占良民家产，是以未便平毁。所擒匪犯业经公同会讯押禁，容俟复鞫讯取切供，再行另案办理。此次匪党马匹最捷，标下所带步队未便穷力追赶，若有马队环攻，则从五等不致窜逸，自必束手就擒矣。卑职等仍当督率弁勇，分投布置，以防另有他匪窜扰。除将炮械、包巾等件移存卑县库内，马匹变价充赏外，所有标下会同卑职剿办窜聚杆草庄悍匪各缘由，理合会衔驰禀鉴察，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管带等会同在杆草庄地方，以一营之众击窜匪二百余名，格毙不过二十余名，生擒亦仅三名，殊觉不甚得力。姑念该管带等闻有匪徒，即行前往会剿，究与延纵不办者不同。该管带与管令、郜先锋官得胜、张先锋官凤岭各记大功一次。出力弁勇赏给功牌四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一面由管令将所获匪犯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仍严缉逸匪，务获究报。并由该管带移会管令知照。缴。

62.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初五日到（1900年10月27日）

敬禀者：前将会剿杆草庄窜入拳、回各匪抗拒情形，据实禀报，并声明拿获匪犯一名，押候复讯确供，另行禀办在案。发禀以后，卑职等随即会同复鞫。据匪犯孙柱供称，伊系孙家马村人，年卅七岁。父存母故。先未为匪犯案。光绪廿五年五月间，在盐境灰堆庄放牛，因与左儿庄匪首从凤照等认识。该回匪往海口抢掠商船，将马匹交伊喂养。至七月间回来，给伊银钱各散。今年前八月初旬，回匪冯有与伊途遇，令伊给从凤照喂马，伊随同往左儿庄。从凤照纠同潘洛元、张二、张六、刘喜、从三等羽党多人，以搜捕拳匪为名，曾往盐境湾湾头、浴河西海安镇各等处焚烧杀掠，肆行无忌，并勒索各村庄银钱等情。伊因跟从喂马，亦与同往。现闻直境梅统领带兵剿捕，从凤照等畏惧潜逃。昨又纠同拳匪窜入杆草庄，暂行藏匿。伊闻大兵远来，正往村外逃跑，就被拿获带案，所有手枪一杆、骑马一匹，实系伊自使用等语。研鞫再四，矢口不移。

伏查该匪党孙柱，随同从凤照等焚掠各庄，形同叛逆。虽仅认明喂马各情，而其为避重就轻，固已显见。究应如何拟办之处，未敢擅专。除再严缉匪首从凤照等务获究办外，所有会审匪犯供明实在情形，理合会衔驰禀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匪犯孙柱，既经该令等提案会讯，供认焚掠重情不讳，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一面会督勇役严缉匪首从凤照等，务获究办。并移陈管带泰交知照。缴。

63.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十六日到（1900年11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前将回防日期及缉获各匪讯明拟办各缘由，会衔禀报，并声明拿获总匪首从秋鳖仔，案情累累，须详加查讯，录供禀办各在案。查从秋鳖仔，前于杆草庄被陈管带击散后，即逃匿海、乐、阳、庆四县交界杨小涯地方。据获匪肖三红及眼线先后供禀，当经卑职等商派陈管带泰交，督带眼线及弁兵六十余名，并卑县队役，

于本月初九日前往该庄缉拿。时天尚未明，陈管带已抵杨小涯庄，即饬弁兵合围，自率护勇等十四名进庄搜捕。由眼线指明该匪首在伊姐丈张瞎子家窝藏，因即分队升屋，防其逃窜。该管带亲率余队撞门入院，该匪首连击二枪，均被闪避，正拟上房逃逸，该管带率队赶及，亲手追获。伊子从三亦因开枪拒捕不中，同时被擒。当抄出马二匹，十三响枪、毛瑟枪各一杆，单、双筒小洋枪各一杆，子弹全【□】，手铐一副，铁链一条，分赃簿一本，分赃银条十七纸。并即搜查该庄所有余党，均已先时散去，毫无踪迹。因将该匪首等押解回城，由卑职等会同研讯，据从五即从秋鳖仔供称，海丰县北营庄人，年六十岁。长子从根元即从丑已被害，次子从桁，上年亦被勇役格毙，现获从三系伊三子。所有眷属自拳匪剿北营庄后，仅逃出五人。先未为匪犯案。光绪十九年二月不记日期，伊与前被格毙之从丫头、业已正法之从小戍、刘拴，在逃之冯黑辰、刘八、刘九，遇道贫难。从丫头起意抢劫，伊等允从。从丫头又转邀不识姓名人等共卅余名，即于是日分别骑马持械，偕抵利津永阜场衙门，劫得银钱衣物，被追拒捕，携赃逃逸。又廿一年四月不记日期，已获正法之王贵，纠允刘胜、刘青、萧清兰与在逃之刘八、刘九、萧黑等同伙十人，即于是夜分执枪械，偕抵庆云张辛庄事主张姓家，劫得骡、马、驴头逃逸。又廿三年十一月不记日期，伊与伊子从根元、从桁纠允在逃之萧四、从四猫眼、从和盛六人，即于是日初更时分，各执器械，偕抵杜家堆村外，路遇大车，伊等上前拦住，抢得骡马逃逸。又是年十一月不记日期，伊等原伙六人，即于是日夜三更时分，各持枪械，偕抵南桥堆事主南姓家，行窃尚未得赃，即被更夫邻右惊觉喊捕，伊等开枪拒捕逃逸。又廿四年五月不记日期，伊与伊子从根元、从桁纠允在逃之从四猫眼、张正明、吴大个仔六人，即于是日日落时分，各执器械，偕抵泊头街事主呼德甫钱铺，劫得银钱、衣服。铺伙惊觉喊捕，即被伊等拒伤，携赃逃逸。又廿五年三月不记日期，伊与伊子从根元、从桁纠同在逃之张猪贩仔、刘春、从四猫眼六人，即于是夜五更时分，各执器械，偕抵小王庄事主韩向荣家，窃得骡马，被追夺回，拒伤庄邻逃逸。又是年十月不记日期，伊与伊子从根元、从桁纠允已被格毙之从大印、被拳匪杀害之萧二红、萧雪、从二印、在逃之从四猫眼七人，

于是日半夜时分，带洋枪马匹，偕抵埕子街事主吴汝功行栈行窃。临时行强劫得银钱、烟土、衣物，驼载马匹逃逸。又是年十二月不记日期，伊与伊子从根元纠允在逃刘九、刘龙、格毙之从大印、被害之从二印，并不识姓名五六人，即于是夜三更时，分别骑马持械，偕抵乐陵大梁家庄事主梁慎修家，窃得钱文、衣服。又至梁鸿建家，撬门入室，即经事主惊觉起捕，将从大印用锛砍伤，刘九旋将事主等用枪轰伤身死，伊等携赃逃逸。从大印旋即因伤毙命。又本年二月不记日期，伊纠允在逃之萧元明、从景录、张振明、被害之从二印五人，偕抵庆云地方，途遇素识之袁凤章，勾引伊等至魏登瀛家，抢得牛、驴、钱文、衣物，并将事主之妾王氏掳去，萧元明奸占为妻，用银赎回。又本年三月不记日期，伊与伊子从根元纠允在逃之刘九常、刘龙等多人，骑马持械，于半夜时分偕抵盐山小尤村地方，途遇回民常小，勾引至该庄事主郭连捷家，抢得牛、马、骡、驴，拒伤事主逃逸。又本年五月十七日，盐、庆拳匪因伊庄为匪最多，四出抢劫，挟此深仇，率领四五千人将该庄焚烧杀掠殆尽。至廿三日，拳匪又领数千人将所剩房屋一并焚毁，并将伊长子从根元等杀害。伊与三子从三各受重伤逃出，医痊。至七月间，访闻从凤照、刘龙等均欲聚众报仇，伊即纠邀从景禄、从周南、从四猫眼等百余人，偕抵盐山傅家庄。适赵河庄匪首张正明等函邀伊等同至沧州杨三木庄为总头目。伊遂纠允从凤照等，邀同孟村匪首丁天池、杨三木庄匪首张二秃仔等，先期会议，各带多人并快枪马匹，在杨三木庄竖立大旗两杆。伊即踵至，各人推伊为首。与刘堡坞竖旗之冯七、冯白小等会合一伙。又转邀左儿庄刘九、萧四、辛店庄萧保会、老盘庄张二、牙儿庄曹三各股匪首所带骑马步行人等，均麇聚该庄，共计六百余人，马二三百匹，快枪三百余杆，日出焚烧抢掠，杀害无辜。伊曾率领各股匪徒抄过洼冯家庄、杨家小营和乐庄，魏家桥常家庄等处，烧毁房屋，杀伤人口，抢劫牲口、衣物无算。其余李寨、瞎刁鬼家、小杨村各等处，均是从凤照等去抄的；所有号衣等物，亦是他们置的；抢的赃物以及所敛银钱，归伊总管，均有账单。赵毛陶等庄首事议令韩村一带各庄，共敛银三千两，修理清真寺，伊等便不至该庄焚掠。正拟聚集各股匪党，往潞灌剿灭拳匪，沿途抢掠，因闻梅统领队伍将至，遂分股各

审。伊又在杆草庄被大兵击散，遂同儿子两人逃至亲戚家藏匿，即被眼线访闻，领同兵役拿获送案。不知从凤照等现逃何处，赃物一切均已卖钱分用，花费尽等语。质之从三，供亦相符，节次研讯，矢口不移。检查卑县档案以及邻封关缉各卷，均相符合。惟该匪首历年所犯巨案过伙，一时殊难清查，如果邻封再有关复，自应并入核办。

伙查该匪首焚掠淫掳，凶恶异常，叠经悬赏严缉未获，漏网多年。此次聚众至五六百人之多，揭竿起事。幸经卑职侦探确实，即行禀请檄饬标下约同梅军门，派队会同兜拿剿【捕】，该匪等始畏惧星散，得以消患未萌，邻近各县未至受其大害。现将该总匪首缉获，渠魁就擒，地方即渐安谧。固非宪台声威所及不能至此，亿万生灵，同深感戴。本应将该匪首即行斩枭，惟案情重大，未敢擅专。究应如何惩办，惟有请示饬遵。其子从三，有枪有马，随同为匪，叠次抢掠，自应照土匪例办理。拟即与前获匪首萧三红一同就地正法。所有商派会获总匪首异常出力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如何从奖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慈。除由卑职录供通详，仍将逸匪会同悬赏购线严拿，务获究办外，理合将讯供实在情形，开呈清折驰禀鉴察，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匪首从五即从秋鳖仔及其子从三，既系历年叠犯焚杀抢掠巨案重犯，均经各州县关缉有卷，自应并案核办。前据张副将禀报，业经批饬解省讯办，仰即遵照前批，迅速妥解来省，听候发府审讯。至在事出力之陈管带等，前已分别记功核赏矣。并移张副将知照。缴。

64. 海丰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六日到（1900年11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于本月初四日，会同武卫防营张帮统勋，赴边境一带巡缉，当经申报在案。月之初九日，据派出眼线以探明土匪总头目从五即从秋鳖仔，伊子从三，在海、乐、阳、【庆】四县交界之杨小涯地方藏匿等情，请速往拿前来。卑职查该【匪】首等扰害闾阎，迭犯巨案。从秋鳖仔为卑境北营总匪首数十年，尤为凶恶，邻近各州、县无不遭其荼毒。节经直东两省各大宪札饬营县悬赏严拿，并由直隶乐字营、本省嵩武军及县汛先后踩缉，总未弋获。去冬嵩武军

几遭挫衄。自本年义和拳匪焚戮北营之后，该匪遂借仇拳为名，纠合沧州、盐山、庆云、阳信等处各股匪首羽党五六百人，均有快枪马匹，在沧州杨三木庄于八月间揭竿起事，到处焚掠淫戮，波及无辜，较之拳匪殃民实为尤甚。幸经卑职侦探确实，禀请饬各防营会同直省梅军门设法兜拿。该匪闻风解散，未及起事各在【案】。

兹据前情，立即会同张帮统勋、陈管带泰交、郜先锋官得胜，不动声色，各率营勇县队，分投驰往协拿。即经眼线指明该匪首藏匿处所，分兵围住。讵该匪首从五由院内冲出，开枪迎拒。幸经奋勇兵役合力兜拿，格落枪械，将其擒获。其子从三亦即由内持枪跃出，复经获〔护〕勇将其左胫击伤，旋即被获。当由该处抄出贼马二匹、十三响洋枪一杆，毛瑟枪一杆，单、双筒小洋枪各一杆，子弹无算，铁链一条、手铐一件、分赃账簿一本、分赃银条十七纸，一并将犯押带回城提讯。该犯供词狡展异常。卑职查该犯等积年巨盗，案卷累累，现又竖旗起事，形同叛逆。若不关查各邻封案件，详加讯鞫，不足成信谳。除再细心研讯，务得确切供情，另行禀办外，理合先将会营访获著名土匪总头目大略情形，驰禀鉴核批示。

批：禀悉。此案已据该县等会禀批饬解省，听候发府，查明各州县案卷，提犯讯办矣。仰即知照。缴。

65. 海丰县禀 廿六年十月初三日到（1900年11月24日）

敬禀者：窃于本年九月初三日，蒙宪台排单札饬，以访闻洋兵在直隶河间一带，勒令官民出资赔偿教民房产。恩县等处并有教民抢掠勒赎之案。想因饥寒交迫，亟应查明抚恤。❶【李从】善等率领多人，赴伊家抢掠家具钱物，伊因畏惧逃走，嗣闻伊服祖盖天一，当被架至王家集总厂。至次日在该庄东南里许阳信地内杀害，伊随时未敢奔回。兹甫查明，不知尸身撩弃何处。合报恳请缉究等情到县。

据经卑职会同营汛，亲诣勘得该庄距城廿五里，庄南路北有盖得胜住宅一所。查验被抢属实，饬取盖天一尸身无获，无凭相验。讯据

❶ “亟应查明抚恤”句以下，“李从善等”之上，似有脱句。

盖得胜供称，伊服祖盖天一，现年六十二岁，因在洋教，被拳匪掳去杀害，并无别故等语。质之邻右人等，佥供相同。一面选派干练勇役，购觅眼线，会同防营营典各派勇役，分投严缉。正在缮禀间，即于十三日，据派出勇役以查明拳匪踪迹等情回署禀报，张管带勋亦于同时闻信，督率队伍前往查拿。适卑职先期感冒，未能偕行，立派县勇干役前往分投协缉。维时汤帮带建勋，亦即率队迳至阳信边家庄地方，将匪首李从善家围捕，协同县役汛兵拿获该匪工人王振和一名，并抄出头巾、腰带、红兜及刀械旗帜多件，白马两匹。适张管带由赵家、丁家等庄折回，查知前情，勒令工人王振和指明李从善藏匿处所，帮同拿获。并由该匪李从善身边搜出洋枪、腰刀各一件。查拿王金梁等无获。即据该庄首事人等，佥以王振和实无习拳情事保，经张管带立予省释。原赃马匹饬主认领，房屋查封。将犯带回，同头巾、刀械等件，一并送县。

据经卑职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阳信县边家庄人，年二十八岁，父母俱故，别无亲属。向系庄农为业，先未为匪犯案。与在逃之王金梁、宗玉岭即宗大同素识。王金梁等由扳荡营请香回归，邀伊入会，共为匪首，并纠同不识姓名多人，在于王家集地方设立总厂，安置粮台，已有数日。本月初二日，王金梁商同伊等搜捕洋教，率领多人，分执刀械，齐赴盖王家庄盖天一家抢得钱物，用车载回俵分。并将盖天一掳至总厂，于初三日辰刻，架至庄外东南阳信地界，喝令匪众将其杀害。嗣于初五日又赴阳信马王家庄，抢得不识姓名教民家衣物等件，回厂俵分。伊等旋闻防营剿捕甚严，分路窜往阳信赵家、丁家等庄各厂避匿。十一日该犯李从善始由阳信赵庄潜行回家，即被拿获送案等语。研诘至再，矢口不移。复提盖得胜到案质讯，供无异词。

卑职查该匪首李从善与王金梁等，纠党为匪，共设粮台，肆行杀掠，实属目无法纪。究应如何拟办，卑职未敢擅便，除严缉匪首王金梁等务获究办外，所有获犯讯供认实在情形，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匪李从善胆敢纠党私设粮台，肆行掳掠，戕毙人命，实属目无法纪。既经该县会同张参将勋派队拿获，提讯明确，

自应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仰即遵照办理，并将勘验缘由，照例详报。一面仍严缉逸匪王金梁等务获究办。缴。

66. 海丰县会禀 廿六年十月初七日到（1900年11月28日）

敬禀者：窃卑县芦家马村民人朱合一等，以拳匪抢劫焚杀甚惨等情，前叩帅辕上控一案。蒙批，此案前据该县禀报，当因该匪席金岭等胆敢纠众焚烧房屋，残杀多命，除〔殊〕属猖獗已极。业经批县会同张参将派队剿捕在案。仰按察司速饬海丰县会同张参将，查照前禀批示遵办。务将此股匪徒悉数歼除，以靖地方。抄单粘批附等因。标下勋前在省城时，亦奉面谕，饬俟回防会同卑职得泉将此案认真商办。又卑营禀报，缉获回匪首犯从秋鳖仔，请示遵办一案。蒙批：据禀已悉。查陈管带等会同在杨小涯地方拿获匪首从五即从秋鳖仔等二名，并起获枪炮、马匹等项，具见缉捕勤能，殊堪嘉尚。陈管带泰交著记大功三次。郜先锋得胜、沈哨官树云各记大功二次。并随批饬发六品功牌二张，仰即查收，转交陈管带查明出力勇丁，择尤填给，藉示奖励。一面将匪犯从秋鳖仔迅速派弁押解来省，听候发审。并备具文领饬交来弁，赴善后局请领垫支赏银。其窝匪之张瞎仔亦须获案严办，毋稍轻纵。仍一面悬赏严缉逸匪从凤照等，务获究报。缴。各等因。蒙此，卑职等遵即先后会商分派勇役带同眼线严密访缉。旋于九月十五日，经眼线禀报，前席家庄拳匪，现有潜回菜园庄避匿者。因即由派出弁勇队役会同缉获董金柱、席凌阁、董士文三名，押送来城。其张瞎仔一犯，亦由陈管带派队前往拿获解案。

卑职等当即会同分别研讯。据董金柱供称，案下李家寨人，本年五月间，听说席家庄大师兄席金岭由盐山领香回来设厂安炉，伊即往该处学的拳技。席金岭于七月杪，因芦家马村有王二和厂数人跟他学拳，就率领多人至该庄调队。小芦家马村人留伊等吃饭。大芦家马村人不愿管饭，又不准调队，因此与该庄寻殴。该庄将张文元扣留，托人说合未妥。席金岭遂邀同小的，并盐山段家等处羽党三四百人，于八月初三日黎明时分，往该庄报仇。庄众开枪迎敌，被伊等击毙多名，庄众逃逸。伊当受有枪伤，同去人等亦伤毙十余名。席金岭复将

该庄房屋焚烧殆尽，分路各散。伊并未往他处滋事等语。据席凌阁供称，案下席家庄人，儿子席贵于五月间在席金岭炉上学的义和拳。席金岭纠同各处人等并儿子席贵往马村焚戮，伊实阻止不及。伊在家内代他们看炉房。马村人等因伊既系亲戚，并不先来给信，挟此深仇，将伊控告。伊实无习拳术同往马村焚烧杀掠。伊向在地内看瓜，并不知情，是事后盘问方知道的是实。又据张瞎仔即张福供称，伊自幼双瞽，向不与匪往来。伊家婶子与从秋鳖仔为至亲，伊与婶子同居各炊。从秋鳖仔同儿子从三至伊婶子家看望，就被访拿送案。伊实无窝贼分赃图贿等情。反复研鞫，矢口不移。

查董金柱一犯，随同席金岭等往马村焚戮杀伤多名，查验胸膛伤痕显然，可证正犯无疑。现既难逃法网，未便有稽显戮，应请即行就地正法。席凌阁一犯，平日不能禁子为匪，已难辞咎；况又为伊等烧香，尤属昏瞶已极。惟讯无学拳滋事情事，尚属可矜，应请照章监禁三年，再行释放。其董世文一犯，务农为业，伊子为匪，实不知情。业将伊子予以重辟，应请从宽省释。至张瞎仔一犯，因伊婶母系从秋鳖仔亲姊，伊与婶母同居各炊，从秋鳖仔偶来看望，伊亦无从阻止。非有心窝匪分赃图贿，尚属实在情形。且该犯又自幼双瞽，业已笞责示惩，应请准予保释。除将供明各逸犯由卑职等严密查拿，务获究办外，所有遵饬缉获各案要犯会审拟办缘由，理合分录供摺会禀鉴核，批示饬遵。

批：据禀已悉。该犯董金柱既经该令等提案讯明，供认伙同席金岭等焚戮杀伤各重情不讳，自应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席凌阁等三犯并准分别监禁保释，仰即遵照办理，仍会同严缉逸犯，务获究报。并移张副将知照。缴。

67. 海丰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六日到（1900年12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将探闻洋兵已抵盐山，卑县相距最近，恐其窜入扰害，当将大略情形禀报宪鉴在案。今午后复据探役报称，盐山城内洋兵马步队伍四五百名，于今早赴交河县境泊头地方而去。仍有洋兵、教民数百名在盐山盘踞，并未十分搔扰。并闻庆云教民亦购买

鸡、鸭、牛、羊，以备款待。现在庆云城内官民均已逃避一空，尚无开抵庆云之信。惟卑县与盐、庆各属，均系紧接之区，相距又近，倘其窜入扰害，地方不堪设想。目下虽无来东准信，然民心惶惶，势甚危急，能否不来，实无把握。除再行查探外，所有续报情形，理合驰禀鉴核。

批：禀悉。东省拳匪剿办殆尽，洋兵似无缘藉词来犯，仰镇定安集，并随时详探飞报。缴。

68. 海丰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今日探得盐山洋兵多有分赴沧州、南皮、交河而去。现在所剩无多，仍与教民在城盘踞。盐山衙署、文庙均被焚毁。尚无开抵庆云消息，亦无来东确信。庆云绅民渐有回城者，其能否不入东境，亦属无从悬揣。现与张副将勋一再熟商，如其来犯，卑职亦拟备办牛羊等物，以宾礼相待，万不敢轻启衅端，以昭敦睦，而全大局。惟在卑职固拟待以礼貌，喻以大义，但求相安无事，不动杀戮。然洋【兵】究系化外之人，深恐不能商劝，难以理谕，辄以兵刃交加，势必贻误全局，不堪收拾。卑职筹思及此，不胜惶悚之至。惟有会同张副将随时设法婉商，相机办理，总期保全地方免致扰害为第一要义。除再行派人查探外，所有探闻今日洋兵有回沧州等处情形，理合驰禀鉴核。

批：禀悉。洋人必不来东，即使相犯，待之以礼，断不致兵刃交加。仰镇静自持，以为民望。并协同张副将详探具报，儆备奸民藉端窃扰。切切！此缴。

69. 海丰县禀 廿六年十月廿日到（1900年12月11日）

敬禀者：今据探役报称，洋兵马步队六七百人，于十四日午后五点钟至盐山县，同城官民先期闻信逃跑。进城之后，先将监狱班管人犯全行释放，凡民房、铺户抢掠一空，县署二堂已被烧毁，文庙并未焚烧。被杀仅止一人，其余均未杀戮。至十六日午前，洋兵均回新沧

州而去，同来之教民所剩无多。现在庆云绅民多已回归。惟道路传说，洋兵仍有廿日回盐山之信。今由盐山回县，沿途遥闻炮声络绎不绝，究在何处，无从悬揣等情。

查洋兵既回沧州而去，庆云近在咫尺，并不前往，或者不犯东境，亦未可知。果能不来，则东省亿万生灵受福不浅矣。除再行饬探外，所有探明洋兵已回沧州，东境边界尚称安静情形，理合驰禀鉴核。

批：禀悉。据西北各路探称，洋兵已回沧州。勿以道路传闻致涉惊扰。切切。缴。

70. 海丰县禀　廿六年十月廿日（1900年12月11日）

敬禀者：本日据探报由盐山回县禀称，自十六日洋兵折回沧州之后，本处教民，洋兵因伊等寻仇图报，妄拿无辜，不愿与之同往。约计洋兵马兵队伍六百余人，进城之后轰毙一人，受伤数人，城内钱铺两家俱已抢掠焚烧，县署二堂、马号均成焦土，其余稍为殷实之家，无不搜罗一空。据云，洋兵到境声称，惟搜捕拳匪及与县官营队为难，绝不妄戮平民。刻下城内居民渐有回来之户。但地面骤然空虚，防营既退扎边境，而县吏仍未有下落，势必游民散勇勾结为患。卑县紧与接壤，尤应加意防范，方不至为害地方。卑职惟有会商防营张副将勋严密防维，凛遵迭次宪谕，和衷共济，如果遇有警报，总以设法羁縻，不致肆其凶焰，俾免生灵涂炭，以仰副宪台谆谆垂诫之至意。除俟探明洋兵回沧情形，再行禀报外，理合先行驰禀查考。

批：禀悉。仰协同张营务处慎防奸民乘势滋扰，并探盐山县官吏已否回城，随时具报。缴。

71. 乐陵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廿一日（1900年1月21日）

敬禀者：顷蒙本府转蒙宪台札开，以接津海关道电称，驻津英国领事贾礼士云及卑县民教不安，求为保护，并将现在情形示知等语。饬即查明禀复等因。蒙此，遵查卑县境内朱家寨等处，向有英国教士设立教堂，屡经卑职遵照宪饬剀切晓谕，至今民教相安。本月初旬，

卑职巡缉边界，经过教堂各村庄，亦不闻有滋生事端者，以及开厂习拳情事。奉饬前因，正在查复间。接据朱家寨罗教士函称，该处附近有学习邪术者几处，传言能避枪炮，定将拆房抢劫，恐酿祸端，恳为弹压等语。揆度情形，或系乡里愚民妄谈时事，传及教堂致起疑心，故有此请，其实并无其事。惟人心叵测，即如居民说长论短，亦足煽惑闾阎。卑职即当轻车减从，驰往该处附近各村，明查暗访，分别办理。一面就见罗教士据情开导，俾释疑虑，以息风声。除将详细缘由，随时禀陈外，合先驰禀鉴核。

批：已据禀咨复北洋大臣查照矣。仰仍随时认真防范保护，以敦辑睦，而安善良。此缴。

72. 乐陵县禀 廿六年正月初十日（1900年2月9日）

敬禀者：案查前蒙本府转蒙宪台札，以接津海关道电称，卑县民教不安，饬令查明禀复，并实力保护等因。遵将地方安靖缘由，先行具禀。一面驰往朱家寨明查暗访，毫无动静。询诸绅耆庄长人等，佥称该处向无学习邪教拳匪，附近居民亦并无与教士为难，且不闻有焚劫教堂之谣。卑职随即往见该教士，先将境内并无匪徒滋事情形，逐一告语，询以何所见而疑虑及此。其语与前次来函所称，传闻附近有学习邪术者几处，能蔽〔避〕枪炮，定将拆房抢劫等语大略相同。亦不能确指为何庄，为何人。再三请其直言，则称先有直隶吴桥县拳匪焚劫教堂之议，约定十三四挨次兴事，闻知此地有人相与勾结。伊等以耳目较近，赴县指会，恐致声张，反以速祸，故先密诉驻津领事转求保护等语。

卑职探得是月初旬，吴桥民教滋事，小有衅隙，非议横生，风谣四播。朱家寨距吴桥不远，教士闻风生畏，洵非无因。惟所云约定十三四挨次兴事，而十三四已阅半月矣。即或有彼处徒党来境煽惑，绅耆庄长人等互相〔有脱文〕而既能相安无事，则亦未便深求。所虑良莠不齐，藉端滋扰，既有是谣，自不能不留心访查，时时防范。卑职惟遵照奉发告示，剀切晓谕，咸使周知，一面安抚该教士，并派队勇十二人留该处守护，务保无虞。此该教士所称民教不安，而卑职查明

保护之实在情形也。

正在具禀间，续奉宪台札，以准总理衙门电开，英国教士恐义和团匪窜入，请兵保护，饬令查缉防护等因。并蒙督粮道派拨张营官玉山带队到县会同弹压，相机办理，理合驰禀鉴核。

批：禀悉。已咨呈总理衙门查照矣。仰仍会同营队，随时认真查缉，实力防护，毋稍疏懈。缴。

73. 乐陵县禀 廿六年五月廿一日到（1900年6月1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查卑县境内，有义和拳匪传习邪教，欲与教民为难，饬即设法劝禁解散，毋任养痈贻患。一面据情克日禀复核夺等因。奉此，查卑县与直隶各州县壤地相接。盐山、吴桥等处设厂练拳，势已滋蔓。卑境良莠不齐，信而奉之者在所不免。然每经卑职访闻，必设法劝禁，以杜其渐，自去年以来，幸叨福庇，尚不滋生事端。

近日直匪猖獗，民皆流离，而卑境好事之徒，听从外匪煽惑，计卫身家，于是朱家寨左近，复有设厂练拳之事。教士探知情形，猜疑惶惧，指为聚众滋事，几至弄假成真。时值卑职晋省面禀地方事宜公出。经乐陵汛丁富荣约会分历巡防之任统领，齐至朱家寨弹压，一面由卑县典史申请卑职于中途绕至朱家寨。查得该处愚民练习拳棒实有其事，即此类推，各村庄亦难保其必无。不过朱家寨设有洋房，驻有教士，故发之较早耳。所谓聚众滋事者，皆教士疑惧之词，转辗相传，几如空中楼阁。幸任统领老成练达，安排队伍妥为弹压，现在民心安定，可保无虞。惟有设法查拿匪徒，务获禀办，以靖地方。奉札前因，知关廑念，合先将大概情形，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马右队孟领官在孙家彦庄拿获各犯，均交该县讯办。此外如范家屯、杨安镇、半角屯、张义庄、张吉店、前后董家、三间堂等处，均有拳厂。三间堂于十九日被匪抢扰，并拒伤教士两名。据以上所述情形，几于无处不习邪拳，遍地皆是匪党；且闻每厂人数均多至数百。设非孟领官等认真缉办，必至勾结直匪，别滋衅端。而来禀犹以在所不免，可保无虞，种种游衍之词，巧为朦饰，殊

属不知轻重，昧于事机。昨已严札申斥，摘顶勒缉。倘再因循疲玩，贻误大局，即予参撤，亦不足以蔽厥辜。仰即凛遵迭次批札，妥慎办理，并查明三间堂抢扰情形，勘讯具报。所伤教师〔士〕名姓籍，一并查验速复。缴。

74.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五月廿五日（1900年6月21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地处边隅，教堂林立，民风良莠不齐，外匪易于煽惑。前蒙宪台札查，当将查禁朱家寨等各庄并拿获匪犯大概情形，先后由卑职业健并会同任统领永清，据实禀陈在案。随即提集该犯边法即卞法、宋青云、董关来即董顺到案。讯据董关来供认，光绪廿六年五月初间，伊听从在逃之张树堂，在宋青云厂内练习义和拳，学有敬请皇爷、西天佛爷、南海大士、五子真佛、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阿弥陀佛等咒语，尚未传用惑人等语。质之宋青云，供词相同。惟诘讯边法，据供因被拳匪张成芝逼令至朱家寨，查探营队属实，委无练习神拳情事。

正在禀办间，适标下恩远奉委驰至巡缉，当经会商查拿首要各犯，以绝匪踪。据报县属三间堂教堂，于本月十九日，有被直隶盐山县拳匪窜扰情事。随即会营星夜驰往，该匪等先已闻风潜逃。询诸绅耆庄长，据称盐山县拳匪闹教已非一日，现在迁怒于此，而本地却无相与勾结之人。卑职业健因查该处教堂系由盐山分设，民教向有衅隙。当此外匪窜扰，难保不勾结滋事。即经严谕该庄长等，随时劝禁，并留队勇数人巡防。是夜标下恩远探知县属孙家堰地方设有拳场，督带勇队驰往，当场轰毙匪首孙长星等三名，拿获随从学习之孙洛泉等十八人，并搜获张天师牌位一纸、铜佛一座、义和拳点名单一纸、妖符、妖诀各一纸。迨卑职业健由三间堂回署，时已五鼓，探知情形，飞驰前往会晤标下恩远，解散胁从，验明各尸，并所获数内受伤者七人，分别开单。一面传集庄长人等，谆谆开导，谕令妥为劝戒。随即会同押解回县，提讯该犯孙洛泉等。孙元供认，孙长星于十八日定更时分，带领不知姓名七八人，潜至伊孙洛泉家，称系义和拳头目，借房居住，嘱伊等学习。伊等因近日直隶滋闹，人皆离散，意

图保卫身家，一时糊涂被惑等语。张姓等十余人，或系幼孩，或讯系在旁观看之人，情词悲惨，均属可原。随即分别将孙洛泉等二犯，并前获之董关来等严行管押。张姓等先行取保开释，以安民心。除悬立重赏购线严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该逃匪张成芝等务获另行禀报外，所有会同查拿匪犯讯供情形，理合会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此案前据孟领官禀报，已分别核给奖赏矣。该令协捕匪徒多名，并会同孟领官驰往各乡，认真劝谕，尚属深知愧奋。应将前摘顶戴给还，所记大过三次，亦一并注销，以昭激劝。仰即提集该匪犯孙洛泉等，隔别研讯，务取确供，分别拟办。张姓等既经保释，应即免其提讯，仍严缉逸匪张成芝务获究报。并由该令移会孟领官恩远知照。缴。

75.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五月廿九日到（1900年6月25日）

敬禀者：窃卑职德华蒙臬司札委，以奉宪台札开，访闻复有外来匪徒，潜传拳技情事，饬令前往武定府所属，会同各该县查禁，据实禀复等因。遵即束装驰抵乐陵县会晤卑职业健。查卑县地处边隅，与直隶各州县壤地相接。该省盐山等处设厂练拳，势已滋蔓。县民良莠不齐，被诱在所不免。然从前每经卑职业健访闻，必设法劝禁，以杜其渐，并节次取具庄长人等甘结备案。

此番起衅之由，先因天津等处民教滋闹，愚民闻风知惧，以为义和拳可以保身，外匪从而惑之。辗转相传，不过旬日之间，而朱家寨左近如范家屯、杨安镇、半角屯等庄，遂有设厂练拳之事。惟朱家寨设有教堂，教士见此情形疑为聚众滋事。时值卑职业健晋省面禀地方事宜公出。经卑县城汛丁千总富荣闻报，约会分历巡防之任统领等偕抵朱家寨严密查禁。卑职业健由省闻信，星夜驰抵朱家寨。维时接奉宪台迳札饬查，当将大概情形，先行禀明。遵即会同查获匪犯边法、宋青云、董关来三名，又复具禀。适管带武卫右军马队孟领官恩远奉宪台檄委，至卑县巡缉。当经会商查拿首要各犯，以绝匪踪。旋据报，县属三间堂教堂于本月十九日，有被直隶盐山县拳匪窜扰情事。卑职业健会同营汛星夜驰往弹压，该匪等先已闻风潜逃。询诸绅耆庄

长，据称，盐山拳匪闹教迁怒于此，本地却无相与勾结之人。卑职业健因该处教堂系由盐山分设，民教向有衅隙。当此外匪窜扰，难保不勾结滋事。即经严谕该庄长等，随时劝禁，并留勇队数人巡防。是夜孟领官探知县属孙家堰庄设有拳场，督率队勇驰往。当场击毙匪首孙长星等三名，拿获随从学习之孙洛泉等十八人。并搜获名册、符诀、刀械等件。迨卑职业健由三间堂回署，时已五鼓，探知情形，飞驰前往孙家堰，会同孟领官，将胁从之人悉数解散，验明各尸，并所获数内受伤者七人，分别开单。一面传集庄长人等，谆谆开导，谕令妥为劝戒。随会同押犯回县。提【讯】张子并等十余人，或系幼孩，或系在旁观看之人，情词悲惨，均属先行取保开释。讯取孙洛泉、孙元二犯，前获之董关来等，各供具禀宪鉴。

嗣卑职业健连日会同孟领官各带队勇周历各乡，设法劝禁。所有拳厂悉数停止，取具各庄长保练人等永不练习邪教甘结，境内暂为平静。惟邻境匪势日甚，探得廿一二等日，盐山、庆云等县已聚至七八千人，以仇教为名，焚烧教堂，劫杀教民，肆无忌惮，妄布流言，时有窜扰之信。复经禀请派兵分驻直东交界各处，以资堵御在案。奉委前因，卑职德华又复会晤张营官勋、孟领官恩远查核情形。卑县境内所有传习邪教之处，为日无多，自孟领官等到境各路严拿，匪徒渐知敛迹。最是孙家堰庄一役，经孟领官击毙匪首，各庄皆知邪教无灵，愚民自相劝勉。卑职业健又连日会同营队，周历劝禁，拳厂一概停封。但能堵御外匪，则境内可称安谧，与卑职德华经过各庄所闻相符。除俟卑职德华再行巡查各庄，驰赴沾化等县，并探明外匪情形，回省面禀外，合先会禀鉴核。

再，陈令毓崧亦已来到，今日与卑职等分道赴乡。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转饬知照。缴。

76. 乐陵县禀　廿六年五月廿六日（1900年6月22日）

敬禀者：历奉宪台札饬，以卑县境内义和拳匪传习邪教，与教民为难，饬即分别劝禁拿办等因，并派孟领官恩远等分带马队各到县。当即会同遵办，击毙匪首并拿获多名，先后将大概情形，分次驰禀在案。

查卑县各村庄传习邪教，因听闻直隶各州县居民糜烂，各以自保身家为计，所以纷纷设厂练习，幸为日无多，自孟领官等到境，各路严拿，外来教师鼠窜而去，匪徒渐知敛迹。最是孙家堰庄一役，经孟领官击毙匪首，大加惩创。境内皆知邪教无灵，愚民自相劝勉。卑职连日会同孟领官各带队勇周历各乡，并派亲信、勇丁分路密探。此数日来，并无见有传拳之处。询诸庄长首事，众口皆同，其曾经被惑者，现已悔过，均顾〔愿〕出具甘结。此皆实在情形。

卑职所以谓内匪易于禁止，盖此等皆一时被惑，并非大股拳匪也。所可患者外匪耳！虽经谆谕各庄首事行坚壁清野之法，整顿乡团，筹备堵御，以防奸民勾结。无奈邻境匪势猖獗，日甚一日。探得盐山已聚众至七八千人，以仇教为名，焚烧教堂，劫杀教民，肆无忌惮，扰及庆云、沧州，妄布流言，谓卑境三间堂、朱家寨等处教堂教民，必将杀尽无遗，且有夺犯之说。此虽妄言不足深信，惟盐山等处任意滋闹，实有其事，屡经移会，亦罔闻知。卑县系吃紧邻封，而且教堂林立，设或有事，则不能如内匪之可以劝禁也。所幸现在内匪渐次安靖，再加劝勉，不致复萌，只须设法严防外匪。除会商孟领官随机应变，设法防御外，合再驰禀鉴核，可否派兵分驻直东交界各处，以资堵御，出自宪裁。

批：已派先锋后路左营张管带勋，督率所部，驰往该县巡访矣。仰即会同筹办，以固边圉，而遏乱萌。缴。

77.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

敬禀者：窃卑职毓崧于五月廿七日，将到境日期及地方大概情形，卑职业健迭将会营弹压拳匪各节，分别先后驰禀宪鉴在案。卑职等旋即连日会同防营亲赴范家屯、杨安镇、半角屯、张义庄、张吉店、前后董家、三间堂、孙家堰各村庄，明查暗访。原设拳厂处所，概已封禁尽绝，尚无阳奉阴违，并查明先今〔前〕亦无聚众抢掠情事。

惟县境自西北至东北，均与直隶盐山、庆云、南皮、宁津、沧州五州县接壤，犬牙相错。彼处拳氛日形焰炽，我界边地风气渐通，而

愚民无知，被其煽惑，遂致设厂学拳，以为各保身家。幸为日无多，迭蒙大帅饬派马步各队来县驻防，会同弹压，并经任统领永清、孟领官恩远等督队，节次当场将孙长星等三名格毙，又将张泽林等六名格伤，生擒孙洛泉等十五名，解县讯明，分别从严惩办。其有外来勾诿〔诱〕要匪，当即纷纷潜逃，悉皆鼠窜而去。境内被惑胁从愚民，亦知邪术无灵，均已改过安业。卑职等将奉发告示，张贴晓谕，挨庄传集绅耆庄长人等，申明大义，详细开导。乡民尚知帅恩威，颇有感惧愧悔之意，随取具切结存卷。刻间内患虽已冰消，然邻匪一日不靖，外患亟宜认真防范。业会商张营官勋，将步队扼要驻扎距盐山里许之三间堂庄外防堵。卑职等仍不时会同马、步营领各官，各带所部分投四乡，并令亲信勇役改装购线，严密访查。至邻境拳匪猖獗，将有侵犯之信。乐陵为武郡西北半壁门户，自必临机应辨〔变〕，竭力堵御，断不任其肆行窜扰也。除将地方情形随时续禀外，所有会同办理，拳匪刻已一律解散安静缘由，理合驰禀查核。

敬再禀者：窃卑职业健于五月廿二日蒙大帅札饬，以但系抗拒官兵即应就地正法枭示，饬将孙洛泉等照土匪办理等因。嗣商同卑职毓崧提犯研讯，据供认先后学习邪拳不讳。查卑县拳匪虽无抢掠滋扰情事，然密迩邻省，糜烂不堪。诚有如宪谕所云，引敌深入，败坏大局，实堪痛恨者，即予骈戮，亦不足以蔽辜，正拟惩一儆百，从严宪办。旋据绅耆庄长人等联名具禀，保其改邪归正，恳从宽释前来。察其情词恳切，似宜稍顺舆情。卑职等当与督带步队张营官勋、马右队孟领官恩远会晤熟商，均以案关重大，不致藉词饰延，遽为若辈乞恩，以致养痈遗患，自取咎戾。不过邻境匪徒猖獗，时有窜扰之信，若操之过蹙，更恐激成事端。是以暂行严押，可否使直省毗连州县匪势稍松，再为遵谕惩办，以仰副大帅除恶安良之至意。卑职等为顾全大局起见，是否有当，伏候训示祗遵。肃此。恭请勋安。

批：据禀已悉。匪犯孙洛泉等既经讯系胁从，又据绅耆联名具保，应准羁押待质，从缓讯办。惟拳民均赴津沽御敌，其在边界游弋希图窜扰者，概系土匪冒充。应由该印委等，随时会同防营，实力弹压，认真巡缉，毋任土匪窜入内地，扰害良善，是为至要。即由该令移会陈令毓崧知照。缴。

78.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三日到（1900年7月9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初二、七等日接奉宪台排递札饬，以义和拳民意在御敌，现值天津、大沽等处洋兵麇集，待援孔殷，必已刻日前往，以践前言。遇有自北洋逃回，或托词观望，来往沿边一带搔扰滋事，即系土匪假充拳民，应即严拿惩办，并令出示剴切晓谕各等因。蒙此，仰见宪台防微杜渐，除莠安良至意。除遵即出示晓谕外，卑职仍连日会同孟领官恩远，各带所部周历【边】陲，严密侦探。卑县仰托大帅威福，一律安静。本境既无拳民，外匪亦无窜扰。一面谕沿边各村绅董修筑土围，以备不虞。惟直省盐山、庆云等县，拳民啸聚，土匪充斥，互相残杀，日甚一日。该县令束手观望，莫可如何。蒙派驻扎卑县之张统领，前以海丰拳教滋闹，分拨两哨前往弹压。卑县分防兵力已觉甚单，又兼东南接壤之惠民、海丰等县，处处蠢动，此击恐有彼窜之势。向来仅防西北，刻日又须兼顾东南。虽系小丑，而四面受敌，亦属可虑。合无仰恳宪恩，飞饬张统领勋速回卑县防所，以资镇御；抑或赏添营队于卑县，与有事各县边境扼要驻扎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兹奉前因，理合禀复，吁恳鉴核俯允，实为公德两便。

批：已改派张都司奉先督带先锋右路左营驰往该县填防矣。仰即会同巡缉弹压，以固边圉，而遏乱萌。缴。

79.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七日到（1900年7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十四日辰刻，据卑县在外梭巡马队探报，有宁津土匪假冒义和拳名目，约有七八百人，于五更时分窜入卑县距城四十里西南乡张家桥地方，搜杀教民等情前来。卑职当即约会张管带奉先、孟领官恩远率同卑县招募马队杨宝顺等，飞驰前往。但该庄距城窵远，马步各队未及赶到，已经原扎朱家寨吕哨弁，督率马队于去该寨二里许之范家屯迎头截剿。匪等恃其人众，扬旗列队，旁仗刀矛，中架抬枪，由两路蜂拥拒敌。该哨弁所队仅三十余人，虽众寡悬殊，而奋勇抵御，且战且走，向东而退，意在迎合城厢马步大队。计

自范家屯接仗至刘郎玉庄已十余里，陆续击毙匪徒廿余人。其相持数时之久，早已力竭势危。幸孟领官及卑县马队齐到接应痛剿。该匪等见大队既至，夺路奔逃，遂于附近庄村纷纷窜匿。张管带步队稍缓移时亦到。卑县等督饬马步队，将各该村庄围逼，拟将环攻。而该庄绅董父老再三泣恳，据云大军一击，该庄必受池鱼之累。卑县察其情词迫切，委因匪徒猝入，不及阻拦，并非有意藏奸。如必一意搜剿，势必蹂躏良民，且天已傍晚，遂饬马步队傍近屯扎，计于次日诱而擒其渠魁。比至十五日黎明，带队搜寻，已无踪迹。据云收队后，该匪等均各改装乘间窃逃。西去十余里即入宁津地面，未便越境穷追，各队因退还驻所。境内遂如常安谧，依旧耕作。

卑职还至张家桥一带，查勘该匪等肆扰情形。据该绅耆等面称，先是匪等于夜分人不及防时，窜入张家桥，即将张姓教民房屋三所纵火焚烧；转入郑家庄，焚烧郑姓教民房屋一所，并烧毙王姓教民男妇八人，此外尚烧毙自宁津迁来教民六人。该匪等以朱家寨有洋楼一所，意在前往焚烧，未及入境，遂经吕哨弁迎敌接仗各情。卑职察其情由，此次邻匪犯境，未必非因此迁来教民所致。卑县当将该处保练大加申饬，嗣后如遇有自外迁来之人，必查其素行安分，确非教民，始准居住，免致滋生事端，良民遭扰。而境内教民，卑职即恪遵宪谕，谆谆劝令即时反教，并饬其请同本境绅士，出具永不奉教甘结存案。一面即将朱家寨洋楼三座查封充公，以杜匪徒口实，暂救眉急。

惟是卑县密迩直省，四面受敌，早在宪帅洞鉴之中。且盐山、庆云时有窜扰信息，现在填扎卑县之张管带奉先一营勇目，不过四百之谱，兵力甚单，实属不敷分布。可否仰恳宪恩，俯念卑县沿边紧要，再行赏拨马步营队，以资堵御，俟四乡团练筹办整齐后，再行他调之处，出自逾格鸿慈。除由卑县会同营队仍复随时加紧防御，并催饬赶办乡团外，所有窜匪肆扰立即击退各缘由，合先驰禀鉴核。

批：禀悉。此案先据孟领官恩远禀报，已分别酌给奖赏矣。该【令】会同缉办甚为妥速，应与城汛丁千总富荣各记大功一次，以昭激劝。赏给马队弁勇银二百两，即由该令先行垫发，交孟领官核明散给，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并由该令传集绅董、庄长，饬令剀切开导，各村庄乡民须知此项匪徒，不过以仇教为名，其实只是图抢

财物，自餍其私，教民抢完，便及平民。直隶各州县平民被匪扰害情形，可为前鉴。当此土匪充斥之际，务须官绅士民联络一气，以御外侮，以纾内患，庶于地方有益。不得惑于浮议，自相猜忌，反令土匪乘机窃发，扰害地方。该县现拨有马步防营，但能赶紧筹办乡团，设法激励，俾处处能与防营声势联合，即可依以办匪，毋庸另行添拨。本省兵力单薄，该令当亦备悉，即欲添拨，亦无如许营队也。仰即知照。缴。

80.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七日到（1900年7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肃将本月十四日，直隶宁津土匪窜入卑县张家桥等处，烧杀教民各情，禀明宪鉴，并恳添队堵御在案。

兹于十六日黎明，复据卑县梭巡马勇探得，直隶沧州假冒义和拳土匪，聚集三千余人，于十五日夜分，张旗列阵，窜入卑县之李明扬庄，焚烧教民房屋数处，生捆教民十数人，携至三间堂齐行斩首，并扬言不日即当南至乐陵等情。卑县当即知会张管带奉先、孟领官恩远急行开队前往迎击。孟领官马队先至三间堂，而该匪等已窜入庆云境去。闻有先往海丰，然后回攻乐陵等语。及孟领官回城，旋据朱家寨马队报称，本日已初，宁津土匪复有二千余人，分三路而来，直逼朱家寨，意在焚烧洋式教堂，以雪前日之恨，并声言誓必直攻乐陵县城，而后甘心。

午后，卑县马勇探得县属东北乡之大许家庄，突有直隶盐山县拳民马步队数千来此盘踞，隐有合集各股攻取卑县之况各等情。据此，俯思卑县四面接壤，凡本府属及直隶附近各州县，已早拳厂林立，聚众演习。惟卑县禁止从严，境内概不准学。且前有孙家堰轰毙孙长星等之事，今复与范家屯击杀多名。该匪等疆域虽殊，而声气原自相通，其切齿痛恨于卑职及孟领官之不敷衍从事，亦系恒情。所有驻扎营队而马队虽极为得力，该匪等三面窥伺，协以谋我，且数路歧出，分我兵力，实有首尾不能兼顾之势。卑县忝膺民社，责无旁贷，纵如何艰难，与民为守，亦属分内。但万一稍挫兵威，则其任意蹂躏良民，更何可设想！宪台爱民以惠，恤吏以仁。惟有仰恳恩施，格外俯

念卑邑委系沿边紧要，势当危急，再拨马步队各一营，兼程开拔屯扎卑邑，与孟领官等列为犄角，以资堵御。俾合邑人民不至受其糜烂，乐陵万户，固同颂生佛，卑职亦感高厚于无暨矣。所有卑县匪势吃紧，吁恳添队堵御各缘由，合由六百里限行飞禀鉴核。

批：禀悉。已饬张帮统奉先、孟领官恩远督率所部扼要堵缉矣！处处增备，断无许多营队可资添抬拨。惟就现有马步两营合力剿办，以步队设伏，而以马队诱之，匪如追逐，则步队追其前，马队蹑其后，前后夹击，匪必溃乱。及其溃，围而歼之，痛加剿捕，无留余孽。乌合之众，但经一番惩创，必即畏避不前，固不在节节设防，以自疲其兵力也。仰即会同张帮统、孟领官随时相机妥筹办理。缴。

81.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九日（1900年7月15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十六、十七等日，叠将直隶宁津土匪窜入卑县张家桥，及沧州土匪窜入卑县李明扬庄，烧杀教民各等情，先后禀明宪鉴，并恳添队堵御在案。讵十七日未刻，孟领官恩远及卑县马勇杨宝顺等，甫由李明扬庄收回。旋据原扎朱家寨吕哨官专马报称，是日又有宁津土匪千余窜入朱家寨焚劫洋楼，该哨弁业已督队迎敌，当即报知孟领官恩远调队援助等因。此时大雨如注，间以冰雹，且各马匹均以汗流腹饥，非略需息喂，恐至前途有所贻误，是以未立时开拔。迨夜间雨歇，卑县偕张管带奉先、专城把总丁富荣守护城池。孟领官协同卑县马队杨宝顺等迅即前往接应。兹据回称，十七日已刻，自直境西南窜来黄衣土匪三四百人，直扑朱家寨。未至庄里，吕哨官即率同马队涌出迎击。贼旋败走，去寨略远。该哨弁追剿正在得手，复自西北来黑衣土匪一股，乘间入寨，纵火焚烧洋楼三座。又东北红衣匪徒四百余人前来助阵，该弁兵四面策应，一以当百，转战十余里，轰毙数十人，夺获九龙旗一面，抬炮一杆，刀矛无算。旋见烟焰冲天，复入寨内，而火势已不可扑灭，遂将防次子药等见〔先〕抢出，幸兵勇迄未伤损一人等情。据此，查该哨马队自十四接仗以后，逆知匪徒定将大图报复，昼夜梭巡，无少歇息。此日复驰骤于炎天烈日之中，奋勇歇〔接〕战，以三十骑之少，败匪众千余人之多，虽未

获保全洋楼，实为异常出力。应否将该弁加以奖励之处，出自宪裁。

伏思卑县自从宁邑土匪窜入，连日沧州、盐山皆有窜匪大股在卑县沿边一带，倏往倏来，焚烧劫掠，无所不至。兵方敌此，匪忽窜彼，仅赖马队迅速往还，御剿实有应接不暇之势。而张统带步兵新募，尚未到防，现在不过四百，且城坍塌过甚，宜有一二哨驻守，未便尽扎边陲。近又探得盐邑大股，每日聚集操演阵势，时有大举直攻乐陵城池之信。卑县蕞尔之区，而四面强敌，狡焉思逞。惟有添派重兵痛剿一番，大加惩创，则匪等寒心，而卑县亦咸蒙庇荫矣。宪帅恤吏爱民精详周至，合无仰恳宪恩，刻即赏添马步各一营，以资援应之处，出自逾格鸿慈，不胜殷盼之至。所有朱家寨洋楼被焚及连日边防分外吃紧，再恳添队各情形，理合五百里限行飞禀鉴核，俯准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已飞饬张管带勋酌带队伍来县，协同张管带奉先合力痛剿办，应聚集队伍探明来踪，迎头痛剿，不可分兵驻守，愈形单弱。此次该官哨弁等以少击众，异常出力，着记大功三次，赏银一百两，分别给领。此项先由该令拨付，随后具领归垫。缴。

82.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七日（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卑县朱家寨洋楼被拳匪焚烧，经吕哨官奋力击剿，轰毙拳匪数十人，匪势分外吃紧，业将详细情形禀请赏添马队，以资分布在案。本月十八日，孟领官恩远督率全队驰至朱家寨，维时洋楼已烧，拳匪逃散。孟领官跟踪追至宁津县境直捣匪厂，搜出抬炮六杆、土枪三杆、刀矛六件，拿获王长会、陈仲伍、杨正兴、杨景文、孟兆先、田玉、孟兰阁、李文德、卞宝先、卞增瑞等十人，于十九日押送到县。

讯据王长会供称，沧州人，年二十一岁。因探亲外出，被董姓者叫至拳厂学习一天。家有母亲并不知道。陈仲五供，宁津县人，年十五岁。因被董姓叫至拳厂，甫经一夜学习。父母均不知道。杨正兴供，德平县人，年廿一岁。伊在宁津佣工度日，因该处设有拳厂，乘便学习，并未学会。孟兆先供，宁津县人，年十八岁。因被卢姓师兄迫胁学习三天，并未学会。田玉供，乐陵县人，年二十岁。因被董姓

迫胁学习，并未学会。在厂内佣工已经月余。又据同供，伊等均在厂内，并未随同焚烧洋楼各等语。惟杨景文、李文德、卞宝先、卞增瑞则称并未学习神拳，实系在拳厂闲玩，彼时不及分诉，致被拿获。孟兰阁则称，因病求拳厂师兄画符佩带，适马队踵至，不及趋避，致被拿获各等语。并据庄长首事联名具保前来，随复提犯，一再研讯，失〔矢〕口不移。当经分别取保开释，以恤良民。王长会等五犯，或年幼无知，或被迫勉从，揆核情词，殊属可悯，惟既经学习，即属不安本分，未便因其并未滋事，概予宽免。除递解原籍及犯事地方分别惩办，一面会同营队严缉首要各犯，务获严办外，合先驰禀鉴核。

批：如禀办理。缴。

83.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七日（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卑县边境屡被拳匪窜扰，且时有入城之势，已经卑职节次禀请添拨营队，未蒙批准。廿三日张参将勋带三百步队，由海丰来县，军容稍壮。方在会商防御，而海丰又告急，即于廿四日晚间，带队回去。卑县匪势愈迫愈紧，其不敢肆无忌惮来城滋扰者，以尚有马步两营在也。卑县当冲要之区，处艰难之势，仅资马步数百人，实不足以资堵御。卑职亦知省城兵数无多，诚如宪批，处处禀请添拨，断无如许营队。惟有遵照商同各营，合力迎击，摘要驰驱，总使匪徒不敢狡逞而已。顷间会晤张都司奉先，以利津教民滋闹，蒙本府札调。伏思卑境此时实在紧急，接壤之区，一日数报，如果张都司带队而去，则仅有孟领官一百马队，兵力愈形单弱，被扰何堪设想。卑职为地方起见，用敢披沥上陈，挽留张都司暂驻卑境，以资防御。拟合驰禀鉴核，俯赐另行拨调，实为公便。

批：如禀办理。仰候札饬武定府知照。缴。

84. 乐陵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二日（1900年7月27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批，据卑县禀，外匪窜扰，焚杀教民，会营击逐，再恳添队堵御一案缘由。蒙批："禀悉。此案先据孟领官恩远禀

报，已分别酌给奖赏矣。该令会同缉办，甚为妥速，应与城汛丁千总富荣各记大功一次，以昭激劝。赏给马队弁勇银二百两，即由该令先行垫发，交孟领官核明散给；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等因。蒙此，卑职遵即将前项赏银二百两如数措齐，发交孟领官具领讫。除备印赴局请领外，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札饬善后局给发归垫，实为公便。

批：已札饬善后局核发矣。仰即知照。缴。

85. 乐陵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三日（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顷奉宪台札饬，以土匪乱民滋扰闾阎，几同流寇，必须督同练长里保侦查防范，并将境内有无匪迹情形，按日具单禀报等因。奉此，遵查卑县朱家寨等处匪徒滋扰，与奉饬查明黑牛王庄匪巢情形，业于初六、初七等日，次第具禀在案。初八日卑职派拨队勇梭巡边境，至东北隅许家庄地方，遇有拳匪十馀人，在庄内游弋。当经驱逐出境，幸未滋事。东乡阎家集向有英国华式教堂，自拳匪闹教以来，教民敛迹。现在本境不过稍为安静，该处即行开堂讲教。保练惧祸，同庄长、首事具报到案。

卑职查邻境匪徒凶焰未息，尚在滋闹，该教民乘此讲教，系属有心构衅，自取灭亡。即经传谕禁止，盖以现今拳民教民势不两立，禁止讲教，即为该教民保护身家性命也。除将境内有无匪踪情形，遵饬按日单报，并督同练长里保随时防范外，肃此具禀鉴核。

批：据禀驱散许庄匪徒缘由已悉。直隶盐、庆一带土匪麇聚未散，不时越境窜扰，殊堪痛恨。仰即会同防营驰赴沿边各村庄，常川梭巡，以资防御，此缴。

86. 乐陵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五日（1900年8月19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本月十七日，卑县境内无事情形禀明宪鉴在案。即日卑职密饬步队五棚，每棚各派人二名改装易服，扮作贩卖瓜果，分路侦探去后，兹于十九日回城。据称卑县境内均属安静，惟西北界连直隶南皮县之潞灌地方，有总拳厂一处，麇集匪徒四五千人。

十八日率往宁津县之柴胡店，抄乾字拳厂一所，抢获财物十二车，运回潞灌旧巢。沧州陈家林庄聚有拳匪一二千人。盐山县城北四五里许之红庙庄，聚有千余人。再北四十里之旧城地方，聚有二千余人。刻日在厂内练习拳符，均尚无流窜滋闹情事各等情。据此，除由卑职仍照旧派队不时密探外，所有卑县勇队探实各处巢穴，并卑县境内十八、十九两日无事情形，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侦探情形，并该县境内安靖缘由已悉，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缴。

87. 乐陵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七日（1900年8月2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以据卑县禀获拳匪郝莲轩等，饬即提案，格别研讯。其余抢劫居民，抗拒官兵者，立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仍照例录供通详。文生郭中孚，现已咨格〔革〕，应即提同各犯质讯明确，照章从严禀办等因。并蒙批记功次，赏发功牌饬垫银两。仰见大人奖励微劳，有加无已。卑职与张都司等同深感戴，各营弁勇亦劝〔欢〕跃莫名。

遵查该匪郝莲轩等，先经卑职逐一讯明，惟郝莲轩、刘义二犯供认充当匪首，抢劫居民，拒捕杀人不讳。当即严行收禁。郭林元等九名，均系乡愚被诱，并未随同滋事，量予责成取保开释。其文生郭中孚一犯，恃符狡展，另详斥革。均于十八日具禀请示在案。奉批前因。卑县以郝莲轩、刘义二犯情真罪确，供真不讳，遂于廿一日会同各营汛提验该犯郝莲轩、刘义，绑赴市曹，一并处斩，将各首级在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遂将郭中孚提出复讯，供词狡执如前。惟认与郝莲轩素识，因伊外出，该匪在伊空屋练习邪拳等语。廿二日据贡生石德辉等，以略迹原情等词呈恳前来保释。卑职当即传讯，委曲盘诘郭中孚究竟有无为匪情事。据该贡生等面称，郭中孚夙本无大知识，入学后常以训蒙为事，今年拳匪初起，原以仇教为名，该革生语言之间不以习拳为非，究竟曾否学习，生等亦无确据。但人言藉藉，生等固未见其学习，现今亦不敢谓其并未学习。卑职即诘以该生如未从匪，郝莲轩强在伊屋安炉，何不来县禀究？复据该贡生等回

称，该革生前次出门时，本系赴馆，而人间有谓其在外学拳者。嗣后该革生归来，见盐山一带拳匪肆行扰害良民，该革生对人亦未尝不极言习拳之非。郝莲轩在伊屋内安炉，伊纵极力禁止，匪等势焰方张，且该革生亦有在拳浮言，郝莲轩何能降心听从，欲来案禀，究又恐以浮言自罹法网，优柔不决，致经访查一同拿案。总求俯念该革生无知书愚，纲〔网〕开一面，生等愿保其永远不致非为等词。卑职以案情重大，不准保释，该贡生等亦各归去。容俟卑职将该生再行严讯，并密访其平日有无别项劣迹，再行另案办理。近日外匪稍松，廿一、廿二等日境内并无匪迹。肃此。恭请勋安。

批：据禀已悉。将匪犯郝莲轩、刘义二名正法示众，并提讯革生郭中孚等各缘由均悉，仰即照例录供详报。并迅将该革生提案复讯，研取确供，照章禀办。缴。

88.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十日（1900年9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七月卅日卑县境内情形，禀明宪鉴在案。本月初一、初二日卑县境内仍属安静。惟据在外哨探勇队报称，庆云城内匪徒仅存百余人，其余概赴盐山。先是盐山匪党捏造谣言，谓现在前敌各勇失利，都城不守，有用龙牌调集伊等前往援救等语。藉以啸聚他处匪党，是以庆云见少，而盐山聚多也。南皮之潞灌亦仅存千余人，而其食粮将绝，渐有漫散之势。日前赴庆云之坎字匪党，已在盐、庆、海丰三县交界之崔家口，与海丰北营接仗，互有杀伤。此卑县勇队哨探之大概情形也。

是日卑县民人有自盐山归者，又传言该匪等隐有哨聚整齐扑攻乐陵之说。除由卑职知会驻防营队厉兵秣马，严密防范，并依旧派队不时侦探外，合将近日哨探，并传闻情形，驰禀鉴核。

批：据禀侦探直境匪徒各情形均悉。已于初五日禀内批示矣。仰即知照。缴。

89.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十日（1900年9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初三四等日探闻盐、庆匪党情形，禀明宪鉴在案。初五日卑县境内安谧无事，惟探得盐山之匪又陆续徙聚庆云。初六日据卑县哨探勇役报称，该探勇于本日扮作乡民，寻觅遗失子弟。直探庆云城内，密查该县城关聚有匪徒五千余人，而各处尚有附来者。因暗中询知饭店，伊等又聚此多人，不知意欲何为？据店户言称，匪等流言，不日当率攻乐陵；且言乐陵营队防守甚严，计于夤夜不动声息，突来乐陵，先在去城略可望见处所纵火，俟营勇出队救援焚处，伊等绕出营队之后，乘虚掩取城池各等语。

伏思该匪等累受卑县防营惩创，犹不知敛迹悔祸，妄想狡逞。现在啸聚甚众，安保无素不安分略识机宜之人，溷迹其间，就其所言，未始非兵家声东击西，避实蹈虚之法。如其数路齐来，分我兵力，城池固宜扼守，民庄尤当保全，兵力似觉稍单。卑职拟迳备文移请张统带勋秘密带队来乐，以助军威，而抄匪后，为夹击痛剿之计。除由卑职将探听各情形知会防营，密为布置，并饬沿边各庄严为巡逻，以备不虞外，理合驰禀查核。

批：据禀侦探盐山匪徒徙聚庆云各情形均悉。查邻境匪徒聚散无常，难免不乘隙窜扰滋衅，亟应会同防营严密筹备。如其人数众多，务即扼要稳扎，以守为战，毋轻出队。一面飞速禀报，以便添拨防营，驰往接应。切切。此缴。

90.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十日（1900年9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初一、初二等日卑县境内情形，禀明宪鉴在案。初三日，卑县勇队探得潞灌前往庆云匪党，与海丰北营接仗后，计欲仍回旧巢。是日，行至庆云属之周家、杜家两庄，肆行抢掠等情。查庆属周、杜各庄与卑县东界之东辛店仅数里之隔，卑职当将知会防营准备堵御，如其西窜，即行迎头痛剿。讵该匪等并不稍涉卑境，由周家庄向北逃遁矣。初四日，卑县北面盐山县属之饭刘家庄，

亦被匪等抢掠一家。庆云县属之虾米王家土围外旧居一户，亦于是日被抢，而庄内尚未受害。以上盐、庆两属被抢各庄，距卑县交界均系咫尺，虽卑县仰托威福，匪不敢犯，而防堵较前又觉吃紧。除由卑职协同防营严加防范外，并仍不时密探，合将近日情形驰禀查核。

批：据禀侦探直境匪徒情形已悉。仰即遵照续禀批示办理。缴。

91.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三日（1900年9月6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初五六日等探闻盐、庆匪党情形，禀明宪鉴在案。初七、初八两日卑县境内安谧无事，惟盐邑匪徒近日仍麇集庆云焚杀劫掠，肆意横行，架人勒赎，无所不至。现据队勇探报，该匪拟将大股匪众调集沧州寻仇报复，然后率众攻扑乐陵。并探知日前曾有土匪三人，自庆云来到卑县之三间堂街，向该街首事借枪炮。首事等正拟允许，适卑县放哨马队驰抵该街，该匪闻知始行逃窜。庆云境内且有不日定来该街抢掠之说。卑职当即知会马步营队，拟定明日各带所部，前赴三间堂街巡防弹压，以靖地方。除俟将出队防范情形另行禀报外，理合驰禀察核。

批：据禀侦探盐山、庆云匪踪各缘由均悉。仰即知会马步营队驰赴三间堂一带巡缉弹压，仍随时兼顾城防，毋得稍涉疏懈。切切。此缴。

92.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年9月7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批，据卑县禀报，会同张都司奉先、孟领官恩远，并拨勇队分赴魏家仓、孔家庄等处，捕获匪犯郭中孚等十二名，夺获枪械衣物等件，馀匪逃散一案缘由。蒙批：办理甚属妥速，出力弁勇共赏银二百两，令先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等因。蒙此，卑职遵将前项赏银二百两，按照新湘平如数措齐，分交张都司、孟领官转给各弁勇讫，取有印收附卷。除备具印领赴局请领外，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札饬善后局给发归垫，实为公便。

批：禀悉。此项银两前已札饬善后局，查照给发归垫矣。仰即知照。

93.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十五日（1900年9月8日）

敬禀者：窃近日盐山、庆云城匪聚众往来于乐属北界，络绎不绝。沿边一带，虽未被扰，而乡民亦难免惊惶。本应会往查巡，藉资安抚；无如城工现已兴作，日集多人，卑职业健、富荣恐滋意外事故，日在工次查验弹压，势难协会防营，擅离城工。而防庆紧要，近日马步勇兵俾夜作昼，亦不便再为走队，甚劳兵力。卑职等会筹至再，只有抽派勇兵，择要巡缉之一法，似觉妥谐。

查城北廿五里之三间堂，系与直境毗连，而庆匪往来尤属必由之路，于本月初九日，标下恩远派右哨高哨官文贵带马兵廿名，标下奉先派前左哨官李清安、万凤林带步兵两哨，卑职业健派勇目杨宝顺带马步练勇卅名，并汛兵会往三间堂。走队将至该处，闻迤东三四里远之马铁匠家庄平民武丕承被抢。该哨官等追入直境，遥见匪徒八九十名，抛弃大车三辆赃物，纷纷窜去，匿高粱棵内。以高粱密茂，工作人多，未便燃枪追击。查询该伙匪徒，头扎红黑两色包巾，由庆回盐，顺便行抢。点验赃物，除拉车之牛、骡、马外，余均米粮、木器等项。当饬失主武丕承如数认领。并赴马铁匠家庄附近一带查巡，至晚旋防等情。据该哨官等面禀前来，除轮派营勇会同走队巡缉外，理合恭呈钧鉴。

批：据禀走队巡缉及追获马铁匠庄民武丕承家被抢各物情形均悉。仰乐陵县迅将勘讯缘由，录供禀报。仍会同马步营队，择要巡缉弹压。并分移张帮统、孟领官等知照。缴。

94.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初九日商同张帮统奉先、孟领官恩远各派队伍驰赴三间堂街沿边一带，防范弹压。当将卑县属马铁匠家事主武丕承被盐、庆土匪抢掠车、马、牛、骡、粮食、家具等件，悉数夺回，交该事主领讫。曾经会衔禀明宪鉴在案。初十日，卑职复派队至乐、庆交界处所梭巡防堵，均尚安谧。除会商马、步营队仍不时严密防范

外，理合具禀。

批：据禀巡防乐、庆交界缘由均悉，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缴。

95.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廿三日（1900年9月16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十三日带队巡缉情形，禀明宪鉴在案。本月十四日，卑县境内幸无匪踪窜扰。惟卑职于前月半间，即访闻卑县之井家庄有拳匪耿荣升一名，向在邻县一带学习邪拳。外匪久欲窥伺，乐陵特以防范较严，无隙可乘，因着该匪不时归家探听消息。卑职随将访闻情形密告张都司奉先、孟领官恩远协同踩缉，以除祸本。奈该匪往来形踪极为跪〔诡〕秘，将经匝月未能弋获。

兹于本日准孟领官移送拿获匪犯一名到县。卑职当将堂讯，该匪犹冒名耿兰亭，系井家庄人。卑职见其姓氏、里居与前所访闻相同，曲为盘诘，始将原名荣升认出，并据供先在孙家堰拳厂学习，嗣经营队将厂击抄，遂潜往旧县炉上，依旧习练。旧县匪首史永言，闻潞灌匪首五只虎抢掠民间闺女，气愤不平，率同该匪等廿余人，执械前往潞灌。经史永言将五只虎擒来杀死，并将其原抢殷家屯殷绍宗闺女，并大车二辆，一同抢来藏匿该匪家中。四日后，有该闺女之外祖找来，说合嫁于张皮席庄张姓为婚。当时口许给该匪钱四十千，并未点交分文。狡供并未杀人，亦并无窃探消息情事。再三研求，狡执如前。卑职见其为匪情实，且情罪较重，当即收禁，容俟复鞫讯取确供，另案办理外，合将孟领官拿送匪犯讯明各情，先附日报，驰禀查核。

批：据禀缉获匪犯讯供情形已悉。该犯耿兰亭即耿荣升，既经讯系拳匪，毋庸复讯，仰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现在奉旨严行查办，务除根株，业经恭录转行。嗣后如获义和团匪，迅即遵旨严办翦除，毋稍轻纵。缴。

96.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廿五日（1900年9月1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将境内所有教堂若干所，何国教士修造，教士有无回堂，近来拆毁、焚毁，分别洋式、华式，何国教士管业，有无印契，约值价若干，堂内物件有无毁坏，其未拆毁焚毁之教堂，是否有人看管，即日查明详晰禀复等因。遵查卑县境内英国洋式教堂一所，华式教堂十一所，法国华式教堂三所，均已详细造册呈送洋务总局有案。教士现未回堂。近来拆毁教堂一所，系华式寻常民房，计五间，坐落药王庙庄，归英国罗教士伯逊管辖。因该教堂距城二里，拳匪时常窥伺，民心惶惧，于本年六月十七日拆毁，约值制钱七十五吊文。焚毁教堂三所。一所系洋式，计四座，坐落朱家寨，归英国罗教士伯逊管辖，于本年六月十七日被拳匪焚毁，约值制钱二千吊文。二所系华式寻常民房，其一归罗教士伯逊管辖，计三间，坐落仓上庄，于本年六月十九日被拳匪焚毁，约值制钱四十五吊文。其一归英国牧教士大卫管辖，计四间，坐落李明扬庄，于本年六月十五日被拳匪焚毁，约值制钱六十千。至堂中物件，惟罗教士洋式教堂内所有均已焚毁。其余教堂均系该教士分设，堂中本无物件。亦惟洋式教堂，有罗教士承买印契。其余均系教民房屋。其未毁之教堂，均经责成各庄保练看管，勿致再被滋扰。除仍妥为保护弹压外，拟合遵照由六百里排递具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候汇案核办。仍责成该令妥为保护弹压。缴。

97.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廿九日（1900年9月2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以奉上谕义和拳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翦除不可。饬令将上年冬季至本年秋季，迭次报获义和拳匪未经定谳暂行监候各犯，迅即提案讯明，就地正法。惟被匪胁从未有犯案者，量予自新。其甘心为匪，结党横行，目无官长，及现时学习义和拳，设立义和团者，立即查明会同拿办。并将遵办情形，飞速报查等因。奉此，遵查卑县光绪廿六年五月十六日，拿获拳匪董关

来、宋青云、边法三名，讯明董关来、宋青云听从拳师张树堂诱胁，在宋青云家设厂习练七八日，尚未传用。边法被张成芝逼令查探营队消息，并未学习。五月十九日，击毙拳师孙长星等案内拿获余犯孙洛泉等二名。讯明被孙长星诱胁，在孙洛泉家设厂习练，仅止一天。七月十一日，拿获郝莲献等案内革生郭中孚一名，讯据供称本系教读营生，因与郝莲献认识，致被访拿避匿外出。嗣闻郝莲献等在伊空屋设厂练习，回家劝阻，并未随同学习等语。再三研诘，供词相符。八月十四、十八等日，先后访获耿荣升、郝受二名，讯认仅止入厂学习，并无烧抢情事。供词甚属狡展。均经先后禀详，将犯分别管押。宋青云、孙洛泉、孙元因病保回医治各在案。奉饬前因，遵即提犯逐一讯据，董关来、边法、郭中孚供与前同。据耿荣升即耿兰亭供认，前在孙家堰拳厂学习一天。嗣经营队抄击，前往盐山旧县，依从匪首史永言学习。随同抢夺潞灌拳师绰号五只虎厂内大车二辆，并掳掠殷绍宗闺女，勒赎得赃，并无抢掠别案。据郝受即郝之栋供称，前在盐山旧县史永言厂内，嗣因郝莲献、郭成等探知县境仓上庄民徐文明向随洋教，勾同伊与同厂多人乘夜潜往郝莲献家，杀毙徐文明并其子徐德二名，抢劫银钱衣物，俵分花用。至七月间，郭成等商同在郭中孚家设厂练拳，伊亦在内各等语。

卑职查耿荣升即耿兰亭，抢夺车辆，掳掠妇女。郝受即郝之栋，随同抢劫杀人。均属匪【迹】昭著。遵即会同营汛验明该犯耿荣升即耿兰亭，郝受即郝之栋，于廿七日绑赴市曹，一并处斩，将各首级在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其董关来、边法二犯，据供被胁学习，为日无多，并无焚抢掳杀重案，屡经公正首事具保前来。节次察讯，实系真心改悔，如果稍有含糊，卑职断不敢曲为优容，留此余孽。第念该犯等事在五月间拳匪初起之时，居近直隶匪迹最多之处，彼时众论纷括，几至真伪莫分。愚民无知，罹此法网，情节实在可原。因病取保之宋青云等，事同一律，核与宪札凡有被匪胁从，真心改悔，未犯焚抢掳杀重案者，概从宽典之意相符。董关来、边法应请从宽保释。宋青云等并免追究，量予自新。

惟革生郭中孚，名列黉宫，与愚民有间。宜其确知邪正之辨，谨守卧碑。乃于法禁深严之际，匪党竟敢麇聚其家，虽据供并未随同学

习，已属不知远嫌。且难保非有心狡避，固未便稍事宽纵。但一再严讯，极口呼冤，因请暂予管押察看核办。除查明境内如有学习义和拳，设立义和团者，立即会同防营巡缉拿，一面悬赏购线严缉各案逸匪务获究办外，所有遵札讯办管押义和拳匪缘由，驰禀鉴核。

批：如禀办理。仰仍严缉各案逸匪，务获究报。缴。

98. 乐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廿九日（1900年9月22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本月廿二日卑县境内无事，并马步防营遵饬开往各处情形，禀明宪鉴在案。廿三日，卑县境内如常安谧，惟防营现开他处，而防不得不逾加紧严。卑职复添派马勇数名，于县境沿边一带，分路哨探，以防逸匪窜扰。廿四日午后，据西南路哨探马勇飞报，宁津县属之王德堡家聚有匪徒四百余人，有抢掠崔家洼庄之说。查崔家洼系卑县所属民庄，距城五十余里。卑职当即亲率马队杨宝顺等廿五名、步勇卅名，并知会留防步队前哨李哨弁清安随带步队一哨，留防马队伍长李致元随带马队五名，同往迎击。步队行走稍缓，比至该庄，匪已退回旧巢。

当在寓所据崔玉堂喊称，匪徒于廿二日闯至伊家，将伊捆绑，抢去京钱一百吊。又复指讹京钱一千吊，作银三百三十余两，始将伊释放；并掳去该庄民人二名各等情。维时天已傍晚，卑职见兵行疲乏，且昏黑莫辨，碍难进兵，随令卑县队勇改装探知匪等仍聚王德堡围内。卑职当令队勇略为食息，拟于黎明前往击抄。是夜即经放卡勇队拿获细作一名。廿五日天将晓时，卑职商明李哨弁清安随带步队即在崔家洼留防后路，派令杨宝顺率带卑县马步队勇，并李致元、宋清源等马队五名，前往诱击。匪等扼围固守，连放枪炮，坚闭不出。当饬杨宝顺先率步队三十名绕向围子东边埋伏，马队扑攻围子北门；匪等极力抵御北【门】，埋伏东边步队乘其不备，扒上围墙，大起杀声，匪随内乱，开围子南门逃窜。马步队合力追剿，匪犹回首迎拒。幸当场轰毙匪徒卅余名，潞灌庄总大师兄潘汝祚即在其内，又生擒枣寨子匪首刘振河等四名，匪始败去，向邻近之枣寨庄内奔逃。马队尾追入内，匪遂大溃，纷纷窜匿，随在枣庄生擒二名，并将该庄及王德堡庄

炉厂齐行抄毁。

当卑县马步队勇正在王德堡家接仗之际，又据崔家洼民人报称，孟家集有拳匪二百余人，业已出队前来助战。卑职商之李哨弁分拨步勇五十名，令该哨副哨官王端章带往截击。行至距孟家集四里许，与匪相遇。该步勇奋力迎剿，轰毙十余名，斩首一名，匪遂不支，分途逃命。我军受伤者二人。该副哨即将该集炉厂抄毁，收队而回。卑职随即点验夺获拳匪军械等件，计杨宝顺等由王德堡、枣寨二处夺获抬枪十七杆、洋枪一杆、战马七匹，刀矛无算，大黄旗三杆、调牌二面、火药一大瓮，咒符、小旗、包巾、英雄帽多件。王副哨由孟家集夺获洋枪四杆、马一匹、骡四头、驴一头、刀矛十数件，咒符、包巾、帽子多件，并匪犯八名。统交李哨弁押解回城。

是日下午，卑职回署研讯，据刘振河供，系枣寨子大师兄，此次经在王德堡击毙之总大师兄潘汝祚牌调而来，约同抢掠崔玉堂家。其余匪等亦供被胁伙从不讳。惟夜间放卡拿获一名，供系在宁津一带卖盐，并未入伙为匪与作奸细之事。容俟复鞫讯取切供，再行另案办理。此次防营及卑县马步勇队越境追剿拳匪，击毙匪首一名、余党数十名，生擒匪首一名、余党八名，殊属奋勇敢战异常出力。应否如何从优奖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慈。所有卑县协同防营剿办外匪情形，理合驰禀查核。

批：据禀该令会同李哨弁清安，督率马步勇队，在王德堡地方，当场格毙匪徒卅余名，潞灌庄总师兄潘汝祚即在其内，并生擒枣寨子匪首刘振河等四名；又在枣庄生擒匪犯二名；又分拨勇队在孟家集附近轰毙十余名，斩首一名，生擒一名；并夺获马匹及枪刀等物多件。办理尚属妥速。该令著记大功三次，李哨弁记大功二次，仍存候汇案核奖。出力勇丁赏银二百两，功牌八张，赏银先由该县垫支，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功牌随批饬发，并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仍候行知各营县，为以少胜众者劝。仰即迅将该犯刘振河等提案讯明，但系拳匪立即一并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一面将王德堡等处炉厂焚毁，并将所获马骡变价充赏。缴。

99. 乐陵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五日（1900年9月28日）

敬禀者：窃卑职曾将本月廿六七等日卑县境内无事情形，禀明宪鉴在案。廿八日，据卑县西北两路哨探马勇前后报称，卑县边境拳匪绝迹。惟海丰北营回民勾结沧、南、盐、庆各处党类，麇集非为，约七八百人，半马半步，均用紧口快枪。始则在盐、庆一带攻打拳厂，藉复旧仇，尚不殃及良民，近则分作数股，探知某庄先有曾经学拳之人，即前往扑攻，不分良莠，玉石俱焚，烧杀奸掳，无所不至。并风闻所掳妇女率皆三十以下，十四五以上，有运至海口卖钱分用者；有因不从，手刃殒命者；种种恶迹，不忍终【□】。近因大军会剿盐、庆土匪，该回恐触犯营队，渐向沧、盐西南窜扰。凡所经过抢劫，甚至民间收获车辆牛马均被掳掠。似此情形，其为害更有什倍于拳匪者。况海丰北营及沧州属之五赵河堤东，盐山属之左儿庄、杨马郎家等处，虽不尽属萑苻，究之盐枭马贼之中，该处回民约居其半。向来附近州县盗劫重案，大概不出乎此。盖若辈本属巨盗，此次因拳匪焚毁北营哨集，彼族乘机肇乱。若不早为之所，恐防营一去，阑入山东蔓延蹂躏，贻患何堪设想。卑职当即函请张帮统奉先，就驻防三间堂二哨内分拨一哨，卑职亦派马步卅名，于本月廿九日同往卑县与沧盐接壤之旧县镇驻扎，扼驻南窜来往。此外又添派廿名，在西北乡沿边常川梭巡。窃思此股回民，刻下本在直境窜扰。但再四筹维，大帅除暴安良，不分畛域，保全大局，兼顾并筹，凡直东两省军民，靡不同深爱戴，故敢就管见所及，披沥直陈。所有各股回匪，赦其既往，概行收抚；或乘其初集，饬各营队极力惩办，以遏乱萌。是否有当，理合附入日报驰禀鉴核。

批：据禀北营回民乘机构乱缘由已悉。仰候札行张副将勋迅速核议，禀候核办。仍责成该令会同邻近各防营、州县，不分畛域，妥为防范，扼要堵缉，毋任窜扰滋患。切切。此缴。

100. 乐陵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十日（1900年10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因直境土匪渐向西南窜扰，当经知会张帮统奉先就驻扎三间堂两哨分拨一哨，并派卑县马步队勇杨宝顺等同往旧县防堵。维时卑职本拟亲身督率前往，因拿获匪首刘振河等八名，又经张帮统奉先续获高大文等土匪四名，尚未一律定供；适值修筑城工亦未完竣，恐押犯太多，变出意外，是以连日研讯确情，以便发落，未能亲赴防所。窃思卑职既难遥为管束，虑不免藉端滋扰，当嘱队勇杨宝顺等防守边陲，切毋协同防营步队越境剿匪。讵意马步队勇甫抵旧县，即经张帮统哨弁驻扎该镇之万凤林逼令卑县勇队前导，偕至盐山属之张村店剿匪。惟是出境查办拳匪系大帅札饬张帮统勋与孟领官恩远责成，即张帮统奉先乃宪台饬令留防后路，尚不能越俎代谋，何况万哨弁及卑县队勇耶！但客军在境，理宜县队乡导。孟领官恩远纪律严明，无论何往，卑县队勇咸愿执殳前驱。若万哨弁步队实未便率尔同事，以致清浊莫分，有烦钧虑。卑职为约束队勇，预避嫌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约束队勇缘由已悉。缴。

101. 乐陵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廿日（1900年10月13日）

敬禀者：本月初八日，卑职因济阳拳匪四散窜逃，连日会同防营派拨营队赴东南乡各村庄巡缉。乃风闻近日西乡亦有营队拿办拳匪，查询各队兵勇，均无前往西乡一带缉捕情事。卑职即时轻骑减从，前往查访，始悉卑县矬刘庄有被宁邑张官街回匪张文囤等假充营队拿办拳匪，藉端抢掠一节。而该庄事主孙化行、周义环、刘苑氏等，亦于是日以纠掠掳讹指控该约保练傅禄春，勾窜回匪张文囤，率领魏四、张四、高戌等与不识姓名数人，各执洋枪器械，鸣角闯入该庄，自称营队中副爷，查拿拳匪，搜抢钱文衣物，并将该民人捆缚恐吓，勒令出钱一百廿吊，约五日归给等情具控前来。卑职当即购觅眼线，密饬勇役留乡踩缉。至初九日午刻，遂将回匪张文囤、魏四、张四及保练

傅禄春拘拿到案。当经隔别研讯，均已供认不讳。窃思土匪讹诈钱文，法已不宥。况又冒称勇队，律岂能宽！除俟复鞫惩办，另行禀报外，合先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缉获匪犯张文囤等讯供缘由已悉。该犯等既均供认冒称勇队搜抢钱物等重情不讳，自应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仰即遵照办理，并严缉逸匪高戌等务获究办。缴。

102.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五月廿二日（1900年6月18日）

敬禀者：窃标下祗奉宪谕，巡查卑部各队分驻处所及地方是否平静各等因。标下于十一日巡至德平属之孔家镇，与乐陵属之朱家寨相距五里，风闻附近村庄有新立拳厂，派人切实查询，均无确据。密令兵夫改装佣工，确查半角屯、前后董家、范家屯等村庄，均有拳厂学习，不过旬日，人数无多。适卑职由省星夜驰抵朱家寨，正在会晤商办，有拳匪边法来朱家寨探听营队多寡，当将拿住，讯系拳师奸细。于十六日即将该匪作为眼线，会同哨官孟效曾、郝耀宗、城守营千总丁富荣轻骑减从驰赴半角屯，拿获开设拳厂之地方宋青云。比至前董家庄有村民十余人纷纷窜逸，随饬队勇上前捕获，内有董关来拳匪一人。讯系卑县属朱家庄张树堂之徒，据供伊师不知何往。其馀概属良民，随即取保开释。被获三名管押讯办。传谕保甲各长，反复开导，令具改过自新，永不学习，甘结存案。一面会商悬赏购线，查拿张成芝、张树堂各首要到案，务获究办，以期仰副大帅除患务尽，绥靖地方之至意。卑县与直省五州县毗连处驻扎马勇，呼应较灵，即如此次得力马队居多。除俟卑职旋署商同孟领官随时赴乡弹压，另行禀复外，理合先将会办情形驰禀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该县即提集匪犯宋青云、董关来、边法等隔别研讯，务得确供，从严分别禀办。一面严缉匪首张树堂务获究报；并悬赏格二百两，有能将该匪首报获者，即由该县照格垫发具领，余仍查照前檄办理。并移会任统带知照。缴。

103. 乐陵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廿一日（1900年10月14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查探海丰北营回匪，勾结沧南、盐、庆各处党类，四出滋扰。当即函请张帮统奉先分拨步队一哨，与卑县自雇马步队分赴各处边界驻扎巡查。业经具禀宪鉴。讵该匪日渐滋蔓，兵队顾此失彼。据报县属北乡王名英庄民王玉兰家，于本月初九日夜，被匪越墙进院，开启大门撬门入室，佯称戕获拳匪寻仇，实则行窃。王玉兰与父王清大、雇工王昆听闻声喊，该匪口称报仇，放开洋枪将王昆轰伤，劫去钱文、衣物、牛马。嗣经防营巡缉踵至，该匪携赃逃跑。王昆移时因伤身死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该处距城十六里，该庄民家被劫属实。查验院墙、屋门有扒越撬损痕迹，屋内箱柜有搜翻情形。验明王昆左臀铅子伤一处，穿透左肋，委系因伤身死，填格取结，尸令棺殓。集讯地邻人等，供与报同。查探该伙回匪，系自宁津窜入，声称查拿拳匪报仇，劫得衣物，由宁津窜逸。伊庄委无拳厂，亦无学拳之人。

卑职查该回匪三五成群，以报仇为名，任意抢劫，其窥伺县境已久，现在如是猖獗，实属目无法纪。除选差悬赏勒缉，并移会营汛邻县一体协拿此股回匪，务获究报外，理合驰禀查核。俯赐通饬截【拿】解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速饬将勘验缘由，填格录供通详。一面严缉凶匪务获究办，并由司通饬截拿。缴。

104. 乐陵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1900年10月1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以据卑县禀会同防营督率马步勇队，擒获匪犯刘振河等，并剿办缘由。饬即迅将该匪刘振河等提案讯明，但系拳匪立即一并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一面将王德堡等处炉厂焚毁，并将所获马骡变价充赏等因。蒙此，遵即移会直隶宁津县迅将王德堡等处炉厂悉数焚毁，以清本源。一面提集匪犯刘振河并姚福、萧殿春、陶逢太、张登万、王兴、孟现禹、崔致祥、韩青潮到

案。讯据刘振河供认，充当大师兄，因奉现被格毙之总大师兄潘汝祚牌调，伙抢事主崔玉堂家得赃不讳。诘讯姚福等，均系天主教民。因被潘汝祚掳捉入厂，迫令服役，始逃全家性命。廿四日夜间，放卡拿获之孟现禹一犯，据供亦系良民，并未入伙为匪与作奸细之事。逐加研诘，矢口不移。质之刘振河，供亦相同。

遵于闰八月初六日，先将匪首刘振河绑赴市曹处斩，将首级于犯事地方悬杆枭示，以昭炯戒，而快人心。至姚福等与孟现禹各犯，是否果系教民良民，虽经逐一质讯，究未便深信不移。复经明查暗访各犯原委，核与所供，大致无讹，其为教民，被掳逼胁服役，似属可信。且查该教民等均籍隶盐山、宁津等县，各该县当时地方情形久在宪台洞鉴之中。卑职随即将该教民等与孟现禹一并省释，所获马骡变价充赏，枪刀存库。所有讯明办理缘由，理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转饬知照。缴。

105.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八日（1900年10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迭奉宪札，饬即严拿拳匪，务绝根株，免致勾结，再生枝节等因。蒙此，遵即四处查访，查得卑县属西南乡刘古堂庄有匪首大师兄刘中正，绰【号】三蛮觔，曾经安炉学拳，勾匪抢掠。正在拿办间，据朱家寨民张化亭、许家庄民焦连城、卢家庄文童宋毅然等以勾匪扰害请队饬捕各等情，先后呈控该匪到县。当即购觅眼线，分途踩缉。讵该匪首因严行查拿，逃逸德平、宁津各州县藏匿，此拿彼窜，迄无定迹，迟至许久尚未获案，因悬重赏勒缉。

兹于闰八月廿九日，经眼线送来密信，据称该匪潜藏德平属孔家镇。卑职遂于是日傍晚会同城守营千总丁富荣，亲督勇役三名前往剿捕。恐越境不易拿获，密饬眼线协同壮役许振亭，设法诱至卑县属之许家庄。约有三更时分，先令马勇杨玉山、杨九成暗伏庄首，比该匪甫入庄内，随即上前拿住。当经提验，该匪供认系刘中正，绰号三蛮觔不讳。

次日晨早，押解回城。讯据供称，该匪犯于五月间，接宁津县罗大师兄在伊闲园子安炉教练，共有一二十人，学习十余日。听说出示严禁，便将炉厂移至德平县属高家庄安设。又练了一个多月，才充当

大师兄，管辖廿余人，占的兑字，带白罗帽，打白色旗。曾跟潞灌总大师兄潘荣〔汝〕祚，将张化亭家抄抢掳掠，勒赎银钱。至焦连城、宋毅然、徐有义等家，均经伊伙同抢讹各等语。窃思该匪既系炉主，又系大师兄，迭次犯有焚抢抄掠重案，实属罪大恶极，未便稍稽显戮。遵于九月初五日，绑赴市曹正法，并将首级于犯事地方，悬杆枭示，以昭炯戒，而快人心。

此次壮役许振亭及队勇杨玉山等，跟踪追捕，不无微劳，当将壮役许振亭由后提前，并照章赏给该勇役银两，以示鼓励。可否仰恳宪恩赏发该队勇功牌之处，出自逾格鸿慈。所有拿获匪首正法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城汛督饬勇役越境缉获匪首刘中正，讯明后即行正法，办理尚属妥速。著与丁千总富荣各记大功一次。出力之勇役许振亭等赏给六品功牌一张，随批饬发，仰即择尤填给，藉示奖励。一面将讯办缘由，照例通详备案。缴。

106.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八日到（1900年10月30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以据帮统右路各营兼带左营张都司奉先禀，匪徒高大文等四名，交县讯办，并请示遵行一案，饬令嗣后获犯，但讯系拳匪，应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将坛厂毁平，房屋充公，毋稍宽纵等因。蒙此，随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三日，准张都司奉先移送高大文、焦道、李汉卿三名，并枪刀等件到县。当经卑职提案讯明焦道、李汉卿均无学拳情事，即予保释。高大文曾经被胁学拳，为日无多，业已遵谕改悔，亦未犯有焚抢掳杀重案。但能否遵照前檄，予以自新，卑职未敢擅便，随即将犯饬押，枪刀存库，一面据实禀陈在案。奉饬前因，并准张都司奉先将匪犯刘云会移送过县，声明前因，带同该犯作线，指拿逸匪，是以未及一并交送等因。随即提讯刘云会即刘阴会，据供直隶盐山县刘吉红庙庄人，年廿四岁。本年五月间，听从盐山县总大师兄刘海学习义和拳，占巽字号，共有一千馀人。伊在炉上亦充大师兄，管带一百余人，听伊调度；在盐山、庆云等处焚抢掳杀，不记次数等语。复加究诘，供认不讳。卑职查该犯

刘云会学习邪拳，任意焚杀多案，甚至不记次数，实属罪大恶极，未便【稍】稽显戮。遵于闰八月廿五日，将该犯刘云会即刘阴会绑赴市曹正法，并将首级于交界处所悬竿枭示，以昭炯戒。

正在禀报间，接奉宪台以据卑县前禀高大文等讯供缘由，蒙批该犯高大文等既无焚抢掳杀重案，学习又无多日，枪刀从何而来？饬再严讯明确，录供禀办，毋任狡避，仍一面严缉逸匪，务获究办等因。遵复提讯该犯高大文，供与前审无异，严诘至再，矢口不移，并据称伊家只有单刀二把，系平日制备防贼应用，现已破坏不堪。至洋炮一杆，供称伊家原无此物等语。卑职复移准张都司以前送单刀二把，本由高大文家起获；洋炮一杆，据兵勇当时起获，仓猝未及查明究系何人军械等因移复前来。核与所供，尚属相符。卑职前禀未及声叙，实属疏漏。惟既学过邪拳虽据供被胁勉从，旋即改悔，难保非一面狡供。应请暂予管押，俟卑职详细访查，一面会营严缉傅金标等到案，另行禀办。除移会直隶盐山、庆云等县知照，将各坛厂房屋分别查办外，所有讯明办理缘由，理合具禀查核。

批：如禀办理，仰按察司转饬知照。并严缉逸匪傅金标等务获究报。缴。

107.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二日到（1900年11月3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据卑县禀报，会营督率勇队在王德堡地方剿匪一案缘由。蒙批："据禀该令会同李哨弁清安督率马步勇队，在王德堡地方，当场格毙匪徒三十余名，潞灌总师兄潘汝祚即在其内；并生擒枣寨子匪首刘振河等四名；又在枣庄生擒匪犯二名；又分拨兵队在孟家附近轰毙十余名，斩首一名，生擒一名，并夺获马匹及枪刀等物多件。办理尚属妥速。出力勇丁赏银二百两，先由该县垫支，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等因。蒙此，遵将前项赏银二百两，按照新湘平如数措齐，分别给领讫，取有领状附卷。除备具印领赴局请领外，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札饬善后局给发归垫，实为公便。

批：禀悉。此项赏银前已行知善后局照章支发矣。仰即备文赴局具领，可也。此缴。

108.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三日（1900年11月4日）

敬禀者：窃卑职案蒙宪台札，饬以据张都司奉先禀称，缉获匪犯任子普、李海等六名，仰即讯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等因。蒙此，遵即提集该犯隔别研讯。据任子普、霍牛供称系盐山县，韩三系周家庄民。五六月间拳匪四起，伊曾被胁学拳一二日，并无随同抢掠情事。至任汉文、李玉滋即李林芝、高梅林等三名，佥称从未学过邪拳各等语。恐该匪犯供词狡展，均予严押，未敢遽涉轻纵。嗣经复鞫，供与前审无异，再三究诘，矢口不移。

正在复讯间，旋据盐山县文生史延博、从九、吴雨亭等联名具报，当堂讯诘。据该保人等婉转哀恳，委系良民。揆其情词肫挚，似宜稍顺舆情，随取具连环保结存案，将任汉文等准予保释。惟李海一名，系盐山县石家寨【人】，亦仅认学习数日。但准张都司营以该匪目虽则年幼，颇有伎俩等情移复前来。核与所供，大相悬殊。讵迭次严行审讯，供仍狡执如前，头目一层，坚不承认。卑职密查潜访，佥称该匪学习多日，实有大师兄名目。复加研讯，继以刑吓，始供认占的中字，原系炉中小走，且称小走即大师兄别号。查该犯既系首要，未便稍事姑容。遵于九月初八日，绑赴市曹正法，并将首级于犯事处所悬杆枭示，以仰副大人严办首要，除恶务尽之至意。所有讯明李海、任子普等六名，分别办理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再，此次禀因李海一犯供词狡展，是以出禀稍稽，合并声明。肃此。恭请勋安。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速饬将讯办缘由，照例通详立案。缴。

109.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三日（1900年11月4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访闻卑县于张都司营内拿送匪徒多人，迟缓至今仅正法刘云会一名，余已释放，并有未经讯究即行释放者。又风闻张营所拿获之高大文，为盐山殷实之家，伊欲罄其所有，

保全性命。卑县帐房李志杰等均系盐山之人，未免形迹可疑，令即一并查明，据实禀复等因。蒙此，除八月以前卑职会营拿获各犯，均经分别禀办不计外，自闰八月以后，张都司奉先始则获送高大文、焦道、李汉卿三名，旋又获送刘云会即刘阴会一名，继又获送李海、任子普、任汉文、高梅林、霍牛、李玉滋等六名，即经卑职分起提案，逐细研讯。焦道、李汉卿二名，一则疯迷类匪，一则并未学习，当将释放。惟刘云会一名供认学习邪拳，并焚杀多案，实属罪大恶极，即将该犯绑赴市曹，正法枭示。李海一名供词狡展，押候讯究。均经分案禀请宪鉴在案。其余任子普等五名，连日研讯，或被胁从，或未习过，被营误获，容即另案禀办。至高大文一犯，卑职节次提讯，供称被胁学习为日无多，即行改悔，且无焚抢杀戮重案，情尚可原。卑职因其既习邪拳，未便遽行开释。屡将讯供缘由，禀请宪示亦在案。

兹经卑职详细查访，高大文家道小康，前被张营拿获，其邻佑亲族恐营勇不分皂白，拿去即杀，又恐滋讼拖累，意欲用钱设法保出。提讯高大文，供称不知。询据张都司，声称前亦有此风闻，或即罄其所有保全性命之谣所由来也。至卑职署内帐房李志杰，练勇卢振山，带队杨宝顺，实均系盐山县人，其平日各司其事，于高大文之案毫不与闻。卑职素性迂谨，拿获匪徒，或办或释，皆系亲自分别轻重，核实办理，不为人言所惑，亦非旁人所能干预。此经宪札逐细查明各节之实在情形也。

伏思自拳匪倡乱以来，直省州县蹂躏殆遍，即东省边境地方亦被窜扰，其焚杀抢掠，惨不忍闻。现虽大股匪徒业已剿除，而畏罪潜踪阳为良善者，亦在所难免。根株不绝，大为闾阎隐忧。卑职责司民牧，除暴安良，是其职分。计自五六月以迄于今，时刻以查拿首要不留余孽为念。所有拳匪，无论卑职亲自督勇拿获及由各营拿送，无不凛遵宪札，从严讯究。凡罪大恶极者，立即禀明正法枭示；其讯系胁从，或始习后悔，并无焚杀重情者，亦即仰体仁宪好生之德，予以自新，从不敢稍涉轻纵。间或因案件太多，一时不及提讯，押候严究者，亦从无不讯即释之事。案卷俱在，断非卑职所能掩饰。我宪台明察秋毫，一切情形定邀洞鉴。惟是高大文一犯，诛之则情有可原，释之又恐获轻纵之咎。可否仰恳宪恩，或解归盐山县羁禁，出示招告再

行办理；或饬武定府曹守就近提讯；或解省讯办，统候核示祗遵。所有遵饬各缘由，理合据实禀请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将该犯高大文仍暂羁禁该县。一面将尚未讯结各犯提案，隔别研讯确情，录供禀办，期无枉纵。此缴。

110.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七日到（1900年11月8日）

敬禀者：案准管带武卫右军马队第一营右队孟领官恩远，获送匪犯刘恩普即刘达一名，以该犯曾于六月十五日勾引盐山拳匪，杀害李明羊庄教民，嘱即讯明研究等因到县。卑职随即提案，讯据刘恩普即刘达，又名刘当，供称系卑县李明羊庄人，家有父兄，向来务农佣工为业。前于三月间曾在庆云学拳五六天，即由其父叫回。后在附近佣工，并无为匪，亦无勾引盐山拳匪，杀害本庄教民情事等供。正拟具禀间，接奉宪台札饬，令将该犯刘恩普即刘达提讯就地正法等因。卑职遵复提案再三究诘，供仍如前，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是否该犯任意狡避，除严押候讯，并确切访查究竟有无勾匪扰害实迹，再行核办外，所有讯供缘由，合先禀报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遵照前檄，迅将该犯刘恩普提案复讯确情，录供禀办，毋任狡展。缴。

111.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廿五日（1900年11月16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地方东、西、北三面，与直隶庆云、宁津、盐山等县接壤，各该县向为盗薮，平时出没无常，捕务未敢稍懈。本年五月间拳匪以闹教为名，仓猝起事，各处闻风响应，几至滋蔓难图。而庆云、盐山等处，千百成群，随在啸聚。卑县无知愚民亦不免被其煽惑，妄思学习邪拳，为保卫身家之计。迭蒙宪台颁发严禁拳匪告示，遍贴晓谕，并蒙派拨马步营队驻扎卑境。卑职亦招募练勇协同搜寻，境内拳匪一律禁止、解散，所有拳厂，均已查封，尚未结党滋事。

惟直境匪徒三面环伺，乘间窜扰，无如兵力较单，东击则西窜，此去则彼来，以致边境之朱家寨等庄教民多被扰害。旋经会营督队迭

次迎头痛剿，并越境捣巢。匪徒慑于兵威，始不敢阑入县境。嗣奉文直东会剿拳匪，又经卑职随时会营扼要防堵，大股悉就歼除。凡在官民莫不同声感颂。所有迭次剿拿首要，以及办理一切情形，均经禀明宪鉴在案。

卑职责在守土，善后事宜尤应妥速办理。当复督率勇役，挨庄搜查，并严谕庄民，嗣后务须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勿再见异思迁，致罹法网。并取具各庄首事，声明本庄人民均无为匪甘结附卷。其被难教民，现亦遵札妥为抚恤。目下地方一律肃清，民情亦极安谧，堪以仰纾宪廑。除仍随时会营下乡查拿逸匪，务获究办，并严禁流弊，调和民教，不任稍有抵牾，致滋衅端。所有卑县肃清缘由，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查缉逸匪，调和民教，以弭后患，而竟前功。缴。

112. 乐陵县禀 廿六年九月廿六日到（1900年11月1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令将窝匪之大许家许墨林等获案研讯，录供禀办等因。蒙此，当即差拘去后。旋准署济阳县张令会同管带武卫右军先锋中路炮队即补州雷牧，将许墨林、许松林、许道全三名移解到县。卑职当即提案，讯据许墨林供称，伊子许道全于本年二月间，出外贩卖笔、墨、字画，在德州南关店里与孙九龙相遇，因此认识。迨闰八月间，孙九龙曾至其家帮割四五天豆禾，适亲戚李登云亦在伊家，孙九龙得与认识。至闰八月十八日，有人往伊场内查问，伊子许道全不知何事，当向孙九龙告知。孙九龙随即跑往商邑刘成基庄李登云家，旋被官兵拿获。先实不知彼系拳匪，委无窝藏情事。其子许道全供词相同。讯据许松林供称，许墨林系伊哥子，伊向以教读为业，与孙九龙素不相识各等供。

正在具禀间，复奉宪札，饬令会同张令提案讯明，从严惩办等因。复经卑职提案研鞫，供仍如前，再三究诘窝匪情实，坚不承认。是否该犯等任意狡展，自应遵照会同张令讯明核办。惟查卑县距济阳县计程二百馀里，现在拳匪虽已肃清，而查办抚恤，缉拿逸匪，加之

筹办冬防，在在均关济要，济阳县张令能否亲来卑县，固不敢必。若由卑职带犯前往会审，往返需时，恐于地方应办事宜转有贻误。踌躇至再，理合禀请鉴核，可否将该犯许墨林等提省讯办之处，即乞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犯许墨林等既系任意狡展，仍应发交张令讯办。仰即签派妥役迅将该犯等移解济阳县收审，并候札饬张令提案讯明究报。缴。

113. 乐陵县禀 廿六年十月初八日到（1900年11月29日）

敬禀者：窃卑县界连直省，本年拳匪滋事，边境教民多被窜扰，前奉谆札饬令妥为抚恤，当将查明户口及筹办大概情形，禀请宪鉴在案。发禀后，卑职随即携带现钱，接续挨查，察看轻重情形，量予优恤。各庄内有续行查出，以及闻抚归来者计一十八户，男女大小九十五名口，并即妥为安抚，现已一律抚恤完竣。总计朱家寨等十一村庄，共被扰者一百一十一户，共被戕掳六十二名，现存大小男女六百一十三名口，统共放给京钱一千四百八十一千文。卑职抚恤一庄，即将宪台德意宣谕一番，该民人等无不感激恩施，颂声载道。至卑县民教率皆同居里闬，平时本极相亲，即偶尔因事涉讼，卑职持平剖断，不倚不偏，彼此并无觖望。迨自邪拳倡乱，中外失和，不免猜嫌顿起。迭经卑职剀切劝导，均已疑怀各释，和好如初。近日地方民情均称安谧，堪以仰纾宪廑。

再，此次抚恤用过钱文，均由卑职筹垫。除俟将拳厂变价再行禀明拨还。所有卑县被难教民一律抚恤完竣缘由，理合开具户口、钱数清册禀呈察核。

批：据禀已悉。缴。册存。

114.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月十五日到（1900年12月6日）

敬飞禀者：窃卑职与标下探得德国率领三四百马步队伍于本月十三日午刻，突抵直隶沧州，占居城池，官民逃【避】，势如鼎沸。并

闻窜扰南皮县，其县官史令亦逃避卑县狗獐寨居住。道路传说，纷纷不一。现在沧南绅民，于十四日早逃赴卑县东北关厢者不下数十辆，至今来路络绎不绝。卑县近在咫尺，风声鹤唳，人心惊惶，将来敢否犯东，毫无把握。卑职身膺民社，惟有先行镇静之法，以安民生。倘洋兵到境，卑职与标下拟以宾主大礼相待，并多备犒赏，免其蹂躏，不知能否如此办理？且闻其来势甚为猖獗，一切均难逆料。现已赶安卡拨，不分昼夜，分投侦探。俟另有确耗，再行续禀。所有初次探得德兵占踞沧州、南皮等处情形，理合据实飞禀查考，迅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昨据探报洋兵至沧州、东光一带，当即电达德国驻京穆公使及青岛叶大臣，援引迭次转传德政府复电，联军并无由直隶赴山东各节，请其商嘱各国提督，传谕所部兵队，一律勿入东境。一面电饬尚道会同德防将领，并督饬德州何牧，驰赴交界地方，查探现在情形，设法妥为接待，并援前电语意，婉词商阻各在案。

该县固与直隶接壤，但就前次各电及东省现时筹办情形言之，洋兵当不入境，惟迄今尚未接到穆公使等复电。事机紧迫，不可不防，应即查照电饬尚道在德办法妥慎办理。兹特将前发两电随批抄给阅看。该县务须遇事镇静，勤探勤报，不得过涉张皇。一面于交界地方星夜赶造山东界牌，沿途竖立，俾洋兵一见即知，以免误会；一面密商张帮统奉先，务须严行约束勇丁，认真弹压地方，毋任构衅生事。万一有洋兵不知交界处所，误入界内之时，该县务即驰赴沿边，按照钞发两电语意，婉为商阻，请退出界外，以全睦谊。仍随时以宾礼设法羁縻。并嘱张帮统遇洋兵过境时，暂将队伍移驻相距边界较远之处，以示并无开衅之意。如其商阻不听，即由该县飞速禀报，听候本部院酌核情形，另檄饬遵。总之，现当钦派大臣与各国议和之时，各国既允不犯山东，总以维持全局，奠安边境为第一要义，非奉有本部院号令，千万不可轻开边衅，致滋贻误。并由该县密移张帮统奉先知照。缴。电稿两件钞发。

115. 乐陵县禀 廿九〔六〕年十月十八到（1900年12月9日）

敬禀者：昨日发禀之时，即盐山失守之后，章、梅两军于十五日申酉之间，由盐山相继退抵卑县，梅统领一军驻扎城北四十里之狗獐寨，章统领一军即带马、步两营驻扎县城。而弹丸之区，大兵云集，人心惊惶，支应不易。当经卑职会同张都司奉先一面预备公所迎接进城，筹办粮饷，代觅营房；一面知会同城汛厅带领兵役安抚民心，以免惊扰。次日，张军门带领队伍移驻城南二十五里之杨安镇，并留马队分驻关厢。亦经卑职派差传谕绅民，买卖不准居奇，人心勿庸惊慌，如现来兵勇稍无纪律，攫取食物，不妨报县照数领价，以体军退走之苦，而免贸易向隅之难。并探明洋兵之来，多属教民购〔勾〕结，而其中教民藉端寻仇，亦复不少。盐山大堂已被烧毁，其城乡商民多被杀掳，不堪言状。风闻南皮以四千金解围。洋兵又分扰东光、泊头镇等处。并闻洋兵一到东境，问明即行返回，似有不犯东境之势。业已将前奉宪台札发四言保教告示，张贴东直毗连一带，以示疆界而杜东窜。此系近来梅、章两军退守，分兵驻扎，并探明洋兵之确耗，及卑职办理之实在情形也。

惟彼族心性巨〔叵〕测，如终能重以信义，不致变出意外，则是大局之深幸。现在人心大定，转危为安，若非我大帅怀柔远【人】，四夷钦服，何得秋毫不犯，同庆升平。凡在官民莫不齐声感颂，而顶礼日呼东省之福星广被矣。除由卑职随时侦探洋兵消息，一面弹压地方，稽查营勇以防滋事外，所有近来梅、章两军退守以及洋兵动静，并办理各情形，理合飞速禀报查考。

敬再禀者：窃章军勇队于本月十五日到县，纷纷讹言惑众，群情几为扰乱。且查其情形狼藉，溃散堪虞。当经卑职即于是夜会督同城文武，率领勇役，正在镇静人心，支更巡防间，忽闻章军门公所附近之公和钱店，有被章营勇丁十数人拥进铺内强劫情事。迨经卑职赶至，赃贼先已逃避。查验该铺内外以及章军门公所门首，均有现钱洒落形迹，旋经章军门并各营官齐集该铺，问明行劫勇丁确系章营号色，惟未能指明面貌，无从根究，况退军纪律原不能同寻常之严。所

幸失赃无多，随经章军门自行安抚事主料理一切，姑置不论。并访闻四乡凡有章营经过地方，其勇丁无不骚扰，禁之有失地主之情谊，听之则苦民生之不聊。再四思维，可否仰恳大帅查核，迅赐咨会章军门督饬营官，严申纪律，以卫民生而免滋事，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布置照料甚为妥协。洋兵虽未犯东，而近在目前，仰仍详探飞报，切勿疏忽。梅、章两军分驻该县，境瘠近直，诸多不宜，已函致约束兵丁，设或滋事，定行查明参办，并商令内移，暂驻商、临两县地面，以便渐次趋赴临清就饷。目前匮乏，约为代筹，该军开拔有期，即行移知该两县准备安置。并随时报查。切切。此缴。

116. 乐陵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六日（1900年12月7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历办拳匪案内，在逃著名首要率多分隶外境。现虽地方肃清，犹恐余孽复萌。况卑县为盐山、南皮、宁津所环抱，三面皆属直境，时虑窥伺为患。又值创巨痛深之余，更当不分畛域，悉数弋获，以绝根株。是以卑职未敢掉以轻心，仍不时周历四乡，督带县队巡防，并不惜重赏，广觅眼线，分投侦探匪踪，以期扫尽群丑。

兹据卑职派出眼线桑振东回县禀称，探明拳匪徐大个仔有在宁津孟家集地方游弋情事。当查该匪本属著名首要，岂容日久漏网。随即调队伍会同汛官丁富荣、防营张都司奉先督率所部，于本月初七日黎明驰抵孟家集。卑职与标下等各选精勇数名，不动声色，带同眼线进庄掩捕，余队分布庄外，以杜窜逃。遂饬遽〔据〕眼线指明匪巢，适该匪尚在梦寐，乘其不备，督令勇丁奋力上前，登时拿获徐大个仔一名，并搜获利器尖刀一把。先令将犯解回，复经卑职与标下等各带队伍在于边境一带顺道巡缉察看，民气安静异常，即于是日薄暮回城。

当经卑职提讯徐大个仔即徐九常、又名徐宝龙，供称海丰县人，年三十五岁。历在宁津、盐山各县充当散役，早经斥革，亦曾兴贩私盐。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十月十三及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等日先后纠伙行窃，并抢劫事主梁书林、梁慎修、杜闰等家钱文、衣物、牲口，并拒伤事主侄孙梁三等身死不讳。复据供明本年四五月间，在

宁境孟家集金占山炉坛学习邪拳，分占坎字，充当大师兄，带领三百余人，于六月间伙同在逃之张官拳厂总大师兄董鸿恩，并匪首周二板标子、张把臈，分股抢掳焚杀县境朱家寨、郑家庄，宁津范家庄、清家务等处洋楼、教民房屋、钱财。所到之处，该匪首手执黑色大旗，指挥党羽抗拒官兵，所得赃物均已变用。不知董鸿恩等现逃何处等供。据此，究诘不移。

查该匪徐大个仔既据供认迭次抢劫多案，复学习邪拳，纠伙焚杀抢掳，胆敢抗拒官兵，实属罪无可逭，法无可贷。可否仍照土匪定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之处，卑职未敢擅便。除已捐廉优赏出力勇线，以示鼓励，并严拿逸匪董鸿恩等务获究报外，理合禀请查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会督勇队在孟家集地方，拿获匪首徐大个仔一名，并搜获尖刀一把，缉捕尚属认真。著与张都司奉先、丁千总富荣各记大功一次，咨行注册。至该犯徐大个仔既经供认迭次抢劫得赃，纠重〔众〕焚杀各重情不讳，实属愍不畏法。仰即照章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仍严缉逸匪董鸿恩等务获究报。并由该令分移知照。缴。

117. 乐陵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窃直省沧南等处洋兵窜扰，探明一切情形，当经迭次禀报宪鉴。卑职随即镇定人心，弹压溃勇，并知会防营及传谕绅民，断不准衅开自我，稍事惊惶。旋奉宪台批示并抄发德国迭次电语，令即遵办等因。查未奉批示之先，当防〔仿〕照德州沿边一带安设山东交界字样界牌。奉批之后，即将德国迭次电传抄写多张，于交界处所一律张贴，俾游弋洋兵知系山东境界，不致误入滋扰。兹于十七日，两奉钧函，训示周备，筹策万全，不特卑职得有遵循，即合境绅民亦有所恃而不恐。章军门处亦已抄函飞达，究竟能否移驻，未便悬揣。该军入境以来，卑职即为筹备供给，惟军无纪律，其中详细情形，实有难言之隐，容另夹单禀陈。

十七、十八日探报回称，洋兵二千余人，内教民十分之七，在盐

山仅伤一人，业已退回沧州，并闻由沧南窜往吴桥一带。庆云县洋兵未至，城内一空，监押人犯均已逃脱。此次洋兵之来，实由被扰教民勾结，希图报复。卑县教民业经卑职优予抚恤在先，现尚相安。兹复传谕各庄首事妥为笼络，断不致乘机构衅。惟直省情形如此，不可不防其渐，应请电会各国公使饬令统兵洋官及已到东教士，务勿轻听教民之言，致生枝节。并请通饬各州县将教民妥为安抚，免生异心。此亦消弭隐患之一法也。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候宪裁。卑职身膺民社，断不敢畏葸张皇。先恐洋兵入境，已筹备牛羊礼物，拟协同张都司奉先前往边境迎待，以礼阻止。现幸仰赖声威，洋兵并未到境，已全数撤回沧州，当不致再起波澜。刻下民情地方悉数臻安谧，堪以仰慰宪廑。除已抄录宪谕，知会邻封各州县防营一体遵办，并仍随时探报外，所有卑职遵办缘由，理合驰禀察核。

批：据禀已悉。前仅饬令安设界牌，并未饬将电稿一律缮贴，此项电稿系属交涉要案，但可执为说词，何得宣播于外，殊属荒谬！现在洋兵已退，仰将缮贴电稿迅即一律揭去。嗣后凡遇专札饬办事件，务须详细看明，遵饬妥办，不得稍涉草率，致滋贻误。其境内被匪扰害之教民，现已饬委倪令嗣冲驰往会同查办，但将抚衅妥为散放，勿涉苛刻，伊自不能勾结生事也。此缴。

118. 乐陵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到（1900年12月15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令将境内所有拳厂匪产一律查出变价充公等因。查卑县逼近直省，当拳匪肇乱之初，无知愚民不免被其煽惑设厂学习。当经卑职查明禁止，凡有拳厂一律标封，曾于抚恤教民案内声明，俟确切估变，再行禀报在案。随经卑职亲赴四乡督饬各该首事，按照时价估计：魏家仓郭中孚拳厂闲园房屋一所，值价京钱五百千；李明洋庄李映瑞拳厂宅房一所，值价京钱三百千；黄夹镇苏姓拳厂宅房一所，值价京钱一百千。刘古堂庄刘中正拳厂宅房三所，值价京钱五百千；大白树张家张马拳厂一所，值价京钱四十千。茨头铺朱姓拳厂宅房一所，值价京钱一百千；以上各庄拳厂共计值价京钱一千五百四十千。均责成各庄首事照估变卖。现有已经变缴者，容俟缴

齐，除拨还恤款，下剩钱文，另行禀办。

又，查前经拿获禀明正法之刘中正一名，又有在逃之李映瑞一名，郭成即郭成全一名，均属著名匪首，所有产业自应全数充公。兹经查明，刘中正除厂宅房外，尚有地一顷十一亩；李映瑞除拳厂宅房外，尚有地七十亩；郭成有地八亩。惟夷氛不靖，民情未免惶惑，屡经觅主变卖，迄尚无人承受。现已将各该首事传案，限令赶速按照时价分别变卖。除俟变价交案再行禀办外，所有卑县标封拳厂既查明匪首产业已未变卖缘由，理合禀报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将续行查封匪产，迅即变价归入前次余剩款内，一并拨充抚恤。会同倪令妥速查放，以期实惠均沾。缴。

119. 乐陵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1900年12月22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会营拿获匪首徐大个仔一名，业已禀蒙宪台批饬就地正法，具文申报在案。伏思该犯本系拳匪著名首要，此次出力勇丁异常勤奋，不无微劳足录，照章准请功牌。除仍严拿案内逸匪董鸿恩务获究报外，理合禀请查核。俯赐赏发功牌一张，给予出力勇丁，以示鼓励，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发去六品功牌一张，仰即查明此案出力勇丁，择尤填给具领，以示鼓励。缴。

120. 乐陵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到（1900年12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连奉宪台排札，以准德国穆公使、克公使来电，德兵已回，不入东境，令即知照等因。仰见我大帅德威所感，中外交孚，从此可望升平，下怀莫名钦服。

兹据探报回称，洋兵自十六日由盐山撤回沧州。十九日步队先行北上，廿日马队全数退走。沧州城无一洋兵，南皮城内无一洋兵。南皮城内洋兵，亦于十九、廿等日退，由泊头折回。现在沧、盐、南三处官民，均已相安如故。章军门所部全军已由茨头堡开回直境。所有探明洋兵退出盐山、沧州、南皮一带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再，东光、吴桥坐探尚未回归，容俟探明另行禀报。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妥为防范弹压。缴。

121.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十日（1900年12月31日）

敬禀者：窃查标下分布乐陵边境驻防队伍，前因直隶沧、南、庆、盐一带夷氛不靖，深恐彼族见疑开衅，当即一律撤屯城关，以免嫌猜，而重邦谊。嗣幸仰托德威，化险为夷，均经卑职等先后禀慰宪廑在案。现值冬防吃紧，逼近直境各处，抢劫日见，窥伺堪虑，亟应防于未然。扼要分布，实为目前当务之急，以杜宵小阑入之患。查县属茨头堡、三间堂、张家店、芦家店、黄街等处，均为东直接壤、盗贼出没之区，兹经卑职与标下熟思善筹，因地宜各将营县勇队分别派往驻扎，常川巡缉，以资镇摄。

惟近来所有劫案，多系游勇所为。并闻淮军回人李凤来所带马队之中，不时四出滋扰，人言啧啧，大有风声。第道路传闻，案未破获，事属模棱，根究无从。而地方情形如此，实不敢壅于上闻。所有队伍扼要驻扎，以固边防缘由，理合会禀查考。

批：禀悉。所称李凤来率同游勇在沿边滋扰一节，已据张都司另禀，函询梅提督查复矣。仰由该令移会张都司知照。缴。

122. 乐陵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1901年1月31日）

敬禀者：窃查前于五月廿日，卑职业健会同任统带永清，禀报查拿境内拳匪一案，仰蒙钧批："据禀已悉。仰该县即提集匪犯宋清云、董关来等隔别研讯，务得确供，从严分别禀办。一面严缉匪首张树堂务获究报，并悬赏格二百两，有能将该匪首报获者，即由该县照格垫发具领。余仍查照前檄办理，并移会任统带知照。缴。"等因。蒙此，旋经卑职业健讯明宋清云等实系胁从，并无滋事，禀请保释；一面悬赏购线，严拿张树堂。无如该匪狡黠异常，屡经查拿，总未得手。昨经卑职业健派出眼线皂役李化龙、卢占魁等回县禀称，探明匪首张树堂现在庆云县境内魏家庄游弋，密请拿办前来。卑职业健伏思该匪本

为乐邑倡首，教练邪拳渠魁，岂容终逃法外，以致漏网为患。随即晤商标下恩远，选派高哨官文贵酌带得力马队并县勇眼线，会同汛官丁富荣密往掩捕。先令勇队分布庄外，以杜逃窜，立即分兵进庄兜拿。讵该匪张树堂执持洋枪在魏姓家内夺门拒捕。当经高哨官带领眼线，指挥队勇奋力上前围住，夺获枪械，登时将该匪擒获，并起有双套轿车一辆，顺刀一把，于本月初六日一并押解回县。

复经卑职业健提案研究。讯据张树堂供认，籍隶县境朱家庄，年三十三岁，先未犯案。曾经伙同已获正法之徐大个仔等，迭次窃劫事主李英华、杜润等家钱文衣物，各散。本年五月间，在盐山县常家庄外遇有不识名姓一人，得授邪拳咒语，号称巽字大师兄，辗转流传。自闻严拿，遂逃入直隶献县大股拳匪，伙同攻打黑凤口，杀掳不记次数。嗣被官兵击散，各处窜逸。本年十一月初四日，行至沧州孟村地方，劫夺事主马玉兴双套轿车一辆、骡子两头，并用洋枪拒伤事主。赃车未及变卖，即被获案等供。据此，查该匪首张树堂既据供明迭次窃劫得赃，并传授邪拳，杀掳无数，实属凶暴昭著，罪大恶极，未便稍稽显戮，即于初七日验明正身，绑赴市曹正法枭示，以昭炯戒。起获赃车骡头传主认领，匪械枪刀存库。出力勇丁眼线，应否遵批垫赏，另请饬局给发归垫，并照章赏给功牌，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鸿慈。除录供通详立案外，所有拿获在逃著名匪首讯明正法缘由，理合禀请查考。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督饬勇役拿获匪首张树堂一名，讯明正法，并起获刀件，办理尚属妥迅。著与孟管带恩远各记大功一次，分行注册。出力勇役并准赏给空白功牌一张，随批饬发，即由该县查明择尤填给，藉示奖励。至垫支赏银已饬善后局如数核发矣。仰即派差前往请领归垫，一面将获犯讯办缘由，照例详报立案。并由该令移会孟管带知照。缴。

123. 乐陵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三日（1901年1月13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东、西、北三面地近直省，拳匪之炽，倡自外来。虽经卑职业健、与标下恩远迭获渠魁，击毙多犯，而境内附和勾

结为害者，仍不免其逃逸，岂容终于漏网稍涉轻纵。当即查明逸匪踪迹，不惜重眥，分别派出眼线设法诱入边境。正在拿办间，适卑职嗣冲奉委办理抚恤来县，彼此晤商筹划，意见相同。随卷查卑县被难庄村廿余处，被匪杀掳七十余人。若不逐案破获，尽法惩办，殊不足以申法纪而快人心。至县境朱家寨，小郑家庄被匪焚杀案内正犯，已拿获刘中正、徐大个仔二名。又魏家仓、徐家庄、小苏庄、于货郎庄、张家桥被匪焚杀案内正犯，已拿获之郝之栋，郝莲轩、刘义、耿荣升四名。又李秀风庄、韩家庄、赵家庙、小郑庄、李明扬庄、崔家洼被匪焚杀抢讹案内正犯，已拿获李海、刘云会、刘振河三名。以上九犯，均经讯明禀请正法有案。其中附和勾结之患犯，自难任其幸逃法外。复经卑职等一面查办抚恤，一面缉拿拳匪。旋即会同标下恩远各带勇队严密查拿。

兹于本月十四、十五等日，先后捕获拳匪首要赵三王、郑金和、邵皂、苏庆云、胡豹五名到县。随经卑职嗣冲会同卑职业健连日提犯，隔别研究。讯得赵三王供认坎字拳匪要目，曾经焚讹赵家庙教民不讳。苏庆云供认兑字拳匪要伙，曾经勾害焚烧掳杀于货郎庄、韩家庄、赵家庙各处教民不讳。郑金和供认离字拳匪要目，曾经勾害小郑庄教民不讳。胡豹、邵皂供认乾字拳匪要目，曾经勾结烧杀李明扬庄、韩家庄、小苏庄、魏家仓各处教民不讳。并据苏庆云、赵三王扳出已获在押、恃无质证、供狡避就之刘当亦属犯事同伙。随提刘当到堂，质认明确，俯首无词。又究出邵皂、胡豹、赵三王供认伙同已获正法之徐大个仔，迭次纠抢窃劫事主李英华、梁书林、梁慎修、杜润等家钱文、衣物、牲口各案。查赵三王等六名，屡次勾通外匪，烧杀抢讹民教财物，并内有纠抢窃劫多案，实属凶恶异常，罪不容诛，未便稍稽显戮，应即遵照权宜行事新章。于本月十九日，会同营汛，将该匪赵三王、苏庆云、郑金和、胡豹、邵皂、刘当六名绑赴市曹，概行正法，悬首示众，以昭炯戒。

惟卑县民教被匪焚杀抢讹掳害各案之犯，虽未悉数弋获；而正法十五名，又禀明有案。于孙家堰、朱家寨、王木腿、黄街、枣寨各处，先后当场击毙乾、坎、巽、离各字拳匪四百余名。凡被害之家欲得祸首罪魁而甘心者，已属尽伏法诛。从此教仇以解，众心以平，当

不致再生事端矣。除抚恤一案另行禀报，仍由卑职业健一面严拿逸匪务绝根株外，所有乐陵先今拿获匪目要犯讯供正法缘由，理合录叙全案禀请查考。

批：据禀会同勇队先后拿获匪首赵三王等五名，同前获之刘当一名，分别讯明正法，办理尚属妥速。该令与倪令嗣冲、孟领官恩远应各记大功二次，以示奖励，仰候分行注册，仍将获犯讯办缘由，照例详报。并移孟领官等知照。缴。

124. 乐陵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到（1900年12月14日）

敬禀者：窃查卑职自闻警之后，连日所探夷信，并梅、章退军及一切布置各情形，均经禀蒙宪示遵照在案。本月十九、廿等日，探闻洋兵仅数百余人，余则仍属教民，尚在沧、南、东、吴一带往来游弋。以目前情形而论，似无侵犯之意。凡于洋兵动静较近之处，早经卑职饬令马勇改扮农装，分设行坐探卡，以便消息灵通，不致因应有误。刻下民心日定，夷信渐安，堪以上慰宪廑。惟边患近在咫尺，不来则地方大幸，来则不避艰险，自当恪遵指示办法，坚持不移，优礼接待，婉词商退。倘有非常难办之事，卑职亦当钦照宪札，先以一身任之，再行飞禀请示。断不敢轻责守开边衅，有负恩遇，自取愆尤。前在县境犯事之淮勇，已由章军门查获陈姓一名，于关厢正法。从此百姓悦服，纪律严明，庶民生可免惊扰矣。现在梅军已移驻宁津县属之张官地方，章军尚在县境茨头堡屯扎。亦有约同梅军撤全部回沧州面会德提督议事之说。不知究竟如何？除仍随时探报外，所有近日探闻洋兵消息，理合飞禀查考。

再，前奉批令函讯梅军致变之由，业已遵办，迄无回音。合并声明。

批：禀悉。梅、章两军门均有信至，现由宁津一带逐渐撤回沧州。仰仍安辑闾阎，随时探报。缴。

125.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到（1901年2月11日）

敬禀者：窃卑职嗣冲蒙宪台札委，饬赴德平、乐陵两县会查被扰教民，妥为抚恤等因。遵即束装驰赴德平县，当将查办情形，会禀宪鉴。随于本月初七日，同标下恩远由德抵乐会晤卑职业健。查卑县被难教民，经卑职业健查明人口，量予赈抚，足济目前之急，曾将办理缘由，开册禀报。后有闻抚归来及被讹各户纷纷呈诉请恤，因奉札同前因，均批候会同查办各在案。各该民人等此番被匪扰害，实罹意外之灾。当此创巨痛深之余，若不大加抚恤，何能拯其困穷，释其怨望。然抚恤既宜从丰，仅只刘中正等数家匪产断难敷用，必须设法预筹，方免临时竭蹶。卑职等再四筹商，亦惟有仿照陵县办法，访查从匪及曾经学习邪拳者，量予罚赎，藉以补助。盖邪教本干例禁，习之者即有应得之咎。夏间拳匪倡乱，以仇教为名，随在啸聚，乡民闻风响应，到处皆然。迨后慑于兵威，悔过解散，原其自新之意，固未便执法严科。但既学习邪拳，即非良善，若不稍予惩儆，似不足以戒将来。况被扰教民莫不吞声饮恨，不特将来寻仇报复，纷纷指控，地方多一交涉之案。即前虽学拳并未滋事者，被其罗织亦必受累无穷。今将为首者尽法惩治，家产入官；为从以及曾经习者一律议罚。藉充抚恤经费，庶足以服教民而儆愚顽。遏乱消萌，莫善于此。

卑职等商定后，约同标下恩远酌带勇队亲诣四乡，一面查勘被扰之家；一方访查拳匪。应抚者察其情形之轻重，应罚者视其家产之多寡，分别注单予限缴领。凡阖境村庄挨次确查完竣，综计共被扰者一百七十六户，被讹者廿七户，共被戕掳六十二名口。至直隶宁津、献县教民之在卑县小郑庄被难者，查明实系一十四名口。抚恤情形，另行夹单禀陈。以上卑县被难各户，虽情形轻重各有不同，然或房屋被焚，或资财被掠，甚或人口被其戕掳，以及被讹者，均堪怜悯，自应不论民教，一并分别优予抚恤。即于本月十七日，齐集各户，照原查底册当堂按户散放。查应抚户内有教民殷绍宗夫妇均被戕害，遗女殷氏及义子殷三。其殷氏先期赴省。讯据殷三声称不敢自主。兹先给京钱一百吊，令作殡葬之费。仍【给】京钱二百吊暂存县库，俟殷氏回

籍，再行给领。以上统共放过京钱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六吊。

文查刘中正、李映瑞、郭成等三家匪产地亩共变价京钱四千吊。此次查出曾经学拳者，共罚京钱一万六百八十七吊。又从前拳厂变价，除拨还初次恤款，下剩京钱五十九吊。统共京钱一万四千七百八十六吊，尽数动用，计尚不敷京钱六百八十吊，由卑职业健暂垫，再行设法筹补。以此惩抚兼施，在被扰之家得此一番优恤，足以济其困穷，不致再有觖望。在匪首家属及学拳之民，经此一番罚赎，即免报复之忧。法纪正而众心平，从兹民教相安，亦可稍纾宪廑矣。至卑县洋式华式教堂前被焚毁，已经卑职业健禀明有案。究应如何办理之处，请由宪案核定，卑职未敢擅便。所有查办情形是否有当，理合分别开具清折禀呈察核，批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陶副主教万里函称，卑县小郑家教民被难二十八口，内有直隶宁津、献县男女逃难教民廿一口。令即切实查明，优予抚恤等因。遵即会同确查。卑县小郑家庄，统共被匪戕害廿一口，内本庄教民七口，献县教妇姚太太一口，其余十三口俱系宁【津】王木腿家教民。现在各该家属有已投案请恤，尚未投案者，自应不分畛域，一体优恤。

兹经卑职等妥为商定，姚太太一口系由神父邀请传教，遽遭残害，情殊可悯。拟从丰给予恤银一百两，暂存县库。仍由神父传知该家属来县具领。下余被害者，各给京钱五十吊，作为殡葬之费。其家属已到案者，当堂给领；未到案者，即令同教之人代领转交。至此次投案共计九名，内李进德等五名系属被难家属。其余李金诏等四名，讯系该庄教民。是否同时被扰，无从查考，兹念其远道而来，一并各给京钱廿吊，以广宪仁而示体恤。以上散放银一百两，京钱八百卅千，理合附禀察核。

批：据禀并单称抚恤教民情形，筹办甚属妥善。所有该县被焚教堂如何办理之处，应俟教士同时再议。仰即分移孟领官等一体知照。此缴。折存。

126.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到（1901年1月22日）

敬禀者：窃卑职业健于本月初一日，接蒙宪台排札，以风闻洋兵又来沧州，有将赴盐山之说。令即遵照前次通饬办理，仍将探明洋兵近日情形飞报查考等因。蒙此，查卑县昨闻洋兵【动】静，当即会晤标下泰交商定机宜，不动声色，遵照历奉明训妥速筹划，各派精练勇丁改扮农装，分赴沧、盐侦探去后。旋据由盐探报回称，前月廿五日，有德国马队卅余匹，步队二百余人到沧，闻收银税，并无扰害情事。是日盐山县孙令清华闻风避至距乐卅余里，系盐山管辖之刘士亭家庄李秀泉家藏匿数日。廿八日洋兵折回兴集。廿九日孙令始返县署。是以盐邑绅民不无逃散惊惶之状。卑县仰叨福庇，民教相安如故，人心平静异常。正在具禀间，奉饬前因。除俟沧州、兴集一带探报返回，得有确情，另行禀报外，所有近日探明洋兵旋来旋去情形，理合飞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妥为防范弹压。并移会陈管带知照。缴。

127. 乐陵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到（1901年1月23日）

敬禀者：据县属绅耆候选知府郑述宓等联名禀称，窃以乐陵毗连直境，虽时势澄平，而盐枭匪徒不时出没。今岁直境邻县拳匪滋蔓，幸蒙禀请帮统武卫先锋右路各营兼带左营张都戎，自六月间移驻乐陵，于炎天烈日之中，昼则巡缉弹压，夜则放哨稽查。拳匪闻风敛迹，县境赖以安全。合邑绅民同深感戴。前于九月间闻张都戎有移驻德州之议，职等曾具公禀恳留，已蒙批示在案。

张都戎因派各队在县境北路要扼分扎驻守。十月间洋人已到沧州、盐山，游勇匪徒藉此吓诈，沿路抢掠乡城各处，势极汹汹。幸赖张都戎识胆老练，帮同善为护持，合县始保无恙。凡外县避乱播迁者，皆归吾县为乐土。想见乐陵兵力固厚，足征马步各营纪律整肃，军民始能相安。刻下城工虽经告竣，而吃紧尤在冬防。今闻张都戎奉

调赴省，尚由海丰拨队来乐，特恐海丰有事，仍将所拨之队调回。虽孟营有马队四、五十人，终恐兵力较单。如北路再有风鹤之警，或土匪不逞之徒乘间窃发，以乐陵完善之区或为所蹂躏。虽从前驻兵防守，经营半载之力，而一旦前功尽弃，殊为可惜。职等在乐食毛践土，念切桑梓。但闻撤兵，心每惴惴，愚管所及，知无不言，亟宜禀请转详上宪，饬令张都戎回乐驻扎，庶可略固吾圉。且张都戎在乐已久，人地熟悉，于乐陵官民大有裨益。职等为保全乐陵大局起见，谨合词胪陈，伏乞转详等情到县，理合据情转禀查考。俯赐批示，以便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前因张都司奉先所部营勇在外日久，恐其纪律生疏，是以调令回省操练。又因乐陵与直境毗连，拳匪尚未静绝，复派令陈总兵泰交带队往替，以期镇慑地方，防御外匪，筹虑不为不周。昨甫据陈总兵禀报到防，今该令巧有此禀，岂陈总兵甫到即知其人地不宜耶！抑令有别情耶！至禀内所云兵力较单，土匪乘间窃发等语，则该县既有陈总兵之营，附近海丰一带又有张副将勋之营，断不至此。仰该令迅速据实禀复，勿稍回护。切切！此缴。

128.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到（1901年1月24日）

敬禀者：案蒙大帅批据卑县禀，会同拿获匪目要犯赵三王供认不讳，照章正法缘由。蒙批："据禀会督勇队先后拿获匪首赵三王等五名，同前获刘当一名，分别讯明正法，办理尚属妥速。该令与倪令嗣冲、孟领官恩远应各记大功二次，以示奖励，仰候分行注册。仍将获犯讯供缘由，照例详报。并移孟领官等知照。缴。"等因到县。蒙此，除遵照移知外，查定章拿获拳匪首一名，准请功牌一张。此案出力勇丁均属奋勇，未便没其微劳，理合禀请查核，俯赐照章赏发功牌，给予出力勇丁，以昭激励，实为公便。肃此。恭请勋安。

批：据禀已悉。获匪出力勇丁应准随批饬发空白功牌六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并移孟领官知照。缴。

129. 乐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到（1901年1月25日）

敬禀者：窃卑县被难民教前经会同倪令嗣冲查明，妥为抚恤，当将办理情形，禀报宪鉴。用款不敷京钱六百八十吊，禀内声明由卑职业健暂垫，另行设法筹还在案。伏思前蒙宪札，以拳匪之资财作抚恤之经费，至公极当，情与法两得其平。故卑职等得有遵循，尚不至于棘手。惟前次会同查办，业已搜索无遗，不敷之项实属无从归补。因查拳匪案内尚有禀明暂行督监之高大文一犯，系直隶盐山县土著。核其情罪，不在不准宽减之例。前曾会同倪令商明，拟罚京钱一千吊，作为抚恤宁津、献县被难教民之用。当传该家属未到，故未禀办。兹据该家属呈称情愿认罚，恳请转禀前来。可否仰乞宪恩网开一面，准其罚赎，予以自新。所罚京钱一千吊，除拨还垫款外，下余京钱三百廿吊留为地方公用。如蒙俯允，俟罚款交清即将该犯开释，以广宪仁。所有拟办缘由，理合禀请察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高大文一犯，既据该家属呈称请愿罚款赎罪，应准俟全数交清，即将该犯取保释放。惟事属隔境，必须慎重，或移知盐山县协同筹办，以期允洽。该令等拟将邻境罚款，仍为抚恤邻境被难教民之用，系属不分畛域办法。查前据该令等会禀，筹抚宁津教民李进德等各户京钱八百卅吊，献县教妇姚氏银一百两。现既有此罚款，即可互相核抵。仍应由该令等移会盐山县知照。至馀剩京钱三百廿吊，暂先存储县库，俟续查如有应恤户口，再行禀请提拨。总之此等款项只能尽数专备抚恤，庶免别滋口实。所请留作地方公用之处，应勿庸议。仰即转移孟领官遵照。缴。

130. 商河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七日到（1900年8月1日）

敬禀者：窃卑县之小张庄住有教民多家，素与临邑境解庄近在接壤，挟有宿嫌。自仇教事起，时闻解庄欲图报复，节经会同刘令思诚严密防范，幸未滋事。七月初三日酉刻，探闻该庄招聚数百人，均作拳民装束，在庄外支搭帐棚居住，携带刀枪，不时外出游弋，数十成

群。临境已有滋事之处，卑县西境之刘染房庄亦有蔓及索备供应情事。当以卑县虽有新募团丁一百余名，甫经挑练难以恃为缓急，遂即飞禀本府并团练委员曾守，请函商乐陵等县驻扎防营酌拨马步数哨，就近来县巡防，藉资震慑，一面函会临邑刘令互相设法解散保护。继思乐陵等县防务亦甚紧要，能否抽拨营队前来，未能预必，复禀请本道转禀宪台核示。此初三日得信以后，分别筹办情形。

卑职于初五日早，即带同团丁勇役赴西乡一带巡缉。行抵魏家集，探闻小张庄已经被围，自解庄来者约五六百人之多，马十余匹。庄内民房、教房均有火起，亦被庄内伤其数人。惟彼众我寡，相持过久，究恐不支，而传闻尚有自西北一带续来之人，附近村庄亦须处处兼顾。卑职所带团丁勇役本属无多，若恃此剿除大股，实恐力有不逮。惟有于附近一带堵截窜扰，以保良善。现在情势紧迫，非劲旅速来难期保护，合亟由五百里驰禀鉴察，迅赐派拨队伍星夜来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再，此禀系由途次拟定专马寄署缮呈。

批：据禀匪徒围扰小张庄情形已悉。该令事前既不知妥慎防维，临时又不能认真剿捕，可谓懦甚。仰即会督营团，驰往该处实力捕治。一面商同临邑刘令出示剀切晓谕，擒治首要，解散胁从，并于交界地方不分畛域，合力围捕。仍就近会商孟领官酌拨队伍，于附近一带查看情形，相机剿办，扼要堵截，以杜窜扰而遏乱萌。缴。

131. 商河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九日到（1900年8月3日）

敬禀者：窃卑县小张庄被临邑解庄居民勾匪围攻，情形危急，业经驰禀请即派队来援在案。初六日早，卑职由魏家集调集附近庄团，正拟前往相机解救，又闻该匪等有分众他扰情事，民情异常惊惶，于是不能不先将左右逼近村庄，设法布置防护。讵该匪等旋又折回小张庄奋力攻击，该庄竟不能支，于初六日申酉之间，被匪破圩而进，杀掠焚烧，即行四散。当此匪势正炽，道路四通八达，深恐有阑入之处，随即带同团丁勇役分饬西路各庄团，认真巡缉防守。迨部署稍定，即于今早亲诣，验得该庄共有教民十数家，本系自为一圩，其平

民之居圩外者，幸已先期迁避，仅延烧房屋数间，并未伤人。圩内教民除逃避外，被杀约有三四十口，男少女多。而该匪亦死伤甚重，且探闻有一头目在内。现在各尸并无认领之人，已先饬差地暂为掩埋。各教民房屋大半被毁，资财亦归乌有，目睹情形，实堪悯恻。此等匪徒聚散飘忽，迄无定向，现既得志而去，恐不免愈集愈多，则流寇势成，剿办不易，亟宜乘此凶焰甫张之日，速派旅捣其巢穴，俾遏乱萌。

至卑县已为东省腹地，近于临邑、德平相接，而西南相离百余里之禹城、平原一带，又为上年拳匪出没之区，距省亦不甚远，是则所关于省北大局者，似较惠、海、阳、乐尤为紧要。合亟由五百里驰禀鉴核，迅赐派队由卑县而赴西北各县巡历剿捕，庶声威所至，得以歼厥渠魁，解散胁从，地方幸甚。

批：据禀该令未能先事防范，咎无可辞，着即记大过三次。刻已飞饬张牧星源自惠民带同裴管带，并饬马队孟领官恩远由乐陵分拨马队驰赴该县，会同临邑刘令相机剿办。俟队伍到县，一并饬令各团长合力兜拿，以杜乱源而安闾里。切切。缴。

132. 商河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十九日到（1900年8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星源于本月十一日戌刻，在惠民接奉宪台檄饬，以据商河县具禀，该县小张庄被临邑县境解庄即谢庄拳民勾匪滋扰，饬带同裴帮带家兴，并扎饬乐陵孟领官恩远督带马队，前往会同商河县李令兆兰并临邑刘令思诚，相机剿办等因。奉此，遵即同裴帮带由武郡于十二、十三分日起行，十四日会合孟领官先后到商会晤。卑职兆兰亦奉前因，并先函会临邑刘令，约于十五日丑刻，各带勇队乡团黎明均抵谢庄，传见庄长首事数人，劝解详诘，并谕以大帅派兵除暴安良，乡民各安堵勿恐。一面查探该匪等抢劫小张庄后，连日在陵县之刘家寨围攻教民，并勾他处匪徒数股，分扎三处等情。查该处相距解庄十余里之遥，卑职星源即商同李、刘两令，孟、裴两队，刘家寨虽非商、临地界，营委虽未奉往陵县札委，而当此土匪扰攘之时，到处抢劫，愈聚愈多，自应不分畛域，剿办解散，以仰副宪台绥靖地方

之至意。孟领官恩远、裴帮带家兴，即各分队驰往。讵该匪等竟敢分股抗拒，排队迎战。自辰至午攻战三时之久，该匪力不能支，我军益形奋勇，击毙匪众约一百六七十名，生擒马匪一名，搜获余党二十一名，余皆带伤逃逸；夺获贼马一匹、贼旗大小六十余杆、刀矛器械无数。适前二日陵县吴令明昭赴刘家寨附近弹压，闻信亦至。当由该营将搜获被胁之幼童十一人，讯明释放。余十人情词支离，就近交吴令带回研讯，并该处善后事宜均归吴令办理。将马匪庞烟仔并军械等带回商河之耿家楼住宿。卑职思诚当即饬查谢庄匪首费讲仔、刘元太均被击毙，并公同讯明马匪庞烟仔。供称临邑庞家庄人，年卅一岁。在该匪股中为外首事，并勾结德州、平原、禹城各股匪等供。即商同就地正法，枭示警众。伏查此一役也，该匪胆敢排队拒战，实属罪不容死。仰赖大帅威严，将士奋迅，剿巢歼渠，不惟卑职等县境谧，乡民安堵，他处匪徒亦必闻风丧胆，不击自散矣。

卑职星源等办理完竣，即同勇队于十六日午后仍回商河。除地方事宜仍由卑职思诚、兆兰等随时会同巡缉，不分畛域，严密查拿，以期尽绝根株，而弭隐患外，所有卑职等会同剿办匪徒情形，知关宪廑，理合由马递五百里驰禀鉴核。

再，此禀系卑职等十六日在戎次拟就，专马送署缮呈，卑职思诚会衔不及会即〔印〕。合并声明。

批：此案已于孟领官恩远禀内批示，并分别记功核奖矣。仰即遵照前批办理。缴。

133. 商河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十到（1900年10月3日）

敬禀者：窃照卑职日前因追散枣园匪徒之后，无日不四路分投探，以便探明何处有匪，即往剿捕。兹于八月廿八日晚，据南路探报，柳官庄地方有外来匪徒，假冒拳民，抢掠附近该处之李家集、李官庄各居民财物情事。当即选拨马步勇队，添派公团壮丁，饬令管带县队之拔补外委张汝平偕同营典驰往弹压。二十九日黎明，先后驰抵柳官庄迤北，遥见匪等约有廿余人，因见队至，齐入庄外庙内聚集。该勇队将庙围住，开放枪炮，奋力攻击。匪众胆敢开枪拒敌，勇队乘

其不备，自庙后墙缺越进捉拿。匪等前后受敌，见势不支，夺路逃逸。经勇队奋追，擒获贼匪十一名，夺获洋枪两杆、木棍一条、棉被、棉袄、单衣共十余件。卑职提讯内有被胁附从者四名，察看年岁皆幼，尚非甘心为匪，立即释放。其七名逐一研明。匪首张二仔系青城县人，先曾在营当勇，革退后在外游荡。现因乘乱陆续纠邀伊同县人姜腊仔并同被拿获之王珠仔、刘草花仔、张狗仔、张仁仔、张勇及在逃之不识姓名共廿余人，假冒拳民，希图抢掠。本月廿六七等日，伊等先后抢得县李官庄教民孙得同、李家集民李元修等家衣物、钱文、牲口不讳。质之姜腊仔、王珠仔、刘草花仔供词相同。张狗仔、张仁仔、张勇均供并未同抢，仅随同跑腿各等供。正在复讯诣勘间，即据孙得同、李元修先后呈究，并请认领赃物前来。随将起获各赃，饬令分别认明，具领附卷，并亲诣孙得同、李元修二家，勘明被抢情形属实。

查该匪张二仔以革勇在外游荡，乘乱陆续纠邀姜腊仔等多名，结党成群，假冒拳民，抢掠孙得同等家财物，迨经围捕尚敢纠众开枪拒敌，实属愍不畏法。值此各处匪徒勾结滋扰地方之时，且经卑县带队等当场督饬勇队拿获，起获衣物器械，既已讯认不讳，复有李元修等认领原赃，即属凶暴昭著，供情确凿，自应严诛首恶，宽其胁从。遵照历奉宪檄权宜行事，拟请将该犯张二仔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从犯姜腊仔、王珠仔、刘草花仔三名，均未有执有枪械帮同拒敌，拟请从宽严禁一二年；或俟地方肃清后，酌予惩办。张勇、张仁仔、张狗仔三名，讯系随从跑腿，并未同抢，亦未分赃，仅图给予饮食，情尚可宥，亦请从宽暂行严押，俟传到该族邻讯明平日是否安分，如无另犯为匪不法，即取具保结省释，予以自新之路。除将各犯等分别禁押外，所有拿获匪徒张二仔等假冒拳民，抢夺财物讯供大概情形，并请将张二仔就地正法，从犯姜腊仔等酌量禁押取保之处，是否有当，卑职未敢擅便，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督饬勇团在柳官庄拿匪犯张二仔等十一名，分别讯办，并夺获枪、棍赃物多件，办理尚属迅速。惟此项匪犯不分首从，均应斩决。该犯姜腊仔等三名，拟请从宽监禁，未免过涉宽纵，应与张二仔一并讯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张勇等三名，并未同抢，亦未分赃，姑照所拟办理。缴。

134. 商河县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廿四日到（1900年10月17日）

敬禀者：窃奉宪台札饬，以访闻卑县与德平、临邑三县连界处所，时有匪徒出没其间，令即会哨兜拿等因。标下家兴、卑职兆兰遵于奉文后，密遣勇役四处侦探。旋据探报回称，卑境西乡边境地方有匪踪游弋情事。标下家兴、卑职兆兰复加访查，诚如宪谕，皆属逸匪潜藏，亟应设法严拿，以杜勾结之患。查此股匪徒内多系毛家寺余党，散而复聚，何处防范稍疏，即窜聚何处，方兵到之处，此拿彼窜，彼拿此避，连日往来游弋于商、德、临三县交界之间，搜捕颇难得手。

本月十八日，标下家兴、卑职兆兰复探明确约有廿余人，于是日夜在程庄聚集属实。随带同眼线，约会标下家兴选带队伍，卑职兆兰并派县带队外委张汝平亦带领县队，随同卑职等于是日夜一点钟时分，不动声色，密往掩捕。十九日黎明驰抵程庄庄外，留左哨哨官赵炳元、副哨官金普荫率队在庄外围堵；前哨哨官许启发、王振标带县队外委张汝平各带队伍进围搜捕。维时匪目吴锁仔先行闯出拒捕，经许启发等开抢击毙，匪首程狗仔夺路逃出藏匿。当将程狗仔之父程传喜格伤拿获，讯得各犯潜匿处所，分行将伙匪临邑之许七仔、德州之李玉田、乐陵之李舍仔三名在柴堆内搜获。向伊等严究匪首程狗仔下落，适该匪从柴薪窜出格斗，因被轰伤。又于邻院擒获数名，均行捆缚。

卑职等随会同提讯。此案匪徒以程狗仔为最著，未便稍稽显戮。除吴锁仔、程传喜受伤身死，饬即掩埋外，其程狗仔一名即在该处正法枭示。遂将许七仔等三名及程小仔、程劳靠仔、陈汶仔、程分仔共七名押带回县，逐一研鞫。讯明程狗仔确为毛家寺在逃犯，此次纠邀许七仔等多名阴谋抢掠，被拿辄敢拒捕格斗，业于拿获讯明后，立时正法。应与当场拒捕杀伤之吴锁仔、程传喜，均请勿庸置议。许七仔、李玉田、李舍仔三名，亦皆系毛家寺击散余党在逃未获，现又听纠聚集程庄，冀图乘机抢掠；且据供认迭次抢劫不记姓名各事主家钱物，得赃不讳。许七仔尚有旧案【可】稽，此次又听纠聚众，实属愍不畏法。今既获案讯认属实，应请将该犯许七仔、李玉田、李舍仔三

名，通遵照通饬，一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程劳靠仔一名，年尚幼稚，与程狗仔系属同族，讯系随同服役，并未为匪。程小仔、程分仔、陈汶仔三名，知情不举，旋被拿获。既先未犯案，现亦未随从外出抢掠，即属未经同行，察看均系乡愚。传同该庄牌地人等质讯，亦佥称程小仔等以前尚无为匪不法实据，出有切结。先将程劳靠仔一名，饬令保释。程小仔、程分仔、陈汶仔以上三名，不无情有可原，应请暂行管押数月，再行酌予保释，以示劝惩。所有该犯李玉田等供出之在逃各犯，仍选差勒缉，并移会邻封一体协拿，务获究办。程传喜房屋平毁。牌地庄长事前未经首报，分别责惩。在事出力队伍，卑职兆兰捐廉奖励，以示鼓舞。除将许七仔等严行羁禁外，所有标下家兴、卑职兆兰访闻毛家寺余匪在程庄甫经聚集，立即会同密往搜捕，当场格毙拿获匪犯多名，讯供分别应请正法，取保暂押各情形，理合会衔排递禀报鉴核，速批示祗遵。

再，此件禀系卑职兆兰主稿。合并声明。

批：据禀该令会同裴帮带督率弁勇，在程庄地房〔方〕先后拿获匪犯程狗仔等多名，分别正法、保释，办理尚属妥速。该令及裴帮带著各记大功二次。出力勇丁赏给功牌两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至该犯许七仔等三名，既经讯明抢劫属实，自应一并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余犯程劳靠仔等姑准照拟办理。并由该令移会裴帮带知照。缴。

135. 商河县禀 廿六年九月廿八到（1900年11月19日）

敬禀者：案查卑县前经详报县民刘钰青被亓怔仔挟嫌挖瞎两眼，放火烧伤，越日身死，凶犯脱逃一案。嗣经卑职访闻该犯亓怔仔系属积匪，与前获正法假拳民乘乱抢掠之匪首张二仔等乃系一伙。当经购线严拿去后。旋据派出勇役回县禀称，伊等带领眼线，跟踪缉至章邱县旧军镇地方，会同该县勇役，于闰八月廿八日，将该犯亓怔仔协获，就近解赴章邱县，讯供管押等情。

据经备文关准章邱县，于九月十六日将该犯移解到县。提讯该犯亓怔仔，初尚狡展，迨经反复究诘，并将前获禀明监禁之刘草花仔提

案质证，始据供认系商河县人，年卅二岁。一向在外游荡，与刘钰青素识，先无嫌隙。光绪二十四年五月间，伊因贫难度，稔知县属枣园庄李文心家有钱，起意行窃。于是月初六日，邀允素识前获正法假冒拳民乘机枪掠之青城县人张二仔、在押病故之姜脐仔，即于是夜同伙三人，伊携带洋枪，张二仔等徒手偕抵事主李文心家。门首留张二仔、姜胬仔在外等候接赃，伊一人踏梯进院，窃得耕牛，开启大门牵出逃走。被事主之弟李文敬惊起喊捕，张二仔等闻喊先逃。伊牵牛行走落后，被李文敬追及。伊情急开放洋枪，将李文敬轰拒致伤。李文敬仍行追赶，伊即弃牛逃走。追及张二仔等告知拒捕情由，各散。嗣闻悬赏严拿，伊逃往各处躲避。刘钰青与伊相识，不知如何风闻此案系伊所作，希图邀赏，串通捕役屡次将伊勾拿未获。伊因此与刘钰青结嫌，意欲将其致死。事隔两年，未敢下手。本年八月间，张二仔起意假冒拳民乘乱抢掠，邀伊入伙，伊弟即允从，伙同姜胬仔、已获正法之王珠仔、监禁之刘草花仔，并不识姓名一共廿余人。伊忆及与刘钰青前仇，起意谋杀泄忿，纠邀姜胬仔帮助。八月廿四日夜，伊探知刘钰青独自一人在大仁和庄外菜园窝铺内睡宿看园。伊携带小刀与姜胬仔潜往，乘刘钰青睡熟，用小刀将其两眼挖瞎，并放火烧毁窝铺，逃逸。后闻刘钰青因伤身死。是月廿六七等日，伊听从张二仔，先后抢得县属李官庄教民孙得同及李家集民人李元修等家衣物、钱文、牲口。伊闻拿紧急，改名李四仔，逃往章邱县境躲避，即被拿获解案不讳。质之刘草花仔，据称当张二仔等抢劫教民孙得同等家，该犯随同下手抢掠属实。检查各卷与犯供均属相符。

查该犯亓怔仔纠伙执持洋枪，行窃县属事主李文心家得赃；轰拒致伤事主之弟李文敬平复，并挟嫌谋杀刘钰青身死。复敢听纠假冒拳民，抢掠教民孙得同等家财物，实属愍不畏法，凶暴昭著。罪犯已干骈首，且系尸亲刘钰山指控之犯。现在供情既已确凿，未便稽诛。拟请将该犯亓怔仔先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再行录叙供招，拟议详办。卑职为严惩匪徒，保卫地方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犯亓怔仔既经该令提案质讯，供认抢掠纠杀各重情不讳，仰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缴。

136. 滨州禀 廿六年七月十二日到（1900年8月6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初八日遵奉宪札，饬查卑境北镇玉皇庙内，并无匪徒设立会厂，当经禀呈在案。初九日巳刻，旋据东南三十里北镇地方游砚田来署禀报，初八日傍晚，突有本地拳党在博兴等县，纠合拳民百余人，由蒲台县境渡河直入北镇，擅将已封玉皇阁锁钥撞开。当经首事劝止不服，在庙憩息数刻即率众径往城西十八里范庄等语。又同时据范庄地方李怀璧禀称，初八日初更时分，又有盐山拳目郝姓四人乘骑驰入该庄，并随带拳党数十人，适与先来拳党百余人相值，合为一起等情。卑职即分派丁役往探属实。

查卑职接奉宪饬，当于初八日黎明带领勇队驰赴北镇，传集该镇首事眼同将玉皇阁大门封锁，午后旋即回署。境内并无拳会滋扰，已经缮单驰报。讵是日晚即有渡河拳民百余人，又有盐山拳目带领数十人，先后驰入范庄，合为一起。该拳匪行踪飘忽，已于初一日禀内详呈。惟此等拳党查系内匪勾结而来，不过数人，余皆各境拳民，年小无知，被其煽惑。卑境北镇原有河防一营驻扎，又有红船十只常川巡缉。前经吴观察承恩将营勇、红船调赴利津操演，该匪等因得乘间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又拳目系盐山黑牛王庄人，计到卑境必经海丰、阳信毗连地界，倏往倏来，亦皆因要隘孔道无营队分扎之故。卑职现所招募小队实只三十名，按日巡查城关，派供奔走，尚难敷布。徒以口舌相争，屡传各路团首等陈说利害，劝谕解散。大约团首听从者居多，而拳民无知，被其煽惑，面从心违者尚复不少。倘该匪蚁聚数日，剿抚机宜，当可得手。现已飞函调请张牧星源带队前来弹压。并于灯后接据利津黄令玉成函开，曾守启埙亦准于初十日晨前率队驰抵北镇。视卑职旬日内手无五两之卒，相去霄壤。理合将今日闻报后筹备情形，先行驰禀查核，并拟恳速调重兵星驰武郡各属，以毖后患，而固边防。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批：据禀已悉。前据该牧禀称境内并无外来匪徒，仅小范庄尚有三五幼童暗习拳技。当经批饬实力查办，不得讳饬因循。旋经本部院访闻北镇玉皇庙中私设会厂，饬令查拿封禁。又据该牧查明禀复并无

私设会厂情形。复据报获匪犯李元剩一名，讯明系由庆云潜回滨州北镇地方，冒充师兄领符惑众等情。当经批饬就地正法，全案完结各在案。兹据来禀，北镇、范庄等处，又各有外来匪徒窜聚其间。然非本地设立会厂及有附和之人，外匪何从诱惑。且此次仍在范庄、北镇一带窜聚。前禀各节，其为饰匿蒙混可知。该牧若肯遵饬预为查拿，何至引盗入室。似此因循贻误，亟应严行申斥，并先摘去顶戴，以示惩儆。仍限十日会督营团严缉此股匪徒，务获究办，并出示解散胁从。倘再疲玩诿延，逾限不获，以致匪徒愈聚愈众，别滋衅端，定即从重撤参不贷。切切！此缴。

137. 滨州禀 廿六年七月廿日到（1900年8月14日）

敬禀者：本月十五日午刻，距州城六十里，据与蒲台交界之小街地方李三支禀称，十四日晚，有蒲台县北关人武生李凤五等率领拳党并博兴等县教民共二百余人，乘夜驰赴小街，与直境拳党打仗，格毙直党十余名，并炮伤勾结土匪范泳昌一名。蒲党旋即驰回。各团长督率团丁护守各村庄，不敢言喘。又据卑职所派探报，十六、十七两日，即有北来拳党先后渡河，纠集一千余人，察系直党无多，纠合海丰、阳信、沾化并卑境邻近各县拳民，声言要与蒲城北关拳党李凤五等寻仇，势甚汹涌。幸蒲城对岸北镇驻有吴协戎志宏所带河防营，并詹副戎占元所带炮船，可资弹压。

伏查武郡拳民遍地皆是，倏聚倏散。自初八日夜，直党大头目郝姓廷立窜入卑境范庄以后，因张牧星源随带步队二哨留防郡城，王统领世清至今尚未率队到境，旬日间该拳党等遂得纵横自如，往来于黄河南北两岸，毫无间阻。卑职就现所招募步队五十名，枪炮尚未领齐，以此协同团丁仅能护守城关，分派巡查，鞭长莫及，万难措手。惟有续行禀请大帅查核初九日具禀情形，仍饬王统领世清带队星驰到境，相机剿办；抑或另调劲兵前来分路填扎，以重防务。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批：已据檄饬王副将世清带队前往矣。仰即知照。缴。

138. 滨州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三日到（1900年10月6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查滨、蒲、利三处，唇齿相依，地界毗连。前因拳匪窜扰，卑境均被波及，幸蒙大帅迅派王副将世清、徐直牧际鸿、张参将勋剿拿查办，地方赖以粗安。今虽匪党已溃，深恐潜藏伏莽，窃伺动静。如王营在此多几月，不悛者势必远飏，改过者可以自新，庶不负大帅恩勤绥靖地方之至意。各州县捕务责有攸归，原不应专恃营防。惟卑职等履任未久，勇队俱属新招，训练需时，猝难合用。值此扰攘之秋，道当四路水陆通衢，设再少有紧急，临时禀调，未免缓不济急。王副将住此多日，舆论翕然，今闻队伍将去，各地方俱有攀留之意。卑职等互相函商同一情形，用特胪情上闻。应否恳请暂留王副将所部驻扎原防，以资镇摄，容俟地方谧安再行撤回之处，非卑职等所敢擅专，理合联衔会禀鉴核，伏候训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王副将世清所部营队并无调防之说，仰由该牧移会黄令等知照。仍随时会同妥为巡缉弹压。缴。

139. 利津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到（1900年7月26日）

敬禀者：窃蒙本府以准济南府卢守函开，以奉宪台面谕，以拳会藉仇教为名，自去年平原滋事后，势焰日张，目下京津一带焚毁教堂，杀戮教民，波及平民，遂与各国为难，兵连祸结，势甚燎原，不可收拾。因思止沸之策，莫如釜底抽薪。令即查明境内凡有教民，即日悉数勒令反教，取具永远再不习教切实甘结，禀报查考。所有洋教堂房屋器具一律归官。一面出示晓谕平民不准藉口仇教，再寻衅端，妄事焚掠。如敢故违，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等因。遵即分别出示，饬差传谕查封去后。旋于本年六月十九日，有奉英国耶稣教之教民孙花龄、孙红亮来城，赴识名曰学好之王小群店内探听消息，即被假冒拳民之高姓得知，私自领人赴王小群店内，将孙花龄、孙红亮、王小群捉去，并抢王小群衣物，至北关庙内藏匿。即经卑职访闻，饬差将孙花龄、孙红亮、王小群、高姓传案，孙花龄之父孙在田亦即投到，一

同提集讯供，勒令孙在田等出具反教切结附卷。

维时，卑职自量兵力单薄，高姓随从党羽二三十人，城内首事无一出头，未便冒昧将其扣留，拟俟兵力充足，再行拿办。当以好言敷衍，饬令出署；并虑及如将孙在田等即时释放，复被该匪捉去别滋事端，遂将孙在田等留在署内差房暂住，稍缓护送伊等回家。正在禀报缮写未完之际，忽于二十三日，有直隶盐山县拳匪王姓带领一百余人入境，与高姓结伙直入卑署宅门外，口称孙在田父子并王小群能否永远悔过反教，伊等看得出来，非令交看不可。卑职亲出开道弹压。该匪等仗恃人多势众，竟敢目无官长，舞刀弄枪，势将行凶。卑职固属庸材，无胆无识，但身处刀枪之中，命在呼吸之间，援救无人，不得已将孙在田等四名交给看认。讵知该匪一见，即将孙在田等悉数劫去。卑职立即督率差役县勇追捕。该匪业已出城，先后将孙在田等杀死，弃尸黄河逃逸。幸未扰及居民。连日谣言四起，忽云教民造反，忽言拳民作乱，以致民心惶惶。且饬差探得该匪等现在盘踞县属戴家庄邻境，拳匪纷纷投入，约计已有二百余人。似此情形，若不遵照土匪滋事新章严拿惩办，实不足以昭炯戒。

惟查卑县各班差役不足四十名，半多老弱无用；武营兵丁仅只数名；自募壮勇亦止二十名。前蒙宪台饬委本府与候补府曾守，督饬卑职劝办保甲团练，甫经办齐，而枪炮器械全不应手，团丁胆气亦未必雄壮。城内既属空虚，地方倍关紧要，业已两次就近禀请本府会同曾守酌拨防营五哨，饬派得力营官带领来县，约计不日可到。一俟防军到日，卑职即当与该营哨各官相机商办，固不敢卤莽从事，亦不敢畏难粉饰，自取咎戾。除督率团丁勇役严加防捕，随时禀报外，所有卑县现有外来拳匪勾结本境匪徒擅杀教民，聚众滋事办理情形，理合禀报查考。抑卑职更有请者，现在武属拳匪各处皆有，日甚一日，非有重兵严拿，无足以资制服。日前虽蒙宪台派有防营扼要驻扎，但地广兵单，未能处处兼顾。卑职审时度势，拟请宪台选派马步队各一营，随带大炮数尊，作为游击之师，先至武属，何处有匪即赴何处，会同地方官痛加剿办，俾得尽绝根株。愚见所及，是否有当，伏候宪裁。

批：据禀已悉。前据武定府曹守禀报，廿三日傍晚，该县境各处聚有教民数百人，自蒲境三义而来；并闻山洼地方外来教民千余人，

定于二十五日起事，均来利津抢掠，亦有云与会匪寻仇者，教民孙在田等现已被匪戕害等情，当经札派曾守启埙驰往查办。兹阅该令来禀系二十六日申发，并无三乂、山洼等处聚有教民情形，其为造谣生事可知，而孙在田等四人悉被匪戕，则实有其事。该令既未能预为防范，又不及相机弹压，致令外来数百匪徒闯入署中，勒交孙在田等四人杀于城外。匪势猖獗至此，殊属不成事体。应将该令摘去顶戴，记大过二次。勒限半月，严缉匪犯高姓、王姓等务获究办；一面随同曾守妥为设法筹办，勿任愈聚愈众，别滋衅端。仍将近日筹办情形飞速禀报查考。此缴。

140. 利津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三日到（1900年7月28日）

敬禀者：窃于本年六月廿三日，有直隶盐山县拳匪王姓勾结卑县假冒拳民之高姓，带领党羽一百余人，直入卑县衙署，将勒令反教教民孙在田父子三人，并开店学好之王小群，一并劫去杀死，弃尸河内逃逸。正在缮禀具报之际，是日傍晚时分，据城内团长首事人等来署面称，伊等闻知各处教民聚有数百人，自蒲境三乂而来。并闻县属山洼地方有外来教民聚集千余人，定于廿五日起事，均来利邑扑城抢劫。亦有云与拳匪复仇者，其说不一等语。卑职得信之余，本未深信。因思拳匪将教民劫去杀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致动公忿，聚众与拳匪复仇亦未可定。但事出仓猝，该团长等情词又复迫切，当即不揣冒昧，就近禀请本府与北路巡防委员候补知府曹守启埙，会商拟拨防营勇队五哨来县防捕。

迨至发禀后，卑职饬派家丁密往各处细查，并无其事。诘讯团长人等，佥云听诸传闻，并无确据。其为前项匪徒布散流言，以遂其鬼蜮藏身之计，已可概见。前请防捕之营勇本可中止，惟读宪台行府饬拿沧州在逃匪首王之臣务获惩办札文，并抄录沧州商牧禀稿，是该犯王之臣之罪大恶极，已不容诛。第查商牧禀内并未声明王之臣年岁、面貌、身材，而在此之王姓是否即系逸匪王之臣，捏称盐山县人，前来纠众回籍报复，固无从悬揣。但察度王姓行迹，大有可疑。且在卑县戴家庄结党盘踞，烧杀乡间教民两家。邻境拳匪投入其伙，约计已

有二百余人。若不严拿，诚恐日久滋蔓难图。似此情形，非防军不【能】制服。复经禀请本府查照卑职原请营哨，速即来县剿办。并虑及该匪乘虚入城，经分府张丞与卑职函会卑县相近管带河成左营营官吴志宏、河成中营营官王德坪，各抽调河防勇丁四十名，于二十四日来城帮同守护。但现奉宪台饬令河防营堵御北匪南渡，正在吃紧之际，吴营官已将所部勇丁悉数撤回原防。

今日接奉本府来谕，以据禀移请张参戎勋前往筹办，并将卑职前禀排递转禀。惟武属各邑共止马步三营，现在海丰、乐陵两县情形甚为危急，彼处防营能否照办，实属毫无把握。令即禀请宪台听候檄调他处防营前往会办，免致日久贻误等因。卑职接读之下，不胜焦急。乐、海两县既在危急，张参戎恐难兼顾，到县无期，即使抽拨，犹虑为数无多。考诸近地河防营勇，皆系常年工作，技艺多疏，骤令放枪抵御，实非所长，更恐误事。卑职每一念及，如坐针毯。且该匪盘踞戴家庄今已四日，连朝刘中口与直省拳匪投入者更复不少，愈聚愈多，日甚一日。拳匪一日不除，非独教民一日不得安生，即平民亦恐难以安枕。卑职前于禀报拳匪擅【杀】反教教民孙在田等禀内，声请宪台饬派马步队各一营，先来武属作为游击之师，值此时势再求采择。除将二次禀请本府移拨营勇原禀开呈清折外，理合禀请鉴核。俯念卑县地方万分吃紧，由省速派重兵来县痛加剿办，分别首要，解散胁从，竣事之后，再赴他查办，俾得尽绝根株，永免死灰复燃之患。则武属官民感戴鸿慈，不啻再生之幸矣，临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再，如蒙先派步队前来，由泺口坐船一昼夜可抵卑县东门外。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派王副将世清带队前往相机剿办。仰将队伍到县并近日匪情随时禀报。缴。

141. 利津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一日到（1900年8月5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初三日，将北路巡防委员候补知府曹守到县日期及率同卑职禀商督办下游下段河工吴道筹办匪徒缘由，具禀宪鉴在案。发禀后，卑职与吴道、曾守密商机宜。正在带队往捕间，即

据派出侦探禀报，该匪仍在戴家庄盘踞，因知县城内外来有官兵，连日密邀各处同党陆续前去，入伙者约有五六百人，骑马十余匹。贼械马刀、腰刀居多，长矛、洋枪、抬炮间或有之。卑职总计马步勇役仅止二百余名，实有寡不敌众之虞。当与吴道、曾守熟商至再，兵力既单未便直入贼穴。又虑该匪四窜滋扰，随将勇队分布戴家庄附近一带防拿。初五日巳刻，曾守探知该匪徒川邻庄游弋，立即饬派马队迅往跟踪环捕。并知会吴道督率河成中营王营官德坪、河成左营吴营官志宏、建字营赵营官连英，统带炮船詹营官占元，与卑职即刻各带勇队飞往协拿。追至戴家庄四里许之郭家庄，该匪正欲进庄，适各路队伍并驻卑县城内武定府同知张丞及卑县营典派出缉役踵至围捕。卑职因识首要各犯，首先擒获匪首高姓即高桀，又名高双槐、纪大帚即纪法祥、綦卯三名，并夺获洋枪一杆、腰刀二把。该三犯均头裹黄巾，腰扎红布。余匪见势不敌，均各逃散。该处相距匪巢甚近，高粱又复茂密，未敢穷追。

当将高桀等三犯押解来城，即经曾守督同卑职与候补知县阴令庆恩提犯，讯明綦卯年二十二岁，纪大帚即纪沄祥，年三十四岁，高姓即高桀、又名高双槐，年二十二岁，缘高桀、纪大帚、綦卯均籍隶卑县。一向游荡并无正业。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间，高桀与纪大帚、綦卯并在逃之高奴才、孟广厚，在北关空庙内互相撞遇，各道贫难，并闻知直隶天津有义和团拳民能避枪炮，何人打死洋人、教民，其财物均归何人所得。高桀起意假冒拳民，搜杀教民得财均分，纪大帚等允从。计探明教民住址下手各散。是月十九日，探知有教民孙花龄与弟孙红亮赴王小群店内。即邀纪大帚、綦卯、高奴才、孟广厚等赴王小群店内，搜翻孙花龄、孙红亮并无钱物。当时，攫取王小群店内衣物，并将孙花龄、孙红亮、王小群一并架至北关空庙，关紧勒赎。高桀从此自称北关大师兄，招集愚民学习神拳。旋经卑职访闻，饬差将孙花龄、孙红亮、王小群、高桀传案，孙花龄之父孙在田亦即投到，一同提集讯供。勒令孙在田等出具反教切结。维时綦卯恐高桀受责，即邀同不识姓名二十余人来署，意在恃众挟制。卑职因人单势弱，未便冒昧扣留。拟俟兵力充足，再行拿办。当以婉言敷衍，饬令出署。并虑及如将孙在田等即时释放，复被该匪捉去别滋事端。随将孙在田

等留在署内差房暂住，稍缓护送伊等回家。高桀因未讹得孙在田等钱文，心怀不甘。适有直隶盐山县人王姓即王文升带领一百余人入境，高桀得知，即与王文升入伙，并向王文升告知前情，央令帮助。王文升应允，即高桀、綦卯、纪大帚、高奴才于二十三日直入卑署，硬将孙在田等劫去。高桀复起意将孙在田等杀死，以张声威。綦卯、高奴才允从，即将孙在田、孙花龄、孙红亮、王小群一并杀死，弃尸河内。卑职立即带领勇役追捕，业已四散逃逸。高桀领同王文升先至县属戴家庄，向戴六捏称伊等系义和团拳民，专寻洋人教民，决不扰害良民，央恳暂留存身。戴六信以为真，借给闲屋居住。旋经王文升党羽齐至，高桀指挥一切，并领人于六月廿四日，赴县属崔家庄杀死教民崔学信。廿五日，赴碾李庄杀死教民李梅，抢得衣服三包。七月初一日，赴大王庄杀死教民王美名并王万氏，抢得钱文、衣物俵分。初五日，高桀与纪大帚、綦卯带领同伙数十人，自戴家庄起身探听邻近教民。行至大郭家庄，即遇官兵围捕，同伙在后先逃，伊等骤难脱身，即被拿获。王文升与同伙共有二三百人，现在戴家庄。此外，并无抗官擅杀教民及另犯抢劫不法别案等情。一再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高桀始则结伙假冒拳民，掳捉教民孙花龄等关禁勒赎，并攫取王小群店内衣物，继而勾结外匪王文升直入衙署，硬将孙在田、孙花龄、孙红亮、王小群劫去杀死；复杀教民崔学信、李梅、王美名、王万氏均各身死，实属罪大恶极。若不遵照严办土匪新章，立置重典，无足以昭炯戒。当即查明不停刑日期，会同营汛将高桀即高双槐、纪大帚即纪沄祥、綦卯验明各正身，绑赴市曹，即行正法，并将各首级悬杆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除将决过日期另文申报，并详细录叙供招，拟议详办，及仍相机严拿王文升等务获另行续禀外，所有获犯讯供惩办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查该县此项商同吴道、曾守合力剿捕，首先拿获要犯三名，讯明正法，具见实心办事，绥靖地方。应将该令记大功三次，吴道、曾守记大功一次。出力兵丁赏银二百两，由局领给功牌三张，随批给发，仰即会商吴道、曾守分别核赏，以示鼓励。仍将该犯叙供拟议详办，并将逸犯王文升等严缉务获。缴。

142. 沾化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二到（1900年7月27日）

敬禀者：窃卑县于六月二十五日午刻，突有拳匪五人自附滨境流钟口镇等处来县，面投李之顺、赵玉庆、蔺怀礼等名片三纸，口称带有五百多人，硬要在县城内将陵书院居住，安设粮台，并令县内赶为起造锅灶，搭盖棚厂，刻不容缓，早晚即行全来。当经卑职谕以书院系士子考试之所，碍难准住。伊等意甚不平，怏怏而去。次早又复聚数十人来在县大堂吵嚷，仍要在城内居住，势甚凶横，难以理论。急拟拿获惩办，而卑县兵役无多，诚恐寡不敌众，反滋祸端。且查该匪等在东南乡一带忽聚忽散，时行劫抢，毫无忌惮，若不慑以兵威，实不足以弭隐患。理合据实驰禀鉴核，迅赐札饬附近武属防营，派拨队伍来县驻扎，巡查弹压，俾资震慑，实为恩公两便。

批：据禀已飞饬曾守启埙、张管带勋，酌拨队伍，就近驰赴相机剿办。仰将该匪情形随时禀报查核。缴。

143. 沾化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初九到（1900年8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毓崧、标下勋前在海丰查明北营庄被害各户男妇、大小，分别赈抚，一律妥竣后，即将拟办拳匪，肃清东省地面情形，会衔禀明，并声明派队巡缉流钟口在案。窃查流钟口为沾化、滨州连界分辖之地，屡闻该处设有总拳厂，附近滨州、利津、阳信、蒲台各州县拳匪均听调遣。曾由卑职熙一面下乡查禁；一面通禀各宪，并函商海丰县管令代约标下勋前来弹压各在案。

标下勋即派队来此巡缉。该匪等闻大兵将至，即各纷纷潜匿。比队到时，街面十分安静，并无拳匪踪迹。惟因海丰吃紧，各路纷纷请兵，恐有调用，即饬赶回。讵大队甫行，该匪等旋即回厂，并在附近各处肆行抢掠。卑职、标下等闻信后，或派妥探，或购密线，分投前往查蹑，侦知该匪设厂的所，并匪首姓名。正拟驰往剿办间，适接北路巡防营务处曾守转由武定府曹守寄函，以奉帅札饬往利津，会同标下勋查办该处土匪。该守已由水道顺流而下，一面飞嘱标下勋速即带

队往赴。查由海往利共一百五十里，至流钟口七十五里，乃适中必由之路。因拟先至该处查办此事。一面仍由曹守飞告曾营务处，如有警信，速即送至流钟口卑营，以便前往接应。卑职毓崧、标下勋公同商酌以流钟口拳匪，兵来则散，兵去复聚，非轻骑简装，不能掩捕。且既拟剿办此股拳匪，则凡擒渠魁，捕余党，解胁从，安地方，一切事件，断非一二日所能了，一、二人所能办。万一该处事尚未竣，而利津忽有警急，势难兼顾。伏念卑职毓崧虽无查办该处之责，然大局所关，岂能畛域相视，特偕卑营同往，以便分办。标下勋如往利津，尚需时日，则卑职毓崧即在此办毕此事，赶回海丰，帮同管令等照料，以免疏失。因于七月初一日夜十一点半钟，标下勋率领前哨弁兵，并另挑精壮队伍两棚，卑职毓崧随带护兵十名，同时拔队起程。海丰留汤帮带督率左、右、后三哨，会同管令防守。天明行抵沾化县。即与卑职熙晤商各带探线，卑职熙并带队役人等驰抵流钟口。该匪等党羽最多，耳目最灵，甫将入庄，则该匪等已将厂门封闭，相率逾垣，偷渡徒骇河，往滨州一带逃逸。经线指明，仅余匪首靳盛然及余党数十人断后，卑职、标下等赶即各率所部四面兜拿。因我军人众，不敢拒捕，弃械易装，四散纷藏。旋于高粱棵内将匪首靳盛然缉获，并获余党十二人。随即回庄径扑该厂。共计房屋相连五所，内安坛一所，房上墙排列巨炮，严若拒敌之状，余供屯聚粮食、柴草、牲口等项之用。房外又搭棚厂一个，约地五亩余。因毁门入内查抄，计抄出大铁炮两尊、大抬枪六杆、火药五坛、伪敕二道、印戳五种、黄令旗一百余面、腰牌、黄、红包巾无数，并脚镣铁链等项。又花名、银钱、赃物、粮食、饽饽各项账部八本，朱书黄妖符数千张，大车七辆，各项粮食数十石，新蒸馒首一百余斤，猪七个，男女衣物二百九十四件。当由卑职、标下等将该匪首靳盛然公同会讯。据供年三十岁，滨州城北靳家庵人。向习邪拳，各项符法无一【不】通。字号乃第一乾卦最尊之字。前在家中安坛，为滨州大师兄，煽惑数百人。兹于六月率党来此，与沾化大师兄赵玉庆等共安总拳厂。并至附近马王庄商家、陈家抢掠杀戮不讳。因查所抄花名簿果有靳家庵大师兄靳盛然姓名，并于该匪裤内搜获心红兜、黄包头、黄腰巾等件，其为匪首无疑。

伏查该匪首设坛架炮，聚党煽惑，杀掠奸淫，形同叛逆。且于匪

众全逃之时，竟敢断后。被获后仍将包头等件潜藏裤内，尤为怙恶不悛，甘心为匪。且全庄首事人等，咸指认为匪首。供证确凿，并无闪饰。卑职、标下等再三研鞫，矢口不移。若不从严惩办，何以寒匪胆而警效尤。因公同商酌，从权照土匪例即时就地正法，于该设厂处枭示儆惩。馀犯十二人虽同时被获，然未将包头等件搜出，即无为匪确据。且首要已办，馀党诛不胜诛，亦应设法解散。已由庄长首事联力名保，出具永不为匪切结，概予释放。除将该棚厂即行平毁，军装各项移存县库，其馀赃物分别由庄长、首事、保令、失主领回，粮食赈济贫难各民外；所有卑营抄剿流钟口总拳厂并会拿匪首靳盛然，照土匪例惩办各情形，是否有当，理合会衔驰禀鉴察示遵。

批：据禀已悉。如案昨据张管带禀报，已将该管带以统带记名，遇缺派充。该令及陈令毓崧各记大功一次，以示优奖矣。仰即查照前禀批饬妥速办理。并移会张管带、陈令知照。缴。

144. 沾化县会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十到（1900年8月4日）

敬禀者：窃卑职、标下等于七月初二日会抄卑境流钟口总拳厂，当将匪首靳盛然拿获，照土匪例就地正法，业将办理情形会禀在案。伏查该匪首靳盛然曾供有流钟口为滨、沾两处分辖，故前与沾化大师兄赵玉庆公于该处设立总拳厂等语。卑职熙并查前至卑县署投片要索之匪首三人，即有赵玉庆在内，亦经禀明在案。又查前在该拳厂所抄花名簿内，首列沾化赵家糖坊大师兄赵玉庆字样，是赵玉庆为沾化总匪首无疑。卑职、标下等因于七月初三日十二点钟，各带兵队会同驰至赵家糖坊，四面兜拿。讵该匪首自流钟口漏网，回庄一视，即往滨州、利津一带勾匪，希图再举。以致扑奔该庄，仅见该匪之父赵海龙于所设拳厂内替子焚香。并搜出大小洋枪五杆，刀械五十余件，红兜、包巾、腰带无数，花名簿二本，黄纸妖符数千张，可见该匪父纵子为恶，明知流钟口拳厂被抄，犹复明目张胆替子焚香，不自封闭，实属怙恶不悛。因将匪父拿获严讯。据供儿三人均习邪拳，女一人习红灯照，各儿甫出外未回等情不讳。因将该匪父由卑县严押，勒令交出伊子玉庆，再行酌释。并一面由卑职、标下等分派探线，严拿

【匪】首赵玉庆，务获从重究办。除将查抄各赃移存县库外。理合将掩捕匪首赵玉庆未获，仅将纵子为恶匪父赵海龙缉追各缘由，会衔具禀，恭候鉴察，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赵海龙纵子为恶，殊属胆玩。应勒令交出伊子玉庆到案，再行酌办。仍一面悬赏购线严缉赵玉庆务获究办，勿任远飏滋患。并由该令移会张管带、陈令知照。缴。

145. 蒲台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八到（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于本年七月十三日，突有东来义和拳民百数十人由卑县经过。业将派拨勇役弹压出境，沿途尚无骚扰缘由，禀宪鉴在案。兹于本月十五日，据卑县派出巡路勇役报称，现有由北而来拳民，在城北关玄帝阁上住歇。该勇役查看即系前日东来过境北上之拳民，人数又多三百余人等情。卑职当即饬派勇役前往弹压，一面谕饬该团董、首事人等赶往劝导解散。旋据该拳民等回称，伊等前日过此本欲赴北助战，乃因直境匪众道阻，未能前进。是以折回在此，不过借住一宿，明早即行起程回青，决不敢滋扰等语。该团董、亦即分派团丁人等前赴该处严加防范。讵该拳民等于次早并未起身，仍踞该处阁上，时聚时散，毫无忌惮。现在虽属安分，尚无滋扰情事。惟目下拳民遍地，第恐将来逾聚逾众，日久难保不别滋事端。况该处临城较近，实未便任其逗留，致滋蔓延。而卑县又无兵力，尤不敢遽行驱散，以致激成衅端。卑职随又谕饬该团董首事等复往再三开导，无如该拳民竟置之不理。该团董等察看情形，势欲久踞此阁作为巢窟，一时断难解散。卑职再四筹思，实无良策。惟有据实具禀，仰恳宪恩迅赐拨派队伍星驰下县弹压出境，俾得免生事端，实为公便。临禀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批：据禀已悉。县城附近既有匪徒麇聚，照应督饬绅董设法解散，何得任其久聚，殊属办理不善。仰候札饬督办下游下段河工吴道承恩，就近查看情形，相机筹办。倘仍抗拒不散，即行拨队兜拿。仍一面责成该令妥为防范弹压，以固城防而遏乱萌。缴。

146. 蒲台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九日到（1900年8月13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于本年七月十三日，突有东来义和拳民百数十人由卑县经过。业将情形径禀宪鉴在案。忽于十五日据卑县派出巡勇报称，前日东来过境北行之拳民辄然返回，约有三百余人等情。卑职遂饬团长、首事人等赶往劝导解散之际，旋于十六日傍晚时分，又聚多人。目下拳民遍地，第恐将来逾聚逾众，日久难保不别滋事端。况该处临城较近，实未便其蔓延。而卑县又无兵力，尤不敢遽行驱逐，以致激成衅端。卑职随又谕饬该团董、首事等复往再三开导，无如拳民竟置之不理。该团董等察看情形，势欲久踞此处，作为巢窟，一时断难解散。卑职再四筹思事已危急，由马递呈递一份，恐驿路迟延，谨派专差投呈一分，以期迅速。恳请恩准迅赐派兵下县，以济倒悬而免事端，实为恩公两便。临禀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批：昨据该令禀报，当经札饬督办下游下段河工吴道承恩，就近者查看情形，酌量筹办。吴道现已回省。又分饬王统领、沈管带督率勇队驰往剿捕。仰俟到日，迅即会同妥速缉办，设法弹压，勿任蔓延滋患，是为至要。切切。此缴。

147. 蒲台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到（1900年8月15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突来拳民四五百人，占踞城关北阁，经卑职等屡向设法劝导，未能解散。乞赐派队下县弹压出境，免滋事端缘由，业由卑职禀报两次宪鉴在案。兹复据派出巡路勇役探报，现在南北两岸拳民各聚千人，因彼此挟嫌，亟欲构衅等情，已隔河各执枪炮相拒。查南北两岸渡口，幸经卑职等先期移会北岸河成左营吴管带志宏并滨州州判李炬，将各岸船只悉调别口，致若辈无从过河，是以尚未接仗。惟查各岸拳民逾聚逾众，察看情形，一时势难解散。卑职等再四筹商，实无良策。第事在危急，惟有据实具禀，仰恳迅赐饬派队伍下县弹压，以解倒悬，斯城斯民，邀蒙大帅再造之恩。临禀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批：据禀已悉。匪徒窜扰，全在各牧令设法筹办，消患未萌。乃竟迭以事在危急，实无良策等词率行禀渎，试问该令所习何事？先事不能预防，事起又一筹莫展，实属庸暗。着先摘去顶戴，以示惩儆。仰仍遵照前批会商王统领、杨统带等妥速剿办，认真弹压。一面并会同南北两岸营委各员严防渡口，勿任过河，以杜窜扰，而免贻误。缴。

148. 蒲台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四日到（1900年8月18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十六七等日五百里排递，拳匪聚众，未能解散，危急万分，业经禀报各在案。于十七日逾聚逾众。卑职即饬队长程增吉整备新募勇队六十名，并调南乡团董程果共团丁数十名分防城关，以资防守。

正在焦灼之际，适李中堂差官王游击国风由烟台登陆道经。卑职此时不敢擅离，商乞王差官过河解散。旋据称，城北所住大刀会首李凤梧与河北所住之拳首崔姓二家挟嫌，缘前数日李会首戕杀义和拳数人，激成衅端，以致崔拳首哨聚党众攻击。李匪徒等始知李会首前日托言赴津助战，被崔拳首截回，仍退聚城北，不能辄然解散之故，实因崔拳首已将南北两岸严密分防，将李会首困在夹河之内，四围剿捕。十八日巳刻，忽闻开炮，卑职遂急登城遥【望】北岸崔拳首拨船数只，从上流而下，持械登岸，在城西北沙岭一带与李会首见仗。卑职在城集商同城文武营典、绅董等，饬在城上喊谕各民人等勿得轻动，致被误伤。遂派队长程增吉带河防左营勇队二十名、自招勇队六十名出城防堵，以御该匪窜扰城关居民。该队甫至北关，侦探据称李会匪后路亦已退败下堤，恐临城关过近，有妨居民。该队长振齐队伍，竭力抵御，见其会匪人力稍解，乘隙开枪击匪徒四十余名，战至未时，余匪尽行东窜。崔拳首占踞河堤之上人数较多，卑职兵力实单，恐激事端，未敢轻动。遂饬该队长督队退据北关，以防不虞。是以合城人民均未损伤。卑职即派首事尽力解散，而崔拳首置若罔闻；迫出无奈，卑职遂带家丁二人亲见崔拳首等剀切开导，现今李会匪已死，即宜各归各庄，勿再骚扰。并导以夹河之内，粮道不通，赶为解

散，以免受困等语。惟该崔拳首仍坚不听，反借口刀会未靖，必须数日剿办清楚，方能遣散。卑职再四筹思，斯城民心裂，如不急速退出，夹河以内何堪再受骚扰。惟移请管带河防左营吴副将志宏就近派队弹压，又恐该拳首闻风激诈，遂请吴副将减从过河，并力开导。至十九日申刻，崔拳首方行南北分退。

卑职赶饬首事地方等，将击毙会匪尸首详细查阅，内有匪尸披发黑巾，身中数弹，地方等曾认系会匪头目李凤梧。饬将该匪首级悬杆示众，其余匪尸随即掩埋去后。旋据地方刑仵报称，青州人十居八九，至面目均被血污，亦难即刻分辨。窃思会首李凤梧虽死，其党未尽，势必图报，若不预防，恐贻大害。二十日，河防建字各营各拨二三十人来县防堵，稍渐安稳。奈卑县东三府大道绵长百余里，所招新勇六十名，恐不足以资镇慑，伏望宪台俯念斯民惊恐之后，心胆俱裂，恳请迅赐拨派队伍星驰下县，以安民心，而靖地方。所有拳会各匪聚众构衅，开仗轰击，并勇队攻击后路共杀毙会匪七十余名大略情形，除卑职竭力筹办，以堵疏虞，俟查明有能认清系何名姓，有无居民，再行禀报外，理合驰禀鉴核。

再，卑职前将南北两岸船只悉调别口，河道不通，是以禀报稍稽，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两匪互攻，何得引以为功。仰仍随时会同防营设法解散，相机剿捕，勿任私斗滋衅。切切。此缴。

149. 蒲台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廿九日到（1900年8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维翰前于本月二十二日报，曾将滨州马店各匪窜至卑境城东南双台，与该处外来土匪聚集情形禀明。标下勋亦于二十日将蒲台告警，率队驰剿情形，禀报各在案。标下当于二十一日夜率领左右两哨，并挑前、后哨精壮两棚，由海丰拔队，于二十三日六点钟抵蒲。标下世清于二十一日由省率队半营，由泺口顺流乘船而下，于二十三日十点钟与卑职际鸿同抵蒲台。两营分扎黄河南北，均由卑职维翰先后接晤。告知各匪于十九日自相残杀后，即由城东南逃窜，现均窜聚双台地方，约共三百余人。时滨州萧牧亦到北镇过河，先后

与卑职、标下等晤谈。指告该州马店匪首金玉胜、王文升已率党五百余人，于本日窜往双台，与前来土匪聚集一处，约共九百余人。并据标下、卑职等分投派人往侦，旋据回报，亦均相符。

标下世清、勋随即彼此互约，定于是夜分往双台痛剿。查由蒲往双台尚隔一河，当由卑职维翰饬役将该处渡船调集河北，以断该匪来探之路。且队到即可趟渡。标下勋随率全队于是夜一点钟拔队，赶抵双台，时已四点钟矣。标下勋自率奋勇四棚由前面，派左哨正、副哨官、右哨官分由左、右、后三面各率队四棚分扑。该匪所踞玉皇阁台基计高八丈余，前有坡路一道，宽约五尺余，可容二人并肩挤上，路外尚有四五尺濠沟，水深数尺。后面埋有梅花桩，为该匪布置退路。台边四面均有砖砌围墙，高约丈余。中为玉皇阁，高约二丈余，阁顶四角均有大炮。时天尚未明，标下勋督率队伍衔枚疾驰，直相距数武，匪当时觉，即开巨炮轰击我军。标下勋坚嘱各弁兵四面严密合围，开枪痛剿。接仗二时许，全队均越濠齐集台下，轰毙匪党甚众，终以地势险峻，我军仰攻匪易，且甫至台边，该匪即以砖石下击，不能得手。因挑奋勇十名，每名格赏二十两，随标下勋由前坡路鼓勇上攻，连攻三次，受伤五人，迄难得手。标下勋适寻有大车上装料簸箩，因覆于顶，亲率奋勇冲上。该匪揭瓦抛砖，遂为所格，不复伤人，始将守台悍匪击毙十余人，乘隙跃登。队伍相继而上，各匪遂皆退集玉皇阁上。墙厚五尺，阁高二丈，房外四面均有墙垛，安设抬炮，仰攻终难得力。且各匪均分守门窗，各路甫至近处，该匪即以火药包掷击，接仗又一时许，仍难攻上。标下勋复又挑奋勇八名，每名赏格十两，始随标下勋夺路冲入，四面搜剿。计共毙匪五百余名，总匪首王文升、金玉胜，军师李姓即在其中，其余小匪首不计其数。一鼓聚歼，无漏网者。外抄获大炮四尊、劈山炮八尊，火枪十六杆、黄令旗、黄包头、黄腰带、红兜、刀械等件无算；马廿九匹、牛一头、驴两头、大车二辆，衣物、粮食无算；火药五罐，哨子无数。我军弁兵亦共受头、二等伤十五名，受微伤者尚多，不在其内。应由标下勋另案呈报。

标下世清亦于一点钟出七成队，派聂先锋官汝清率领右哨官桑建逸、后哨官周自绍督队赶往接应。其时车马起〔早〕未到，该官长等

皆步行前往，极为奋勇。卑职际鸿、维翰分带护勇县队，亦均先后赶到。因见标下已攻破匪巢，十分得手，亟须生擒各匪，因彼此商定所有接应队伍，均分布四面兜拿逃匪。前经声明生擒二百余名内，有标下、卑职等会拿五十余名，余匪悉由标下勋先时擒获。业将年幼被胁，在十六岁以内，获匪百余名，饬令改过自新，当场释放。其余六十二名押回县城，内有大师兄魏青峰或云祁姓，又小匪首数名。半途因伤身死六名，仍余五十六名。业经公同会讯，分别轻重，斩决、杖释，容俟卑职等另案禀请帅示。

伏查此次匪党半系海丰、流钟口、阳信三处漏网悍匪，字号均第一乾卦。所有各处著名首恶，如金玉胜、李军师、魏青峰等，【四】处煽惑，前在蒲台各县肆行抢掠，杀戮无辜，其惨毒之状，仿之明贼张献忠，亦不是过。又前沾化赵家糖坊逸匪赵玉庆之弟赵玉山，现已受伤被获。询据自称已在盐山为大师兄，来此勾结各匪同往沾化狱中，拟将伊父赵海龙劫去。伊兄玉庆已逃往京津。该匪首赵玉山亦随因伤身死。是各处匪党迄难肃清者，皆由各匪首怙恶不悛，往来煽惑所致。且恃其猛悍，并有枪炮得地利，故敢公然盘踞，抗拒官兵。今竟一网打尽，实足张帅威而寒匪胆。且标下勋自得胜后，该处附近廿余里村民，均箪食壶浆，来献不绝，咸恨各匪滋扰焚戮，深感大帅派兵剪灭之恩，从此滨、蒲一带，可渐安谧矣。标下、卑职等仍当督率弁勇，分投布置照料，以防另有他匪窜扰。除将炮械、令旗等件移存卑县库内，赃物分别给还本主，并变价充赏外，所有标下世清、勋各带队伍到防日期，并与卑职际鸿、维翰会同兜剿窜聚卑境双台悍匪，悉数歼除情形，理合会衔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张参将勋、王副将世清、徐牧际鸿，先后督饬弁勇前往双台兜拿，当场格毙匪徒五百余名，总匪首王文升、金玉胜等即在其中；又生擒一百余名，并获匪首魏青峰；起获枪械及赃物多件。实属和衷共济，勤奋有为。张参将勋迭著勤劳，尤属有裨大局，应将该参将记大功三次。该令与王副将、徐牧各记大功二次。马哨官新元身受砖伤，亦著记大功二次。其余后路左营左、右两哨哨官，前路右、后两哨哨官及聂先锋官，均各记大功一次。受伤弁勇照等给予养伤银两。张参将所挑奋勇，照格给予赏银，已分饬先锋粮饷

局、善后局核发。所有在事出力勇【弁】另加赏银三百两，空白功牌二十张，会同张参将查明分别核给，并择尤禀候存记汇案保奖，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赏银备文赴善后局具领。所获匪犯魏青峰等五十六名，迅即会讯确供，分别议办。仍严缉逸匪务获究报。缴。

150. 蒲台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到（1900年9月4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前因外来会匪占踞城北玄帝阁，与河北拳匪挟嫌勾衅，致激扰乱。业经会营剿捕击散，地方安谧缘由禀报宪鉴。并声明俟各匪尸内饬认有无居民，再为抚恤，容另具报在案。卑职于发禀后，查悉该匪先于十六七等日占踞北关，经卑职屡饬团董首事前往劝导解散，置若罔闻。该匪恐被拳匪沿河有埋伏截击，是以未敢遽行窜散。十八日，卑职探得该会匪暗地由博兴陆续纠来土匪百余人，因恐人数单薄，暗中又煽惑本地乡愚，诱以钱文，胁以利害。无知愚民竟被诱胁者不少。卑职惊悉此信，汗背交加，赶即密饬该团董事等复往解劝。其素属良民者，听劝即散。而内有贪利顽梗之徒，借可恃为护符，尽被驱供。该会匪甚至逼令沿堤妇女上埝辱骂拳匪等情。以致两匪隔河彼此攻击。及至拳匪于上下游分渡过河，与会匪互相敌杀，该愚民始参杂会匪纷纷逃避，有伏藏苇坑、青苗之内，旋被拳匪搜获，立时砍毙者；有受伤不能动移者；有沿堤被匪砍伤殒命者，约计共有百数十人。

卑职查悉前情，随即带刑仵亲诣督饬该处首事地方，前往沿堤并苇坑内，逐一查勘验明各尸。内有头裹青巾，身系八卦白兜，腿扎红带者，显系会匪不计外，其余有受伤毙命男子六十八名，有身未受伤在苇坑内淹毙妇女二十一口外；有受伤不能动移者男女共廿名。遂饬查传各亲属纷往，均能指认明确者，委系被匪砍伤身死，情实可悯。随将受伤者先饬各亲属抬回养伤，其毙命者之各尸亲内，查有实系赤贫无力棺殓者，当经卑职捐廉购备棺木，饬发各尸亲贫者具领，先行殓埋，并谕俟后查明再加抚恤。正在饬查间，旋据北关地方李学书禀，据北堤居民程丰等先后投称，该居民等前因两匪互击，先期逃往远处躲避。现经各自回归，瞥见家中妻女有被匪砍者，有受伤身死

者，嘱为报验等语。往看属实，合报勘验等情。并据各尸亲程丰等呈同前由各到县，复经卑职随带刑仵亲诣该处，查明被害各户，逐家查验，共受伤身死妇女大一十七口，小八口外，有受伤妇女大小共八口，其已死者当场优加抚恤，按每大口发给京钱六千文，小口俱按大口减半，分饬各尸亲具领殓埋外，有受伤者八名，亦即当场每名抚给养伤京钱两千文。共发给抚恤京钱一百四十二千文。一面会督同城及公正绅董首事人等，前往沿堤一带确切查明，被害各家共七十一户，分别轻重。其有被伤人口者，除已由卑职捐给棺木并当场已给抚恤钱文外，其余五十四户按每户再加给抚恤京钱四千文。其仅只受伤者男女共二十名，仍按每名抚给养伤京钱两千文，以昭公允。共放给京钱两百五十六千文。连前统共放给抚恤京钱三百九十八千文，均由卑职挪款，先行查明分别轻重，核实捐放给抚恤京钱，以慰民心。

惟卑职蠢懦无能，以致黎庶遽遭杀害，实属罪无可辞。第事已如此，决不敢规避处分，稍涉隐瞒，凡有天良，尤不敢以昧含冤，藉图幸免。惟有据实具禀，伏乞宪鉴。至挪垫抚恤钱文，已由卑职捐廉散放。卑县虽属下下苦缺，亦决不敢仰邀奖叙。除将卑县沿堤居民被匪扰害各户姓名、大小口数、挪垫抚恤钱文，造具细数清册，另文申报外，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缴。

151. 蒲台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七到（1900年9月10日）

敬禀者：窃卑县于七月十八日因两匪挟嫌构衅，互相攻击，卑职会集同城绅董守御，击散匪众，抚恤黎庶，迭禀报各在案。当经张参将勋、王副将世清、沈领官金玉及徐直牧际鸿，陆续带队剿捕弹压，相机布置，井井有法。如连剿双台、小范家、台子李家等处拳匪，罔不着手凑效，屡战屡捷，不特卑职钦佩莫名，即远近居民亦颂声载道矣。但擒获巨匪虽就显戮，而逃窜之余党尚多伏莽。况若辈闻兵来相散而为民，闻兵去恐聚而为匪。始则以抢掠洋教为名，并祸延及平民；继则挟制官长，胆敢抗拒官兵。剿捕之余，与官为仇，势必纠众图报，如前任滨州萧牧，于前六月间正法李元胜一名，河岸南北拳厂

尽撤，俟队伍复回，惠民复聚，党众更甚于前，此明证也。

蒲境滨临大河，当南北之冲，为东三府商旅必经之路。况今京津逃民络绎不绝，若不预为严防，恐贻患更不堪设想矣。再四思维，莫如暂为留防弹压，上可以保城池，下可以靖闾阎，庶边界之伏莽闻风远遁，本境之颛氓改过自新。可否仰恳大帅垂怜斯民，迅饬王副将等队伍留防，俟地方稍戢，民心稍固，渐次撤防，庶可无虞。卑职承乏蒲邑，际此时势【维】艰，决不敢借资兵力稍耽安逸。所有捐廉抚恤，以慰民心，留营驻防，以固舆情。除会同王副将等竭力剿除，以绝根株而杜后患外，惟有小心翼翼，以期地方安靖，仰答高厚于万一。

批：据禀已悉。剿办股匪可以会合防营，查拿首要仍须责成州县。仰即趁此兵队未撤之际，悬赏购线严缉著名匪犯，务获究办，以资惩儆而尽根株。各营尚须兼顾边防，未能久驻该县境内也。此缴。

152. 蒲台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十九日（1900年9月12日）

敬禀者：窃查拳、会两匪自相仇杀一案，会匪本无多人，拳匪则调齐各庄悍党，而后成此巨祸。事前以小范家、北镇为根据，事后分窜双台子、李枣子、李包袱、李田镇等处。业经次第剿平，不啻聚而歼旃，谅亦无能再为勾结。小范家已由张参将勋拿办示惩。北镇一带多有家无停柩穿孝夜哭者，是匪徒死亦不少。惟闻北镇总匪首于和竟尔漏网，正在设法密拿。本月初三日标下金玉擒获奸细王二牛一名，送交卑职际鸿、维翰审讯。当有民人王汝桓喊禀，其女是王二牛砍杀。该匪身穿新裤，详细察验，内藏旧裤一条，有红色痕迹，无可饰遁，始行吐实。卑职等遂退堂屏书差，讯得于和并小匪首刘连升、吕小柱藏匿处所。卑职维翰赶派眼线，卑职际鸿立即带同回营，告知标下世清派人分拿。聂先锋官赴机迅速，手擒北镇总匪首于和，并搜出洋手枪两杆。刘连升亦同时被获。当晚由卑职名洋派役拿得吕小柱，即送营次。至会匪首李凤五虽已毙命，而当日势极猖獗。悍党皆立有悖逆名目，程守训其尤著者也。卑职维翰查明程守训逃赴利津城内，即带干丁并由标下世清派勇十名，持函知会利津贺令一同协拿。十二

日擒获程守训、程守德解回。又在蒲境会营捕得小会匪首李学书一名。

以上缉获各要犯，标下、卑职等先后会讯。王二牛供认从匪过河杀掠。于和供认系北镇总匪首。刘连升供认系拳匪小头目。吕小柱供认系领匪众四十八人之首。程守训供认系会匪总办军务。程守德供认系会匪帮办粮台。李学书供认系随同会匪出队。标下、卑职等公同商酌此等著名土匪，众目昭彰，难稽显戮，已将该犯六名立予正法，以示儆惩。现在地方民气渐靖，已无习拳不散等事。除仍严查务获余匪外，所有缉获拳会各要犯讯明正法缘由，理合禀请查考。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先后拿匪犯王二牛及匪首于和等六名，均经讯明正法，具见缉捕勤能，殊堪嘉尚。该令著赏还顶戴，宽免奏参处分。王副将、徐丞、方牧、沈领官，各记大功二次。聂先锋官记大功三次。在事出力勇役赏银一百两，功牌十张。赏银先由该令垫发，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功牌随批饬发，仰即查收，会同王副将等择尤填给。仍饬严缉逸匪务获究报，迅由该令分移知照。缴。

153. 蒲台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廿九日到（1900年9月22日）

敬禀者：标下、卑职等探得滨境之索家庄匪首索开龙、张家庄匪首张雪，均由高苑骑马逃回本庄。标下世清立即购线派弁改装往拿。于本月二十一日将索开龙、张雪擒到，并获贼马二匹。又会匪法官成鸿庆系匪首李风五之悍党，访闻逃赴昌邑境内。标下、卑职等商派弁勇带同妥役，持票踩缉，亦于十九日押解到营。公同严讯，索开龙、张雪二犯供认，曾在田镇一带抢杀，经官兵击散，窜赴高苑，畏拿潜回。成鸿庆供认，曾随李风五为法官兼办粮台。标下、卑职等当以法无可宽，立予正法，以示儆惩。所有缉获要犯三名，讯明正法缘由，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该副将等先后拿获索开龙等三名，讯明正法，并起获贼马二匹，缉捕尚属得力。该副将、徐丞、方牧各记大功大【□】次。马匹变价充赏，并随批饬发功牌三张，以示奖励。仰仍随时会同认真巡缉弹压，并由该副将分移知照。缴。

154. 济南府德州禀 廿六年五月十七日到（1900年6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月初访闻直隶保定府所属州县及涿州等处拳匪，冒充义和拳团练，到处滋事，焚铁路、毁电杆，烧教堂，戕统领，无恶不作，势甚猖獗，深恐潜窜勾结为患。即经预为防范，严查保甲团练，一面派人分往侦探，并向景州、吴桥一带故城各邻封函查去后。只以事属传闻未确，故不敢冒昧上渎，致涉张惶。兹准景州以拳匪蔓延愈广，猖獗尤甚，将近日所闻情形，分条函复。并探闻京城内外拳厂林立，滋事之匪，股头甚多，每股不下二三千人。天津洋兵会集，人心惶惶，浮言四起，并传闻富庄驿已见拳匪。该处距州境仅隔阜城、景州。东省饷鞘亦自前途驳回，暂存卑州库内，另由委员具禀请示。

卑职伏查直省为畿辅重地，拳匪猖獗日愈甚，将近日所闻京师近日大局攸关，必有痛加惩创之议。然一经剿办，官兵胜则拳匪难窜，拳匪胜则滋蔓邻省，势所必然。卑州与直省唇齿相依，适当其冲，信息如是紧急，筹防不容稍缓。虽现有佐字营数哨堪备不虞，苦于卑境一片平阳，无隘可守，且闻拳匪每股有数千之众，枪炮马匹一应俱全，设或勾结南来，亦恐非数哨步勇所能抵御。现在正值换防改制之际，合无仰恳宪恩俯念地方紧要，先行派拨马步劲旅各一营，飞州协同佐字营分扎各边界，以资镇慑而严防堵。一俟直省拳匪稍戢，信息稍松，即行禀请将佐字营调省改换营制。卑职系为思患预防起见，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会同防营及同城文武严密巡查，设法防备，并仍随时查探直境各州县情形禀报察核。

敬再禀者：卑境为山、湖两路汇合之区，南来饷鞘间日不断。兹涿州被占，已据该州移文请各处截留。而运河一路闻津沽迤南亦有匪迹，设改水路亦恐不便。万一南饷纷纷抵州，均拟由河路前进。则卑州麇集各饷进退无据，在在可虑。惟有仰恳宪恩札饬山、湖两路各州县，遇有银两，沿途截留，分之则见其少，亦易照料。一俟饷道通畅，再行前进，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批：据禀已悉。直匪蔓延愈广，猖獗愈甚；东省毗连直境，亟应

严密设防。现已分饬武卫右军及先锋队右路各营，先后开往该州驻扎，直匪如犯东境，即行痛加剿捕。仰该牧会督营团，妥为防范，认真缉查，勿任直匪潜窜沿边各庄社，私相煽惑，勾结滋患。另单禀陈截留饷鞘一节，山、湖两路各州县，均无兵队防护，尤为可虑。该州将有重兵屯扎，所有截留各饷，仍以暂存州城库内为妥。此缴。

155. 德州禀　廿六年五月廿日到（1900年6月16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闻直省拳匪猖獗，将景州函复八条录折禀呈宪鉴，并恳速派劲旅来州，以资镇压。声明仍随时查探情形，禀报在案。连日派人侦探，兹准景州函复：接据梅如筠军门十五日函称，迩来匪情势仍猖獗，津京均有洋兵，保定一带事已燎原。聂军门在落垡与匪接仗，拳匪死者甚众，官军亦有伤亡。京津电线已断，自初十日后，声息不通。津南静海一邑，几成拳匪巢窟。沧州谣言四起，人心惶惑。献县东、西两乡拳厂又炽，逃避教民赴总教堂者数千人。彼军分防南路各州县，有顾此失彼之势。幸闻已奉谕旨令董、马两军会同聂军剿捕，或者尚可补救等因函复前来。卑职伏查献县、静海、沧州均系京津赴东大道，距卑州约三二百里，既有梅军分扎，或不致遽行南窜，然匪势过盛，又有洋兵作梗，防范更宜加紧，劲旅速来，曷胜翘盼。除仍随时查探禀报外，所有查明近日直匪情形，合再驰禀查考。

批：禀悉。前次派往队伍已驰抵该州境矣。俟队伍调齐，仍即陆续派往。仰即知照。缴。

156. 德州禀　廿六年五月廿二日到（1900年6月18日）

敬禀者：本年五月廿日，两蒙宪台札饬，以准直隶督宪电开，接美领士若士得函称，山东德州并庞家庄有公理教堂洋教士与家眷数名，请电致多派弁兵保护。又接英领事贾礼士函称，有英教士三名前赴河南，行至山东德州属庞家庄暂住，因道路不靖，不敢前进，请电致派兵实力保护该教士前往。又冀州附近之山东乐陵等县地方，倘有

拳匪窜往警信，并即派兵前往保护各等语。均饬妥为保护，勿稍疏虞各等因。蒙此，遵查卑境并无美国公理教堂，亦无英国教士三名暂住情事。庞家庄系恩县管辖，该处向有美国教堂，当经卑职转移恩县秦令分别保护。惟原驻恩县庞家庄及乐陵县之佐字营队伍，现又奉文调归卑州屯扎。该两处未免空虚，应请迅赐拨队填扎，以资防范，而昭周密。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檄饬恩县保护。

再，直境拳匪，闻献县、沧州均有蠢动，梅军现驻沧州防护。合并陈明。

批：前已札饬恩县秦令妥为保护，并派队分赴乐陵等处巡缉矣。仰即知照。缴。

157. 德州禀 廿六年五月廿九日到（1900年6月25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直隶匪徒滋扰，东军时有开拨调移。酌定雇车章程六条，行令遵照办。查第二条章程内开，谕知该庄长先尽养车最多之户，秉公分雇，以昭平允。不准笼统出禀，致生弊窦等因。仰见大人恤民之心，有加无已，钦佩曷既。维卑州每遇兵差过境雇用民车，向分三十保轮流承办。每保以车十六辆为度，周而复始，向有定章，轮值某保，则给某保之谕，并无笼统出票之事。养牲多者，出车亦多，养牲少者，出车亦少，率由旧章，相安亦久，不必另议更章。至第三条章程内开三条，大车一辆，每行百里，给脚价银一两，守候一日，回空一日，各给喂养银五钱。查卑州大车向系四套，而轿车则每站向发京钱二千文。此后应否照旧发给二千文，或按大车半价核发，仰乞批示遵行。

又，守候一层，暂莫可定，缘差至有迟早，各保有远近，甚至自出车以至启行有守候三五日者，若概给一日喂养，小民赔累过甚，未免向隅。可否与守候日期准其按日据实开报，以恤民力。抑无论守候几日，均给以一日价，亦请批示，俾示谕周知，庶免小民藉口。恭请勋安。

批：据禀已悉。仰即查照向章妥为办理，勿误要差。切切！此缴。

158. 德州禀 廿六年六月初八日到（1900年7月4日）

敬禀者：窃卑州为东省门户，前因直省拳会滋事，引敌入寇，大沽失守，天津戒严，业经卑职将探闻防范各情形，先后禀报电禀在案。兹恭读五月廿五日上谕，中外业已决裂，拳会收作义兵。大局靡烂，更甚于前次，诚存亡危急之秋也。若辈真正拳民，受此深仁厚泽，又有功名富贵可图，自必感激涕零，一律勤王，执干戈以卫社稷；惟不绳以纪律，示以范围，恐乌合之众，仍未必足恃，犹虑土匪乘机蠢动，冒充拳民到处滋事。直隶东光县境连镇迤北，土匪业已蜂起，杀人如草，劫夺掳掠，无所不为。沧州城池被围数日，嗣于五月廿九日，经梅如筠军门督队痛剿，毙匪千余，夺获器械马匹若干，余匪始溃散分窜。此由探人回报并准梅军门详细函会，事皆实而不虚。

卑境与直省毗连，既虑逃匪潜窜为患，尤虞内匪冒拳窃发。若因奉有谕旨收拳御敌，从此不辨真伪，不分良莠，一概抚而不剿，势必内外勾结，遍地是拳，不可收拾。为今之计，惟有无论其拳不拳，但问其匪不匪之一法。一经访实，确系土匪假冒拳民，立即会同防营痛加剿办；即或实系拳民，不能改过自新，仍有劫杀平民聚众滋事者，亦仍照土匪尽法惩创。一面仍清查保甲，严办防堵，以固门户。如是办理，则内患可冀肃清，无所用其兼顾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禀请鉴核训示祗遵。事如可行，伏乞迅颁告示，剀切晓谕。一面通饬各属照办。至应否奏明立案之处，并祈钧裁。

批：据禀各节前已迭次批饬，仰即遵照办理。缴。

159. 德州禀 廿六年六月十一日到（1900年7月7日）

敬禀者：窃直省拳民出入东境，业经卑职及尚粮道先后电禀钧鉴。今将详细情形，为我宪台屡陈之。本月初五日午刻，卑职接准新任吴桥县郑令崧生函会，转接东光县来条，有义和拳一百数十人，带有军装器械，奉直隶裕督宪派往山东，初五日过吴境需用大车十辆，

馍馍二百斤，吴境已预备应付等因。当因并无督宪明文，恐系土匪假冒，即经函复郑令设法阻挡，并请孙、龚二翼长派队分投迎截。复恐不服阻截，或剿或抚，电禀恭请宪台核示，一面严加防备。兵勇未及起程，而该拳民已抵城外，仅头目一人进城来署求见。适尚粮道由省公回，即经卑职将该头目押赴储署，随同尚粮道询问；一面传谕城外拳民不准妄动。据该头目声称，姓王名玉书，天津人，伊奉督宪派赴山东查拿黑团，招收义团，有令箭为凭。限伊十二日回津，共打大沽洋人。伊现带拳民一百四十人，沿途秋毫无犯，如查有舛错，愿甘军法从事。至所带枪械，亦均系督宪由库发给等语。诘以因何并无公文？复称曾奉督宪面谕，已奉谕旨收抚，既有钤印令箭，勿须再用公文。当将令箭详细辨认，所印关防似属真而不假。复将津沽军务逐一盘诘，该头目对答如流，深以不能遽退洋兵为憾。察其言词，均极恭顺，毫不牵强。维时百姓观者如堵，亦皆并无惧色。即经谕以东省并无洋人可战，亦无义团可收，至黑团土匪均已早为查办，勿劳越境兼顾。目下天津戒严，京师震动，既为义团，应即奋力前驱，以御大敌。令即飞速驰回，不准稍事逗留。该头目亦即唯唯听命，绝无一言剖辩。时已傍晚，当派队伍将该头目押令出城，与拳民并宿空庙。给以钱文买食干粮。据称伊有团规，向不上街买物，致滋事端惊扰，求给馍馍。即此一端，足见尚知规矩，并非土匪冒充。随即准如所请，改给馍馍数十斤。是夜严密派人巡守，窥其动静，纪律颇觉严整，未见轻举妄动。黎明群起欲走，该头目复进城叩头称谢，求给名片销差，仍坐吴桥来车而去。维时孙、龚二翼长各派全队左右夹送，并蒙尚粮道派员押至吴桥县城。回称沿途均极安静。

卑职伏思此股拳民如果行为不法，现有重兵驻扎，不难聚而歼旃，乃观其词气恭顺，规矩整齐，丝毫并无滋扰，且验其所带军装，一律精良，的出天津武库，其非溃团，亦可想见。若遽加以杀戮，非特东省全局震动，即卑境居民惊惶扰乱，亦必哗然。是以仅随尚粮道恭请钧安。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严密巡探稽查，如系冒充拳民之土匪窜入境中，应即知会防营，随时阻截，俾免勾结滋患。缴。

160. 德州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日到（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本月廿四日蒙宪台排递六百里札饬，以津城已陷，溃团逃勇必将退犯东境，理宜严缉痛惩。闻卑州附近颇多焚掠，何以未据禀报缉办？令即遵照具复等因。蒙此，卑职捧诵之余，不胜惶悚。查天津府城于本月十七日夜失守，先经得自传闻，迨侦探属实，深恐溃团逃勇窜扰东境，立即禀承尚粮道邀集同城文武并城防局绅董，会商防堵事宜。挑选精壮团丁一百名，给以津贴，派赴各关厢城门常川驻守，严密巡查，仍分派弁兵勇役分路侦探严缉，一面知会防营协同查办。迄今仰赖宪庇，尚无天津溃团逃勇窜扰情事。嗣据北路探马回禀，沿途见有逃人，均系津城生意并小本营生者。其聂军溃勇，东路经驻沧州之范天贵截留，或资遣或留营；西路经马统领玉昆派人招回；尚无南来滋事辈。至溃团大半津门人居多，皆已回归等情。

卑州附近邻封，景州城西十二里庄有教民数千，与拳民为难，经湘军途遇助剿，互有杀伤，闻已剿散。武城河西街聚有假拳千余，与教民为难，焚杀讹索，无所不为，其情形与直境沧州相似。恩县四女寺拳民亦有蠢动。然但与教民为难，真拳、冒拳无从分别。该处紧接卑境，民情不无惊慌，于是集资修寨者有之；集丁办团者有之，其问意在保卫身家。学习义拳者，亦难保其必无。值此事势艰危，若辈并不滋事。且业经出示在先，不论拳不拳，但问匪不匪，只好苦口劝禁，似未便遽行缉办，转致激成祸端，贻误大局。其余各邻封及卑境实未闻有焚掠之事，堪以上纾宪廑。除仍严密巡防，如遇溃团逃勇窜扰，立会防营缉拿，尽法惩办，不敢稍涉疏牵，致酿巨患，以冀仰答宪台谆谆告诫之至意外，所有查明境内并无焚掠情由，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小史庄匪徒刘旺等杀死史姓夫妇二人并烧房屋五家，赵庄烧一家，何云并无焚掠之事？当此土匪充斥勾结滋扰之际，全在地方官认真缉办，方可消患未萌。否则官愈纵延，匪愈猖炽，酿成巨患不可收拾矣。仰即会同防营迅将小史庄股匪刘旺等设法捕拿，获案重办，勿稍延饰。缴。

161. 德州禀 廿六年六月廿七日到（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蒙宪台札饬，当经卑职将查明附近邻封景州、武城、恩县各拳教滋事情形，并卑境尚无焚掠之事，亦无溃团逃勇窜扰，禀复宪鉴在案。发禀后，即据探人禀称，州境东南距城三十五里之薛庄，有首事薛登魁等集丁团，其中多系拳会，恐滋事端等语。随即派令勇役执持谕单，并宪台刊发二十一日上谕驰往劝禁。幸叨宪庇，即时解散。

顷又据报小史庄有刘旺为首聚众二百余人，焚杀教民五处，男女二人，虽所杀均系教民，所烧俱系教民房屋，并不波及平民；且卑州并无华洋各式教堂，亦无洋人寄居，即有教民亦不甚多，决不致酿成巨祸，步直省后塵。然大局攸关，若不赶紧相机剿办，势必涓涓不绝，将成江河，无法收拾。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随即禀商尚粮道及孙翼长派队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决不使若辈蔓延至此为患。第以景州拳民已获胜仗，武城假拳又被教民击散，恩县四女寺一股群相思逞，一经痛剿，难保不互相勾结，群起而来，转致靡烂不堪，震动大局。

现驻卑州队伍除分防恩县等处及派援武城外，仅防【营】一营有余，不足六百人，奉招之队尚未编齐，难资抵御。卑境安危在此一举，大局之安危亦隐相维系。徬徨终日，殊切隐忧，不得不冒昧直陈，伏乞鉴核。俯念地方紧要，大局攸关，迅即添拨劲旅数【营】星驰来州，遇匪痛剿，以固门户而维大局，厚兵力而遏乱萌。临禀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肃此驰禀，恭请钧安。

批：据禀已悉。薛家庄匪徒虽经暂行解散，而孙翼长报获焚杀小史庄史姓案内之匪犯刘平、赵瑞田、张得明等三名，供称随同师兄刘旺带徒众二百余人，在小史庄杀死史姓夫妇二人，烧毁五家房屋。并供刘旺系薛家庄人等情。是薛家庄匪徒与小史庄匪徒，必系互相勾结。现在小史庄匪徒并未解散。仰即亲往该处设法劝谕解散胁从，以期消患未萌。仍勒令交出正凶归案讯办。否则须会营捕治。至景州、武城、恩县等处匪徒互相勾结滋事，遂至置焚杀重案于不问，遇事迁

就因循，直隶合境之糜烂，误于因循迁就者殆什八九也。来禀请添拨劲旅数营，微论处处吃紧，无司添拨，即添拨数营前往，亦复何用？不过挟词姑息耳！缉匪是州县官专责，州县有一定办法，而后防营可相助为理，以宽济猛，寓恩于威，庶几曲突徙薪，保全甚大。如一味姑息，一味敷衍，未有不焦头烂额者。生之适所以杀之也。前营所获匪犯刘平等三名，已交该牧讯办，来禀何以并未声叙？应遵另檄与前获砍毁电杆匪犯一并提案，分别严讯禀办，勿稍纵延。切切。此缴。

162. 德州禀 廿六年七月初四日到（1900年7月29日）

敬禀者：窃卑境拳匪于本月初一日，在城外与防营接仗，当将大概情形，并虑大股踵至，即经卑职随同孙翼长、尚粮道于初二日由电禀。蒙宪台电复，已分派马步队往剿等因。今将交战情形为我宪台详陈之。

此股匪徒起自薛庄，经劝四散。六月廿五日复聚于小史庄，杀死教民男女各一人，烧毁教民房屋五家，立刻散去。是夜由防营放哨勇丁，在途拿获持刀夜行之刘平、赵瑞田、张得明三人。由营讯供，于廿七日早送交卑署讯夺，随即提案，隔别研讯。佥称系被刘旺诱胁勉从。余供均与防营所讯大略相同。是日及廿八日，保人络绎而来，均经卑职当堂驳饬未准，并切实开导，如刘旺能悔过散众归农，必将刘平等三名禀恳宪台逾格赐恩，稍从宽贷，否则即照土匪惩办。二十九日刘旺复聚众于黄河涯，据探立请孙翼长亲督队伍驰往相机剿办，及至该处已早四散无踪。人心惶惶，城关震动。卑职立即出示晓谕，一面多派侦探处处设防。初一日中刻，据报南路果有拳匪数百人列队而来，未及会营往御，该匪已抵城外药王庙，声称来索刘平等三人。孙翼长当以人已送州，应赴州署求释之言相答。首事等进城极力代求。经卑职随同尚粮道出城劝谕，并会商防营剿办间，孙翼长已分派张、钮两帮带，奋勇当先，击毙匪徒廿余名，并背负黄榜头目二人。匪徒开放抬枪，致张帮带落马受伤，被砍身死，钮帮带及先锋官一员、副哨官两员，亦先后阵亡。勇丁奋力救援鏖战，亦被杀伤多名，军心慌乱，势几不支。经驻守桥口军械局张营官带队赶至助战，又击毙匪徒

十余名，始溃散分窜而逸。时已昏黑，军容遽挫，未便穷追。此拳匪与防营交战之详细情形也。

卑职查询关厢居民幸无一人误伤，惟张帮带等与阵亡勇丁亦俱殁于王事，情亦可悯。统容卑职牒请孙翼长查明履历、年籍，分造清册移送，转请奏恤，以彰忠荩，而慰幽魂。除由卑职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并随时禀商孙翼长、尚粮道相机妥慎办理外，理合驰禀查核。

再，该匪等经此惩创，应已知惧。昨日有南关及乡间各首事来城代为求抚。卑职恐迹涉姑息，未敢遽准，约从缓议。今日又有勾结恩县四女寺一股，复来与防营为难之谣，人心倍觉惊惶。而马步队迄尚未到，伏乞宪恩飞急饬催，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恭请钧安。

批：据禀已悉。匪徒聚众多人，该牧何至毫无觉察，不加防范，姑记大过三次。勒限十日务将匪首刘旺等获案惩办，勿再纵延干咎。缴。

[1] 此卷原题为《临清济宁沂州各属剿匪卷》。1－7，21－36 二十三通禀文为临清州卷。8－13 六通禀文为济宁州卷。14－20、37、38 九通禀文为沂州府卷。

1. 夏津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到（1900年1月11日）

敬禀者：本月初六日奉本道转蒙宪台札饬，查明教堂焚掠几处，教民被焚掠若干家，良民被焚掠若干家，于五日内据实分晰详报等因。遵查卑县境内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贺屯教堂被抢一处，教民贺殿寅被抢一家，平民贺殿周一家。贺殿周被抢钱文、衣物、牲口，估值银五百余两。教堂及贺殿寅所失各物，至今未据开单呈报。缘奉前因，理合禀复查考。

批：禀悉。昨据济东道禀称，直隶清河匪徒阑入该县境之郑保屯，经该署令率队逐出，办理尚属妥速。惟现在邱县长屯一带亦有匪徒啸聚，难保不再窜入该县境中，仰即设法兜拿，认真防范，毋任真匪勾结为患。此缴。

2. 夏津县禀　廿六年二月十七日到（1900年3月17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申刻，有蔡哨弁元海来县，当经卑职会晤。据称奉总理稽查营务处王军门函饬，以闻清平境内有义和拳匪数十人，为首者系一僧人，将清平教民架去二名，恐该匪等阑入夏、武等处滋扰。饬令赶紧督带马队前往巡缉等语。卑职即于十二日，带领勇役前往东南乡与清平、高唐接壤处所弹压。是日申刻，途次接到署中飞函，据云西路巡勇探知，西乡师堤庄于十一日定更【时】分，忽有义和拳匪百余人阑入该庄，将教堂三间器具砸毁，并将教民李士典等七家钱文、衣物抢去。李士典家草屋二间并被烧毁。卑职星夜带勇驰往；一面知会城汛把总杨鸿勋驻扎贺屯，东字正军左营前哨哨弁督带兵丁勇役协同追剿。十三日午刻，追至三屯地方。据该村民人口称，该匪已于十三日黎明时分窜赴武城县境，并有临清勇队跟踪追剿。适教民李士典等呈同前由。

卑职查师堤庄距城四十五里，不近大道，并无墩防。随即会营亲诣该庄，勘得法国教堂三间，器具均被砸毁。教民李士典、李典兴、李庆祥、王永信、王金、王九思、王保成七家被抢钱文、粮食、衣

物，李士典家并被毁草房二间属实。被抢各物尚未查清，无凭估计。集讯地邻人等，供各相同。卑职查验该教民李士典等均系无业贫民，殊堪悯恻。查点大小共三十八口，当即捐廉，每名赏给京钱二千文，暂行糊口。除勒差严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截拿赃匪，务获究报，一面将勘讯缘由录供通详外，所有大概情形，理合驰禀鉴核。俯赐通饬各属截拿解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各属拳匪解散之后，即经叠饬各营县仍随时严密查缉，毋得稍涉疏忽，致蹈兵至即散，去又复聚之弊。谆谆诰诫，不啻三令五申，何至为时未久又有此等焚抢案件？是其查缉不力已可概见。应先将该令记大过一次。勒限十日严缉此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一面将勘讯缘由录供通详。倘逾限不获，定即严行参究。慎之！慎之！此缴。

3. 夏津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五日到（1900年7月1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巳刻，忽有义和拳民百余人，麇聚南关，声称欲赴北京、天津助战。卑职立即会同营汛杨鸿勋，哨弁马守约驰往弹压。询其何人为首，人数若干？则称师兄甚多，并无准数。大师兄尚未到来，在此等候到齐即行北上。并欲将前抢师堤教堂监禁之张洸〔洗〕详保出同行等语。卑职等切实开导，令其迅速北上。张洗详系奉文监禁五年之犯，许其禀请批示，听候遵办。谆谆劝导，舌敝唇焦。该拳民均皆俯首无词，至十一日申刻，即往西北而去。卑职察看光景，形迹虽有可疑，惟其是否拳民，或系土匪冒充，无从辨认，未敢冒昧拿办。除俟探明该拳民曾否北上，有无抢掠情事，另行禀办外，合先驰禀鉴核。

再，张洗详一犯，如有拳民再来恳保，应否准予省释之处，并乞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嗣后遇有纠众持械同行者，即是拳民，亦当勒令立刻出境，迅赴天津助战。倘敢藉词延候，并勒保监禁人犯，必系土匪假托冒充，应即会督营团，认真拿惩。倘其拒捕，格杀无论，以防内讧而靖浮言。至张洸〔洗〕详既经奉文监禁五年，何得任意具保？

该令预为请示，殊属冒昧。特饬。缴。

4. 夏津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二日到（1900年7月18日）

敬禀者：窃查前因义和拳民麇聚卑县南关，经卑职劝往北上。当将大概情形驰禀宪鉴在案。本月十七日晚，据西南路巡缉勇队回城禀报，十六日在平县来有义和拳民百余人，马数十匹，青边黄旗两杆，在县属西南银子王庄地藏寺、张官屯、韩庄一带盘踞。又据探报，清平、武城等县亦有拳民二股：一股三百余人，聚集卑县双庙庄；一股百余人，聚集卑县与高唐交界之马桥地方，均不知作何举动。惟在平窜来一股，声称欲寻教民焚掠。而该教民或早来城寄居，或先藏匿他处，乡中已属寥寥。该匪等忿无所泄，声称来城仇教等语。卑职闻信之下，多派勇役严加防范，并谕团乡各长联络声气，以备不虞。

惟卑县南关前有营勇一哨常川驻扎，人心恃以无恐。本月十二日，已奉方统领致祥将队调赴郑保屯防守，则城内空虚，军民惊惶。该匪等胆敢竖旗仇教，到处盘踞，并不赴北助战，必系土匪冒充拳民。刻下人数合而计之，已有五六百人，若再不乘机剿办，恐匪徒愈聚愈多，其势不可收拾。甚或如直隶沧州一案，进城骚扰，地方何堪设想。除仍随时侦探，并禀请方统领拨派勇队星夜来县剿办外，合先驰禀鉴核，俯赐檄饬防营就近来县办理，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本月二十一日恭奉谕旨："近日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事体。著各督抚及各统兵大员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以靖乱源等因。钦此。"现在窜扰东省各州县者，迭酿焚杀劫掠重案，实系土匪乱民，该令切须辨明，不得任其冒充假托。现已飞饬方统带酌派营队驰往该县相机剿办。仰即会同防营钦遵妥速办理，毋再纵延干咎。切切。此缴。

5. 夏津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六日到（1900年7月31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境内自上年冬间被外来义和拳民阑入抢掠，当经卑职禀蒙宪台饬派队伍来县驻扎，地方赖以安靖。本年入夏以来，

天津大沽一带洋人开衅，义和拳会随同官兵助战。而各处土匪乱民冒充拳民，百十成群，以仇教为名，四出焚掠。加以自春徂夏，雨泽稀少，饥民被其煽惑，人数愈聚愈多。而驻扎卑县勇队又复一律撤去，该匪愈无忌惮，人心更觉惊恐。前有外来匪徒阑入滋扰，业经卑职知会防营来县会办。一面驰禀宪鉴在案。

本年七月初一日午刻，据探役禀报，县属韩庄距城三里，本日巳刻，忽有土匪百余人冒充义和拳民，一拥进庄，将平民韩邦基、韩占荣家粮食、衣物、骡马、驴头抢掠一空。并将韩占荣男女五人用绳捆绑，以刀压项，逼索银钱，放火烧毁房屋两座等情。卑职立即会同城汛把总杨鸿勋带领勇役，调集民团驰往剿办。该匪等胆敢执持枪刀出庄拒捕。勇役奋力向前，当场格杀悍匪三名，内有骑马首犯一名，生擒匪犯十七名，夺回抬枪四杆、旗一面、春秋刀二把、矛五件、马一匹。适方统带饬派马哨弁带队巡缉踵至，协同四面兜拿，余匪逃逸无踪。卑职折回该庄，讯据事主韩占荣、韩邦基供称，本日巳刻来有土匪百余人，内有骑马者数人，闯入伊等家中，抢去粮食、衣物、牲口。并将韩占（下残缺一页）禀请鉴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城汛把总杨鸿勋督率勇团在韩庄剿办匪徒，当场格毙悍匪李得盛等三名，拿获匪犯刘三等十七名，夺获刀械多件，余匪散逃。缉捕认真，堪称能吏，应将该令暨杨把总各记大功三次。杨把总并以千总存记，遇缺提前拔补。仍饬司通行各属仿照办理。并由该令查明出力勇役团长团丁，共赏银二百两，功牌六张，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填结后仍取具履历造册，呈候汇咨。赏银先由该令垫发，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提讯匪犯刘三等九名，供认焚劫拒捕各重情不讳。业经按照土匪章程，先行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余犯张根等八名，讯系被逼同行，情尚可原，仍应分别酌定监禁年限暨递籍管束，以示详慎。并严缉逸匪田文龙、张三等务获究办。缴。

6. 夏津县禀　廿六年十月初六日到（1900 年 11 月 27 日）

敬禀者：窃照义和拳匪激怒强邻，误国殃民，殊堪痛恨。屡奉宪

台札饬严拿首要，尽法惩办。仰见大人维持大局，力遏乱萌之意。捧诵之余，良深钦佩。

伏查卑县界连直隶，俗尚强悍。本年春夏之间，天气亢旱，不逞之徒被邻境拳匪勾结，始则焚掠教民，继则平民亦受其害。迨至七月初旬，经卑职在韩庄大加惩创以后，地方始就安谧。而漏网要犯尚不乏人，难保不乘机潜回煽惑愚民，希图复举。卑职购觅眼线，随时访缉。旋据密禀，张堤著名首要何洛有即何士训现已回归，潜勾外匪阎书柬等并女犯任王氏，在家藏匿，各处传帖，意图滋事。并探知柳庄李自钊家有学习神拳情事。适该庄乡长张义方等禀同前由到县。卑职立即知会城汛把总杨鸿勋，督率勇役兵丁，于十月初二日五鼓，衔枚出城，黎明时分先抵张堤。该犯等竟敢在窗棂内放箭，射伤马勇刘芳周左肩甲。卑职与杨把总督率兵勇，奋力向前，将屋门拥开。该匪等复敢持刀拒伤什长王廷玉右额角。该勇等枪炮齐施，当场格杀悍匪二名，生擒匪犯阎书柬即庞菁蓉一名，女犯任王氏一口。并起获剑一口、刀六把、弓一张、箭一束、黄纸牌位二张、符一张、红纸帖一张。格毙匪徒饬令阎书柬认明，一系头目何洛有，一系刘法，当即枭首示众。一面驰赴柳庄拿获李自钊即李炳沅、李炳莅二名，幼女许全城一口；并起出黄纸牌位、黄纸符各一张；并从阎书柬、李自钊身上搜出蓝布肚兜各一个，内有黄绫、朱符各一张。

将犯押带回县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任王氏供，湖南凤凰厅人，年五十五岁。阎书柬即庞菁蓉，供直隶威县人，年三十六岁。李自钊即李炳沅供年四十九岁，李炳莅供年十六岁，均系夏津县人，均先未为匪犯案。任王氏前往天津探亲，因船遭风浪被淹，经救得生。行至东昌、茌平一带，传习神拳，何洛有认伊为义母。本年五、六月间，何洛有纠邀现被格杀之刘法、在逃之花园徐延令、箭口之曹洪年、孬四徐牛、双庙之张八、郭庄之许长龄，并不识姓名二百余人，各执枪刀器械，抢掠县属韩庄，寻杀教民。五、六月间，伊骑坐马匹率领何洛有等一百余人，攻打清河县贾安卫并武城县十二里庄，并未打开。伊左腿被枪子打伤，逃往冠县李彦屯养伤。九月初五日，何洛有令阎书柬用车将伊与义女许全城接到何洛有家居住。李自钊、李炳莅、阎书柬来往习学神拳，何洛有分给李自钊、阎书柬朱符、肚兜以

为暗记，并写帖二百余张，令刘法各处传送，约定十一月初一日齐赴何洛有家起事，不料即被拿获等语。质之阎书柬等仅认学习神拳，并非随同抢掠。再三究诘，矢口不移。提讯许全城供称朝阳县人，年十岁，父母俱故，家有兄嫂，任王氏买伊为女，已经半年。何洛有所作何事，伊不知情。

查何洛有、任王氏胆敢率领拳匪攻打村庄，散帖聚众，意图复逞，迨经围捕，复敢拒伤勇队，实属形同叛逆。阎书柬等听从学习，亦属同恶相济，罪不容诛。何洛有、刘法、任王氏、李自钊即李炳沅、李炳莅、阎书柬即庞菁蓍均请照土匪例，拟斩决枭示。任王氏系妇女，免其枭示。除将许全城递回原籍传属保领，逆产查封入官，拳厂撤毁，徐延龄等缉获另结，起获牌位等件焚毁，刀剑、弓箭存库外，所有获犯讯供拟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由五百里驰禀鉴核，批示遵办，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前禀缮就尚未发递，即蒙宪台札饬，访闻卑县拳匪著名头目城西双庙有何老有，城南南屯子有张中兰，城北有王四。又张家堤有何老明，徐家庄有徐老秃，尹家集有孟兆莲，皆在逃未获，亟应跟踪踩缉，期在必获，以杜煽惑而尽根株等因。遵查卑县张堤何老明即何洛有，又名何士训，与札内所指何老有系属一人，业经当场格毙。其张中兰等尚未回籍，现已饬派眼线严行侦缉，容俟弋获另行禀办。合先禀复。

批：禀单均悉。该令会同营汛督带勇役格毙匪首何洛有等二名，拿获阎书柬等男、女匪犯五名，讯明后分别正法枭示，并将幼女许全城递籍保释，缉办尚属妥速。著与杨把总鸿勋各记大功二次，咨行注册。出力勇役赏给功牌三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仍一面严缉余匪张中兰等务获究报。缴。

7. 夏津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三日到（1900年12月4日）

敬禀者：窃照本年六月间，本境拳匪勾结外来匪徒到处滋扰，业经卑职于请兵剿捕禀内声明。维时差查被害之人，业已远避，无从勘讯。现在地方渐就安靖，事主先后回籍。即据县属距城十八里之李刘

庄教民张连升，平民张连义兄弟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一、二十二等日，先后被拳匪多人抢去粮食衣物，并烧毁房屋九间。又据距城十八里之马道庄教民王文清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一、二十三等日先后被拳匪管得传抢去衣服器具。又据距城十二里之庞庄教民庞金秀呈报，伊家于六月十四日被拳匪抢去粮食衣物，并烧毁房屋三间。又据距城三十五里之朱泉屯教民刘清贵呈报，伊家于六月间被拳匪王玉永等抢去衣物，拆毁房屋。又据教民郭迎五呈报，伊家于六月间被拳匪郭迎林等抢去衣服钱物，并烧毁房屋十余间。又据教民于敬善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九、二十三等日先后被拳匪王玉永等抢去衣物。又据教民王绳祖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九日被拳匪郭迎林等抢去钱文衣物，烧毁屋门树株。又据文生于书堂禀报，伊家于六月十九日被拳匪孙得助等抢去粮食衣物。又据教民傅成章呈报，伊家于六月二十三日被拳匪王玉永等抢去衣物，拆毁房屋九间。又据距城三十里之宋里长屯教民刘永英、刘奎珠、刘得盛呈报，伊等三家于六月间被拳匪张文耀等抢去衣服财物，拆毁房屋廿四间。又据距城廿五里之后籽粒屯教民滕万化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五日被拳匪张文亭等抢去钱文衣物，烧毁房屋四间。又据距城二十五里之于里长屯教民褚登岳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五日被拳匪王兴帮等抢去钱文、衣物、牛只。又据距城十八里之王楼庄教民王日举呈报，伊家于六月十六日被拳匪管得传等抢去粮食衣物，并烧毁房屋九间。又据教民王日仁呈报，伊家于六月十六日被匪管得传等抢去衣服器物，并拆毁房屋十间。又据王士珍呈报，伊家于六月间被拳匪管得传等抢去钱文衣物，并烧毁棉花三百余斤。又据距城十里之朱庙庄教民王太吉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七日被拳匪五六十人抢去钱、衣、粮食、车牛，并烧麦秸一垛。又据距城三十里之忠信寨教民刘敬汉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七日被拳匪王如金等抢去钱文衣物，又据距城十五里之管庄教民程良呈报，伊家于六月十八日被拳匪王文等抢去衣物，并烧毁房屋十四间。又据距城二十五里之大李庄民李永昌呈报，伊家于六月十六日被拳匪李金堂等抢去钱文衣物。又据距城卅里之高庄文童高云亭呈报，伊家于六月十七日被拳匪管东汉等抢去钱文衣物。又据距城三十五里之卞官桥庄教民王金磬呈报，伊家于六月间被拳匪王金川等抢去钱文衣物。各等情先后到县。当经卑职会营亲诣

勘讯属实。访闻此外尚有大朱庄朱文博，红寺李庄李维城家被抢及郑保屯刘德智父子被杀各案未据呈报，现已饬差往查另行核办。除饬令张连升等开具失单存案，一面差拘管得传等到案严行讯办外，所有续报被匪抢掠各案，勘讯大概情形，理合补报鉴核。

批：据禀已悉。该县被匪滋扰各案均在六月以前，迄今始据补报，何如此其迟，殊不可解。仰将已经勘讯暨尚未呈报各案，分别查明妥为抚恤，一面勒传管得传等严讯究办。嗣后如再遇有此等案件，务须随时访明勘验详报，倘再以未据呈报等词任意宕延，定即照讳盗例从严办理。切切。此缴。

8. 济宁州禀 廿六年六月廿四日到（1900年7月20日）

敬禀者：窃自卑境谣言惑众，人心散乱，惟恐有不法之徒乘间藉拳民之名聚众滋事，始则搔扰教民，继则抢掠百姓。当经随时晓谕，严密防范；一面谕令各绅耆赶紧整顿保甲团练，卑境尚称安谧。初八日申刻迭据嘉祥县叶令禀称，本月初七日，汶境梁山人张玉朋纠集会匪数十人向寺前铺教民顾贵等滋闹。幸经匪中吴恒谦者与会长赵玉柱交好处说，尚未滋事，旋即折回。是日夜间，该匪等复添聚数十人转往该庄，又向张敦才等家滋扰。该团长拦说不服。现在集团与匪相持，特恐寡不敌众，请速派勇队就近驰往寺前铺帮同办理等因。除函会叶令妥为弹压抵御外，查卑州向无驻扎防营，即卑职所募勇队数十人，州境地面尚不敷分布。当兹人心惶惶之际，断难兼顾情形，谅在宪台洞鉴之中。

现在嘉祥一带匪徒渐次蠢动，虽其煽惑聚众，尚易钳制，然非挟之兵力，操之急迫。所谓蔓延愈广，勾结愈众者，诚有涓涓弗塞，将成江河之势。现在京、津祸端已启，边防固属紧要，内地空虚，亦属堪虞。卑职再四思维，惟有禀请鉴核。可否俯赐派拨一营，饬令星夜来州驻扎，以资防范而可兼顾之处，伏候批示祗遵。

批：据禀拨队巡防缘由已悉。现在抽调营队北援天津，而本省东、北两路设防又极吃紧，如西、南两路亦须节节防守，安有如许兵力？仰候咨商曹、兖两镇，酌派队伍，居中策应，扼要巡防，遇有冒

充拳民借端滋事之匪徒窜扰境中，迅即就近飞报两镇拨队捕拿，钦遵本月初五日谕旨，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一面仍由该直牧整顿保甲团练，以辅兵力之不足，而诘奸止暴，亦即隐寓其中。该直牧办事颇持大体，当能权衡轻重缓急，以保障西南一隅也。此缴。

9. 济宁州禀 廿六年九月廿日到（1900年11月11日）

敬禀者：窃查卑州所属鱼台县之湖团地方与江南丰、沛等县接壤，犬牙相错，素为会匪盗贼出没之区。现值匪徒四窜之际，尤不能不严为防范，以靖地方。当经卑职密派勇役，不时前往查拿。兹于本月初二日，有沛县湖团会匪孔憘等廿余人在鲁桥地方乘船北来。巡缉勇役察其形迹可疑，跟踪追至州境运河小闸口地方，该匪等泊船上岸。该勇役等飞禀到州。卑职立即多带勇役亲往查拿，当将匪犯孔憘即孔现成、蔡川、燕大、吕五妮、丁小戏、李兴忠、田楼、刘小柱等八名拿获，并起获洋枪、尖刀、九龙袋、火亮等件。余匪分途窜逸，天晚追赶无踪。

当将该犯押带回州，逐一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孔憘、蔡川、吕五妮、丁小戏供均系江南沛县人。燕大、刘小柱供均滕县人。李兴忠、田楼供均巨野县人。伊等与在逃之杆首国振起、大刀会首孟传礼、曹守贤互识。均一向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五年秋间，伊孔憘、蔡川、燕大、吕五妮听从大刀会首孟传礼、曹守贤纠邀，伙同在逃之毕明玉、赵奎、杨讽奇、徐保全、王九、常路、马隆等，尚有不识姓名多人，共二百余人，在沛县八堡地方会齐，商议抢沛县城内教堂。尚未进城，即被该县马令访闻，带队迎击。当场格毙伊伙十余名，生擒三名。伊等逃逸，顺便将关外大屯庄之小教堂折毁各散。又本年夏间，伊等原伙四人，又听从孟传礼、曹守贤纠邀共数百人，商议仍往沛县城内教堂抢掠，在沛县郝家寨聚齐。孟传礼、曹守贤给同伙每人饭钱一百文，大家吃饭后未及动身，讵该县马令又带队迎击，伊等恐被拿获，立即逃散。大家商议欲来州境抢劫，即被拿获。伊孔憘、蔡川、吕五妮本年五月间，尚有强劫沛县孟家楼事主得赃一案；六月二十六日，又有强劫沛县马家市庄事主十九个牲口，抱

得两个幼孩一案；七月间尚有抢劫鱼台县南阳镇事主家得赃一案；八月间尚有强劫滋阳县城西十多里之庄内染坊布匹一案。至现获之李兴忠、丁小戏、田楼、刘小柱坚供并无随从会首孟传礼等闹教，亦无随从孔憘等各处抢劫得赃情事。反复究诘，供词异常狡展。正在复讯间，据沛县马令光勋风闻匪犯孔憘等被获，派差来州迎提。

查孔憘、蔡川、吕五妮、燕大四犯供认，迭次随同匪首孟传礼等图劫沛县城内教堂未成，并拆毁大屯庄小教堂暨伙劫鱼台、滋阳、沛县各事主家得赃不讳。罪名极重，极应复讯明确，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惟该犯等既系邻境重犯，且沛县马令现又派令勇役来州迎提，自应解赴沛县归案讯办，以昭核实。除将该犯等严加肘锁，派拨勇役小心护解，并将李兴忠等四犯严押，再行严讯确情，另行禀办，一面仍严缉匪首曹守贤等务获究报外，所有首先拿获邻境斩枭匪犯四名，并解归沛县讯办缘由，理合禀请鉴核。俯赐通饬各属，一体截拿匪首曹守贤等，务获解究。并恳咨会两江督宪札饬沛县，俟犯解到，讯明禀办。所有应叙职名并转饬该县随案声请，实为公便。

再，此案该勇役等跟迹拿获邻境匪犯八名之多，不无微劳足录，业经卑职捐廉酌赏京钱二百千文。可否仰恳宪恩赏给功牌以示鼓励之处，伏候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牧督率勇役拿获邻境匪犯孔憘即孔现成等八名，并起获枪刀等物多件，缉捕尚属认真。著记大功二次。出力勇役赏给功牌四张，随批发由该州择尤填给，以示奖励。匪犯孔憘等已咨会两江总督部堂查照转饬沛县，俟该犯等解到提案讯办外，仰即迅将该犯李兴忠等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一面严缉逸匪曹守贤等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

10. 济宁州禀 廿六年九月廿七日到（1900年11月1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访闻鱼台县境内湖团阎家集一带匿聚拳匪甚多，该处董事为之徇庇窝藏，并有拆毁该处教堂移取砖石修筑圩门情事。查与该县前禀境内并无拳匪，亦无滋事，迥不相符，难保无饰词讳匿。饬即遴派妥员驰往严密访查，据实禀复。一面督饬该县

悬赏购线设法查拿，务将拆毁教堂既〔暨〕窝藏拳匪各犯获案惩办，毋稍回护等因。蒙此，遵即遴试用典史孙镛驰往密访确查，并严谕以认真办理，不得徇隐，代人受过去后。兹据禀称，遵即改装易服，不动声色，驰抵鱼台境湖团阎家集一带确切访查，得该处与江南丰、沛等县壤地相接，地面辽阔，诚为盗贼会匪出没之区。阎家集一带有老寨庄、后姚家楼、李党家庄、崇眉集等处，均有华式教堂数间，查验均有拆毁烧毁各情形。老寨庄圩墙、圩门确系从〔重〕新修筑。访诸邻村父老，佥称彼处时有盗贼往来。本年五、六月间，拳匪滋事，到处窜扰，老寨庄、后姚家楼、崇眉集等处教士、教民早已逃避。丰、沛等处刀匪窜入，致将各处教堂焚拆多间，教士、教民均早远避，是以并未报案。彼时该处董事董廷等恐刀匪复来滋扰，将焚拆教堂砖石等料公议修筑圩墙、圩门，以资防守。原议将来照数另备砖料付还。现经史令勒令该董事等加倍赔修，尚未举办。董廷等平日尚知安分，并无徇庇窝藏匪类情事。现在地方安谧，亦无匪徒匿聚等语。恐仍未尽实，复经驰往四外村庄查访，委系实在情形。卑职仰荷委任，断不敢稍涉欺朦，致干严谴。所有奉委查明实在情形，理合禀呈查核、销差等情到州。

卑职查老寨庄等处既均设有教堂，该董事董廷等宜如何慎重保护，乃事前既失于防范，事后复将拳匪拆毁教堂砖石等料修筑圩墙、圩门。虽有俟教士回归情愿赔修之议，究属妄为，不知轻重。责以徇庇窝藏尚复何说之有？自应严饬该县从速勒令赶紧将教堂赔修完整，限一月内造齐，禀候委员查验。倘敢把持不修，立即拿案严办。至所禀该处与丰、沛等县接壤，时有盗贼往来，现在地方尚称安谧，并无匿聚匪类各节，似尚可信。除由卑职督饬该县悬赏购线，设法查拿拆毁教堂各拳匪，务获惩办外，所有遵饬委员查明情形，并督饬该县认真缉匪办理缘由，理合禀呈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速饬鱼台县迅将该教堂依限赔修完整，并严缉各逸匪务获究办，均毋稍延，致干查究。切切。此缴。

11. 金乡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四日到（1900年7月20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奉本州转奉宪台函谕，以恐直匪直北窜南，与东省匪徒勾结滋事。饬令官绅一气剿办外匪，解散内匪等因。遵经卑职因曹、济大刀会匪自上年解散之后，根株未尽，难保不闻风蠢动。当即选派练勇马队、壮快捕役，分赴四乡严行查缉；一面稽查保甲以清内匪，整顿团练以防外匪。并严谕各团长认真操练，申明赏罚，一闻有警，立即集团救援，不得稍为膜视，并将筹办情形夹单禀报宪鉴在案。

兹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辰刻，据派出捕役探闻，突有城武刀匪阑入县境情事。即经卑职会同城汛把总冯寿春、右翼防军后营后哨哨官邱鹤升，督带兵丁勇役飞往堵剿。行至距城三十里之鸡黍集，据该庄长韩怀锦等迎来禀称，伊庄有城武刀匪二三十人，正在尖饭，意图抢掠教民，兹已闻拿，分路逃窜等语。维时相离较远，追捕无踪。卑职恐其复来滋扰，商由邱哨官鹤升督兵协同团长在彼弹压巡防，卑职与冯把总寿春先行回城。讵于十六日巳刻，据距鸡黍集七里之田口庄庄长李慕袒令派出壮役回县驰报，伊庄亦有刀匪聚会一百余人，突赴教民李运举家抢掠扰害，并乘间闯入教民李瑞勤院内暨掠取街上摊晒麦粮等物等情。卑职闻信之下，即派飞马知会邱哨官就近驰往相机剿抚。卑职亲督勇役会同冯把总，带领兵丁轻骑飞往该处。团庄长袁丕显等正在调集团丁奋力堵拿，该匪肆无忌惮，胆敢列队拒敌，相持不下，并开枪轰伤民妇李赵氏一人。幸邱哨官督率队勇先行飞至，开枪奋剿，当时格毙一名，格伤数名。而该匪见系官兵，势不能敌，始行后退。适卑职与冯把总飞驰踵至，得悉前情，协同追获匪犯萧心荣等十四名，余匪带伤四窜而逸，时因高粱繁茂，捕拿无迹。挨庄逐查，亦无藏匿。随即传饬刑仵媒婆会勘，得该处距城二十五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教民李运举家被匪抢掠扰害，并掠去教民李瑞勤等摊晒各物属实。勘毕，即令分别开具失单，以凭究追。并经如法验明已死无名会匪，仰面致命咽喉、不致命左肩甲各刀伤一处，合面不致命左后肋枪子伤一处，余无别故，委系因伤身死。饬取

勇丁腰刀比伤相符。填具尸格，棺殓领埋。饬验匪犯贾建荣项颈刀伤一处；又民妇李赵氏右臀枪子伤一处，将子起出，开单饬医附卷。集讯地邻教民团庄长、团丁人等，供各相同。随即派拨勇役在彼会同团庄长，协力巡查防守。一面将拿获匪犯萧心荣等十四名同【由】冯把总邱哨官押带回署。

提验匪犯萧心荣、贾建荣、于振海、刘大小、张奉山、李奉三、毕靠山、陈汏小、陈兴隆、张克聚、康树田、李西成、王蒿妮、王二囤均无拷刺痕迹。讯据萧心荣供称，伊等均系城武县人。光绪廿六年六月十六日，伊因在逃之金乡人高崇元曾经拜伊为师，学习刀会。高崇元前被田口庄教民勒讹钱文，心怀忿恨，意图抢掠报复，即邀伊与在逃之金乡人周效武、巨野人姚相林，各在城武境内裹胁二三十人不等，并由现获之贾建荣裹胁多人，分拿洋枪刀械，徒手阑入县属田口庄教民李运举家抢掠扰害。并乘便闯入教民李瑞勤家院内及一路街上掠取摊晒麦粮等物。经团庄长齐集团丁人等堵拿，伊与周效武各起意喝令列队拒敌，贾建荣与于振海等均开放洋枪，不知何人将李赵氏轰伤。至十五日，阑入鸡黍集之会匪系是另有一股，伊不知情等情不讳。质之贾建荣供认无异，惟据称伊并未拿枪开放属实。而于振海则称前曾在曹州当勇，未经入会。此次被逼胁同行，开放洋枪亦未伤人等语。讯据刘大小等，或称受雇，或称被胁，或称因来找回子弟被逼同行。隔别研讯，供词一辙，加以刑吓，极口呼冤，似属可信。将犯分别禁押。

查该匪萧心荣、贾建荣胆敢纠众执持洋枪，抢掠教民李运举家，并乘便掠取一路摊晒麦粮等物，抗敌官兵，拒伤妇女，实属形同土匪，恶迹昭著。贾建荣虽未承认放枪伤人。惟首犯萧心荣及刘大小等供证均极确凿，且无关罪名出入，与萧心荣罪均应斩枭。此等不法匪徒，即予以立刻就地正法，以快人心，而昭炯戒，亦不为过。惟前奉宪檄，饬将拿获会匪均照盗案办理，自应遵照强盗章程，拟请俯准批饬，提州审明禀办。于振海虽被逼胁同行，并非甘心为匪，惟该犯系属游勇，且亦开放洋枪，未便稍予宽纵，拟请俯准监禁二三年后察看情形，再行禀办。刘大小等十一名均系受雇被胁，究非甘心为匪，若概予严办，既不能服该犯之心；而遽准宽释，亦不足慑匪人之胆。拟

请俯准严行重责递籍，讯明如无为匪不法情事，取具的保管束。至此案该匪聚众至一百余人之多，与团丁接仗不分胜负，若非邱哨官亲督勇队先往奋剿，势必尸骸枕藉，酿成巨案，令人不堪设想。今经剿获解散，皆系邱哨官首先出力，较之擒捕盗贼险易迥殊，不无微劳足录。其出力勇丁人等已由卑职酌给赏项，以示鼓励。而邱哨官鹤升应如何奖励之处，卑职未敢擅请，伏候宪裁。卑县冯把总寿春往来奔驰，协同获犯，虽皆分内之事，然当其追捕会匪勇往直前，身履险境，其所带兵丁始皆踊跃从事，似亦未便没其劳绩，拟请俯准酌记大功一次，均出自逾格鸿施。除再行研讯填格录供通详，并选派干役悬赏勒缉，暨移会营汛、防营、邻封城武、巨野各原籍，一体协拿此股逸匪高崇元等务获究报外，所有剿获会匪讯拟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排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并赐通饬各属一体截拿此股逸匪高崇元等，务获解究，以免日久远飏，实为公便。

再，卑职发禀后，拟即会同营汛周历四乡弹压巡缉。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邱哨官鹤升、冯把总寿春，督率勇役团丁在田口庄缉办，匪徒胆敢开枪拒捕，当场格毙悍匪一名，格伤数名，又拿获匪犯萧心荣等十四名，余匪散逃，办理甚为妥速。该令暨冯把总寿春著各记大功一次。邱哨官既据该令禀称首先出力，著记大功二次。出力之兵勇团丁共加赏银二百两，功牌四张，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填给后造具履历清册呈候汇咨。赏银由该令先行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匪犯萧心荣、贾建荣、于振海既经讯实抢夺民粮，抗拒官兵，于振海并供系游勇，应照土匪章程，均即就地正法，毋庸解州审转。刘大小等十一名均系受雇被胁，并非甘心为匪，准即重责递籍，讯明如无为匪不法情事，取具的保管束。仍会同标防各营暨邻近各州县，严缉此股逸匪高崇元等，务获究办。缴。

12. 嘉祥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三日到（1900年7月9日）

敬禀者：窃卑职正在具禀，一面简束亲往查办间，复于本月初八日辰刻，据县属寺前铺团长张瑞恒派人报称，该团长未及集团，于初七日晚上，该匪张玉朋等复添汶境马村人张永信、胡先好并南旺人吴

恒谦、吴立存、刘世相等为首，分带数十人，仍由南旺转回该庄，突向平民张敦才家滋扰。该团长闻信即齐集团众前往拦说，如其不服，当与该匪相持。时恐团少匪多，寡不敌众，报请派队速往帮助等情。据此，查寺前铺距城五十里之遥，尤恐彼此难以接应。随托城汛李把总长吉、樊典史国庆分带兵役，坚守城门、监狱、仓库等事；卑职即会同防营沈哨官金和带领队勇干役驰往该处。幸张团长设计防守，恐滋巨患未与该匪开敌。相持片时，该匪等闻官兵前往，势已稍退。迨卑职同沈哨官赶到，匪已潜退汶境马村，不知去向。卑职随诣张敦才家勘验，屋内有翻乱情形，并无撞门毁户痕迹。饬检失赃，除夺回粮物不计外，共估值银卅两零，逐件开单备查。集讯该团长等究竟该匪等为何意见辄来滋闹？据称，委因该庄教长赵玉柱与匪首吴恒谦等或系亲戚，或系至好，昨因教主远避，赵玉柱亦即搬赴南旺居住。遂暗中勾使众匪向该庄民教讹索扰累，赵玉柱反从中调处渔利。其余实无别情。卑职讯悉后，当将被累之张敦才量予抚恤，出力之团众分别酌赏。正拟就近函商汶上锡令设法剿防，忽于初九日寅刻接本署飞报，谓昨申接巨野茅令函会，访闻马村聚匪甚众，有初十日在巨、嘉一带滋事等情，嘱即商同防范。卑职在寺前铺属县境东北，查巨、嘉交界正属县境之西，倘一旦生事，相应为难，不能不赶回筹备。旋经分派勇役帮同该团长张瑞恒，谆嘱严防妥守，毋任该匪复入；一面卑职会同沈哨官即行回城，整备西乡防务。除函订茅令会哨巡缉，相机弹压随时禀报外，理合将县境东北乡匪众滋事，亲往查办缘由，驰禀察核。俯念地方切紧，仰求檄调营队迅速来县会同剿防，实为恩便。

批：据禀匪徒张玉朋等滋扰寺前铺暨请拨队缉办各缘由均悉。现在抽调营队北援天津，而本省东、北两路设防又极吃紧，一时实别无营队可拨。如有土匪窜扰滋患，仰即随时禀商兖镇，就近设法拨队查拿。仍一面会同邻近防营州县兜拿匪首张玉朋、吴恒谦等获案，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以缉凶暴而安善良。缴。

13. 嘉祥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七日到（1900年7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初九日申刻，由东北乡寺前铺弹压回城，当晚

访闻各交界地方均有匪徒麇聚，所传骇然。初十日黎明，防营沈哨官金和督带队勇驰往各处巡缉。卑职会督营典坚守城池，加意防范，幸未闻警。至十一日早，沈哨官仍带队赴各乡查防，知会李城汛长吉与樊典史国庆同守城内。卑职亲带勇役往西乡杨家楼与巨野茅【令】会哨面议防务。行至城外，接据西南乡顾家庄武举甘来聘等投报，初十日夜，有匪徒曾二条、张留所等纠领数十人分持枪械，突赴该庄滋扰。伊等拦阻不服，反将场内麦垛放火焚烧。即经齐集团众合力拿捕，因匪多团少，均被脱逃。伊工人王俊起追捕，被匪拒毙，合报勘验等情。卑职随改道先诣该处查勘，亲验王俊起委系被匪拒扎身死，并勘明烧毁麦垛，分别填格开单。即饬领尸从丰验埋，量予抚恤尸亲。讯知该匪等分窜汶、巨毗连各庄，当经选派勇役，协同团众，跟踪查拿；一面即转至杨家楼会晤茅令，计议不分畛域，互相严防各要情，妥商分道绕由切紧等庄周巡。返署时已更余。

迨十二日早，迭据北乡王家桥、东北乡凤凰山各团长分派捷足飞报，该庄各聚土匪百余人，始勒索不从，即行焚掠，请速往剿办等情各到县。查各该处均距城不远，卑职未便率离，随督同樊典史分守城池、监狱。即请沈哨官带领本哨勇队驰往凤凰山，知会李城汛选带营兵县役驰往王家桥，各自相机办理。讵知两处匪众即属一党分闹。该匪等先赴王家桥大肆勒索，该庄长因见势甚汹勇，未敢相激，设计勉强允许先付给京钱卅千，意在濡滞之间，官兵必能前往，即可集团协捕。乃该匪等得赃即行，就由长沟、豆腐赵、大张家等庄滋扰，转至凤凰山会聚，复向该庄肆索。该团长贾锦城先与理说不听，整齐团众与匪相击。适沈哨官带队赶到，该匪等闻声心怯，众势溃散，即经团众拿获匪首阎统钦，扎伤阎绳云，一并获住。又追获阎速、计玉兰、陈怀良五名，余匪均分投逃逸。李城汛带领兵役赶至王家桥，因闻匪众逃走，随寻踪追逐。正遇沈哨官同该团长押解获匪阎统钦等先后来县。卑职接见，均悉各情。当经连夜提讯获匪阎统钦即阎贺系匪首，与格伤之阎绳云均属上年获办匪首陈兆举之徒。其阎速、计玉兰、陈怀良各供均甚含混，时值夜深，未便研究，即分饬严押。至十三日辰刻，复据凤凰山团长派人飞报，探闻该匪等已添纠党羽多人，在汶、嘉交界聚齐，议向该庄复仇，逼放获匪等情。卑职得信后，即将各获

匪严加刑具，谆嘱小心看管；一面复知会沈哨官驰往弹压。

是日午刻，又据东乡团长于继文捷报，伊远往邻庄，闻有土匪数十人各持洋枪刀械，突赴杏花村李廷彩家搜掠一空，并欲焚烧房屋情事。伊现集团众赶往拿捕，恐寡不敌众，速请勇队帮剿前来。卑职因获匪五名在押，未敢远离，即遴派役勇飞请李城汛督带驰往。行至该村，见该团众已与该匪相敌，李城汛即【指】挥兵役奋勇上前捕拿。该匪等因两面攻击，势力难支，竟敢放枪轰拒，分投逃窜。团众等各用枪械抵格，分别扎毙一匪、扎伤两匪倒地。复与役勇等合力围拿，当场擒获七匪，余匪均各逃逸。时值天晚，沈哨官因凤凰山匪散风息回城。行至途中，访闻杏花村滋闹，即就近绕道前往。适该村事平，当会同李城汛将格伤与获匪九名护解回县。该团长于继文并李廷彩亦均随同到案。

卑职查悉匪扰情事，殊堪悯恻。当将李廷彩优加抚恤，于团长酌给奖励，分令各目先回，俟卑职亲诣勘明再为核办；一面即提验获匪。查讯格伤两匪，一名魏现亭，一名魏乐仁。所获各匪魏义亭、梁远心、魏银才、魏广顺、宋之云、高化常、魏先亭等七名，逐讯格毙一匪姓名，均称并不认识。讯其各处案情并匪党首伙，所供均甚刁狡。复饬分加刑具，严行锁押，除再提前获五匪隔别研讯究报外，所有土匪聚众滋扰各情及分别弹压剿防，先后获匪名数缘由，理合排递驰禀查核。

再，卑县现已获匪十四名之多，恐各团尚有获送，又加卑县监内窄小，四外荒凉，收禁固多不便，若照常行管押，不特谣言可虑，即疏忽亦属堪虞。可否仰乞即照拿获土匪定章，就近解赴道州提讯惩办；抑或作何安置之处，尚祈批示遵办，实为公便。

批：据禀会督营团缉办土匪各缘由均悉。该令会同沈哨官金和、李汛弁长吉督率各团长驰赴各庄，先后捕获匪犯十五名，余党悉被击散，办理甚为妥速，殊堪嘉尚。该令暨李汛弁各记大功二次，沈哨官记大功三次。各哨队赏银二百两，功牌六张。赏银先由该令垫发，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功牌随批印发，仍取具各弁勇姓名履历造册呈候汇咨。各团长有在事出力者，亦著查明禀请赏给功牌，藉资激劝。并通行各属一体查明办理。所获匪犯阎统钦等即系当场拿获得赃抗拒官兵之正犯，仰即讯取确供，按照土匪章程先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一面录供禀报。仍严缉逸匪曾二条等务获究报。缴。

14. 沂州府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到（1900年8月9日）

敬禀者：窃卑府访闻匪犯王景善即小阎王等啸聚多人，四出抢掠，实为地方之害。当经重价购线，严密查探去后。本年七月初六日晚，据眼线孙培吉密报，以查明该匪王景善与其弟王景周居住费县朱保村，现均由外回等情。卑府立即饬令带队之尽先把总马文志授以机宜，不动声色，督带眼线孙培吉并马步勇队四十名，星夜驰往捕拿。时值雨后，道路泞滞，行抵该庄时将黎明。该把总密派马步勇队将该匪住屋四面围住，亲自带领得力步队十余名，乘该匪家启门时突入掩捕。该匪王景善等即将屋门紧闭，并于门旁炮眼内开枪往外轰击，拒伤府队大旗郭风奎左胯、号令王振吉右肩甲。彼系暗击，我系明攻，负隅甚固。该把总不得已将该匪屋顶茅草点燃，该匪王景善等遂各持枪开门逃窜，经勇队开枪轰格致伤王景善左肩甲等处倒地，并将王景周一并擒获。起获鸟铳、土枪、洋炮共四杆，赃物多件。由该把总将该犯等押解回郡。

卑府饬验该匪王景善左肩甲、右胳膊各有枪子伤一处。讯据王景善即小阎王，供称系费县朱保村人，已获之王景周即三阎王系兄弟。本年六月间，伊闻洋人势败，起意借抢教为名，与素识在逃之著名匪首尤守田即秃爪龙、李二皮袄、王五胖子、张仁堂分投往纠三四百人，四出抢掠，得赃分用，均归伊带领分派。曾经先后烧抢兰山县境汤家屯、红家旦、古城十字路、双湖等村庄民尤安乐等家房屋钱物。王景周随同抢掠。事后被拿，拒伤勇队，讵被轰伤拿获。不知尤守田等现逃何处等语。质之王景周供亦相同。

查该匪王景善纠聚匪徒多人，焚烧抢掠，迨经派队往拿，犹敢开枪拒捕，胆大妄为，至于此极，实属形同土匪。讯供后卑府立即将该匪王景善即小阎王从重尽法惩办，以昭炯戒。王景周情罪稍轻，重笞饬县监禁，俟缉获逸匪尤守田等到案，以备质讯究办。起获贼械赃物，开单存储，饬验大旗郭风奎左胯，号令王振吉右肩甲，各有砂子伤一处，开单饬医。并将在事出力勇队由卑府从优给赏，以示鼓励。除仍严密购线查缉外，理合禀报查核。肃此。恭请勋安。伏乞垂鉴。

除禀臬司本道外，卑府建枢谨禀。

敬再禀者：窃查该匪王景善绰号小阎王，为费县巨族，族中科第连绵，丁多户大。该匪平时倚势欺人，聚赌招匪，横行乡里，强占妇女，无所不为。乡民不敢告发，捕役不能查拿，即历任官府亦不肯认真缉办，以致养成声势，纠集党羽，焚烧抢掠，骚扰地方。计其恶端，擢发难罄，实属罪大恶极。并供称与尤守田、李二皮袄等置有大旗四面，刻正打枪制药，意图大举。惟未据起获，不便列入正禀。今幸仰赖福威，遽然就擒。卑府从权将该匪王景善一名立置典刑，以示儆戒。各匪徒皆听王景善指挥，今既惩办，焚烧抢掠之风或可从而稍息矣。惟该匪党羽数百人散居四乡，若按名往拿，不但易滋骚扰，且恐激成固结不散之势。已经卑府出示，顽梗者固不容诛，被胁者情即可悯。除积匪尤守田等严拿务获外，其余被胁之人，如能改过自新，免究既往之罪。总期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以仰副宪台化莠为良，绥靖地方之至意。是否有当，理合禀请大人鉴核。肃此。恭请勋安。伏乞垂鉴。卑府建枢谨再禀。

批：据禀获犯情形均悉。该守应记大功一次。出力弁勇赏功牌二张，随批印发，仰即查明赏给，以示鼓励。至该匪务宜严讯惩办，毋得稍纵。余匪仍购线缉拿。缴。

15. 沂州府禀 廿六年九月初三日到（1900年10月25日）

敬禀者：窃卑府自五、六月间即访闻惯匪王合群、张二庄户、王马、李谷相等常聚多人，在峄、滕、兰、费四县交界地方游弋。屡次派队往捕，而队去即逃，队回又聚。闰月初，复据车网等庄庄民密报，匪往啸聚，抢架勒讹，民难安度。遂派沂防营哨弁马文志，协同驻沂之武卫军马队暨兰山县勇前往，而该匪早已得信窜匿山中。卑府窃以此股匪徒一日不除，闾阎一日不安，且恐愈聚愈多，酿成巨患。惟该匪等信息灵通，营勇一动，即得信逃窜，重峦叠嶂，搜捕实难，不用权谋，终难弋获，因将队伍撤回。一面密饬沂防营前后两哨、大旗什长遴选精干壮勇共二十名，改装易服，暗携利械，带同眼线潜往拿缉。闰〔八〕月二十五日晚探明，该匪等二十六日赴旦山赶集，该

大旗等于是日早潜伏于旦山庄外，眼线赴庄内探实匪首王合群、张二庄户等五人皆入宋姓烟馆。大旗等即整齐械器前往掩捕。适兖州镇宪派出管带右营马队哨官陈把总孝全，带马队十余骑亦至。该匪等见队惊窜。经马步勇合力兜捕，当时拿获鞠文方、李寅二名，格毙徐二一名，并搜获张二庄户一名。旋据沂防营眼线瞥见王合群越槽坊墙藏匿，因进院搜翻。该匪躲在粮食囤后，沂防营勇王福瑞向前提获，被该匪放枪轰伤右腮颊并右项间。镇宪马勇追捕，又被轰伤，众勇向后略退，该匪趁势外窜，马步勇并力追赶。该匪足行如飞，陟山如履平地，顷刻越过数岭。马勇不利山行，幸沂防营大旗刘万胜、什长孙振升、张福田、刘中奎、褚敬胜等夙称快足，竭力奔追，且追且拿。该匪身中重伤，负痛行缓，被刘万胜等赶上获住。镇宪马勇旋即赶到，兰山县杨令派出勇役亦至。陈把总与该大旗等商议，因王合群、鞠文方二名无卑郡紧要重案，应交伊带赴兖州镇宪归案密办。该大旗等即押带张二庄户、李寅回郡。卑府查王合群多年巨匪，兖属重案累累，屡奉宪台通饬严拿在案。今由陈把总带回归案审讯，原属正办。随提讯张二庄户，供认抢劫各案不讳。查该匪多年盐枭，抢架之案不一而足，本应遵照新章就地正法，惟李寅供尚狡展，候讯明后即分别惩处，以昭炯戒。饬验王福瑞右腮有砂子伤一处，其子已由上嘴唇透出，脖项一伤，子虽起出，惟与气嗓相近，已饬医赶紧调治。

查该大旗等，日伏宵行，不畏艰险，陟山越岭，奋不顾身，卒能拿获巨匪，实属勇敢可嘉，已由卑府优给犒赏。受伤王福瑞复格外抚恤，以示鼓励。容俟研讯确情，另行录供禀办外，所有会同捕获首要匪犯缘由，合先禀请鉴核。

敬再禀者：窃卑府前以布教士恩溥函称，不日安主教自西来华，拟即回沂查办交涉事件，嘱派队接护等情禀请宪示。蒙批：禀悉。布教士恩溥函称安主教拟回沂查办事件，请派队前往接护一节，可即复以转嘱安主教电请本部院酌派兵队往护，因沂州距胶澳甚远，本郡兵队不便派往等语，仰即查照办理。窃查卑府当请示大帅之际，已先以大局未定，请缓回沂等词函复。嗣接回信：来书谨聆，自应遵示迟日回沂；惟诸事均须清理，似亦不能久延云云。卑府细绎词意，前函所云回沂查办事件，系布教士恩溥，非安主教也。渠一教士似不敢上烦

帅廑，将来如再来信催队，是否仍遵前谕，嘱其电请宪台派队往护，抑另有办法候示祗遵。

批：禀单均悉。仰即迅将该犯李寅提案讯取确供，与供认抢劫重情不讳之张二庄户分别惩办，以昭炯戒。被匪拒伤暨在事出力之勇丁王福瑞等赏给六品功牌二张，随批【印】发，由该守择尤填给，藉示奖励。安主教现已有函来东，请派队迎护；但伊此时尚在天津，似来东尚须时日了。此缴。

16. 兰山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廿七日到（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蒙本府转蒙宪台以现当外患吃紧，一再札饬安靖内匪。并迭次颁发告示，均经卑职遵照办理，先后照缮遍贴晓谕。并谕令各团长庄长等认真互相稽查，毋听匪徒诱惑，各保身家。其有与教民有嫌者，准即来案控理，不准私相纠众寻仇。数月以来，地方尚称安静。讵【近】日京津收抚拳民助战以后，虽经出示晓以拳民、土匪之分，而该匪徒等竟以仇教为无罪，煽惑素与教民有嫌无知愚民，麇聚多人，恃众持械各处抢掠。于本月十九日，据县属汤家屯村教民尤安乐等呈报，被王景善即小阎王、齐二、齐三、杜双点、王开国、洪成臧、马神、黄锁等纠领不识姓名多人，声称奉谕灭教，抢去钱文衣物，并砸毁家具。尤振东、尤义全与王连奎之子王道士等并被殴伤等情。当经卑职派勇追捕；一面会营亲诣勘明尤安乐、尤安然、尤聚、尤凤山、于兴富、尤成、尤振玺、王连奎等八家，被王景善等纠抢，尤振东、尤义全、王道士等均被殴伤属实，粮粒家具均有砸毁抛散。并该处村红家旦村姜知贤家勘明亦被王景善等纠众抢掠，并砸毁器具。邻境费县、郯城以及曹、济所属巨野、嘉祥等处，闻亦聚众各处抢掠教民。

查该匪徒等误会近日谕旨，以拳会仇教，焚掠教民，现得无罪，且又驱遣教士，遂各蜂起抢掠。若不严惩，其势几同燎原，后患恐不堪设想。除按名严拿王景善等务获究报，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外，惟查卑县幅员辽阔，虽经卑职于上年到任后捐廉雇募马步勇丁百余名，分要驻扎，以资巡缉，惟教民各村皆有，实有防不胜防之势；

且卑县上年聚众滋事、戕掠教民之匪首孙哲、臧公仅、宋四等，屡经卑前县陈令公亮购线严缉，均尚在逃未获，难保不乘机潜回，复又聚众滋事，不可不预为之防。理合排单驰禀大人查核，俯赐派拨勇营迅速来郡弹压，以遏乱萌，实为公便。

再，正具禀间，县属古城村据报被匪徒纠众往抢，经该庄长等率众抵御，开枪轰伤匪徒十余人，内四人立时因伤殒命，余匪均各窜散。除验明另行禀报外，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古城村庄长率团抵御匪徒，当场轰伤悍匪多名，殊属奋勇可嘉，应赏银一百两，功牌二张，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填给后造具该庄长等履历清册，呈侯汇咨。赏银先由该令垫给，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仍严缉匪犯王景善等务获究报，并随时亲赴四乡剀切劝禁，认真巡缉。此次乡团抵御匪徒并酌给奖赏情形，一并出示晓谕，以作士气而辑众心。所请拨派防营，一时殊难筹拨，容俟斟酌缓急，随时抽调，并已批饬胡守就近添募矣。仰即知照。缴。

17. 兰山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到（1900年7月28日）

敬禀者：窃卑县自闻中外开衅以来，民心浮动，并有外来匪徒从中煽诱，谋与洋教为难。经卑职遵照宪札节次出示晓谕，并将合境教堂查明封锁；一面选派勇役分赴四乡巡缉，以资弹压。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卑职访闻西北一带有匪徒聚众滋扰教民情事，当即会同营汛，督带勇役驰往查拿。中途接据古城村地保张立友面禀，本日午后突有匪徒聚集多人，赴教民张景昆之戚王连恩家，以提拿张景昆为名，意图抢劫。经庄长等率众抵御，立时击毙匪徒四名，余匪带伤逃逸等语。卑职驰抵该村正在勘验间，复据派出勇役先后驰报，本日傍晚时分，十字路、双湖、迭衣等庄教民、教堂房屋，同时被匪分别焚烧拆毁等情。卑职立即星驰前往。迨至十字路村，该匪先期闻风逃散，时已昏黑，不便跟踵追捕。即于次日勘得古城村小教堂一座，并教民范堂峰等十四家房屋被匪烧毁，范堂峰并被架去，生死未卜。又至双湖、迭衣等庄勘得教民杨守信及蒋兴贵等共

四家被匪扰害，并被焚烧拆毁房屋各数间。复折回至古城村，勘得县民王连恩家被匪图劫未成，当时格毙匪徒四名属实。勘毕，饬仵验明已死无名匪徒四人，委系被格因伤身死。报毕逐一亲验无异，分别开单填格，取结附卷，尸令棺殓。

查此次变出仓猝，卑县勇役无多，驻郡之马队先期赴费县巡缉，附近又无防营可调，顾此失彼，实有防不胜防之势。而此股匪徒，倏聚倏散，飘忽靡常，现在高粱繁茂，尤易藏奸，非有得力营勇会同巡缉，不足以遏乱萌而寒贼胆。可否仰恳宪恩俯赐迅速移咨兖州镇宪，就近派拨马步队伍一二哨来县驻扎，以资侦缉而靖地方。除会同营汛实力防缉，并查找被架之范堂峰务获具报外，理合禀报大人查核。

再，青驼寺庄教民盛同法、宁淑柱、宁宗华三名，于本月二十日被匪架至沂水县境王花鼻山砍扎致伤身死，已由卑职移会沂水县查验核办。合并声明。

批：已据禀咨会兖镇酌拨队伍驰往巡缉矣。该令素称干练，当此土匪充斥，民生困蹙之际，尚其努力整顿捕务，激励乡团，以辅兵力，而遏乱萌。古城村庄长暨民人王连恩等，邀合团丁当场格毙四名，实属守望相助，奋勇可嘉，著赏功牌两张，银一百两，以示奖励。功牌随批印发，填给后仍造具履历清册，呈候汇咨。赏银先由该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一面严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毋任漏网远飏。被架之范堂峰速即设法找回。仍会同沂水方令查验青驼寺庄教民盛同法等三名被匪架至王花鼻山被戕情形，及勘讯古城村、十字路、双湖、迭衣等庄被匪扰害缘由，分别详报核办。缴。

18. 兰山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日到（1900年10月7日）

敬禀者：本年闰八月初五日，卑职访闻教民宁淑柱等被杀案内匪犯刘长柱等有潜回本境情事。当即购线查探确实，密派带队之李怀浦等督率勇役，不动声色，星夜驰往兜拿。该犯等无不逃窜。立即擒获刘长柱等三名，并起获号衣、鸟枪等件，押解到县。卑职提验刘长柱、刘秀贵、张言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刘长柱供称，伊先在新建营内当勇，后因误公斥革回家。教民宁淑柱、宁宗华、盛同法恃奉洋

教，屡次欺讹乡民，人皆切齿。前闻中外失和，起意乘机将宁淑柱等架去杀死除害。本年六月二十日，探知宁淑柱等在毛子峪村躲藏，伊随纠邀现获之无服族伯刘秀贵并张言二、在逃之王长苓等多人，将宁淑柱、宁宗华、盛同法捉获，架至王花鼻山涧内，一并砍扎致伤身死，逃逸。拒〔讵〕被拿获。不知王长苓等现逃何处，并无结伙抢掠别案等语。卑职核与报案相符。惟质之刘秀贵等，供词异常狡展。将犯先行收禁，衣物等件存库。在事出力勇役由卑职从优给赏，以资鼓励。除再提犯研讯确情分别拟议禀办，一面仍严缉逸犯王长苓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犯讯供大概情形，合先驰禀大人查核。

再，此案杀毙教民三命，情节较重。该犯刘秀贵等供词狡展，可否一并提府审办，以昭慎重之处，伏候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匪犯刘秀贵等供词狡展，应准提府审办。仰候札饬沂州府，迅将该犯等提案讯取确情，录供禀办。仍严缉逸匪王长苓等务获究报。缴。

19. 兰山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廿五日到（1900年10月18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教民徐化被匪抢掠，并被焚烧房屋一案。当经卑职亲诣勘验，并获犯徐玉珍等，已将勘讯大概情形禀报在案。旋奉宪台批示，饬将逸匪徐孝信等严拿务获究报等因。兹于闰八月十八日，访闻徐孝信有潜逃江南境内藏匿情事，卑职立即密派带队之尚治邦督带勇役，星夜驰往，严密兜拿。该匪不能窜逃，开枪拒捕。该勇役等奋不顾身，立时擒获。适芦塘保练长徐宗闵带领团丁闻信踵至，协同将犯押解到县。

卑职提验该匪徐孝信即徐效信，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先未为匪犯案。本年八月十六日，与在逃之赵三和、薛二色、孙保撞遇，伊稔知教民徐化家有钱，起意纠允赵三和等抢掠得财分用。伊与赵三和等又转邀不识姓名十余人，至十七日早各带器械，一同闯入徐化家，抢得粮粒、牲口、衣物，逃逸。后闻查拿紧急，潜赴江南藏匿，被拿拒捕。不知赵三和等现逃何处。至前获之徐玉珍等并无随伊掠抢等语。惟诘之放火焚烧徐化房屋，该匪则犹任意狡展，难保无另有抢

掠别案。除提同徐玉珍等再行研讯确情，录供禀办，并将出力勇役团丁分别从优给赏，以资鼓励，一面严缉逸匪赵三和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犯讯供大概情形，合先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该犯徐孝信与前获之徐玉珍一并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并严缉逸匪赵三和等务获究报。缴。

20. 郯城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到（1900年7月30日）

敬禀者：窃卑县城内德国教堂自本年六月初八日教士戈巴德潜行出境，居民赴堂看视洋鸡，被人乘间窃取物件后，卑职已将教堂封锁，并派人昼夜看守。讵于本月二十九日，前江苏徐州镇陈昕部元字左右两营过境，日夕时分，突有营勇数十人赴教堂门口，令看门人役开门，欲进内观看。看门人役不允当向拦住，该勇等气忿，即将门挤开进内，堂内桌椅等并被砸毁。卑职闻信即会同城汛驰往弹压，当捉住营勇四人。据称一名周加其左营左哨，一名施大章左营后哨，一名冯丙宜右营后哨，一名梁维功右营伙夫。正在讯供间，并善言开导其余，令其走散。顷刻该勇等愈集愈多，并有执持令箭者大声喊称，奉令剿闹洋教，旋喝众将堂中房屋尽行拆毁，门窗砸毁，且立逼放回捉住之周加其等四人。卑职见其声势汹汹，寡不敌众，若过于抗势必酿成事变，只得允从，将周加其等暂行释放。伏思该营官住处近在咫尺，维时人声一片喧嚷，断无不闻声前往弹压惩办之理，乃相持时久，该营官竟未前往。如此情形，卑职如谒见令其交人，自必推诿不允；若操之太急，甚至激变大事。再四筹思，惟有据实驰禀大人鉴核。究应如何办理之处，并乞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仰即就近禀报该军统领前江苏徐州镇陈镇备案，以凭核办。并已电咨南洋大臣转饬查办矣。缴。

21. 武城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到（1900年3月17日）

敬禀者：本月十三日午刻，据卑县杨庄地保禀报，今日早晨有义和拳匪自东南来，约计六七十人，至该庄尖饭，与防营马队相遇接

仗，合亟禀报等情。查杨庄相距县城十二里，卑职闻信后，立即会同营汛选带县勇兵役百六十名驰往会办。查此股拳匪系由茌平赴博平、清平、夏津一路阑入，经武卫右军王领官开福部下哨长阎凤鸣，会合东字正军哨长许占标，各带马队跟踪堵截，至卑县杨庄与匪相遇。不意该匪首肆无忌惮，胆敢开炮轰击，抗拒官兵。正在相持间，适值蔡游击元海、陈把总金荣，因奉王总戎世清饬探匪踪，沿途追捕，与驻防卑县之东字左营右哨李外委文成，各带所部勇队同时踵至，合力剿拿，斩获多名，余众始各四散逃窜。驻扎临清州境之东字前营戴领官守礼，因曾与阎哨长凤鸣约会追踪，督率所部向北而来，与卑职带领勇役兵丁向南飞驰，两相接应。饬散集市乡民，逐查该庄实无他匪藏匿，追捕余贼业已无踪。遂经查点，当时格毙拳匪二十八名，拿获朱西蚣、王姓即孙加章、段凉山、翟如春、张光祥、王姓即王黑、张小、于长坡、段玉兴、范小、陈卷十一名。内朱西蚣、张光祥二名受伤，王姓即王黑伤痕尤重；范小、陈卷现已因伤身死。我军伤亡勇丁杜金标一名，眼线马玉河一名。所毙贼匪，令所获之匪逐一辨认，内有王玉振系著名匪首，并有头目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亦一体歼除，实足以快人心，而资震慑。卑职于验明后，饬将尸身先行掩埋。阵亡勇丁、眼线买棺成殓，由各本营饬传家属前来具领。一面提讯该犯朱西蚣等，据供分隶长清、堂邑、茌平、清平、夏津等县，先前学习拳棒，各为保卫身家。近因在逃匪首和尚徐福同、现已格毙之王玉振等，有与清河县境不记何庄为仇，欲往报复。因伊等曾与习拳，知其姓名，被其逼胁，无奈同行。昨日路经夏津县境，徐福因嫌人少，嘱众少候一二日，遂赴南路邀人，不知现在何处。并据张光祥、翟如春供未习拳，均被中途裹胁各等语。除再研讯确情，录供详办，并严拿此起匪首徐福即徐和尚，务获究办外，所有防营追捕拳匪至卑境杨庄地方格毙多名，兼毙匪首，并拿获余犯讯供大概情形，理合驰禀大帅查考，俯赐檄饬各州县一体协拿此起匪首徐福即徐和尚，务获究报。现获匪犯应否解赴本州审办，并祈批示祗遵。

敬再禀者：此次剿捕拳匪并无惊扰闾阎，亦未误伤百姓，知关宪廑。合并禀闻。

批：禀单均悉。此案前据营务处王旅世清禀报，已饬令查明伤亡

勇丁姓名、籍贯，禀候优恤。该匪等胆敢当场拒捕，轰伤官兵，实属愍不畏法，亟应严行惩办。仰即签派勇役将所获匪犯朱西蚣等，一并解交东昌府洪守收审。仍会同邻近营县勒限严缉匪首徐福暨同伙匪犯务获究报，毋稍纵延。此缴。

22. 武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到（1900年6月30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四等日，卑职探闻直省拳匪势甚猖獗；兼闻直东交界各县，亦所在皆有，匪徒聚散无常。卑县近接邻封，时虞阑入，扰及教堂为懔，遂即选派练勇、壮快、捕役，前往保护，并谕团长认真操练，明定赏罪，一闻有警，立即集团救援，毋稍膜视，一面会商防营李哨官文武，择要拨队驻防梭巡。惟查县境与直省之清河、故城、南宫、枣强等县处处接壤，匪踪飘忽靡定，勇队仅止一哨，甚为可虑。当经卑职飞禀宪台，恳请添拨得力勇队下县，藉资镇慑，俾免疏虞各在案。

迨于五月二十七日夜四更时分，探闻有拳匪结伙窜入县境之吕滑庄，卑职立即知会防营，分带勇役，星夜飞往兜拿。即据该庄团长吕振清并教民吕成武等先后驰报，本日夜间约有拳匪百余人，由清河境张宽庄等处突至伊庄教民吕成武家，幸有准备，抢劫衣物无多。经该团长齐集团众与教民等奋力捕拿，适营县派出勇役同时踵至，合力兜拿。该匪等拒捕，伊等与兵役竭力抵格，匪势不支，逃出庄外。跟踪追捕，互相格斗，当场格毙拳匪一名，捉获受伤一名，夺获长枪、单刀等物。该匪等见势不敌，又闻营县大队前来接应，余匪带伤分路逃逸。教民吕克忠、吕克德尽力跟追，被匪拒伤。吕克忠旋即因伤毙命。询问捉获受伤之匪，据云姓冯，名不肯说，并云为首者系南宫县李和尚村侯姓，恳请勘验等情，并据派出勇役亦以前情面禀前来。

随即会营带领刑仵亲诣，勘得吕滑庄距城十二里，不近大道，未设墩防。该教民吕成武家被匪扰害属实。饬开清单，据云一时未能查点清楚。集讯地邻庄团各长供与报同。饬仵验得已死无名拳匪暨教民吕克忠，委系因伤身死。提讯受伤冯姓拳匪，不能言语。饬验左右肋并合面左肱肘各有刀伤一处，斜长二寸四五分不等，均深至骨，骨损

骨折。又验得教民李克德脑后有伤一处，用药护盖不便揭验。分别开单，饬医附卷。旋据报称受伤冯姓拳匪因伤身死，复验无异，饬将尸身分别棺殓。除仍会营督饬勇役防护，一面飞移清河、南宫等县协拿外，所有击退拳匪勘验缘由，理合驰禀大人鉴核批示祗遵。

再，此次拳匪窜扰，虽经预拨勇役防守，暨该庄团等民教素和，始获合力捕拿，尚无扰及地方。第县境兵力孤单，深虑该匪勾结大股入境报复，不得不思患预防。恳请俯念边境要区，迅赐恩准添拨重兵下县，实为地方厚幸。所有出力团长丁役人等，业由卑职捐给银牌钱文，以示奖励。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现在津沽洋兵麇集，拳民均赴前敌努力抵御，何至窜入内地滋事，显系土匪冒充拳会扰害地方，仰即会督营团迅捕此案逸犯，获案照土匪例惩办，以固边圉而遏乱萌。缴。

23. 武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到（1900年7月11日）

敬禀者：本月十一日据派之探役禀称，刻下郑家口故城境内拳民愈聚愈众，现已竖旗，不知意欲何为。昨有贩卖草帽辫及落花生等船只，由故城境经过，被拳民查获，以洋货为名即将全船货物烧抢一空禀〔等〕情禀报到县。伏查东省仰赖大帅之威福，各属未被扰害，官民感戴莫可名言。惟卑境之郑家口，北去德州六十余里，南至县城五十余里，既系水陆通衢，又系入东门户，此百余里内并无一兵扼守，危急情形甚为可虑。卑职曾将空虚及内地情形，禀请宪台分拨勇队下县驻扎，尚未奉到批示在案。今若辈聚众竖旗，徘徊境上，故城与卑境仅隔一河，设有窜扰，北之德州，南之临清，虽有重兵镇守，恐难得力。卑县三面界于直隶，坐困敌心，城郭本非完固，兵力又甚孤单。察看形势，该拳民等颇有犯东之意，当此剿抚两难之际，筹思鲜有善策。卑职竭尽心力，难保境内无虞。边境有失，腹地之匪必至蜂起。惟有仰恳大人俯准迅赐添设防队，或由东昌、临清就近酌拨马队下县，择要驻扎，以壮声威。若辈见有重兵，或可绝其觊觎之心。如其肆扰，即饬明按假冒义和拳声明痛剿，万无不胜之理。所有探明故城境内拳民聚众竖旗，势将东犯情形，理合飞禀大人鉴核，速赐示遵。

肃禀。

批：禀悉。已派右路后营彭管带全山酌拨队伍驰往巡防矣。仰即会同该管带严密布置，实力防范，倘有冒充拳民、藉端滋事之土匪窜扰境内，立即率队捕拿，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以戢凶暴而靖地方。缴。

24. 武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到（1900年7月1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据县属曹官里地保高元禀称，本日早上，突有头缠黄巾，身束红布，持刀骑马者约十余人，后随农人打扮者约有五六十人，自北而来。骑马者大声疾呼北地电杆已经砍尽，赶紧下手，随喊随跑。伊见匪势凶勇，未敢往阻。俄顷之间，电杆均被毁坏，匪等往南而走，理合据实禀请勘缉等情。同日迭据占官里、大田里、南朱里、洪官里、祝官里地保高上云等禀同前由各到县。

据经卑职立即会营分带兵役飞诣勘捕。查勘得北自恩县交界之朱家圈起，南至夏津交界之吕洼止，计长九十里，地内电杆、电线全被该匪等砍锯尽净。集讯庄长地主人等，供与地保禀词相同。差拿匪徒无获。除选差干役悬立重赏购线勒缉，并飞移营汛邻封协拿外，所有卑县电杆、电线被匪砍锯尽净，勘验大概情形，理合驰禀大人鉴核。俯赐饬属一体截拿此案匪徒，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境内电杆被匪砍锯殆尽，实属防范不力，应先记大过三次。勒限一月，严缉此案匪徒，务获解究，按照土匪章程从重惩办，逾限不获，即行照例题参。仍一面添派勇役会同电局妥为防护，毋得再涉疏虞。切切。此缴。

25. 武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廿二日到（1900年7月18日）

敬禀者：卑县于本月十四日，拳民杀烧大盐村教民房屋，所有地面及拳众一切情形，均经先后禀报宪鉴在案。不期聚拳日众，于十七、十八等日烧掠吕滑庄、吕洼、徐窑庄、潘庄、杨庄、董庄、学口

庄教民七十余家，杀死教民已知者二十余名；勒令督销盐局保放私贩；逼东字营；且有令县开库放钱之谣。种种情形，笔难罄尽。讵于本月二十日午后，突来拳众千百余名，声称攻打十二里庄教堂，即在西关外山西会馆麇聚，并进城焚烧东门里教民房屋十余间；杀死反教教民二人；向卑职立索马匹刀械。刻下盘踞如故，不知意欲何为。

卑职伏思若辈逼处城关，目前虽无骚扰平民及向卑职逼索巨款，然成沧州之祸，事在俄顷。卑职既无兵力可恃，仅赖数十名练勇保护仓库、监狱及应时相机而行，深恐无济于事。总之卑职做一日官办一日事，断不肯以时势危急，稍涉疏解，无如坐困敌心，祸在顷刻，不得不将困苦危急为难情形，略陈于恩宪之前。倘蒙逾格施恩，即请设法救援，则武邑亿万生灵感深再造。所有卑县危急祸在眉睫情形，理合驰禀大帅鉴核，速赐示遵。

再，前蒙派拨驻恩之彭管带应援队伍已为恩县截留，并未下县布置。昨赴德州电禀，因线路不通，业已驳回。合并声明。

批：禀悉。已另檄饬遵矣。仰即查照办理，毋再饰延干咎。缴。

26. 武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廿三日到（1900年7月19日）

敬禀者：前于拳民二百余人盘踞郑家口故城境内，闻有过河在卑境内游弋。卑职立即会营设法防堵，一面将该拳民等情形飞禀宪鉴在案。兹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据县属大盐村地保王同刘禀，据该庄首刘朝万等报称，本月十四日傍晚，突有二百余人黄布包头，上粘乾字，分执小黄旗、洋枪、刀械，蜂拥进庄，即将教民刘学思、王文泽并与刘学思亲戚之王万年家衣物、粮食抢掠一空，门窗器具概行焚烧。旋将刘学思并其妻刘马氏，其子刘双荫、刘振江，子媳刘王氏，一并杀害。教民王文泽闻信逃避，与王万年家人口均未受伤。庄邻人等幸无被扰。该拳民等即往西南而去。嘱为报验等语。往看属实，合报勘验等情到县。据此，即经卑职会营亲诣，勘得大盐村距城三十五里，教民刘学思、王文泽，庄民王万年等家被抢粮物属实。饬验已死教民刘学思、刘马氏、刘双荫、刘振江、刘王氏五名，均各受伤身死。当场填格取结，尸令棺殓。集讯团庄各长地邻人等，供与禀

词相同。查探匪踪，均赴清河、故城县境一带。除仍由卑职会同防营设法堵拿，另行禀办外，所有勘验教民刘学思等家大概情形，理合驰禀鉴核，迅赐通防截拿解究。

批：据禀已悉。该县境内叠出焚杀抢掠重案，实属捕务废弛，应记大过三次。勒限半月严缉此案凶手，务获究办。仍将勘验缘由，照例详报。缴。

27. 武城县会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窃自拳匪就抚以来，内地不逞之徒，群相煽惑，明目张胆，以练习神拳为名，禁不能禁，防不胜防。逮自津沽溃散，到处勾结，始犹焚杀教民，继复扰害良善，日甚一日。昨竟敢入城焚杀抢掳驿马，并要挟盐局指为某某欠盐账已还，某巡应去，大肆鸱张。卑职桐业将连日急迫情形，均随时禀报，并电禀沥陈宪鉴在案。卑职汝炘因尚未扰及盐务，数日来仅有外庄集索要盐斤，或假盘川，皆少少应付，未敢遽渎宪聪。近来各集镇啸聚，动以数百人，或千余人，乡间索米，盐店索盐，皆须供给。前据甲马营子店伙友面称，十八日向晚，有拳匪百余，以红巾裹头，持刀入店。盐匪戴大谟率领，口称要在押盐犯李鸿如赶紧放出，不则立即放火杀害。未敢允彼，经人出保，始能来局等语。

查李鸿如系驴驮私盐，带有刀械，积惯贩私，送县严押示儆之犯。该拳匪胆敢硬行索要，且动以危辞，实属横行无忌。时与卑职桐商酌，皆以值此时局，只有允其保释，免激祸端而已。讵意甫将该犯开释，即于二十一日率领拳匪多人闯入甲马营子店，即向伙友抡刀杀砍，幸即时躲开。巡役等遮拦央告，声言要其原驴口袋，并罚官盐一包，钱四十千，始能饶命，允付出店。

近因各镇拳众啸聚，日事烧杀，村镇戒严，各庄多未能赶集。且彼拳多系枭贩盗匪混迹其中，觅隙寻仇，托神附体，视杀人为儿戏，目法纪若弁髦。始犹民教寻仇，发于怨毒，近已闾阎被害，扰及官场，盐务尤为可虑。顾此等匪徒原不难指名拿办，深恐彼众齐心，一时变起仓猝，若不及早剪除，而沧州之祸，亦在目前。绠汲情形，万

分迫切，谨会同卑职桐合辞飞禀。可否迅赐酌派运胜营分拨驻守，以弭祸变之处，出自钧裁，俯候卓夺施行。

批：据禀已悉。匪势猖獗至此，该令犹不会营剿办，迭次借词搪塞迁延，殊属庸懦已极。仰即凛遵前檄，会同方统带致祥迅速剿捕，毋再纵延干咎。运胜营本系巡缉私枭，保护运务，应准分拨驻守。候札行运司转饬遵照办理。缴。

28. 武城县会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到（1900年7月28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二十七日剿办塔坡土匪，曾将获胜情形具禀宪鉴在案。旋经侦探该庄漏网之匪，欲勾结瓦子庄及直境花十八庙等处土匪前来报复。当经标下致祥会同标下金山、卑职桐各督营哨团勇日夜巡逻，严加防范。标下右路后营弁勇于二十八日在城东一带防哨，天明时擒获土匪刘敬岭、李兰池、刘汶岳、王金三、徐长城、李振海六名，并起获刀械十余件、矛头十余个、大小枪炮四杆，送经标下致祥查验，刀械血迹班班〔斑斑〕，连片满刃，实系杀人未久之凶器。随即会同卑职桐研讯，得刘敬岭、李兰池、刘汶岳、李振海均系夏津县人，王金三、徐长城分隶武城河西杨庄，久在直隶人曹姓手下习学神拳。自天津与洋人闹事后，逃来武城，在塔坡庄与曹寅亮等多人设厂传教，渐聚有千余人，时去时来，在各处焚烧房屋，抢掠银钱，俵分度用。即大盐村、吕滑庄、吕洼等处抢案亦曾同伙。于二十七日，经官兵剿捕接仗，有戴大木一名，见曹寅亮被击身死，势已不敌，该匪等即同戴大木逃避恩县。邀人未允，戴大木一人又到平原县邀人，与官兵报复。令伊等先行负运器械前往瓦子庄合伙，行至中途被获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其为土匪，勾拳滋扰，毫无疑窦。

标下等公同商酌此等乱民土匪，实属恶贯满盈，罪在不赦，未便禁候批示，致稽显戮。且其党羽甚众，若不速正典型，既恐有意外之疏虞，亦且无以正戢人心，而昭炯戒。应即遵照大帅行知本年六月初五日钦奉谕旨，按照土匪章程，于本日午即将该土匪六名就地正法，悬首示众，并将刀械各件存储县库。其在逃未获之戴大木一名，应请通饬各该营县一体协缉，期免贻害。所有擒获漏网之匪，复欲勾结为

患，会同审实，按照土匪章程立即正法缘由，理合禀报大帅查考，俯赐批示立案，实为公便。

批：已据禀分饬平原、恩县严缉逸匪戴大木务获解究矣。右路后营弁勇在城东一带捕获土匪刘敬岭等六名，经该令等讯明即行就地正法，缉办尚属妥速。彭管带、方副将、该令著各记大功一次。并查明在事出力弁勇赏银一百两，功牌四张，以示奖励。功牌随批印发。赏银先由该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仍遵照前檄会商妥筹，相机缉办，以清运道而靖地方。缴。

29. 武城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九日到（1900年8月3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卑县境内塔坡庄土匪经官兵剿办。嗣后方统领会同彭营官及卑职不时带队巡缉，数日之内已将南大庄、刘官屯等处拳民设法解散。该拳民既悔前非，自当谅予自新之路。当将各该庄首事严加分咐，如再聚众学拳，定必严加剿办。

现于七月初四日据卑县派出探役报称，前在西关盘踞之匪首宋怀，带同不识姓名两人，分持刀械赴东乡一带勾结邀人等情；并据塔坡庄首事增生曹寅恭等亦以前情联名禀请拿办前来。卑职立即会同营汛分带练勇兵役，暨方参将致祥、彭游击金山分拨勇队驰往堵拿，协同将该匪宋怀、王怀祯、王荃伶三【名】获住，并搜获单刀、黄布头巾上写乾字既八卦印布等物，押解回县。

当经卑职讯据该匪宋怀供称，武城县人，向在各处游荡度日。去年十二月间，伊与现获素识之王懊祯、王荃伶同往直隶清河地界，报入头目张花拳厂习练神拳，同伙百余十人。伊曾同张花时到各处打粮，并掠杀民教财物，不记次数、日期。嗣因张花与教民打仗受伤身死，伊即举为头目，王懊祯、王荃伶为二头，就在故城、南宫、清河一带抢掠糊口。至本年六月间，不记日期，与素识在逃之戴大木、韩相、李红如、赵四、匪类刘老印各股头目，在清河境花十八庙会遇，邀伊同攻武城十二里庄教堂，合伙共有千五百名，分股来至武城境内。因无食用，戴大木起意砍锯电杆，并赴各庄掠杀焚烧教民财物房屋，讹索乡民铺户粮物银钱，随时俵分花用。至六月二十日，与戴大

木等攻打教堂，被教民打败，死伤百十余名。是日午后，来至城关河西街山西会馆居住，伊素知东门里住有教民，即领同王懊祁、王荃伶、刘老印等各带拳伙进城，烧房杀死教民二人；复至县署求借马匹刀械，当晚出城。二十一日，伊领拳伙下乡打粮，戴大木等各股仍在西关，后闻官兵到塔坡开仗，将头目曹寅亮打死，伊即折回花十八庙，随后戴大木、刘老印两股亦去，商议添人报复。伊与王懊祁、王荃伶于七月初三日来到东乡各庄邀人，被祝官屯首事集团，伊即逃走，不料撞遇兵役，拿住到案。戴大木、刘老印与不识姓名头目约有二千余人尚在花十八庙，韩相等各股不知现往何处等供。质之王懊祁、王荃伶，供亦相同。

卑职伏查该匪徒宋怀等纠合匪党，千百成群，放火抢杀之案不记次数。复敢恃众占踞关厢，纠党进城烧杀，挟制官长，实属形同反叛，罪大恶极。现经拿获，委系恶贯满盈，似未便禁候宪示，致稽显戮。且宋怀等彼时进城烧杀，凡城关商民及书役人等，无不识其面貌，更属毫无疑义。自应恪遵六月十九日卑职奉到大帅通饬，嗣后拿获匪徒，讯系凶暴彰著，供情确凿，罪干斩枭立决者，即准权宜行事，尽法严办，勿稍轻纵，仍将讯办缘由详细具禀查核等因。即于七月初五日会同营汛将该匪徒宋怀、王懊祁、王荃伶三名绑赴市曹，一并正法，悬首示众，以昭炯戒。除出示晓谕解散胁从，仍会同防营设法将戴大木等缉获严办外，所有拿获匪首讯明正法缘由，理合详细禀报大人查核，批示立案。并请通饬协拿逸匪戴大木、韩相、李红如、赵四、匪类刘老印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方副将致祥、彭游击金山等，拿获匪首宋怀、王懊祁、王荃伶等三名，并起获刀枪印布等物，当即讯明就地正法，办理尚属妥速。该令既尚知愧奋，应即宽免奏参摘顶处分，即将顶戴赏还。仍与方副将、彭游击各记大功一次。塔坡庄首事增生曹寅恭指拿要犯，赏给六品功牌，以示奖励。功牌随批印发，仰即转给该增生具领，并造具履历清册，呈候汇咨。一面会同防营严缉逸匪戴大木、韩相、李红如、赵四、匪类刘老印等务获究办。并候分行龚分统暨邻近各州县一体截拿。仍由该令移会方副将、彭管带。缴。

30. 武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四日到（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本年七月十一日，营县探闻卑县西南乡与直境清河县边界相距二里之苑呈村，众匪百余名。当经方副将致祥会同彭游击金山分督队伍前往剿捕。讵该匪先已闻信，竟敢架炮拒捕，遥见兵势知不相敌，复改装遗械逃避。方副将即拟传令进庄搜捕，惟不准扰及平民。经该庄首事范清塘等面称，贼匪均已远逸，委无存留余匪，恳免队伍进庄搜捕，并具呈永不留匪甘结。方副将等念恐扰及居民，准如所请，仅起获匪遗大旗一张，抬枪两杆，内有火药子弹，【并】火药一箱、铅丸三十粒整，整队回城。除仍认真侦探如有聚匪阑入实力剿捕外，理合遵章禀报大帅查考。

再，卑县东乡一带，本日并无匪徒滋扰情事。探闻恩县境之四女寺、旧城等处聚匪甚众。合并声明。

批：禀悉。仰仍认真侦探，随时报查。缴。

31. 武城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到（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标下致祥于本年六月二十日，率队驰抵武城，适标下金山亦即奉檄协防到武，当经会同卑职桐督率练勇团丁由近及远，四出巡缉。历将驱逐南大屯及剿办塔坡各股土匪，并捕获土匪刘金岭等六名正法，随时分别禀报宪鉴。嗣经标下致祥等和衷商办，或同赴各乡巡缉；或分出各庄村传集知识人等，曲加开异，恩威互用，剀切劝谕，张贴宪台所颁告示。零星小股慑于塔坡之惩创，威大帅之仁德，均各悔悟解散。

迨至七月十一日，又探得苑呈村有匪聚众百余人，当经标下致祥会同标下金山疾驰追剿。讵该匪等耳目众多，竟为所觉，谅明知势不相抗，于我兵未到之前，先行逃避。故兵临该村已属踪迹全无。该村与直隶清河交界，大约此股已窜入直境矣。迨入村清查，即据首事范清塘等面呈甘结，亦云庄中实无余匪存留，恳免进庄搜捕。标下等念该首事既敢出具甘结，自当俯顺舆情，以安良善。遂询明匪等所居之

庙，入内查勘，当时起获该匪等遗留之大旗一杆，抬炮两杆，内均装有药弹、并火药一箱、铅丸三十余粒。察无别项藏匿情形，遂移带起获禁物，整队回县，移交卑职桐验收存库，并将大概情形禀报在案。

自此仍复分投查察，日无间断，周历四乡，均称安谧。复经密派妥弁改装访察，亦大略相同。惟所余之瓦子庄及郑家口两处，屡次侦探为武城最悍最众之匪，出入无常，窜流莫定。盖瓦子庄与直隶之花十八庙相距只七八里许，郑家口中跨卫河为界，河东属武城，河西即属直隶故城，东西一隅地分两省，剿抚殊不易办。先经卑职桐撰就告示，恭录上谕并宪谕，谓如速解散，尚可宽贷；倘仍盘踞，即照塔坡之匪一律办理；有能举出首要，更当重赏。派差传贴该两处去后。标下等见内地已无庸顾虑，兹于十四、十五等日率队巡缉至彼，询知该两处之匪早已远遁，居民安戢如故。即十二里庄之教民亦尚未滋事。旋复传询首事人等，佥称匪等盘踞于此，时欲一逞于十二里庄之教民。因屡攻不下，又闻塔坡已被官兵击捕死伤一百余名，知枪炮之不能避，符咒之不足恃；兼以煌煌诏书，赫赫宪谕，县中又复传谕勒限解散，例禁綦严，实勘畏惧。且该犯等惟恐官兵不日前来剿捕，是以渐各陆续分散，不知去向。数日以来，再无拳匪溷聚等语。标下等细加体察，盖土匪初冒拳民而滋事，饥民即随土匪以求生，故半月以前，拳民、饥【民】溷厕其间，所在皆匪。今幸连得透雨，节气较往年为迟，晚禾可以补种，饥民安其旧业，散各归农；土匪惮于兵威，聚有官捕。此其冰消瓦解委系实在情形，核与该首事所称似无捏饰。

伏念武城自六月中匪起仓猝，伏莽遍地，经塔坡一仗匪胆俱碎。又复叠次惩办漏网，时未久而地方重征安谧。固标下等始愿所不及此者，此诚仰托朝廷鸿福，大帅声威，剿抚兼施，威克厥爰之所致也。惟标下等公同筹议，武城虽刻下一律肃清，实无匪聚之处，究与直省接壤，邻氛一日不靖，武城之防一日不能遽撤。且四女寺之匪，探闻孙翼长已督兵进剿，匪败无归，窜遁来境，又在意中。迎头截堵，一定步伐，庶不致蔓延而扑灭无期。第标下金山所带两哨，当前月杪分移来武时，原因急其所急。现在恩县一带尚有伏莽，自应遵照前奉宪谕，武城防务粗定，即时折回恩县办理该处防务。而标下致祥离临已将匝月，邱县虽已抽拨后营左哨驻防巡缉，究恐未能得力，其临清之

夏保寺及夏津之双庙等处，亟应移师前往次第办理，以清乱源而通运道，冀以上纾廑念。兹公同议得将卑部后营前右两哨留防武城，会同卑职桐遇事商办，不致有误事机。倘再有大股匪窜，由卑职桐随时侦探，分函飞递到营，则标下致祥、金山仍当随时回顾，以保边圉。标下等决不敢以目下无事，稍涉大意。所有武城境内剿抚兼施，业已一律肃清，会同筹商，拟分留兵队善防其后，并标下金山回防恩县，标下致祥移师临清、夏津一带查防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请大帅查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标下致祥发禀后即于十六日拔队。合并声明。

批：禀悉。以派行营营务处何道昭然会同右军分统龚镇元友酌拨队伍，迅将郑家口一股匪徒妥速剿办，一律肃清，以通运道而固边防。仰该令即于境内分段巡缉，严防窜逸。彭管带金山暂行回防恩县，以杜旁扰，仍为德州、武城两路策应。方统带致祥既已率队回防，即责成迅将临清、夏、邱一带窜聚匪徒，次第捕拿，合力剿办，俾免彼拿此窜，致滋后患。即由该令移会该统带、管带知照。缴。

32. 武城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到（1900年11月22日）

敬禀者：窃标下锟蒙大帅札委，令即督带队伍前往武城县，严密防拿匪目于凌霄等务获究办；如有拳厂，次第平毁，仍饬将查办情形，随时报查等因。蒙此，卑职杰在德州差次接奉尚道札同前由。标下锟等遵即驰抵武城会晤密商，不动声色，查明匪踪。诚恐全队进庄良民惊扰，遂即安排庄外，布置周妥。标下锟等酌带得力稳练弁勇亲督进庄，先后在梁园、吕洼、大屯、仓上等庄，拿获匪首于凌霄即于洛步并其子于成珠、夏振东、夏亭、吕贡玉即吕仓、吕庆春、吕青春、王大成、王金玉、赵金富、卢方田等十一名，并由现获之于凌霄，在逃之吕方春、王金堂、赵砚田等家起获匪械刀枪、骡马、子药、电线等物多件，押犯回城。

即经卑职杰会同卑职桐连日提犯，隔别研究。讯得于凌霄即于洛步、吕贡玉即吕仓、王大成等三名曾当匪目，竟敢拒捕，砍锯电杆，并迭次烧杀抢讹民教财物，不记次数，供认不讳。访讯相同，实属凶

暴彰著，罪不容诛。应请遵照大帅颁发权宜行事新章，于九月二十八日会同营汛，将该匪目于凌霄、吕贡玉、王大成三名绑赴市曹，概行正法，悬首示众，用以昭炯戒。又讯得吕庆春、吕青春二名，即在逃之吕方春绰名吕大先生之胞弟，虽讯无习拳为匪确据，访诸庄众，亦无异词，惟查吕庆春等曾在直省当勇，其胞兄吕方春又系著名巨匪，节经卑职桐购线密拿，无不先期逃逸，情殊可疑，难保非知情纵放，遂致兔脱。拟请将吕庆春、吕青春监禁，俟缉获吕方春到案质明办理。又讯得于成珠系现获正法于凌霄之子，年甫成丁，人极粗笨。查无学习邪拳，同父抢掠，情尚可原，拟传暂抑，可否从宽保释，恭候宪裁。又讯得夏振东、夏亭、王金玉、赵金富、卢方田等五名一经获案，迭据各庄公正绅耆庄长人等联名公保，均系务农佣工度日，委无为匪不法情事。卑职等察讯无异，拟请取保概行省释。所有在逃之匪目吕方春、王金堂、赵砚田等经设厂学拳之处，现已一律平毁，家产查封，同起获匪械骡马等物，标下锟等点交卑职桐，容俟估计变价后，另行册报。除仍购线勒缉逸匪吕方春等按名弋获，以绝根株外，所有获匪讯明拟议缘由，理合会禀大帅鉴核，迅赐批示祗遵。

再，标下锟此次访获匪目于凌霄等，戈什商书奎、马后队中哨哨官金鹤龄、左队领官唐天喜，均能奋勇当先，异常得力。标下锟亦因拒捕受有微伤。至标下锟所带全队应否暂驻武城，暨卑职杰回德销差之处，并请训示遵行。

批：据禀已悉。该帮统会同董令等督率弁勇，拿获匪首于凌霄等十一名，起获匪械刀枪、子药、骡马、电线等物多件，该帮统并受有微伤，具见勇于任事，殊堪嘉尚。该帮统著记大功三次。董令杰、唐领官天喜、金哨官鹤龄著各记大功二次。商戈什书奎及在事出力弁勇共赏给六品功牌五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匪首于凌霄、吕贡玉、王大成等三名讯系匪首，业经就地正法。其余犯吕庆春、吕青春二名应准监禁待质。夏振东等五名亦准取保开释。惟风闻于成珠曾经当场开枪拒捕，致伤该帮统鼻左，并刀砍正兵冯兆年，且实年二十八岁，何得谓年甫成丁请予保释？实属万分荒谬。应由该帮统会同袁令、董令复加严讯，禀候核办。其查封匪产同起获匪械骡马等物，即由袁令估计变价，另行册报。逸匪吕方春等并已另檄

严饬袁令勒限严缉，务获究办矣。该帮统等声明应否暂驻武城，抑或销差，其中似有办理棘手情形，是否【与】袁令意见不合，始终怙非，从中掣肘，著即据实具复。如果有掣肘情事，该帮统等应即驰回，将所发匪单移交袁令，以便责成袁令一手办理，俾免推诿。如尚能和衷商办，该帮统著仍暂驻武城，会同查缉逸匪，以期尽绝根株。董令并即遵照另檄会同袁令查放抚恤。至应筹经费五千两，除查封匪产外，悉由袁令自行捐廉筹备，不得另请公款。著即分别查明办理。并由该帮统移会董令等知照。缴。折存。

33. 邱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六日到（1900年7月12日）

敬禀者：窃卑邑地处偏隅，界连直境西、南、北三面，与直省广、威、元、曲五县壤地犬牙相错，实为匪徒出没之区，拳教杂处之地。况值天久不雨，人心思乱，直东一带土匪蜂起。前因县属马庄事主张淑德家，被外来匪徒假名饥民抢去钱文衣物，团长孙三才等集团兜拿拒捕，当场格毙无名匪徒三人一案。当经会营勘验，禀蒙通饬截拿在案。

嗣据该庄地方张永立禀报，本月初六日午刻，有曲周县著名匪徒郑洛耀，系漏网巨盗曲亭高党羽，率领无业游民数百人，麇集庄外，以报仇为名，放枪滋扰，恳请弹压等情前来。即经饬队前往，该匪先已解散。及至次日午刻，该匪等复至，有众千余，势将进庄。县队与团丁竭力守御，恐众寡不敌，报经卑职传集城关民团劝谕协助，一面据情禀请本州移营拨勇。嗣因天黑，各按不动。迨至初八日五更始分东北、西北两路而去，并声称有先赴小楼，再至马庄之说，并蒙本州批准移会防营戴帮统守礼拨队弹压等因。正拟约会就近邻封会哨间，讵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初十日辰刻，复据探马以探得距城二十五里馆陶县属张官寨，有外来匪徒千余人，冒称大刀会，以赴津灭洋为名，沿途抢掠马匹军械，已窜入县境。并据坞头、榆林二村地保以抢掠马匹器械等情，先后禀报到县。

伏查该匪等皆系漏网巨盗及无业游民，乘饥啸聚，愈附愈众，若不早图，后恐滋蔓。奈汛兵无多，县队单薄，民团只能保其身家，断

难使之御侮；邻封皆以各有防范，辞会哨。戴帮统队仍未至，民心惶惶，事在燃眉。卑职辁才深恐上辜宪恩，下负百姓，惟有不惜此身，督率新旧勇役日夜赴乡巡防堵御，以期稍戢贼踪。除分派营典等专管城门、监狱，并专马催请戴帮统拨队外，理合驰禀查考。

敬再禀者：正在发禀间，十一日辰刻，探报回，据称馆陶县属张官寨大股匪徒因合伙不睦，各自分股，或一二百人，或十余人，或七八十人不等，四散分窜抢掠，请速预备等情禀报前来。正在派拨勇役分巡间，即据各处地保以该匪等或路卸车骡，或闯村抢掠粮食，或择富户强借钱文，纷纷禀报到县。民团有鉴于马庄复仇之举，只顾身家不敢出头。戴帮统勇队迄今未至。县中勇役，总巡则顾此失彼，分布则少不济事。虽彼扰止一二家，而惊传已遍四境。职司民牧，而使小民日不聊生，夜不安枕，疏忽之罪，擢发难辞。但卑职一身何足惜，还求大人俯念地方紧要，大局攸关，请速札饬防营，迅即拨队下县，以资镇慑。设或戴帮统有事，务乞另饬别营速拨下县，事在燃眉，万祈勿迟。临禀不胜惶悚翘盼之至。

批：禀单均悉。已飞饬方统带致祥迅拨营队驰往拿办，仰即激励乡团，会同防营合力兜捕，倘敢抗拒，格杀勿论。并按照土匪章程，从重惩办，以戢凶暴而靖地方。一面将查办情形飞速报查。此缴。

34. 邱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到（1900年7月15日）

敬禀者：前因外来匪徒假名饥民并大刀会，纠众窜入卑境滋扰，曾将始末情形禀蒙宪鉴在案。嗣于六月十二日，据县属马庄地保报称，本月十一日三更时分，有外来匪徒数百人闯入庄内，直扑监生张俊德家，刨开钱窖二个，抢去钱文，迨庄众鸣锣齐团，匪等始携赃四散，并遗火延烧房屋数间，合请往勘等情到县。当经会营诣勘属实。查验二窖底约共尚存散钱千余串，饬主暂搬城中铺内。惟闻该事主素有富名，藏钱之窖尚不止此，恐该匪等觊觎复来，是以留队驻防。岂知果不出所料，十三日四更时分，又有匪徒数百人复闯至张俊德家。因驻队与团丁竭力堵御，互有受伤，未能得手，随乘风将该事主家房屋放火而逃。报经卑职往勘属实。受伤丁队验明开单饬医附卷。

戴帮统勇队迄今未到，匪胆日纵日炽。探闻昼则零星四散，匪民混迹，行路戒严；夜则啸聚一处，成群抢劫，富室难安。卑职一身而顾及全境，东巡西防，南应北接，实有疲于奔命之势，况天久不雨，库款支绌，尤为束手无策。现虽募得土兵一百二十名，以暂护目前。然纪律未晓，军械未备，驱不教之民，而使之战，恐无济于事。但该匪等亦系乌合，不过恃一时之众，若得老成宿将，带领马队二哨，居适中之地，随时策应，与地方官协力会剿，想该匪等亦无能为力矣。合无仰恳大人俯念地方紧要，请速札饬防营，迅即拨队下县，藉资镇慑而安闾阎。卑职幸甚，邱民幸甚！

批：禀悉。已飞饬方统带致祥，迅派防营，驰往该县设法剿办矣。该令不能先事预防，致酿焚抢重案，应记大过二次。仰即激励团勇，会同防营，务将此案匪徒认真捕拿，无任窜匿滋患。一面将该匪抢掠民人，焚烧房屋各凶悍情形，出示剀切晓谕，俾合境绅民人等咸知，实系土匪冒充拳民，扰害良善，邀集各团丁壮，互相抵御，合力兜拿，以蹙匪势而靖浮言。此缴。

35. 邱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9月19日）

敬禀者：窃卑境自本年七月十八日拳匪宋狮子等窜入直隶曲周后，寻常窃盗，总未能尽绝，而大股匪徒幸尚无迹，曾经按日查明禀蒙宪鉴在案。兹于八月十五日子刻，忽接距城东南十里桃寨团长密报，有匪六七十人，自直隶元城县窜入该村东二里许之玉皇庙，恐滋事端，恳即派队弹压等情到县。当经卑职督率勇役亲往剿捕，适该团正与该匪等接仗，团丁郭宗存被轰倒地，幸卑职马队勇目齐占元骤马直前，即将轰毙郭宗存之凶匪王连城捉获，并夺获洋枪一杆。嗣经全队继进，当场格毙拒捕悍匪王大头一名，拿获石洛连、韩九、李洛好三名，并夺获长枪、洋枪各一杆，苗刀一把，余匪四散逃窜。当经将郭宗存尸伤验明，饬令棺殓，捐廉抚恤，押犯回县。

提讯王连城、石洛连供，直隶元城县人。向充营勇，因犯令逃回，与吕三、吕孬小子、韩光久、李洛上并已被格毙之王大头，投入义和拳赵三多名下学拳。嗣因官兵剿捕，随回原籍。因贫难度，纠同

现被拿获之邱县人韩九、李洛好，在逃之李洛上、牛本堂，各邀各伙，不记姓名共一百七十余人，分为两股，一股系韩光久为首，韩九作线；一股系吕三为首，牛本堂作线。讯据韩九、李洛好供邱县人，向习拳教。前曾抢过县属张俊德、左天恩等家银钱衣物。今听王连城纠邀，后随韩光久等同伙六十余人，约向邑中富户借粮，不料行至中途就被截获。

正在拟办间，十六日丑刻，又据距城东十五里孟二庄地保专马禀报，有外来匪徒百余人，直扑监生蒋玉堂家行劫。恐民团单弱，势不能敌，请速派队往捕等情到县。复经督率勇役，星夜赶往，而派出巡路队长千总吴振海闻警亦至。适孟二庄、新井头两团围捕该匪未能取胜，反致团丁多致枪伤。正在为难之际，勇目齐占元奋不顾身，纵马当先，立时轰毙无名匪徒一名，力捉吕孬小子一名。该勇目左肩亦被吕孬小子扎伤。经吴千总饬队继进，续获牛本堂、吕三、马来详三名，并夺回原赃衣包两个、骡子二头，起获刀枪洋炮各一杆，余匪四散鼠窜。折回孟二庄亲诣，勘得该事主蒋玉堂家被劫银钱、衣服、粮食属实。查验事主之弟蒋玉桂左额角有砖伤一处，孟二庄团丁蒋济川左血盆、蒋元英脊背右肱肘、新井头团丁曹石头左胁右手背、袁奉清左胁各有枪子伤一处，开单饬医附卷。起获骡子二头，衣服四十九件，当场点交事主认领，押犯回县。

提讯吕三、吕孬小子，供与王连城供词大略相同。讯据牛本堂、马来详供邱县人，素无恒业，到处游荡。牛本堂于本年六月间，抢过过客刘文勋车上衣服骡头。马来详亦于六月内劫过左天恩家衣服粮食。今听从现被拿获之吕三等，伙同在逃之马晋三等同伙百余人，抢得孟二庄事主蒋玉堂家银钱衣服，携赃逃逸，被团中惊觉追赶，伊等回身开枪拒捕，不料就被拿获。至被县队当场格毙一名姓名，因人多伙杂，并未识其人名等供。据此，再三研讯，供仍无异。

卑职查该犯等或为逃勇，或入拳匪，或先曾为盗，已属罪不容诛。今又百十成群，持械抢掠，又复拒轰团丁身死，实属凶暴众著，若不大加惩创，何以安闾阎而靖地方。应请遵奉宪台本年六月十二日颁发严惩土匪权宜行事通饬，于八月十九日将王连成、石洛连、韩九、李洛好、吕三、吕孬小子、牛本堂、马来详八名，会同营汛，绑

赴市曹，概行正法，悬首各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现在境内稍觉安谧，足以仰抒宪廑。除仍严缉逸匪韩光久等务获究办外，理合遵章详细禀报大人查核，批示立案。并请通饬截拿逸匪务获究办。

再，所获匪械，现在正需军器，均经分给出力队勇收执，以为有用之具。轰毙及受伤各团丁，亦由卑职捐廉恤赏。惟勇目齐占元两次剿匪，均能以身当先，力获悍匪，并获轰毙郭宗存正凶，以致肩受重伤，实属勇敢有为，奋不顾身，自应稍加奖励，以策将来。除由卑职给资调治外，合无仰恳大人俯念该勇目齐占元微劳足录，可否赏给六品功牌之处。（原文止此。）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率勇役在桃寨地方当场格毙悍匪王大头一名，生擒王连成等四名；复在孟二庄会同吴千总振海格毙匪犯一名，缉获吕孬小子等四名，均经讯明分别正法，并夺获刀枪赃物多件，办理尚属妥速。该令与吴千总著各记大功二次。勇目齐占元赏给五品功牌一张。出力勇役另赏空白功牌四张，一并随批饬发，仰即查明，择尤填给，藉资奖励。一面严缉逸匪韩光久等，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折存。

36. 邱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到（1901年2月14日）

敬禀者：窃卑职瑞祺蒙臬司转奉宪台札委，查邱县境内被扰教民及房屋。饬即驰赴按照单开会同确查，从优抚恤。仍将办理情形禀复等因。奉此。当经束装起程，于月之初五日驰抵邱县会晤。卑职惠霖同日奉到臬司札同前由。查此案前奉宪台暨洋务局先后排单饬查，曾经逐处查明。一面禀蒙本州抄发，抚恤被扰教民成案在案。正拟筹备钱文往抚间，适卑职瑞祺奉檄到县，遵即会同携带钱文亲诣被扰各庄，挨户复加查勘。查得县境共被扰教民三十四户，被伤人口共八名，焚烧拆毁砖土房屋共二百七十八间。惟其中有人口被伤死在外境者，有已报死而仍现在者，有屋被烧拆系在去冬今春已蒙抚恤者，有一户而分父子数户者，有直省教民在县境生理被抢者。虽核与陶副主教单开稍异，但体察情形皆属被扰。自应不计今昔，不分畛域，一律抚恤，以免向隅。虽卑县现在库无闲款，而事关大局，不得不竭力设

措其抚恤之法，谨按本州抄发章程，以伤毙人口烧拆房屋者为极重。房屋被毁并被抢掠衣物者为次重，房屋完好仅被抢掠衣物者为又次重。每户例恤京钱十吊，伤毙人口每名加抚京钱十吊；烧拆房屋一间至九间加抚京钱五吊；十间至十九间加抚京钱十吊；二十间至二十九间加抚京钱二十吊。查完一庄，即行抚恤，当场亲领，不假书吏之手，均具有领状附卷。计共放过京钱六百五十千文。该教民等皆喜出望外，俱欣然领款而去。并无争多嫌少情事，足以仰抒宪廑。除由卑职惠霖再行详查，如有遗漏，后续行呈报，自当随时照章给恤，并严缉单内有名匪首牛九州等务获讯办外，所有卑职瑞祺奉委缘由，理合造具清抋驰禀大人查核。俯赐批示，销差。

再，前次查封拳匪房屋既少且陋，急切实难变价，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散放抚恤尚属核实。嗣后如有续报户口，仰即随时查明补放，以免向隅。一面将查封匪产迅速变价归垫。仍严缉逸匪牛九州等务获究报。并移沈令知照准其如禀销差。缴。折存。

37. 费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到（1900年7月24日）

敬禀者：窃卑县民情刁悍，且极浮动。前自直省滋事，卑职深恐有外匪入境骚扰及煽惑勾诱等事，曾经亲督勇役不时赴乡巡查；一面节次示谕，并饬令各社长、庄长及地保等就近查禁。其告示有迭奉宪台札发，再由卑县添缮多张者，亦有卑职迳自出示者，文告满境，不啻三令五申。讵始则尚称安静，至初（?）六月初十外，忽闻有不法之徒捏造谣言，欲图拆毁城乡教堂，抢扰教民情事。查卑县系德国天主教于城内设立总教堂外，复在四乡分设小教堂三十四处。今所闻起自东南，合邑响应，城内亦极警惶。当先分派勇役赶往弹压，继因内外势难兼顾，飞禀本府派队镇慑，一面商令汛弁在城防范。卑职自亦督役赴乡。所有南乡一带已纷纷聚集多人，正在约期滋事。适先经卑职赶到查拿，其滋事各犯，均已闻风逃逸。即将被诱附和之人，设法劝谕解散。复折而之东，一路如前查禁。惟其间山径崎岖，未能疾驰。迨至东乡之探沂、唐雨林村，而该两处教堂已先于十三日夜被拆。随勘得探沂教堂有南瓦屋三间，门楼一间，北草房二间。唐雨林

教堂有南草房四间，北草房七间，均被拆毁。卑职于勘毕后，正在绕赴小朱保、西蒋唐庄、施家村等处，而顾此失彼，复闻甘霖、升平庄两处教堂亦于十五日夜被拆。又诣勘得甘霖教堂有北草房三间，东草房两间。升平庄教堂有北草房三间，西草房两间，亦均被拆毁。该四处教堂内原存仅止桌椅等件，并无【他】物。被拆之门窗及桌椅等件，亦均毁失。查传该地保已先赴城禀报。旋在他处查获素不安分之张景春、刘玉、李良、赵十成、王振东、牛玉成六名，提讯均欲滋事未成。即将该犯等从严责惩。时已蒙本府先后派拨孙哨官得奎等管带马步队各二十名来县。当又商令孙哨官督带马队赴乡巡查。步队因不克久留，旋即他往。

卑职伏查此次事起仓猝，皆由本地无业刁徒乘机煽惑，以致各处响应，同时并发。幸先闻知严防，并蒙本府速发队伍藉资镇慑。以目前而论，合境教堂均有岌岌可危之势。目下察看情形，人心稍定，不日当可安静。刻又查有张风起、王意、朱风志等均系在唐雨林等处滋事之人，必须拿究，以示惩儆。除再严加防范，一面密拿张风起等务获究办，并候查明有无抢扰教民另行具禀外，理合驰禀大人查核。卑职甫经回城，是以出禀稍稽。合并声明。

敬再禀者：窃查此次不法之徒，捏造谣言，欲图拆毁城乡教堂，抢扰教民，其起衅根由，实系中外开衅后，卑县人之在京都者，家信往还，消息时通，好事者闻之又从而粉饰播扬，以致民心惶惑，传言四起。加以日前有兖州洋教士数人乘坐轿车，由勇队多人护送过境，不免惊动居民；复闻有府城南关教堂被扰，而不法之徒，捏造谣言，希图乘机滋事。民教之不和已久，一被若辈哄诱，附和者众，因致各处响应，同时并发。

卑职当查此等刁徒辄敢以仇教为名，造言生事，以致探沂等小教堂已被拆毁四处，若不严行拿究，窃恐势同燎原，将来不止仇教而已。现经卑职于亲往弹压时，每至一处，即传集平民、教民晓以利害，剀切开导，劝谕不准藉端抢掠报复。并示以现定章程，如再有聚众滋事者，即照土匪惩办。一面将各教堂代为封锁，并责令各社长、庄长及地保等随时保护。城内总教堂派役昼夜看守。如有教民情愿反教者，即遵本府札谕，均听其便。滋事各犯，仍严密查拿究办，以示

惩儆。卑职身为民牧，遇事终当实力办理，不敢稍涉率忽，冀副宪台保卫地方之至意。理合附禀大人查核。

再，卑县洋教士伯德禄，前已遵饬商令赴通商口岸暂避。具报。合并声明。

批：禀单均悉。各处教堂务须钦遵六月二十一日谕旨，照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再涉疏虞。所有此次拆毁唐雨林等庄教堂之匪犯张风起、王意、朱风志等，既经该令访实，应即勒限一月，悬赏购线严密查拿，务获惩办，毋任日久远飏。仍会督营团实力防范弹压。缴。

38. 费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廿四日到（1900年8月18日）

敬禀者：窃卑县前于六月初十外，忽有不法之徒，捏造谣言，欲图拆毁城乡教堂，抢扰教民。当经卑职设法弹压拿禁。将探沂等处小教堂被拆及办理情形，先行详细禀陈宪鉴在案。此后拆毁教堂之风，当即禁绝，并未另有疏失。惟教民尚不免时有被扰情事，竭力禁遏，并先后拿获高大、黄九、陈二、田二、张四五名。至七月始获安静。饬查各教民，当时均逃避不出，亦至六月底七月初，据鲍盛隆等陆续具报前来，内有谢经纶等受伤者三人。随亲诣逐一查勘，或抢去粮粒器物，或又拆毁房屋，均被扰属实。饬估所失各物，自一二两至十余两不等，并验明谢经纶脊膂等处有枪子等伤。蒋风林顶心等处，谢见章左手背等处，各有刀伤及枪子伤，分别开单饬医，并将该教民等酌量抚恤。时因查有小朱保之小阎王与弟王景周为首，并有李二皮袄为之主谋，借仇教为名，纠领多人，在兰、费等处肆出抢掠，卑县各教民之被扰，大半系伊等所为。该弟兄两人，曾于上年冬间，经卑职访闻不安本分，差拿逃跑未获，今又敢聚众滋闹，实属形同土匪，较前禀滋事之张风起等，尤为情重可恶，又即悬立重赏，选派干役，并加派卑县队长张廷兰，带勇购线连日侦缉。旋经查知该犯等踪迹赶往。适先蒙本府派队将该犯小阎王与弟王景周一并拿获解郡讯办，合邑均深欣幸。提讯高大、黄九，据称伊等因闻有抢扰教民，亦顺口言，及滋闹即被地保禁阻，并未与小阎王等同伙。讯之陈二、田二、张四亦均称被诱灭教，随声附和。即一并从严责惩。

现在各处民教一律安静如常。惟尚有李二皮袄与前禀之张风起等在逃未获。此等不法之徒，必须获案，照章惩办，未便任其漏网。除再悬赏购线设法严拿该犯李二皮袄等，务获究报外，理合将被扰各教民开折禀呈核查。

批：据禀已悉。该县境自六月至今迭出抢劫案件多起，并未随时勘讯禀报；获犯高大、黄九等亦并未讯实惩办。殊属有意宽纵，着记大过二次。仍勒限严缉逸犯李二皮袄等务获究报。嗣后如再遇有匪徒寻仇焚劫之案，务即立时勘报。一面严拿匪犯归案讯办，毋再饰延致干严议。切切。此缴。折存。

[1] 此卷原题为《兖州府属剿办拳匪卷》。

1. 滋阳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三日到（1900年7月28日）

敬禀者：窃卑县西北、西南一带均与汶上县境接壤。本月二十三日早，据县属西南乡孟家庄社长孟传方等来县面禀，该庄有教堂一座，风闻汶境程村站拳匪欲抢该庄教堂。卑职随即带领勇役驰往，传集该庄及附近各庄团长。谕令严加防护，合力兜拿，匪徒拒捕，格杀勿论。若能当场擒获送案，即遵照宪示分别奖赏。幸各该团长均能奋勉保卫，方克无事。

卑职遂督带勇役于次早顺路赴西北一带，查验民团，俾壮声势。二十四日途次接据西北边界坡李庄地保李登鳌、庄长王德荣等禀称，本月二十三日早，突有汶境拳匪十余人持械闯进该庄孀妇王张氏家，抢去牛、驴各一匹，并银耳挖一支。该匪等约至该庄民王大乾家门口，经其子王光嘉搬凳与匪坐歇片刻，并付给麻绳牵系牛驴，出庄逃逸。伊等当即鸣钟齐团追捕，奈高粱茂密，赶至汶境交界，不见踪迹。领团回庄，赴王大乾家追问。入门未见一人，寻至一小屋内，见壁上粘贴张蕴秀等名片三纸，片皆注有汶境湖西坡南等字样。伊等素稔皆非好人，恳请勘缉等情。并据事主王张氏以挟嫌勾抢等词呈控王大乾等各前来。

据经卑职驰往该庄勘明王张氏家被抢属实。一面饬派勇役寻踪赶在汶境南站地方，协同武卫右军先锋队右翼防军拿获匪犯张永周、韩礼朝、张来秋、张新贞、张新平等五名，解道发府审讯，并饬差拿获王大乾父子与事主王张氏及该庄长王德荣等质讯，委系王大乾并其子王光嘉勾抢，众证确实。而王大乾父子异常刁猾，供词狡展，坚不承认。随将其押带回署，禀知本府。将拿获匪犯张永周等五名提案隔别研讯。据各供认系汶上县人，与在逃之韩成兴等聚众习拳。现经王大乾勾引，于本月廿三日早，伙同在逃之张蕴秀等一共十六七人，抢夺县属事主王张氏家牛、驴、骡头，事后赴王大乾门口坐歇不讳。并供出抢劫嘉祥、汶上等县之案。卑职仍恐有诬，潜将王大乾父子唤至一处，杂在众役之中，使该匪等指认不爽，其为伊父子勾抢毫无疑义。自未便因其供词狡展，致令幸逃法网。

且查不逞之徒初犹在曹、济一带滋事，乃迩来邻近处所亦渐有匪徒蠢动，以致人心惶恐，风鹤皆兵。若不示以重典，殊不足以资政〔镇〕慑。虽前奉宪台札饬，拿获匪徒讯明后，权宜从事，究未敢擅便。当将匪徒张永周等五名监禁，仍候本府审办。所有被告王大乾、王光嘉父子二人挟嫌勾引外境匪徒，抢夺县境王张氏家牛、驴、骡头，实属愍不畏法。现在众证确凿，可否一并提府严讯惩办，以昭炯戒之处，恳请批示祗遵。除选差勒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此案逸匪韩成典、张蕴秀等务获究报外，所有勘缉获犯讯供大概情形，理合禀请查核。俯饬属截拿，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提讯匪犯张永周等五名，均经供认抢劫重情不讳，仰即一并就地正法。王大乾父子如有勾抢情事，讯实后亦即正法，以昭炯戒。仍严缉此案逸犯韩成兴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2. 宁阳县禀 廿六年四月初二到（1900年5月1日）

敬禀者：窃卑职宝篆蒙臬司札委，赴兖州府所属，会同该县查明境内如有拳会各厂，迅即严行禁止，毋任蔓延滋患。如有不法之徒不遵禁令，依旧私相煽诱，责成庄长、地保密为禀报，立即将首要严密查拿惩办。庄长、地保倘扶同隐瞒，查出一并责惩等因。遵即束装依次驰抵宁阳会晤卑职汉章。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间，有外来义和拳匪在于西南乡一带聚众生事，屡扰乡民，并掳捉教民罗恒盛等，旋即放回。经卑前县李令镜江亲诣设法开导，并因县勇单薄禀蒙镇宪拨营会同弹压，嗣拿获匪首张聚田等十一名，余匪得以解散。李令将张聚田等三犯禀蒙解府审办，张立山等八名请由县分别办理各在案。李令未及核办，调省卸事。卑职汉章到任，复讯张立山等，供与前同，将犯分别还押。访查境内尚无匪踪潜匿，地方亦觉安静。

奉饬前因。遵复会同周历巡查，民教均尚安谧。各乡社内现虽无学习红拳、大刀会之人，而防御稽查仍不敢稍涉疏懈。除取具各社长严禁诸民永不再犯甘结附卷，并由卑职汉章随时认真防范，遇事相机弹压，以靖地方而安民教外，所有卑职宝篆查明宁阳县现无拳会各厂缘由，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转饬该县随时督同庄长认真查禁，毋任日久生玩。并行蔡令宝箓知照。缴。

3. 宁阳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到（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案奉宪台檄饬，以风闻曲阜、宁阳之界九山一带，潜聚匪人数百之多，饬即严加防范等因到县。蒙此，捧读之余，莫名悚惕。伏查匪徒滋事以来，蒙我宪台智烛几先，迭饬严拿拳匪，保护电杆。并蒙颁发告示，密函指授机宜，所以董率绅民，崇正黜邪，除暴安良计者，无微不至。卑职忝膺民社，睹此时局多艰，内讧外患，同时并乘，惟有振刷精神，与同城寅僚，竭力谋画，以期保全地方。兼旬以来，凡奉发告示等件，均系赶紧分贴冲要处所，悉心经理，不敢片刻稽留。于电杆则责成地主照管，并谆饬递送公文马夫，罗织巡查，使乡民咸知杆线与官民身家休戚相关，冀以共矢保护。卑职犹恐乡民视为虚文，连日亲诣各乡，择明白晓事之绅民、耆老，分晰讲解以除暴安良远匪保家之道，不惮苦口，启迪谆谆。一面责成团长，随时留心考察，不但境内之人不准再习拳棒，即外来者亦不得轻听勾诱，有警即报，有犯必拿，不稍假借。凡四境交界处所，随时分头派人侦探，以期消息灵通，俾可相机行事。

迩来巨野、嘉祥、济宁等处均被匪徒扰害，烽烟逼近，人心惶惶。至于东乡九山即九顶山一带，系卑境与曲阜交界，山在曲阜境内，历查尚无匪徒聚集数百人之事。惟该处附近居民，因月前征调事急，将原扎曲境歇马亭队伍撤回之后，闻匪徒布散报复之言，因而惶恐自扰，草木皆兵，间有富户畏而迁徙者。九山迤逦东北，系曲阜、泗水与卑境犬牙相错之地，山岭丛沓，岔径纷歧，匪徒最易溷迹。上年前车可鉴。该处距城窵远，间有匪徒游弋，因乡团协力严防，不敢停留为害。当此青纱成幛，设遇西北各乡有事，该匪势必从而生心。卑县城汛制兵无几，仅赖捐募数十名壮勇，目前已有顾此失彼之势。况卑县为曹、济、兖属之冲衢，北趋之门户；万一曹、济土匪乘虚北窜，其将何以抵御？夫力遏乱萌，必须有制人之智计，尤贵有制胜之威权。目击世乱日滋，自顾智识庸愚，又不敢以张惶莫必之言，上烦

宪听，用是转辗寝馈难安。今时事已属万紧，设或苟简贻误，何以上答宪恩。而非有得力勇队驻扎城关，四路策应，断不足以锄内奸而御外侮。卑职现已飞禀兖州镇，酌拨马步勇队下县驻扎县城关厢，庶几缓急足恃。第恐郡城防守事紧，不克分拨，惟有仰恳逾格鸿慈，俯念卑县地方紧要，速派马步队伍来县驻扎，以遏乱萌，而备缓急，【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现在东、西、北三路设防均极吃紧，实无营队可资分拨，仰即就近禀商兖镇随时酌量情形，分拨队伍居中策应，以期兼顾而免疏虞。缴。

4. 宁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二到（1900年7月27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据西乡黄茂村人吴廷霖呈报，是日有外来匪徒十余人冒充拳会，来庄约人入伙，庄内无人附和。该匪等即至伊家中索诈酒食，被庄众鸣钟喊捕。该匪闻声惊走，随手攫取衣物而去等情。当即会营飞速前往，勘得该庄距城三十五里，不近大道，未设墩防。路北即吴廷霖住宅，门向南开，进内有北屋、南屋、西屋各三间，各屋内均无翻动情形，亦无撞门毁户形迹。讯据庄长陈志荣、邻佑刘来普等佥称，伊庄西不及一里即是汶上县境。二十三日匪等口称拳会，分别持棍、徒手进庄邀人入伙。伊庄民人等因见告示及县谕多起，皆是极其严厉，不敢附和入伙。该匪等遂走入曾经奉教之吴廷霖家中索诈酒食，被伊等撞钟喊捕。匪众未及停留，闻声惊窜，间被随手攫取衣物数件等语。

查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其究仍是良善被害。虽悬以严法峻令，而犹未悛改。实为劫数所关，莫可理喻。卑职平日与乡民、耆老苦心开导，不分民教，皆以保全良善为主。此次外匪勾结，竟能不为所动，而鸣钟相攻，尚能仰体宪台告诫成全之德意。惟汶上与曹、济联境，而卑境又与汶上切近，匪势一起，难保不再阑入，必须大加惩创，方能慑服。卑县汛兵寡弱，捐勇无多，团练军械甚少，以之聚众壮声威则可，以【之】捕匪则不足。卑职再四筹思，非有得力勇队帮助不可。昨已禀请酌拨马步勇队下县驻扎，以期缓急有恃。合无仰

恳鉴核，俯赐速饬兖州镇酌拨马步队勇来县弹压，以靖地方。不胜企祷。

批：据禀已悉。兖镇仅只马、步五营，各州县均请派拨，势难遍及。姑候咨商田镇，酌量筹拨全营，扼要驻扎，居中策应，俾就近各州县闻警均可驰援，以视零星分扎较有把握。黄茂村庄民不肯附和匪徒，而知守法，仰即查明该庄长名姓、年貌，造册呈复，以便赏给功牌，藉资奖励；并著一面出示晓谕，嗣后合境庄长、团长暨士民人等，有能率众捕匪不为匪煽惑者，一经查明呈报，随即酌予奖赏；其窝匪及甘心附和者，亦即一并究治。以别良莠，而明赏罚。此缴。

5. 宁阳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到（1900年8月27日）

敬禀者：光绪廿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黄昏时分，卑职访闻突有外来大刀会匪多人伪称义和团，由泰安境安家庄入县属平六村扰掠教民耿元敏等家钱物，沿途变卖得钱情事。当经肃禀，就近禀请兖镇派队来县兜拿；一面会营督带带队之高尽忠，管带勇役漏夜前往掩捕。途次据教民耿元敏、耿传典呈报，本月二十四日申刻，伊家被会匪多人掠去钱物，俟查明细数补报等情。

二十五日行至白马庙里许之双庙，将所带勇役分别安顿。或假作买卖生理；或作过路客人，前往试探情形。未几勇等回归报称，该匪约有三四百人，在客店潜匿，势甚汹汹。听其口音系茌平、平原、禹城一带之人。彼众我寡，未敢轻近，在该处稍候营队。是日并据魏兆序等呈报，本月二十五日伊家被会匪掠去钱物，细数查明补报等情前来。随发探报称，蒙前营哨官崔玉江、谭秉功管带步勇各四十名，左营马队哨官王鹍龄带马队二十名，任宁阳县汛外委傅秀田会合队伍，于本月二十五日申酉等刻，先后到县会商进剿事宜。

二十六日黎明队至白马庙，尚未入庄，讵该匪等闻信，差布扎腰、花巾缠头之十余人出庄窥探，勇役上前拿获一贼，余贼仍进庄入店。营队并县勇役围住客店渐进，讵该匪等胆敢执持刀枪抗拒，扎轰伤兖营马队张常胜、县勇张继成。营队、县勇等分开枪炮抵格，格杀匪徒二十八名。彼此格斗多时，误轰伤在旁观看之老民一人。遗火烧

毁店房四间，烧毙赃驴一匹、牛一只，旋即救灭。匪徒欲突围奔，乃把持其密，即由该店后墙越出。队勇等奋勇尾追，该匪等且战且走，复轰伤县勇宋保安等。格杀匪徒五名，轰伤四名，生擒头目王子荣一名、伙匪十九名，夺获马六匹、牛二只、驴一头、大旗一张、竹布神像一幅、枪炮多件。追至五里外，该匪等四散逃逸。据报受伤之匪徒，均各因伤先后殒命等情。随勘得平六村耿元敏、耿传典，魏家庄魏兆庠、魏兆序家被匪扰掠，耿元敏家秸垛被焚属实。查验各屋内均被掠一空。勘毕，将格毙匪徒分别验埋。饬验张常胜右肩甲左臁胁各有刀伤一处；张继成左手腕刀伤、右太阳【穴】枪伤各一处；宋保安左额角、左腮颊各有枪伤一处；丁得胜右额角偏左各有枪伤一处。分别开单饬医附卷。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词略同。

将各犯押带回县，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明田文升年十七岁，房西山年四十四岁，邹岱坡年十五岁，郑世亭年十七岁，吴小二年十三岁，王玉章年十八岁，王腊月年二十一岁，张蔫青年三十一岁，丁老四年五十一岁，李宗在年三十一岁，徐得胜年十七岁，陈克钰年十八岁，马二年四十一岁，张均孝年四十九岁，张义得年二十岁，邵来法年五十岁，贝同得年三十四岁，傅广明年二十二岁，张三年二十三岁，王子荣年六十岁。缘王子荣即王子隆又名王廷山、陈克钰即陈克矩、马二、徐得胜、吴小二、房西山、张蔫青、丁老四、张钧孝、张义得、邵来法、邵岱坡、李宗在、王腊月、王玉章、贝同得、郑世亭、田文升、张三即张若采、傅广明，分隶茌平、齐河、禹城、东阿、平阴、肥城等县。张三卖饭生理，邵来法、邵岱坡木匠，张蔫青修伞各营生，张均孝、王腊月佣工度日，王子荣学拳与陈克钰入会下神，均先未为匪犯案。王子荣与在逃之岳升明、孙金兰即孙继兰、刘中甲、朱其明、许有高、郭玉得、刘清田、黑维黄、格毙之孙士红即孙思洪，各邀多人练拳念咒，分立红、黄、兰色旗帜，供胡庆海神像，置造枪炮刀械，旗上伪写“保清灭教”字样，练成出外抢劫，得钱分用。众议派岳升明、黑维黄为红旗头目；孙金兰、孙士红、王子荣、刘中甲为黄旗头目；刘清田、郭玉得为兰旗头目。光绪廿六年七月初六日，岳升明等与王子荣三旗纠集七百余人，分携枪炮旗帜，由茌平原籍起身。初七日，至长清潘家店，彼此祭旗。初十日，掠得肥

城境不识姓名事主钱物。十三日，往破平阴白杨隅围子，抢掠教民，因未破开，在该处盘踞三日。十六日，红旗领人上北，兰旗领人上东。孙金兰、孙士红、王子荣、刘中甲、陈克钰、马二带领匪伙三百余人，及沿途雇觅喂马之吴小二、邵岱坡，入伙为匪之邵来法、张均孝、张蔺青、张义得、傅广明、贝同得，被胁之徐得胜、李宗在、房西山、田文升、王腊月、丁老四同往泰安境安家庄，掠得不识姓名教民家钱物，赁店居住。二十三日，张三探知宁阳县属教民多有钱财，纠邀孙士红等往抢，说明抢一家给伊京钱十千，大家允从。二十四日，渡河行至平六村，张三指掠教民耿元敏、耿传典家钱物、粮粒、牲口、大车，行至白马庙客店住宿。二十五日，张三复指领孙士红等掠得教民魏兆庠、民人魏兆序家钱物、粮粒、牲口，将赃沿途变卖得钱，同掠得钱文回店。经卑职访闻会营驰往，请队兜拿。二十六日，黎明进剿，孙士红等分持枪刀，抗敌格斗。格毙孙士红等，多名被获。讯悉前情，诘其党羽是何姓名，据称人数众多，实记忆不清等情。

查本年六月廿一日奉宪台札开，嗣后各州县拿获匪徒，讯明如系怙恶不悛，凶暴彰著，供情确凿，罪干斩枭立决者，即准权宜行事，尽法严办，勿稍轻纵，庶几惩一儆百，用昭炯戒。仍将讯办缘由，详细具禀查核等因。查该匪等竟敢置〔制〕造枪炮，伪画像幅，煽惑愚民，纠伙至七百余人之多，明目张胆沿途扰掠得赃，实属凶暴彰著。若不从严惩办，何以戢凶暴而安善良。王子荣即王子隆又名王廷山、陈克钰即陈克矩、马二、邵来法、张均孝、张义得、贝同得、傅广明八名，均持枪炮伙同搜掠民教五次，被拿尤敢抗拒官兵；张三即张若采，贪利勾引，指掠情节尤为较重，与王子荣等均罪应斩枭。田文升、房西山、王腊月、丁老四、李宗在、徐得胜六名，均系被胁同行；当该匪等赴魏兆庠家搜掠时，田文升、丁老四在庄看守各人衣物，王腊月因腹痛，房西山、李宗在、徐得胜因畏惧，均中途折回，事后并未分赃，情节尚轻。惟当此严办土匪之际，应请分递原籍，从重监禁三年，察看情形再行办理。吴小二、邵岱坡二名受雇为该匪等喂马，讯无随同上盗，应请递籍取保严加管束。郑世亭因来境找其兄郑世套无着，投宿白马庙，与该匪等同住一店；王玉章来境找其弟王

玉常未遇，投宿毗连店内；业经传集店主讯供无异，自应与吴小二等递籍省释。张祯青一犯异常狡猾，讯无确供。质之王子荣等，则称委系同伙，迭次随同扰掠属实。严讯张祯青，供仍猾展。查王子荣九犯供词确凿，应遵章权宜行事。惟人命至重，不厌详慎。应否与张祯青、田文升等一并批府审办；抑或由县办理之处，卑职未敢擅专。除将犯分别禁押，移查肥城县报案到日通详，并将画像焚化外，理合驰禀查核，迅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此股匪徒带领数百人来境盘踞，骚扰地方，县城空虚。当会营派带队高尽忠督带募勇前【来】。一面禀蒙兖镇派拨营队来县督同奋力进剿，格杀匪首孙士红一名、伙匪三十六名，生擒十八名，余匪奔逃四散，闾阎得安。该队勇等不无微劳足录，营队卑职已分送给赏一百金送郡，未蒙兖镇赐收，究应如何奖赏之处，出自宪裁。至受伤之马队张常胜等，与出力之县勇役，误伤之老民一人，已由卑职分别给赏抚恤，以示鼓励。又此案人犯众多，供亦狡展，是以出禀稍稽。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此案昨准田镇呈报，业将在事出力员弁，分别记功给赏，并将该令记大功一次，行司注册在案。匪犯王子荣等九名既经该令讯明，实系抢掠居民，抗拒官兵正犯，应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从犯田文升等六名分递原籍，监禁三年。吴小二等二名既未随同上盗，应准递籍取保，严加管束。郑世亭二名并准保释。张祯青一犯既讯无确供，应再提案严讯，务得确情，另行禀办，毋稍延纵。仍俟移查肥城县报案到日，摘叙各犯供词通详备案。此缴。

6. 滕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九到（1900年8月13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土匪滋事，业经卑职将设法剿办大略情形，禀报宪鉴在案。本月初六日，有匪徒百余人自称大刀会，赴县属西湾村向教民讹去钱文，复闯入奉教委张成格家欲行强劫。张成格聚集家属团丁与匪互斗，张成格之父张立仲，胞弟张成挂、张成森均被拒伤先后身死，团丁张成堕等六名亦皆受伤。维时卑职正在西南乡一带巡

缉，闻信立即会同营汛，督率勇役，飞驰前往，适防营李哨弁瑞光与沙沟营张都司志有先已闻报赶至，随即会合兜拿。该匪仍敢抗拒，经兵勇团练奋力向前，当场格毙匪犯六名，余匪受伤不支，逃出村外，窜入高粱地内逃逸。复经分投追搜，查获刘大、张大、李怀善三名，先由营兵就近押解进城送署收押。卑职一面验明张立仲等及各匪尸伤，分饬棺殓掩埋，查勘张成格家并未失物，当将受伤团丁分别抚恤。

时因访闻卑县与江南沛县交界之夏镇一带，亦有匪徒聚集。卑职未及回城，即复带领勇役会同夏镇方都司实怡驰往查拿。讵该匪先已闻风逃散，追捕无获。随与方都司当面商定，嗣后遇有匪徒聚众，彼此知会，合力剿捕；并分谕各民团联络声势，认真防范，以免疏虞。卑职于初八日就近驰赴曹家水口复勘河工，旋闻官桥地方又有匪犯丁三等聚众数十人，意图滋事，立即赶往查剿。该匪望见官至，纷纷逃窜。经卑职督饬勇役追至位庄村前，拿获匪犯李田、王牛二名，余匪四散无踪，查询该处尚无受害之家。卑职仍恐留有余孽，复在该处附近地方搜捕一日，该匪委已散尽。是日即有安徽省饷鞘计十万余两过境北上，当经派拨马步精勇妥为护送，幸无疏失。

随将匪犯李田等押带回署，并将前获之刘大、张大、李怀善提案。验明刘大致命脊膂、左后肋各有刀伤一处，讯据供认听从格毙之王五，随同在逃之不知姓名多人，行劫张成格家未得财，拒捕受伤致被拿获属实。其余详细情形，因该犯伤重昏晕，未便研究。质之张大、李怀善，坚称并非【同】伙。诘讯李田、王牛，供词亦极狡展。正在具禀间，据报刘大因伤身死，诣验并无别故。除再提现犯研讯确情，分别妥拟禀办，一面遴派勇役并移会邻封防营一体严拿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连日剿办土匪情形，理合粘用排单驰禀鉴核。

批：据禀会同李哨弁瑞光、张都司志有驰赴西湾村拿获匪徒刘大等三名，该令又在官桥地方拿获匪徒李田、王牛二名，缉捕尚属得力。该令与李哨弁、张都司着各记大功一次。出力弁勇，存俟汇案给奖。仰即提集匪犯张大、李怀善、李田、王牛等研取确供，照章分别惩办。仍严缉逸匪丁三等务获究报。缴。

7. 阳谷县禀 廿六年六月二十到（1900年7月16日）

敬禀者：顷接阿城镇县丞屠芳来函，以十七日下午有拳民在阿城街持帖拜会。据称拟二十日攻坡李【庄】教堂，已到三四百人，随后尚有万余人日内即到，并沿街张贴告示，恐滋事端，请妥筹办理等情。查前因坡李【庄】教堂教民陆续麇聚，闻有拳民窥伺。卑县兵力甚单，保护难周。当经谕令该教民等暂行遣散；一面禀请电饬在案。兹据前情。除由卑职飞派勇队查探虚实，随时酌办，另行禀报外，理合附呈原函告示，驰禀鉴核。迅赐派队下县弹压保护，以安地方，而卫教堂，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团勇前经胡守设法整顿，甚为得力，此次既有土匪窜扰信息，应即会督营团，认真缉办，毋庸过事张皇。现在北援京、津，东防胶、潍，实无营可以拨往，仰候飞咨兖镇酌拨营队，驰往弹压。并行兖州王守、东昌洪守督同该令妥为筹办。缴。

8. 阳谷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到（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查卑县坡李庄教堂教民陆续麇聚，闻有拳民谋与为难。昨经禀请宪台拨队保护在案。一面传谕该处团长认真操防，一闻有警立即集团救护，不得漠视；并选派马步勇队壮快捕班，驰往该庄严加防守去后。本月十八日闻小教堂被匪焚毁。正会同营汛飞往保护，途遇坡李庄地保李汝莪驰报，本月十七日夜三更时分，突有拳匪多人，将大教堂迤南之小教堂一所焚毁，教民李长青并被烧伤。该匪等并欲焚烧大教堂，经派出勇队协同团丁、教民奋力迎拒，轰伤多名，格毙数名，该匪等抢尸逃逸，大教堂始得保全。讵教民李长青旋即因伤身死等语。随即会营带领刑仵亲诣，勘得该处距城三十五里，不近大路，未设墩防。小教堂被匪烧毁属实。查验地上有烧烬，并无匪遗油捻器械。勘毕，饬验李长青尸身。据尸亲供称，委系被烧身死，并无别故。恳求免验，取结附卷。集讯地邻、庄长人等，供与报同。除选差干役悬赏勒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凶匪务获究报，一面将勘

讯缘由，录供通详外，理合驰禀鉴核。俯赐饬属一体截拿凶匪解究，实为公便。

再，大教堂目下虽幸而保全，而该【匪】等势甚汹汹，出没无常，难保不重来焚烧。并恳迅赐拨队保护，不胜切叩。

批：据禀已悉。仰将勘讯缘由，照例录供通详，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此案凶犯，务获究办。出力勇团已于缉办老庄匪徒案内一并核给奖赏矣。此缴。

9. 阳谷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七到（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前因访闻有外来大股匪徒冒充拳会名目，谋与卑境坡李【庄】教堂为难，时在边境游弋。当经传谕城乡首事、团长人等严加防范去后。本月二十三日晚间，侦知该匪等潜从南关外五里地方经过。卑职不动声色，即会营带勇驰往掩捕。时在黑夜，该匪等猝不及防，未遑抵御，分投逃逸。追获匪犯王振心、赵广生、王克起三名，押带回署。至二十四日风闻该匪等意图报复，在县境老庄地方聚集五六百人，焚烧教民王兴邦房屋，肆行抢掠。卑职立即会同城汛把总金士泰，督率勇队，调集民团，飞往弹压勒捕。该匪等望见官兵，胆敢树旗布阵，排队列仗，俨同对垒。卑职督勇赶到，将火先行扑灭。而该匪等依恃人众，负隅不退。卑职晓以大义，劝令从速解散，抗拒不服。稍加呵斥，复敢举队向前放枪迎战。卑职廿载从戎，曾经大敌，即首先冲阵，并指挥勇队、团丁，左右夹攻，开枪轰击，彼此格斗约有二时之久。生擒头目刘广田等四名、从犯李二等十名，击毙十余名，轰伤多名。夺获大旗两杆、洋枪十四杆、花枪四十八杆、春秋刀八柄，余械不计其数。该匪等见势不支，始四散奔窜。因勇役俞东河等、团丁王者照等，身各受伤，未敢穷追。

将犯押带回县，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明刘广田年三十二岁，王三虎年二十七岁，黄黑年四十岁，姜勤书年五十岁。伊等分隶范县、观城、濮州、朝城等州县，均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望间，伊等与素识在逃毕文祥路遇，谈及京津拳民起事，专与洋教为仇。毕文祥起意抢坡李【庄】教堂，邀允伊等同伙。伊等各纠集数十

人，毕文祥四处邀集三百余人，于廿二日在侯家楼会齐；假托拳会名目，制造旗帜，尊毕文祥为总头目，伊等与在逃之张凤海、郑兰堂、孙姓为副头目。二十三日晚间，各持枪械，分起行至阳谷南关外五里地方被获。王振心等三名，二十四日在老庄会集全队，意图报复；探知庄中王兴邦系属教民，就放火抢掠。迨官兵齐至掩捕，伊等开枪抗拒，格斗多时，就被拿获；不知毕文祥等现逃何处等语。提讯李二、张二麻、董马兴、张四、吴三、宋现珍、张继后、王钰青、高二、王永思，同前获之王振心、赵广生、王克起等，均系被胁勉从，非出本心，再三研讯，供无异词，殊堪矜悯。

查该犯刘广田、王三虎、黄黑、姜勤书四名聚众持械，焚烧抢掠，胆敢抗官拒捕，实属形同土匪，照章罪应斩枭。业经卑职讯明后，按照权宜行事新章，会同营汛就地正法枭示，以昭炯戒，而防意外之虞。除将余犯李二等十三名分别递籍饬押监禁，并恳赏购缉首匪外，所有剿匪获犯讯办情形，理合开具供折驰禀鉴核。俯赐通饬一体截拿首匪毕文祥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再，此次该勇役团丁等指挥从命，戮力同心，当场格毙十余名，生擒匪首四名。两次拿获从犯十三名。以致勇役受伤五名、团丁受伤三名，奋不顾身，不无微劳足录，业由卑职从优酌赏抚恤。一面仍督饬严密防范外，可否仰恳照章赏给功牌，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再，查向章六月本宜停刑，惟凶盗逆犯例得随时处决。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同勇团两次剿捕焚杀抢掠之匪徒，当场格毙悍匪十余名、格伤多名，生擒匪目刘广田、王三虎、黄黑、姜勤书四名，从犯王振心等十三名；夺获刀械多件。提讯刘广田等四名，均系著名头目，当即按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王振心等十三名讯系胁从，分别递籍饬押监禁。办理甚为妥速。该令胆识兼优，洵称贤能，著记大功三次，城汛把总金土泰著记大功一次，分别注册。并加赏银二百两，功牌十五张，仰即查明在事出力勇团，酌量分赏。功牌随批印发，填给后仍取具该勇团等履历造册，呈后汇咨。此项赏银，即由该令先行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受伤勇团拨医调治，优

加赏恤；一面出示晓谕合境乡团，以作士气，而昭激劝。仍严缉逸匪毕文祥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10. 阳谷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四到（1900年10月7日）

敬禀者：案准莘县关解谋抢坡李庄教堂案内匪目张凤海一名到县，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朝城县人，年三十六岁。家有父母儿子，平日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间，有素识之观城县人大刀会头目毕文祥即毕秃仔路过朝城，谈及京津拳民起事，专仇洋教；闻阳谷坡李庄教堂人众钱多，纠允伊同往行抢。毕文祥纠约二三百人，伊邀集数十人，至六月廿二日在侯家楼会齐。假托拳会名目，制造旗帜，尊毕文祥为总头目，伊与郑兰堂、刘广田等为副头目，各执枪械，分起行走。二十四日【于】阳谷老庄会集全队，焚烧教民王兴邦房屋，肆行抢掠。蒙带队剿捕，毕文祥起意拒敌，致被格杀多名，捕获刘广田等十数名，伊等四散逃逸。讵被莘县访获，解蒙审讯，不知毕文祥等现逃何处；至在莘县所供老庄一役并未赶上，委系图脱罪名所致等语。卷查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有匪徒聚集老庄焚烧抢掠情事。当经会营带勇前往弹压，该匪等恃仗拒捕，格杀多名，当场拿获刘广田、王三虎等十四名，讯供禀办在案。核与犯供相符，将犯收禁。

正在禀办间，接奉宪台札同前由。饬即从严惩办等因。遵即提犯复讯，供仍如前。查该犯张凤海聚众持械，焚烧抢掠，复听从抗官拒捕，实属形同土匪，照章罪应斩枭。业经卑职讯明后按照新章，会同营汛将该犯绑赴市曹，就地正法枭示，以昭炯戒。除仍严缉逸匪毕文祥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讯供遵办缘由，理合驰禀大人查核。

再，本年土匪纷扰非寻常盗犯可比，若辗转解审，道路堪虞。应否通饬各州县，嗣后凡拿获匪犯讯供确凿者，即行就地惩办，毋庸辗转解审，以免疏脱而防意外之虞。即卑县惩办孙鹏霄一案亦此意也。卑职为慎重匪犯起见，是否有当，并希钧酌施行。

批：据禀已悉。张凤海既经讯明正法，应将缉办缘由出示晓谕。并酌量函告坡李庄教堂福主教知之。至拿获匪犯讯供确凿者，即行就

地惩办，毋庸辗转解审，前经通饬各属遵办有案，仰即查照前檄办理。仍一面妥为保护坡李庄教堂，并严缉逸匪毕文祥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11. 阳谷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到（1900年12月4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访闻焚烧坡李庄小教堂案内匪犯陈大林等，有在边境游弋情事。即于是日晚间不动声色，会同营汛，购觅眼线，督率勇役人等前往【剿】捕。行至全家营地方，时已三更，探知该匪等在空庙内聚宿，遂将勇役四围分布，斩门直入。该匪等突然惊起，各持枪械由内冲出，开枪抗拒。卑职即首先督勇迎头攻击，格斗多时，拿获陈大林、陈洽、高三、宋三四名，格伤刘公兴、王桂孟、苏小十三名，一并押带回署。该犯刘公兴、王桂孟、苏小十旋即因伤身死。提验各犯均无拷刺痕迹。讯明陈大林年三十七岁，陈洽年二十八岁，一向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案。本年六月间，闻会匪滋事，伊等商同各处抢劫。六月十七日夜，陈大林、陈洽听从格毙之刘公兴、王桂孟、苏小十伙，同在逃之扈四妮、郑有、徐兆林、杨溃洽、张黑仔同伙十人，焚烧坡李庄小教堂，并烧伤教民一人，因勇团捕拿，人少不敌，各自逃逸。又七月初六日夜，陈大林纠允现获之陈洽、高三、宋三，格毙之刘公兴，在逃之石三黑、李长春、吴二班、李法志，同伙九人，偕抵事主王文元家行劫。事主惊觉起捕，烧伤事主四人，得赃逃逸。高三、宋三中途畏惧不行，亦未分赃，不知扈四妮等现逃何处等语。质之高三、宋三供亦相同。卷查本年六月十八日据地保李如莪禀报，本月十七日夜坡李庄小教堂被匪焚毁，教民李长青并被烧毙等情。当经会营勘验，详批缉参。又七月初七日据事主王文元呈报，本月初六日夜伊家被贼行劫，伊母白王氏等并被烧伤等情。当经会营勘验，详批缉参各在卷，核与犯供相符。再三研诘，供无异词。

查该犯陈大林、陈洽聚众抢劫，放火杀人，实与土匪无异，照章罪应斩枭。业于讯明后遵照新章，会同营汛将该犯等绑赴市曹，就地正法枭示，以昭炯戒。已死刘公兴、王桂孟、苏小十照例一并戮尸示

众。高三、宋三临时畏惧不行，事后亦未分赃，按例罪止拟杖，惟该犯等形同积匪，应否从严监禁之处，伏乞批示祗遵。

再，此次获七名之出力勇役，已由卑职捐廉酌赏，可否照章发给功牌，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鸿施。除仍随时督率勇役，悬购眼线，严缉逸盗扈四妮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讯供遵办情形，理合开具供折，驰禀鉴核。俯赐饬属一体截拿逸盗扈四妮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再，焚烧小教堂一案及事主王文元被劫之案，均已获犯过半，兼获盗首，疏防职名，请免开送。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营汛，督率勇役，在全家营地方拿获匪犯陈大林等四名，并格毙王桂孟等三名，讯明分别正法，拟办缉捕，尚属认真。著记大功三次。出力勇役赏给功牌四张，随批【印】发，由该县择尤填给，以示奖励。疏防职名并免开送。至该犯高三、宋三同行拒捕，当场拿获，能未减耶？拟请监禁之处似嫌宽纵。仰仍提案严讯确情，录供禀办，毋稍纵延。一面严缉逸盗扈四妮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折存。

[1] 此卷原题为《曹州府属剿办拳匪卷》。

1. 曹州府禀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到（1900年7月9日）

敬禀者：窃曹郡自闻直北警信以来，逐日有拆毁教堂，杀害洋人之谣，卑府会同龙镇极力防范。自初一日奉宪台札谕，令洋教士暂避，该教士即于初二日夜间东去。卑府即出示剴切晓谕，该民人等不得滋扰教堂，以为民间暂可相安。乃初八日午后，闻有徒手民人数十，在教堂左右来往。卑府即派弁前往劝谕远避，回报已经散去。卑府旋借拜客为名，环绕教堂前后一周，并无一人。回署甫至申刻，即据地保及派役来报，有数十人突入教堂，劝止不住。卑府即亲往弹压。顷刻之间已聚人千余之多，闻声齐集，无分其首从，劝谕不听，声言天旱皆教堂冲坏风脉所致，非拆不可；纷纷砸窗掀瓦，拉柱倒梁，【自】申至亥四时之久。绅士及安分商民皆避而不前。卑府及镇弁来往晓谕，人声嘈杂，亦不能听闻，皆系城内外民人，势不能开放枪炮。幸而未曾放火，街市无恙。维时龙镇赴省，陶令因祷雨取水，公出未回，一夜之间教堂房屋已毁为平地，此皆卑府奉职无状，致此大变。除会同在城员弁严防守城池，以免外匪窥伺外，应请大人立将卑府撤参，以为不能保护教堂之戒，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郡城教堂猝被拆毁，该守防护不及，姑候核办。仰即确查此次拆毁究系何国教堂，有无外匪溷迹其中，希图构衅滋事？一并密查详复。并即会督营县实力防范弹压，毋任外匪勾结滋患。该郡民情浮动，应如何会同绅士剴切开导，密商防营严密布置之处，均责成该守督饬所属各州县妥慎办理。非禀请撤参所能了事也。此缴。

2. 曹州府会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到（1900年10月1日）

敬禀者：窃卑府承照、卑职尔延均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蒙宪台札饬，以曹州府城教堂被匪拆毁一案，迄今未获一犯，殊属延玩已甚。现当恭奉谕旨认真保护教堂之际，要案未便久悬。饬即悬赏购线分投踩拿，并再勒限半月，务将此案首要匪犯获案究办等因。

蒙此。卑府承照遵查该教堂甫经兴土，而民间即散播谣言，将来总须拆毁，今夏自闻直北警信，谣传更甚于前。卑府承照会同龙镇极力防范。

六月初八日午后，前菏泽县陶令振宗赴东明县冯庄之焦龙王潭取水，始行公出，即据派出巡查之弁勇并该地保禀报，有数十人突入教堂，劝止不住。卑府承照立即亲诣弹压。已聚有千余人之多，纷纷上房掀瓦拉梁，其势汹汹。屋下复四面环绕，人声一片喧嚷。维时龙镇赴省，卑府承照与镇弁来往劝谕不听。多系本城内外居民，彼时未知何人为首，何人为从，一唱百和，塞满街巷，其势不能开枪饬拿，恐致激成民变。

事后，卑府承照严密访查首要各犯，非皆外来匪徒，多系城内外及附近村庄乡民。访闻菏泽县已革粮书田玉春即田继斌，系主使拆毁教堂，起意为首之犯。事后恐被访获，该犯业已逃逸，即经设法严拿在案。奉饬前因，卑府承照督同卑职尔延遵复悬赏购线，并选派勇役分别踩拿去后。兹据该勇役等禀称，以查得田玉春即田继斌现已逃赴湖团，并其家属亦均逃走等情禀复前来。卑府等查田玉春即田继斌，既已逃往湖团，断难依限缉获。除悬立重赏，设法购觅眼线，严密踩缉务获究报外，理合先行驰禀查考。

敬再禀者：窃查曹州府城教堂被匪拆毁案内首犯田玉春在逃未获，自应严拿究办。其余原报人数虽有千余之多，惟均系本城内外左近居【民】闻信往看，登时聚集。若一概拿办，非但恐有民变之虞；而且将来洋教士回曹传教，亦大有妨碍之处。思维至再，惟有仰恳宪恩格外从宽免究，俾得日后民教相安，是否有当，理合附禀查核。

批：禀单均悉。仰即督饬菏泽县迅将该犯田玉春即田继斌设法严缉，务获究办。缴。

3. 菏泽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到（1900年7月15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卑职因久旱祈祷不雨，人心惶惶，虔赴东明县冯庄之焦龙王潭取水公出。途次即据代行典史章秉成申称，本日申刻突有拳民陆续混入城内，起意拆毁教堂，左近居民

亦即闻信往看，登时聚集多人，途为之塞。当经带领队勇驰往分投弹压。讵人势过众，一时保护不及，致将教堂房屋全被拆毁而散。理合申请回县勘验等情。据经卑职星驰回城，随会营亲诣，勘得郡城东隅有德国天主教堂一所，门向北开，进内洋式礼拜堂四间。查验上顶砖瓦椽木均已揭去，四柱周围轰〔矗〕立，各屋器物及原买零星小屋亦已拆毁殆尽，并无扰及民房铺户。勘毕，查讯地邻街长人等，佥称衅起仓卒，均不知情。

查该教堂甫经兴工，建造尚未粗定规模，而民间散播谣传已非一日。本月初二日夜间，闻有欲拆教堂之谣，其时裴教士德礼尚未离堂。恐酿巨衅，经卑职禀知府镇各带队勇彻夜分路巡防，迨至密防严查，实在毫无影响。当将该教士护送出境，教堂各门为之堵塞，经营派队就近驻守。一面由府督同卑职，出示大张晓谕，方谓防护周密，期保无虞。孰意此次该拳民突如其来，登时聚集多人，乘虚肆闹，实属保护不及。抑以北氛甚炽，其仇教义愤之心，尤不可遏，故猝发而应之者众也。肇事后，旋即解散，不致别生事端。除分别查办外，所有教堂被拆情形，理合驰禀查核。

再，查四乡及邻近各州县凡有教堂处所，一时均恐不免扰及。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缴。

4. 单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初三日到（1900年10月25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等界连皖、豫，素为盗贼出没之区，现值时事艰难，缉捕巡防，倍关紧要。卑职铨风闻砀境一带有不法之徒传单聚众情事。当即约会防营，酌带勇役，于本月十三四等日，赴东南边境认真巡查；一面函订卑职之全于十五日在砀、单交界之马良集地方会哨。届期卑职之全会营带领勇役，卑职铨会同管带左翼防军右营徐守备镛山、右哨哨官李心和、左哨队长汤鸿宾、后哨哨副程义发，各带队伍驰往该集，会同查缉，并面商缉捕事宜，声势极为联络。

据该集庄团各长呈验抄来传单一纸，卑职等公同查阅，语多不经，单后有七八人具名。伏思寻常揭帖，匿名者多，断无明目张胆大

书名姓，自取败露之理。讯据该庄长等佥称，单内所具姓名遍查并无其人。揆度情形，似系教民借端陷害，希图报复等语。所供尚属近理。卑职等传集各庄首事、庄长人等，谆谆告诫，以后务各安居乐业，循分度日。如有前项造言生事之徒，立即捆送来县，以凭尽法惩办，切勿听其煽惑，致失生业而罹法网。察看现在地方民情，甚属安静，并无外来匪徒、本地土棍潜形匿迹情事。除仍由卑职等随时约会巡哨，认真稽查侦缉，务期有犯必获，有获必惩，以仰副宪台除暴安良，绥【靖】地方之至意，断不敢稍形懈弛，自取咎戾外，所有会哨日期并地方安静缘由，理合联衔会禀查考。

再，此禀系卑职铨主稿，会衔不及会印。又卑职铨先后所奉宪台札饬告示章程，均经随时刊刻刷印，遍加张贴，咸使周知。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同认真巡缉，务期有犯必获，有获必惩，以杜窜匿而尽根株。并由该令移会砀山王令知照。缴。

5. 单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十五日到（1900年11月6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等界连江、豫，路径纷歧，平时缉捕巡防本关紧要。况现值拳教相哄，不法之徒，往往捏造谣言，希图乘机滋事。迭蒙宪台札发告示章程，晓谕严禁，并经卑职等设法查拿，若辈始稍敛迹。第交界处所，此拿彼窜，恐未能尽绝根株。自非随时会同巡哨，不足以壮声威，而寒匪胆。现经卑职等订期于闰八月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在城、单交界之孔李楼，金、单交界之方贵集地方会哨。届期卑职等各会防营营汛，带领勇役，驰往该处认真巡缉，并面商缉捕事宜，声势极为联络，一面复赴各边境互相稽查察看。现在地方民情甚属安静，并无本地土棍设厂学拳，亦无外来匪徒勾结肆扰各情事。卑职等传集各庄首事庄长人等，谆谆告诫，以后务期有犯必获，有获必惩，断不敢稍形疏懈，自取咎戾。所有会哨日期暨地方安静缘由，理合联衔会禀大人查考。

再，此禀系卑职铨主稿，会衔不及会印。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同认真巡缉，务期有犯必获，有获必

惩，以杜窜匿而尽根株。并由该令移会周令等知照。缴。

6. 城武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到（1900年7月19日）

敬禀者：窃卑职自到任以来，屡将地方情形禀呈宪鉴在案。目下烽烟四起，邻封中如定、巨等县，多有匪徒聚众滋事，与卑县均壤地相接，以致该匪等渐有窜入。闻其间固有土匪冒充拳民，亦有饥民随从附和，时或纠领数十人、百十人，借仇教为名，在卑县边境一带游弋，意存叵测。县民之游手好闲者，难保不被其煽惑蠢动。然均经卑职闻信驰赴弹压解散，或由地方绅团资助辞逐。所可恶者，若辈要挟多端，稍不遂意，抢劫架赎无所不为。是此股匪徒一日不靖，不独地方命盗案件因之而多，并恐愈聚愈众，日久酿成事端。此卑职之所以兢兢防闲，不敢一刻稍涉疏懈也。

又如本月十一日傍晚，城乡谣言四起，佥谓明日拟拆城内教堂。查县境各教堂之洋人教士早经避匿，现在仅遗通事及在教之人在堂住宿。卑职无论以谣传之是否足据，随即一面多方开导，谕以教堂留作公所；一面会督营典于常泰、黄会鏊漏夜驰回教堂。将堂内细软之物，令该通事张全德、黄凤翥等亲手装入箱内，封锁抬储县库。其粗重如桌、椅、板凳之类，令其在教堂并归一室存放；并谕令该通事、教民等出堂避匿。随将该教堂房由县封锁。十二日早辰，卑职带领勇役出赴四关厢梭巡一日，幸若辈闻风敛迹，克保无事。

第值此地方多故，深宫宵旰勤劳，正为臣子者卧薪尝胆之日。卑职一介书愚，知识短浅，惟遇事矢以血诚，断不敢自顾身家性命，稍存趋避。特忝膺地方一日之间，非巡缉勘验，即保护弹压，在在必须躬亲兼之。天久不雨，人心惶惶，卑职在城设坛祈祷多日，迄无应验。恐竭卑职一己之心思耳目，总不免顾此失彼为可虑耳。所冀仰赖威福，俾各处早日肃清，须民心定而地方可以静谧矣。除将办理情形随时禀报外，理合将卑境现有外来匪徒窜入并弹压缘由，禀陈鉴核批示祗遵。

再，卑职前禀恳请移咨镇宪酌量派拨马步一哨来县驻扎之处，尚乞俯如所请，迅赐移咨酌拨，俾得早日到防，借收臂助，实为公便。

又，正在封发间，适蒙本府转准济南府以奉面谕，饬即教民返［反］教，将教堂房屋器具入官等因。拟俟办有端倪，另行禀报。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教堂房屋器具暂行由官看管，并劝令教民悔教，仍是隐寓保护之意。从否各听其便，不得勒抑，亦不得将教堂房屋器具充公。

本月二十一日，恭奉谕旨："现在兵事未弭，各国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县者，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虞。至近日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尤属不成事体，著即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等因。钦此。"业经恭录转行。仰即钦遵查照，妥慎办理。详阅来禀，据称该匪或纠领数十人、百十人游弋边境，要挟多端，稍不遂意，抢劫勒赎，无所不为，地方命盗案件因之而多等情。是该县境内必已叠酿焚杀劫掠案件多起。现当奉旨查办之际，应即将匪徒先后滋扰各案，详细勘验，据实补报，以便酌量情形轻重，分别剿办，毋得稍涉讳饰，致滋贻误。仍一面认真缉惩。切切。此缴。

7. 城武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1900年8月22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蒙宪台札饬，以现在地方不静，如拿获匪徒讯系怙恶不悛，凶暴影〔彰〕著，罪干斩枭立决者，即准权宜行事，尽法惩办，勿稍轻纵。仍将办理情形详细具禀等因。奉此，仰见宪台戢暴安良，权衡悉当，属在下僚，敢不整顿缉捕，以静闾阎。

查卑县自六月初间，匪徒窜扰以来，地方不无被其扰累，而呈报被害之家殊觉寥寥者，卑职初意甚为不解，迨经逐渐访查，始悉其故有三：有因亲族本无稠恤，又因平时借贷不遂，现在乘时勾结外人讹索者有之；有因教民欺压平民，而平民乘势报复者亦有之；所可恶者无业游民，散帖纠人，乘乱抢架，不分民教，择肥而噬，实为地方之害。事主或因被架之人死生莫卜，不敢声张，或因贼人危言恫吓，一经报案，恐被复扰，忍肯饮泣吞声，以失事为无事者。卑职访悉前情，何忍小民无辜被害，随即差饬补报，分别勘讯；并一面不动声

色，密嘱队长冯书铭等购觅眼线，四出侦探。于七月初一日侦知匪踪去向，卑职即于是夜单骑统率马步民团前往捕拿。该匪等胆敢开枪拒捕，马勇王新章等被其拒伤。即放枪抵格，当场格毙匪犯王合义、傅宜江二名，格伤匪犯张守平一名，拿获匪犯李锡云、王根田、张二、张三、刘记蓝等五名，并被胁并未同行之刘汶贵、刘乾光、刘汶章、翟二、邵牌春、张黑、张显、李二元、王二等九名，将犯押带回县。讯据李锡云等供认，听从在逃之张和尚等，迭次掳掠事主马守善等家，各得赃。张二等因病，刘汶贵等被胁各不行不讳。复于初三日督率勇役民团拿获匪犯宋得桂、张百盈、邓双莅、郭心念、陈百修、祝玉登、孙东超等七名，又被胁并未同行之郭登峰、孙东亮、杨娃、杨景汶、郑黑头、安金聚、杨二、杨二闹、杨三乾、曹二安等十名，并起获被架之冉玉溪、曹玉洁二名暨贼械枪刀、约帖等件到县。饬令冉玉溪等回家安度。

正在提讯间，复据派出眼线侦探匪首张和尚潜回九女集地方。卑职闻信，漏夜带领勇役，均令改装易服，在该庄前后埋伏，一面酌带勇队径行掩捕。该匪一见众寡不敌，即开放洋枪拒捕。幸勇役奋不顾身开枪将其格伤拿获，于初五日押犯回县。远近居民观者如堵，佥谓渠魁就擒，可除一方之害。本可早日拟办，适卑职感冒多日，现虽就痊，精神尚觉恍惚。第值此羁犯以待，并据各事主纷纷补报前来，卑职敢不力疾从公，从速惩办，以昭炯戒。随提验各犯，均无拷刺痕迹。饬验张和尚左肋，张守平右胁，马勇王新举脊背，张永德左手背，各有洋枪轰伤一处，开单附卷饬医。讯明刘记蓝年二十二岁，父故母存。张三年五十岁，父母俱故。张二年二十四岁，父母俱故。王根田年三十六岁，父故母存。李锡云年二十四岁，父存母故。张守平年三十二岁，父母俱故。孙东超年四十三岁，父母俱故。祝玉登年二十岁，父母俱故。陈百修年三十一岁，父母俱故。郭心念年三十岁，父故母存。邓双莅年二十八岁，父母俱故。张百盈年三十一岁，父存母故。宋得桂年三十二岁，父母俱故。张和尚年二十八岁，父故母存。缘张和尚、宋得柱、张百盈、邓双莅、郭心念、陈百修、祝玉登、孙东超、张守平、李锡云、王根田、张二、张三、刘记蓝分隶山东城武、单县、曹县、河南虞城等县，均一向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

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张和尚探知各处土匪蠢动，起意散帖邀人，抢架扰害，纠允格毙之王合义、傅宜江，现获之宋得柱、张百盈、邓双莅、郭心念、陈百修、祝玉登、孙东超、张守平、李锡云、王根田、张二、张三、刘记蓝，在逃之刘明德、王建立、郭明贵、郭明学、石庭贵即石二田、李雨、孔英儿、孔玉、祝三帽垫、孔天桥即孔庆其入伙，分携洋枪刀棍，是夜扰及马寺庄，偕抵事主马守善家门首。张二、张三、刘记蓝各因病折回。张和尚等同伙二十三人撞门入室，牵得牛只，并将事主之父马金藏拒伤，事主之兄马得路架去逃逸。勒赎得赃，将赃俵分。又六月十二日晌午时分，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徐履周等门内，强牵佃户李金玉马匹牛只，并将徐履周之弟徐荫粉，侄徐茂叶架去逃逸。勒赎得赃，将赃俵分。又六月十四日早，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郝金声家内，掠去衣物、粮食车辆，并将郝金声拒伤架去逃逸。将赃俵分，郝金声旋即放回。又六月十六日夜，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孙明亮家内，掠去衣物、烟粮牛只。孙明亮与邻人陈春溪均被拒伤逃逸，将赃俵分。又六月十七日早，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王玉珂一门出入之弟兄王玉衍、王玉连、王玉合、王玉彬、王守平等家内，掠去衣物、粮食、牛驴逃逸，将赃俵分。又六月十九日，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张之贵家内，掠去器物牛驴，并将事主之弟张三架去逃逸，将赃俵分。张三旋即逃回。又六月二十一日晌午时分，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冉传家家内，掠去衣物粮食，并将事主之母申氏拒伤，事主之父冉玉溪架去逃逸，将赃俵分。又六月廿四日夜，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曹卓立家内，掠去衣物、粮食、牛驴，并将事主之父曹玉洁架去逃逸，将赃俵分。又六月二十六日夜，张和尚等原伙二十三人，分携洋枪刀棍，闯入事主徐汝箱家内，掠去衣物烟土。并将事主妹夫王知得架去，逃逸。交由逸犯看守、勒赎，将赃俵分。同前分各赃，变卖与不识姓名人，得钱同掳掠得钱文，花用各散，不知刘明德等现逃何处等情。

卷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据县属事主马守善呈报，本月初十

日夜，伊家被匪闯入牵去牛只，并将伊父马金藏拒伤，伊兄马得路架去，赎回。因被匪临行恐吓，未敢呈报，兹蒙差查，理合补报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十八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事主家被扰，事主之父兄被伤、被架属实。查验大门有撞毁痕迹，并无贼遗油捻器械。勘毕，饬验马金藏左腋胁刃伤一处，传纪估赃值银三两，分别开单附卷饬医。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六月十九日据县属事主徐履周等呈报，本月十二日晌午时分，伊庄被匪闯入，牵去佃户李金玉牛马，并将伊弟徐荫粉、伊侄徐茂叶架去赎回，理合报缉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二十五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佃户李金玉被扰，徐荫粉等被架赎回属实。查验并无贼遗器械。勘毕，传纪估赃值银二十五两零，开单附卷。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七月初三日，据县属事主郝金声呈报，本年六月十四日早，伊家被匪闯入，掠去衣物、粮食车辆。伊并被拒伤架去，旋即放回，理合补报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三十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事主家被扰，并被拒伤架去属实。查验并无贼遗器械。勘毕，饬验郝金声左胳膊铁器伤一处，传纪估赃值银十两零，分别开单附卷饬医。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七月初三日，据县属事主孙明亮等呈报，本年六月十六日夜，伊家被匪闯入，掠去衣物、烟粮牛只。伊与邻人陈春溪均被拒伤，理合补报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十五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事主家被扰，并被拒伤属实。查验并无撞门毁户及贼遗油捻器械。勘毕，饬验孙明亮左胯木器伤一处，左臁胁擦伤一处。陈春溪胸膛、左手腕、左手中指、左右腿、左腿肚各有洋枪轰伤一二点不等，传纪估赃值银十五两零，分别开单附卷饬医。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七月初三日，据县属事主王玉珂等呈报，本年六月十七日早，伊王玉珂与一门出入之弟兄王玉衍、王玉连、王玉合、王玉彬、王守平等家内被匪闯入，掠去衣物、粮食、牛驴，理合补报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十二里，不近大道，并无墩防。该事主等家被扰属实，查验并无贼遗器械。勘毕，传纪估赃值银二十两零，开单附卷。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六月二十二日，据县属事主张之贵呈报，本月十九日夜，伊家被匪闯入，掠去衣

物、牛驴，并将伊弟张三架去，旋即逃回，理合报缉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八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事主家被扰、被架逃回属实。查验并无撞门毁户及贼遗油捻器械。勘毕，传纪估赃值银八两零，开单附卷。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七月初四日，据县属事主冉传家呈报，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晌午时分，伊家被匪闯入，掠去衣物粮食。伊母申氏并被拒伤，伊父冉玉溪并被架去。兹蒙获犯差查，并蒙将伊父起获，理合补报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十八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事主家被扰，事主之父母被架、被伤属实。查验并无贼遗器械。勘毕，饬验申氏左臁胁刃伤一处，传纪估赃值银七两零，分别开单附卷饬医。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七月初六日，据县属事主曹卓立呈报，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夜，伊家被匪闯入，掠去衣物、粮食、牛驴，并将伊父曹玉洁架去。兹蒙获犯差查，并将伊父起获，理合补报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距城十五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事主家被扰，事主之父并被架去属实。查验门户有撞毁情形，并无贼遗油捻器械。勘毕，传纪估赃值银十五两零，开单附卷。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又七月初六日，据县属事主徐汝箱呈报，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伊家被匪闯入，掠去衣物、烟土，伊妹夫王知得并被架去等情。当经会营亲诣，勘得失事处所，据〔距〕城三十五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该事主家被扰，王知得并被架去属实。查验并无撞门毁户及贼遗油捻器械。勘毕，传纪估赃值银三两零，开单附卷。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核与犯供相符。

正在拟办间，据报匪犯张守平于七月初十日在押，因伤身死。验讯并无别故，复鞫看役，委无凌虐情弊。此案张和尚散帖纠允王合义、傅宜江、宋得柱、张百盈、邓双莅、郭心念、陈百修、祝玉登、孙东超、张守平、李锡云、王根田，迭次抢掠事主马守善等家衣物、粮食、烟土、牛马驴头，并将各事主勒赎得赃，临拿拒敌官军，实属行同土匪，为害地方。节经卑职研讯明确。查该犯等罪均斩枭，且卑署房屋低小，虽多派勇役彻夜看守，深恐防不胜防，未便久稽显戮，自应遵饬权宜行事，尽法惩办，以昭炯戒。张和尚、宋得柱、张百盈、邓双莅、郭心念、陈百修、祝玉登、孙东超、李锡云、王根田业

于讯明后，查明不停刑日期，遵饬就地尽法惩办，应毋庸议。王合义、傅宜江、张守平仍戮尸示众。张二、张三、刘记蓝听纠掳掠，中途因病各不行，事后分赃，亦应酌量惩办，以消其凶暴之气。查该犯张二、张三、刘记蓝均籍隶曹县，应请递籍各予监禁十年，俟限满能否改悔，再行查看禀办。被胁并未同行之刘汶贵、刘乾光、刘汶章、翟二、邵牌春、张黑、张显、李二元、王二、郭登峰、孙东亮、杨准、杨景汶、郑黑头、安金聚、杨二、杨二闹、杨三乾、曹二安等十九名，讯系或被胁服役，或受雇佣工，并非甘心为匪，亦无同行上盗。自应从宽分别递籍，传属保束，以省拖累。不能禁子张百盈等为匪之犯父，与失察该犯张和尚等为匪之牌甲，分别关会传责。邓双莅等在外为匪，原籍牌甲无从觉察，请免置议。买赃之不识姓名人并免缉究。张守平等因伤身死之处，业经讯验明确，并无别故，看役诘无凌虐情弊，均毋庸议。起获贼械洋枪等件存库，约帖案结销毁。洋枪随案起获。失察职名请免开送，失赃照估追赔。逸匪刘明德等缉获另结。

再，以上各案均已获犯过半兼获首犯，请免开参。又，办理缘由是否允协，拟合开具逸匪姓名、住址清折，禀呈鉴核。俯赐批示，并通饬各属一体截拿，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窃卑职此次缉获著犯张和尚等多名，业于讯明后遵饬权宜行事，尽法惩办，地方顿觉安靖，居民无不称快，堪以仰纾宪廑。

第在卑职身任地方，缉捕是其专责。惟可为卑职指臂之助者，则该队长冯书铭之力居多。查该队长以武童在县管带壮勇，历有年所，前因缉捕勤奋，迭次破获巨盗，经卑前县杨义坤禀蒙前宪台李赏给五品功牌，复于续获盗匪出力案内，经杨令禀蒙前宪台存记汇奖。旋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间，蒙前宪台张札开，以前院咨保获匪出力员弁一案。兹于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接准兵部核复，武童冯书铭应改以外委拔补等因，行知在案。本年四月间卑职到任之初，该队长即护送俞令晋省，意在舍此别图。嗣因卑县地方不靖，卑职招之使来，以供驰策。乃时未两月，始则踩探匪踪，继则首先帮捕，卒能擒获悍匪多名，地方借以安谧。似此认真缉捕，始终勤奋，实为武弁中不可

多得之员，合无仰恳宪恩，准予存记汇保，以把总分标尽先拔补。想该队长仰沐逾格恩施，定当感激涕零，力图报效也。

又，团长朱承焕、黄德权，马勇张得功、王新举、张永德、李长兴、张金德，或身受重伤，或与贼格斗，均能奋不顾身，俾悍匪次第就擒，不无微劳足录，应请赏给该团勇等五品功牌各一张，以示优异，而励将来。至其余民团勇役，虽经卑职筹措百金，酌量分赏，但人数过【多】，不免僧多粥薄，倘蒙宪恩优渥，准予加赏，则非卑职所敢一再冒渎者也。卑职为整顿捕务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禀批示祗遵。

批：禀单均悉。该县督同队长冯书铭拿获匪犯张和尚等，讯明后分别正法拟办，并当场格毙悍匪多名，办理尚属妥速。该令著记大功三次。冯队长准予存记汇保，以把总分标尽先拔补。出力团勇既经由县分赏，应再赏银二百两，空白功牌八张，以示奖励。赏银先行由县筹垫，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功牌同团长朱承焕等所请五品奖札各一张，随批并发，仰即查收分别填给转发。一面将获犯讯供缘由，照例通详。逸匪刘明德等，候行司通饬截拿。余照所拟办理。缴。各折存。

8. 城武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到（1900年9月17日）

敬禀者：查县属事主关凤翘家于本年六月间，被外匪窜扰一案，业经卑职勘验禀报在案。旋据派出眼线侦报，匪目巨野人陈月料，有在边境游弋。随即不动声色，会督营典防营，密往掩捕，协同将陈月料拿获，并起获贼械枪刀马匹。于上月廿四日，将犯押带回县。提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匪目陈月料供认，巨野县人，年三十八岁，父故母存。一向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伊起意冒充刀会，纠允在逃之郭六即郭金章、陈兆芳、黄大即黄晓诊、徐守义、王学汶即王见中、崔三即崔继帼，前赴县境事主关凤翘家，讹借不遂，伊复起意抢掠。郭六等允从，并由郭六、陈兆芳、徐守义添邀事主格毙之巨野县人刘二麻仔，菏泽人翟三、张大小、王羔，又在逃之不识姓名七人入伙。是夜，同伙十八人分携洋枪刀棍，一齐闯

入关凤翔家内，牵得牛只，并将事主拒伤，将事主之侄关学则、孙关访、亲戚毕得璧架走。事主喊集庄众，将关访与毕得璧暨牛只一并夺回，并被格毙刘二麻仔等四人。关学则同行，因口渴在途赴井喝水，自行失足落井，伊等并不捞救，逃逸。十四日，伊因同伙被格不甘，邀允郭六等原伙十四人，意图报复泄忿。是夜复偕抵事主关凤翔门首，潜将草垛用火点燃，以致延烧事主族众房屋各散。诘无结捻结幅窝伙焚掠别案，及另有知情同伙之人不讳。

卷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早，卑职访闻县境有被外来匪徒扰害，当场格毙贼匪情事。正在督带勇役查拿间，即据地保王继龙禀报，本月初九日夜，庄长关学诗之叔祖关凤翔家，被匪牵去牛驴，关凤翔并被拒伤，关凤翔之侄关学则、孙关访、亲戚毕得璧均被架去。关学诗等喊集族众，将关访与毕得璧暨牛驴一并追回，当场格毙贼匪四名等情。当经卑职会营带领刑仵亲诣勘验禀报。出禀后，续据该事主关凤翔禀报，伊前次喊同族众，格毙匪徒多名。现在匪徒挟仇报复，复于六月初四日夜，伊庄被匪放火，延烧房屋，并将架之伊侄关学则，由井内捞获尸身等情前来。复经会营带领刑仵，亲诣勘得该事主族人关学堂等，被匪烧毁草屋，事主之侄关学则落井身死属实。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同各在卷。核与犯供相符，将犯收禁。

此案该犯陈月料冒充刀会，讹借不遂，纠允格毙之刘二麻仔等，执持洋枪，抢掠事主关凤翔家牛驴，并掳捉事主之侄关学则，致令落井淹毙。复因同伙被格不甘，挟仇放火，延烧事主族众房屋，实属不法。按照例章，罪均斩枭。节经卑职提讯明确，可否准予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刘二麻仔、翟三、张大小、王羔业已被格身死，仍照例戮尸示众。除再悬赏购眼线，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逸匪郭六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讯拟缘由，是否允协，拟合开具逸匪姓名、住址清折，禀呈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并请通饬各属，一体截拿逸匪郭六等，务获解究，暨径札巨、荷、单三县，合力兜拿，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陈月料既经该令提讯明确，仰即照章就地正法。并将格毙之刘二麻仔等戮尸，一并示众，以昭炯戒。所获马匹变价充赏。仍严缉逸犯郭六等，务获究办。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折存。

9. 定陶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到（1900年11月24日）

敬禀者：窃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日，准曹县曹令榕移称，本年七月初五日，准驻扎曹县左翼防军左营史管带单开，以派哨官刘得三带勇先后缉获拳匪陈萌雪等五名到县。讯因供词游移，难以定谳。惟查该犯陈萌雪有勒讹定陶县民教钱文情事，嘱即提讯审办等因，并将陈萌雪、陈启言、陈至敬、陈先春、王玉五名递解到县。当经卑职提犯研讯。该犯陈萌雪始犹狡猾不承，迨经详细推鞫，侧击旁敲，该犯无可抵饰。始据陈萌雪供称，籍隶定陶县，孤身一人，并无房产，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三年不记月日，伊学习大刀会，充当头目，亦有三年。自本年春间起，伊纠领拳【匪】二三十人，强讹得外县不知庄名及本境之聂庄、张庄、侯楼庄、台庄、丁北集、杨楼庄等处教民、平民钱文，或二三十千，或一二十千文不记确数。所得钱文，均先后俵分花用。七月初一日，伊复纠人赴李庄讹诈。讵被防营撞遇，将伊拿获。所领之人有被勇丁格杀者，亦有立即脱逃者。至牛启言等并不认识，是否拳匪，不敢混指。又据牛启言供称，小本营生，并无学习大刀会情事。伊堂外祖刘秉壮先当苗堌庄庄长，本年六月间被拳匪孙小捉住讹诈。伊因系亲戚，出面拦劝，并为管说出钱十五千文了事，此外并无经管拳匪讹钱之事。伊因外出收帐，见防营捕拿陈萌雪往向查看，致被误获。又据陈至敬供称，读书为业，上年伊堂弟陈知美、陈知君被匪徒捉住勒诈，经伊托人出钱赎回。伊因此痛恨贼匪，欲访获正贼送究。闻已被格杀之拳匪郝鱼㸃颇能拿人，伊往找嘱托，讵跟随三日，尚未遇面。郝鱼㸃已被防营格毙。将伊拿获，伊实无学习拳匪及另犯不法情事。又据陈先春供称，务农度日；又据王玉供称，卖水烟生理，均无学习大刀会情事。因防营捉拿拳匪，伊等往看热闹，致被误拿各等语。再三究诘，供无异词。卑职尚恐不实不尽，复经复鞫多次，各供如前，似无遁饰，应即拟结。

查陈萌雪充当拳匪头目多年，胆敢纠领多人向各庄民教肆意恐吓，强诈钱文，使民教人等畏其凶恶，不敢不允，以求平安，实属愍不畏法，形同化外。陈萌雪一犯拟请照惩办土匪头目斩立决，章程，

拟斩立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牛启言虽讯无学习拳匪情事，惟当拳匪讹诈之时，该犯出向管说，劝令出钱了事，其为与拳匪互通声气可知。且恐有借此图利情弊，未便以仅管说一次，稍事姑容。牛启言一犯，拟请酌予监禁二年。陈至敬既称读书为业，当知邪正攸分。乃因其堂弟被匪讹诈，并不报官缉究，辄思往托拳匪办贼泄忿，岂不知拳匪所为，实属甘与匪类为伍，不安本分，亦难轻纵。陈至敬拟请酌予监禁一年，各俟限满察看情形，禀请释放。陈先春、王玉皆系安分之人，讯无为匪不法情事。拟请取具妥保，即行释回安业。所有放营拿获拳匪，经卑职提讯明确，分别议拟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请大帅鉴核，俯赐训示祗遵。

再，陈萌雪并无产业，请免查封；其所讹钱文讯无确数，亦请免追。至聂庄各庄被拳匪讹诈，均未呈报有案，盖恐其报复所致。此次若复传质，窃恐拖累堪虞。是以卑职概未查传，以安农业。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陈萌雪一犯既经该令讯明充当拳习头目多年，迭犯重案，自应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牛启言等并分别监禁保释。仰即遵照办理。哨官刘得三先后缉获匪犯五名，着记大功二次，后咨曹镇查照。缴。

10. 定陶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到（1900年11月27日）

敬禀者：窃查曹属民情强悍，盗风之炽，甲于通省，自分驻防营剿捕后，此风渐就衰息。旋又拳会盛行，盗匪亦多学习，乃假仇教为名，各自纠党滋扰。重则劫掠焚烧寻仇报复，轻则恣意讹诈恃众横行。盖以盗贼而为拳匪，故较他处尤为凶暴。因思莠苗不去，嘉谷难成；盗匪不除，良民受害。卑职自本年五月初旬到任，正拳匪滋扰之时，随雇募勇丁分头巡缉，一面多方探询访闻。县民李七妮者，本系漏网盗匪，又复充当拳匪头目，与其兄李永周、李六妮讹诈横行，无所顾忌，即经饬令捕役袁广成并县队勇丁设法密拿。惟李七妮狡悍特甚，往来飘忽，缉捕颇难得手。迨七月二十一日，袁广成探知李七妮等在黄店村迤东孤庙内设厂练拳，未及来城送信，即于是夜往捕。李

七妮瞥见，喝令其兄李永周、李六妮并拳匪等分用刀枪出庙拒敌。袁广成与伙役张五、罗魁、张常谦上前拦捕，与李七妮等互相格斗，因寡不敌众，致被脱逃。张五、罗魁、张常谦均被拒伤。据袁广成禀报前来。当经卑职提验张五右额角、心坎、右臁胁各有刃伤一处，右腿有刃伤二处。罗魁囟门、左胳膊各有刃伤二处，左肱肘有刃伤一处。张常谦右胁、左腿各有刃伤一处。分别开单谕医，并各予养伤之费。一面悬立重赏，仍谕袁广成购觅眼线上紧缉拿去后。旋据报张五于七月廿四日，罗魁于八月初五日，张常谦于闰八月二十九日先后因伤身死，均经卑职先后验明属实，随即优恤殓埋。

闰八月二十日据眼线报称，李七妮等弟兄自被拿脱逃后，党羽星散，昨已潜回家中，希图纠伙复逞等情。即经卑职令得力马步勇队并袁广成等各役，连夜驰往掩捕，卑职亲督勇役进庄。李七妮等业已知觉，犹欲乘势脱逃。勇丁张得胜与袁广成，奋不顾身，上前将李七妮标枪夺获扭住。卑职挥令勇役一齐捉拿，复将李六妮获案，遂押带回署。提验李七妮、李六妮并无拷刺痕迹。讯据李七妮供称，籍隶定陶县，伊并无地亩，先未为匪犯案。前四五年间，伊与在逃之长兄李永周在直隶开州、东明等处，迭次纠伙抢劫不识庄名事主姓名家钱文衣物，不记次数确次。光绪廿五年潜回山东，跟随城武县人马姓学习大刀会。本年春间充当头目，在孤庙设厂练拳传徒。夏间与李永周、李六妮纠领十余人，强讹得张庄、王庄、李庄、王楼庄、三义集、赵庄等处民教钱文，或三四十千，或一二十千，所讹之钱均已俵分花用。七月廿一日夜，伊在拳厂练习传人，被捕往拿，伊喝令李永周、李六妮并拳匪等分用枪刀拒捕。伊拒伤张五，李永周、李六妮拒伤罗魁、张常谦等，一同逃逸。伊所领之人亦即四散逃跑。后闻张五等因伤身死。伊与伊兄等现甫潜回，欲图再传徒众讹诈，讵料已蒙访知被获。伊长兄李永周尚未到家，不知现逃何处。此外并无抢劫讹诈等案。又据李六妮供称，伊向在城武县营生。伊弟李七妮、伊兄李永周，从前在直隶抢劫作案。伊并未同伙，委不知情。本年五月间回归，见伊弟在孤庙内设厂练拳传徒，伊亦即学习。李七妮纠领拳匪赴各庄强讹钱文，伊亦跟随前往。七月二十七日夜，李七妮被捕役往拿，伊上前帮护，用刀将张常谦右胁、左腿拒伤。伊与李七妮等一同逃逸，后闻张

常谦因伤身死。伊与李七妮现甫到家，即被访知拿获各等语。案经格别研讯，各供矢口不移，似无遁饰，应即拟结。

查李七妮纠伙在直隶地方迭次抢劫，已属罪不容诛；乃敢充当拳匪头目，纠领多人向各庄民教讹诈得赃；迨经官役往拿，胆敢持械抗拒，致伤捕役张五、罗魁、张常谦身死，实属不法已极，亟应从严惩办。李七妮一犯拟请照惩办土匪头目拟斩立决章程，拟斩立决。卑职于讯明后，遵照宪台便宜行事之令，将该犯绑赴市曹，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李六妮学习拳匪，跟随伊弟李七妮向各庄讹诈得赃；复听从拒伤捕役张常谦身死。亦应照章拟办。乃该犯于讯供后在押病故，应毋庸议。捕役张五、罗魁、张常谦奉差查缉拳匪，致被拒伤殒命，情殊可悯，业经卑职将各家属妥为安抚，并加赏埋葬之资，以示优恤。李七妮所讹钱文，讯无确数，请免著追。其设厂之孤庙，业经卑职饬令拆毁。李七妮家并无地亩，仅止草房三间，现为其母李周氏居住。该氏年逾六旬，若一经查封，势必栖身无所，情亦堪怜。合无仰乞宪恩免其查封入官，以示矜恤。其被李七妮讹诈之张庄等各庄，当时皆未呈报，业经据李七妮【供认】不讳，应请概免传责，以省拖累。在逃之李永周并马姓等，除由卑职悬赏勒缉，并移会营汛邻封协拿外，所有拿获著名拳匪李七妮等，并拒毙捕役张五等三人，业于讯明后遵章惩办缘由，理合禀请大帅鉴核。并请俯赐饬司檄饬各属，一体截拿逸犯李永周、马姓，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率勇役，拿获匪首李七妮等讯明正法，缉捕尚属认真。著记大功一次。出力勇役赏给功牌二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一面将获犯讯办缘由，照例详报立案。仍严缉逸犯李永周等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

11. 巨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到（1900年7月9日）

敬禀者：窃本年六月初七日，卑职风闻汶境马村、靳家庄有会匪聚集多人，意图【滋】事，当即禀报宪鉴在案。兹于初八日晚，据县境磨盘庄教民张如桂来县面称，有汶境靳家庄会匪纠集三百余人，前赴该庄焚烧教堂。经各教民竭力抵御，教堂尚未烧动，附近房屋多被

烧毁等语。卑职立即会同防绿各营驰往弹压，该匪等已先行解散。验明教民赵秀迎等家统被烧毁二十余间，又延烧平民赵秀连等家房屋十间。讯据赵秀迎等供称，德国教士讷广训已前赴通商口岸，令伊等在堂看守。初八日夜突有靳家庄会匪三百余人进庄，声称烧毁教堂。经伊等率众抵御，教堂幸未被烧，附近教民房屋均被烧毁。该匪等旋即走散，闻尚在汶境孟固集聚集等语。

卑职查磨盘庄均系奉教之家，平民亦不过数户。初七日卑职闻信后，即已虑及于此，密嘱防营许帮带时往梭巡。初八日晚，许帮带甫经回城，即有此事。查许帮带所部只马队十余名，步队十五名，合之卑县勇队尚不及百人之数，本属太单，平时尚不敷分布；其余各防营勇亦无多，均零星驻扎，离该庄遥远。若令拨调前来，又恐盗贼乘机生衅，现在该匪等尚在汶境聚集。卑职甫经回城，犹有毁焚教堂之传，更恐愈聚愈多，附近各匪闻风蠢动，滋蔓难图，自非厚集勇力，扼要驻扎保护，难期得力。合无仰恳宪恩逾格，迅赐添拨队伍下县，会同防营择要分驻巡防，以期周密而资镇慑。除仍由卑职会同防营，相机购线，侦缉首要各匪，务获禀报外，所有勘讯大概情形及请迅赐派队伍来县分防缘由，借用排单驰禀鉴核。俯准照办，实为公便。

批：据禀土匪焚烧教民赵秀迎等房屋各缘由均悉。现已派方管带保【松】率队前往该处缉办。仰即会同该管带钦遵本月初五日谕旨，遇有此等冒充拳民，借端滋事之土匪，务即严行捕拿，按照土匪章程从重惩办，以戢凶暴而靖地方。缴。

12. 巨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到（1900年7月13日）

敬禀者：窃本月初八日，卑县磨盘庄被汶上境靳家庄拳匪焚烧教民房屋，当将查办情形，驰禀宪鉴。一面调集民团，实力防堵。讵初九日晚，该匪等又纠集汶境马村、孟堌拳匪千余人，复往该庄滋扰。卑职节次会营弹压，始经解散。查验民、教房屋，统被焚毁一百余间。教堂虽尚无恙，而堂内门窗木料及什物等件，俱已拆运一空。幸教民先期走避，并无损伤。查该匪等聚众千余人，皆以仇教为名，平日与教有仇者，莫不闻风响应。欲藉团以御匪，断难得力。而卑县勇

役无多，防营又零星四散驻扎，以千余名之众，若欲与之相持，不惟众寡不敌，且恐激成巨祸。现在卑县观音保、太平集、六营保等处拳民，亦有焚烧教堂之谣。十二日晚间，卑县南城外聚集拳民四五百人，进城与教民郭姓为难。经卑职再三开导，至十三日早始渐次解【散】。闻此辈尚在附近聚集，难保不另生枝节，而城内仓库、监狱、市面在在均关紧要，不能不预为之防。查前奉宪檄招抚，拳民等自闻畿辅之信，仇教之心益切；在教民平日倚势凌人，固属咎由自取；然必至累及平民。且闻邻封各县亦时有拳教相仇之事，更恐匪徒乘机勾结，藉端讹扰，后患何堪设想。卑职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宪恩俯念地方紧要，迅赐添拨营队来县择要驻扎，以资震慑。

再，前蒙宪批，仍留精健营步队三哨驻扎卑县巡缉，迄今多日尚未到防，并请檄饬方营官迅速带队前来协同防守，实为公【便】。除仍由卑职会同防绿各营实力查缉外，所有卑县磨盘庄教民二次被扰缘由，理合备用排单，驰禀鉴核。

批：禀悉。已派方管带保松率领步队驰往巡缉矣。该匪徒等两次赴磨盘庄滋扰，延烧平民房屋多间，又复纠众进城藉端讹索。拳民既以忠勇自负，何至出此，显系土匪假托冒充。该令应俟方管带率队到县时，立即会同认真缉办，不得任听该匪以拳民藉口稍涉宽纵。

再，本部院屡次批札文牍并无饬令招抚之说，所谓催令赴津助战，亦系专指真正拳民而言，并与此项土匪无涉。该令办事似此颟顸，殊属有负委任。仰即钦遵本月初五日谕旨，遇有假托冒充拳民之匪徒，务即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拿办；倘敢拒捕，格杀勿论，以戢凶暴而安善良。毋再误会干咎。切切。此缴。

13. 巨野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四日到（1900年7月20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卑职探闻距县城十五里之李家庄民李体固家，有被匪滋扰情事。当即督带勇役，会同营汛，驰往弹压围捕，一面调集团丁，合力兜拿。捉获拳匪刘巧、刘法二名，余匪带伤逃窜。查验李体固家仅被抢去白布三匹，白布小褂、裤各一件，其余物件俱已夺回，并未烧毁房屋伤损人口。当将该匪带城。讯

据刘巧供称，系郓城县徐堌屯【人】；刘法供，郓城县王堌屯人，均庄农为业，曾从徐堌屯人郭其芝学习拳会。郭其芝因与【县】境李家庄教民有仇，于本月十四日邀允伊等同伙四十余人，前往剿抢。正在李体固家抢掠财物，即被访闻拿获，不知郭其芝等现逃何处等语。

卑职查前奉宪檄，饬令分别拳民、土匪出示晓谕，即经遵照办理。今已多日，该拳民等岂无见闻，乃敢藉仇教为名，肆意抢掠，实属甘心为匪。虽据称系在逃之郭其芝起意为首，亦未便稍事姑容。除会同防营实力查缉，一面严拿匪首郭其芝等务获究报外，理合借用排单，驰禀查核。应否即照土匪章程惩办之处，迅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督营团，拿获冒充拳会、抢掠良民之土匪刘巧、刘法二名，缉捕尚属得力，著记大功一次。随发功牌两张，并饬善后局拨发赏银五十两，由该令备文赴局具领，查明出力勇团分别核给，以示鼓励。匪犯刘巧、刘法肆意抢劫，甘心为匪，应照土匪章程均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仍严缉逸匪郭其芝务获究办。缴。

14. 巨野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六日到（1900年7月31日）

敬禀者：窃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卑职在西南乡一带验团，探闻县境沙土集等处聚集匪徒多人，意图滋扰。当即酌拨勇役分投侦缉；一面函会防营方游击保松，督同阎【哨】官常胜，各带勇丁驰往围捕。拿获匪犯杨会彬、杨锡贵、王吉西、王吉付、李朝聘、何则钱、翟景印、邹玉安等八名，并在县境太平集拿获王乾容、蔡贵得等二名，夺获器械多件。又于二十四日据阎哨官锡镳在县境张家庄拿获倪贵喜、倪房喜、郭立祥、杨来明等四名，先后押解到县。

卑职回署后，提集研讯。据杨会彬供称，又名杨文卿，汶上县方官屯人。六月初八、初九等夜，听从汶境靳家庄民靳传经邀同焦天元等，各率伙党两次焚烧磨盘庄民教房屋。十八日，靳传经又纠同伊与前获之李真等同伙百余人，赴县境田家集焚掠。因该庄业有准备，未得进庄。旋蒙督队查拿，伊与靳传经恐被捉获，率党抗拒，致被毙伙党三名，余多带伤四散逃逸。二十三日，伊探知沙土集人邹云海家奉教，纠同现获之杨锡贵、王吉付、王吉西、李朝聘、何则钱等同伙十

余人，行至该庄，在邹玉安客店住歇，尚未前往剿掠，即被拿获。现获之翟景印并非同伙等语。据杨锡贵供，汶上县人；据王吉西供，郓城县【人】，与现获之杨会彬即杨文卿素识。六月初九日，杨会彬邀伊等同赴磨盘庄报仇，并称如不同往，定行纠众剿杀。伊等无奈允从。即于是夜同往磨盘庄焚烧民教房屋。旋闻派队往捕，各自逃散。二十三日，杨会彬探知沙土集人邹云海家奉教，又邀同伊等并现获之王吉付、李朝聘、何则钱同伙十余人行至该庄，在邹玉安客店住宿，尚未前往剿掠，即被拿获。王吉付供，郓城县人。据李朝聘、何则钱同供，均系汶上县人。余供与杨锡贵等供同。据邹玉安供，巨野县人，向在沙土集开设客店。六月二十三日，杨会彬即杨文卿率领杨锡贵等十余人赴伊店住歇，伊畏势不敢拦阻，并无同伙抢掠情事。据翟景印供，汶上县人，伊因向沙土集人岳先明索讨旧欠，在邹玉安客店住歇，被营队一并拿获。据王乾容、蔡得贵同供，均系巨野县人。六月二十三日，伊听从在逃之冯锡文纠众三四十人，赴太平集教民张姓家剿抢，张姓已闻信搬避。正在拆卸房屋，即蒙派队拿获。据倪贵喜供，曾经学习拳会，并未为匪。六月二十四日，与伊弟倪房喜赴张家庄探亲，致被防营拿获。据郭立祥、杨来明同供，均系务农为业，并无不法情事各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

卑职查邹玉安开设客店，于杨会彬等率领多人前往住歇，据称畏势不敢拦阻，尚属实情。翟景印系因索讨旧欠同住店内，并无不合，应请与倪贵喜等四名，一并取保开释，以省拖累。杨会彬即杨文卿，伙众两次焚烧磨盘庄民教房屋，又纠众前赴田家庄等处滋扰，拒敌官兵，实属愍不畏法。现值拳匪充斥之时，急应从重惩处，用示儆戒。已遵札于讯明后，尽法严办。杨锡贵、王吉西听纠焚烧磨盘庄房屋，讯系被逼勉从。其余王吉付等抢掠邹云海家一案，事尚未成。王乾容、蔡贵得听纠剿抢张姓教民，仅止拆卸房屋，尚非实在凶暴。核其情节，均有一线可原。可否量从末减之处，卑职未敢擅专。除仍会同防营严缉首要各犯务获随时禀办，并将杨锡贵等严押候示外，所有获匪讯办情形，理合借用排单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方管带保松等在沙土集等处拿获匪犯杨会彬等多名，缉捕尚属认真，应将该令暨方管带保松、阎哨官常胜、

阎哨官锡镳各记大功一次，并随批赏发功牌二张，以示鼓励。匪犯杨会彬已经该令讯明尽法严办。余匪杨锡贵、王吉西听纠焚烧磨盘庄房屋，讯系被逼勉从。王吉付、李朝聘、何则钱抢掠邹云海家一案，事尚未成。王乾容、蔡贵得听纠剿抢张姓教民，仅止拆卸房屋。该令核其情节，均有一线可原，即分别酌定监禁年分暨递藉管束。至邹玉安、翟景印、倪贵喜、倪贵房、郭立祥、杨来明等六名，既讯无为匪不法情事，应准保释省累。仍严缉逸犯靳传经等务获究办。缴。

15. 巨野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四日到（1900年8月8日）

敬禀者：窃本年七月初二日，卑职访闻县属张家庄有匪聚集，意图滋扰，立即带同勇役驰往，一面知会龙堌集防营解哨官锡寿，督带勇丁分投剿捕。该匪正围住庄民张云雷院墙与庄众对敌，一闻官兵踵至，各率悍党放枪拒捕，与勇役争战多时。解哨官奋勇上前，立斩匪犯二名，并协同勇役格【毙】二名，并协同勇役格伤拿获首匪徐守江、何三、高范仓等三名。余匪溃逃。点验勇役尚未伤损。庄民张强被匪拒伤左胳膊，饬医调治。出力勇役庄丁酌给奖赏，以励其余。卑职当即押带各犯回署。讯据徐守江供称，菏泽县人。因闻拳民仇教，起意藉端剿抢，纠允格毙之不识姓名二人，并现获之何三、高范仓等同伙七八十人，抢过教民不记次数。初二日，探知张云雷家有钱，前往剿抢。经张云雷率众守护，未得进院即被访闻往拿。伊恐被捉获，又纠同何三等拒捕，致被格毙二名，余匪多带重伤，不知现逃何处等语。质之何三等，供各相同。

查该犯等藉仇教为名，伙众抢掠，拒敌官兵，核其凶暴情形，实与土匪无异，按例均罪应斩决。际此多事之秋，非严行惩办不足以示儆戒，已遵札于讯明后，分别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除照例录供详报，并将夺【获】枪械存库，仍严缉逸匪务获禀办外，所有获匪讯办缘由，理合借用排单驰禀查核。

再，解哨官锡寿阵斩匪犯二名，并协同勇役拿获匪首徐守江等三名，实属奋勇可嘉，应如何奖叙之处，伏候钧裁。

批：据禀获匪正法情形【已悉】。该令与解哨官均属奋勇可嘉，

应将该令记大功二次。解哨官记大功三次，并赏银一百两，由善后局给领。功牌二张，随批印发。仰即查明出力弁勇，分别给赏。并严缉逸匪务获究办。缴。

16. 郓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二日到（1900年7月27日）

敬禀者：窃卑职访闻有各处土匪假充拳会，以抢教为名，劫夺良民财物情事。当即严谕合境团长，齐集团丁，妥为防范；一面由卑职添雇马步勇丁，约会署理卑县城汛何千总文标，禀蒙曹州镇宪派拨镇标中营步勇两棚，抵郓防缉，会同赴乡巡梭。即于六月十三日探闻外来土匪窜入卑县南乡童家庄童月迎家讹抢财物，卑职就近会营前往该处，正值该匪等得赃逃出，当即指挥勇役人等迎头围拿，当场格杀拒捕匪徒四名，擒获高明田、安克拱、郝奉寺三名，夺回原赃车辆、牲口、衣物，并获贼械刀枪、洋枪廿余件，跟踪追获张贯习、牛春兰二名。余匪拚命逃散，何千总督队追捕。卑职亲诣勘明童月迎家被抢情形，饬令查点夺回赃物，当场具领取领附卷。

提讯匪犯高明田、安克拱、郝奉寺供认，听从在逃之菏泽县人匪首牟石头、赵言学、格杀之不记姓名四人，同伙五六十人四出抢教。因用度不敷，知童月迎家有钱，伙众商允讹抢得赃花用。六月□日，伊等与牟石头等执持洋枪等械，齐抵童月迎家，入室抢得车辆、牲口、衣物，拉运出庄，即蒙围捕拿获不讳。质讯张贯习、牛春兰，供与王东成于六月十二日始跟上牟石头等，尚未讹抢有案。十三日，伊等与王东成同在庄外看守衣物，亦未随同进庄等语。即准何千总在武安集边境一带，督同团长宋开来，搜获伙匪王东成一名；并查获李洸蒽、周玉月、李守月、王二、陈代、张四、张党、刘鼎八名。提讯王东成，供与张贯习等供同。李洸蒽等八名讯系菏泽、濮州两县边境民，均因探听情形，途遇被获，委无为匪不法情事。将犯押送回城，分别禁押。此卑职在南乡剿办土匪之大概情形也。

复于六月十九日，沿途探得东乡刁家庄民骆长安、刘玉岗等家被外来土匪讹抢。卑职就近会营驰抵该处，骆长安等赶至庄外面禀，伊家被匪劫夺，邻佑刁倩标已被拒伤身死等语。

卑职当令何千总督率练勇团丁四面兜拿，亲督勇役进庄剿捕。卑县队长韩永安带同棚头李永胜奋勇上前，立时擒获手执标旗匪首李黑、张仰善二名，匪徒纷纷逃窜。何千总身先士卒，督队捕拿，当场捕获刘心宽、祁懋材、李观材、侯兰成、高方成、魏希孔、王记七名，并夺回被抢各赃，起获贼械刀枪三十余件；跟踪追获贺三妮、孙庆潮二名，余匪逃窜无踪。卑职亲诣骆长安家勘明被抢情形，验明刁倩标致命心坎等处刃伤四处，委被拒伤身死，开单附卷，尸令棺殓。一面优恤尸亲刁谓谖钱文，以资营葬。复又亲诣刘玉岗家勘明被抢情形，饬令各事主查认各赃，均已【悉】数夺回，当场分别具领取领附卷。

提讯李黑、张仰善。供认因闻拳民仇教，起意乘机抢夺，各目带领二三十人合伙。六月十九日，伊等带领六十余人，齐到刁家庄，伊等手执标旗，喝令现获之刘心宽等、在逃之王成、王四咸、侯继月、李全得、孙凤祥、李伯玉并不记姓名多人，分抵事主骆长安、刘玉岗家劫得车辆、牲口财物。刁倩标上前拦阻，伊李黑用刀将其扎伤身死。尚未出庄，即蒙围捕获案不讳。质讯刘心宽，供系游勇。祁怀材、李观材、侯兰成、高方成、魏希孔、王记均供，入室搜赃，目击拒捕。诘讯贺三妮、孙庆潮佥供，甫被诱胁入伙，并未进庄抢劫。将犯押带回县，分别禁押。此卑职在东乡剿办土匪之大概情形也。

卑职旋署后，赶紧清理案牍，即又会同何千总赴乡巡查。于六月廿一日二更时分，据梳洗楼里长殷勤聚赴卑职寓所面禀，据称有外来匪首徐花山等率领多人，意图讹抢西北乡雷庄富户等语。当令该里长连夜齐集团丁严密防范。二十二日黎明，何千总带领勇丁，不动声色，绕道先往，卑职督率勇役团丁驰往查拿，正遇匪徒进庄劫夺雷成秋家。何千总首先踵至围捕，卑职饬令勇役团丁分路捕拿。匪徒放枪拒捕。何千总督率镇标什长葛怀忠、齐景成，里长殷勤聚，鼓励人众，放枪格捕。齐景成阵斩手执黄旗骑马贼目一名、轰毙贼马一匹，勇役团丁又格杀匪徒十二名。该匪等拚命抵拒，尚未退怯。何千总奋不顾身，上前擒获骑马匪首徐花山一名；葛怀忠奋勇擒获骑马贼马心成一名，并获贼马两匹，贼始纷纷逃窜。殷勤聚督同团丁当场捕获侯丕沅、吴得成二名，并夺回雷成秋家被劫赃物暨贼械洋枪、刀械五十

余件。首事李广汉约会庄众齐出相助，中途截获贼目刁尚得即刁七一名。余匪逃入高粱地内，奔窜无踪。卑职随即亲诣雷成秋家勘明被劫情形，饬令查点失物，均已悉数追回。当场具领附卷。

提讯徐花山，供认学习大刀会，充当头目已四五年，当场格杀手执黄旗头目系属万广先，已获之马心成、刁尚得系小头目；伊与万广先、马心成均骑马带领一百余人，各处讹抢洋人，不记次数。伊复起意讹抢平民。六月廿二日，伊与已获之马心成、刁尚得、侯丕沅、吴得成，格杀之十三名，在逃之宋得成、任怀义并不记姓名多人，齐抵雷庄雷成秋家劫得赃物，即遇官兵捕拿。伊与万广先等喝令放枪拒捕，即被擒获不讳。诘讯马心成、刁尚得充当小头目，供认入室搜赃，拒敌官兵。侯丕沅、吴得成均认入室搜赃，随同拒捕不讳。将犯押带回县，严刑收禁。此卑职在西北乡剿办土匪头目，悉数就擒之大概情形也。

卑职深虑余孽未尽，飞移各邻封一体截拿，一面复与何千总分路搜捕。合境已无匪踪，地方一律安靖，堪以上慰宪廑。卑职复又提集各犯，悉心研鞫，供词悉与前同。此案事主童月迎家案内获犯高明田、安克拱、郝奉寺三名，白昼明目张胆执持洋枪入室搜赃，按照惩办盗匪章程，厥罪均应斩枭。事主骆长安等案内获犯李黑、张仰善、刘心宽、祁忬材、李观材、侯兰成、高方成、魏希孔、王记九名，李黑、张仰善系属匪首，白昼纠伙强劫平民，拒杀邻佑，情罪重大。刘心宽系属游勇，与祁忬材、李观材、侯兰成、高方成、魏希孔、王记伙同入室搜赃，目击拒杀捕人，同恶相济，厥罪均应斩枭。雷成秋案内获犯徐花山、马心成、刁尚得即刁七、侯丕沅、吴得成五名，徐花山积贯首匪，骑马抢劫，作恶多端，又敢起意拒敌官兵。马心成、刁尚得亦系匪首，与侯丕沅、吴得成伙同入室搜赃，随同拒敌官兵，同恶共济，厥罪均应斩枭。

以上各犯正拟禀请严办，六月二十一日接奉宪台札谕，各州县拿获匪犯，讯明怙恶不悛，凶暴彰著，罪干枭立决者，即准权宜行事，用昭炯戒等因。仰见大人审时达变，刑期无刑之至意，下怀曷胜钦佩。所有高明田等十七犯，均经卑职当场擒获，凶暴彰著，情罪毫无疑义。际此多事之秋，亟应尽法严办，以示惩儆。当经遵照宪檄，于

复讯后将该匪犯高明田等十七名，一律绑赴市曹，先行正法，将首级分送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事主童月迎案内伙匪张贯习、牛春兰、王在成三名，讯明甫经入伙，仅为看守衣物，尚未抢劫有案。骆长安等案内伙匪贺三妮、孙庆潮二名，讯明亦系甫经被胁入伙，并未随同上盗，其情均可矜悯。惟现正人心浮动之际，若不量予酌惩，不足以儆其余。查张贯习等三名，均籍隶菏泽，贺三妮、孙庆潮均汶上民籍，应请将张贯习、牛春兰、王东成、贺三妮、孙庆潮分递菏泽、汶上各原籍，酌量监禁二年，将来限满，果能悔悟改过，再由各原籍禀请宽释。李洸蒽、周玉月、李守月、王二、陈代、张四、张党、刘鼎八名，讯因外出探听被获，并无为匪不法。查李洸蒽等均系菏泽、濮州民人，应即递回各原籍，传属保领，严加管束，以免滋累。起获贼马两匹充赏，贼械存库。在事出力之勇役团丁，由卑职捐廉分别奖赏。其尤为出力之营汛弁勇暨团长县队，拟恳宪恩奖励。在任拔补千总准补曹右营头司把总调署郓城汛千总何文标，通达事体，晓畅戎机，实为绿营中难得之员，此次会同剿办土匪，身先士卒，获匪多名，当场又擒获匪首徐花山一名，随克悉擒首要，解散胁从，居民免遭涂炭，地方一律敉安，实非寻常劳绩可比。可否将署郓城汛千总在任拔补千总准补曹右营头司把总何文标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抑应如何优奖之处，出自宪恩。卑县队长韩永安带领马步勇丁，随同卑职剿办土匪无役不从，又能首先擒获匪首李黑一名。棚头李永胜，镇标中营步勇什长葛怀忠、齐景成，或擒获匪首，或阵斩贼目。梳洗楼里长殷勤聚、首事李广汉探听匪踪，督率团丁庄众助剿匪犯，深资得力，均不无微劳足录。应恳宪恩赏给韩永安五品功牌，李永胜、葛怀忠、齐景成、殷勤聚、李广汉均恳赏给六品功牌，以示鼓励而策将来。除仍由卑职会同营汛实力巡防，再有外来土匪即当迎头痛剿，以安良善而遏乱萌，并移会各邻封一体截拿逸匪牟石头等，务获究报外，所有卑职历次剿办土匪分别严惩，地方均已安谧，并请奖励缘由，理合禀呈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并请通饬截拿逸匪牟石头等，务获解究，实为恩公两便。

再，卑职连日下乡剿办土匪，现在一律办竣汇案禀报，是以出禀稍稽，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城汛千总何文标，督饬勇役团长、团丁，于东南各乡迭次捕获匪徒多名，夺获原赃枪械、马匹多件，首要悉数斩擒，胁从次第解散，生灵免遭涂炭，地方一律敉安，实属有胆有识，堪称能吏。何文标屡次追捕匪徒，无不奋勇直前，身先士卒，亦属勇于任事，缉捕勤能。东省各州县营汛能悉如该两员办法，何患一省不治。应将该令原禀暨前次嘉祥叶令大可、阳谷叶令汝源，督团捕匪原禀，一并行司通饬各属，仿照办理。该令著先记大功三次，存记保荐贤能。何文标亦著记大功三次，咨会曹镇遇有千总缺出，不论班次提前拔补，仍存记汇案奏奖升阶。韩永安著赏给五品奖札。李永胜、葛怀忠、齐景成、殷勤聚、李广汉均著赏给六品功牌。出力勇役团丁著赏银二百两，以示鼓励。奖札功牌随批印发，转给该弁等具领，仍造具履历清册呈候汇咨。赏银先由该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所获匪犯高明田等十七名，罪应斩枭，于讯明后均已先行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办理甚属妥速。余犯张贯习等十三名，即照所拟分别办理，仍照例录供详报。并严缉逸匪牟石头等务获究办。缴。折存。

17. 郓城县禀 廿六年十月初四日到（1900年11月25日）

敬禀者：窃卑职自本年六月间剿办土匪以后，访闻尚有大刀会头目王西布在五界首西王楼地方开设拳厂，四出滋扰，并有王心折专善书符诵咒，煽惑乡愚情事。当即不动声色，广购眼线，严密查拿。该匪徒等得信远飏，以致一时未能得手。

卑县队长韩永安因蒙宪台奖励，感激图报，于卑职处自告奋勇，联络切实可靠之首事李广汉，添购四路眼线，逐日侦探，阅时三月，设计诱擒，不形松懈。旋于九月十四日，据韩永安回县面禀，该匪首王西布等因闻拿紧急，潜踪匿迹，甚属秘密，一日必易数处，并无定所。现营设计将该匪诱回西王楼旧窝，深恐尚有党羽，请添勇督拿前来。卑职当即密会何千总文标，酌带勇役连夜驰往兜拿。适菏泽、巨【野】、濮州、汶上等处派缉勇役踵至。卑职先将勇役四路分布，与何千总率同韩永安进屋掩捕。王西布与王心折闯出屋门，越房欲逃。韩

永安与县勇孙月阁、苗凤林奋不顾身，上房紧追，将王西布、王心折一并揪住，由房上揪跌倒地，立时擒获。在该匪身边搜获利刃各一把，并在屋内起获符咒一本、大小洋枪四杆、双缨花枪二杆暨供设桃花仙等牌位，黄纸朱符等件。当将厂房三间即行平毁，随即押犯回县。

提验该犯等，均无拷刺痕迹。讯据王西布、王心折同供，均巨野县人。光绪二十四年间，伊等均投拜素识在逃之魏景先为师，学习大刀会。伊王西布专习排刀练拳，充大头目。伊王心折专管书符诵咒，充副头目。在五界首西王楼地方开设拳厂，与素识在逃之濮州人沈潮搁，并另案被获正法之徐花山、李黑、张会〔仰〕善、马心有、刁尚德即刁七各头目互相往来，联络声势。二十五年五六月间，伊等与沈潮搁纠伙分往各处讹抢教民，不记其数。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夜，伊等又与素识在逃之刘九等，抢架杜义秋幼妹勒赎。是月初二日夜，仇杀于懋安身死。二十六年四月初七日夜，伙众械窃事主刘干纬家赃，用洋枪轰伤事主。六月二十七日夜，伙众行窃，临时强劫教民屈鹏翔家得赃，拒伤事主工人张余等，张余因伤身死。六月间，又往各处讹抢平民、教民多起。伊等闻拿紧急，党伙尽散，伊等随各处躲避，即被擒获等语不讳。将犯严刑收禁。查核各事主报案，均各吻合。复又提犯悉心研鞫，供词确凿不移。

查该犯王西布学习邪会，充当大头目，开厂练拳，历年讹抢民教，作恶多端，又复强架良女勒赎，并临时强劫事主屈鹏翔家得赃，拒杀捕人，厥罪应拟斩枭。王心折充当邪会副头目，书符诵咒，历年讹抢民教，同恶共济，又复听从强架良女勒赎，并临时强劫事主屈鹏翔家，下手拒杀捕人，厥罪亦应斩枭。当即遵照严办土匪章程，将王西布、王心折二犯于复讯后，一律绑赴市曹，先行正法，将各首级送至【西】王楼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起获符咒等书即行烧毁。贼械洋枪等件存库。在事出力之队长人等，已由卑职捐廉赏银一百两，藉资策励。卑县队长韩永安前因剿办土匪出力，已蒙宪恩赏给五品奖札。此次感激图报，本不当再恳恩奖。惟王西布等实为积年巨匪，扰害地方，作恶多端，屡经各处购拿，未能得手。该队长设计诱擒，阅时三月，始终勤奋，卒能歼厥渠魁，俾西南一带断绝拳会根

株，实未便没其微劳。韩永安前因河工出力，蒙前宫保抚宪张于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汇案奏奖。奉准部覆准以把总尽先拔补，并赏戴蓝翎在案。可否仰恳宪恩，准将五品蓝翎把总韩永安，以千总遇缺尽先拔补，用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施。在事出力之首事李广河〔汉〕，县勇孙月阁、苗凤林均恳宪恩赏给六品功牌，以示鼓励而策将来。除查明该犯王西布等有无产业，遵章办理，并移会营汛防营各邻封一体密拿逸匪沈潮搁等，务获究报，暨照例查叙各事主报案录供通报外，所有卑职缉获邻境巨匪二名，平毁拳厂一处，将犯遵章先行正法，并请奖励缘由，理合开折禀呈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并请通饬各属，一体密拿逸匪沈潮搁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督率勇役拿获匪首王西布等讯明正法，并起获枪械等件，办理尚属妥速。著与何千总文标各记大功二次。韩把总永安应准存记以千总汇保，先给记奖札文。出力首事李广汉等并准赏给六品功牌各一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转给收执，并赏银一百两，备文赴善后局具领核发，藉示奖励。一面将获犯办理缘由，照例详报立案。仍严缉逸匪沈潮搁等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折存。

18. 濮州禀　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到（1900年12月9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卑职访闻大刀会匪田宝聚等，有抢劫直隶清丰县教民赵乘轩家财物，拒捕杀人，在濮、菏交界地方潜匿情事。立即选派能事丁役及管带州队王甲三，带勇改装四出购觅眼线，不动声色，确探匪踪密拿去后。旋据带队王弁并丁役等禀称，伊等缉至菏泽县西关，随同镇标后营马哨前哨哨官赵勤礼，协同卑州营汛吏目兵役，并菏泽县缉役，拿获巨匪田宝聚即田广瑞一名；又在菏泽县东关，随同镇标新右营后哨哨官陈得意，协同卑州营汛吏目兵役、菏泽县缉役，拿获李大标即李雪又名刘锁一名。就近解送镇署，请移提等情。于八月二十三日移解到州，提验各犯均无拷刺痕迹。讯据供认充当大刀会头目，率党闹教。于本年六月二十四日，伙同逸匪李秉泷等一百余名，各执刀械，偕抵直隶清丰县七季马村地

方，劫得教民赵乘轩家衣物、钱文车辆；赵乘轩之父赵随南带团追捕，伊等将赵随南、弓怀朋、尹起云等三人杀死；并将韩登朝等杀伤不讳。旋又先后续获王二妮、猴三贬头、孙孟文即孙永学等三名，先后解赴清丰县。质讯无异，分别正法办理在案。

伏查该犯田宝聚等煽惑纠党，持械闹教，抢劫杀人，实属穷凶极恶。仰赖福威远逮，一旦就擒，洵足以彰国宪，而快人心。卑职身膺民社，缉匪捕盗，分所应为，但求奉职无忝，何敢希荣自慕，第拿获邻省盗匪，章程有记功之文，理合禀请鉴核，俯行司照章办理，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牧拿获邻省盗匪，著照章记大功一次，行司注册。仰即知照。缴。

19. 范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廿六到（1901年1月1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现闻和议将开，所有本省一切善后事宜，自应从速筹办。而筹办善后，自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令即将被扰教民查明妥筹办理等因。奉此，卑职亲诣四乡逐细察勘得教民杜金岭家，于本年六月间被拳匪滋扰烧毁草屋六间，并砍伤树株；又教民杜梦修家被焚草屋六间；又周文先、王天贵、王清海三家，或仅门窗被毁，只失去零星物件。查验属实，即经谕令该教民等来城，仿照滨州方牧禀办章程，当堂放给抚恤钱文，各取具领状附卷。

又查教民许保军、韩德成二家，六月间亦被扰害，并无毁坏房屋，惟其补递失单，未免任意开载；质之该庄邻人等，又皆嗫嚅不吐，意似有所防避。经卑职虚衷研诘，该教民等俱觉词遁，因加以开导，亦一律酌量散给抚恤。又平民常春诚、常复盛亦被匪扰。据称失物无几，不敢迎邀议抚。一再传谕，坚不来案具领，自应俯如所请。伏查当拳扰乱时，该教民等或已携家远遁，或报经卑职立时派队拿散，均未伤毙人口。目下匪风虽戢，惟杜金岭、许保军、韩得成俱有指控之人，现已分别查拿。除俟讯实后，遵饬抄产备抵归作另案办理外，所有查明卑县教民被扰实在情形暨放过抚恤钱文，拟合开折具报查考。

再，卑职奉饬日适值扃门县试，是以出禀稍迟。至此次放过钱文为数无多，应由卑职自行捐备，无庸另筹他款。合并陈明。

批：据禀已悉。范县教民被匪扰累，何止杜金岭等数家。该令捐备京钱四十余千，即谓抚恤查办完竣，不过居心取巧，聊以塞责。倘不能了事，应即责成该令捐廉料理。并一面严缉各案逸匪，务获【究】办。缴。折存。

20. 观城县禀　廿六年六月初六日到（1900年7月2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酉刻，蒙宪台四百里排单札饬，直省拳匪以闹教为名，聚众构乱，势甚猖獗。现派军分投剿办，扼要巡缉。惟毗连直境之地段辽阔，力难处处设防。所有各国驻在县境教士，应就近告知匪情，商令携眷来省寄居，不愿者听等因。蒙此，卑职昨因与卑县接壤之直隶开州、南乐、清丰及清丰毗连之大名、元城等县境内，有因天气亢旱，二麦失收，秋成无望，聚众强向富户暨道路村庄经过粮贩均散粮食之徒，曹属【民】情忙悍，素鲜畏法，当兹人心浮动，邻省拳匪构乱之际，深虞不逞之徒，与直东交界处所伏莽乘机窃发。曹州府黄河以北之濮州、范、观、朝四州县，仅有曹州镇派驻四属适中，而相距卑县城二十五里。谷疃集之飞虎中营步队一哨，管带该勇之哨官尽先把总魏宪章，于卑职因地当陕、甘、晋、豫赴京大道，函请派队分扎卑县东关，协同护送过往饷鞘要差等事，又皆置若罔闻。设或直境滋事之拳匪窜入，并猝须营勇防缉之事，数百里内别无勇营，距省及曹州又甚窵远，向又不通电报；若待事至而再起省赴曹请派勇队，各宪即遇禀便发，亦属远不济急。诚知多事之秋，勇队匀拨不易。但事关大局，不得不沥情禀恳宪台派队来县，预先分布巡缉，以期消患未萌。前禀现尚未蒙批示。兹奉前因，卑职访查各国教士，现皆并未在境。除将札饬情节密告县属各教头，如遇教士来境，即行详晰转告。若该教士中有携眷赴省者，由卑职选拨兵役，泊移会前途，一体保护前往。一面督饬庄长人等，不分昼夜，严密防稽，遇事相机办理，随时驰禀外；所有与卑县毗连之直隶清丰等处，近有因二麦失收，天气亢旱，秋收无望，聚众强令富户暨

经过粮贩均散粮食之徒，恐黠匪与伏莽缘地方空虚，乘直境拳匪构乱之机啸聚滋事缘由，理合粘用排单，禀求宪恩俯念卑县为西南门户，与濮、范、朝三属情形不同，迅将卑职前请队伍，令其携带军装，遴派素有纪律而办公勤慎之哨官，克日管带来观，会同卑职择要分布，合力巡缉，消患未萌。似较若辈视地方兵力不足以钳制，而无所顾忌，聚众滋事之后，再行请兵剿办，保全实多。是以不揣冒昧据实直陈于大帅之前，伏祈裁酌施行。

批：据禀已悉。现在东北两路防务吃紧，本省兵力又单，实无营队可以分拨。仰即会同左翼防军哨队，分期轮赴四乡巡缉。如遇有土匪窜扰，迅将就近禀商曹镇酌拨队伍，以资策应。魏哨官贻误公事，已咨会曹镇严加申斥，倘再不知振作，立即禀请更换，毋稍迁就。此缴。

21. 观城县禀　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到（1900年6月26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蒙宪台四百里排单札饬，现闻有外来潜传拳技，吞符诵咒，左道惑人之匪。饬即责成庄长地保，倘有传习邪术匪徒，立即查拿惩办；或人数较多，钤制不易，即知会防营派兵严缉，仍将遵办情形随时报查等因。蒙此，查卑境曩习拳技之人，自从去冬宪台颁发告示，饬经卑职查禁，迄今均尚未蹈故辙。密访所辖境内，现亦并无外来传习拳技吞符诵咒之人。惟卑县与直隶大名府属之开州、南乐、清丰等处辖境阡陌相连，犬牙交错。风闻与开州等处毗连之大名元城等县境内，近来均有因二麦失败，强令富户均给粮食，不遂所欲，即行抢夺之徒。际兹天气亢旱，秋收无望，人心浮动之时，直境邻近各处几将路断行人。设若辈与在直隶涿州、大城〔名〕、雄县、良乡一带滋事之拳匪，合而为一，则曹属与直东交界处所伏莽诚恐闻风而起。卑县既为西南门户，与直隶相接壤，又系陕、甘、晋、豫赴京大道，亟宜未雨绸缪。

直现在曹州府属黄河以北之濮、范、观、朝四州县，仅有曹州镇派驻，四属适中，相距卑县城二十五里谷疃集之飞虎中营步队一哨，管带此勇之尽先把总魏宪章，卑职曾经函恳派队分扎卑县东关，协同护送过境饷鞘要差，乃皆置若罔闻。设后果有左道惑众之徒，数又较

多，非零星差役所能钳制，必须知会防营派兵缉拿之事。魏把总即得信之【时】便来，犹虞远不济急。若再仍前置之不问，贻误事机，咎将谁归？

伏思涿州系通都大邑，其额设兵役之众，城池之坚深，居民之富，且多较之卑县奚啻倍蓰，该拳匪尚垂手而得。矧兹素称强悍荒瘠微区，左近又有聚众均粮藐法之徒。若不蒙迅派得力马步勇队各一哨携带军装，并遴选有纪律有血性，而勤于办公之哨弁管带，克日来县，会同卑职择要驻扎，认真巡缉，遇事和衷商办，设不逞之徒，尤而效之，为害伊于胡底。除派丁役分投确查，一面严饬各庄长地保，如有前项拳匪潜至境内，立即严拿，务获送县尽法惩办，随时排单飞禀外，所有卑县现虽尚无左道拳匪入境，而揆地方情形，亟须派队驻扎弹压，借消隐患缘由，拟合沥情驰禀查考核办。

批：据禀已悉。现正筹办防务，安有许多兵队拨赴各州县弹压？仰仍随时认真巡缉稽查。至所称魏把总宪章，曾经该县函会分扎东关护送饷鞘，而该把总乃竟置若罔闻，殊属非是。除咨会曹镇转行申斥外，并即知照。缴。

22. 观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到（1900年7月8日）

敬飞禀者：窃卑县地方空虚，防务紧要，种种需队情形，迭经卑职沥情于五月二十四、三十及六月初六等日，由四百里排递禀请宪台派队防御在案。迄均未蒙批示，亦无一弁勇来境。兹闻与卑县毗连之直隶清丰、南乐、开州，山东濮、范、观、朝及前闻附近各州县之拳民，有不日聚齐分赴各处闹教之谣。卑县既无一马步勇队，城垣又系土质，防御皆无可恃。惟有再粘用六百里排单飞禀大帅，俯念民命为重，大局攸关，迅将卑职历次禀请之马步劲旅各一哨，令携带军装，克日派弁管带星驰来观，会同卑县相机办理，闾阎幸甚。

批：已于初六日禀内批示矣。仰俟曹镇拨队到日，迅即会同巡缉弹压。如有冒充拳会借端滋事之匪徒窜扰境中，务即迎头截击，以资惩创而靖地方。缴。

23. 观城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到（1900年7月8日）

敬禀者：前因卑县为东省西南门户接壤之直隶开州、南乐、清丰暨与清丰毗连之大名、元城等县，俱有聚众均粮之匪。因而路儿断绝行人，深虞盗贼伏莽乘直境拳民仇教之机，揭竿而起。濮、范、观、朝一带数百里间，仅卑职函请拨队分扎卑县东关，协同县役护送过往饷鞘要差，而置若罔闻之魏把总宪章所带步队一哨，别无马步营勇。迭经粘用排单，沥情禀恳宪台，遴派得力马、步勇队各一哨，携带军械，派弁管带来观，会同卑职扼要布置在案。

兹闻清丰、南乐、开州、元城、大名等境与直东交【界】居民，咸因有涿州一带仇教拳民相距不远，附近匪类，拟不日起事之谣，纷纷逃避。卑县与清丰等处犬牙相错，因之人心亦甚慌乱。除督率绅董庄长人等严密防范外，合再飞禀大帅查考。俯念事关大局，地方空虚，迅将卑职前请队伍，选派办公勤干、御勇有方之哨弁，星夜管带来县，以便会同相机办理，翘望之殷，非执热思濯所能谕。

批：据禀已悉。内忧外患接踵而兴，现已抽调营队驰援津沽，而本省东北两路筹防亦极吃紧，拨队伍甚难。仰候咨会曹镇就近酌拨勇队驰往巡防，以期兼顾。仍由该令会督营团妥为防范弹压。缴。

24. 观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二日到（1900年7月27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因各乡居民闻直隶南乐、清丰一带仇教拳民与直东交界匪徒起事，日有携粮纷避入城。深虞地方空虚，将来蔓延日甚，收拾愈难，禀求宪台将卑职前请勇队克日派弁管带来观，会同相机办理。一面督率团丁人等，昼夜巡防在案。六月十四日傍晚，访有外匪煽诱饥民，向姜庄教民赵心广、赵心朝两家焚掠滋事，即亲督【团】长赵光弼等带领民壮团丁，乘夜飞往袭拿。该匪胆敢施放洋枪，轰伤团丁赵希圣、赵鸣廷、杨士照三名。幸附近庄村之团丁、庄众相继赶到，合力攻击，格杀拒捕之悍匪二名，拿获格伤盗贼诈充会匪之王新河一名，饥民张大牛、张二牛、杜黑、靳兰、孟广疹、李二六

名。余匪见势不敌，始才分路逃逸。缘唯时夜深天黑，未便穷追，迨天明查看各路，均滴有零星血点，是必逸匪中尚有受伤之人。饬王新河辨认格毙二匪，因伊并非一股，均不相识，即由卑职验伤注单掩埋，带王新河等回城。讯据王新河供认，曾与在逃之王汶详等，在直东交界之不知县名地方，行劫不知姓名事主家银物多案不讳。提讯张大牛等，分隶直隶南乐、山东朝城等县。佥称向俱力田为生，并无为匪不法。兹实因二麦失收，家贫乏食，闻王新河等赴姜庄闹教，冀图乘间攫取粮食糊口，是以随同前往。与王新河等素不认识，亦非王新河等纠去。质之王新河，供词相同。

正在复讯间，续闻有史二狼等欲分向史家楼人史景正、将军寨人赵世昌、郭家海人邵双官、赵家海人赵玉玑、社庄人邓健隆等家，勒令均粮情事，随复亲督兵役团丁，辗转查拿弹压。该匪有闻风中止，亦有正在索分粮食，闻卑职前往始才逃散者。虽均尚未激成事端，而地旷人稀，久则诚恐顾此失彼。且闻前赴姜庄滋事逸匪，有思乘机报复之谣，因而人心仍多未定。卑职催请勇队之禀，虽蒙宪台批饬，业已咨会曹镇就近拨队驰往，而前项队伍迄今未见到境。除验明赵希圣等伤痕，注单饬医，俟事定后再另禀请奖励，一面关查张大牛等平素是否果皆安分，有无另犯不法，与王新河分别确讯核办；一面【激】励团丁人等，随时认真巡防，并严缉逸犯王汶详等务获究报外，所有卑县近日筹防情形，拟合据实驰禀查考。准再咨催曹州镇，迅将宪台前请饬派来观之勇队，克日派弁管带来县，会同卑职妥筹办理，俾壮声势，而安人心。

批：据禀已悉。该令迭次督同乡团剿捕匪徒，当场拿获匪犯王新河一名，格毙悍匪二名，格伤多【名】，余匪散逃，办理尚属迅速。该令著记大功三次。团长赵光弼著赏给六品功牌。团丁赵希圣、赵鸣廷、杨士照三名，著均赏给七品功牌，仍拨医妥为调治。出力团丁著赏银一百两，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赏银先由该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张大牛等是否安分，仰即分别关查；一面提集匪犯王新河研讯确供，照章拟办，仍严缉逸犯王汶详等务获究报。所请派拨营队，又据禀咨催曹镇妥筹酌拨矣。此缴。

25. 观城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日到（1900年11月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五日，蒙宪台札开，访闻卑县武举张从恭、伊子张玉恩等勾通拳匪，勒讹教民。饬即不动【声】色，严拿务获究办，毋任漏网等因。蒙此，卑职查已革武举张从恭，系距城十五里之薛屯村人，遵即亲督勇役乘夜密赴张从恭家。查得张从恭与伊次子武生张玉清，皆无下落。搜获伊长子增生张玉恩，提讯坚称伊与伊父伊弟，俱无前项不法情事，伊父等均因探亲外出。诘其亲戚之籍贯、住址，不肯吐露。当以伊家既无勾匪勒讹教民情事，何以距观四百余里之省中有此风闻？据云伊家与本村村民即伊族人张印会夙有深仇，张印会恒思报复，缘伊家安分守法，中伤无由。前谣是否系张印会因现在严办拳匪，冀图灭伊全家之命，故为播此谣言，伊固不敢断定。而伊家实不敢为此灭门之事。加以厉色，极口呼冤。其人既系增生，事尚真伪未判，非卑职所能刑鞫，即未便严刑禁押。若因其供无前事，而令取保候查，伊父张从恭等既未到案，必至贻人口实。且该生父子于何时在何处勾结拳匪何人，向教民何人勒讹银钱若干，共有几次，被害人籍隶何处，札内虽未提及，无凭传质。而境内教民之有无被讹，不难就近查访。

当经权将该生张玉恩沥情禀解本府衙门，察讯核办；一面遴派谨饬勇役，随同平日缉匪得力之眼线侦缉张从恭、张玉清；一面查据与张玉恩同村之教民张学明、张玉镜、栾书堂，眼同该处庄长张印芳、牌长王泽合、地保张书印供明，伊等因本年六七月间，直隶清丰、南乐、开州一带之拳会等匪，时赴各处焚掠闹教，并有欲捆缚伊等勒讹之谣。伊等因维时地方空虚，虑恐人口、房屋被害，托张印芳等商允庄众，由伊张学明出京钱一百千制炮十三杆，并买子药等件，以防拳会各匪前往焚掠。嗣曾有拳匪去过两次，俱经张玉清、张印芳等率众拒却，并未被扰。张玉镜因而托张玉清为之设席酬御侮之人。栾书堂亦人畜房物赖张印芳等保护无恙，自行备席酬谢庄众。两共约用京钱一百余千，皆出各人情愿，并非他人相强。所置火炮、子药，现在本村分街存储，并无损失等语。诘张印芳、王泽合、张书印之供情，悉

相吻合。张从恭等，勾匪勒【讹】教民是否由此讹传；抑果另有其事。除再设法查拿张从恭、张玉清务获确讯禀办外，所有查办缘由，拟合据实具禀查考。

批：禀悉。此案前据曹州府禀报，提讯增生张玉恩并无勾匪讹索情事，当经批饬将该生递籍暂行保释在案。仰仍严缉张从恭等务获究报。缴。

26. 观城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六日到（1900年11月7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候补知县叶令继寿来署晤谈，卑职始悉叶令系蒙宪台委令，密查卑县薛屯村已革武举张从恭与伊子张玉恩等勾匪焚掠教民张印会等居屋等事原委故来。卑署调查各案卷宗，以便核对。伊在乡间访查情形，当将叶令指索各卷检交该令阅核。叶令初到时，曾经卑县典史趋谒，于次日午后便衣步履答拜。讵回时在途陡发真阳上越旧症，询其此症之缘起，以伊向有胃痛、阳越两病。来时，于九月初三日，在茌平途次曾因胃痛，进托茌平县豫令之友人给诊服药无效。于初五至聊城后，又托聊城县曹令转浼其友王姓与之治疗二日，亦无效验。当缘差委在身，力疾前进，于初七日行至观城城东十余里之红庙，次早骑马转至薛屯。初十事毕，由彼进城。据称伊之阳越旧症，向惟冬腊月间每见炭火过威，坐久才发，或劳苦太甚亦患头晕，不知何今在街发作等语。即与多方调【治】乃日来不见轻减，且因积劳过重，形色憔悴，病势甚剧。卑职业已专马函恳聊城县曹令，转请前与叶令诊治胃病之王姓，星夜来观给治。但聊城距观一百六十里之遥，往返须时，别又并无真知医理之人。除饮食、药饵均由卑职亲为料理，一面令家丁邱福出名专马函告叶令之长子来观侍奉，俟有转机另禀驰报外，所有委员陡发旧有阳越险症医治缘由，拟合沥情飞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赶紧延医调治，以期速痊。并饬伊子前往省视矣。此缴。

27. 观城县禀 廿六年十月廿一日到（1900年12月12日）

敬禀者：光绪廿六年十月初八日，蒙宪台札饬，以准教士函称，卑县薛家屯革举张从恭因伊长子张玉恩回家，亦领老幼回家，以致教民惊惧。张从恭等勾匪抢教，或系会匪嫁祸。惟薛家屯等处教民实有被扰，即非张从恭勾通匪徒，仍须严办。教民被扰情不无困苦，应查明户口优加抚恤。款即遵前檄查封匪产变价拨充，不敷由该令自行捐备。张从恭父子屡被指控，无论是否勾匪，须传案严办，此案庶可议结。令即查明张从恭父子是否回籍，务获解府讯办。一面严缉逸匪，并查明被匪扰害户口，抚恤具报等因。蒙此，卑职于具禀拿获张玉恩解府审办情形后，续获会匪吴瞒囤即吴心萍、崔法亭即崔大个、阎心凉即阎二丙三名。讯据吴瞒囤供认，曾与在逃之杨留晟等，抢掠县属姜家庄等处教民房物不讳。即遵严办土匪【章程】，通饬将该犯与前获之张胖一并就地正法。崔法亭讯因另有掳捉直隶清丰县民人王书勒赎得赃之案，阎心凉亦因认有伙同直隶南乐县拿获之盗犯马群、李四行劫李汝钰、李德纯钱物之案，关查相符。将崔法亭、阎心凉分解清丰、南乐归案审办。一面遵照九月十六奉到宪台于本年九月十三日所发被匪滋扰，应行抚恤之教民，责令各州县分别轻重，就地筹款办理之通饬，连日亲诣各乡妥为查抚。

查得卑境被扰计共一十四处，共教民五十六户。按通饬内滨州拟定恤款，系以被扰之户有无伤毙人命为等次。房屋三十间以上者为大院，二十间以上者为中院，十间以上者为小院。大院给钱三十吊〔千〕，中院二十千，小院十千，五六至八九间者给钱五千。卑职即按前数参照地方情形，凡教民被毁瓦土房，不论是烧是拆，每间给予恤钱四、二千。按各人被毁房间之数，当面发给恤钱。兹抚恤完竣者，业有黄堌屯、召张屯、林家庄、后山谷、姜家庄、姚家村、刘家村、栾家村、桑家庄九处。教民张永清等三十二户共被毁瓦房四间，土房二百十七间半，共给恤钱四百五十一千文，业已查抚。尚未蒇事之薛屯、蒋店、王庄集、庄和村、耿王村五处，正在加紧筹抚。奉饬前因，复经卑职轻骑减从，不动声色，亲自密赴薛屯村张从恭家逐屋搜

拿，委无张从恭、张玉清之踪迹。卑职犹恐因泄露风声，隐匿别处，又向该村【庄】长人等及与张从恭世仇之教民张印会等虚衷访询。亦佥云张从恭等自前此闻拿逃逸，迄均并未回归。除再多方购拿，并谆嘱张印会等帮同查访，如闻张从恭父子潜回，即行来县密告，由卑职亲往袭拿，务获解究，并将查抚未竣各户，赶紧妥为抚恤，事竣与张永清等一并造册呈核。一面严拿滋事各匪，务获尽法惩办，随时具报外，所有奉文遵办及抚恤被匪滋扰教民之大概情由，合先驰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速查明，妥为抚恤。仍一面遵即严缉张从恭等，务获解究。缴。

28. 朝城县禀　廿六年正月初三到（1900年2月2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蒙本道以奉宪台札查，拳会滋事，教堂与民教被匪焚掠几处几家，饬令据实具报等因。蒙此，查本年秋季，卑境有外来游匪与教民滋闹，经卑前署县黄令亮臣电禀前宪札饬，曹州镇并本道，先后派队镇压。适值卑职回任，会同营弁严密弹压巡防。游匪均已解散。嗣蒙本道札查，教堂被拆及教民失物情形。当即督同里庄各长查明教民讹索平民由来已久，平民皆甘心不究，且无从确查。游匪拆毁教民王克让等房屋及拿去衣物，一律查清，估计银数，开具清折，禀呈在案。今续查得教民宁继松家，失少粮食衣物，估计值银二两五钱。近来并无匪徒骚扰教民情事，理合前查确数，开具清折，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悬赏购线，严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缴。

29. 朝城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三到（1900年7月19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初七等日，连奉由五百里排单札饬，以近来津沽一带洋兵麇集，北洋营勇义团奋力前驱，踊跃赴敌。因恐相率奔溃，令即严查，如有北来勇团，立即驱回应敌，如违照游勇例严惩。又以直东交界一带有义和团聚会御敌，津沽洋兵麇

集，该拳民等已往助战，境内如有聚众滋事，必系土匪冒充拳民，亟应严拿，拒捕则格杀勿论，并令示谕士民人等，皆知土匪、拳民判然两途，毋令牵混诱惑；一面会同防营严缉冒充拳民之土匪，照例惩办各等因。蒙此，诚以山左乃畿辅门户，恐土匪滋蔓为患。仰见绥靖地方，维持大局，思远虑深之至意，下怀钦佩莫名。均遵照传谕各庄长、团长知照，一体盘诘严缉匪类，并随时派队巡缉侦探。

伏查卑境僻处偏隅，邻封错列，西南与濮、范、观城接壤，正西与直隶之南乐、元城等县连界，素称匪徒出没之区。卑职到任后，节奉宪檄严拿匪类，以安闾阎。因思保甲以清查户口为先，或外匪不致窜入；团练以互相守望为要，庶众志可期成城。当经出示剀切晓谕，并将地方安靖及办理情形，随时禀报各在案。惟卑境自入夏以来，雨泽稀少，早谷、高粱半皆枯萎，晚谷、豆禾未能布种。虽经迭次设坛虔祷，迄未获沛甘霖，乡民盼雨甚殷。元城、南乐亢旱尤甚。前闻南【乐】等境已【有】无赖贫民聚众，向富户扒抢强均粮食情事。即经卑职出示严禁，并密谕各庄，有存粮米之户，或借与村内穷民，或散给亲族糊口。境内尚无均粮及扒抢粮食之事。本月十三四日，风闻有外来匪徒自称拳会，百十成群，在西南乡观城、南乐边界一带游弋。随经卑职会同营汛，不动声色，分往各该处查拿，各该匪徒纷纷潜散。询据该庄长地保等，佥称该拳会多人，由西窜入边境，探闻各庄有无教民，因本境并无奸宄勾引，该匪等旋即解散出境，均无入境滋扰等语。卑职复查无异。惟该匪等踪迹飘忽，聚散靡常，既不敢因现在地方安靖，稍涉疏懈，又不便迹近张惶，致民心惊恐。第朝城地瘠民贫，卑职履任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因款难多筹，仅捐廉募马步勇三十二名。设有大股土匪入境，各处饥民甚众，以现有勇队万难分布。卑境左近并无防营驻扎，距曹州镇二百里之遥，中隔黄河，请拨队勇未能朝发夕至。刻下某营在与卑县最近之某县驻扎，未能确悉。除仍清查户口，整顿团练，会合各邻封一体访缉土匪严惩，侦探匪踪，并将办理情形随时禀报外，理合禀请鉴核。设或卑县有大股土匪入境，当就近禀请某营拨队缉拿之处，伏迄迅赐批示祗遵，庶缓急可有所恃。

批：已据禀咨会曹州镇查照矣。嗣后倘有大股外匪入境滋扰，应

即会督营团，扼要堵缉。一面禀商曹州镇调拨营队，驰往接应，以纾匪祸而固边圉。缴。

30. 朝城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到（1900年12月3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现闻和议将开，一切善后自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饬令于文到十日内，将境内无论民教，实被拳匪扰害者，共有若干户口，赴乡验查，开折补报等因。并奉洋务局札开，照得肇衅以来，各属禀报被匪拆毁教堂、扰害教民案件，开报未能明晰。现在和议将开，教务即为交涉要端。令将境内旧有教堂并赁居教民土屋作堂若干所，系何国教会，归何国教士修造，于何月、日被匪拆毁，焚毁共若干间，堂内物件是否损坏，共约估价值若干，其教民或奉天主、耶稣究归何国教士、牧师管辖，被匪滋扰者若干户，杀害者若干名，已否抚恤，限文到一月内，详细造册禀送各等因。并蒙本府转奉札同前由各到县。蒙此，遵查卑县境内程路口旧有教堂一处，系属民间土房，已于上年秋间被匪拆毁，迄未修盖。城内有租赁民房一所，系洋教士往来歇息之地。合境入天主教民人，详细查明共计六十五户，均系德国卢教士所辖，现归福教士若瑟主教。该主教现住阳谷，并未来境。城内所赁教堂，今夏京津祸起，教民逃后，卑职收作巡缉公所。现在传教华人回境，将该房仍点交其居住。上年被扰教民，已由卑前县禀蒙批示抚恤。适卑职到任，遵往会同委员，将被扰各教民抚恤钱文，核实散放具报在案。

今年夏秋，遵奉宪台迭次札饬，严禁境内设场教拳，认真保护教堂、教民，均经随时谕饬各庄长，并分派勇役侦缉匪类，合境并无匪徒设场教拳及土匪入境。是以凡有未经出境逃避教民，并无被匪扰害之家。惟六月间，有闻乱携带财物逃往阳谷坡李庄避难之教民二十余户，多在外被匪抢掠，家中器具无人看守，亦被附近贫民窃取。现在各教民陆续回归，有来案呈报被匪抢去什物、爬〔扒〕毁房屋者。卑职已均密派妥人前往各该庄，不动声色，查明各该教民实系在外境被抢资财衣物，家中所遗粗重什物系被附近穷民乘间窃取，其被害轻重，皆默为存记。据各该庄长等查报，均属相符。随即当堂责令各该

庄长等，将桌凳器具找还，酌量赔补，并经卑职赏给钱文。惟有教民张达春任意捏报，罗织多人，确切查明，传集原被人证质讯明确，实属刁狡，当予笞责，以示儆戒。如此刁狡者，严惩最著者，优恤于抚恤之中，仍宗持平之意，民教皆无所借口，不致再结嫌怨。遇有教案，现与福教士若瑟函商，彼此约会办理，民教庶可相安。

但查卑境教民自上年秋间被拳匪扰害呈报有案者，虽经抚恤，事前未经呈报者，均未议给。该教民虽被害，轻重不一，然自去秋被扰，今春甫归耕作，夏间复闻乱逃避，其颠沛流离，情形殊堪怜悯。当此严冬，其被害较重，贫苦尤甚之程玉岭等二三户，已经卑职各给京钱十千，以资优恤。除夏间反教各户不计外，计合境教民六十五户，上年均被扰害，其被扰情形，当时既未报经勘验，目下更难估计。卑职挨庄明察暗访，实多贫困可悯，合境并无拳厂匪产可封，地瘠民贫，款实无从筹措，可否酌量抚恤之处，卑职未敢擅专，理合开具教民姓名、户口清折，仰祈鉴核，俯赐批示祗遵。除仍认真保护教堂教民，并严缉匪类惩办，以抒宪廑外（下缺）

批：据禀已悉。既经该令查明教民颠沛流离多至六十余户，应即仿照各州县现在办法，自行筹款，迅将被扰各户，量予抚恤，以资安辑。何得仅止散放程玉岭等二三户，遂以无从筹措等词，希冀请领恤款。此系关系全省大局之事，断不能于该县独有异同，亦断不能任其宕延。仰即遵照前檄及此次批饬，妥速筹办。仍将办竣情形，一面开具清折具报查考。切切。此缴。折存。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记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镐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 种 25 册）由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　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近代史資料

专刊

《近代史資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資料的总称。

《近代史資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資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資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資料专刊》20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資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560-8
9 787513 015608 >
ISBN 978-7-5130-1560-8/k · 143
(4407)　定价：150.00元（上、下）